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42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42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　二卷……〔西〕施若翰集　一
鐸書……〔明〕韓霖撰　一四三
益聞錄（第二十一號至第五十五號）……〔清〕李杕主編　四一七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

二卷、

〔西〕施若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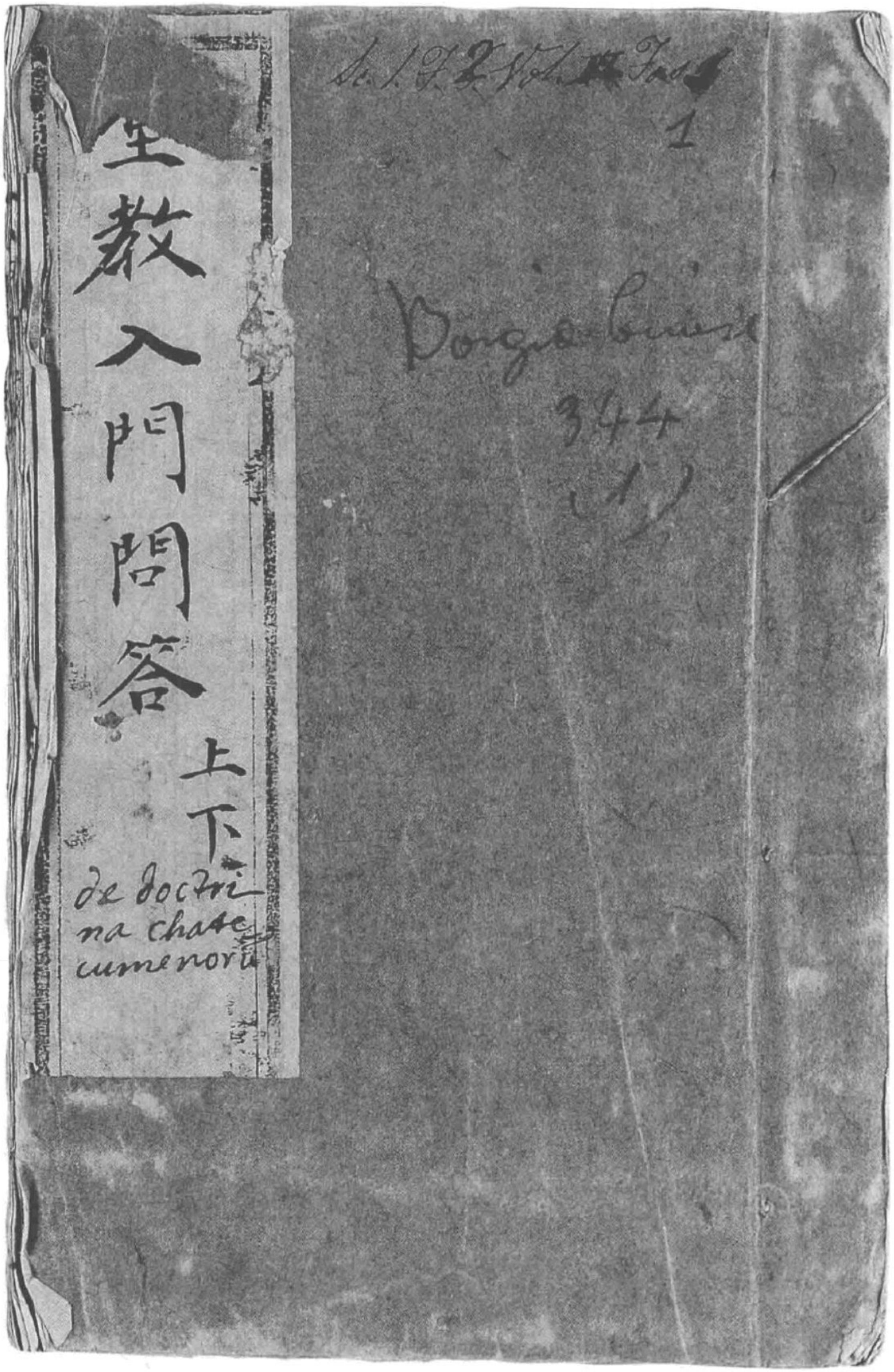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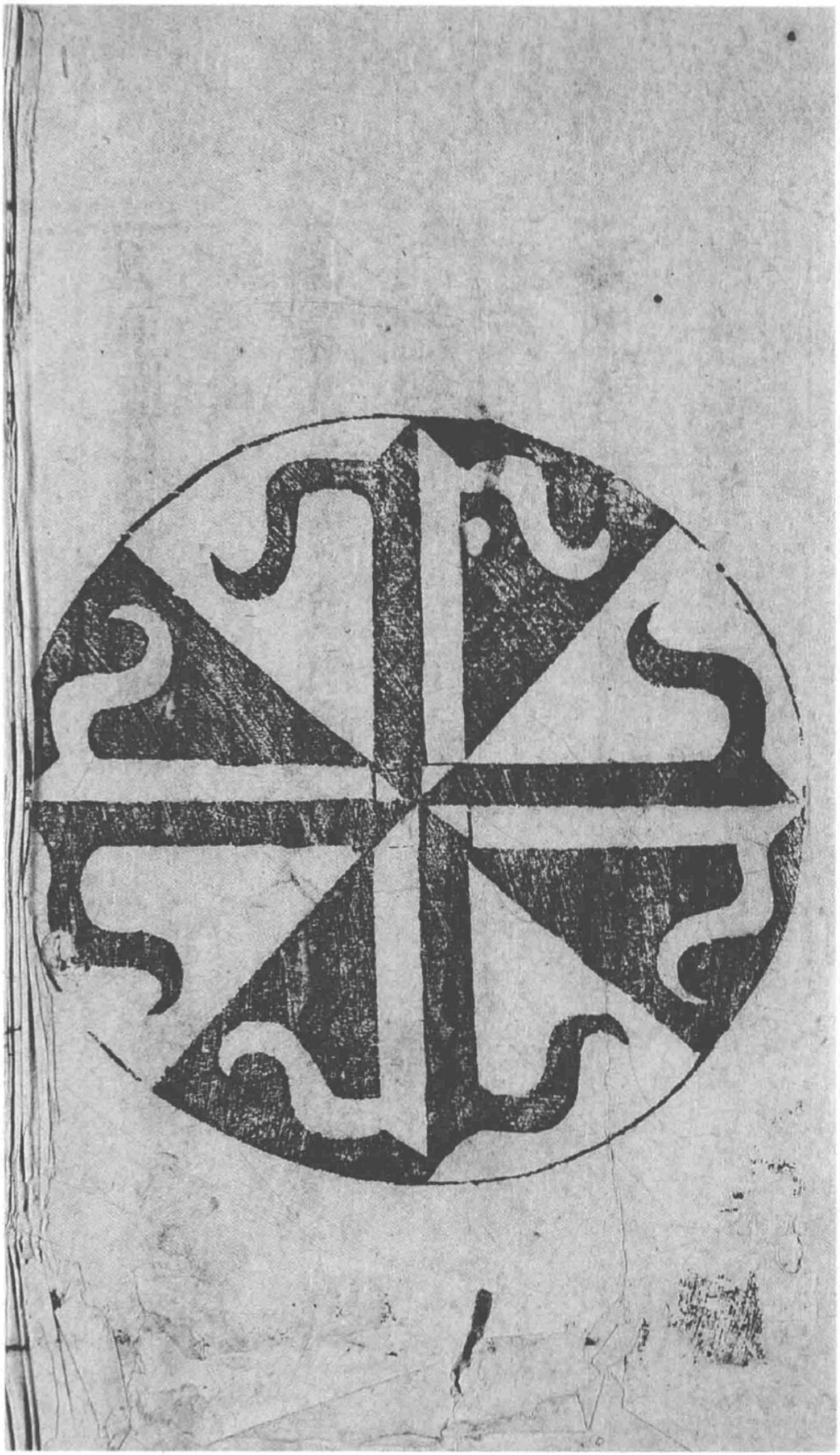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二卷，西班牙施若翰集。明崇禎十五年（1642）玫瑰草廬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44.1。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施若翰（Juan de Leon García，1605—1665），西班牙籍道明會士，約於明崇禎年間至福建福安，並在明末經常來往於福建、臺灣兩地傳教。全書二卷，採用問答體撰成。上卷五章：《天主章第一》論天主為天地萬物主宰，世人當奉事之，並兼及天堂地獄、靈魂不滅、天神魔鬼等問題，又批判佛道二家與殺生輪迴諸說。《十誡章第二》論如何遵守十誡及犯誡諸條款。《聖號經章第三》（『三』原作『二』，誤）、《在天章第四》、《亞物章第五》分別對《聖號經》等三部經典進行疏解。下卷五章：《契利斯當章第六》論領洗入教。《信經章第七》解說《信經》之主要內容。《撒格辣孟多章第八》論七件聖事。《四誡章第九》論教會所立聽彌撒、解罪、領聖體、大小齋四誡。《真福八端章第十》對真福八端進行逐條解析。從取材上來看，其應對前代傳教士的相關著作有所借鑒，如《十誡章第二》云『犯誡罪款見《滌罪正規》，茲摘數端，使推其餘』，可見此處施氏應參考了艾儒略《滌罪正規》。但由於其書旨在『啓誨愚蒙』，即面向普通民眾傳播天主教，故又根據傳教的實際需要作出很多調整。仍以《十誡章第二》為例，其在論述觸犯第一誡的各種行為時，即將

重點放在看相、算卦、風水等民間信仰上，較《滌罪正規》多有增補。其論說亦以簡明易懂為主，多用比喻及援引中國典故。如《天主章第一》以子女忤逆父母比喻人不奉事天主，《十誡章第二》舉郭璞、吳景鸞精於堪輿而後世無聞之事，以說明風水之說不可信。本書力圖通過通俗而中國化的解說，吸引『有志儒賢』進一步窮究教理，從而促進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

本書開本 18.4 釐米 ×11.7 釐米，版框高 14.5 釐米，寬 10 釐米。半頁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版心題『入門問答』。前有牌記，題『天主聖教，載籍極博，理道極玄。此書專以啓誨愚蒙，故爾粗略言之。若有志儒賢，欲窮其底裏者乎，則有天學諸書在。崇禎壬午玫瑰草廬識』。卷端題『傳教會士施若翰集，同會蘇芳積訂』。書中夾有一紙條，上書『生員溫天祿拜』。上卷第十四頁原重出，今刪去。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有一部，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0.3，與此本為同一版本。又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抄本、刻本各一部，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亦藏刻本一部。其刻本均為明崇禎十五年玫瑰草廬刻本，抄本大致亦是從此本抄出。（謝輝）


生教入門問答 上下
de doctri
na chate
cumenoru
1
Pongalini
344



天主聖教載籍極博
理道極玄此書專以
啓誨愚蒙故爾粗畧
言之若有志儒賢欲
窮其底裏者乎則有
天學諸書在　崇禎

入門

問答

壬午孜瑰草廬識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卷之上

傳教會士施若翰集

同會蘇芳積訂

凡人欲去惡爲善須當識認眞主蓋邦國有邦國之主而天地萬物豈得無主故必有爲天地萬物之根宗主宰者惟一無二至尊無對如下文所稱天主是也人旣認主便當望賞畏罰蓋國王有

治國之賞罰。而天地大主。豈得獨無賞罰。故必有萬福皆備以賞善。萬禍皆集以罰惡者。仁慈可望。義怒可畏。如下文所言天堂地獄是也。其所以必有之理。畧見萬物眞原。天主實義。斷人十篇等書。茲不復贅。但能信其必有而望畏之。斯爲行善之基云。

天主章第一

天主者。天地萬物之眞主也。其能。其智。其善。皆無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際雖天地莫載而言語又安能盡之今特舉其功用淺顯易知者列問答如左

問天是那箇造的　答是天主造的

問天堂是那箇造的　答是天主造的

問地是那箇造的　答是天主造的

問地獄是那箇造的　答是天主造的

問草木禽獸是那箇生的　答是天主造的

問天神是那箇生的　答亦是天主生的

問魔鬼是那箇生的　答原是天主所生之天

神。因他生後。有驕傲之罪。天主罰他下地獄。纔做了魔鬼。詳見天神魔鬼說

問人是那箇生的　答是天主生的

問天主是那箇生的　答天主無始。無所從生。

問天主有窮盡否　答天主無終。豈有窮盡。

問天主在何處　答天主無所不在

問大主何所能　答天主無所不能。是全能者。

問天主何所知　答天主無所不知。是全知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天主有何善。答天主無善不備。是全善者。

問天主有何福。答天主無福不滿。是全福者。

問天主兩箇字如何說。答正所稱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之主也。

問天主是玉皇否。答大不是。據他傳說。玉皇不過是人。修行于武當山耳。安得謂之天王乎。天主與人。大不同也。且玉皇是道家妄言。非眞有是人也。

門問答　三

問　天主既生萬物之後。亦要管之養之否。

答　天主生萬物後。自然管之養之。若一刻不管之。萬物即亂矣。若一刻不養之。萬物即滅矣。

問　天主生天何意

答　爲覆蓋人以日月星之光

問　生地何意

答　爲乘載人

問　生草木禽獸何意

答　爲養人

問　焰人以其德保存萬類

問造天堂何意　答爲賞善

問造地獄何意　答爲罰惡

問生天神何意　答是爲奉事天主併護守人類。

問生人何意　答與生天神一般要人爲善以奉事天主。死後升天享他榮福，

問人若不奉事天主死後何如。　答天主生我是我之大父母也又管我是我之大君

也。人不奉事天主。是不忠不孝。極惡之人矣。死後罰他下地獄。受萬苦。何辯乎。

問 有人說爲善。自然該升天。何必奉事天主。

答 這話是否。大不是。人必奉事天主。其善乃眞。乃大。乃爲有根。不然者。不得謂之善也。比如父母。生一兒子。這兒子待兄弟親戚朋友都好。只忤逆父母。可叫做孝子否。既是不孝之人。怎麼叫得善人。犬馬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獸。亦知恩報恩。而人獨不奉事天主。是忘恩背本。無情無義。比禽獸不如矣。縱有一二善事。亦是假善。小善。無根之善。何所望而得升天耶。比如客人。要住主人之房屋。必先求其房屋之主人。人要升天主之天堂。不肯奉事造天堂之天主。豈可得乎。

問 怎麼樣奉事天主

答 深信天主言語。遵守天主教誡是也。

問有人說。我把心內奉事天主。便是善人。何必從天主的教。這話是否。

答這話更不是。豈有眞奉事天主之人。不肯從天主之教誡。譬如爲臣者。不遵皇帝法律。怎麼叫做奉事皇帝。爲子者。不聽父母的教誨。怎麼叫做奉事父母。若不從教規。何由見其心內奉事天主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 人死後靈魂能滅否 答 不能。靈魂是天主所命。是自立之體。不靠形軀。如何能滅。推論靈魂不滅。其理甚多。今只觀世人願望。亦畧可見。世人如貧者願富。富者願貴。貴者願壽。即兼得此數件。其願望終難滿足。假如靈魂能滅。則其願望無有滿足。是天主虛付此無窮願望了。于理爲不合。號

此無窮願望。便可推靈魂非有窮之物。蓋善者升天。惡者墮地。俱永久不滅也。詳見靈性篇

問 靈魂下地獄。有甚麼方法救得他。答 沒有。局定了。案結了。天主公義一毫移動不得。

問 升天的。後來又下界做人。墮地獄的。後來又出世爲人。有這樣事否。答 這箇是佛家亂道。升天的若又下界。是榮福有限。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滿善人之願望。墮地的若會出世。是痛苦有終。又生惡人之喜慰。豈是天主至仁至義。無窮之賞罰乎。天堂之樂。地獄之苦。詳見四末論。

問 人死後。善的做天神。惡的做魔鬼否。

答 不會。善者升天。與天神同受福。不做天神。惡者墮地。與魔鬼同受苦。不做魔鬼。天上天神。原是天主造成天地之初化的。世間魔鬼。原是天神貶來的。非人所能做得。

問　人死後輪迴做禽獸否。　答　不會。人魂與禽獸魂。大不相同。人若輪迴做禽獸。則禽獸的明悟。便該與人一般。何以人靈物蠢。相去甚遠。且既爲犯惡。罰他做禽獸。而禽獸無慮無營。自在。是脫他地獄之苦。與他快活。豈是天王至公的刑罰乎。蓋輪迴之說。原出于西方一人。名曰閉他臥辣者。憤世而設。先賢已辯其非。而佛氏之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竊之。更加六道之說。不但不能止人之惡。而更增一邪妄之罪。流弊至今也。

問 天地日月有靈否 答 沒有。天地如房屋一般。日月如燈燭一般。俱是天主所造之物。沒有生命。安得有靈。按日月運動繇於天。天之運動。繇天主命天神旋轉之以普照廣施萬民者。另有全書備論。

問 草木禽獸有靈魂否 答 沒有

問 草木有生長。禽獸有動覺。怎麼沒有靈魂

問　世上魂分爲三等下等生魂中等覺魂上等靈魂草木生魂爲主並無覺魂故只會生長不會動覺禽獸覺魂爲主無生魂自兼生能亦無靈魂故只會生長動覺不曉道理惟人靈魂爲主故獨推論道理而其生長動覺之用乃靈魂所統之生覺能而非另有生魂覺魂且靈魂不依賴于身身死靈魂不滅生覺魂依賴形體與形俱滅

人多不怕死獸而怕死人者正以人有靈魂可怕而禽獸無之故耳詳見靈性篇

問 殺生有罪否 答 沒有。天主原是生他養人的。殺生有罪。亦是佛家亂道。若使生不可殺。則鷄鴨猪羊。都是無用之物。天主生他做甚麼。人養他做甚麼。

問 人燒紙錢。與死人靈魂使用。果有此事否。

答 這也是佛流之亂道。天主至公至明。善

者升天。惡者下地。豈有用銀子買得的。且天上自有福樂。不須衣食。地獄只有苦楚。何處有衣食可買。況靈魂無形。豈如人世間有肉身。要穿衣吃飯乎。

問 佛是好人不是 答 佛亦是天主所生之人耳。既是天主所生之人。便該敬奉天主。他自己既不奉事天主。又要別人奉事他。譬事他。便可升天堂免地獄。這豈不是忘

恩背本。不忠不孝之乎。況竊輪迴之說。設殺生之誡。又是擅改天主律法。惑世誣民。莫此爲甚。這是古今第一箇得罪天主之人。豈可因其說玄說妙。便稱他做好人乎。

問 佛既是罪人。何以亦時能顯靈。

答 凡一切神靈變化。是天主的本等。不奉天主的命。而竊弄靈奇者。皆是魔鬼。佛是罪人。無顯靈理。因他在世時。僭天主之權。妄以降

天門開啓

禍免禍許人。令人奉事他。得罪于天主。魔鬼陷人之路。莫便於此。蓋魔鬼半在世間。其實受火刑。如在地獄一般。他自家既受了萬苦。亦要人與之同受苦。所以每假借神佛。以顯神通。使人盡入其羅網耳。

魔鬼既如此爲害。天主何不禁之。

天主禁魔鬼甚易。而不禁之者。其義甚多。今只言其一二。曰別眞僞。世人有眞善者。

有者。其中不同。其外相似。惟魔鬼投以誘感。苟克治愈嚴。守誡愈堅。則爲眞善。其僞者。稍被誘感。不能自主。便至陷罪矣。

一曰罰傲賞謙。驕傲之人。倘有微善。便自用自喜。自以爲聖賢。故天主許魔鬼傷害誘感之。使知純善甚難。爲惡甚易。而傲念可消。謙讓者。不敢自恃。唯恐犯誡。若遇魔誘。則容祈天主之祐。致全力以退之。其功

更大。而天堂之報亦大矣。此天主不禁魔鬼之畧也。

問佛既是罪人。則今之事佛者。却是徒勞無功了。

答豈但徒勞而無功。亦且求福而得禍。蓋奉事得罪天主之人。比如爲臣的。奉事得罪皇帝之叛臣。爲子的。奉事得罪父母之逆子。皇帝父母。豈有不加譴責之理。這等看來。但凡事佛的。斷然與佛同下

地獄無疑。若求佛救人。就如以毒救饑。不但不會飽。且喪了生命。眞是可憐。

問 有人說。天主似像皇帝。佛就如做官的一般。是天主差來保守人的。人敬事他無妨否。

答 不然。他若是天主差來的。便該自己先奉事天主。亦叫別人同他事天主。彼敢說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又把升天墮地的權柄。說是他掌管。此非天主差來的明

甚豈可敬事他、

問佛既是得罪天主的人。這箇不當事他了。若各鄉土神。或者是天主差來的天神。以護守人類。這箇奉事他何如。　答天主所差的天神。必純一忠敬天主。假若敢自擅受祈謝之禮。以專福禍之權者。斷然不是天神。況天王所生無數天神。其名號品級。世人少有曉得的。如今的土神。多是遠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人。亦有不知來歷。後人妄自設立。加其名號。推尊爲主保。如官不出於皇帝。便是假官。神若不出於天主。定是魔鬼。或是魔鬼所托以誘人者。豈可奉事他。

問 天神會賜人上天堂否 答 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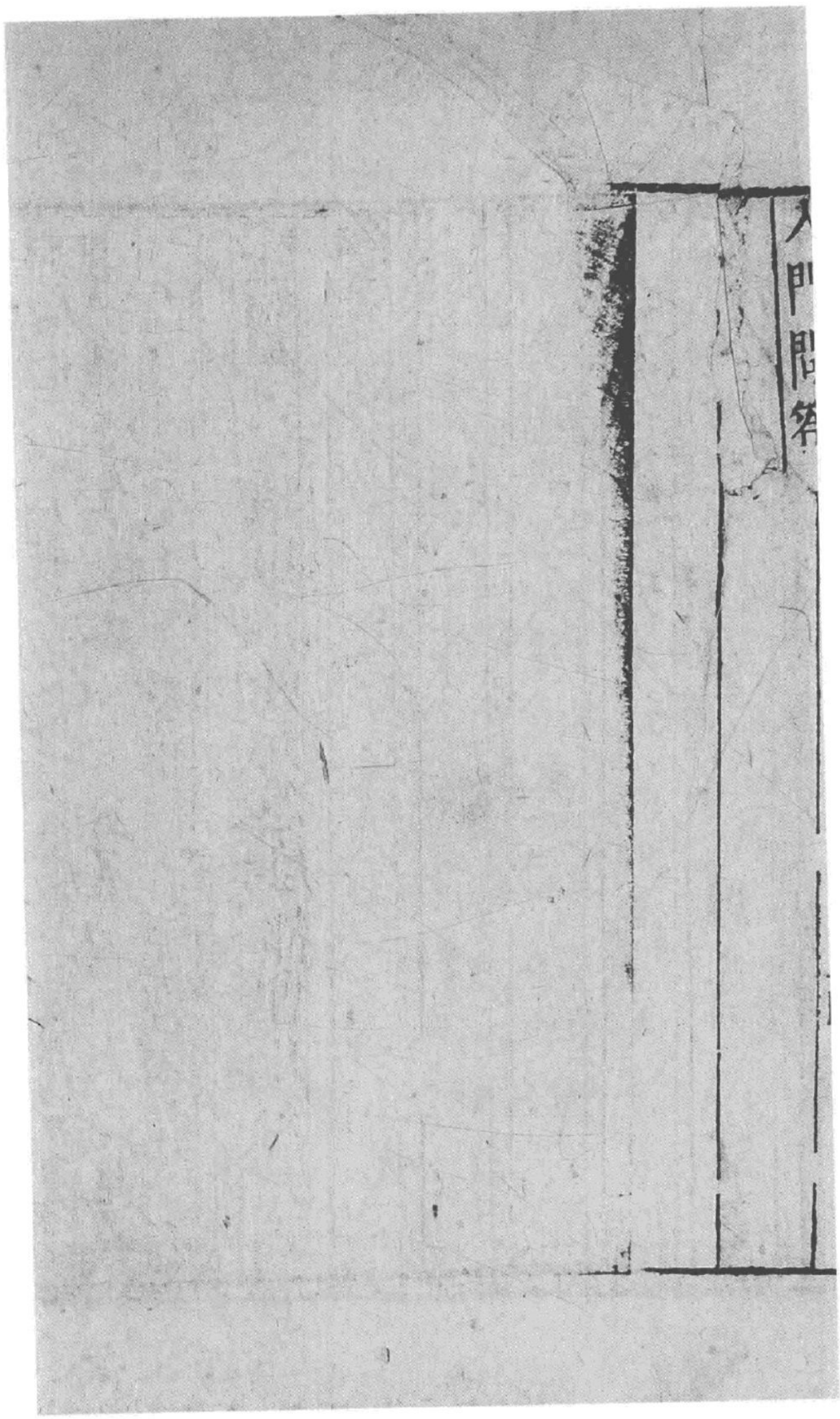
問 聖人會賜人上天堂否 答 不會

問 從別教會上天堂否、 答 不會。天堂地獄。是天主造的。賞人升天。罰人下獄。這等大

權總繇天主主張所以凡欲升天者只宜求於天主間或求於天神並聖人者是求他轉祈天主祐我行其路效其德不是求他賜我升天也若從別教不但不會升天且更有大罪蓋異端敢背天主擅立教規則這人先自下地獄了從他何用世間真主只有一箇賞罰只憑一主豈有從別路可得升天乎

問人進聖教。便都會升天否。

答 沒定。終身守十誡。克七罪的。纔得升天。若不守十誡。不克七罪。其罪更大。怎麼都會升天。



十誡章第二 犯誡罪欲。見滌罪正規。茲摘數端。使推其餘。至于罪之大小。甚是難明詳問諸會士可也。

問 天主十誡怎麼念

答 一。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

二。毋呼天主名而設發虛誓。

三。守瞻禮之日。

四。孝敬父母。

五。毋殺人。

六。毋行邪淫。

七。毋偷盜。

八。毋妄證。

九。毋願他人妻。

十。毋貪他人財物。

問　第一誡怎麼守　答　此教人以心事天主。

中間包涵三德。一。信天主。二。望天主。三。愛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何謂信天主。答天主既爲眞主。則當信其言爲眞言。其教爲眞教。又當屏絶一切異教。毋使其分我信向天主之心。故或妄疑天主事理。或要理有不明。而不求明。反慢論者。皆爲有罪。疑慢有輕重罪。亦如之。後倣此。又或妄信仙佛等教。或畫符念呪以顯奇怪。或見犬吠。鴉鳴。鵲噪等。以爲妖祥。或信諸讖兆或信邪術以爲神通。或信百家術數等說

取其一二近似之言。向人前稱說惑亂人心。或信夢以爲吉凶先兆。或邪像邪書賣贈他人。如此類者。皆爲有罪。

問　問相。做卦。看命。有罪否。　答　凡禍福吉凶未來之事。唯天主知之。其餘天神聖人。不是天主顯示。再無自知之理。何況于凡人。世間問相做卦等。這都是揣測天主意中之事。不但無驗。即有一二驗處。亦是魔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憑。明明侵僭天主全知之權。顛倒世人之趨避。爲害最大。豈得無罪。

問 信風水時日。有罪否。 答 有。凡禍福的權。皆天主所操。此外若天神聖人。一毫干與不得。若信風水擇時日。是以地與日。會操禍福之權了。其罪甚大。

問 風水時日。乃世人所最重。何可不信。 答 地乃天主所造。以生物載人的。沒有生命。

沒有知覺。汚賤臭穢所聚。人類物畜所踐。怎麼會蔭人。且就墳地而論。百年之內。尸先朽腐。是尸首尚不能自保。何能保人不可信一也。就陽居而論。兄弟同宅。同一風水。怎麼壽的。夭的。貧的。富的。各各不同。不可信二也。人家盛衰。既繇風水。則得吉地的。該永遠昌盛。不得吉地的。該永遠衰微。何以有先富而後貧者。何以有先貧而後

富者。世代不遠。而興敗判然不同。不可信三也。郭璞吳景鸞所稱最精於此術者矣。何故不擇吉地以自蔭。而兩人之後。寂然無聞。豈是不想。豈是不要。實是不會。不可信四也。世人明爲兒孫作馬牛。乃藉口孝親之名以文飾之。若以此爲孝。則三代以上。不知風水的。俱是不孝人乎。葬者。藏也。無使土親膚足矣。若選日則更是可笑。日

乃天主所造以炤人的也沒有生命沒有知覺出地上爲晝入地下爲夜有甚麼好日有甚麼不好日試觀有一吉日於此此日內婚娶造作何啻千萬吉宜皆吉凶宜皆凶何以有吉的有凶的紛紛不同是時日之不可信更自明甚

按中士亦日古人之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嘗擇年月也巳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未嘗擇日也鄭葬簡公同墓之室當路設之則

而崩。不毀。則日中而崩。了產不毀。日中而嬴。葬。未嘗擇時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葬于嬴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綿長。未嘗之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必不利弟。利孫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一合法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子孫之禍福。不顧先人之遺骸。經數十年。終朽殯宮者。比比而是。至于年月避忌。信奉如神。既葬之後。少有吉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悲乎。

問 何謂望天主 答 天主既爲人大父母。則當望其生前。降福免禍。望其死後。紀功德

而丹天堂。故或遇災難而怨天主。或希望顯奇。以嘗試天主。或疑天主不肯赦人罪。或做惡不改。任墜地獄。或不悔罪。妄擬升天。及妄作非爲。恃有解罪能赦。或有罪而妄言。不必求解。自可得赦。或解罪而不行省察痛悔等工之類。皆有罪。解罪。詳見第八章。

問　何謂愛天主

答　誠心慕念天主。在本身。妻子。名聲。貨物之上。故或不引人認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惟令人尊已。或久不懷謝天主。併厭教中常功不行。或言動不慎。以致玷辱聖教。或畏人謗。不行分內善事。或認內外諸美好。乃其自有。非繇天主來者。如此之類。皆爲有罪。

問 第二誡怎麼守 答 此教人以言奉事天主也。惟情理既眞。又是重大要緊之事。始恭呼天主證之。無罪。如或咀罵他人。及白

已。並罵天地風雨。或逼人發誓。或許天主善願不酬。如此類。皆爲有罪。

問　第三誠怎麼守　答　此教人以躬奉事天主也。遇大瞻禮日。當看彌撒。譯言聖祭是日。苟非萬不得已。亦宜禁止工夫。念經聽講。感謝天主。默想道德之事。蓋天主造成天地。六日而畢。故我世人。以六日治肉身之事。以第七日。謝天主之恩。治靈魂事也。

問第四誡怎麼守。答自愛天主而外就是愛人。蓋愛天主無所見。於愛人見之也。故以下七誡俱屬愛人而愛人以孝敬父母爲首。孝敬父母者。養其身。安其心。顧其疾苦。而敬謹不敢忽也。然忠君。敬長。和親戚教甲。列。俱在此誡中。故或父母有過。可勸不勸。或輕忽父母師長之命。或不遵朝廷官府法律。或不教家人奉教。不管家人犯

誠或不顧家人衣食。併家人有病。家長不早命解罪等。或不用心醫治。或兄弟夫婦不和。或親忘遺債。力可還不還。及遺嘱當遵不遵之類。皆爲有罪。

問父母命我做不好事。我聽他有罪否。 答

有。蓋大人之命。有合于天主道理者。我不聽他則有罪。若大人之命。有悖于天主道理者。必不當聽也。

問第五誡怎麼守

答五誡禁傷害人的身命並人的靈魂惟官府依律法罰人者理之當然如或自已害人及言語毀人辱人致人喪身命失名節損貨財及成疾病者或故意抑減人之善勞名聲或見人困阨能濟不濟或醫學不精而輕用藥害人或飲酒貪醉並勸人醉或怨已求死或生怒苛責無已或諛人惡行或可禁不禁或見

問問答

人爭仇可解不解或阻人行好事或喜人犯罪及樂人得禍之類皆爲有罪

問殺女子並下藥墮胎有罪否

答大罪

問自縊自刎飲毒藥等有罪否

答比殺人之罪更重即自傷肢體洩憤賴人皆有罪

問恨仇思報有罪否

答有聖經常勸人愛仇蓋愛愛我者人之常情惟爲主而愛仇

我者斯見其眞愛天主也若欲報仇者

背主訓矣。

問 自己所不做犯誡等事。使別人去做。有罪否。

答 這是害人靈魂之罪。與自做同。

問 第六誡怎麼守

答 此誡禁汙傷人的名節。除夫婦之外。不論娼妓等人。凡非我妻者。皆犯此誡。亦不得娶妾。蓋一陰一陽。一夫一婦。是謂正道。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豈得有二女乎。詳見七克婚娶正議篇中。

至如喪偶再配。原屬正道。非犯此誡。

問 自己手做色事。有罪否。 答 其罪甚重

問 做男色有罪否。 答 罪又更重。

問 此二條何爲大罪。 答 此禽獸所不爲。而人爲之。滅人性生生之理。故其罪甚大

問 修飾儀容服飾。以悅人觀。有罪否。 答 有。

問 喜言邪話。喜聽淫曲。喜看淫書。有罪否。

答 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第七誡怎麼守。

答此誡禁人傷損人財物也。明盜暗盜。人人所知。如但知自利。不念他人失所者。或開場賭博。或分受不義之財。或詭計釣人財。或催人作工。不還其值。或借賒物件。或欠債能還不還。或還而遲久。或知是拐來人。偷來物。而買之。如此類皆爲有罪。

問第八誡怎麼守

答此誡禁人以言得罪

人也若事在官府作證尤宜誠實謹慎苟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害大罪亦大或憑空疑人奸盜併非理事情或輕信讒謗之言或不核人事實否信口妄談或眞見人惡而形容過實或揚人罪過或問人隱惡或假善欺人以邀譽或遮掩己惡誣賴他人或受私托許秘密復洩于人或慣習說謊之類皆爲有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 第九誡。第十誡。只是第六誡。第七誡深一層。在心裡論。凡所不當爲。皆不當想是矣。

問 若見色見財。偶然動念。有罪不。 答 此念起時。即時斬絕。非但無罪。而且有功。若遲留樂想。則爲罪矣。凡論犯誡惡念。皆倣此。

問 十誡總歸幾樣 答 總歸愛慕天主萬有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已。

問 怎麼樣愛天主萬有之上 答 寧舍世間

萬物。不肯得罪天王。

問　有人貪戀財物。名聲。生命。世情。致違教規。有罪否。

答　罪極大

問　怎麼樣愛人如已。

答　已之所欲。乃施於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問　成他人之惡。如成已之惡。亦是愛人如已否。

答　不是。這是害人如害已了。

問　犯誡罪宗有幾樣。

答　有七樣。詳見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 驕傲 凡福慶善行。皆天主所賜。驕者自以爲功。忘天主而忽他人是也。

二 貪恪 不安本分。不營本業。而貪他財。並不捨其所餘。皆貪恪也。

三 迷色 邪行穢念。汙言妄視亂聽輕動。皆迷色之事也。

四 忿怒 怒有出于義理者。怒人惡而望其改也。若但出于私意。則邪矣。

五 迷飲食 但求饕餮。而無節制之謂。迷飲食。

六 嫉妬 妬者。人有德行吉慶等。則忌之。人有罪過災患等。則喜之。是也。

七 懈惰于善 明知善事而厭爲。既爲善事而寡終。皆是懈惰。

問 何以克之

問答

一。謙讓以克驕傲。謙讓者屈服于天主。忍己罪而下于人也。

二。捨財以克貪悋。

三。絶慾以克色迷。絶慾有三。一童身。二守節。三夫婦以正合。

四。含忍以克忿怒。含忍者世之侮害身之災患。以平心愛之。

五。淡薄以克飲食迷。

六。仁愛以克嫉妬。

七。忻勤於天主之事。以克懈惰於善。

問。犯罪有分別否。答。罪有大害于愛主愛

人之理。又出於故意者爲大罪。人犯大罪。則爲天主所惡。失聖寵。滅善根。宜受地獄永罰。非眞全痛悔。不可得赦。如事或小可。意或偶悞。爲小罪。人犯小罪。稍悔便可得赦。但人常犯小罪。亦能冷淡爲善之心。不可不慎。

問 入教人。該做甚麼事。求天主佑守誡。答 早起跪天主臺前。畫聖號。念在天亞物若

干遍。獻天主。切望其赦我克罪守誠。到晚間。該省察此一日。所思所言所行。或有罪與否。或當爲之善。未爲與否。有則悔改求赦。定期告解。無則謝恩。隨便念經。日日如是。不可間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號經章第二 詳見聖號經篇

問 聖號怎麼樣畫 答 以十字。聖祭號。亞天主。我等。于。亞救我等。於我仇。亞因罷德勒。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亞名者。亞孟。

問 爲何額上畫十字 答 求天主不許我等。陷於妄念。

問 爲何口上畫十字 答 求天主不許我等。出不善的言語。

問。爲何胸上畫十字　答。是求天主不許我等。做不善的事。

問。爲何畫大十字　答。是認天主有三位一體。及第二位費畧。降生爲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兩大事。三位位字。非爵位。亦非座位。乃靈明自立之位。

問。救我等於我仇。仇字怎麼說。　答。是世俗。肉身。魔鬼。害我靈魂者。謂之三仇。

問。魔鬼是仇。不消說了。世俗怎麼是仇。　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世上不好風俗。大家歡喜的事。我若順人情。惜體面。隨他做。便得罪天主。害了靈魂。故謂之伅。

問 肉身怎麼是伅 答 我肉身上耳目口鼻要聲色香味。四肢要安佚。我若亂順肉身做去。便多得罪天主。害了靈魂。故亦謂之伅。

問 從教人。爲甚麼常畫聖號。 答 因天主降

生。釘死在十字架上。用此架爲赦罪之具。故此聖號。具有大神力。所以從教人。常常用他。祈天主之祐。以爲戰退三仇之器械也。

在天章第四 詳見天主經解

問 在天怎麼念 答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成聖。爾國臨格。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而免我債。如我亦赦負我債者。又不我許。陷於誘感。乃救我於凶惡。 亞孟。

問 這經那箇做的 答 是天主耶穌。親口說的。

問 在天怎麼說 答 天主雖是無所不在。畢竟

人上天了。纔得見天主。又要我們常常思念天主。不要留心地上的事。所以說在天。

問　我等父怎麼說　答　天主生我養我。又選我入教。爲德義之子。故叫他做父。天下人共一天主。故謂之我等父。

問　願爾名成聖怎麼說　答　願天主令天下之人。僉箇稱誦尊榮其聖名。

問　爾國臨格怎麼說　答　國。天堂也。臨格。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到也。是願天主賜我們平生爲善。死後得升天堂。

問 爾古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怎麼說。 答 古。天主聖旨。十誡是也。地世上人也。天天神聖人也。承行。守十誡也。是願天主賜我地上人能守十誡。亦似天上天神聖人常常遵守天主的命一般。

問 今日與我。我日用糧。怎麼說。 答 糧有二

樣。一是靈魂之糧。聖體及諸善德是也。一是肉身之糧。衣服飲食是也。聖體說見第八章

問　而免我債怎麼說　答　是求天主赦我已犯的罪惡。人得罪天主。就如欠債一般。故曰免我債。

問　如我亦赦負我債者怎麼說　答　人得罪我。是欠我債一般。我亦該赦他。若我不赦人的輕罪。豈可望天主赦我的重罪。如我

者。求天主救我。似我救人也。

問 又不我許陷於誘感怎麼說 答 是求天主救我於未來之惡。即誘感之諸端皆是。或不我許被誘感。或既誘感。就賜我聖寵及神力。以克去之。不被他汙染。

問 乃救我於凶惡怎麼說 答 是求天主救我於現今之惡。不使我受他害。如災難疾病。或快意等事。致我作罪。阻我不得升天

者。皆是凶惡。

問　亞孟怎麼說　答　萬望賜我必得所求也。

問　念這經求那箇　答　求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亞物章第五 詳見聖母經解

問 亞物怎麼念 答 亞物。瑪利亞。滿彼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爲讚美。天主聖母瑪利亞。爲我等罪人。今所天主。及我等死後。亞孟

問 亞物經是那箇做的。 答 自亞物至主與爾偕焉三句。是天神報聖母時。稱讚聖母的話。女中爾爲讚美二句。這是聖母表姊

意撒伯爾見聖母時稱頌聖母的話以下是後來聖教會湊成的話

問 亞物怎麼說 答 是朝拜慶賀之詞

問 瑪利亞甚麼 答 是聖母的名號

問 滿被額辣濟亞者怎麼說 答 額辣濟亞者聖寵也天主緣以愛慕于人凡天神聖人皆各受此聖寵但聖母的德在諸天神聖人之上故天主愛之亦在諸天神聖人

之上。其寵尤爲至盛極多。故曰滿破。

問 王與爾偕焉。怎麼說 答 王。天王也。爾聖母也。言天王在聖母心中也。自領降生之報後。天王不但在其心中。亦在其聖胎中矣。

問 女中爾爲贊美二句怎麼說 答 言普天下女子。惟聖母爲可讚可美。胎子耶穌。更爲可讚可美。

問耶穌是甚麼　答是天主降生的名號

問今祈天主二句怎麼說　答求聖母轉求天主。自今日以至臨終。時時刻刻。提祐我等。使不至陷於罪過也。

問念這經求那箇　答求聖母

問亞物經外。還有別的經。求聖母麼。　答有中爾福經。

問中爾福怎麼念　答申爾福。天主聖母。仁

慈之母。我等之生命。我等之飴。我等之望。
申爾福。旅茲下土。厄禍子孫。悲懇號爾。於
此涕泣之谷。哀漣嘆爾。嗚呼。其我等之主
保。聊亦廻目。憐視我衆。及此竄流期後。與
我等見爾胎普頌之子耶穌。吁。其寬哉。仁
哉。甘哉。卒世童貞瑪利亞。天主聖母。爲我
等祈。以致我等。幸承基利斯多。所許洪錫。
亞孟。

問 這經是那箇教我會教我

答 是聖教會

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卷之下

契利斯當章第六 詳見啓蒙

問 你今要領聖水。是甚麼意思。 答 要奉事天王。併求赦罪。求後得升天堂。見天王享他無窮之福。

問 用水洗滌。何以能赦罪。 答 人既深信天王定守其誡。又痛悔前罪。決定自後不敢再犯。鍔德奉天王遺命。念天王所親定的

言語。以聖水洗其額。爲內洗其靈魂之記號。此時天王。卽赦其罪。葢眞主一言。世世不易。萬物聽命也。

問　人要領聖水。或于教中道理。尚未曉得。或心尚不信。又或假痛悔。如佛像邪書尚不忍舍。已前罪過。不定截斷。這樣領聖水。有用否。

答　不特沒用。又增其罪。天王明知其僞。豈暘赦罪之恩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 領聖水後叫甚麼

答 叫做基利斯當

問 基利斯當是甚麼

答 是心信口認耶穌基利斯多教規。

問 怎麼說心信口認

答 領聖水後。不獨心內。要信天主道理。有時口裏、也要認我是教中人。雖是因此。舍身失命。寧必不可不認。

問 人因信認天主。以致舍身失命。其靈魂往

那裡去。答其人靈魂。直得上天。無有留滯。蓋因信認天主。以致舍身失命。爲聖教之證。是眞愛天主萬物之上。其功甚大矣

問有人心信天主。但畏禍而口不認。可否。

答不可。這是愛身命。在天主上了。身命重物。猶不可愛之在天主上。乃有爲愛名聲之故。於人前自耻本教。及阿順世人。亂言聖教者。哀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信經章第七 詳見經解併降生言行紀畧

問 信經怎麼念

答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

我信其惟一 費畧。耶穌基利斯得。我等主。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

亞之童身。

我信其受難於般雀比剌多。居官時。被釘

十字架。死而乃瘞。

我信其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生。

我信其升天於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座。

我信其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

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我信有聖而公。阨格勒西亞。聖神相通功。

我信罪之赦

我信肉身之復生。

我信常生。　亞孟

問　信經是那箇做的　答　是耶穌十二宗徒做的

問　天主幾箇　答　一箇

問　天主幾位　答　三位

問　第一位叫做甚麼　答　罷德肋

問　第二位叫做甚麼　答　費畧

問　第三位叫做甚麼　答　斯彼利多三多

問　罷德肋怎麼解說　答　父

問　費畧怎麼解說　答　子

問　斯彼利多三多怎麼解說　答　聖神

問　罷德肋是天主麼　答　是

問　費畧是天主麼　答　是

問　斯彼利多三多是天主麼　答　是

問　這等是三箇天主了　答　雖是有三位却只是一體。比之日輪。有日光。有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暖。雖有三樣。只是一箇日。又比之人性。有記含。有明悟。有愛欲。雖有三司。只是一箇靈性。

問 三位有大小否

答 沒有

問 有先後否

答 沒有

問 既曰一位。二位。三位。怎麼無大小。無先後。

答 因罷德肋無所從生。而生費畧。故謂之第一位。因費畧生於罷德肋。故謂之第二位。

因斯彼利多三多。發出於罷德肋。併發出於費畧。故謂之第三位。然其實無始以來。無時無罷德肋。即無時有罷德肋而無費畧。無時無罷德肋與費畧。即無時有罷德肋與費畧。而無斯彼利多三多。共爲無始一體之天主。一能。一智。一善。非有大小先後也。

問 第一信忠慶說 登 我誠心實信。無所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能的天主罷德肋。從始初無物。化成天地。

問 費畧。斯彼利多三多也全能否。 答 都是全能。但能之事。屬於罷德肋。智之事屬於費畧。善之事屬於斯彼利多三多。然其實共一全能全智全善。單言一位而二位俱在其中。

第三信怎麼說 答 我信罷德肋獨有一費畧。降生爲人。名曰耶穌基利斯督。乃我

等之共主也

問 罷德肋。斯彼利多三多。也降生否。 答 天主三位雖同行降生之事。然按人性而爲人者。獨第二位費畧。故只謂費畧降生也。

問 耶穌怎麼解說 答 救世者

問 基利斯督怎麼解說 答 是至尊名號

問 我等天主費畧。原是我等之主又降生代我等贖罪。更屬我等主

問 第三信怎麼說 答 我信此費畧降生。不因人道交感。乃因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神功變化。故能降孕生于瑪利亞之童身。

問 降孕之因。三位皆有分。何爲只言因斯彼利多三多。 答 天主降生之故。原爲愛人至情。而愛之事情。屬於斯彼利多三多。故也。

問 瑪利亞是甚麼 答 是聖母名號。

問 出胎後。聖母還是童身否。 答 依舊是童身。

問　第四信怎麼說　答　我信耶穌爲贖天下萬世人罪。自定受難。被一官叫做般雀比刺多者。釘在十字架上而死。次後肉身。葬在墓中。

問　耶穌贖人甚麼罪　答　有原罪。有自作之罪。

問　何謂原罪　答　是天主初生二人。爲人類的始祖。男名亞當。女名厄襪。因爲他逆天主之命。故其罪累及子孫。詳見人類原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何謂自作之罪　答是自已犯了十誡的。

問耶穌是眞天主否　答是

問既是天主何以受得難。　答論天主本性。原是受不得難。但因爲降生後。有了人性。有了肉身。又眞是人。故受得難。

問天主既是全能何不自救　答因爲這箇受難。是天主自心情願的。亦是顯示天主愛我人類。如此其至極也。

天主事情莫大於降生受難而世人所疑亦莫甚於降生受難疑之者多以爲天主至尊無上豈有降生受難如此其褻之理不知天主降生之事正與天主至善之情相稱夫天主固屬至尊又爲至善善之理在于相通彌善則彌欲通其善苟未極其相通之量卽不稱其至善之情天主化成萬類旣已大通其善美于物矣然通其善美猶未通其尊性之位則吾主至善之情自所難限故必親降受生取人性以接合于已之尊位而萬民萬世之罪無不代贖焉則天主降生代贖之恩愈足以顯天主至善之無盡矣又何有褻之可言

另有全書備論

問 死而乃瘞。死是怎麼樣。

答 是靈魂與肉身相離

問 第五信怎麼說

答 我信耶穌既死。其靈魂降在第四重地獄。脫釋已往聖人。至第三日。自死者中復生。

問 耶穌肉身在墓裡。靈魂在地獄。天主性在那裡。

答 亦同肉身在墓裡。亦同靈魂在

地獄裡。

問 怎麼講 答 天主無所不在。如人拔劍。右手執劍。左手執鞘。劍與鞘相離。而劍與鞘總不離於人也。天主性不離靈魂。不離肉身。亦如此。

問 地獄有幾重 答 有四重

問 第一重是甚麼獄。 答 是罰魔鬼與惡人。萬萬年在那裡受苦。永不得出之所。名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極苦地獄。

問 第二重是甚麼獄

答 是煉那入教的人。

或有小罪與大罪。蒙赦後。不魯苦補。皆令他暫時在那裡受苦補罰之處。待煉完了。纔得升天。名曰煉罪地獄。

問 第三重是甚麼獄

答 是用以安頓幼小孩童之處。因孩童有原罪。未嘗領洗。升不得天。沒有自做之罪。不該下苦獄。故放他

在這無苦無樂的所在。名曰孩童地獄。

問　第四重是甚麼獄　答　已前聖人。該升天的。因負原罪之債。天主未嘗降生救贖。升不得天。故暫寄在此。以望天主脫釋。名曰暫候獄。及耶穌靈魂降此。帶他升天。如今是空的了。

問　復生是怎麼樣相合起來。　答　是靈魂與肉身。仍舊

問 天主全能。何不就復生而待三日耶。 答 就復生。恐人不信他是眞死。

問 第六信怎麼說 答 我信耶穌復生後四十日。當日午之時。在多人前。自舉升天。於全能者天主羅德肋。右邊坐。

問 羅德肋有左右否。 答 羅德肋無形。沒有左右。

問 沒有左右。怎麼說右坐。 答 右爲尊位。言

罷德肋賜耶穌之人性。在至尊之位。非衆天神聖人所得比也。坐者榮福安穩之謂。

問　第七信怎麼說　答　我信世界窮盡之時。凡死者皆復生。耶穌從天降來。審人善惡。判人賞罰。善者升天。而謂常生。惡者下地獄。而謂常死也。

問　耶穌那一日來審判　答　耶穌只言日後來。未定是何日也。

問 人死時。靈魂即有審判否。 答 有。善者靈魂判。他升天堂。惡者靈魂判。他下地獄。

問 此日怎麼又審判 答 前日是私審判。此是公審判也。蓋世人有似善非善。而人誤以爲善。有似惡非惡。而人誤以爲惡。此日公審判。令千萬世的人。皆得明見之。又有善者勞苦。惡者快樂。人疑天主不公。此日公審判。令人知其苦善人者。乃以煉其微

過。使他純善。升天享全福。縱惡人者。乃以報其微善。只留全惡。墮地受萬苦。以兒得天主爲至公也。

問。第八信怎麼說

答。我信第三位。叫做斯彼利多三多。

問。第九信怎麼說

答。我信普天之下。惟一天主教會。爲聖教。而又爲公教。凡教中人靈魂無罪者。所爲功德。皆得相通。

問 何謂阨格勒西亞

答 即天主教會也

問 何謂聖

答 因立此教者是天主。爲衆聖之聖。又其所教誡者。莫非作聖之事。其中又多出聖人聖女。故謂之聖。言其大不同於異端邪教也。

問 何謂公

答 普天之下。自最初至終。無一人不是天主所生。即無一人不該從天主之教。故謂之公。言其非一方一國一時一

世之私教也、

問人犯了大罪。亦得相通功否。答不會。必須痛悔。受赦後。纔得相通。

問第十信怎麼說　答我信惟聖教有赦罪之權。人能痛悔。天主必赦其罪也。

問赦罪有幾樣　答有兩樣。一樣是領聖水前。犯有罪。若肯痛悔。願領聖水。天主即赦其罪。一樣是領聖水後。又犯有罪。要痛悔。

又要告解。天主亦赦其罪。

問 第十一信怎麼說。 答 我信世界窮盡之日。善者惡者。其肉身皆得復生也。

問 人靈魂既受賞罰。肉身又復生何爲。 答 善者惡者。雖起於靈魂。亦係肉身助他。天主無善不賞。無惡不罰。所以連肉身也要報他。

問 肉身既久已化爲灰塵。怎麼會復生。 答

天主是全能。欲人復生就復生。況人復生比當初從無物中。化成天地。更爲容易。怎麼不能。

問第十二信怎麼說　答我信善者升天受福無窮也。

問地獄中人亦永遠在那裡也。叫做常生否。

答生者安樂之謂也。地獄之人。雖是不滅。然受無限苦楚。是求死而不可得。怎麼叫得

常生。

問 亞孟怎麼說 答 已上所言皆眞實當信者也。

問 你見了天主。化成天地。降生受難等麼。

答 不曾

問 不曾見怎麼信他 答 惟其不曾見。所以丹做信。若見了。何名爲信。葢天主全智。不會差錯。全善。不會說謊。凡顯示於聖教會

天門問答

者。比人見的更眞所以人當實信不可妄疑。

撒格辣孟多章第八 畧見教要解畧

問 耶穌在世。定甚麽規矩。賜人恩祈。以守教誡。爲升天之路。 答 有七撒格辣孟多

問 撒格辣孟多怎麽說 答 聖迹也。天主用外貌之禮。以爲內靈魂赦罪賜恩之記號也。

問 撒格辣孟多何以有七 答 凡人肉身要緊之事有七樣。故靈魂要緊之事亦如之。天主欲賦聖寵。以養成人靈魂。其道亦與

養肉身同。養肉身者。一要生。二要長。三要育存。四要醫疾病。五要避患難。六要人管治。七要傳子孫。依此養肉身之法以養靈魂。故天王用第一。使人靈魂初生活于道德。用第二。使人靈魂長進于道德。用第三。使人靈魂育存成就。用第四。醫人靈魂之病。用第五。救人靈魂之險患。用第六。以管治人之靈魂。用第七。以正道傳其子孫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 七撒格辣孟多是甚麼

答 一領聖水

二傳聖油

三領聖體

四解罪

五臨終傳聖油

六品級

七婚合

問 領聖水做甚麼 答 天主救人前罪。使他靈魂生活于聖教。

問 傳聖油是甚麼意思 答 人既領了聖水。俟其壯年。求主教俾斯坡。以油傳額。所以增人靈魂勇力使擔當聖教中事情。

問 領聖體是甚麼 答 彌撒時。鐸德所舉揚聖體先是麵餅。念天主親定的言語了。即是聖體耶穌之肉身也。既是活身。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便有人性又併有天主性。爵內酒亦然。先是葡萄酒。念經了是聖血。天主賜人領之。以養育保存其靈魂。

問 色是麵色。味是麵味。如何說是聖體。 答 若色是聖體之色。味是聖體之味。誰人敢領。故遮蔽以麵餅色味。使人易領。雖色是麵色。味是麵味。然其體却是聖體。比如雞蛋。得母抱之。內已成子。看其外面。與未抱

之蛋無異。然其中之體。已大不同矣。

問　聖體內有聖血否。

答　有。即聖血內。亦有聖體。相離不得。

問　聖體分做千百塊。小塊中。亦有全聖體否。

答　雖分作千百塊。如毫髮之小。亦俱有全聖體在。聖血亦然。譬如一鏡。打做千百塊。各塊中。亦俱有全人面在。

問　解罪何意

答　入教後又犯有罪。宜解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此天主設以醫人靈魂疾病之藥

問 解罪宜有幾分 答 有四分一省察二痛悔三告解四補贖

問 何謂省察 答 當思入教後或犯十誡或犯七罪或思犯或言犯或事犯或犯幾次或犯幾大或犯幾樣皆當先自思想明白

問 何謂痛悔 答 中心痛恨前日得罪天主今後決定不敢再犯立心遷改以求天主

赦宥

問　痛悔有經否　答　有悔罪經解罪經

問　悔罪經怎麼念　答　吾主耶穌基利斯得

爾乃是眞天主與罷德肋及斯彼利多三

爰始造天地萬物而常爲之主宰爾又統

是眞人生於瑪利亞之童身自致受難受

死救贖我衆我今爲爾是爾且又愛爾萬

物之上一心痛悔我曾獲罪于爾自後決

定無敢爲非。倖悉棄遠犯命之端。以時裁
請撤責耳鐸德。自願告解我罪。而承所令
罪罰。我諸生命功行苦勞。具獻吾王臺前。
補我從前所有罪過。亦望允我所求。滿所
冀願。特惟無限仁慈。念爾聖血寶炙。莫大
恩功。全然賜赦。全然佑改。如是恒守。以至
炙候。

問 解罪經怎麼念

答 我重罪人。多履錯者。

籲告吾主全能天主。卒世童貞聖母瑪利亞。聖彌額爾。亞而甘若。聖若望保弟斯大聖伯多祿。聖保琭。聖多默。一切天朝聖人聖女。及爾罷德肋代天主位者。我今稽首。自訟自承。凡思言行。得罪至極。多能爲善。而未之爲。多能戒惡。而弗之戒。此罪之故。咸歸於我。天主臺前。痛心慘悔。我罪。我罪。我大罪。我望吾恩保聖母瑪利亞。

望諸聖人。及諸聖女。爲祈吾主耶穌。赦我諸罪。今者昔者。解者忘者。自今而後。賜以聖寵。免我陷惡。祐我興善。絜我升天享無量福。亞孟

問 何謂告解 答 免寇。跪鐸德前。將自己罪狀。一一告說不瞞。時鐸德卽代天主誦經言解赦之。

問 告說時藏隱一大罪不言。有罪否。 答 蓋

加其罪。此是欲欺瞞天主。雖別罪已說。亦不能得其解也。

問 故意添說其罪。可否。 答 不可。此是對天主說謊了。

問 若心欲再犯。而口告解可否。 答 增加其罪。

問 何謂補贖 答 解罪時。鐸德分付。或念經。或大齋。或捨施。或還所不當得之財物等件。當一一遵行之。以望天主全赦。

問 臨終傅聖油。是甚麼意思。 答 人臨終時候身弱神惛。魔鬼更容易哄人。故天主設傅油之禮。傅其五官。所以救靈魂之危險。以勝魔感。

問 品級何意 答 天主設此尊品。凡人願專事天主而牧民者。先精習聖教禮文。後從主教俾斯坡考授。至七級。乃可以祭天主。並炤管人之靈魂。即撒責耳鐸德是也。

入門問答

問 婚合何意

答 依聖教中道理嫁娶。使他夫婦相親愛。又使他生育子孫。以終身不相休離也。

四誡章第九

問 阨格勒西亞有甚麼規矩。賜從教人遵守。

答 有多誡。如今爲不甚要緊。只說四誡

一瞻禮日聽彌撒 詳見彌撒祭義

二解罪 詳見滌罪正規

三領聖體

四大小齋

問 第一誡怎麼守 答 每遇主日。與各大瞻

禮一日。該敬謹聽爾撒。

問 第二誡怎麼守 答 每年極少。要解罪一次。

問 怎麼樣每年要解罪一次 答 人屢次得罪天主。原該屢次解罪。若一年不解。此是違了阨格勒西亞的誡。更添一大罪。若疾病。併危險去處。併領聖體前。俱當解罪。

問 第三誡怎麼守 答 入教人常解罪。謹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十誡。又曉得聖體中極深道理。必須於復活前後領聖體。

問 第四誡怎麼守

答 此依瞻禮單上所定日期。或大齋。或小齋。該遵守。

問 小齋怎麼樣

答 三餐如常。只戒諸禽獸肉。

問 大齋怎麼樣

答 不食切禽獸之肉。又減清晨一飡。到日將午纔食。晚間畧用些少點心。

問小齋不禁水族等味。獨戒禽獸諸肉。是甚麼意思。

答水族的味薄。不能令人旺血氣。增情慾。獨禽獸肉的味厚。能令人旺血氣。增情慾。所以齋日戒之。

問四季的齋。是甚麼意思。

答是謝天主賜我百穀草木的恩。

問四十日的齋。是甚麼意思。

答是謝吾主耶穌受難。救贖我罪的恩。

問 聖母聖人的齋。是甚麼的意思。 答 是謝聖母聖人爲我等轉求天主意思。

問 瞻禮前日齋。是甚麼意思。 答 是備辦後日瞻禮的意思。

問 也有人免得大齋否 答 有。是六十歲以後的。二十一歲以前的。勞神甚的。勞力甚的。步行遠的。疾病的。有孕的。乳兒的。困乏的。皆免大齋。

問　有人免得小齋否。

答　有。是生產的。病甚的。七歲以前的。皆免小齋。

問　這誡是那箇定的。

答　是歷代教宗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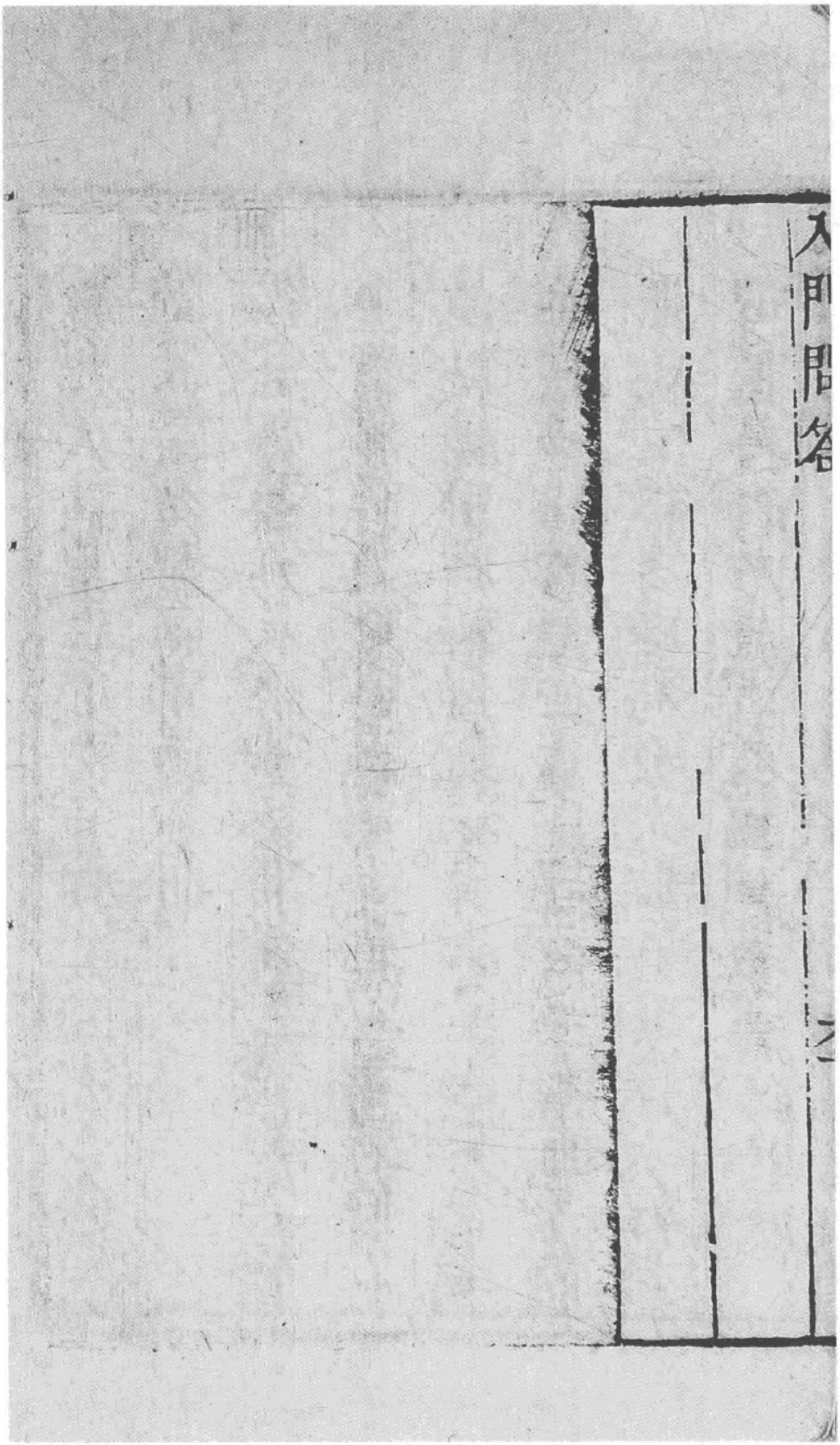
問　教宗是甚麼人

答　天主耶穌。未受難前。立一大宗徒。名伯多祿者。爲聖教會之首。以代其位。以掌教事。是後賢聖傳位。主持教化。共稱爲教皇云。凡登是位者。天主賜以大智。能剖決經典諸疑。又付以大權。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釋免人諸罪。故凡教宗所定所傳之道。人當深信勿疑。遵守無忽也。

問 教宗亦委別人。分掌教事否。 答 教宗爾下。有精修高賢。盛德卓上。遞經考選。授以品位。如前所稱俾斯瑰。及檄責耳鋅德者。此皆分任教皇之責。以理教事者也。蓋因耶穌立伯多祿爲教宗時。許其擇人轉相傳授。分行其禮。普救萬國故也。


入門問答

眞福八端章第十

問 眞福八端怎麼說

答 一神貧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二良善者乃眞福。爲其將得安土也。

三泣涕者乃眞福。爲其將受慰也。

四嗜義如饑渴者乃眞福。爲其將得飽飫也。

五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

六心淨者乃眞福。爲其將得見天主也。

七和睦者乃眞福。爲其將謂天主之子也。

八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問第一端怎麼說 答神貧者。其心爲天主而爲貧。非出于無可奈何也。神貧有幾樣。有家財豐盛。盡施于窮乏。自甘居貧。此是第一神貧也。其餘或家富不奢侈。不貪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或家貧不怨尤不歆羨皆神貧之類者如此者雖居人世已積其財於天上故日已得天上國也

問第二端怎麼說

答良善者謙遜誠實以恩報仇是也如此者即居本世心中常是安平後世亦將得天堂之安所矣

問第三端怎麼說

答泣涕者或痛悔已罪或哀憐人罪而泣涕以求救宥也如此者

必將蒙天主救宥安慰我矣。

問第四端怎麼說　答嗜義如饑渴者。中心注向于道德之事。願望之切。如饑思食。渴思飲也。如此者。天主必將充滿其所願。而得飽飫矣。

問第五端怎麼說　答哀矜者。行形神哀矜十四端是也。如此者。亦將蒙天主哀矜而恕宥我矣。詳見哀矜行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何謂哀矜十四端

答形之七端

一食饑者

二飲渴者

三衣裸者

四顧病者

五舍旅者

六贖虜者

七葬死者

神之七端

一以善勸人

二啓誨愚人

三慰憂者 見十慰

四責有過失者

五赦侮我者

六怨人之弱行弱行者無酬勞之德

振起以行諸善事也

七爲生死者祈天主赦者。教中靈魂在煉獄也。

問 第六端怎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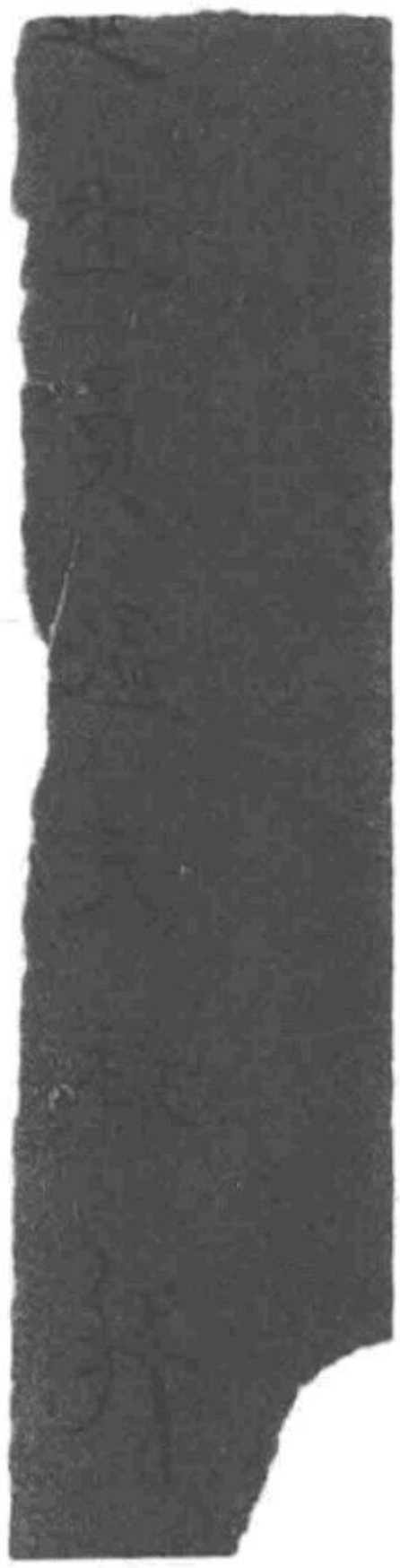
答 心淨者。汙穢的事。非但身不肯爲。口不肯言。即心亦不肯少留。如此者。心中清潔。天主所樂居。故後世必將得見天主矣。

問 第七端怎麼說。

答 和睦者。與人相親相愛。如此者。能體天主愛人之訓。法天主愛人之心。故可謂爲天主子矣。

問　第八端怎麼說　答　爲義而被窘難者。爲天主十誡。受世間一切諸患難。以至于舍身失命。如此者。其德甚精。其功甚大。其品甚高。其報無涯。故亦曰已得天上國也。

問　這八端怎麼叫做眞福　答　世間之福。如功名富貴等。至小至濁。不長久。不堅牢。乃假福也。惟天上福。爲至大至清。至久至堅。故謂之眞福。此八者。乃得眞福之道也。



鐸書

〔明〕韓霖撰

提要

《鐸書》，明韓霖撰。明崇禎十四年（1641）刻清修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64.10。

本書為融會儒家傳統來宣傳天主教教義的辯教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前韓霖《鐸書大意》末題『崇禎辛巳建子月』，應為明崇禎十四年。據《鐸書大意》所載，韓氏撰述此書，本是受當時絳州知州孫順之命，解說明太祖頒行天下的『聖諭六言』（即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作為每月舉行鄉約、宣講聖諭時的參考。因明太祖在頒此六言時，又根據《尚書》、《周禮》等典籍的記載，命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持鐸徇於道路』，故名《鐸書》。但在實際撰述的過程中，韓氏卻將天主教思想融入其中，以『敬天愛人』為主旨展開論說。如其釋『孝順父母』，謂當知『天為大父母』，且天非蒼蒼之天，而是指『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之大主宰而言，亦即上帝。如此即將儒家的孝親說轉變為天主教的信奉天主說。又釋『和睦鄉里』，謂古今萬國之人，其初『只是一夫一婦所生』，而論其大原，又『同是天之所生』，故應愛人如己。此亦是以天主教的創世論作為立論的基礎。其餘如《各安生理》章斥佛、道二家與星象堪輿等說為『悖惑人之事』，《毋作非為》章以罪宗七端列於『非為之事』，皆帶有濃厚的天主

教思想色彩。特別是在全書之末，韓氏明確提出，敬天之要務有四端，即天帝惟一、神鬼正義、靈性不滅、死候當備，而其首要之功即在於『必信天上有大父母，為吾人之大父母』，鮮明地體現出本書以闡釋『敬天之學』為主的指歸。書中對傳教士漢文著述如《齊家西學》、《修身西學》、《達道紀言》、《七克》、《滌罪正規》、《哀矜行詮》等多有引用，同時對儒家典籍及《了凡四訓》等善書也援引頗多，顯示出其會通中西的特色。陳垣先生曾概括其書之大旨曰：『是書則取明太祖聖諭六言，以中西古近聖賢之說，為之逐條分疏，演繹詳解，而一本於敬天愛人之旨。』並稱其為『救世之奇書』。本書是研究明末信奉天主教的儒家士人融會儒耶努力的重要資料。

本書開本 26.6 釐米 ×17.1 釐米，版框高 20.8 釐米，寬 14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鐸書序》二篇，前篇作者姓名修版時刊落，陳垣、黃一農考證當為李建泰，後篇為李政修撰。又有孫順、潘同春等校刻人題名十八位，『兄雲景伯弟霞九光仝訂男無斁無期全閱』（『全』疑當作『仝』）牌記，及明崇禎十四年韓霖《鐸書大意》。卷端題『古絳韓霖撰』，另有一行題名遭刊落。天頭有刻印眉批。黃一農據避諱考得此本當刻於明崇禎年間，又據其中刊落的李建泰題名推斷當於清初修版重印。陳垣先生亦云：『順治六年姜瓖反大同，建泰遙應之，兵敗被禽伏誅……是本則印於建泰被誅之後，削去其名，避清人之忌也。』其說甚確，今從之。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有一殘本，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0.13，與此本版本相同，而僅存第四十頁《教訓子孫》

章以下，似原本分裝二冊，而前一冊佚失。此外李凌翰《〈鐸書〉書史》載其傳世者尚有六部，分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及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亦大致與此本為同一版本。民國八年（1919），陳垣先生得馬相伯抄本校勘印行，而馬氏抄本乃抄自徐家匯藏本，即今臺灣輔仁大學所藏者，可見亦是出於此明崇禎刻清修本。（謝輝）

鐸書

鐸書序

吾友雨公韓子學有原本以敬天愛人爲宗遇事成書皆識時救時之論也寇盜孔棘人不知兵雨公作守圉全書十四卷考古定法望今制奇戰守具矣飢荒

生天下人苦無食雨公作救荒
書十二卷遡流窮源承敝通變
十二荒政外談農圃水利甚詳
道術不明家自爲學人苦無教
聖主憂之屢詔郡國宣講

高皇帝聖諭六言獨絳州孫使君
舊溪奉行爲先兩公在讀法之
列闡繹

天言作鐸書一卷以余從司成
之後職教人者也俾爲弁言余
惟唐虞三代之際道德一而風

俗同自大司徒以下家有塾黨有庠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無異指也聖遠言湮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卑之爲富賢利達高之爲氣節勳名淺之爲技藝文章深之爲異端邪說道術將爲

天下裂矣自宋迄明大一幟即所在尸祝者朱陸家樹王薛亦復角戶分門後學何所適從哉惟

高皇帝聖諭蕩平正直是彝是訓

三十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如日月中天垂三百年而未免利欲蝕之異教晦之即子衿有佻達之譏況倥侗顓蒙之民乎雨公本天祖聖羽翼

王言以開發本然良心爲主夫人性之善也猶禾之有米也春揄而簸揚之則米出矣引翼而勸導之則善出矣解

聖論者無慮數十百家多老生常談委巷俗語味如嚼蠟鮮所

發明讀雨公書如夢乍覺如醉初醒如飢十日而享大牢焉如久客還家而見父兄焉如苦煩熱而濯以清冷之淵焉此

高皇帝之功臣敬敷五教之嫡派也夫理有當然有所以然今詔

人曰汝孝汝親汝敬汝長言非不美也而未明其理儒者多爲近理之言或近理而不近情兩公博極羣書周遊萬里凡海內外之老師巨儒靡不與之上下其議論而以身體之以心驗之

自得之解創獲之言必極其所以然而後已不然雖久定之論弗取也且文質相宣雅俗共賞如海水之中兼納衆水一燈之光傳爲萬燈正人心變風俗有功天下萬世最鉅乃不自滿假

曰竊比邇人之雨公徇云耳使
早出用世疏附後先奔奏禦侮
寧讓古人然深造之學堅定之
識未必能如今日
天之玉成雨公未可量也雨公脩
身事

天家無異教窮年著述門無雜賓

余及當路諸公屢儗推轂焉以

所著書進呈

御覽當如陳新會來梁山故事

雨公力辭不可而汲汲以民生

未遂風俗未淳爲已憂鳳翔千

仞鶴鳴九皐彼燕雀之儔烏知
雨公之志哉孫使君治絳若言
游文翁其人雨公此書相助爲
理余爲使君慶知人能得士也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

院事前國子監祭酒南京總
裁知
制誥
日講官

鐸書敘

豫冦鴞鳴。大河以南無完堡。不佞驅朽鉞鈍戈爲元元請命於水伯。客冬青熖赤羽。日以旁午。太史氷堅羲和律轉。天子例懸羊耿氣斬其嚙草。乃數

十萬不遑之徒。教誥至三。即欲閉鷹眼而食以膠牙之餌。其將能乎。我有放鳩之恩。賊無畫鷄之畏。煌煌天語。亦徒焉已。絳孝廉韓雨公著鐸書一卷。追而授余河之湄

馬上讀之無淚可揮此羸者皆
祖宗敎養之石民誠令緇林雜遝
鴻都塡咽賊避孝子之門吏伏
使君之背橋上不以憂父老梁
間不以恕子弟豈至帶牛佩犢
煩有司之赭汚乎頃兵旱相乘

死亡畧盡。坐王顯刀頭。臥劉昆膝下。一旦登民於黨正。其不以血枝鵠面者幾希。雨公竭一日之心與手。尋欲人知夏諺物懸周禮。辟嶧山之碑然。牧者火矣。

皇帝乾文弘命。加意遵官。明明

聖諭。今且覆醜。豈淄青之劍猶彈將。巴蜀之檄未喻。然則兩公鐸書又曷可少哉。民知父母女子可以從軍。民知長上肥癯可以代死。民知鄉里何假王烈之布。民知子孫何待僧虔之刀。生

理既定。何勞銀的。非爲既悉。何羨白丸。天步方艱。王塗向阻。龔遂引繩於上。趙德濬源於左。正月之吉。實惟其時。南山群盜。飲屠蘇而壽春。酒安在其不能也。兩公星潛。處士畧淹。吏人諸如

守圍全書。繕吏久著而稽之。乃
者欽奉
皇帝化成之旨。睠然作指南車。朋
者安以秋駕。盲者聽以海潮。離
者析其鹿角。合者檄其虎皮。至
於敬

11

天愛人之要。未嘗不三致意焉。昔
帝昭砌玉崔浩鏤金。陸澄譏康
成之註。蔡沈演新安之本。望古
料今。曾無慚德。斯則宇圍之端
委。曷可少哉。當是時。銅焦夜合。
木蘗晨封。不佞覽不盈篇。三豕

迷目。竊謂六篇之義。無岐說焉。民亂始於非爲。非爲始於失生。理失生理始於棄子孫。棄子孫始於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始於岡上。岡上始於遺親。今夫蜂屯而虎捌下。隴畝而行萑苻之間。

羊腥狼毒。狐兎之聲四起。豈有不思其親者乎。先是木僊一手。沉鬼三更。僧食父肉。軍食子肉。或涕泗霑衣。或揮斤蒙面。皆斷脰刳腸。爲釜甑飯。他人何愛焉。邇來關外呼庚。喙盡許遠之妾。

汴渠置櫃盜滿陳囂之圖。朱鬃洶洶亦其勢然也。嗟乎。雨公之鐸者行威令首塗仁風載路亦將呼韓入學延陀內侍觀橋門而習射圃何物小醜直折箠笞之耳是不足上慰

天子乎。時盤酌五辛。不佞欲覼縷句讀。會軍書至。明日復刷馬河上謹以數言弁之簡端。

賜進士第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參議分守河東道李政修頓首敘

鐸書

較刻

孫順　構溪

潘同春　偕生

丁時學　天心

黃光煒　蘼公

戈用忠　盡臣

四川綿州人

浙江餘姚人

浙江山陰人

河南羅山人

浙江嘉善人

金書

尹任　水虛　山東臨淸人

李用質　逸羣　山東濟寧人

王廷掄　用我　北直長垣人

劉未慶　雲祉　南直睢寧人

石瑩玉　崑仲　陝西甘泉人

程沉　九嶷　河南郟縣人

劉達　淇瞻　北直濬縣人

劉芳久　志永
趙鳳雛　霞城
倪光薦　相如
白足長　太李
王　敏　臨黃
楊家龍　惕若

貴州平溪人
陝西三水人
北直天津人
陝西清澗人
陝西郃陽人
北直曲周人

兄雲景伯弟霞九光仝
訂 男無斁無期仝閱

此六經相傳之旨漢儒亦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政如遡江水于岷山尋河源于星宿

鐸書大意

天生下民賦以恒性立之君師俾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如上古之世帝堯帝舜是也即有聖人爲之臣如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當斯時也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飽食煖衣矣又恐逸居無教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教者何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孔夫子謂之達道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孟子謂之人倫曰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人倫本於天性此外別無所謂道與教也外此而言道與教即異端邪說矣古之帝王總是敬天愛人故臯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三代相沿立學明倫至箕子之陳洪範指出彝倫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蓋以非君之訓乃天之訓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有六德六行六藝本於心者曰德體於身者曰行見於事者曰藝六行之目曰孝友睦婣任恤法曰孝謂孝於父母友謂友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族任謂信於朋友恤謂振於貧窮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

天性道
教立學
明倫善
惡吉凶
源委分
明顯若
畫一無
煩諸家
聚訟矣

之刑此古聖君教民之大略也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順此則爲善而吉逆此則爲惡而凶夏書儆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道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施政教時振以警衆此木鐸之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小司徒小司寇亦如之至於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遵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州

長黨正族師咸以時屬民讀法焉即今鄉約之始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人而膺

天命爲華夷主本

天教人于

京師立太學名其堂曰彝倫于郡縣立儒學名其堂曰明倫須五經四書及子史諸書謂廷臣曰

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又

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有司以時程督之。

御製之書三十餘種。

勑修之書三十餘種無非教人爲善丙午年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建康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皆恒辭直解俾通曉大義化民成俗之心無所不至窮鄉下邑不能人人見之見亦不能人人讀之於洪武三十年九月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

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凡廿四
字言簡意盡與唐虞五教周官六行孔孟真傳
異名同實誠萬世治安之本也

列聖三令五申

今上敬

天法祖

聖諭諄諄以宣講六言爲急務絳守古唐孫大夫捧

接

綜言奉命惟謹每朔望次日舉行鄉約召鄉士大夫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若文翁在蜀時父老子弟環而聽者以千計

天威咫尺咸屏息而聽焉有勸有戒數月絳俗丕變矣

聖言然管窺蠡測或有一得恐宣講難徧付之梨棗顧諸家之解意義膚淺多學究常談大夫謂霖宜衍其義霖愚陋不足以知俾

高皇帝敬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象山之尊德性陽明之致良知皆自得之說也然非從學問入未有能自得者

天愛人之旨

家傳戶誦焉父兄教其子弟社師以訓童蒙沉潛玩味使自得之即寇賊姦宄曾讀書識字之人提醒良心亦可豁然向善睎周官懸象挾日而斂者有久暫之殊矣草莽之臣竊比道人之狗焉中多創解皆本咫聞或録羣言因其說之不可易耳非敢郭因向注齊竊譚書也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余與斯人共勉旃哉

崇禎辛巳建子月古絳韓霖撰

泉山文

天愛人文 吉家與兄 愛兄 弟子其教兄 愛兄

鐸書

古絳　韓　霖　撰

孝順父母

聖人之言言近指遠今人聞孝順父母只當平常之語誰人不知不知中間包涵道理淵深廣大吾人要知

天爲大父母詩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非蒼蒼之天也上面有箇

主宰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即唐虞三代之時五經相傳之

上帝今指蒼蒼而言天猶以朝廷稱

三代以後此種學問在若明若昧之間

天子也中有至尊居之豈宮闕可以當天子乎古今帝王聖賢皆天所生以治教下民者

天子之尊其祀昊天上帝之文曰嗣天子臣某故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敬

天爲第一事蓋

天既生人卽付以性與禽獸不同曰生時至死後皆

天造成培養管轄之時刻不離有求斯應善有永賞惡

有求罰總是愛人之意所以吾人第一要敬

天敬者尊無二上之謂凡神聖無可與之比者因敬天

而及於愛人後詳言之次則

皇上爲大父母書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業四民者踐土食毛登科第者光前裕後七

引詩書之言確證

尺之身皆

祖宗與

今皇所教養也若只圖富貴飽煖不思報効

朝廷便是罪人昔

太祖高皇帝大誥續編申明五常曰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有不如朕言者鄉里高年并年壯豪杰者會議而戒訓之七次不循教者拿送有司治之赫赫

天語誰敢不尊凡我臣民爲士者當修治身心敦崇

如聞晨鍾令人深省

實行爲學問之原次當博通經濟務積實學爲經世之具不可專重文辭但以科第爲榮及至出仕

國爾忘家即盡瘁殞身有所不顧爲民者恪遵

聖諭六言做好人存好心早輸租稅均徭勿抗官府

當今賊寇猖獗

聖主焦勞官府因錢糧革職降級爲何只是爲護我們地方保我們赤子

朝廷勞心我輩忍不勞力哉凡遇年節冬至

壽或於府州縣隨班拜賀或在家恭設香案向闕五拜三叩頭此臣子之禮也次則孝順父母若祖父母與父母同事父母者溫清定省生養死葬此是正理但有本原之論

天之生人要愛人人離父母之體便是人與已對孝順者愛人之第一端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然不愛其親亦無愛他人理何也邪愛非真愛也真愛人者必從愛父母起人在世間都一箇不是父母生的試想未生以前

你身在於何處與父母之身原是一塊肉一氣一點骨血既生以後似乎已與人對實爲已之本原十月懷胎三年懷抱父母寧不食不令子飢寧不衣不令子寒寧受勞苦不令子病蓼莪之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試一誦之那一人不受父母如此之恩及其長也教訓婚配經營田產竭盡心力在世一日受一日見女之憂做人一時還一時見女之債直

讀至此而不下淚者其爲人可知已

至于死而後已看來我們這箇身子分明是父母活活分下來的這箇生命分明是父母息息養起來的這些知覺分明是父母心心念念教出來的這些享用分明是父母汗血點點滴下來的及到爲子者日長一日而父母日老一日了若不及時孝順終天之恨如何解得我看世人將父母之恩皆作該當的所以鮮能孝順不孝之事多端只就眼前與你們說假如父母要一件極小之物就吝惜不與父母命一件極易

說到此即孝子亦當汗背何況庸人

之事就推托不行養生送死俱極苟簡未能盡敬盡哀及至奉承勢利之人愛自己的妻子邦無所不至仔細思量今人受人一扇領人杯酒尚要思量回禮還席我受父母何等大恩如何反不孝順或有三兄四弟彼此推委一碗飯食不肯輕自取出各受豐足忍使父母飢寒溫飽不得其時這樣兒子即有千萬要他何用至于父母老者病者鰥寡與貧乏者需於孝子尤切若遇不孝之子使父母忍氣吞聲苦情莫訴這

與父母寧不食數語相應縱然如此較之父母於子安勉殊矣

樣人比鄙慈烏反哺羔羊跪乳的禽獸不如明有王法幽有神明斷然難免災禍孝順之事亦多端今先講兩件事一是養父母的身竭已之力罄家之有凡有綿帛父母未衣不忍先着体凡有美味父母未食不忍先入口有事服勞歲時慶祝不幸有疾醫藥調治這便是養父母的身一是安父母的心做好人行好事勿履險構怨以危父母勿招災受戮以辱父母無與人戲謔詈及父母和其兄弟教其妻子父母上有祖

父祖母。一樣孝順。使父母在生一日。寬懷一日。這便是安父母的心。倘父母所行不是。須婉辭幾諫。使父母中心感悟。或父母不喜。至于惱怒。又要和顏悅色。以回其心。或將父母平日交好之人。請來勸解。杭州有楊京兆諱廷筠。父諱兆坊。負其所學。未歸正教。京兆委曲開喻。不得則致齋嘿禱於天。每日一飯久而臞。甚父惟之。問得其故。洗心於事。天之學夫婦大耋考終。此尤超世之大孝也。若父母天

年告終盡哀盡力以禮殯葬勿火化以習羌胡之俗勿招僧以從浮屠之教勿焚楮錢以受鬼魔之欺勿惑堪輿以信葬師之說此數端者先儒辨之甚詳特賢更有篤論明理者必不其然潔淨祠堂出入必告刑牲酌醴以奉烝嘗這都是孝順的事今人不能孝順的說道我本要孝順奈父母不肯愛我不知父母於子豈有不愛之理畢竟是孝順有不到處若果盡孝順的分量父母未有不感格者所以古人云天下無不

是的父母若我能孝順父母我之子有好樣看亦必孝我俗言說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又說養子方知父母恩此語當時時在念如父母養我時事奉父母便是孝子人或因是繼母不肯盡孝但思爲父之配尊與父同纔母之中儘有賢者即使不慈如閔損王祥因以孝名千古祥母朱氏屢欲殺祥祥一味盡孝朱愛如已子母終祥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後官至太保進爵爲公壽八十五歲可見

怨偏私當知父母之心本然至公其所憐憫必有不足之處衰多益寡適爲至公若能推父母之心先人後己方是孝子用心世俗又有父子異居或同居異爨者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吉否吾心能安耶夫妻異姓而同室父子天性而相離是孝子之心所不忍也傳聞

光宗皇帝宮中事親之儀曲盡恭謹

今上永言孝思即堯舜文武何以加焉士民所當效法漢之列宗廟號皆有孝字故漢治近古古今舉士皆有孝弟力田可見自古及今自貴及賤至德要道未有加於孝者也自此推之如曾子曰居處不敬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不勇非孝也可見孝之道大無所不通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事親事君究竟在立

神宗老年見今太后必滕行而前故聖子神孫咸繩其武

身也立身者何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行道者不出敬

天愛人之事而功名富貴不與焉設使立身不端遺羞父母縱三公之貴萬鍾之富三牲五鼎之養寧足爲孝乎

微與之解得未曾有

尊敬長上

人生第一當尊敬者

天也其生我養我也則爲父其臨我治我也則爲君其引我翼我也則爲師尊敬者畏愛二情之所發也然二情不幷容畏情勝愛情必衰畏者小人之心也愛者君子之德也尊敬者尤當以愛情爲主

天之下君父之恩最大世間無相等埒者惟古之聖人恩大與君父同如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

爲君。稷契皐陶周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功德常在天地間假如中國無此數聖我輩披髮左衽弱肉强食不知成何世界此之謂君親師凡所謂長上皆從此三者來所以當尊敬之有宗族外親之長上此由於祖宗父母者也如伯叔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姊外祖父母母舅母姨妻父母之類有爵位管轄之長上此由於朝。廷。者也如治民之於公祖父母僚屬之於堂官上司。兵。軍之於將帥奴僕顧工之於家主之類齊

至公之論皆從天理人情細心

民之於縉紳雖無管轄然朝廷尊官亦當謂之長上有傳道受業受知之長上此由於聖賢朝廷者也如業師座主薦師之類百工技藝之師雖與傳道不同亦當謂之長上有鄰里鄉黨通家世誼之長上有與祖同輩者有與父同輩者有與已同輩而年長者此亦由於君父者也然尊敬之中有分別焉在宗族外親之長上當以仁之和藹爲主在爵位管轄之長上當以禮之森

體貼出來

嚴爲主在傳道受業受知之長上鄉里鄉黨通家世誼之長上當以義之恰當爲主今人有藐視尊長越禮犯分者固不足言亦有貌爲尊敬而未盡其實者雜引古今之事以明之昔晏平仲相齊父族無不乘軒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范文正公常語子弟曰吾宗族甚衆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且自祖宗積德百年餘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

余奉先中議遺訓置宗田非敢

帝軌文
王庶幾
異日有
顏見祖
宗耳

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顏見祖宗亦何顏以入家廟乎即

天子之貴致書

諸王亦有叔祖叔父之稱情意何等藹然近日蔡州少師韓公所得恩例兄之子孫受之獨多已乃貸粟而食貸錢而用未嘗有幾微德色見於顏面形於語言受之者亦以爲當然人謂弟於乃兄是固然矣不知此老胸中以爲皆是祖父子孫視已子孫無異也昔瀧明帝封諸子裁令

半楚淮陽諸國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亦是此意此明於尊敬之本原者也人若明此本原三黨宗戚必不因貴賤貧富賢愚過爲分別矣若論名分之尊莫過伯父叔父蓋與巳父同胞一氣所以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伯叔父母服制但減父母一等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世或失尊敬之道者或由兄弟不和而子各爲其父或由財產互競而人各爲其家

論道理當責卑幼然亦有倚尊凌卑無故侵害者卑幼方將讐人視之何尊敬之有先大夫終鮮兄弟惠及三黨緦功之親雍睦無間所以感嘆而言者見世俗伯叔猶子之誼大較衰薄也兄之尊亞於伯叔而情親過之論不得爵位論不得賢否論不得同母異母使兄居卿相於兄之分無所增弟居卿相於兄之分無所減昔司馬溫公貴爲宰相與其兄伯康友愛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得無寒

乎兄弟乖離大抵只因財物歸安施氏兄弟俱爲知州爭產有隙親友處分不能解同邑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一日遇其弟舟中弟語以故鳳輩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弟惻然感悟遂同鳳至兄家且拜且泣深自悔責兄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友麥終身湧幢小品載嚴公一事公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養于家凡宴客必令兄遞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

著稍遲兄反顧怒拊其頰欣然受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卧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暢否卧安否其兄亦急光景可唉前所謂吾兄懦者不知即此人否嚴公乃能忍讓如此從來至性之人未有不因拂逆而顯者也王覽乃王祥之異母弟也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覽仕

快論

天報之

至光祿大夫子孫貴盛千古無比想生平至行不止夔兄一端故如此古今孝友難更僕數但以祥覽爲模楷足矣若遇人倫之大變當以人倫之至者爲師昔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封之有庳嘗極論之推舜之心恨不與象同爲天子而理有不可恨不與象同爲匹夫而勢又不能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富貴不在心上象庸人也故富貴之又使吏治其國不得暴虐其民舜夔爭弁夔民

遂爲千古封建良法之祖兄旣可以如此待弟弟亦可以如此待兄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等言語不是驚天動地事只是吃飯穿衣是吾人力量做得的棠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末言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人將此八章詩仔細思量自然生友于之念斯干之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似也人情施之不報則輟兄弟之間各盡己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角弓之詩曰

此仁人孝子之黑淚也莫作文字讀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言善者相容相愛不善者相病相責也假使父母在堂兄弟爭鬬寧不痛心疾首凡手足相殘者也稱不得孝子了程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書康誥曰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至比于元惡大憝人壹有甘爲元惡大憝者乎乃或鬬訟讐恨畢世參商世俗往往有之若爭父母財物只當父母原無所遺若爭自己財物只當自己浪費況人福分由天自有乘除之數得之於此安知不失之於彼失之於此安知不得之於彼若與兄弟相爭俗所謂鍋裏不爭碗裏爭也夫兄弟有各盡之道焉曰兄

陳悟作
程明道
黃曰賢
戴先生
始于孝
弟孝篤
于親弟
友于弟

友弟恭長幼有序。即一步也不敢先。友者待之如友非臣也非子也曾子曰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惟荅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若此人者於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乎大抵兄弟雖然不睦良心到底尚存其不和者半由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蓋

若只論理論是非縱剖斷極明而人未必盡爲兄弟

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故輕於割恩易于脩怨非丈夫有遠識者必爲其役而不覺又或僕婢傳遞語言小人無端讒構究至怨恨牢不可解昔呂豫石先生司理兖州有費縣程廷佐程廷佑兄弟兩人因小嫌忿爭互相告訐兩載不休呂公不論是非但以同胞至情勸諭因言兄弟不過小嫌其間必有人讒構反覆諭之兩人忽然抱頭痛哭一場極悔被人離間情願認罪和好呂公遂治教唆之人諭令和處次日

兩人登堂叩謝喜悅而去遂爲兄弟如初可見世間兄弟良心未嘗盡滅但爲讒人錮蔽彼此情意不得相通故耳凡兄弟不和必致子姪不睦久之漸成路人矣若有强悍侵凌必然禦侮不力家之興廢恒必由之陶淵明與子儼等疏曰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吐谷渾阿豺有子廿人命諸子獻箭取一則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

摧戮力同心可以寧家保國然則同心禦侮兄與弟皆所當念也不幸而有急難之事即有多金良友豈能爲力哉且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弟兄我之兄弟不和諸子更相效法能禁不乖戾否吾欲諸子之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倘人心不同或不相諒但自盡其情一時不知久必知之人或不知

天必知之昔人有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請向

夜氣清明中反覆誦之不然即位至公卿田連阡陌子孫滿前獨無兄弟之樂亦索然而無味矣若爵位管轄之長上官有尊卑總是朝廷命吏嘗聞衛輝潞王

神宗皇帝之親弟也好微行馳馬遇汲縣典史策馬避之曰微行非禮彼天子之臣也吾固當避之今市井小人藐視官長視此如何堂官上司之於僚屬將帥之於兵軍權

羨責不肖之縉紳極是

程嬰杵臼乃見之蒼頭中

乳爲生汁尤千古奇事

固足以制之至于不肖之縉紳有因求田問舍而暴橫里閭强悍之鄉民或見故家凌替而肆行慢侮均非盛世所宜有也奴僕之可敬可傳者古今得兩人焉李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于疫一子名續纔生旬日貲產千萬諸僕私計殺續共分其產善潛負續逃匿山陽瑕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汁推燥居溼備嘗艱勤方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續至十歲善與歸鄉里理舊業告奴婢于縣捕殺之邑長鍾離意

爲人臣者如阿寄足矣

上善義行于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道過李元塚未到一里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居官惠愛遷九江守續亦爲河間相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也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

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篋中

一

書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

縕掩體而已阿寄雖老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離立也嗚呼此兩人者雖士大夫明理義者何以加焉師道多端七十子之後如光風霽月道德之師也教授蘇湖經術經世之師也泰山北斗文章之師也今日有舉業之師童蒙之師有座師薦師國學提學儒學之師百工技藝之師情誼重輕皆以義起若鄉里鄉黨通家世誼亦有輕重焉今天下最

重年誼蓋於勢利之中存道義之意父執之禮嚴於南而寬於北蓋以父執之難其人耳平日無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疾病患難相扶持之古風而自處于伯父叔父間責人以猶子之禮豈足服人哉然鄉黨尚齒亦古道也凡尊敬之道全要一點真心不是外貌禮文世人一代催一代我尊敬別人將來也受別人之尊敬我不尊敬別人爲人長上人亦不肯尊敬我將如之何爲長上者又當知長上爲用夔之位非用暴之

位如此而後可以望人之尊敬尊敬之貌可强也尊敬之情不可强也

和睦鄉里

自古至今九州萬國人以億兆計遡其初只是一夫一婦所生父與子相續而成古今兄與弟分布而成天下列國分疆賜姓命氏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世風澆薄至於兄弟之間便成陌路甚則爲吳越矣語以四海爲家萬物一體真如朝菌不知晦朔聽蜩不知春秋不知聖賢道理實實如此論其大原斯人同是天之所生同是

天之所愛所以敬天愛人者要愛人如己

高皇帝教人和睦鄉里先從最近處言之周禮族師相保受閭胥書任郵五家相受相和親而勸善懲惡亦必自比閭始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其遺法乎未世風俗薄惡獄訟繁興皆由鄉里之不和蓋因其間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有賢有愚有德有怨紛紛不齊之故譬如一人之身有熱冷乾濕之四情必四者調

一篇綱領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學管而
愈從來
談仁無
此透徹

和身軀始得安然無恙若有一肢一節不知痛痒必其四情之不和也其肉已先便叫做不仁之病吾人處世若與斯人痛痒不相關必其各自爲而不和也其心已先便是不仁之人可見仁人處世只要一團和氣知痛知癢之謂必從富貴而賢者體

◎天之心◎以德服人起即天下可致太平何況鄉里乎凡富貴之人皆是

天之所厚或借祖宗之蔭或從自己勤儉中來必先有

分人以財救人之形教人以善救人之神

克己濟人之功而後享安富尊榮之報若常常愛人福澤必然綿遠子孫必然蕃昌譬如人身頭顱腹心雖覺無病而四肢受傷不知痛痒未有不爲頭顱腹心憂者也所以當存愛人如己之心而愛人實際處必須分人以財教人以善

昔孟子論此兩者如有不足之意不過抑揚其詞以闢許行即此兩端有大榜樣兩人焉稷契是也稷契皆是帝嚳之子帝堯之弟富貴而聖人者也他不爲一身一家之謀而爲天下萬世

之計一教稼穡一教人倫斯不亦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最大者乎契之後生出孔子來稷之後生出孟子來試看孔子大公無我心腸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等懇惻何等廣大只此三語教養兼備矣孟子往來齊梁之間分田里教樹畜興庠序學較而正人心距楊墨辯了一生在庸人視之便以爲與已何關矣已上三聖一賢正是四海爲家萬物一體的余嘗恭謁闕里徘徊鄒魯間不能去功在萬世

杜陵竊比稷契其見忠愛不是誇大

天亦以萬世尊敬報之此亦稷契之遺澤也今日之人大半是稷契子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莫言聖賢之事我輩不可學他其次有范文正公推恩族黨已見尊敬長上解中置義田好施予如麥舟散絹事載厄史筆錄中者不可悉舉已乃食不重肉妻子僅給衣食邵康節先生講學於家鄉里化之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樂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焉其次如碭山黃某者晁補之爲作墓志

云家積穀數屋凶年可得十倍利以豐年平價糶之而家益豐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晁銘有云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所謂既以與人已愈多也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此豈人所不能者耶可見分人以財敎人以善是和睦鄉里之根本論道理敎人之功爲大論緩急濟人之事爲先哀矜行詮論濟人七端一曰食飢者二曰飲渴者三曰衣裸者四曰舍旅者

五曰顧病者六曰贖虜者七曰葬死者余廣其義於救荒書中作記予一卷又作勸施要言而自註之共三十餘類凡鄉里之病多是富貴者不憐貧賤貧賤者嫉妬富貴請觀叛寇所到之處富貴之家畢竟作何結果貧賤者亦要陪著性命孰若富貴憐貧賤貧賤衛富貴和氣格

天之協力

固圉爲愈哉然首當責之富貴者與其費多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活凍餒之千人與其不惜財爲無益之施孰若周眼前之同類有一種人坐

爲誤行善事者鐫砭

視窮人而不救反去齋僧建寺塑象粧金又妄想渡驥登第救雀獲寶此顛倒見也隆萬時賑荒最多者溧陽史太僕賑穀二萬石嘉善丁司空賑銀三萬兩富平李少川以布衣賑銀二萬兩湖州茅止生以諸生賑粟二萬石此皆大賢豪杰事固不敢望人人爲之然富人一文錢貧人便當一兩富人一升粟貧人便當一石施仁種德亦不論多寡也此外或以力或以言皆可濟人若說我尚不足安能濟人昔人有言若待

謀

五段妙義即賢者亦未盡解況守財虜哉

天所賜非我物也如以管吸水灌物自我吸之非我水有餘而後濟人終身無濟人之日矣施予又有五要焉一曰謙而無德色凡人所與皆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震矜叛者九國司馬遷論游俠亦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矜伐向人志士難堪古人所以不因人熱不受人憐也山陰徐渭文人俠客也張文恭出諸獄中終身不復相見

及文恭歿然後撫棺大慟涕泗交流道惟公知我所以不相見者惟恐有德色耳浙人至今傳誦之故受人之恩不可忘施恩于人當忘之若施而望報非恩主乃債主也豈仁人之心哉二曰真而勿爲名凡右手施勿令左手知甚言施恩之不宜自炫也昔賢有言陰德如耳鳴惟已聞之西方一聖家頗豐贍鄰一長者三女未嫁心甚憂之聖人度其奩資若干乘夜潛擲其家長者得之嫁其長女其嫁次女也復然至嫁三

捷

女密伺之得擲金者跪而謝之聖人曰爾勿頌我即報我矣三曰捷而勿姑待凡捷與與屢與等言人得用而功德倍之也蓋施予原爲周急遲則緩不及事矣抑或俟求之再三而後與是市恩非施恩也惟未求而先與或一求而即與既濟其急且適其願功乃百倍矣四曰斟酌而有次序何人宜先何物爲當何時可行由親及友由友及衆各依本願遂之五曰寬廣而勿度量譬之稼穡多種多收凡施與者如積財而置

斟酌

寬廣

之天上盜不竊蟲不嚙永久不壞我不望報報

必百倍我所費者不過有價之物

天必報以無價之福若施時度量報時亦如之矣或曰

天爲貧賤而生富貴之人不知

天爲富貴而生貧賤之人不然富貴者何所施德而立

功乎至若閭巷小民莫說人自人我自我世間

那有孑然獨立的人有那極富極貴的是強似

你的安貧賤之分小心尊敬不可得罪于他也

有極貧極賤的是不如你的存一點憐恤之心

常要看顧他即趣工出力之人寧可與足不要刻薄他遠年錢債還不來的宜寬讓他也有一種極兇極惡的要謹謹防避他凡事讓他忍他憑一點至誠心感動他中間有等賢人君子爲善積德的這是一方祥瑞百家師表要常常敬禮他日日親就他事事請教他又有一等爾我尋常一般樣的都要你往我來如兄似弟若論彼此相聊

高皇帝教民榜文言之矣大意云婚姻死喪吉凶等事

互相周給

呂和叔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有此志願是鄉約之本也

誰家無之本里人戶宜互相周給如某家子弟婚姻一時難辦一里人戶資助之豈不成就日後其家婚姻亦依此方輪流周給若遇死喪周給亦如之如此則力出衆人措辦極易聞中州尚存此風似可通行各省者也士流巨室欲興美俗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規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何謂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敎子弟能御童僕

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爭鬬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奉職這箇叫做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室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皆爲無益這箇叫做業凡是德業同約之人務要互相勸勉何謂過失

互相規戒

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何謂犯義一曰酗博鬬訟二曰行止踰遠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何謂犯約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何謂不修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凡是過失同約之人務要各自省察互相規戒何謂禮俗相交凡一切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

不得違慢

不得坐視

即是孟子所言以仁礼存心

召送迎慶吊贈遺之類當行就行俱不得違慢何謂患難相恤患難謂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凡是患難同約之人當救恤者不得坐視此前哲芳規若踵而行之自成美俗總之同鄉同里必須相敬相愛若要人敬須是自己敬人若要人愛須是自己愛人若責人以汝不敬我汝不愛我或強人以汝必敬我汝必愛我斷斷乎無此道理又有一種虛假謙恭以知術籠絡人

者可以欺愚人不可以欺明眼人豈嬰兒鳥獸可以詐術紿之者哉君子真心處世必不如是袁氏世範論言忠信行篤敬如財物相交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礼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然敬之一事于己無損世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僞其中心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爲諛佞矣最中情理然人

未免有賢有愚有德有怨或至爭氣爭產爭利

爭名始而嫌隙既而讎恨鬬訟傾陷無所不至

仁愛之人以恕存心寧人負我勿我負人寧我

容人勿人容我若有非礼相加警行荆棘之中

只須緩行徐解而已薄俗之人道讓了人這著

人皆欺我定要爭勝爭勝不已醜態多端或使

酒罵坐或鳩衆聚毆或揑造影響誣揭或誣人

閨閫隱事夫勝負何常之有我可以此加人人

亦可以此加我如毀人人毀必依托虛詞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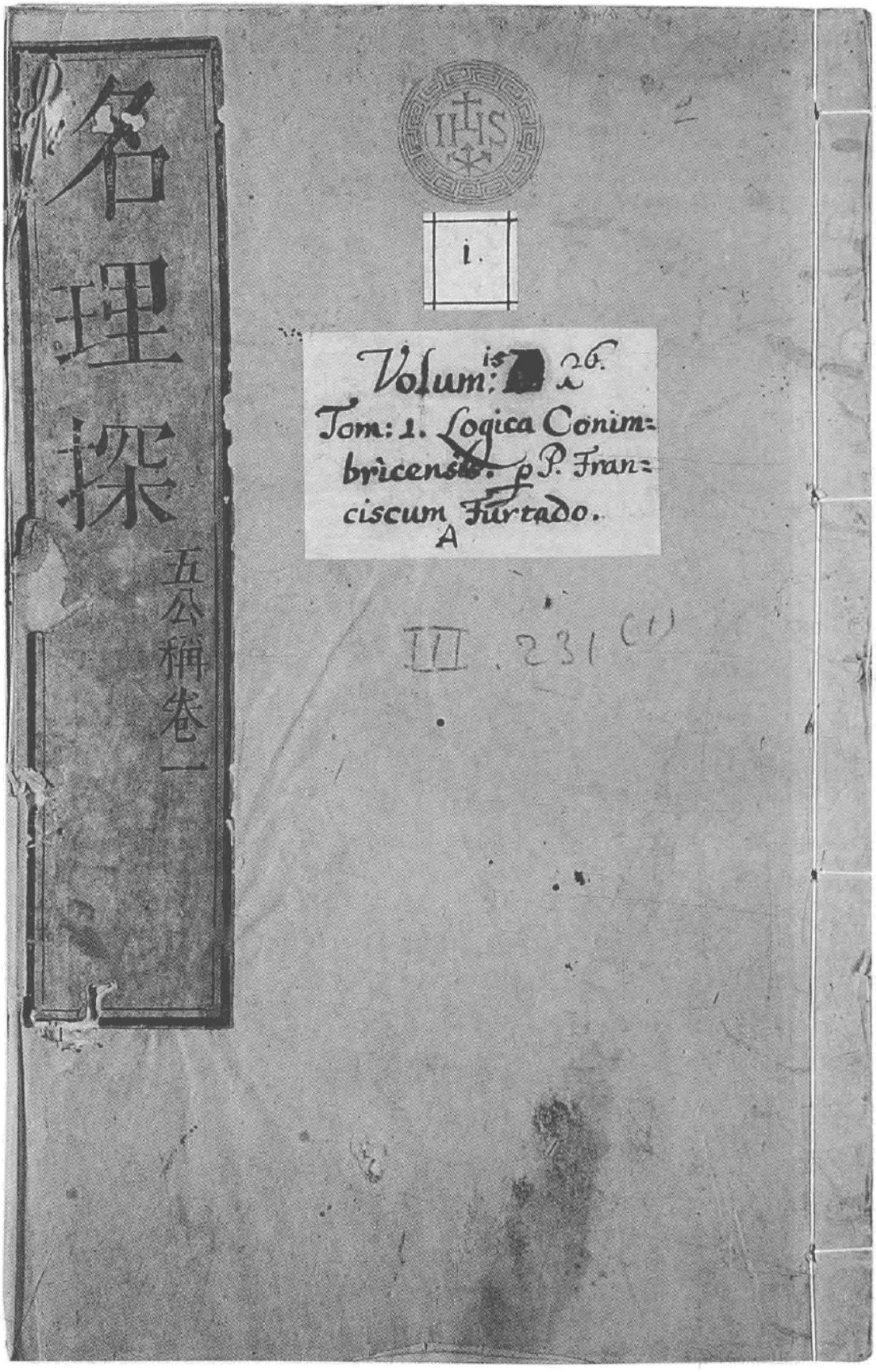
恕之一字終身可行

說得毫
猾氷冷

○○○天道人事必有乘除之數舜以耕稼陶漁之人所居之地至成都邑只是心服秦政威滅六國不免傅浪一椎其心不服也你看有受用的人多是能吃虧的人昔楊公翥爲修撰鄰家失雞指其姓

顛末聽者雖不盡信必半信之故詈人者是易口而自詈也毆人者是貸手以自毆也劉砌釋爭曰讓人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若以勢力服人令一鄉怕我雖爲流俗所羨未免爲有道所咲到那盈滿之日自已不知

而詈焉家人以告公曰不獨我姓楊又一鄰居甚隘雨後公家必受汚溼之患家人復告先生曰晴日多雨日少其德量如此至于田宅雖不可無尤須存忠厚之道具達人之觀昔沈龍江先生有三不虧七不買之說具文雅社約中世人愛占便宜思爲子孫長久之計試觀眼前田宅數十年中已數易主人矣昔楊公玢爲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


名理探
五公稱卷一
IHS
i.
Volum: is 26.
Tom: 1. Logica Conim=
bricens. p P. Fran=
ciscum Furtado.
A
III. 231 (1)

170
201

名理探序

盈天地間莫非實理結成而人心之靈獨能達其精微是造物主所以顯其全能而又使人人窮盡萬理以識

元

尊乃為不負此生惟此真實者是矣世乃侈譚虛無詭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識解盡掃希頻悟為宗旨而流於荒唐幽謬其去真實之大道不亦遠乎西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儒傳先生既詮寰有復衍名理探十餘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實之理而以明悟為用推論為梯讀之其旨似與而味之其理皆真誠為格物窮理之大原本哉竊嘗共相探

詩而述其詞旨以為是真實者乃
靈才之糧併為其美成為其真福
焉為糧者吾人肉軀惟類五穀之
精氣滋養以生若一日去飲食則
必弱久去則必死又或不謹而雜

以毒味進則必病亦且必死靈才之不得離真實而進僞謬也亦如是矣爲美成者人靈初生如素簡然凡所爲習熟凡所爲學問凡所爲道德舉非其有蓋繇後來因功

力加飾而靈魂受焉者顧所受惟
真惟實其飾也加美否則不美必
醜矣可惜也所謂真福者非繇外
得而不可必者也惟於我所欲得
即繇我得之惟我欲得而繇我得

乃始為屬於我惟屬於我乃始為我真福也彼世所有如財也貴也樂也皆無一繇我得無一屬我則無一為我真福可知矣然則孰為我欲得而繇我得誠然屬於我者

夫非明悟所向之真實歟雖然真實之理不可不明而明真實之理正匪易易也全明者享全福與惟在天神聖則然吾儕處茲下域拘于氣禀不能明其全而可以明其

端以為全明之所自起其道舍推論無繇矣古人嘗以理寓形器猶金藏土沙求金者必淘之汰之始不為土掩研理者非設法推之論之能不為謬誤所覆乎推論之法

名理探是也舍名理探而別為推論以求真實免謬誤必不可得是以古人又比名理探於太陽焉太陽傳其光于月星諸曜月星諸曜賴以生明名理探在衆學中亦施

其光炤令無舛迷衆學賴之以歸
真實此其為用固不重且大哉其
為學也分三大論以準於明悟之
用蓋明悟之用凡三一直二斷三
推名理探第一端論所以輔明悟

子直用也第二端論所以輔明悟

於斷用也第三端論所以輔明悟

於推用也三論明而名理出即吾

儒窮理盡性之學端必繇此其裨

益心靈之妙豈淺鮮哉余向於秦

命

中閱其草創今于京邸讀其五秩而尚未覩其大全也不勝跂望以俟云是為序

崇禎九年日躔壽星之次奉

督脩曆法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

李天經書於脩曆公署

梵蒂岡圖書館
梵蒂岡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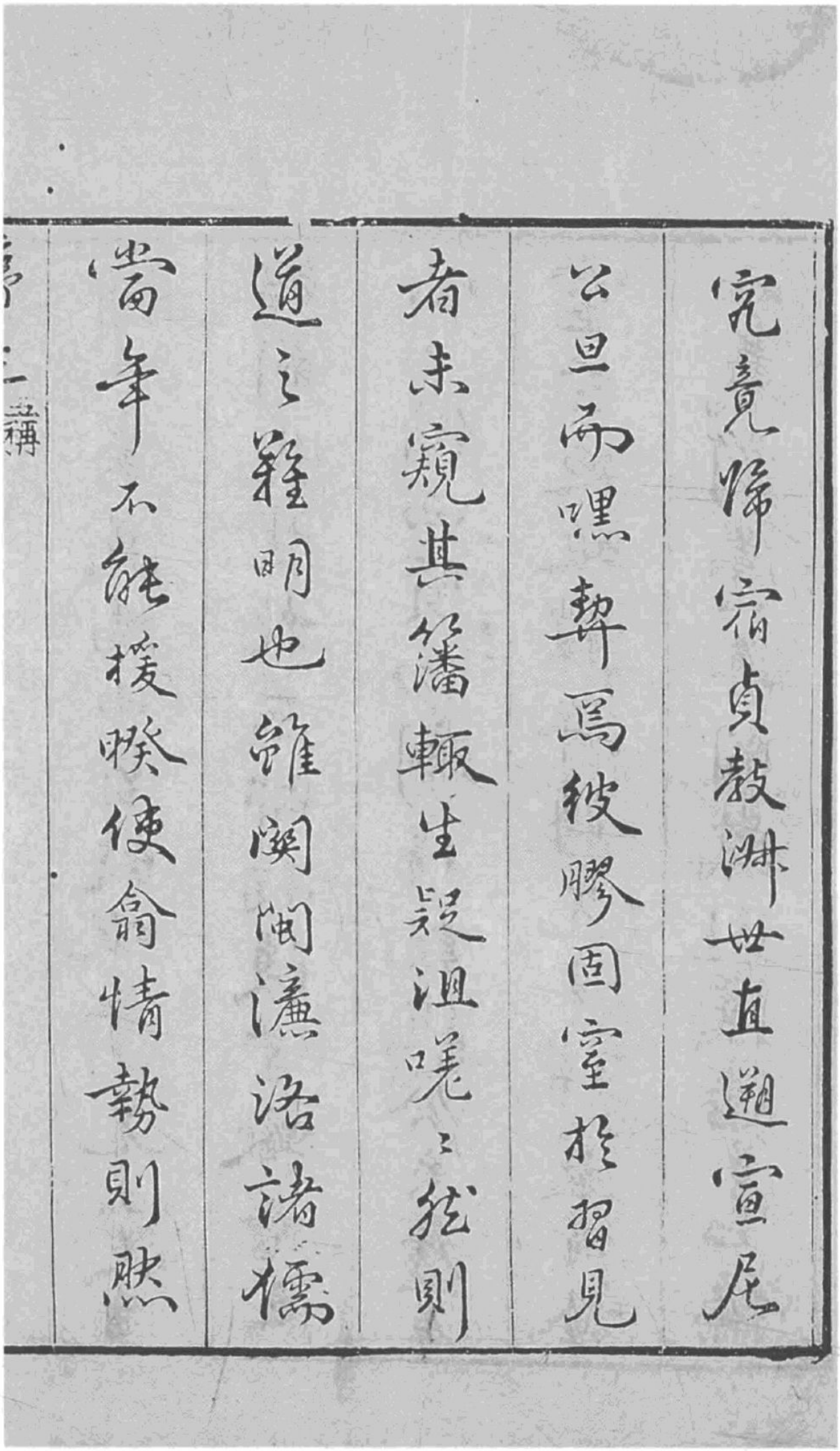
序

研窮理道吾儒本然懋世之擁
臯比譚脩詣者同異互標醇疵
競騖而統緒屢岐其或負敏詰侈
贍博者蒐奇襲艷秖事離垂

儒悅而旨趣益晦寖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瀋以奸吾儒之正學凡一切修齊克治誠者晄為虛無假合而理道且愈迷厥嚮矣詎古經籍所載明德明命精微奧蘊

遂靡實地可踐定序可循本元
可探以新返於一真之路哉抑性
與天道可得而言者果不可得聞
而徒頌後儒擬議歟余小子其何
知惟愷曩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諸

賢昭事之學其旨以盡性至命為
歸其功則本於窮理格致蓋自西
蓋內外有模有象不論不議者矣
不叩其底蘊而發其所以然覺吾
人視德修有實際身心性彙於者



宛竟歸宿卓貞敎淋世直遡宣展
公旦而嘿斡焉彼膠固室於習見
者未窺其藩輒生疑沮嗟乎然則
道之難明也雖闕閾瀟洛諸儒
當年不能援睽使翕情勢則默

斯文奚足為西賢致嘅乎先大夫自
晤利先生於京邸嗣後宦轍所之
必偕西賢切磨楊杙追琴炙廬居
靈竺迺延體齋傳先生譯寰有詮
載剞藁再閱歲因淺繙畢乞編

蓋寰有詮譯論四行天體諸義
皆有形聲可晰其於中西文言稍
易融會故特先之以暢其所吐
而此則推論名理廸人開通明悟
洞徹是非虛實然後繇因性以達

夫超性凡人造事諸學諸藝必梯
乾為嚮矣以
啓其倪斯命之曰
名理探云其為書也計三十卷與而
不浮贖而有序統之亟五大論而
究則歸於一真諦之扶源步之蹠

實殊海心同若合符節印可

貳以自生隆磐弋苐厥意義宏

深蔑杼匪易或箋字未安舍毫幾

腐或於言少棘證解移時以故歷

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

修磨敦身矣翻余入署纘業鞅掌
測演悵居諸之虛邁慚徑述之末
遂每為披閱有餘惘焉丁丑冬先生
主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
欣赧交構益赧青所貽清白力莫能

助劑劚之費亟欣者則景祚天聞

聖天子當心欽若遍日

昭鑒斯道有裨世教曰

錫以御牓顏曰

欽褒天學大哉

皇言開榛蕪啓矇瞶息異喙定一
真乾斯道大明大行之一會乎有
志於西學者得是編為引端焉於
信表章之非誣倡秉彝之有自
至德不孤行將彈西學以公諸寰寓

使肯趣不迷統緒歸一則曩之室
者通疑者信寧惟茅名理是探而
已耶余小子實不勝企頌焉因不揣
固陋為榛甚大端如此

肯

崇禎祝犁單閼之歲日躔降婁仁

和後學李次彫譔

名理探五公稱目錄

名理探一學統有五端大論首論有五卷

卷之一

愛知學原始
藝之總義
諸藝之析
諸藝之序
名理探自爲一學否
用規爲一藝否

兼有明用二義

向界

欲通諸學先須知此學

屬分有幾

卷之二

五公之篇第一 隨論三

立公稱者何義辯一

公者非虛名相

公性不別於賾一而自立二

公性正解 三
公者爲一之義辯二 隨論二
一也者有幾 一
公者之本一 二
公者之容德辯 三 隨論四
容德何謂 一
公者之容德爲實否 二
在賾稱賾之容德各自一德否 三
分者之容德分近分遠否 四

物自爲公抑循明悟爲公辯四　隨論七
闡性境與諸分別　一
公性所別於倫屬者兩說　二
依率基之說以答獨境之問　三
據模別之說以釋題問　四
舉拘境以答題問　五
脫境之性正謂公者　六
解博斐略前設三難　七

卷之三

公性就何德之用以驗於賾辯五隨論二

脫也者之義一

公者之脫何以成二

明悟所顯公性切爲公者三

公者之互視辯六隨論四

釋思成之有一

思有之類有幾二

互視顯在於何象三

公性當稱賾時爲公者否四

公者之析辯七　隨論三
析爲五者盡否　一
公者爲五屬類之宗否　二
公者之五類下視特一者爲最盡之類否
上視公者爲無隔之類否　三
公屬之特一者辯八　隨論四
特一者之義　一
屬公者之特一所須何　二
各公者所統之特一必宜多否　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各特一之性必有別於他特一否四

卷之四

五公之篇第二 論宗

宗解之當否辯一 隨論二

解義一

論二解爲限爲曲二

凡謂有者皆可爲宗爲類否辯二 隨論三

非有不可爲宗類一

思成之有宗類二

實有之宗類三
舉宗稱類之理如何辯三 隨論二
宗之稱類可謂全否一
就何立而稱爲宗所異於殊者否二
五公之篇第三 論類
悉類之兩解辯一 隨論二
先解一
後解二
宗之所向辯二 隨論二

類所受宗之向爲全對向否 一
不分一向宗之互別於類之向宗者否 二
論不分一者之性情辯三 隨論二
不分一之三義 一
駁前義 二

卷之五

五公之篇第四 論殊
解析之確否辯一 隨論三
駁解 一

駁析二
舉使別之總理三端之殊同名同義否三
專論甚切殊辯二 隨論二
所解當否一
殊也者可分形性之殊超形性之殊否二
五公之篇第五 論獨
獨析與解當否辯一 隨論三
論析一
論解二

謂也爲公者否 三
五公之篇第六 論依
依也者之義辯一 隨論三
駁前解以明其確 一
依與底之相宜須其兩現在否 二
實且內之依賴視所未依之底可謂公依
否 三
五公之篇第七 論五稱同異
第二三四五端之論待後刻

曾德昭

費奇規

同會

費樂德

值會

陽瑪諾

名理探五公稱卷之一

遠西耶穌會士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愛知學原始

愛知學者。西云斐錄瑣費亞。乃窮理諸學之總名。譯名。則知之嗜。譯義則言知也。古有國王問於大賢人曰。汝深於知。吾夙聞之。不知何種之學爲深。對曰。余非能知。惟愛知耳。後賢學務辟傲。故不敢用知者之名。而第取愛知爲名也。古稱大知者三

人。一索加德。一霸辣篤。一亞利斯多特勒。亞利學問尤深。後學宗焉。亞利者。馬測獨尼亞國人。生於天主未降生前三百八十一年。周安王二十年己亥距孔子歿後九十六年。天啟丁卯初受學於索加德索加德歿。又學於霸辣篤。在門二十年。聰穎無儔。霸辣篤獨讚爲明悟者。謂他弟子不乏明悟。然惟亞利則可謂全明悟者也。講堂中諸弟子在。亞利不在。視若空庭。諸弟子不在。亞利獨在。若高朋滿座焉。亞利名聲四訖。斐理薄王延爲歷山太子之

師。王常謂天主以太子賜我。其恩大。又以亞利賜我爲太子師。其恩尤大云。歷山深感亞利之教。常曰。我愛亞利。如我父然。蓋父與我以生。亞利與我以義理而生也。大日理達者。亞利誕生之鄉也。其城遇災而壞。歷山既立爲王。爲亞利故。新其城。比前更壯。歷山王已得修身理國之教。欲窮萬物之性。遣數人編遊天下。諮訪草木禽獸奇恠物類。所費金四十八萬有奇。亞利緣此益以盡知生者覺者之性。而發明之。亞利常在王所不離。後王更欲

大惠其教於四方。乃聽亞利闡教於外。亞利乃往亞德納大城。而立學焉。居十三年。一國高士皆受其訓。後欲更窮宇內名理。遠詣耦百亞島。及嘉爾際德城。復居數年。耦利波海潮晝夜進退七次。亞利欲究其故。殫力窮思。經年不勤。老而有疾。且亟猶懇切祈於造物主曰。萬所以然之最初所以然。幸憐而啓我。乃卒。亞利門徒甚多。所著書四百卷。今所存者。一百二十卷而已。物物之性。性性之理。無不備解。其設教。必務透明義理。有不明難解者。

待高才好學之士與習焉。其鈍且惰者。令專他業。不欲其枉消時日也。亞利因人識力有限。首作此書。引人開通明悟。辨是與非。辟諸迷謬以歸一眞之路。名曰絡日伽。此云推論名理。大旨在於推通。而先之十倫。以啓其門。博斐略又爲五公稱之論。以爲十倫先資矣。

藝之總義

古云性者天主所定生化諸物司所以然之公理也禽類生母也。人類則否。禽類初生皆具避害就利之資。皮毛當衣。角

爪禦敵。性生有之。故謂生母。若人之生。既無避冷就温之具。又無一物可以禦害。諸所藉賴。皆非性生。較諸鳥獸。所虧甚多也。亞利非此說以爲人性既各具有推理之明。則凡有生所須。種種自備。足以補其所無。天主非惟不薄於人。所賜靈才。更望我以通達萬理。以擬內元靈天主之象焉。惟是人之明悟。必須有所依傍。積而習之。使至於熟。若非積熟。便無序。便無味。便不能久。既積既熟。括而成藝。乃可蓄聚所知。若寶藏然。夫藝所以備靈性之作

用。不但明悟。亦兼愛德。使其五司百爲。合於節度。非藝。則諸凡作爲皆妄。故步路大云。無藝之作而能合其節度者。惟逆亞爾之一擲而已矣。逆亞爾者。古之畫工也。曾畫一馬。身態如活。欲加之以流沫。搨筆反復。終不如意。因而發怒。以筆投板。遂爾成沫焉。夫藝從何而肇。亞利云。凡藝繇經試而生。如曾試用某藥。治某病。得效。因推其理。凡有此病。皆當用此藥物。即此推論之用。留於明悟。漸積而熟。既已習熟。復加明悟推尋。積新習以滋厚其舊習。而藝乃漸備焉。以成。夫翔藝而集其大成。亦非一人之

年之所及矣。

藝也者。括有多許習熟。其所向必眞。必一。必致益於人者也。習熟者。依賴者也。作用所留之跡。是謂習熟。凡明悟愛欲內司諸德。皆有習熟。西云亞備度而習熟有三類焉。一明。一用。一外功。亞利但取外功之熟爲藝。顧所云眞者。一者致益乎人者。則兼明用外功三習之熟也。

何謂括多許之習熟。以明畸零之習熟不可謂藝。多括始可成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議正一串說彼爲婦而攸遂既昧三從之義無遂而并廢中饋又缺四德之功設嬭于中饋而又欲攸遂此可言婦才謂之敬夫而知禮未也故曰無才便是德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註曰順以巽者順從而卑巽乎九五之正應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註曰家人者主乎一家之人也惟此爻獨稱家人者三當一卦之中又介乎二陰之間有夫道焉蓋一家之主方敢嗃嗃也嗃嗃嚴大之聲嘻嘻歎聲婦

此解與本義不同如南華云室無空虛婦姑勃磎皆近乎人情之言

者兒婦也子者兒子也又曰九三過剛不中爲家人之主故有嗃嗃之象占者如是不免近于傷恩一時至于悔厲然家道嚴肅倫敘整齊故漸趨于吉夫曰嗃嗃者以齊家之嚴而言也若專以嗃嗃爲主而無惻怛聯屬之情使婦子不能堪而至有嘻歎悲怨之聲則一家乖離反失處家之節不惟悔厲而終至於吝矣因九二過剛故又戒占者以此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註曰節者竹節也不過之意

不成于威不過于嗟也處家之道當威嗟並行家人嗃嗃者威也未失處家之節也若主于威而無嗟使婦子不能容則反失處家之節矣六四富家大吉註曰巽爲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又曰六以柔順之體而居四得正下三爻乃一家之人皆所管攝者也初能閑家二位乎內而主中饋三位乎外而治家之嚴家豈不富而四又以巽順保其所有惟享其富而已豈不大吉是以有富家之象而占者大吉也顯義曰鄭說

委曲左右以成夫與子之德至于克溢楊說則如戴記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方說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則謹筦鑰善會計使家用饒裕亦婦人之事合而言之富家之說盡矣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註曰以柔順居八卦之正位故曰順在位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註曰假至也自古聖王未有不以修身齊家爲本者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有家即初之有家也然初之有家家道之始五之

有家家道之成大意謂初閑有家二主中饋三治家嚴四巽順以保其家故皆吉然不免有憂恤而後吉也若王者至于有家不恤而知其吉矣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臨于有家之上蓋身修家齊家正而天下治者也不憂而吉可知矣故其占如此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註曰交相愛者彼此交愛其德也五愛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乎五二愛五之剛健中正足以行乎二非如常人情欲之愛而已顯義曰古字假格通用

格有感格格去二義不止是至于其家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二以柔順中正應之是能正外以正內者所謂雝雝在宮平日孚格有家素矣吉鳥容恤又曰家道主于嚴君五尤屬父故特言齊家之要道閑與節不過正家之法嚴與威不過刑家之範非其本也其本在我愛人人還愛我滿門和氣斯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乃是家道正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註曰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樂勝則流寡威者也

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威如則整齊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者長久得吉也又曰上九以剛居上當家人之終故言正家長久之道不過此二者而已占者能誠信威嚴則終吉矣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註曰反身修身也如言有物行有恒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凡反身整肅之類皆是也如是則不惡而嚴一家之人有不威之畏矣可見齊家之道其要在于別男女其法

善于談易

使令僕役

在于閑與節嚴與威其情在于交相愛其本在于反身而修言行修身齊家之道不外于此矣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大學之釋齊家獨反結之見不修身者斷斷乎不能齊其家也若使令僕役亦教訓子孫之類也愚役智貧役富弱役强勢也而愚者明之貧者給之弱者庇之理也其治之教之也當如官師之于士民其撫之養之也當如

慈愛

和緩

父母之于子女使令之道首曰慈愛慈情無隔不通無難不克無遠不治無功不成故曰天上天下之力莫大于慈主也主之夔僕也當思生同父死同歸寓同地庇同天勢岐尊卑性情一也衣之食之疾病勞苦體悉之小過恕之視之宜同一體一體中股足雖賤可無耶如是未有不感恩者感恩圖報禽獸有之況人乎二曰和緩聲不必太厲言不必太疾色不必太猛勢不必太迫何也與其使僕畏也不若使僕夔有二

主于此一猛一和猛者發命如雷霆其僕懼而避之不得已而趨役焉和者發命如春風其僕喜而迓之功不旋踵成矣三曰教誨造作者先造器僕役活器也非家主琢磨之能成乎教必先以正道焉使之明于萬物本原生死大事始知趨善而避惡也使徒知畏主主不見何畏焉惟真知天上有明鑑其私且權其生死而報償主公將內外上下必有所畏以禁其念之邪亦有所望以奮其心之

責罰

天必忠善矣畏于
于主順于命直于心懇于情信于言勤于業潔
于跡內外如一順逆不改不知正道者反是主
人盡心而啓廸之必實益于其家矣四曰責罰
語云鞭朴不可弛于家刑罰不可廢于國蓋僕
役之無過難得有過而主不知是不明也知之
而不罰是不義也僕之体染于疾則治之僕之
心染于惡顧不治耶且一犯不懲次犯即起一
惡既立衆惡相牽如以環承環漸結成鍊矣又

防閑

如瘟疫鴆毒染害他人可不慎哉然責後有三戒焉心之怒言之厲刑之濫也而戒心爲首蓋心動怒時不能自主言將妄發刑將濫加矣一賢將笞其僕覺怒萌姑貸之曰怒止必笞汝故皆責而不至已甚焉仁義兼盡之主也五曰防閑主一而已僕役則衆能保人人忠時時勤處處慎乎首嚴內外之防凡番髻以上非有大故不許入內庭焉其所居止主人日觀察之如官之巡行焉以驗其謹肆勤惰而杜其弊端若毀

裁減

譽之言不可輕信也必審其實以膚受來愬應曰我不曾見駕言毀罵主翁者應曰我不曾聞則僕無所售其欺而我不爲所激矣六曰裁減主人好省事僕役喜多事勢宦之家尤易生弊惟多事則僕役亦勢宦矣假令一勢宦十人十勢宦百人則一處有百勢宦矣況兄弟子姪皆以勢宦行事僕役亦然氣焰薰人親友有受其傲慢者甚則魚肉鄉里主人不知利歸于僕而怨歛于已何爲乎故僕從不必太多太多不惟

害人且衣食于我者侈矣若有不衣不食而爲我僕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是我之役彼者奔走之微勞彼之役我者此身之名節柰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下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豈是有道氣象乎

維風說附造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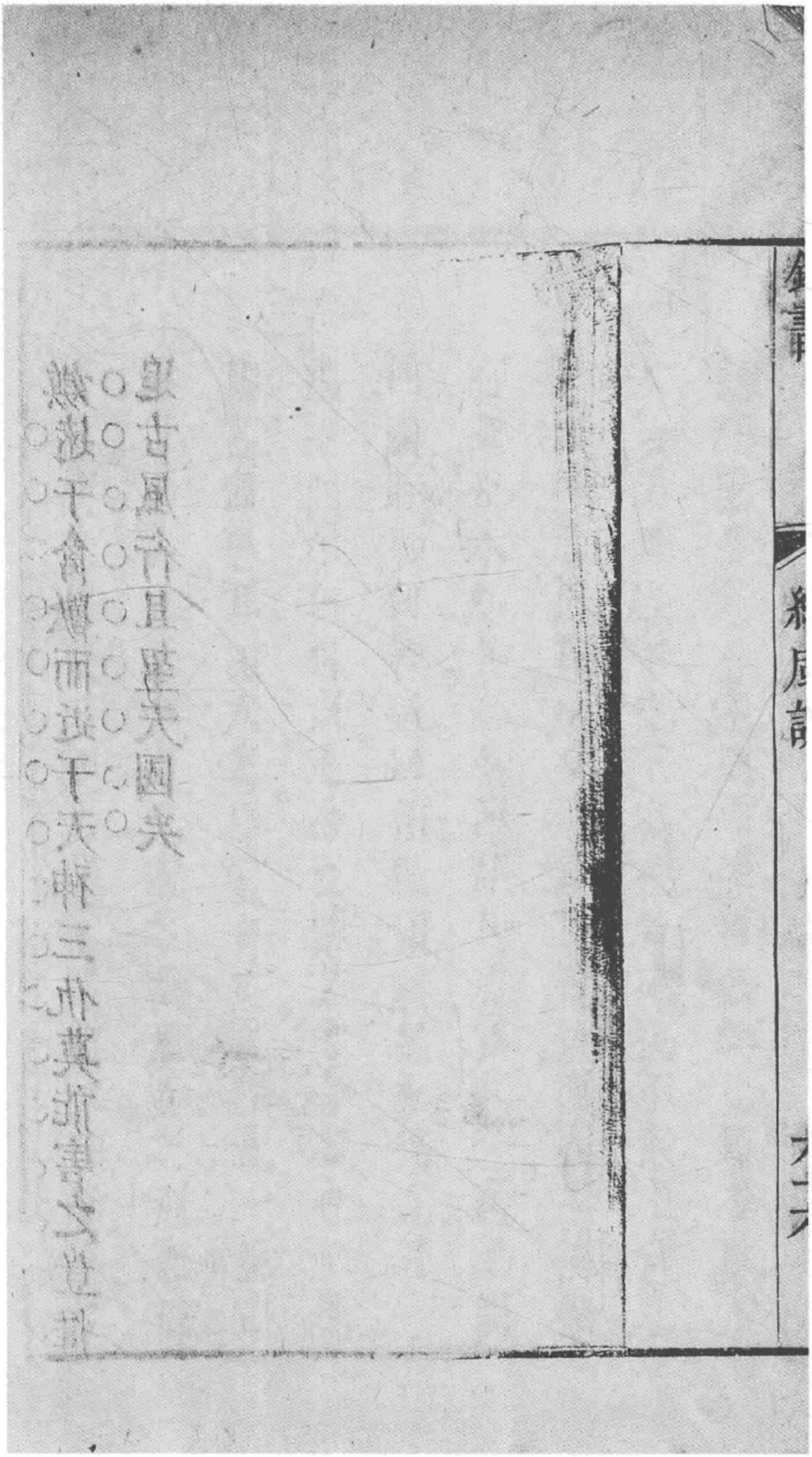
造物主分上中下三品上品曰天神中品曰人下品曰禽獸天神無慾人與禽獸皆有慾然人能制慾禽獸爲慾制無慾故無配偶制慾故無亂偶惟爲慾制遂至無定偶茲三品所繇分也是以聖人立教于五倫中曰夫婦有別蓋欲人近于天神遠于禽獸也凡爲人害者有三仇一曰魔鬼一曰肉身一曰風俗而于男女之際漸染最易禍害最巨凡肉身有外五司曰目曰耳曰

臭曰口曰體外之感誘惟目司最速故聖人論克己首曰非禮勿視蓋先于難克處用力也未世陋風婦女行路男子相聚而觀之衣冠之族恬不爲怪噫此與禽獸何遠也既同里閭半是姻黨聚觀何爲縱非禽獸之行亦禽獸之心矣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婦女途行者非也然文王之時江漢亦有游女此風亦難驟革男子聚觀是亦不可以已乎昔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季康子之叔祖母也相見不踰戶限況外人

乎故男女之禮不襍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濈裳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不通衣裳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聖人制禮何其嚴也呂新吾先生曰男女遠別雖父女母子兄妹弟姊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此深于禮者也漢金日磾夷狄也武帝時輸

黃門養馬。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日磾獨不敢上。奇之。即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詔封秺侯。西國王德默。有兩臣。未知其心。令傳語其后宮。其一還王問曰。爾眎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何。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但聞其言溫惠耳。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遽遣之。故男女之別。先戒其目。請革相聚而觀之陋風。以避瓜田李下之

嫌遠于禽獸而近于天神三仇莫能害之豈惟追古風行且望天國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解
天學真原
天學初函

各安生理

人赤身從母胎生出來一毫也無所携將來赤身入墓一毫也將不去即衣衾棺槨不過盡爲子之心一毫也不中用只是少不得每日三餐冬一裘夏一葛要知墮地各有衣食之分只要循理無不得生所以

聖祖說各安生理四字字字有味每見諸家解說讀書便是士的生理耕田便是農的生理造作器用便是工的生理買賣經營便是商賈的生理未

嘗不是却只說得外面一層不曾見到裏面一層此等話只好勸那游惰之民市井無藉之輩與那不安本分游談無根之人若對務四民之業者却不是如此說士農工商中儘有高人依著俗人之見那箇不想做大官營大利然豈無苦志螢窓文章命世白首無成者及至成名濟世安民者儘多間有肥家潤已之輩到究竟處與無成者一樣甚有殺其身而後已者那民間非分營利半由損人利已中來然或徒勞無功

喚醒痴人讀此不必看邯鄲夢傳奇矣

在登泰華絕頂俯視塵世如附羶之蟻撲燈之蛾嗟可嘆可憐

○天○愛人之心一意爲善吉祥自至任意習四民之業不愁養生之資不從天上落下來凡費力費心聰或倏得倏失亦有居積致富者只道一生穿吃不盡子孫享用不盡畢竟弄巧成拙破敗多端水火盜賊貪人敗子旱蝗疾疫皆散財之處防避一端一端陡起非人意料所及即身不見破敗之事而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請細數數十年中富貴之家子孫衰敗有因爲善而貧者平可見循理得生不循理不得生人若存敬

明智巧都用不著此是各安生理第一妙法若以非義之財養生猶以毒藥療飢也鮮不斃矣

宋張九成論語頌富而可求章曰富貴要之不可求求之無不反招尤何如且只從吾好他若來時不自由有鳥名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取食之蘭廷瑞詩曰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余不善治生愛信天兩字嘗自稱爲信天翁云又有人說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命運好不求自至命運不好枉費心機一似君平季主有前知之明福善禍淫爲不驗之語此說大不然且將命字一講命者

天命也如

朝廷命官俾之盡心教養遂民之生乎但使爾俸爾祿養其妻子乎如家長命僕俾之奔走使令代四體之役乎但使飽食以嬉煖衣以游乎夫

天心至公賞罰禍福至當均是人也而富貴貧賤不同

不卜筮而知吉凶此等議論上下數千年俱不出其範

必與其人善惡絲毫不爽故曰德者福之基也人有一分德即有一分福以報之所以前輩言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有福十分今日享用一分前面只有九分又享一分前面只有八分君子當深繹積善餘慶之說實爲趨吉避凶之事故富貴榮華非積善之家致他不來非積善之人亦消受不起古人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凡人不足是好消息有餘是惡消息蓋人在困窮之時百不如意驕心不起善念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愛人

自生夙夜勤勞富貴可致譬之于花含蘂乃將開時略放是正盛時爛漫是衰謝時若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故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是以君子有持盈守滿之道焉敬常存至公無我之心勿以自私自利爲事或富能周急或貴能薦賢未有周急而已貧者未有薦賢而已賤者便是長久生理若乃小民之善

知足

者謀生如蜜蜂然羣居花中不相妬也不爭奪也各急其所業不怠惰也各取其所美不損花也所釀之蜜以其半養生以其半供主不善者猶蜘蛛然日結網羅取衆蟲而食之大風壞網蜘蛛之不死者幸耳中人之心飢寒則思飽煖飽暖則思富足得十想百得百想千想萬即貴極富溢而貪求不已若要心安莫妙於知足古人云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大厦千間夜眠七尺休恨不如人人尚有不如你的墨子曰非無安

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人生奔忙○不過爲居食之資男女之欲試一諷詠此詩可以平多少躁心消多少妄想顏燭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杜少陵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蘇長公擷萊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

兩公號寓菴居士即此意

蔊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嘗遊松風亭足力疲乏之意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人若深領顏杜蘇三公之語真煩惱世界中一服清涼散也人生世間如在逆旅不是自已家中養生之物即不齊備何苦先儒有言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古人又說人生

所以富貴而爲不善者敗亡接踵當誦此兩語爲常弦之佩

一夢如邯鄲南柯富貴功名都是幻境此却不然人在夢中所爲都無功罪人圖富貴却不知造多少罪過一家飽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說到此處令人毛骨悚然陸放翁云世之貪夫谿壑無厭固不足責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大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于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唐荆川云今夫傭工乞丐之人徼倖得十數錢則買餚市酒

欣然大醉自以爲天下之樂莫踰于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佗佗以程錙銖日夜恒不足若以人之生于天地間種種嗜好無一之可少者不知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乃其住于世也則又有修有短卒無不腐爲野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而又何種種嗜好之足有哉惑亦甚矣若爲子孫謀豈不聞隘巷寒氷事乎其不應凍餓死者

京都帝國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諺云子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

天自有以處之昔徐勉不營產業家無蓄積門人故舊爲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履事吳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王文成云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

嘱也吁可戒哉況有徒費心機畢竟不得者昔人云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請言各安生理之大榜樣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孔夫子之生理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顏子之生理也食不重肉一狐裘三十年晏子之生理也成都八百桑薄田十五頃諸葛武侯之生理也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陶淵明之生理也蓋古今聖賢多處貧約者昔

二程受學周茂叔◎海冷尋孔顏樂處若無所樂◎豈能安貧或疑所樂何事通書蓋自解之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可愛至富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又曰君子以道克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愛無加焉爾其在任所寄鄉關故舊詩曰老子

富貴不可求而真樂可尋所謂求在我者也人自思之

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筯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羸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

其仕南昌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也范文正公嘗謂子弟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世人必以富貴爲福貧賤爲禍試想禍福如何爲真則苦樂二字盡之矣世人皇皇求福免禍者只爲求樂免苦耳有如人生畢世純樂無苦福莫大焉人生畢世純苦無樂禍莫大焉

顧苦樂何常貧賤苦富貴亦苦莫苦于神情之
抑鬱惟惡人無入而不苦也富貴樂貧賤亦樂
莫樂于神情之舒泰惟善人無入而不樂也善
人處富貴澹然泊然直因勢之便達吾之道要
以濟世安人爲快即處貧賤志不在溫飽也安
見貧志不在榮膴也安見賤惡人愈富愈憂貧
愈貴愈患失圖網人財費多少機心圖奪人位
傷多少天理食息窘窘縻一刻寧世俗方羨以
爲神仙中人彼其苦直不敢告人耳一但加以

貧賤煩惱彌甚惡人原自苦貧賤乃能苦之耳然後知禍福苦樂果不關富貴貧賤矣書稱日拙日休論語稱坦蕩蕩長戚戚此真樂真苦真禍真福也人請擇於斯二者吾友李小有長科刻紀訓存實云前輩某知縣嘗曰吾自某縣歸簡較囊貲白金僅五千耳黃金彩繒不及一千某司訓嘗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某縣所積俸資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觀知縣之意似以六千爲少而司訓以六百爲多矣知縣三子

爲多苦樂所由分也

苦樂

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知縣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婢供茶而已知縣日戚戚焉愁比其卒也葬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

司訓四子伯業醫仲掾藩司叔季讀書爲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懽司訓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爲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懽

乃已司訓無一日不開口咲也今其叔季三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爲生員家聲益駸駸未艾夫知縣之財十倍於司訓而司訓之受用顧十倍於知縣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黷貨謀身且不能終況爲子孫謀乎閩中有何鏡山先生初官禮部因建言林居三十載後

宗登極起用官至南京工部侍郎後贈尚書每罷官之日囊中不滿一金蓋棺之日家有白金二分

君子落得爲君子

而已閩人稱先生有伯夷之清而無其隘有柳下惠之和而無其不恭有伊尹之任而無去就之迹其子九雲中壬子鄉科一子九說以任子官戶部郎中不曾見受了飢餓當今之世豈敢盡以伯夷望人但只本分隨緣時時受用人人有三公之貴萬金之富但貪者不覺耳洞庭山一舉人屢試不第遂效壟斷之徒雞鳴至日夕執籌數緡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筭入骨髓周卹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

小人枉了爲小人

矣錢神作祟盜斯刼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中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一空盜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以所得之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颻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時値嚴冬凍餒之劇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夫其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存之亦不知其何所

天道人事

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蓋血氣之倫皆有爭心世間之財只有此數我擁其有餘必有受其不足者故曰富者民之怨也澹利生孽乃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可見各安生理即中庸所謂言素位而行然不是容易到得的須有正己反求一段工夫然後可以不陵不援不怨不尤無

凡道學經濟須身心體驗乃能言之津津有味要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

入而不自得耳若論衣食之源畢竟要注意農桑金銀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試觀兵荒之際人死爲何便知重農貴粟爲第一義當今之世開墾荒田修舉水利是做不盡的工夫古人制字力田爲男同田爲富可見務農者治家之本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漢治近古帝親耕后親桑詔曰農事傷飢之本也女紅害寒之原也

國初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而人情偷安殊不盡然豈其土有不宜乎豳風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豳宜桑也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是鄭宜桑也車鄰之詩曰阪有桑是秦宜桑也坏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衛宜桑也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是周宜桑也禹貢兖州桑土既蠶是魯宜桑也管子五粟之土其麇其桑是齊宜桑

也荆州厥篚玄纁是楚宜桑也十畝之詩曰桑者閑閑是魏宜桑也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是蜀宜桑也揚羽之詩曰集於苞桑是晉宜桑也猶之農夫之于五穀無地不宜奈何取給外方或種木棉而不能紡織今四方道梗布帛翔貴何不早爲之計哉此外乃及商賈手藝諸術惟醫可學然須多讀書有傳授方可治人其餘玄釋二氏星相堪輿俱是悖戒人之事切勿習之總之人生不可游閒所謂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若各有一事便無工夫想別事閒坐閒行邪人勾引便要生出邪事來陶侃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蓋恐過于優游耳嘗語人曰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至投蒲博之具于江中是吾人所當法也古人國奢示儉今俗奢極矣宜以儉救之自飲食衣服屋宇車馬以至冠婚喪祭宴會往來之禮務從儉約敦崇古道力挽驕奢可以養德焉澹泊寧靜神清體健可以養壽焉無求于

人無愧于已可以養氣焉汪信民嘗言人常唆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至于窮人寧爲奴僕莫作優伶寧爲乞丐莫作盜賊盖奴僕乞丐未嘗不可作好人存好心亦各安生理之事也

毋作非爲

學向

天卽敬

天之學一向人卽愛人之說如孝順尊敬和睦教訓四事是也一向已修治身心爲學之本而敬天愛人一以貫之各安生理亦修已廉靜之一端至爲聖爲賢只須毋作非爲之一語此

高皇帝教人爲善四字訣也孔夫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非爲惡也人不爲善卽爲惡不爲惡卽

爲善蓋物之相反者一無一必有假如無光必有闇無闇必有光凡相敵者必不相容故也善惡等級相懸如天距地難以比例朱子云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立地便至他日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司馬公曰去惡從善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兩說皆是也由前而言是爲善之難言造詣到聖賢地位由後而言是去惡之易言初學下手工夫今自源達委由粗入精而言之蓋

天道

天生萬民即將敬

天愛人兩念銘刻人心是性中有善所以近于天神而別于禽獸者也與以自主之權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然後善有功惡有罪而禍福隨焉性中有三司曰司記司明司愛司明尚真實司愛尚美善爲萬行本源司愛有二心焉向理者近于天神者也向欲者近于禽獸者也觀人于一時一事舉兩相拂戾之心可見然向理之心有權有力如大君端拱堂皇爲臣工主隨時隨事得

以自由故曰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奮發有爲未有不能自主者此毋作非爲之大把柄也

○天生出聖賢教人如孔子之門顏淵是第一大賢夫子教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大意只是克己由己又如曾子之慎獨子夏之戰勝孟子之強恕可見聖賢亦由勉強而到自然非

○天生成者五經四書自危微精一傳來操存省治之功致知力行之要細心體貼到自己身上無惑于

聖學

先入之俗言勿參以後儒之意見勿溺于二氏之邪說那一句不是家常話從之則吉違之則凶後儒主靜居敬之說雖未見大頭顯然其談學也如飢食渴飲必躬行實踐焉舍短取長皆吾師也我

國注

太祖皇帝代天教民千言萬語都是毋作非爲之語因人不遵守不得已作

大明律定笞杖徒流絞斬之罪以至十惡大罪凌遲

處死都是刑罰作非爲之人試看枷的杖的問徒問軍累死他鄉的擬絞擬斬拖屍牢洞的分身法場的皆因一念之差到犯出來官府也顧惜不得父母兄弟妻子也拯救不得只落得垂首喪氣甘受刑法而後已若是自恃強梁結黨聚衆謀反作逆之人却有甲兵作刑罰且看十年以來流寇幾徧天下那一個不就誅戮雖然遲速不同到底難免所以君子懷刑之心與懷德並言因人易陷非爲故也但隱顯大小不同

天道

人人難免其罪重之人聖賢之所不能化國法之所未及加所以天使寇盜飢荒瘟疫殺之難以數計論

上天愛人之心處之覺重論人人悖天之罪處之猶輕人人各有良心捫心自想有罪無罪當自知之不受

朝廷刑罰不被寇盜殺死飢荒餓死瘟疫病死便是上天莫大之恩從此毋作非爲尚未遲也人到四五十歲年紀大閱歷多請細數從來所見所聞某人

清議

天報以福子孫昌盛某人被
天誅某人遭刑憲或身死財散或子孫零替或滅絕無
後善惡禍福斷然不爽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瞞
得過誰也有大奸巨惡若漏網之魚却不知惡
人受罰乃其大幸惡人得福將來有無窮之殃
眼前則受害者讐之受欺者怨之旁觀者訕誚
之正人君子踈遠之其大有關繫者紀名史冊
遺臭萬年即爲惡之人天理亦未必盡絕良心

善某人惡某人似惡而善某人似善而惡某人

良心

亦未必盡死閒中無事時夜半睡醒時也有一隙之明覺自己所爲不是而利欲昏心機關弄熟善心旋起旋滅或每日憂愁夢魂驚懼圖邪樂以強安其心直至于下地獄而後已可見

天道聖學

國法清議良心都是合一的然非爲之事須要辨明前說敬

天愛人反之者即悖

天害人也此罪又分三等或念或言或行每支又細分

金鏃度人

論語君子有三戒即貪淫殺三事

之世人幾於一念一慾一言一尤一動一疵矣今且粗爲指點所當行者已盡於前五言中不行有罪所當戒者大端有三貪淫殺是也殺人不止以挺與刃凡一念害人一言傷人皆與殺人同罪而主謀殺人與造言殺人者較挺刃尤甚焉或投身水火自經溝瀆或見無罪將死之人而不救生子女不育而溺死皆殺人類也淫字不止桑間濮上狎邪青樓凡正配之外皆是苟合蓋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獨得有二女乎

防淫者不獨身不爲邪事即目亦不睹邪書口亦不道邪言耳亦不聞邪聲而于邪念尤慎焉此念有三級初不過一念之微次則欣喜之次則實願之矣防之者或禁于初起時或禁于欣喜時或禁于實願時總欲于心致嚴焉而禁于初起者爲有功貪字尤是世人通病克類而言人人有罪大槩論之凡欺人之不知而取者竊盜也強人以不得不與者強盜也此外有罪宗七端由愛榮名而生驕傲由愛財物而生慳吝

克己之私猶勝賊然須得其窟穴所在然後可奏廓清剪除之功

由愛身體而生迷食迷色與懈惰于善所愛未得則生忿怒若未得而他人得之則生嫉妬是爲七端萬罪之根萬禍之胎也凡人罪入於心而不速悔者即如有一重物壓人下墜使陷於他罪蓋罪與罪接如患招患前罪開後罪之釁而後罪即前罪之刑也試自體察假如傲罪不克則生榮位過人之念見人踰已則生妬心妬必易怒所妬之人因而生忿忿則輒欲加害不得則生憂心憂於內必求樂於外故生財物之

貪有財物則豐食華衣而迷於逸樂逸樂通於色慾色慾在心則萬德頓敗諸惡羣入矣故曰罪罪相接猶鐵鍊相牽犯一罪必不止於一罪矣克七罪有七德傲如猛獅以謙伏之妬如濤起以恕平之慳如握固以惠解之忿如火熾以忍熄之迷飲食如罄受以節塞之迷色慾如水溢以貞防之怠如駑疲以勤策之有七克一書其中微言奧義即未深領其旨者皆喜讀其書焉在先儒論之只是理欲消長二端朱子曰人

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脚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呂新吾先生作理欲生長極至之圖其半右旋自浮雜煩躁苟且邪動昏迷縱肆回光至于亡人其半左旋自沈靜虛明善念培養擴充堅定渾融至于聖人蓋爲惡之人念頭之始浮泛紛紜亂想胡思略無張主次則心一散亂自

不清寧不知簡黠不受拘束遇正經事偏不耐煩次則不論物理人情不揣心頭體面一切簡略粗疎昏忘差錯任他人怨咲而莫之顧次則邪事偏歡邪人偏愛自家管不住自家身心愧悔雖切改圖實難次則惡路日熟良心日蔽如晦夜濃雲海潮重霧全無愧悔之意深疾規諫之言次則恣意任情毫無忌憚如中風狂人脫韁奔馬何所不爲何所不至次則如燈將滅而光一乍大從此添油尚可返焰良心將死亦有

猛然覺悟時此是人鬼關生死只爭一線次則衆叛親離人亡家敗到来追悔萬萬無及矣爲善之人初則方寸之中浮沉鬧息淡無嗜好沉靜則内慾不萌外誘不入胸中自無障礙虚明則所發無不善念頭觸處都是天理善念初生柔脆微耎持此應物好生將息無令物欲摧折次則擴充之自一念至萬念一分至萬分務令圓滿盡足無少欠缺萬善既備于已須要執持堅定九死百折萬感千觸勿令搖撼得動是謂

開關啓鑰

天何謂立志基不立無以成堂構之功志不立何以到

堅定工夫到此苦心極力之態務令盡消渣滓圭角之跡必須都化是謂渾融地位到此不著色相不落思爲義精仁熟道成德至矣可見爲舜爲蹠不過從一念而起雖善人未嘗無欲念雖不善人未嘗無理念但省察克治存養擴充善人能之不善人不能直至舜蹠相去萬里耳

吾人下手工夫首要立志次要虛心次要知恥次要追悔次要改過遷善其本則由于敬

聖賢之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邵子曰遠舉必至之謂志朱子曰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蓋夫子十五志學時即志于爲聖人譬如志于農者必不爲商志于商者必不爲士志于青衿必不鄉甲志于富貴功名必不道德蓋有有其志而無其功者矣未有無其志而有其功者也何謂虛心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

所以格物致知惟說之切

朱子貨知恥

羲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于耳畢熟于口畢記于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又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巳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呂東萊言凡見人一行一善皆當學之由此推之六經之表四海之外道理無窮吾惟是之求耳萬事萬物因其當然推及其所以然更因各所以然推及一總所以然辨別指歸此學者之要務也何謂知恥孔子論士以行巳有恥爲先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周子曰人之生

追悔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古人所謂不愧衾影不愧屋漏皆知恥之說也趙閱道司馬君實所爲無一不可與知與人言者果能之乎不能則當發愧心思從前所作可羞可惡眞有不能自容者然後可以改圖也蓋人之別于禽獸者只是羞惡之良使無恥而可將爲禽獸而可乎何謂追悔悔者補神之藥刈惡之刃諸德之率眞福之根也人或爲慾所昏爲魔所誘爲俗所染而此心既明自恨自

學者能
劾其一
二否

天心焉可以彌禍患焉可以增道力焉可以補積愆焉
責不能自恕何難改難改之惑克難克之習勝
難勝之力哉昔人有言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矜
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悔字一悔可以回
余嘗曰愧爲作聖之基悔是升天之路非虛言
也西儒有滌罪正規紀前代責身贖罪者中多
奇苦極痛人所不堪有終夜露處默禱誦經倦
眼下垂輒自怒罵令醒覺者有昂首向
天吁嗟嘆泣懇赦已罪者有身被棕衣恒叩首搥胷自

天降災患或求久病或求肓聾瘖或求被刑憲或求死後棄溝壑不堪受埋葬之惠者憂愁痛責以責者有致恭長跪流涕濕地或痛哭如喪父母者有痛恨已罪心中難忍如獅之吼者有尋思義理心中凝結如將死不省人事者有長跪曝身烈日者有俛首流涕于飢餐渴飲之際和淚而吞者有氣喘舌出甘受極渴以苦其身飢止粒食渴止滴飲見食則避云已無功應不得食者有求

改過

天憐宥如此我等衆人一日之間身心不知犯罪幾許至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與死者無異吁諸有道聖人盛德無涯僅一二罪過猶不敢自寧甘受慘苦補贖其罪仰乃晏然不加省悔終罹地獄永殃是何心哉改過之事人各不同成湯之改過不吝孔夫子之欲無大過是爲聖人之改過顏淵之知不復爲蘧伯玉之欲寡未能子路之告過則喜李延平變豪邁爲朴野呂東萊化褊急爲平恕是爲賢

人之改過薛惟吉因太宗之問而盡革故態張延符因其父之言而翻然易操是爲衆人之改過周處因父老不樂而終爲忠臣孝子賈淑因林宗受吊而終成善士戴淵因陸機定交而仕至征西將軍是爲惡人之改過表了凡先生論改過處言多懇切以爲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明則千百年負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沉淪獄報不勝其苦務要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既改之後從

危矣哉

深造自得之言

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又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從事改者強制于外病根終在東臧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于我何與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杰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

不得皆已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欣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于種種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

陽當空魍魎潛消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改過之後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杳而觸念皆通或遇寃讐而回嗔作喜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施惠而人反怨或見君子而赧然或

遷善

聞正論而不樂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改圖而克已最要者莫先于驕妬兩心饕色二欲力制四者如射馬擒王衆欲自爾退聽學問自此積累而上達之基立矣昔象山論懲忿窒慾曰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故改過遷善二者相因道理淵深廣博海墨爲書言之不盡今畧述一二袁了凡先生論積善之方曰善有眞有假有端有曲有

眞假 端曲

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眞假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巳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迹者假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于謹愿之士

天道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

雖一鄉皆好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

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簡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

陰陽

陽善亦享世福但不過真福之影耳是非

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于諸侯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

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

半滿

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不復贖人于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譬如以財

大小難易

濟人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德一文可以消罪倘此心別有所爲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明明德于天下爲大明明德于一身爲小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必如西江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脩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

與人爲善

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乎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第一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以舜

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

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已之長而蓋人勿以已之善而形人勿以已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録翻然舍已而從之且爲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第二愛敬存心君

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絶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人有親疏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大學一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第三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

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奬借或爲之維持或爲自其誣而分其誦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士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誦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第四勸

勸人爲善

救人危急

興建大利

人爲善生人爲類孰無良心世路悠悠最易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文公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第五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第六興建大利

捨財作福

護持正法

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第七捨財作福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强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第八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萬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但所

敬重尊上

謂上報佛恩則偏見也第九敬重尊上大抵忠孝之語第十斐惜物命亦是惻隱之心但未免爲佛門所惑耳中有玉石兼收珠礫相混者儻爲汰之西儒之論善德曰德者積善于心而表諸身從而稱善者也人之神未書之素冊焉耳既書乃有字既積乃有德矣神至形使之運動德主神使之善運動也人有德于心乃易行善于外焉善以全名者也十分善乃爲善惡以缺名者也一分惡即爲惡矣善寧也惡膽也膽之

向 繭絲牛毛不足以喻其細也

節

造物主

少許可以苦蜜之多許蜜之多許不足以甘膽之少許也定善惡所由多端而約之以三一曰係所向之事物焉人之動行未有無所向者所向爲正善向之之動謂善矣所向爲邪惡向之之動爲惡矣何以知事物之善惡也以所命之正理度之正善順命合理邪惡反是一曰動行之善係于節節者事物之外勢也約以七端焉一曰何人如濟人則思爲富耶貧耶友耶讐耶二曰何物如施于人則思衣耶金耶多

爲

耶寡耶三曰何地如或施或殺思其暗處耶明處耶朝中耶市中耶四曰何器如救人則思以身耶財耶五曰何故如殺人則思復讐耶護國耶六曰如何如救人則思其喜施耶勉强耶七曰何時如施人則思平時耶飢歲耶已有時耶已乏時耶合節者善違節者惡進而求之甚細矣一曰動行之善惡係于爲如廣施普濟竊圖善轂所行雖合理是以醜意穢善行也故以意之邪正爲本焉若意善事惡終不爲善如行盜

養親是也[illegible]犯理以救萬民且不可況踰大閑乎以此推之所爲滋高行滋粹所爲滋陋行行茲賤故君子起意必慎也又曰有德之中庸焉有德之生息焉有德之區品焉有德之相須焉擇有中庸者繇乎知德者也德之中有二一德左右有相背之慝勇毅居懼狂二慝之中好施居吝奢二慝之中也一德向之物欲合理節理節中也物之中庸或有定或不定焉如六爲二與十之中數者以隔于十隔于二等四故也此一定

生息

之中也有無定分數隨人隨時隨事而擇居之者不定之中也前中乃自定之中後中乃理定之中德以治心治情使合理節而稱善者也所貴之中後中也德之生息者言德如穀種同人性生息而成于學習者也行德之時須前行之遺跡矣之是以君子貴習焉倘德未成就有惡積于中致力克之而貽之美種培之養之既堅既好不能動而壞之矣德之區品者知與行也

區品

前所謂司明尚真實司夔向美善者二司盡職

相須

而德成矣是故德之宗品惟二一靈德一習德
靈德智也其支有二一使人知以知一使人知
以行習德者使人習之而不肖者改爲賢無正
邪善惡之相容也其支有三一廉一毅一義故
談德者定宗德四品焉人之形非得土水氣火
四行之資不能養人之神非得智廉毅義四德
之資不能成也所謂德之相須者四德相和而
成功則從和之幾何推各德之厚薄淺深焉其
治情也有三品三時三品者始修德諸情猶悍

持之不使其侈也繼進德諸情猶不盡和更據德諸情盡和無逆矣三時者幼壯老也幼情猛不能相須相從焉壯老情和宗德相須相從矣德之適中合節俱賴智之明炤引之故在四品中爲宗之宗焉然智之立功亦必須於他德如向或明識所從避至溺人欲而昏焉非他德克之功不成矣是宗德未有不相資以成者然人情雖不盡和無妨也葢德以情爲美質焉故曰君子小人非因無情與有情也惟係治情之和

人知治身病而不知治心病也哀哉

不和耳如絶情于心不淪人于槁木也哉未一段與宋儒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同意有修身西學十卷較之先儒加細焉可見古今聖賢之書即是治人心性之藥方句句說著吾人病痛讀之而生歡喜心如病人喜聞藥香便有起死回生之日若讀之而愀然不樂如病人知針砭疼痛尚是好消息不至十分痿痺若讀之與自已絶不相關如諱疾忌醫不可救藥矣然人所讀之書所作之事有以邪爲正以惡爲善者如異

端邪術神佛經呪自謂至妙之方不知是至毒之藥修齋設醮媚神祈福自謂極大之功不知乃莫大之罪也夫至尊惟天所以孔夫子說知我其天獲罪于天又說知天畏天皆敬天之說也三代以上五經所載聖賢敬

天之學不可殫述如詩云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可謂深切著明矣我
太祖高皇帝寶訓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乘其
隙命吳沉等編精誠録大要有三曰敬
天曰忠君曰孝親可見人不敬
天爲臣必不忠爲子必不孝非不忠不孝也不能純忠

純孝也君爲

天之元子吾人亦

天之衆子敬

天愛人人人有責恐庸衆未必盡解有俗語四條一曰

天有心記不錯善是善惡是惡常把心摸一摸凡百事

要斟酌二曰

天有口不說話喜不笑怒不罵善不欺惡不怕沒要緊

莫爲罷三曰

天有眼認得人假是假眞是眞你爲惡他不嗔遠在子

天有耳聽得見任你言他不厭說話的討方便惱了他近在身四日無人勸字字真切雅俗共解今人疾病患難未嘗不呼

天也或曰

天命或曰

天心或曰

天理或曰

天報或曰

天帝惟一

深心講究

天罰可見性中帶來非由勉强問之亦曰吾敬

天不知至尊不可有二上至道不宜有二理人心不可

有二向而積習迷之不肯深心講究或所信從

反以神佛加之上是得謂之敬乎故學者要務第一須知

天帝惟一自形體而言謂之

天自主宰而言謂之

帝至尊無二全知全能爲萬善萬福之原本人間善惡

禍福皆

此平心之言非驚世駭俗之論也

天主之無有在其上者亦無與之齊者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萬聖之學之德與

天比例猶有之與無更復倍此天地萬物聖人倍之又倍以至無筭其爲比例亦復如是世衰教廢本原漸迷或曰天者理而已矣或曰天在吾心或以天地並尊或以五帝相混以至玉皇上帝玄天上帝爲仙爲佛爲神種種不一皆邪說之惑人耳傳曰一國三公吾誰與從譬吳楚僭王而周天子若弁髦然人心禍亂較洪水夷狄禽獸

神鬼正義

更烈矣地在天中雖有載物養物之功然較之日月星辰之天其小無筭況可與主宰並乎遡其本原由泰誓言天地萬民父母先儒疑其書晚出或非當時本文即此一言足証後世之譌矣其次須知神鬼正義神鬼者無形無色靈明之全體也受造于天而共戴一尊如朝廷之有百官受命于天而各司一事如官職之有九品但能爲人代達于天斷無自主與人禍福之權其善者自初造時永定于

賈生宣室之對恐未透徹至此

靈性不滅

善而享天堂之福是爲天神其惡者自初造時相引于邪而受地獄之罰是爲魔鬼凡言造化之迹二氣良能皆未得神鬼之情狀者也若云人死而靈魂變神變鬼者亦非也葢人兼靈魂肉軀而成與神鬼之性大相懸絕凡訛傳某人爲神某人爲鬼皆魔鬼爲祟耳阮宣子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可謂名言詳見神鬼正紀中其次須知靈性不滅凡人形體受之父母而性則

中庸開章第一義今日乃有正解

天特畀之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天之生物或能生長而無知覺草木是也或有知覺而無靈性禽獸是也若能生長有知覺又有靈性獨人耳不論聖賢凡夫靈性永存不滅敬

天愛人則爲善而受永福悖

天害人則爲惡而受永殃故

上帝爲無始無終萬物爲有始有終神鬼與人爲有始無終自輪迴之說中于人心人至不敢殺禽獸而反敢于殺人甚矣邪說之害人也或乃謂形

死候當備

伊川譏佛氏除却生死更說甚道此不足辨佛氏也生死原是人生大事政恐佛氏未足了生死耳

既朽滅神亦飄散人與禽獸何以異乎其矣須知死候當備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又無定候孔子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生順而死安也可見不聞道不可死死必受諸苦惱矣孟子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備死之說也而死之期在朝未必能至夕在夕未必能至朝危矣哉故少者當備死候焉何也死候面攻老耋背攻幼稚也老者當備死候焉何也幼者早死爲常見常聞而老者久生則未見未聞也然死候何

審判

以當備以審判故凡生前所思所言所行皆于死後受鞫焉

地獄天堂

天監在上錙銖不爽可不懼哉而審判何以當懼以有地獄天堂故昔人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然君子二字談何容易九分之善未爲善一分之惡即爲惡自非克己之密常常簡點妄欲離地獄而升天堂猶操豚蹄而望歲矣然地獄必不可入而天堂必不可不升蓋人間萬苦較之地獄猶畫火與眞火

也嘗觀小人受刑四顧無救猶復呼天搶地況地獄永苦何以堪之至若天堂美好無可形容不可謂世間之樂無所不有但可言世間之苦大槩全無耳或曰天堂地獄儒者不言所謂文王在上者謂何文王在天桀紂操莽必居地獄可以類推也嗚呼富貴而至三公壽考而至百歲人生受享如是止矣身塡溝壑肉飽鳥鳶人間凶禍如是止矣豈知身後賞罰有千萬此而無筭者哉人止一生必有死一脚失錯萬悔

此書傳布千萬本勝于興師動衆遠矣

○上帝獨不然乎或疑視天夢夢人世禍福閒或倒置不知惟其倒置所以必有身後之報也不然君子之戒愼恐懼者何故彼小人縱肆惟誤認死後無知與輪迴謬說耳如近日流寇徧地彼以爲且顧目前即鋒刃交頸死則已矣或妄想轉生使其知地獄無限之苦各有差等罪重刑亦重未必縱橫至斯極也已

難追人不深思故不深信夫世主治國且有賞罰二端以勸懲善惡皇矣

細心窮理

天平類學者姑置舊聞細心窮理理者人之公師也胡

敬齋先生曰窮理非一端讀書得之最多講論得之最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而世人不肯降心相從則三讐害之耳何謂三讐一肉身一風俗一邪魔凡靈性所愛者理也肉身所愛者慾也故曰心爲形役乃獸乃禽風俗移人衆人入其中而不覺邪魔誘人賢者陷其阱而不知又有廣三讐說焉凡人意見用事便于

三讐

廣三讐

已則是不便于已則非是肉身之類也陸象山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即古今相傳以爲正論于天理人情未必合宜是風俗之類也蓋初不過一人之意見而實反于

造物主之正命雖强行之拂人本性若說諂面諛之人惟人意所向而導之邪僻是邪魔之類也蓋朋友一倫列于人倫而又紀綱人倫者也朋友道絶無觀感講習之益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

似是而非

縱慾小人方且誦其美逢其惡虛美薰心實禍蔽塞矣是以善人少而惡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而大道之理甚深談道之名甚美遂有似是而非一途迷學者之向往矣嗟乎生死大事非以是博名高立門戶較長短角勝負也願與學道者共商之敬

信

天之學信之一字功之首也萬善之根也必信天上有大主宰爲吾人大父母細想吾身從何而生吾性從何而賦今日宜作何昭事他日作何歸復眞眞實

鐸書大意盡此

數語

上帝臨汝書曰惟實及時勉圖詩云

上帝不常非小心翼翼對越在天即行善俱歸無用凡爲惡者至人所不知而始大爲善者至人所不知而始眞故曰勿求人知而求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不然即使謙恭慈愛博長者之名輕財喜施取好義之譽借交急困成任俠之品忍辱含詬邁容人之度清廉寡欲振絕俗之標多聞善辯稱博洽之士擇言而發規行矩

登峰造極之論

步自儗聖賢之倫澤在斯民聲施後世然察其隱衷或別有所爲未聞若人可了生死升天堂免地獄者也葢造物主聰明神聖至明至公察人善惡表裏纖悉畢見豈若世人肉目可以僞售哉即如聖諭六條須自朝廷而命之子吾人宣講力行必須爲天爲

天

夔人非是難事道如康莊人人可由故曰人皆可以朝廷功乃更大耳然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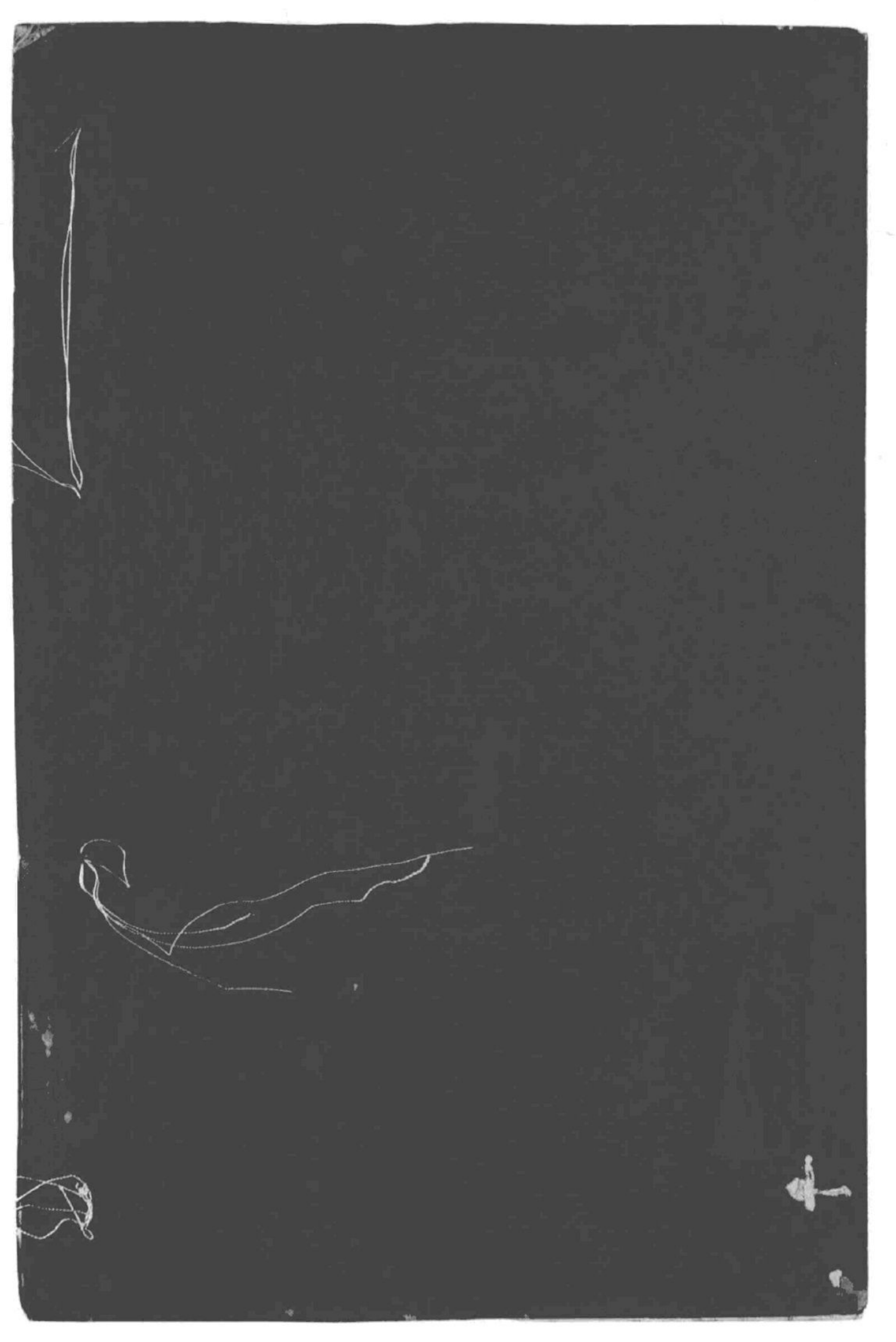
爲堯舜又曰滿街都是聖人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以至疲癃殘疾之人皆可入道惟自以爲是者拒人千里外耳余尚有敬

天

解一篇詳言

學願就正海內魁悟長者已前所言猶第二義也

134



益聞錄

（第三十一號至第五十五號）

〔清〕李杕主編

提要

《益聞錄》（第三十一號至第八十一號），清李杕主編，上海徐家匯益聞報館發行。光緒六年（1880）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1.1–2。

本刊為法國天主教會在華創辦之中文刊物。主編李杕（1840—1911），原名李浩然，字問輿、問漁，教名老楞佐。上海人。神哲學博士。清同治元年（1862）入耶穌會，後輾轉上海松江、南匯及安徽等地傳教。曾發起創辦震旦大學，並擔任校長。有《聖心月新編》、《教皇洪序》、《宗徒大事錄》等各類著作數十種。本刊之創刊號出版於清光緒五年（1879）二月二十四日，起初為半月刊，後改為週刊，又改為每週二期。至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與《格致新報》合併為《格致益聞匯報》時止，共發行一千七百六十一號。據創刊號所載之李杕《弁言》，本刊之所以以『益聞』為名，是取法司馬遷《史記》，希望『讀是書者，益於性命，益於邦家，推之萬事萬理，無不於此有大賴焉』。所登載的內容主要包括上諭、新聞、傳記、文啓、遊記、小說、詩歌、天文、輿地、算數等，以及有關宗教、文學、科技、時事等方面的論說。其中天主教方面的內容常居於首位，其形式多以辯教、傳記為主。辯教方面，有《論儒教》、《風水論》、《道教本旨辯》、《魂不用紙錢論》等。傳記方面，有《利瑪竇先生行跡》、《耶

穌傳》等。此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內容也較豐富。如輿地方面，有《直隸考略》等中國諸省考略，《朝鮮考略》等世界地理考略，以及中外地圖等。物理學方面，有《論聲音傳佈》、《論熱氣折射》等聲、光、電、力學專論。教育方面，有《論中國創興師範學堂事》、《創設女學論》等。總的來看，作為天主教在華首份中文刊物，本刊一方面擴大了天主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為傳播西方科學技術作出了貢獻，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頗具特色與價值。

梵蒂岡所藏本刊存五十期，自清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80年1月4日）第三十一號始，至清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0年12月25日）第八十一號止。其中第十五至十八頁之次序原誤為第十五、十八、十七、十六頁，第六十四頁原誤置於第六十五頁後，第一百九十三頁原誤置於第一百九十四頁後，今均調整。又第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四頁原脫，然按其內容，似並無缺失，今姑仍其舊。據《1833—1949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國內收藏此刊者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湖南省中山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等十家，但所收多不完整，其中藏有第三十一號至第八十一號者僅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三家，故梵蒂岡藏本數量雖少，仍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謝輝）

R.g. Oriente 291
m 1
Tom 2 (1)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初四日　第三十一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杭州將軍出缺
盜賊尋仇
鬻女飛白
西人助賑
廢王歸隱
富強著效
魂不用紙錢論
無頭人命
盜入官衙
英習華學
拯救貧民
俄國近事
秋日感懷
續錄利瑪竇先生行跡
嗜賭亡身
武弁通盜
杖說
巴使來華
阿國近聞
浙江考略
算學制科論
訛傳停當
中授德將
長江撞船
運物賽會
西人多壽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本埠零售每張計錢十文此白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魂不用紙錢論

嘗攷宋歐陽文忠公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以爲紙錢始自五代不知非也事林廣記及困學記聞皆謂漢以來已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唐臨冥報錄曾三異同話錄謂唐以來始有之名曰寓錢言其寓形於紙也法苑珠林則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辯證則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二說雖不同而封氏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以至士庶無不用之者夫封演爲唐德宗時人去六朝未遠所見必非無據則紙錢始於魏晉無疑矣異哉自世人心無定主易爲浮俗所動遇事往往不求其本不推其理一人信之舉世和之紙錢之製迄於今且千百年相習成風靡靡一轍亦足悲已夫人生斯世飢而食寒而衣居必蔽雨風疾必求醫藥大英雄半爲孔方所制巧媳婦難爲無米之炊是以謀財覓利之徒窮年累世夢寐難寧蠅頭之細必逐銅臭之譏勿恤此猶有說也若夫一朝瞑目魂魄相離六尺昂藏之體三寸不爛之舌坏土崇封同歸於盡既無飲食起居之靡費又無娛悅耳目之花消亦焉用此潤屋鉅資粲身貨殖而與人世爭爲錢奴哉如謂冥途之交易無異於陽世之貿遷則必青鈇白撰榆莢五銖之類而後可豈以楮爲錢焚化成灰便可供賄賂餽遺之用耶凡物必存其性而後適其用又必存其形而後得其值故金去其車非金而無用石去其堅非石而無用也茲者錢以楮爲錢之性已非紙已成灰錢之形又失而天下椎魯之子愚拙之夫竟眞僞不分虛實莫辨以紙錢爲眞錢且以紙灰爲眞錢謂冥間亦有銷金之窟焚化給用以便摸索牀頭資其揮霍不亦可噱也夫方紙錢之未焚也塊然本質各適其用楮可以佐文房錫可以製器皿即楮而成爲錫箔猶可以點綴玩物裝潢匾額種種使用利賴何窮而乃無端一炬盡付焚如亦何以異于槁木枯灰飛埃軟壒之質歟夫木朽尙不可雕甑破猶不能合況楮化爲灰空中蕩漾而反可使用于陰間有是理乎彼夫信用紙錢之輩其亦知楮之質係藉竹而成者乎則曷若磬南山之竹盡付烈焰之中俾死者抱之不盡用之無窮幽冥之地均爲豪富豈不大快也哉吾不知紙入陰世即可變爲五金燦然黃白乎抑以一撮灰土便可當萬千金帛乎如曰紙可變錢則鬼物何自得如此之神術如曰不必變錢而灰即可以抵用則蘆荻燼餘皆有用之材任其取給陽世並

不設禁，豈不夥且便耶，夫製紙起自蔡倫，則秦以前無楮圖法定自太公，則周以前無錢，吾不知周秦以上之魂，困苦若何，魏晉以後之魂，豐厚若何也，種種謬妄，不堪駁詰，卽此一端，亦足見世間好鬼之術不窮，而愈不得不追咎夫古之作俑者，

續錄明大西利瑪竇先生行跡

明大西艾儒略述

利子以旅人浮海東來，觀光上國，住中華廿餘年，頗識文字，與他邦來賓者爲名利不同也，具疏請命，或兩京吳越，乞賜安插，禮部並爲題覆，未蒙報可，內官出諭利子曰，弗固辭，主上方垂意，若固辭，則上心滋不喜，於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儀屋以居，至其日用飲食所需，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趙公後因他事去官，利子唁焉，對而爲之泣，趙公曰，吾僚友咸以冷情視我，子獨爲我相知之深也，其異世俗交乎，其後趙公歸里，虔視利子所著寔義一書，朝夕拜奉，以誌不忘，相國沈公蛟門一貫時爲設醴，且饋資斧焉，而大宗伯馮公琢庵琦厚卽所學，深相印可，遂大有志於　天主正教，時求所譯經典，且數上疏排擊空幻之流，欲彰明聖教，竟賫志以沒，惜哉，於是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慕岡馮公，應京都給諫曹公於忭，大參吳公，龔公，都水我存李公之藻，相與質疑辨難而成書，名曰天主寔義，而僉憲馮公命速梓以傳，利子以文藻未敢，不敢輕許，馮公曰，譬如垂死之人，急需藥療之，如必待包裹裝飾，其人已不可起矣，斯文爲救世神藥，烏可緩也，並二十五言，梓行於世，馮公爲文弁其首，厥後諸書行世，人心漸明，大宗伯玄扈徐公，博學多才，欲透參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玄學禪學，無不拜求名師，然於生死大事，究無着落，心終不安，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到南都，見利子而畧道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　天主預默啟三位一體降生妙義焉，尚未解其意，三十一年癸卯，又至南都，入主堂訪論天學之道，至暮不忍去，乃求寔義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焉，羅子與講解經旨，覺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欵爲難耳，先生獨有一子，尚未有孫，欲納側室以廣嗣也，羅子不允曰，有子無子，一憑　主命，烏可以此犯誡，先生躊躇良久，毅然堅決，不可犯誡，惟聽　主命，遂欣然受洗，　天主鑒其精誠，越年卽得一孫，後諸孫繞膝，愈知　天主福善不獨身後也，　此稿未完

然漢以後諸儒遂無究算學者亦良以傳述之鮮其人也泰西各邦文學之外兼肄業於推算勾股諸學近數十年堅究益精名家輩出著書繪說汗牛充棟即中國之究心是學者靡勿以西書爲圭臬焉誠以驗星象測海道行船駕駛料敵觀兵咸非步算推準不能從事即百工雜伎制器尙象亦舍此無以爲方圓平直之形取精用宏誠制治保邦之亟務也然非沉思研慮用心於至微極渺之區則冥搜雖苦而妙悟終難失毫釐而差千里原未許躁人領略也今學政按臨各州郡准與考生童預報考試算學及發案錄取與古學性理並重惜每屬祇一二人於以知攻習之人少而風氣猶未開也春秋兩闈策問場命題問及之然亦不過拉雜鈔胥以完篇幅究於此中三昧了徹者尙鮮比來滬城創設求志書院留波新立辦志文會於經史輿地掌故諸學外別設算學一齋用以陶鎔後進激勵羣英意至盛也求志則始於嶺南馮竹儒觀察辦志則始於毗陵宗湘文太守是二公者提唱風雅樂育人才凡海內操槧持籌之士咸交口感頌比諸國朝阮文達畢弇山焉今天下豈無穎悟聰明絕類超羣者患在不肯過用其心思騖外境而不攻內乘卒至掠影浮光華實並茂而妙悟有得發人未發之論終不數覯豈知生人最靈各具明悟尋思玩索領會匪難條分而縷析觸類而旁通得名師益友以切磨之讀善本書籍以增長之運之又久精益求深而有不獨出冠時卓然名家者吾不信也況西人嘗稱華人心思靈捷不讓泰西惟多爲外物所蔽靈明之地障礙太深如隔十重皮甲致無暇再求於奧衍窈精之域爲可惜耳今日者世際承平絃誦之聲達於閭巷而又中外一家和誼款洽多延西教習於京師同文館上海方言館推誠教導漸著成效精通勾股者已屢有聞人而繼起彗英仍復師師濟濟月異而歲不同道一風同之世再見於今爲可賀也而泥守古法者猶復執里儒之見以謂薄技不足爲何其局於一隅而未識通變之方歟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識時務者斯稱俊傑人才輩出英氣逼人眞覺前賢畏後生也予將拭目望之

杭州將軍出缺　○昨接武林來信知駐防杭州將軍廣公於月初因病出缺其印篆由富都統暫行署理云

無頭人命 ○閩漳澄邑秘浦村有富民某每交冬令輒黑夜往邨之左右巡行田中穀子一日照常前往申旦不歸家人甚異之及往蹤跡則見該富民倒臥田塍胸中插有短刀撫之五體已冰急報官請驗官以兇手難緝姑先棺殮迄今已閱四月而仍杳然此等人命可謂一無頭腦者矣

嗜賭亡身 ○樗蒲之戲最足以蕩產傾家固不僅廢時失業已也皖之宿松有劉某者年將花甲近在建德縣地方販運木植頗有利息惟其人酷嗜賭博致蠅頭微利盡付雉盧自顧空囊未免故鄉難返本年八月偶感冒寒疾不爲審詎劉即以阿芙蓉醫吞食畢命於城外之許堯渡姪某知之稟官勘驗委係自盡碍難准理同桑有與劉莫逆者湊集洋蚨六十枚給劉之姪以作盤柩回鄉之費云賭之爲害烈矣哉此陶士行所以鄙爲牧豬奴戲也

訛傳停當 ○廣德州城中向有鼎益典肆開設至今歷有年所刻被謠言哄傳四鄉謂東人有訟累恐該典將即日閉歇云云鄉人恐甚一時持錢贖物者接踵至致典肆內外擁擠不通不勝其擾典東即稟請穆都司章守備撥勇來典彈壓又稟請廣德胡牧出示禁約諭中有典肆並不閉歇爾等毋得輕信訛言如果停當止贖則本州當照償償給等語詎鄉民等胥不之信且疑典東故請示諭以圖乾沒由是擁擠愈甚多有遞上質票衣件爲人接去又有擠失質票無從查究者連日喧擾無法調處云夫典之設本以便民乃鄉民惑於訛傳不遵曉諭更以爭先奪贖爲能卒至已物轉爲他人所得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信然歟

盜賊尋仇 ○皖屬廣德州小東鄉總董倪某者家頗殷實且喜結交故受惠者多而結怨者亦不少本年六月十二日有羣盜突入其家並不肆篋惟刺傷一夥而去後知此盜向日與倪有仇陰伺已久茲因見倪他出故遷怒於夥也迫倪知之即報官請驗官簽捕四處緝訪跟跡至孝豐縣屬共獲七人訊取口供詳稟院司大憲批仰蕪湖道委員核斷道憲即委寧國府將該盜覆訊詎該盜狡猾翻供經用嚴刑始懼而直供不諱刻聞太尊將案情申稟到道核轉詳院聽候批示云夫武斷鄉曲固爲怨府而盜賊以白刃相仇按之律法斷難寬貸古云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觀於倪某之事而益信

盜入官衙　○胥小之枝、宗機竊發、亦惟逞志於小家委巷耳、從未有官鼓衙齋、而亦膽敢肆行刼掠者、是可異也、皖之東流縣衙署、自遭兵燹、迄未修復、歷任邑尊、均以經費不敷、權借貢院作官廳、十月初九夜、四鼓時、忽有盜匪至、破署中宅門、明火持杖、闖入門丁李某房內、搶去衣物等件、約值洋銀三四十元、并擊傷李某之首、適值縣試頭場、合縣文童、絡繹魚貫而進、守門盜匪、赶即飛報夥竄、連夜越城而去、現聞邑尊四處緝捕、尚未知確有踪跡、盜窟之毫無畏憚如此、亦罕聞也、

武弁通盜　○設弁巡哨、所以緝盜也、而卒至通盜、如本報春間登蘇婁刼案一節、已屬駭人聽聞、不謂事有適相類者、頃接皖省甯國府友人來函云、有江湖盜首馬某者、每泊舟江渚間、遇有經商、必設法兇攬、行至半途、肆刼擄殺以爲常、一日有某甲夫婦來僱舟、蓋行商而挈眷歸里者也、行李甚多、馬既見其箱篋之沉重、又艷其少婦之姿首、行至烏溪與宣城毗連地方、四無居人、馬遂拔佩刀戕斃某甲、棄之江、其婦亦遂爲盜所有、該婦一時求死不得、只得强顏爲歡、以留報復地步、漸行至地名楊泗渡相近、盜恐留此婦事必敗露、將婦價賣本處某乙爲妻、婦入室、即向乙跪訴前因、乞乙將盜擒獲到官、伸明冤抑、願諸丞好、乙聽甚、登時追獲盜匪、僱船同至宣城、禀官請究、中途適遇金陵洪觀察委員、揚帆自上游來、婦即呼冤求救、委員畧訊、遣丁持片、送至駐泊該處劉哨弁嚴訊詳辦、詎馬與劉係舊交、一見後、潛略銀餅六十元、以求彌縫、弁得銀、立縱之去、反責該婦以誣賴、後經委員察出、將婦解省面禀督憲、即蒙批准、飛檄駐寧潘總戎、將劉弁鎖解來轅、一面飭縣勒緝正凶務獲、當由宣城令沈明府、分別禀移楊泗各府州、一併會拿、已於前月中旬、在楊泗渡左近、擒獲盜首解省、刻聞督憲審實定案、即將劉馬二人梟首、解往犯事地方示衆、聞者快之、

中授德將　○設官分職、朝廷自有權衡、器使量能、畛域豈容終限、蓋自中外訂約以來、西人士之統兵出力者、無勿立被　恩施、同荷旌功之典、即如近來海關稅務、均以西人充選、所謂量才授職、並不以畛域限也、今聞直督李、新選德國人一員、奏請　簡授副將之任、留諸麾下、以展其生平偉略、冀收訓練之效焉、

鬻女飛白　○本朝設科、文德與武功並重、其文闈士子、或文理荒疎、領卷而不著一字者、謂之曳白、照例貼出、二三場不得入闈、至武闈頭場考試步箭、五枝均不中靶者、粵人謂之飛白、命名甚新、不知本于何典、犯此則亦被黜、不得演試技勇、再圖倖獲、亦棄材也、粵人某甲、向充畫工、家有一妻一女、得資餬口、歲以爲常、然其平生酷嗜武技、翩翩自喜、不自知其班門弄斧也、本屆武闈、開考之際、甲怦然心動、意欲張空拳以博頭銜、而苦于乏資、踟躕久之、終不能忍、竟將其愛女託媒妁鬻于人、冀得資晉省、以遂其唾手功名之念、謀諸婦、婦亦喜、事遂諧、以鬻女換黃金、囊橐充盈、謁教師之門、朝夕練習、不一月、便有百步穿楊、一時鳴鹿之想、因借本籍監照、于于然來、自謂及鋒而試、定必挽强命中、矢無虛發矣、詎知入場後、羣英濟濟、已自顧而顏慚、迨挽弓擬的、眼力腕力、色色輸人、竟如秋翩凌空、東西亂舞、遂犯飛白例、被黜歸、懊喪欲絕、黃金空擲、玉女杳然、貽笑親鄰、至于斯極、妄人也、亦桑伯也、錄此以爲坐井觀天、目無餘子者、作韋弦之佩焉、

英習華學　○中國文學、夙著五洲、西人之來遊茲土者、莫不虛心願學、深遺有得、前有英國博士來華、久居數十年、將中國四書五經、翻譯英文、寄歸故國、以資肄業、亦已數年、茲聞倫敦西報、悉該處專習華學之士、于西歷十月間會集甄別、一時濟濟師師、頗多博通閎達者、邀獲獎賞甚夥、院中教習數員、都係沉酣華學、並非一知半解、濫竽其間、故肄業諸生、蒸蒸日上、大都學成有用之才、爲可喜也、

杖說　○禮云、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杖之爲用、所以爲養老之具也、杖有方竹者、有梨木者、有刻鳩形者、殆未易更僕數也、第思杖之爲物、獨有利於高年、或步田間、或游閭里、或弟子攜杖而脩儀、或父老扶杖而觀化、至於杖掛百錢、日與翹生爲友、要皆非杖不爲功、故凡耆年碩德、遣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固有頃刻離之而不可得者矣、誠以杖也者、危則藉以持之、顚則藉以扶之耳、然當嘉賓式宴、未聞携杖以登筵、小睡未醒、必不持杖而欹枕、又或纏綿牀蓆、入室養痾、我恐人之與杖、反眼若不相識者有之、大抵人之常情、有求則就之、無求則舍之、天下事比比然也、豈特區區一杖哉、因有感於是、而於杖銘之外作杖說焉、

長江撞船　○本月初六日、六點半鐘時候、招商局江孚輪船、開行至江堰地方、遇有土船泝流而過、是時夜色朦朧、該土船並未懸挂桅燈、改被江孚撞翻、立下舢板、援救十人上船、其餘七人、昏暗之中、未識飄蕩何所、涉江之險、至于如此、可畏哉、

西人助賑　○安南東京地方、連年荒歉、民不聊生、本館已列前報、茲閱西十月十七日法京新報云、法國士民、糾資助賑、解往安南、合計銀數共二千一百三十四佛郎云、然此特其一批也、此外絡續資助、已難更僕數、想見西人樂善爲懷、視中外如一家、較之古者輸粟鄰封、指困贈友、殆有過之無不及已、

拯救貧民　○接西報知其大地方、有失業游民、約六千人、因貧無生計、難謀衣食之資、同往司董家中、求其設法拯救、幸司董善爲措置、得以工代賑法、俾得自食其力、一時貧民、皆歡呼雷震云、夫窮民無告、患在上無善法以調劑之耳、今司董能用其力以養其身、惠而不費、則哀鴻之詩與流民之圖、皆可不必寓目矣、

巴使來華　○巴西國特派公使一員、名德瑪達、前來中國總理衙門、議訂通商和約、以便招工出洋、開墾耕種等事、并派炮船兩艘、護送來華、舟中帶有參贊一員、名克拉度、文案一員、名禮士波、其來往一切公費、則經公議、撥給銀六萬兩、以整行裝云、

運物賽會　○前聞新金山埠舉行賽珍會、遍咨各國依期運物往賽、茲閱西報、知日本國已將各物備齊、擇日動輪運會開賽、聞所備各物甚多、値銀近四萬兩、亦足見日人步武泰西之舉、倍覺興高采烈矣、

廢王歸隱　○埃及國王、自被廢後、迴思昔日大權、而今已昏、覺人世繁華、都如醉夢、爰徙居於意東顧則四圍可挹也、洵宇內之巨觀、亦海國之勝境、所賃之宅、爲昔日意大利蒲王之宮、層樓結構、宏敞無倫、廢王以此爲隱居之地、誠堪避塵囂、邀美賞、悠悠晚景、以樂餘年、反覺昔之鉅任宏綱、恨不早弛肩荷矣、

俄國近事　○近閱奧京新報云、刻下俄國市鑄龍泉、人攻豹署、凡製造局、類皆手不停工、夜以繼

日、特未知俄國君臣、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其果兼弱攻昧歟、抑同仇敵愾歟、因軍機秘密、局外不得預聞、傳曰、有備無患、俄之講武、或即簡軍令之遺意歟、未可知也、

阿國近聞　○阿富汗兵連禍結、已非一朝、國亂民貧、岌岌有不終日之勢、近閱西報、知國王因事於英廷、富汗君臣、無擅主之權也、

西人多壽　○華人每稱西人多不壽、若花甲一週者、已稱上壽、而耄耋之翁、期頤之叟、卒難一二覯、噫、是何言哉、海外各國、水土地氣、誠與華夏異宜、故西人年未弱冠、而頤下鬚髯、已鬖鬖盈握、我華人得毋誤謂該國之人、年少而有毫老之態、因即以不壽目之耶、豈知西人保養攝衛之方、飲食居息之善、十倍于華人、故年高德劭者、屬目皆是、今閱其本年總核人丁冊籍、知歐州各大國、計年逾九旬者、至十萬二千八百三十一人、內女六萬三百三口、男四萬二千五百廿八名、其中意國則有百歲以外者、女二百四十口、男一百四十一名、奧國有百歲外之女二百廿九口、男一百八十三名、若翁加利、小國也、爲數尤多、計百歲外女五百廿六口、男五百廿四名、冊中又載奧國年在花甲外者、計男婦一百五十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名口、閱竟、猶疑爲數何若是其多、繼思國家人丁年冊、決非虛語、乃知西人多壽、必有道以致此、而益嗤華人耳食之談、爲不足憑也、中國幅員之廣、甲于五洲、試思壽至九旬、一邑之中、能舉幾人、至年屆百歲、則例稟督撫奏報、請給帑銀、建造綽楔、以誌　熙朝人瑞、此種邸抄、每歲不多見、何西國百齡以外之人、能若是其盛耶、得毋我華人保養攝衛之方、有未盡善者耶、否則豈西人獨能修身俟命、以挽造化已成之局耶、孰是孰非、吾烏乎測其所以然、余既異西人得壽之多、而窃歎庸俗耳目之未可信也、爲是說以張之、

富強著效　○西國富強之效、駸駸乎日盛一日、近閱西報、將各國豐收之數、以及勇丁名數、節錄之以爲採訪者、庶聞見焉、按美國每年收麥、合洋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兆、棉花五百萬包、乳牛一千一百五十兆、值洋三千兆、至論泰西各國兵數、俄國爲最、國無軍旅大事、在籍之兵、共七十六萬八千四百廿七人、法國次之、共四十三萬七百七人、日耳曼國又次之、共四十一萬九千人、若行師動衆、合外來召募之勇計

之俄國共一百廿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九人法國共一百萬人奧國共七十萬人其餘諸國不能悉數由此觀之則中國所謂府海官山帶甲百萬亦未能擅美於茲已

燈謎　○曉啼何止唱三號　打詩經一句　周流七十二君庭　打詩經一句　季路死於衛孔悝之難　打四書半句　高弟同堂究不解　打古人名一　是我兒耶抑我弟耶　打四書人名一　往來無白丁　則盡富貴也　郭廷颺射　三五當頭鏡照明　時子　漸聞斟墜雞夜鳴　景丑　氣融霧散千卉艷　景春　雨霽雲羅一色盈　周胥　以上平江徐叔坪射　林密山深共一塵　與木石居　吳朝江拳膺居士射　襲侯今日始榮歸　曾子反　吳朝江射　仲氏談兵如指掌　由反乎也　山南居士射　人倚僬僥尺一身　侍　存恕齋射　秋水春山舟自橫　則　三沖刺船者射

秋日感懷　○秋氣悲哉萬緒牽曾因懷古更流連江陵宅廢餘衰草夔府城荒剩斷煙曠世更誰追賦手感時容我聳吟肩洽洽山水知音幾目送飛鴻又撫絃　○太息中郎去已遙良桐入爨尾全焦古音琴瑟難邀賞新樣葫蘆豈易描聊學莊周懷曠達奈看杜牧髮飄蕭斜陽影裏吾衰矣忍過金城撫柳條

○鴻飛遵渚燕辭巢又聽西風撼屋茅牆角繁絃嘶蟋蟀檐牙破網織蟢蛸壺因墜慣唇全缺硯窩磨多腹半坳鷄比邇來詩格律依稀瘦島與寒郊　○雙袖龍鍾擁敝袍眷懷身世首頻搔臣飢判奉一囊粟僕病爭觀八月濤廊廟無緣居陋巷青雲有路讓時髦獨餘恩怨難忘處幽度鍛前舞孟勞　○荏苒年華逐逝波臨流終日歎蹉跎當歌對酒人生幾泛梗飄萍我輩多桂樹山中空好在芙蓉江上奈愁何形容枯槁顏憔悴直欲投文弔汨羅　○善病工愁馬長卿茂陵風雨若爲情疎籬半掩秋無色老屋三間夜有聲酒墨酒賢欺小戶詩寒詩瘦愧長城凄涼坐聽蟲吟砌閒爾么麽底不平　○涼風拂面酒初醒靜對孤鐙倚短屏與水同清鷗性格將秋比瘦鶴儀形一氈兀兀身常絆五嶽迢迢夢屢經惆悵何時了婚嫁盧家昨又報添丁　○臨水登山病未能茶煙颺處與飛騰稽中散嬾人爭誚阮步兵窮已亦憎貧氣羞彈長鋏劍平心忍撇短槳鐙拂牋擬續歐陽賦童子垂頭喚不醒

瀛東桂香館侍者善卿稿

浙江考略　○江西之東爲浙江省古名浙省東西相距八百八十里南北一千二百八十里東界

大海、西北界安徽、東南界福建、西南界江西、東北界江蘇、按其形勢、下趨閩嶠、上通震澤、右接天都、左望滄溟、亦宇內要津也、禹貢揚州之域、周初仍之、春秋爲吳越二國、後并於越、戰國屬楚、秦屬會稽郡、漢隸揚州部刺史、三國時爲吳地、晉亦屬揚州、隋仍之、後爲沈法興李子通等所據、唐初隸江南道、後增置江南東道、五代時屬吳越、宋初以兩浙爲一路、後分浙東浙西爲兩路、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後爲方國珍張士誠等所據、明初平之、洪武九年、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而衛所之設、參列其間、惟巡撫尚未專設、卽嘉靖間、以都御史巡視浙江者、或兼統福建、或并統福建南直、至四十二年始專設都御史巡撫浙江、國朝因之、領府十一、散州一、縣七十六、全省人口、約二十六兆有奇、額徵地丁銀二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大兩、杭州府爲省會、古名臨安、又名武林、在京師南三千三百里、城垣剏建於隋楊素者、周廣三十六里有奇、廣於吳越王錢鏐者七十里、元初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而內外城隍、日爲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集民夫興築、晝夜併工、三月而蔵、城周四十里、高三丈、包河跨山、至今存之、凡十門、南曰鳳山、俗稱正陽、北之西曰武林、俗稱北關、北之東曰艮山、俗稱壩子、東之南、右曰候潮、左曰永昌、俗稱草橋、又稱望江、東之北、右曰清泰、俗稱螺螄、左曰慶春、俗稱菜市、西之左曰清波、中曰湧金、右曰錢塘、巡撫學院、暨布政按察二使、均駐節焉、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杭嘉湖兵備道、其衙署亦在省城、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屬寧紹台兵備道、駐紮寧波、全省提督軍門衙署、亦設郡城、金華衢州嚴州三府、屬金衢嚴道、駐衢州、溫州處州二府、屬溫處兵備道、駐溫州、杭州戶口繁庶、地鮮積蓄、故恒仰給於他郡、嘉湖素稱澤國、賦重役煩、與蘇松相埒、惟近年蠶桑之利大普、各鎭殷富、爲全省冠、此浙西三府之大概也、紹興古爲越都、其俗纖嗇、其人機智、文風與寧波足以相埒、而樸儉過之、寧溫台地屬濱海、魚鹽之利興焉、嚴衢當江閩孔道、夙號衝疲、金華處州、風氣剽悍、浙兵往往選自二郡、此又浙東八府之大略情形也、若論本省商埠、則在寧波府、古名四明、又名甬東、乃道光年間所開、名浙海關、每年征收稅鈔、約八十萬兩、而其進口出口之稅銀、統計七十萬兩左右、此外又有溫州府、在寧波之北、光緒二年亦已開作通商口岸、此浙省商利之興、亦可略見一斑矣、

此稿未完

浙江省
海
海
安徽
江西
福建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十一日　第三十二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旨恭錄　魂不附紙馬論　失火未成　賽馬論
印度陋俗　異胎說　選拔眞才　僧廟被盜
虐斃使婢　崩泥斃婦　織布開局　溶河開工
因災毀窰　徵行巡察　縣令恤災　誣竊投繯
佳句誤投　東瀛大火　戒烟著效　火油肇災
銀礦新聞　寶石述略　續秋日感懷詩　續錄浙江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本埠零售每張計錢十文此白

諭旨恭錄　○十月廿八日奉　旨張家驤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鍾駿聲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繼格等奏請將漢監督接辦漕務等語坐糧廳漢監督何桂芳着准其接辦一年該部領着恩承署理欽此二十九日奉　上諭致仕大學士英桂恪愼持躬老成練達受　先朝知遇之隆由中書歷膺外任洊陟封圻督辦三省軍務朕御極後晉擢綸扉敭歷中外懋著勤勞前因微疴賞假調理嗣因固請開缺准予致仕並賞食全俸茲聞溘逝悼惜殊深着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治帶領侍衞十員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大學士例賜䘏入祀賢良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䘏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孫恩釗着以員外郎用曾孫翌惠着以主事用以示篤念耆臣至意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劉坤一奏請開缺回籍養親一摺劉坤一着賞假兩個月回籍省親假滿即行回任毋庸開缺兩廣總督着裕寬暫行兼署欽此初二日奉　上諭刑部右侍郎文澂奏假期已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調理一摺文澂着准其開缺調理欽此又奉　上諭金州副都統誠廉奏舊疾增劇懇開缺一摺誠廉着准其開缺回旗調理欽此又奉　旨齊齊哈爾副都統着祿彭補授廣州漢軍副都統着經文泰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克興阿奏病難速痊懇准開缺一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克興阿着准其開缺調理欽此

魂不附紙馬論

嘗讀天香偶得云俗人畫神像於紙塗以彩色祭賽畢則焚化之以爲甲馬以此紙爲神所憑依似乎馬也又嘗讀蚓菴瑣語云世俗祭祀必焚甲馬有窮窿山施煉師攝召温帥下降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判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乃以筆續之帥遂退由是以觀紙馬之說有二有繪神像以爲神所憑依者有繪馬像以爲神所乘騎者之二說余皆非之何則自來縱火斃命律有科條積火燔僧人尤惻隱今繪神於紙初焉奠酒焚香以奉之繼焉焚像揚灰以送之假令神果附此則冥世神魂盡屬焦頭爛額之徒矣有是理哉世俗所謂神者其卽古人去世之魂乎不見古人之魂而設紙馬以圖其像又縱烈火以迫其魂習俗相成絕不爲怪試思人子卽獷悍忤逆見先人之像

猶思保護、斷無焚之以爲快者、何獨於古人之像、竟以焚爲敬歟、吾恐魂果有知、必將羣起而攻褻慢之罪矣、此論未終、有騰口說者、瞪目攘臂而言曰、圖神之像而焚之、似屬不敬、圖馬之像而獻之、何亦斥爲非是、余曰、蚓巷所紀溫帥索馬、因板斷而馬足不連、施煉師以筆續之、而帥遂退、夫紙不能爲馬、人皆知也、況紙已灰燼、而猶能化爲馬乎、騰口說者曰、圖是形必有像是形者附之、余曰、然則施師未續之前、先有無數跛馬候於庭乎、施師既續之後、即有無數良馬馳而至乎、騰口說者曰然、余曰執是說也、幽冥之間、何自得爾許多馬、待人驅策乎、且既能奔走、何必待焚像之後、始可以乘騎乎、又況陽世有馳驅之需、故生有馬牛諸畜、而陰世則無是需、亦必無是畜可知也、何則、蓋夫幽冥之地、迥異於人間、靈性之能、遠超乎軀體、人之有身也、必賴舟楫以渡、車馬以行、宮室以居、器械以用、而人魂則不然、視無形、聽無聲、風霜不能濕、雨露不能侵、欲去即去、欲留即留、瞬息之間、能行千里、即有堅肥在側、猶且舍棄之弗追、豈馬以紙爲、而反肯用之哉、若繪圖而焚之、即爲靈馬、則盡天下硬黃軟白、舉筆皆爲靈物矣、是耶非耶、余故于紙馬二說、直斥之爲不通、何崇信邪說者、猶執守以爲眞也、噫嘻、有方可欺、非道難罔、凡此妄誕不經之說、可以動庸愚之聽、不可以淆有識之明、則世所謂靈轎靈舟、紙人紙屋等事、要皆類此、余亦何能一一爲之贅論哉、

失火未成　○奉邑高橋鎭、有天主堂一座、秋間改造寬大、煥然一新、本月十三日、適遇教會大禮日、夜間、滿堂張燈、恭祝　聖誕、有頃、中懸大燈、燭花爆烈、四角延着、燈盤中火星亂迸、闔堂驚懼、急將燈掣下、視之、燈盤毫無傷損、衆始轉懼爲喜、同聲感頌云、

續錄明大西利瑪竇先生行跡

明大西艾儒畧述

中州都會、原有教堂、乃如得亞國所傳　天主古教、適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請　天主經典大全一部、係如得亞國原文、遂翻譯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焉、艾子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以奉　天主爲主、張孝廉亦奉教之後裔也、奈百年來多不得其傳、利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淚下、自後利子遣從遊黃明沙馳書訪其寔、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傳之詳耳、後張君選關中教諭時、有從大西到關中名鄂本篤者、亦耶穌會士也、風聞東方禮義文物

之邦、人皆奉天地主爲宗、以爲與　天主聖教正符合、欲得其寔、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國、歷盡艱難、經到關中、乃知所聞之國、卽中國、利子聞而遣人訪之、値其病篤、一見同會者、望外喜溢、遂安然去世矣、利子住京師十年、交遊益廣、著述益多、時與名公論學、旁及度數、因著畸人篇、及與徐宗伯玄扈所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岡鄉我存所譯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儀等書、俱已行世、自是西方有道之士、多致書請問、利子率手自裁答、時又爲寓中國西士之長、卽答會士書札、亦縷縷長言、利子不倦也、生平樂於接引、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利子有焉、每日除禔躬瞻禮存想省察誦經外、皆談道著書之候、而門有過訪、又亟倒屣出迎、時患頭風、雖伏枕呻吟、一聞問道者至、卽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於是從教日廣、喜與利子相親、利子率諄諄樂告之、卽有貧賤者、利子亦作平等齊觀、其接見與大賓無異也、庚戌歲上、計名公及省試孝廉、輪蹄相錯、利子接見、各慊懷來、新到會士熊有綱、賫揆一、初未習中國語言文字、利子又時與之指陳、殫其心力、恒持齋減其飲食、而應接不暇、諸會士皆以利子春秋漸高、何以都無倦色、不可謂非　天主默祐簡閱之身也、

此稿未完

賽馬論

雲間郭友棫稿

賽馬之戲、前所未見、滬上自泰西人來館於此、遂有是舉、其時則約在春秋之季、維時各率其僕、飾其馬、加以錦韉、標以名目、又復如秤象法、別其輕重焉、如縱弊法、殊所先後焉、至其所行之地、約有數里、所試之險、亦有數端、高躍旁繞、直進突收、法亦備焉、乃觀者嘖嘖言其美、而未嘗考其原、竊爲論之、番人之於百戲、正有不可辨者、如遼史之再生儀、五代史之博箭打蓋諸事、閱史者徒見其名、而其事之如何、未有明論矣、若今賽馬之說、則其風不自泰西始也、昔孫武子上駟中駟下駟之論、已詳國策中、古人所謂鬥雞走狗馳馬之戲、皆以之娛俗者、其賞亦或千百金之巨焉、古人之爲事也、而質眞、今之鬥鶉鬥蟋蟀、所參之物既細、而於縛手把手之屬、各有弊、如賽馬之舉、爲物既巨、又且騏驥之良、飛黃綠耳之迅、不獨八駿見於昭王、六駿見於昭陵也、地用莫如馬、論馬之美者、見於相馬經、及格致鏡原、聖師錄諸帙、幾不勝書、苟調養得其宜、駕馭盡其道、驅策極其才、雖一彼一此、有勝必有負、而孰先孰後、無隱亦無欺、其遠勝中人之鶉鳥蟋蟀矣、不

獨此也、馬不一種、有賽之之法、而別之務得其眞、彼手揮千金、竊事聲色以之爲樂、縱可以悅幽情、而不足以見豪興、賽馬之舉、萬人可觀、一時倥偬馳驟、色舞眉飛、其樂有不勝述者、平日馴養之備其道、調護之用其長、高洋謂馭惡馬如治惡人、則得名馬亦猶之得名士矣、而於遊戲之中、寓夫武備之意、歷觀書史、馬足以助行陣者、如刺顏良、負叔寶諸騎、其力幾于人等、則謂賽馬直幷乘馬之人而並賽之、正無不可矣、昔羅馬府人能鬥獅、與漢轅固生之刺豕相類、推賽馬之意、何在不見其聖武乎、惟是一賽之舉、所費不貲、且有自斃其馬者、未免失之傷財、過於行忍、苟能斟酌焉、而使無名之費、歸於實用、勿同賭博之所爲、幷使不才之物、盡其天年、不致亡死於轉瞬、則是事也、直上追古人之休風、而足勝中土之百戲也已、

印度陋俗　○本館前草戒溺女文刊登報章、冀藉口舌餘靈、以挽鄉邨惡俗、區區之意、所以望閔報者轉相勸戒、或可稍資補救耳、不謂近聞印度西北各省、亦素有是習、該地凡貧困之家、則弄瓦載咏、滅頂旋占、鮮有留其生命者、據稱自去年至今、寒暑一週、統計每育一百女孩、而溺斃者、有二十六人之多云、又按該省風俗、重男輕女、即使倖逃辣手、非惟釵弁不能爭烈、而榮辱幾若天淵、噫、亦可哀矣、所望守土長官、力懲惡俗、挽此澆風、是亦生斯土者之厚幸也、

異胎說　○本館屢據傳聞產生異胎、登列報章、深恐駭人聞見、未敢妄加臆斷、近又據友人來述、浦東俞家港地方、本月初旬有邨婦育一兒、兩頰之旁、孿生四耳、如蛤蚌之殼、作兩兩相閣狀、啟視之、四耳各有竅、亦不痛楚、而遠近之來觀者、戶限爲穿云、亦一奇也、然予嘗詢諸西國醫士曰、異胎之說不一、有因孕婦胎血不足者、則或雙胎而幷爲一胎、或單胎而肢體殘缺、是以有一頸而生兩頭、有兩人而合一體、左之右之、形影與俱、載於西書者、不勝枚舉、有因孕婦目覩感觸者、如西婦發狂誤想已額生贅疣、其生子額上果露桃形、予嘗聞西人有驚悸疾、少有聲息、便驚惶無措、詢其何以得此疾、則云其母懷孕時、適法國大亂、東西奔竄、風鶴之警、一日數至、繼而誕生、遂有是疾、又有兒胎已斃、血肉潰敗、積日稍久、或成蛋形、或成碎塊、狼藉而出、凡此數者、皆爲異胎、均經醫家歷歷按驗、繪圖列說、以備醫案者、非若見怪精而入夢、感惡戾以成胎、爲里師邨婦之謬論也、究之中國無潛心產症之醫、而習俗又不明胎變之理、遂至見有反常者、

便驚奇駭怪，託諸荒渺無憑，善爲解說，而絕無一人細究其理，以釋顓蒙之惑，亦可慨矣，然調養孕婦之法，必當加愼，飲食之宜均也，補劑之宜服也，勿勞神苦思以紛其慮，勿登高用力以傷其胎，庶幾臨盆坐蓐之頃，佳兒寧馨，形端表正，而無怪怪奇奇之憂，人其愼之於始也可，若夫惡其胎之異而立斃之，則是故殺子女，殘忍存心，人方謂茲兒之不幸，而孰知其父若母，罪尤不容逭也，宜痛戒之，

選拔眞才　○法京素稱人才蔚盛之邦，蓋其培植士子諸法，甄陶教養，能加意講求，不遺餘力也，茲閱倫敦新報，內述法國得士之盛，洵稱美備，據云通國學校林立，均須國家考取，准設學館，始得坐擁皋比，網羅英俊，而其中天主教士設館尤多，教育生童，法尤最善，計巴黎京城中，共得肄業生一萬五千人，每歲設科錄取，擇其學業出衆者，給獎賞以榮之，如中國附學生員之類，本年取進諸生，共三百六十二名，其中由教士授業者，二百三十四名，由他士授業者，一百二十八名，其前列一百名中，則教士得七十五名，他士祇二十五名，其自第一名至二十五名，皆絕類離羣之士，所謂超超元箸，矯矯奇才者也，此二十五名中，則他士所授之徒，僅占其三焉，于是有驚詫者，有嫉忌者，卒莫能駕而上之，菁莪充選，桃李盈門，教導有方，誠足爲天下式矣，

縱火圖刦　○七寶東之新涇口陳某家於本月初六日二鼓時突聞橋門聲，某即厲聲詰之，俄聞嘈雜中有呼主人字者，細辨之不類土音，遂大聲呼捉盜，促家人鳴鑼助勢，幸鄰右有聞而應之者，盜遂遁惟鷄鵝之棲於宇下者，刦掠殆盡，且擲火紙撚於塒中，以圖延燒，聚搶幸覺而熄之，盜遂東竄虹橋，復縱火於一小木作人有窺見盜所爲者，退而捕之，獲其一，當即解縣邑尊，意謂因火而搶，未必定爲所縱，判枷示虹橋鎭，聞今亦兎脫矣，有謂此種宄，非眞盜，特江湖之流丐耳，故邑尊亦不予重責，余因悟盜抵某家時，能呼某字，必其日間行乞時所熟識，決非遠來之人所可異者，某於盜似有宿仇，憶某前僞寓法華時，曾遭盜刦二次，案定後，曾梟二盜，今回西十餘年，被竊無虛歲，豈盜黨猶有餘憾耶，某嘗自歎曰，深悔當年自錯機會，設從李宮保去，今或黃其褂，紅其頂，豈尙窮老鄉隅，與盜賊爭此殘業耶，因某與嘉定徐修撰爲契友，徐嘗挈之侍爵相宴，爵相稱其有機略，欲帶入營，以親老辭，故有此歎也

得三小道人稿

僧廟被盜 ○幽中海州之南武濟河、舊有東嶽廟一座、日久頹圮、該僧募化檀樾、佈施金錢、擬擇日興工、所募之銀約二千兩、突於九月杪晚間、羣盜三十餘劈門入、砍傷僧人、并傷及道士額顯臂背等處、現銀衣物席捲一空、薄頂咨嗟、極形狼狽云、

虐婢便死 ○虞山友人來函、稱本邑某姓、巨族也、有使女一口、平日異常凌虐、本月初六日、未悉何故、竟致死地、屍藏積薪內、冀私埋滅口、鄰人疑之、入室搜尋、直至初九日、始於薪草中檢得、當時屍親亦至、勢將涉訟、詎某姓思先發制人、當晚報官、稱該婢竊取鄰家微物、被鄰人毆死、於是咸動公憤、竟將該宅大門毀打無存、而屍親又爲懸訟串合、未悉此事如何了局云、

崩泥斃婦 ○鎭江寶蓋山旁、有賈姓夫婦二人、同至山麓掘泥、欲築土墻、婦隨夫倡、操畚掘以從事者非一次矣、其後婦欲再往取掘、詎因泥根搖鬆、山頭黃土傾塌、婦不及躲避、被壓泥中、迨去土扶起、竟已氣絕、噫、異矣、嘗聞入山開石、有歷成齏粉者、未聞黃土壠中、活埋身死者也、蓋以石性堅、土性柔故也、今若此、令人思火烈水懦之喻矣、

織布開局 ○滬上機器織布局、春間已開創辦、迄今尚未開局試織、秋間經李伯相派委浙江候補道戴觀察、就近兼理、嗣以勳理需才、稟請吳冀兩觀察來滬、會同試辦、刻聞總局在本埠虹口、擬即日商准開局矣、

通飭緝犯 ○前報湖溪縣齎匪鬧事一節、除逆首王日中等業經梟戮外、其餘漏網餘匪、經金華趙太守、通稟各省一體緝獲、解浙審辦、茲得閩中郵信、知閩督憲已據稟飛檄各屬、嚴飭協拿、毋任遠脫、以貽後患云、

濬河開工 ○滬北老閘大橋、以達新閘、此河上接崑蘇、下通淞滬、誠往來之孔道也、近以年久未經開浚、河身淤塞日甚、致大號船隻、于潮落水淺之時、未能攏進、僉稱不便、刻由工部局稟由領事署、照會關道憲、檄委水利局員、會同西官、勘明地段、擇日興工、一律疏濬、從此利涉均沾、帆檣直走、招招舟子、應聞之而色喜矣、

因災毀窰　○皖之廣德州城，祝融屢屢肆虐，每次延燒民舍甚多，由是本地紳耆，惑于堪輿家言謂火屬南方，若南面毀去窰座，火災可免云云，一時咸信之，遂公稟州牧，請飭窰戶即日遷移，牧准如所請，督領勇丁，將灰瓷各窰登時一律拆毀，并傳諭窰戶，嗣後毋得再蹈前轍，衆窰戶皆遵諭吞聲而退，夫火之爲患，非術士所能知，乃以爲遷窰可以弭患，則古者宋衞陳鄭同日火，豈皆有以致之歟，青島之惑人非淺矣，

微行巡察　○咨來言平湖邑尊，每衣便服微行，查察民間疾苦，眞慈惠之師也，一夕，緩步街頭，見有貧戶，燈火奄然，機聲軋軋，一婦工作甚勤，謂之曰，夜將闌矣，盍少息乎，婦荅以良人失業，兒女林立，十指所出，能有幾何，倘非以宵之長，補昕之短，則啼飢號寒，何以堪此，邑尊頷之，翌辰，命役持青蚨兩貫給其婦，并諭以深夜勿過操作，是晚，邑尊又至，見操作如故，異而詢之，曰，今辰拜賜銅錢一千，仍難持久，故敢違諭耳，官回署，痛責役，仍補給千文，送其家，又一日，見農家母女二人，踹車戽水，甚憊，問曰，爾夫安在，而令女流勞苦至此乎，荅謂夫也不良，日坐茶寮，農事置不問，亦實命不猶耳，官命召之來，笞臀三百，以警其惰，賞錢三千，以恤其貧，并諭後若不勤勉，重責不恕，遵諭感激而去，觀此二者，竊歎賢令尹之勤恤民隱，爲近來所不多覩矣，宜遊路之嘖嘖豔稱也，

縣令恤災　○本年夏秋之間，雨暘時若，各省咸報有秋，黃雲登隴，赤仄盈箱，擬民相顧色喜，所謂人語中含梁歲聲者，殆於今日遇之，浙西平湖縣屬之白錢港，亦一小邨落也，十月下旬，各家秋穫，刈登場上，尚未碓磨，遽起狂風，值某姓炊黍失愼，致延燒場上穀子，一時燒灌搶護，均難施力，計是邨比屋而居者十家，經大火後，共燬去八家，茅舍頓成赤地，其慘自不待言，事聞于縣令彭公，立呼導下鄉勘驗，觸目心傷，頓生惻隱，傳諭各業主須一律免租，以示體恤，至該佃等所種田畝，條漕亦一併免繳，又捐廉給被災之家，每戶洋拾弍元，綿被一條，綿襖袴一套，并勸各業主賞給孩童衣服，均各遵諭感奮，鄉民莫不如獲再生云，事畢，提訊起火之家，責其漫不經心，致四鄉俱成灰燼，掌烦三十下，仍賞給洋七元，俾搭蓋草房，以蔽風雨，一時白叟黃童，扶老携幼，均歡聲雷動，以謂生死人而肉白骨，微我彭公，其誰與歸，噫，召父杜母，可謂再見

于今矣、

賢令斷案　○平湖某甲、夙嗜吸潮烟、抽絲入口、挈棒隨身、日夕以爲常、有某乙者、見甲所持烟筒、光潔滑溜、愛之、與得間以圖焉、一日、甲入茶肆、乙已先俟之、坐定、略寒暄、便啟口借筒一吸、吸畢、懸于身畔、若爲無事、甲向索、曰、是予物也、與汝何干、甲異甚、譁于室、相持各執、兩不能決、訴于邑令彭明府、官命購烟三文、諭甲乙先後吸之、甲以故物親操、呼吸靈捷、能使爐餘烟灰、隨氣一吹而出、乙則未得此中三昧、吞吐極滯、而又從鞋底擎出其灰、令隨以筒給甲、而薄責乙、小事也、以巧思決之、而兩造咸歎服、

誣竊投繯　○厦門某甲、業手藝、頗勤儉、積銖累黍、共蓄終年工資羨餘、計洋十四元、重封密裹、藏于室中箱櫃內、朝夕殷視之、以防疎虞、一日忽失所在、甲大戚、遍覓無着、旋疑係某乙所竊、執而縛之、將欲送官究治、繼思一入官衙、不免多所花費、躊躇莫決、不如姑翌歸家、閉之幽室、俟明日再定、不期乙以被誣竊物、心中憤鬱、半夜懸樑而縊、索尋斷墜地有聲、甲以火燭之、則乙已斃矣、報知屍親、其母來、撫屍大慟、并欲甲抵命、經旁人再四調停、始允厚殮其子、再給養老費十二元、乃罷、藏銀既杳、橫禍旋遭、一念狐猜、遂至斷送他人性命、枉費自己錢財、鹵莽之弊事也如此、

佳句誤投　○作事孟浪、最易貽人笑柄、如昨閱西報、見有莽夫誤投詩句一節、眞堪發噱也、俄太子本年游歷各國、至某埠、有巨紳彬彬文雅、來修迎謁禮、并口吟頌詞、音節和諧、聲出金石、太子悅焉、索其稿、匆匆就夾袋中、取出呈上、太子受而藏之、亦未披閱也、座中客均以爲榮、異目相視、退而賀者盈門、謂君佳什蒙儲君賞識、當荷不次超遷、一時驚爲奇遇、晚臥、探襲摸索、則失去購買零星衣服店賬一紙、而詩篇則仍在焉、蓋以計數該銀之賬、當作剌投、而陽春白雪之詞、依然雖隱、駭甚、恐將獲大不敬之咎、正躊躇間、太子有急足至、持一函來、益股慄、拆視之、則云昨贈衣賬、已如數代還訖矣、某紳益惶感無既云、噫、殷浩空函、洪喬誤郵、古人每稱笑柄、安得如俄太子者、以誤作眞、温温有度哉、然而鹵莽之子、所當愼之于先也、

東瀛大火　○得日本郵信、知廟館地方、於西歷臘月六日、驟遭大火、計焚去古剎三座、教堂兩座、銀行電報局書信署各一座、錢舖行號各十餘家、西領事署數處、東風狂吼、正如摧枯拉朽、頓使萬瓦炊烟、

變作一望沙礫、事後查核、計陷于是災、房屋二千三百餘間、銀行鈔票九萬元、此外海帶魚米藥材雜貨、所值尤難僂指、其驟失棲止者、有一萬二千餘人、亦巨災也、

戒烟著效　○前聞武林省垣、經紳士稟請當道開設戒烟公局、以冀一洗舊汚、意至深也、刻據杭友報稱、本省自開局以來、辦公既極認眞、醫葯又不取資、故凡有志回頭者、無不脫然而去、頗有成效可觀、然安得各省一律仿照辦理、俾烟霞沉痼之夫、還我廬山眞面也、

公請開局鑄錢　○近來各省官鑄局、均未開辦、至市中私錢攙雜、難期流通、坐使　國家圜法、奸民得操其柄、非政體也、刻聞閩省舉人方瀛舟等、公繕呈詞、環稟督撫憲、奏請規復舊制、開局鼓鑄官錢、以患閭閻、業經大憲批准、俟奏請部議核覆後、即行委員赴滇、採辦銅斤、設局開鑄、以復舊規而順商情、從此錢源不竭、市道日通、蒼生百萬、受惠多多矣、

火油肇災　○火油性烈、最易肇事、近以價值大跌、購用益繁、而因此釀禍者、尤指不勝屈、茲悉鎮江西門外有林某者、與夫也、未識油之用法、遽將火油傾入燈盞、以草芯燃之、霎時轟炸、延及草房、并燒及鄰舍、撲救得熄、翌日、衆鄰將林扭送英領事署、復移縣責辦、以警其鹵莽肇災云、

銀礦新闢　○聞默西過國、近又新獲大銀礦一處、該礦離美國僅六百里、地僻山荒、向無問鼎者、今忽得此利藪、已有開採之夫、五千餘人前往矣、而國家又往該處、設立公司數家、以備鑄造銀圓、運赴各國、通商務而普利源云、

寶石述略　○中西風俗不同、好尚遂因之亦異、故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中土所稱爲奇珍異寶、西俗雖喜之、而購歸故國者、尚鮮、若夫金鋼寶石、晶光射目之品、西國往往不惜損重金以購致者、華人則以價值太昂、得此者不數覯、蓋習俗所尚、莫之能易也、考寶石產西藏、及印度舍郎等處者爲上、作殷紅色、表裏通明、如金鋼石、而光彩射人、並稱珍異、其他產于美法二國者、石質稍次、惟緬甸所產之石、尤爲各國奇賞、不吝重値以購得、爲快、相傳石廠惟緬王能開挖、官民俱不准問鼎、誠重之也、西土名格爾沙者、其家舊藏一枚、大如鴿卵、法國王所綴之石、鏤作蟠龍式者、允爲極品、卑國王所懷者、則瑩瑩明徹、如清露欲滴、亦

上品也、又衆所稱爲最大之寶、在英京某命婦家、人亦罕有覩者、西班牙國君、歷年所獲、約有數枚、其値不貲、大將軍名白攏未基者、家藏一枚、重計五十三加辣、又瓦來斯基將軍、亦購得一石、重五十四加辣、以時値估之、需佛郎六萬元、價値不可謂不鉅矣、夫地不愛寶而人愛之、蓋物以罕而見珍、開採之難也、產數之微也、而時俗所尚、豪富之家、爭相購取、致石可愛而金不足愛、價値遂因之日昂、然亦惟殷富之區、爲能以鉅萬金銀、易片石玩賞耳、客問余曰、寶石何價、余曰、寶石曷有價、亦隨人之愛憎以爲價、客笑曰、然哉、子之說眞有理哉、并附記于此、

燈謎　○戰勝商辛夏桀君　打四書一句　昔讀詩書應捧檄　打四書一句　姬公晨起便東征　打四書一句　扁舟半載不良人　打一字　爛料　打四書一句　果是昌平鄉裏住復尋別墅到烏衣　子之燕居　瞿石盟射　檀郎夜半才私語　夫子時然後言　勇士穿楊技更精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山南士射　破笛　不能正五音　亠　於女安乎　徐叔坪射

續秋日感懷詩　○天荒地老跡沉浮慚媿平生馬少游鐵鑄六州成箇錯波量千頃較儂愁白雲起處心遙繫黃菊開時淚暗流莫怪長吟頻北望依劉能不賦登樓　○闕河回首憶同心獨立蒼茫半不禁書爲情長嫌紙窄酒緣量淺怯杯深樓臺處處風飄笛庭院家家月引琴几坐感時兼感別無端空谷聽跫音　○永樂何年許共號炎涼世態已深諳桔槔俯仰殊無奈牛馬呼嚕太不堪燭剪西窗魂易黯杯銜北海興難酣平生嘗遍酸鹹辣茶苦原來如薺甘　○筆花落禿老江淹生計頻年託絳帷吾道艱難疑虎兕人情冷熱類痎痏塵途久厭東華輭夢境惟躭北牖甜幾箇蕾騰秋又半踞牀誰共玩銀蟾　○瑟瑟清商墮枕函晚風庭院有松杉攬衣沈約驚腰瘦承弁潘安感鬢髟嬾共春婆提昔夢拚將秋士署今銜裁書報與知音道潦草詩成待薙芟

小詩一律和翰飛寄懷原韵錄奉　賦秋生詞壇法政　○小病詩情減難酬白雪吟雲山團客感風雨鬱秋心地僻人過少愁深漏易沈倚樓閒眺望一雁下寒潯　己卯小春飯顆山樵弟煙初草

續錄浙江考畧　○按浙省名山、在杭州則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屬臨

安縣界、高約千丈、循岡布麓、萃於天竺諸峯、由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南屏、爲吳、爲龍、爲紫陽、爲鳳凰諸山、謂之南山、由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諸山、謂之北山、南北二山之脉、分爲數道、貫於城中、而茅山艮山武林諸山、皆其護沙焉、嘉興府西北有胥山、本名張山、昔伍子胥伐越、會駐其地、改今名、山左有石龜、勢欲超水、右有磨劍石、鄉人陳氏者、嘗築室讀書、名胥山書堂、過者留題、一時稱盛、湖州城北有卡山、一名弁山、高出雲霄、非晴天爽日、不見其頂、山石瑩然如玉、下有玲瓏山、石皆嵌空、有唐人詩刻、又有別峰、號西陵山、乃吳主孫皓葬父處、甯波西南則有四明山、深窈幽奇、跨紹台之境、峯凡二百八十有二、其最高者爲芙蓉峯、唐陸龜蒙云、四明山上有四穴、每天色澄霽、望之如戶牖、俗謂之石窗、爲其可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其東南有太白山、又名天童、水石清幽、山之巔有僧寺、宏敞無匹、其最高者爲御書樓、循梯一望、衆峯羅列眼底、門外蒼松、夾道可三里許、炎暑過此、不覩驪陽、眞佳境也、其東北有普陀落迦山、一名梅岑山、屬定海縣治、按梵書、普陀山有三、一居厄納忒黑、一居忒白忒、一居南海、即是山也、聳峙於煙濤浩淼中、亦名補陀洛伽山、蓋梵名也、猶華言小白華、山麓有潮音梵音諸洞、海潮湧入、激盪有聲、如雷霆怒發、聽者悚慄、山有蒼藤古木、佳卉珍禽、悅目怡人、亦勝境也、紹興府東南有會稽山、昔名茅山、唐封爲南鎮、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皆載禹到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乃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會稽、既崩葬此、傳曰勾踐與吳戰、以甲楯五千衛會稽、亦此、台州則有天台山、屬天台縣治、懸崖千仞、前有石梁、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攀藤梯巖乃可登、山有瀑布、如匹練橫空、遊者忘倦、晉孫綽有賦記之、尚未足形容十一也、金華府北則有金華山、一名長山、又名金盆山、陸龜蒙云、東陽多名山、金華爲最、嚴州桐廬縣西則有富春山、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即漢嚴子陵退隱處、雁蕩山在溫州樂清縣東、界太平、志稱此山、奇秀甲天下、其上有湖、方可十里、水常不涸、諸峯峭峻、險怪不類他山、自嶺外望之無所見、及至盤谷中、則森然千霄者、凡七十七峯、宋祥符間、因造玉清宮、伐木於此、始占物色、而其名遂顯、至今探奇攬勝之士、苟興芒屩、樂此忘返者、歲不乏人、若平陽縣西南之鴈蕩、則稱南鴈蕩、自五代時已著、山中風物、亦自不凡云、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十八日　第三十三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索逋毒計　論旨恭錄　魂不用衣飾論　續錄利先生行跡　棲流所論
紙紮輪船　投水獲拯　異胎又見　婦婦慘死　擇壻遭騙
太守自裁　痼疾難除　地雷嚇君　撕榜駭聞　榜後輿論
新人却走　新簡公使　清查界址　撥兵溶河　厦門火災
盜刼慘禍　商務日盛　土國電報　琴川近聞　輪車入水
焚斃四命　地圓說　金陵近信　逃犯處決　分設公使
兩江官報　年終核數　琴川烟霞散人詩　續錄浙江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本埠零售每張計錢十文此白

諭旨恭錄

○光緒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本年各直省辦理秋審人犯經刑部由緩決改情實者四川省多至五起山東省多至六起該督撫並臬司於秋讞重犯未能詳審核議均着交部查明分別議處嗣後各將軍府尹督撫等務當督同所屬遵照定例酌核案情悉心究擬固不可失之刻核亦不可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故從輕減總期執法持平無枉無縱用副明慎用刑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初七日奉　上諭前據張樹聲奏官軍搜擒首逆李揚才情形業經降旨宣示茲據該撫奏稱現經提督馮子材將李揚才訊供解省請旨辦理等語逆首李揚才以武職謀叛輒敢糾衆出關肆擾越南奪隘踞險抗拒官軍實屬罪大惡極現在既經擒獲着將該犯即在廣西省城正法並傳首越南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御史章乃畬奏仕途太雜請飭中外大臣嚴加甄別一摺現在部院司員以及外省道府以下各官仕途擁擠難保無庸劣之員濫竽充數自應嚴加甄別以冀逐漸澄清所有部員學習三年期滿着該堂官認眞考試嚴定去留毋稍遷就至各直省試用人員着該將軍督撫漕遵本年十月十六日諭旨切實考核不得視爲具文欽此又奉　上諭御史章乃畬奏捐納人員驗看請嚴定出結章程等語着該部議奏欽此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嚴加議處開缺聽候部議其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所奏各摺件着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江甯布政使着梁肇煌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兩廣總督着張樹聲補授欽此

魂不用衣飾論

燒衣之俗、不知始自何朝、近代人于氣絕之後、家人必爲之燒衣、以作孤魂之行李、豪富者鳳袍豹舄、堆積如山、頃刻之間、費金千百、貧困者鵠衣數領、敝袴一事、舉火焚之、亦云盡孝、惟輕狐厚貉之衣、細葛單羅之類、概不焚化、此等積習、鄉愚婦稚爲之、猶屬可原、而誦詩讀書者、亦未能起而正其非也、亦可慨也已、韓子原鬼有云、有嘯于梁、從而爛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于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我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夫韓子所謂鬼者、類夫身後之魂、

則鬼無形聲與氣、魂亦無形聲與氣、魂既無形聲與氣而謂有上衣下裳之需、有是理哉、如或需此、何以輕狐厚貉、細葛單羅、絕不焚化、豈陰罔獨有春秋而無冬夏乎、古者春秋致祭、設其裳衣、設之云者不過寄其思慕之忱、則古無焚化之俗明也、或曰、孝子存心、但求其心之所安、恐親之無裳以蔽體也、則羞無衣以周身也、則寒、故借此一焚、以稍慰其心之所不安、不亦可乎、余曰、古訓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明明爲人所可用之物而焚之、且焚之而仍無足以適魂之用、是作無益而害有益也、況梁主一冠三載、曾子布被十年、物無不敝、大抵然矣、今燒衣者但卽其臨終之時、焚衣送之、魂果用此、則數十年後、必當肘見踵決矣、何以新死者焚送以衣、而亡久者不復焚送也、豈眞新鬼大而故鬼小乎、若計年而焚之、則歷代祖先、皆當供衣、而一歲之中、經費浩繁、不獨貧者難辦、卽富者亦當不貲、又俗謂燒衣之時、必椿石灰于地成圈、毋使野鬼入而竊取之、夫劃地爲牢、君子裹足若野鬼畏石灰而不入、豈人魂獨不畏而能入乎、種種妄言、令人噴飯、吾願有心人一思其謬、而不復作隨風逐浪之行也、幸甚、

續錄明大西利瑪竇先生行跡

明大西艾儒畧述

太僕我存李公、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覺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不從、後有悔也、李公忽患病京師、邸無家眷、利子朝夕於床得前、躬爲調護、時病甚篤、已立遺言、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爲聖堂用、賴　天主寵祐而李公之疾痊矣、利子累積勞瘁、自得病、首日、卽謂諸士曰、茲我去世之期也、遂依教中善終規行之、諸奉教者利子無不喜容接之、而加慰勉焉、時仰祈　大主垂祐中華、俾人人盡識聖教、得沾洪恩、後念皇上體恤遠人、懷思報答涓埃、望　天主福祐默啟、得以闡揚大教、此尤病中惓惓之意也、越數日、利子臨終、再告解請領聖體、鐸德以禮捧之至寢、利子奮力强起、投地叩奉不已、同會以病篤寬其安寢、利子不敢纖毫褻越焉、有頃、忽閉目如有所思、安然坐逝矣、時萬曆庚戌年四月也、太僕李公經其喪事、市堅木爲棺、會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懼天炎而體變、李公曰、勿亟、子第加工、利子雖百日不壞、越兩日始就木、諸縉紳來弔者、無不極口稱讚、先是利子數月前、嘗致書於郭子仲鳳、末有云、此我盡頭之書、從此無書矣、言別矣、利子未病時、會士請其遺囑教中事理、種種

畢陳至明公往來菁蔵去者去留者留無不先爲經理利子始病時已無及矣必數月之前預爲整頓始知早識其善終之期矣若夫利子一生至德未易盡述夫人萬善之根在默與　上主神接利子嘗默對越每晨所得　上主默啟卽下筆記之不忘　主佑漸而成帙諸會士多喜熟玩領其教誨卽儒略讀之時有醒悟也默道後恭行彌撒切祈所懷務沾　主佑每日讀頌　天主七次昕夕嚴審其私毫不自恕薊北天寒臥不重裯時用木枕所披之衣不請更易亦不繫心唯道德自樂故輕視肉身耳初傳教於中華多有艱阻利子以寬和謙忍不以順事而傲不以逆事而屈故彼都人士咸相敬愛時願親炙待諸會士尤極溫良在洪州時有一會士與之調自鳴鐘將以獻大廷者悞破其機會士憂形於色利子怡然曰無傷也另覓其他可也人盡服其德量

棲流所論　○居處食息爲人生日用之經一日失其所則風餐露宿百病寖生淪喪天涯奄然就斃亦何可勝道此廣厦萬間杜少陵所以有庇寒之願也滬北自互市通商以來五金薈萃百貨流通闤闠之充盈氣象之張皇爲各口冠以故四方之來歸者如魚之趨壑鳥之投林鬥捷爭先惟恐或後其間有張空拳而暴致鉅富者有擁厚資而霎時蕩敗者致貧無立錐流爲乞丐而租界之中又設有中西街捕不准流民乞食於是進退狼狽凍餒交困因而客死他鄉者一歲之中不知其幾何輩也浙西陳寶渠司馬官於滬者有年深悉窮民苦況惻然憫之因力籌款項購定租界之北糧田六畝創設棲流所計屋四十餘間留養窮民除衣被餐宿外又延設內外醫生各一員井井規模有條不紊屋宇宏敞器用整潔意美法良道路感頌洵義舉也吾因而思落魄他鄉之子其始也囊橐略充便似金穴銅山挹之不罄於是任意揮霍不顧來日大難卒至一敗塗地此身孑然而又無驚才絕技以炫於衆親友見之而畏避路鬼見之而揶揄日暮途窮奇苦萬狀人生到此慘何可言今得司馬具一片熱腸熨百人冷骨哀王孫而進食非望報也進陳蕃而下榻非欵客也而且延盧扁之妙手備方藥以調持頓使凄風苦雨之天變作暖日晴春之境扶顛濟困大衆歡心眞盛德事哉然該所訂立章程尚未刊佈其美備自不待言第以愚見測之始而留所給以衣食醫治病痊後或酌給川資搭送回籍其有無家可歸者則擇其年力强壯力堪工作之輩教之作工以課其

勸惰、所得工資、由所代儲、俟離所時、給之、俾得成小小人家、以延似續、或亦仁人所宜籌及者也、抑余又有說者、人生飲啄、各由前定、餬口之方、所在都有、年少子弟、立志不堅、此心毫無把握、一念之貪、視海上爲利藪所歸、羣趨若鶩、豈知耳目沾染、最易搖動心情、雖歲入之貲甚豐、而逋負之劵仍至、蓄日既久、未有不潰裂者、是可危也、故莫如絕足不來、食力鄉園、雖至貧寒徹骨、終未若茲土之陷溺爲不可救也、俗稱浦江水多泥汚、飲之能使人心竅驟迷、語雖近戲、不爲無因、余年未及壯、而客中歲月、廿稔於茲、近復槖筆來遊、見夫浮靡之習、愈趨愈下、用是兢兢自持、惟恐失足、暇日往新閘遊覽一過、彌用寒心、因本勸戒之意、創爲是論、以續該所後記可乎、

索逋毒計　○金陵南門外有陳姓機戶、常與陶姓緜行、有貨物往來交易、歷年積欠、約七十元、本年陳忽物故、其孀妻年僅二十二歲、雖貧苦異常、而撫孤守節、曾無他志、陶屢索前賬、委係無力歸清、遷延已久、陶忽頓生毒計、勸其姑不如將媳售爲人妾、一以完亡人舊債、一以濟老母家貧、計頗兩得、姑爲所惑、竟私自諧價洋一百四十元、寫契一紙、上載洋七十元、其餘一半、暗扣前賬、而媳仍未知也、陶特遣老嫗持錢四百、前往陳氏、詭云、家主母適值臨盆、需人抱腰、敢來相邀、此其酬金也、陳媳信之、隨嫗來、路過一廟、中供偶像曰土地、挾令陳媳默香叩頭、媳陰異之、拜訖、嫗便率陶姓諸人扶抱登輿而去、聞强娶者卽陶之族人、刻下媳之母家已稟官指控云、吁、債臺突兀、生前之苦累無邊、弱息零丁、身後之遺孤誰託、在陶某亦當稍示矜憫、不忍遽飛逋牒、而乃含沙陰射、毒計潛施、誘賣人妻、隱抵舊債、爲富不仁、狗彘不食其餘矣、

投水獲拯　○建德青山保地方、蔣某者、年甫四旬、耕種度日、本年夏、有不知來歷之馮姓婦、來邨覓食、蔣以寒家中饋、主持需人、姑留之給食、以供操作、魚水夫妻、方擬偕老、不謂婦本癖嗜烟霞、數月來、見蔣辛苦所入、衣食不豐、亟思去而之他、蔣力勸之、不可、一時忿火中燒、竟往門前小塘、圖自盡焉、幸鄰人趕救出水、逾數刻始甦、禍由自召、解脫無門、不得已、思以性命拚之、亦可謂愚而且妄者矣、

異胎又見　○頃有皖省建德縣友人來函云、該處上鄉永豐保、有劉姓者、娶妻生三子、悼亡新賦、又續絃膠、蓋續娶葉氏女爲繼室後、懷孕在腹、復有獲麟之望、詎上月間、產下一孩、厥狀可怖、兩其頭而一

其身、五官各能運動、喉管又係一貫、合家驚駭、目爲怪物、戚友來觀者、咸望風辟易、詫爲得未曾見、第四日奄然而殤、產婦繼殂、人皆以謂不祥之徵云、夫天地之大、何所蔑有、降殃降祥、理無或爽、本報曾登異胎一則、係得諸醫家考驗、并無吉咎之徵、茲姑照來札登錄、以符新聞之例云爾、

孀婦慘死　○江甯祿口鎭之北邨、孀婦王氏、矢志清修、垂五十年、兵燹後、族人嘉其志、而又憫其窮老無依也、爲築茅屋三椽、於野田叢塚之間、名曰福因菴、如是者又十餘年、忽于本年九月間、有少婦來菴居住、不知其爲該嫗之親串歟、抑亦有志清修者也、至是菴者、均莫悉其由來、詎十月初、農人有欲寄耒耜於其菴者、扣門不應、異之、破扉入、則見該嫗喉腹戮傷、身死、少婦則倒斃牀上、胸腹間均有重傷、當卽鳴官詣驗、勒限緝兇、刻尙未獲、其致死之由、則衆皆莫能知也、

擇壻遭騙　○邗上有學究某、以舌耕餬口、生女年十三、極愛憐之、欲擇佳壻、以快東床之願、會有媒氏、偕一年少來求婚、視之、翩翩風致、儀表不凡、某夫婦一見喜甚、卽擇吉文定、言明俟女及歲而後嫁焉、某偶他出、忽綵輿到門、報親迎者至、某妻駭甚、且視其壻、粗鄙蠢惡、不類曩時、力却之、詎不由分說、挾女登輿、簇擁去、甲歸、急率多人至壻家、欲奪女回、經衆解勸再四、道已經成親、殆難翻悔、不如贈君洋二十元、就此了結、某無如何、覆洋而返、然前此之翩翩美少、則已不知去向矣、擇壻者可不愼諸、

紙紮輪船　○吳海關監督俊方伯之夫人、因病物故、上月十二日出殯、迎柩至永勝寺暫寄、再行擇日回旗、一切儀仗、焜耀整齊、已不待言、其種種冥具、大都剪紙作綵、斑駁離奇、不一其狀、中有火輪船一艘、以緝私外洋水手八人舁之、形製龐然、尤爲靈動肖眞、且烟通內亦能出烟、如黑雲出岫、薰寒街衢、噫、異哉、其將使夫人乘坐此舟以回籍歟、抑藉巧匠之靈以侈喪儀之盛歟、矜奇吊怪、儒者弗爲、惡其跡涉虛誕也、今觀於此、實覺前此未有之奇已、

痼疾難除　○近日大江南北、禁烟之令甚嚴、官民交相儆戒、莫共除痼疾、以驅惡魔、閒高郵北鄉居家河地方、有紳衿數人、共集戒烟會、每月輪備酒筵、閒聚終日、互相察驗、有不如約者、罰酒一席、法至善也、詎未及兩月、卽有某紳願罰筵席、座客咨嗟而散、人而無恒、卒難成事、爲善不終、可爲浩歎、

地雷爆者　○前報登俄皇被刺未成一節，祇以電音簡略，未悉原委，茲得外國來信云，俄皇因巡閱邊疆，乘坐火車回京，刺客某，預知其必經此路，密營窟室于鐵路大道之旁，扃其室，晝夜趕挖地道，直達火車輪路之底，傾納猛烈火藥，外引藥線，預設瞭望，偵知俄皇將到，即發火爆之，亦足見其終費苦心矣，詎是日俄皇分兩起動輪，其前導十車，概裝行李輜重等件，而在後十車，則皇與從官乘焉，刺客誤意前導者，俄皇必在其內，乘其將馳抵埋藥處，急燃線引火，頃刻霹靂一聲，震動數里，而俄皇則幸未及難，噫，奸謀雖巧，主意難回，博浪利錐，秦庭匕首，謀之不臧，古今同歎，窮極心機，奚益哉，

撕榜駭聞　○春秋兩榜，皆袤糊懸挂，派役朝夕看守，蓋以向例須存案達部，以備稽考，非如實貼照牆者，可任其雨絲風片也，己卯正科，廣東武鄉試榜，于初八日子刻揭曉，檢弁護衛，鼓導前驅，敬謹懸挂，照例派役駐守，掄才為　國家大典，非可苟焉從事也，詎意是榜甫出，觀者大譁，以為省會風氣最盛之區，竟遭脫榜，因是變辱為怒，擅敢將正榜撕毀，如玉龍鱗甲，片片花飛，一鬨而散，夫主司者秉公衡鑒，乘取自有權衡，被遺者方將磨厲以須，靜俟秋風一戰，何至目無法紀至于斯極，創聞也，亦駭聞也，

榜後輿論　○本科粵東武闈，經裕中丞實力整頓，嚴絕弊竇，揭曉後，一時登龍門而瞻虎榜者，類皆技勇精嫻，弓馬純熟之士，僉無異議，惟省會首縣，南番二邑，竟如遺珠滄海，不名一蘭，且高要為兩粵首邑，亦無獲焉者，從前此數邑，武技最稱講究，故領鄉薦者亦較他縣獨多，今乃輿占脫輻，名落深山，赴赴羣英，未免有牢騷不平之感矣，

太守目裁　○近聞江西候補府吳太守達亨，需次省垣，兩年以來，一無差委，日前謀幹差使，又得而復失，致忿鬱無聊，吞烟自盡，聞太守以乙榜簽仕豫章，年富力強，大可有為，而竟死于非命，宦海險巇，可畏哉，

新簡公使　○法國駐華白公使，前因請假回國，暫息征驂，人以其老成碩望，咸願使節重臨，刻閱西報，知法國新簡大臣蒲來爾，來華充駐京公使，聞蒲公累世簪纓，德門望族，為世所推，而又辦事精詳，謙恭審慎，想此次稅駕中邦，定必益臻輯睦也，

清查界址　○揚之儀徵在道咸間，夙稱繁富，自遭髫冠蹂躪，禾黍邱墟，鞠爲茂草，肅清後，言尋故址，幾莫辨徑路東西，亦浩刼也，茲泰邑令周明府出示，清查界址，務須一律豎立界石，并勸諭民間有力者，量爲建屋，無力者，週築圍墻，如有地主流亡，無人承認者，並入官充公，既泯花戶爭競之端，又免盜賊窩藏之藪，一舉而數善備焉，闔邑士民咸樂從之。

撥兵濬河　○金陵城內河道，久未疏濬，穢塞淤阻，居民苦之，前十月間，奉原任沈制軍札飭朱統領，派撥各營親兵數千人，於上月初二日動工，各分地段，一律挑挖濬深，以興水利，而便民汲云，又浦口河工，係吳小軒統領帶兵督開，河道直至滁州而止，開浦口山前二十餘里間，下皆堅石，開鑿之功，頗費時日，故自上年興工以來，兵丁數千，竭力開挖，至今尚未蕆工也。

厦門火災　○厦門廳菜河邊，前月二十九日晚，有某衣舖失火，延燒左右舖戶二十餘家，焚斃人口亦二十餘名，其起火之由，緣衣鋪中，藏有花炮火藥等物，偶被燃爆，遂成燎原之勢，民也何辜，而被焚若此其衆，亦慘矣哉。

新人却走　○漳州漢邑蔡姓，有愛女許配陳姓，久無異言，上月陳宅擇吉親迎，恭備綵輿，登門迎娶，迨喜伴攙扶新人登輿，忽新人大叫却走，請輿中有怪物在焉，十分害怕，而他人不之見也，既而另宅敦請再三，終以怪物作祟，未肯從命，空輿而返，窃恐輿中無怪，而心中或不免有怪也，然乎否乎，笑笑。

商務日盛　○前報日本新闢高麗通商埠頭，曰鳳山，據聞開埠以來，商務日有起色，惟該境出口貨，祇以米麥爲大宗，此外土貨，則寥寥焉，日人之商于該境者，約一千人，并設醫院，兼置領事，其衙署已落成，進署日，慶賀禮節，頗極一時之盛云。

土國電報　○本埠西報稱近土爾基國發來電音云，國中有向習英教者，沿途散分書籍，偶犯該境令典，遂爲土國有司所執，繫之獄，事聞于駐土英公使，往謁土官，爲該教民緩頰，土官不允，公使怒，竟斷絕文憑，不與往來，大勢岌岌可危，刻又接續信，知土官刻已將教民立即開釋，允其所請，彼此共釋前嫌，輯睦如初云。

琴川近聞　○上月二十日小東門外花谿里邵姓婦因晝寢失愼焚去房屋三間並焚斃六歲男孩一名其始不知何自起火適該婦躺睡正濃直至火燎其髮痛而驚覺急搶女孩出男孩已不及搶救矣觀者無不酸鼻然實該婦之惰有以致此也

輪車入水　○聞英國電報至滬云近有一載客火車行過一橋忽馳入水死于是役者計九十人亦創聞也

盜刦慘禍　○香港報稱有客自穗垣來言有某鄉渡船慘斃多人一事眞鉅禍也該處盜風素熾故渡船來往咸備炮火以備不虞本月之朔渡船排班出海忽見盜舟數艘揚帆來于是篙師舵工各奮力抵禦旋燃大炮以轟之盜舟亦還炮相擊一時炮子雨下彼此不分勝負頃之盜發一彈適中于渡舟之火藥櫃內登時炸裂全船崩沸搭客數十人血肉交飛肢體無折咸浮于海僅剩船底一片飄沉巨浸之中而已盜舟亦倉皇四散吁盜風之猖獗死事之慘烈實爲罕見有洋面之責者其將何法以弭之

地圜說

嘉善孫榮壽小雲來稿

地體圓轉如球兩端爲南北極其東西分五大洲即西人所謂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阿美利加奧大里亞是也或以阿美利加南北析爲二洲而不及奧大里亞蓋百十年前奧大里亞未屬英吉利不知有是洲也考地圜之說由來古矣而前人記載特未明言之耳謂爲西法創論獨得之奇殊不知實本中法也按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圜而其理其實已具乎中矣其言春分至秋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極下常無日光蓋惟地體渾圜故自春分至秋分日行赤道以北則北極之下常有日光自秋分至春分日行赤道以南則北極之下常無日光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又言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則日繞地球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若地爲平面安得有時刻先後之遂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夜半者乎是地圜之義周髀言之已悉而自漢以後罕有暢其旨者今西人條分縷晰幾數萬言僅爲獨得殆未讀周髀而考證之耳

金陵近信 ○自沈制軍以前月六日薨于位，杜石驟領，梁陰戟缺，兩江官民，靡弗同聲哀悼，如失所恃，其安殮棺木，係江蘇候補道洪觀察代辦，閒值價銀八百兩，後因譚中軍嫌太短小，不合用，即行退還，經江甯將軍購辦一具，進用，其價值尚未講定也，近聞在彩紮舖中定製新式材旱，及各種彩亭旗傘等事，擇日出殯儀導之需，生榮沒哀，想屆時當必有一番熱鬧也，

逃犯處決 ○前四月間江甯縣發差四人，押解盜案斬犯一名，赴蘇秋審過堂，詎該犯兇悍有力，半途竟將解差殺傷三人，扭斷鐐銬而逸，當即分投通緝，刻已獲犯，立奉憲飭，鄒赴水西門外梟首，解赴犯事地方示衆云，

分設公使 ○羅馬教皇向例派設公使，駐紮在教各國，辦理教會交涉事宜，智利，小國也，亦駐公使一員，兼理巴拉蓋國公使事務，今擬兩國各設公使，以一事權而免跟涉，刻下會議，未悉能否准行也，說見西報，

焚斃四命 ○上月初九日晚，金陵南門外，搖帶巷某姓失愼，焚去房屋僅兩椽，而慘死至四命，蓋某見失火，先挈其女出，復猛進救其子若妻，而已猝不能出，同遭焚死，以其妻方懷孕將彌月，故綜計得四人焉，僅留呱呱弱女一人，年僅數齡，曙後星孤，見者憐之，

兩江官報 ○昨接吳中來信，知撫署中已奉到上月十五日 廷寄，兩江總督着劉坤一調補，未到任以前，着江蘇巡撫吳元炳署理，其江蘇巡撫缺，着蘇藩司譚鈞培護理，等因欽此，查吳子健中丞，前已屢擢督篆，此次重蒞江邦，定必益臻熟練，譚序初方伯，前守蘇州時，距今僅及兩年，而四品黃堂，驟晉三吳風憲，仰 恩綸之疊沛，知 主眷之方隆，超擢之捷，近數年大員中，吾見亦罕矣，

年終核數 ○西報云，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計西人之在中國通商各口者，三千八百十四名，內英國人最多，有一千九百五十三人云，洋行計開設各埠者，三百五十一家，內英二百二十，德四十九，美三十五，俄十七，法九，丹丹荷蘭瑞典西班牙奧各一，日本九，每屆年終，核數入冊，以備稽考，此西例也，

燈謎 ○治世無須治甲兵 打一字 拔貢朝考分二等用 打漢書二句 扛 打四書一句

對影自成雙　打一字　民無二王　打一字　片時反側倒惜寸陰水鳥狎客人異於禽　打二字花名　苟合總堪羞文君是女流馬嘶芳草地離合動人愁　打一字　三十夜子時　打一字

小鳥高飛羽自豐　燕毛　借問小紅詩學未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南高峯接北高峯　出字　日上林中雨點稀　凍字　人倚僬僥尺一身　侍　雨霽雲羅一色盈　周寄　以上吳翰堂瞿石盟射　曉啼何止唱三號　雞鳴不已　馮樹功射　周流七十二君庭　靡國不到　吳朝江射　高弟同堂寃不解　顏讐由　吳松濤射　是我兒耶抑我弟耶　子叔疑　方詩盟射

秋暮書懷　次賦秋生韵　○驚心時序往來頻環堵蕭然樂意眞秋水兼葭供勝賞曉窻楊柳具清神平生志願師前哲壯歲功名讓後人半榻琴書半床月吟情瀟灑敢言貧　琴川烟霞散人未是草

讀杜少陵集　○蒼涼爲古一詩人潦倒江湖劇苦辛四海瘡痍悲困頓中原社稷痛顛沛屯丹心淚淚君臣遇白髮飄零骨肉親冷落瀼西茅屋裏至今隱隱見情眞　蕭疎白髮歲籌邊唐祚中興戰伐年南望妖烽罵赤日西征老淚入蒼烟流離弟妹孤燈夜泣別妻孥冷露天翹首浣花溪畔屋忠誠猶見薄坤乾

醉太平　咏梅　○松枝竹枝梅枝閒之芳心不爲歲寒移任霜欺雪欺○雲委月委風委特奇瑤臺仙子尙潛窺也憐伊妬伊　○憶秦娥　題壁○門寂寂雀羅張處無人跡蓋高論丈薤苦論尺○其間有箇逃名客頭籠破帽無人識敗蕉肢體凍梨顏色

桂香館侍者甫稿

續錄浙江考畧　○浙省大川最著者爲錢塘江本名浙江浙亦作淛又名之江一曰曲江枚乘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是也或作漸江水經云漸江卽浙江在省城東南其源發自徽歙旋折而東以達於海江口有二山南曰龕屬紹興北曰赭屬海寧並峙於江海之會是謂海門潮水擊山奮而上躋如素旣橫空迅雷撼地世俗沿爲子胥怒潮羣往趨視卽此瀕海之人逢每年八月十八日迎濤觸浪謂之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以懲然終不能遏至今仍之沿江之塘吳越王錢鏐所謂射潮捍塘處其次爲運河卽隋大業中詔開江南河道自洛陽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擬通龍舟處又次爲甌江在溫州府北卽海之支流舊名慎江一名溫江一名永嘉江亦名蜃江東會於海是曰甌海或名蜃海若杭之西湖海內

勝地，可首屈一指焉。環繞三十里，漢稱明聖湖，以其介於錢塘，亦稱錢塘湖，以其輸委於下湖，又稱上湖。三面環山，谿谷縈注，唐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開六井，引西湖以灌之，民賴其利，六井曰相國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未幾白居易來守是郡，復浚之，而於湖中始築堤，自斷橋至孤山，一路綠楊，蔭密無間，是名白公堤。宋元祐間，郡守蘇子瞻取葑田積湖，南北徑十餘里，爲長堤，以通行人，因名蘇公堤，堤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夾植花柳，中建六橋，湖中又植以菱芡蓮藕之屬，領略花光，遊者忘返。後淳祐中京兆尹趙與筧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夾峙垂條，景仿蘇堤，人遂稱趙公堤，此外復有楊公堤，在蘇堤之西，乃知府楊孟瑛所築，增建六橋，俗稱裏六橋是也。然北山三橋，宋時已有，孟瑛所建，特南山三橋耳。全湖風景，洵屬不凡，統志載有十景，曰蘇堤春曉、平湖秋月、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南屏晚鐘、雷峰夕照、麴院荷風、孤山梅雪，此外前賢勝跡，幾乎書不勝書，要皆點綴林泉，而獨成千古者也。近數年間，有新建勝地數處，曰退省庵，爲湘中彭雪岑宮保奏准建築之別墅，庵在三潭印月，四面環湖，水中清華，洵幽景也。孤山之麓，則有薛廬，爲全椒薛慰農觀察，掌教崇文時，肄業諸生，鳩工以作先生別墅者也。近又有詁經主講德清俞蔭甫太史之俞樓，其中小樓盤曲，疊石成梁，景頗不俗，又曰小曲園，乃其門下士徐花農孝廉，集資新建者，是數地者，均堪藉湖光山色以同壽，而非泯泯者所可同日語也。總之自唐以來，爲遊人必至之地，迄今泛舟蕩槳，騎驢策馭者，殆無虛日，其次若寧波城西之月湖，一名西湖，爲四明遊觀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詠，城東又有東湖，亭名萬金湖，周迴八十里，湖中山石聳立，爲山水絕勝處，宋史丞相營瑩湖上，而屋宇林卉，可將西湖之盛，湖州則有風渚湖，屬武康縣治，其名不一，曰巽湖，曰九里湖，曰下渚湖，中產菱芡，湖旁土性枯，浙右陶器，多出於此，紹興西南則有鏡湖，一名鑑湖，古稱南湖，漢太守馬臻所鑿，唐李白詩云，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唐元宗賜秘書監賀知章鑑湖一曲，即此，又名賀鑑湖，嘉興則有澉湖，屬海鹽縣治，一名永安湖，澉水志，湖上四圍皆山，號小西湖，又溫州龍游縣西南亦有西湖，係宋馬天驥擬明聖湖而開，以備遊覽，惟均不足與杭之西湖，作萬一之彷彿，蓋明聖湖志稱天然妙境，無事雕飾，洵非虛語也。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廿五日　第三十四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險旨恭錄　招魂論上　教宗與學　新堂落成
古文體例論　異災駭聞　西婦講求性學　新獲紙料
解忿妙法　拐匪站籠　酗酒橫死　米船沉溺
闢與妄控　官犯陪鄉　狂巫醜態　示禁謠傳
賭徒恃蠻　唧怨毒毆　輪舟撞沉民船　預籌公車
續錄浙江考略　續錄利先生行跡
厠鬼胡鬧
疏濬城河
冰山撞船
皖撫轅門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幫房外本埠由童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十一月十三日奉　旨徐用儀補授太常寺卿欽此十四日奉　上諭兩江總督沈葆楨秉性沉毅練達老成歷受　先朝恩遇由翰林外任知府游擢封圻前在江西巡撫任內籌辦軍務悉協機宜嗣因殲除學匪餘孽　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朕御極後擢任兩江總督於地方利弊認真整頓任事實心不避勞怨前因舊疾增劇籲請開缺富經賞假兩月方冀調理就痊長資倚任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追贈太子太保衔入祀賢良祠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蓋樞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伊子附貢生沈瑋慶着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附生沈瑩慶沈瑜慶均着以主事用沈璘慶沈璿慶沈瑤慶沈琬慶均着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用示眷念藎臣至意欽此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朱以增奏參江蘇糧道英樸貪劣各欵當經諭令步軍統領等衙門及直隸江蘇各督撫確查具奏旋據各該衙門奏查明英樸在京夥開店舖屬實當降　旨將該道員開缺聽候查辦並將摺內所稱該家丁聲明英樸逗遛在京實係因病請假等情復諭令倉場侍郎江蘇巡撫據實具奏嗣據李鴻章奏稱天津有松盛長滙兌局詢有英樸本銀在內復據倉場侍郎奏該道曾面請病假赴京就醫茲據沈葆楨吳元炳奏稱查明江蘇糧道押運北上本有津貼公費銀兩該道尚無勒令多送亦無訐告勒送不遂故意挑剔米色之案省滬二局收支各欵均查無支銷糧道署中食用及建造敬神戲台等名目惟查上海地方確有松盛長滙兌局銀號實有英樸股本在內本年正月曾有滙兌海運經費銀兩至以公費生息及將員董薪水勒指兩節均無確據可證惟今春赴滬驗米時乘坐小轎微服冶游事亦有之其請假入都就醫該道曾經具稟有案現經逐欵查明據實覆奏等語英樸被參各節或查無確據或事出有因惟以監司大員與民間夥開店舖從中牟利復有微服冶游情事實屬有玷官箴英樸業經病故仍着革職以示懲戒欽此同日奉　上諭劉坤一着調補兩江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未到任以前着吳元炳署理江蘇巡撫着譚鈞培暫行護理兩廣總督着張樹聲補授慶裕着補授廣西巡撫福建布政使着梁肇煌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順天府府尹着李朝儀補授梁肇煌着俟李朝儀到任後再行交卸欽此同日奉　旨鄭溥元着協理京畿道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恩霽補授大理寺卿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山東鹽

運使員缺着林述訓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新授福建布政使梁肇煌奏陳明現任閩浙總督何璟係伊兒女姻親一摺福建布政使着盧士杰調補梁肇煌着調補江寧布政使欽此十七日奉　上諭杭州將軍承恩公廣科由御前侍衛補授副都統簡放西安將軍調任杭州將軍供職勤慎於旗營事務均能整飭茲聞溘逝悼惜殊深着加恩照將軍例賜䘏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䘏典該衙門察例具奏賞銀二千兩由浙江藩庫給發靈柩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子恩濤着俟百日孝滿後承襲公爵其餘子孫俟及歲時由該旗帶領引見欽此同日奉　上諭岑毓英奏訪拿哥老會匪首要各犯訊明正法一摺已革總兵楊海泰即楊開泰等胆敢在貴州省城歃血結盟謀爲不軌於本年十月間糾集多人約期舉事經岑毓英與司道府縣等訪聞派副將何雄輝等先後拿獲逆犯多名並獲號片旂幟軍器等件當將楊海泰即楊開泰等八犯訊明後凌遲處死地方一律安靜辦理尚爲妥速逸犯張幅芝等仍着飭屬嚴緝務獲究辦毋任一名漏網以絕根株所有此次出力員弁着准其擇尤請獎毋許冒濫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同日奉　旨德福現在丁憂其所管正白旂漢軍副都統着穆隆阿署理欽此

招魂論上

楚辭之有招魂也，或以爲屈原目悼而作，或以爲宋玉憐屈原之忠而見斥，故作招魂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是二說，余皆不之辨，惟讀其辭，考其意，原其情，要不過借題寄意，婉導微言，聊以慰被逐者之苦衷，而未必實信夫魂遊身外也，意者後世好怪之徒，借端於此，創爲招魂之說，一唱百和，相率成風，迄於今習俗相沿，愈傳愈下，眞有遇於目而不得不寒於心者，何也，今之人或以寒疾過深，語無倫次，或以偶遭驚悸，心志惛迷，其家人輒爲之招魂，一人升屋，抱瓮突而呼曰，某歸來乎，某歸來乎，又一人倚門而答來矣來矣，當此之時，徧搜瓦縫屋脊，偶獲一蜘蛛蜂蟻之屬，遽相歡呼而謂魂已歸家，仍循梯而下，口中緩聲呼曰，歸哉歸哉，即執所獲之虫，置於病者之床，以此物爲神魂所附，嗟夫，習俗之不經，安有過於此哉，夫魂之爲用也三，曰靈，曰生，曰覺，而魂之爲體，一而已，唯其一，故靈焉生焉覺焉，皆一魂之所出也，有靈與覺，知必有魂，然靈與覺，可因病見阻，故無靈與覺，未必無魂也，而生則不然，從未聞無魂而能生，亦未聞有魂而不生者，是生

之所在即魂之所在矣譬之火有烟與光焉有烟必有火而有火則未必有烟若夫光則不然未聞有光而可以無火亦未聞有火而可以無光者是光之所在即火之所在矣據是說也魂與身相合而牛相離而死而絲毫不忒先後無殊豈魂已失而猶可生活乎哉嘗考諸折肱折臂之流謂濁氣阻於胸膈則惛迷痰入膻中則病顛痫熱入膽家則譫語發狂然則人或語無倫次心志惛迷此皆病有以致之而非失魂之故也若謂身未亡而魂先失則其時目能視耳能聞口舌能言手足能動果孰與之然孰使之然哉曰身自能之乎曰身不能獨行其事故一朝絕氣四體塊然非然者何同是失魂而身有生死之別也曰然則一魂失而他魂仍在乎曰否一人惟具一魂余已論之詳矣安有此去彼留之理且吾觀世之人未招魂而病愈者有之既招魂而物故者亦有之如果以招不招為生死之憑則既招者何以死未招者曷能生乎種種迷謬不辨自知吾姑略陳一二以質諸明理之君子

教宗典學　○今教宗良第十三自即位以來屢頒　諭旨著各國主教加意整頓公學而又每年撥庫欵佛郎洋十萬元以助羅馬一府公學費俾資膏火而勵諸生其加惠學校之意亦云篤矣

新堂落成　○崇明下沙地方舊有天主堂一座以歷年過久未免黯朽穿漏殊不足以肅觀瞻兼以規模狹小遇大禮日尤不敷用是以本年春間有振鐸是鄉者命將舊址展寬一律翻新更造至季秋落成規制較前略崇而內外粉飾更覺燦然云

續錄明大西利瑪竇先生行跡　明大西艾儒畧述

會士入中夏者多利子取六經諸書為之講解一日與熊子講畢熊子稱謝利子遜不敏曰如講有不到並日常過差幸祈恕我以此為謝可矣熊子有剛感其真切不禁泪下有志之士離家相從或俗念復萌就利子求解利子一耳提之無不冰消霧釋利子入中邦時寄書回羅馬只勸其昆仲修德行善仰答　天主諸昆弟感慕利子之意自後有書至必頂禮而開讀焉利子沒後中朝諸公議欲請葬地而龍子順陽熊子有剛具疏奏請命下禮部題覆相國吳公時以少宗伯署部事偕正郎林公員外郎洪公主政韓萬象公具言其昆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有稱伏乞收葬等情上報可吳公牒下京兆黃公吉士有藉沒楊內官私創二

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并爲龐熊諸子恭敬　天主修道祝釐之所、京兆玉沙黃公、立石爲文記之、有內官言於相國葉公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論其他事、卽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自利子歿後、人多畫其像而景仰之者、太僕李公繪其像於聖堂左、太素瞿夫人請利子小像爲聖牌、且珍藏其手書以爲至寶、厥後張識聖額爾奉教至虔、爲衆所仰、天啟癸亥年、從父孝廉夏儋、掌教中州、臨終時忽見天主聖容、審判其生平、尙加訶責、宗徒聖瑪竇與利子同覲　天主臺前、爲之懇祈　天主許登化光天焉、爾時頓甦、具爲其父言之、迺安然而逝、此亦利子之靈介　天主側爲中國人祈求之一驗云、向利子未歿時、見有道行之機、且爲中朝曆法歲久而差、禮部具疏荐利子及龐子同修、旨報可、利子以道之廣傳、及朝家重典、未可一人獨任、因寄書本國、招一二同志、多携西國書同譯、儒略始與二三友朋、如畢子今梁、史子建修、浮海東來、而利子是年歿矣、雖不及一面、亦躬造燕京、瞻拜賜墳、感激中朝之厚仁也、於戲、利子挾天學東來、矢志宣揚正教、幾三十年、余不敏、略次先友行跡、以待後之君子有志而願知者、

雲間郭友松稿

古文體例論

古人無所謂文也、其言卽其文、所謂文以載道是也、大文章從六經得來、其文未有不言道者、自秦火之後、異說爭鳴、於是諸子百家、並立僞體、以流傳於世、而體例亦緣是以分、千變萬化、皆可以古文括之、惟駢儷之文、不在其內、文選及六朝諸作是矣、論古文者有梁任昉之文章緣始、與陳懋仁之續文章緣始、以及升菴南濠仁寶恒夫諸書中、往往指某體起何代、蓋不可勝述矣、最衆者如張天如之百三名家、陳明齋之五種奇賞、而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皆煌煌奇製、又有古文關鍵、文章軌範、則精其選而嚴於取、若夫八家之名、茅鹿門始分之、今又有沈歸愚之八家、儲中子之十家、儲更有七種、此皆古人之文、自漢而迄元明也、至古文晨書、古文雅止、古文賞音、古文眉詮、古文品外錄、古文咀華、古文觀止、或多或少、均爲坊本、今則觀止盛行、近人余蓮村復刊觀止本、益以諸孝子義士烈婦及地方善舉、用心未嘗不是、而觀止中獨刪去韓昌黎原道一篇、此文闢異端處、最爲緊要、余反以痛斥佛老、遂爾刪去、余嘗訝是書甚善、何以不能風行、殆以

此人譏其無識與近人之古文見於徐氏二十四家者所選較善而不錄毛西河亦其疎舛餘如魏氏之經世文編則分門別類坐言者即可起行不徒以文章爲尙也沈氏之　國朝文徵所選頗廣與姚氏之　國朝文錄相爲伯仲但姚則多義理之文爲勝之耳眞西山文章正宗則務去浮雜古文苑及續苑則追錄古初而唐荆州之文編宋之文苑英華又廣於搜錄不必其文章之皆爲有用耳體例之說見於彥昇之文章緣始者凡八十一類陳氏續之又加益焉然不獨文也詩亦錄之而其所謂起於某人某時者合之楊氏丹鉛總錄郝穆談纂郎瑛七修類藁往往互異蓋傳聞各殊一彼一此間因以岐出也要其本原文以傳道苟不知道之當然而爭勝文字間是猶唐花之娛目淫哇之亂聰不足取也古人文成而體例由之以立求諸道而不求諸文文自無不工也今人援體例而文章仿之以成務爲文而不明乎道文雖工而無所用也蓋作古文者以道爲綱以六經爲緯其他體例微有不同所謂時異勢殊之所爲也至如天主實義所云則道即在文矣請爲從事古文者質其說焉

異災駭聞　○東瀛急報至滬云西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東京晚戌刻忽起狂風適有不戒於火者火勢隨風四面蔓延赫赫烈烈無從施救計焚燒自九下鐘始至四下鐘止統計大小街巷五十七條房屋九千三百間霎時一片殘殘頓成瓦礫之場事後查計焚斃一百餘人受傷者二百餘人加以朔風凜冽被災之戶驟失棲止共有五萬餘人之多亦駭聞也雖經地方官極力代籌善爲安插然傷心慘目之況眞有不忍覩不忍聞者查日前廂館地方亦經大火焚去三千餘椽本報仍照登錄不謂未經匝月而又遭此奇災民也何辜罹此慘酷然而修德弭災古經垂訓日本民人其尙加之意乎

西婦講求性學　○禮云靜專動直女子之心大都專靜純一使之從事於學亦未必有讓於男子也試觀風詩三百篇獨以雎鳩一什爲周南之冠餘如鄘曼知盈虛敬姜論勞逸謂非女子勝男之一證乎聞西國女子多有講求測算形性等學其智識較優者准其聚徒講學在法國每年例有科試專考婦女之學其考取前茅者給以執照爲女人師近聞美國有女醫者專精岐黃之術亦必考取而後能公然治疾夫男位乎外女位乎內以男醫而治閨貞似乎有違圖教今以女醫治女症豈不較男醫爲更便耶

新發紙料　○中國自湖絲木棉普利外洋各國外未開別有土宜足供銷售利權旁溢殊可憂也本年日本開博覽會集萬國之生材博一時之賞覽其爲留心製造起見固已不遺餘力矣當有本邑人陸驛梅將茅針花改名草棉攜帶赴會人乘我取亦一有心人也果經會中嘗覽謂可造中等紙張派華人王姓偕陸回華採辦大樣草棉赴日試造惟此項土貨海關未列稅則碍難出口復經陸稟請巡道憲准收稅銀即日運載出口刻奉批示已照准將樣貨送交稅務司作價值百抽五收稅云查草棉出常州府屬鄉間最多其餘各鄉亦產是草統計每年可出二十萬担其價值之多寡應由日本紙廠試辦定奪然以鄉人製履炊爨之物忽易而爲文房視草之需不獨陸君首握利權想此後之販運者亦必利市三倍也此中土近事之可喜者

厠鬼胡鬧　○諺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蓋邪不勝正亦理勢然也閩垣南門大街新美里口向係堆倒垃圾糞草之所嗣以兩旁舖戶惡其穢氣薰蒸雇工挑洗淨盡因恐鄰近仍欲傾倒故于牆隅繪作惡鬼形狀貌猙獰冀持畚而來者或望而却走也此係細民作劇往往有之不謂時閱數年愚夫有燃香蠟以往拜禱適中丞長媳病故人言益復藉藉于是郭宅長公子飭家丁持名紙請縣中發差彈壓立將畫鬼塗抹無迹永除蠱惑洵快事也而愚民猶惴惴焉懼其移禍亦堪發噱矣

解忿妙法　○大凡養心之要貴乎懲忿懲忿之學貴乎慎言今之夫妻反目每以婦人簧舌激引丈夫怒焰即易所謂與脫輻是也西國有夫婦二人蓋農家者流也始則床頭詬誶繼則攘臂而前謾罵喧呶和入香料持之出告曰此水專治夫婦不睦俟汝夫發怒時即以此水含諸口待其怒息然後嚥下此法屢試屢效勝服一帖平安散也婦諾之是夜其夫歸復以米鹽瑣屑遷怒於婦婦絕不與較遽將盂水納入口中待夫怒息而嚥之如是者數四而其夫之怒竟如爝火燒空不樸自滅矣解忿妙法莫過於是夫夫婦和而後家道正家庭肇釁半由婦之多言得此嫗之法以排難解紛真萬金良藥也

拐匪站籠　○拐風之盛，近來層見疊出，所在多有，茲據虞山來函，稱拐犯石二，誘拐顧姓小孩，掠賣無錫，沿路因小孩啼哭，打落齒牙，血流被面，并云如再啼叫，定行殺害，經小孩向無錫人說破原由，當即退還，幸樊守戎在途盤詰，獲住送縣，取供究辦，奉昭文縣陳鈞堂明府，判該犯站籠示衆，并高懸示諭云，此間近年奸拐日多，亟應懲一儆百，以戢凶頑，着該拐犯石二，站立小東門，俾衆目共覩，該犯如不日身斃，即着地保具棺埋斂可也，萬不得已，起此忍心，諒吾民共諒也，等諭，除暴安良，是官斯土者之責，而又語長心重，諄諄告誡，以冀力挽頹風，若陳明府者，眞不愧賢父母之稱矣，

酗酒橫死　○江陰東鄉祥圩邨，有王姓名應龍者，渾名洋破褲，家中妻媳子孫，大小計八口，咸信奉天主教，獨洋破褲者不之信，且力阻家人往堂中瞻禮，上月二十三日，適近邨祀神演戲，此老亦欣然往觀，大肆醉飽，儻儻亂舞，暮夜而歸，是夜風狂寒勁，異常昏黑，幾不辨路徑，竟失足落溝，極力掙起，又被鬼迷，在溝圈地上，扒土至深一尺餘，力竭而斃，次早家人訪至其地，覩此情狀，失聲慟哭，行路哀之，麟生之聚禍也如此，可不戒哉，

米船沉溺　○江陰楊安所地方，前月有單姓鄉民載米九石，棹小舟投行銷售，不料行至五雲橋下，適遇潮漲，水溜甚急，猝不及防，竟致全船沉覆，顆粒無存，後有人見者，謂單某平日慣將好米攙水使賣，故有是報，貪小失大，噬臍莫及，好佔便宜者其戒諸，

疏濬城河　○江陰城中河道，淤塞穢膩，不獨舟行不便，且民間飲汲所關，最易致疫，前十月間，李歷辦河工，數十年來，未有如是役之工鉅費省，而不勞民力也，遠近爭頌之，

攔輿妄控　○奉賢韓邑尊，於上月十五日出署，歸途有某姓婦攔輿控其胞弟竊伊奩贈田單一紙，求請追究，邑尊問其有無憑証，則又曰無，又問爾夫家共有幾人，則云有兒子姑娘等，官問以倘爾姑娘出嫁時，攜爾夫田單去，爾夫有時而索回，能即謂之竊乎，婦不能答，官乃申飭不准而退，亦可謂善於燭奸者矣，

官犯陪綁　○前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以無辜屠戮良民二百餘命、經吳柳堂侍御、劾奏十大罪、其彈章淋漓痛快、四五千言、固爲天下人民所共憤、當經拿問進京、勅下六部九卿會議、擬隨斬候、聞已陪綁四次、仍未明正典刑、本年　朝審情實人犯、於上月初三日、綁赴市曹處決、其陪綁者成祿猶在、并聞乘坐紅圍大轎車、前後從騎數人、至監斬官棚內、應名後、仍行回獄、獄中雇用廚役從僕、起居豪奢、與在家無異云、

狂巫醜態　○皖省五河縣地方、凡人家患病染疫、必延巫者以驅鬼、其所延之巫、俗名之曰端公、亦不知其何所取義也、迨播演之時、必將五彩繪畫、塗飾面目、斑駁離奇、令人生怕、手中所執長矛短槊、跳舞剝戳、不名一狀、而又以紅布裹其首、披髮被面、口中喃喃、不知其作何語、演畢、大肆婆娑、領酬而去、病者之愈否、則不暇計、似此胡言胡鬧、亦風俗之憂也、近聞西鄉某姓家、請巫謝神、正值開場、鑼鼓喧闐之際、驟開火鎗一響、詎於匆忙之間、火藥誤及旁人喉頸、受傷甚重、當即抬赴縣署、驗傷旋氣絕、而巫者已不知去向矣、邑尊一面緝捕巫者、立發示諭嚴行禁止、想此後其風當稍戢矣、

示禁謠傳　○粵東省城、時有無業遊民、最喜揑播訛言、多方煽惑、希圖生事、日前又起謠傳、稱法國天主堂、擬開河直通馬頭、將附近舖戶折毀、或稱汕頭地方殺害外國領事、花縣地方殺害傳教士等語、以絕無影響之事、作搖惑人心之舉、實屬奸詐異常、是以廣督劉制軍、出示嚴禁、略謂通商日久、洋人來東貿易傳教、均有定章、況值此中外和好之時、胆敢播謠生事、顯係不法匪徒妄造、亟應嚴行查禁等諭、想煌煌憲示、昭然在目、鬼蜮伎倆、應無所施矣、

冰山撞船　○前有瑞典國商、自北極回、曾言冰山之可畏、行船偶觸、靡弗如齏、故乘輪探北者、咸惴惴焉、刻聞外洋有火船名亞利生那者、自美國牛約埠啟行、抵晚、忽嚴威撲朔、天色陰沈、前面有冰山一座、順流來、觸於船頭、如震霆一聲、已損裂十餘尺、霎時人聲鼎沸、靡不面如土色、無可措手、幸司船者率衆極力堵塞、駛至登思埠修葺再行、尚無大碍、據船主云、所見冰山約方平四五百丈、高六七丈、峯巒層疊、銳削異常、人莫不慶是船之出險入夷云、

場聚賭，忽爲賭客射中，曩橐一空，心如焦灼，復有營兵數人，來索例費，忿甚，始與營兵口角，繼以扭打，其兄亦持鐵爬來助，卒被營兵砍傷兩項焉，觀此一事，非花骨骰之誤人不淺哉，

賭徒恃蠻　○閩省東門外，有花會廠一所，賭館也，係孫牧武之弟，渾名十一指所設，一日正值鬧

啣怨毒毆　○奉邑新寺鎮，有趙某者，充當本鎮地保，本年下忙，正值催糧與串之際，被他人保舉王姓名大頭老和充當該鎮地保，趙忿火中燒，而無如何，上月廿二日，趙母病甚危，忽生一計，邀王來家，叙談陪夜，王貿貿來，趙即導入母室，嚴扃其戶，肆行毒打，甚至兩目眸子，都被抉出，釋放既出，反以王到家逼勒毆傷病母等詞，赴縣喊控，趙之計亦毒矣哉，想明鏡懸空，定能洞悉詭詐，以警凶殘也，

輪舟撞沉民船　○滬江爲萬國通商之埠，舟楫往來，帆檣林立，幾如江浦黃旗，難以悉數，輪舟破浪駛行，急何能避，是以民舟猝被撞沉之案，層見疊出，究其肇事之故，或以停泊失宜，得於行路，或以夜行江面，未點明燈，此皆不慎所致也，茲於本月初，法公司船，晚間八點鐘駛進吳淞口，爾時已過兩船，忽有沙船一艘，並未點燈，竟爲輪船截爲兩段，人夫俱作波臣，擬即停輪拯溺，已爲鄰舟救起，不致葬於魚腹焉，後之行舟者，可不以前車爲鑒，而思患預防歟，

預籌公車　○閩藩轅牌示云，據正誼書院肄業舉人張亨嘉等公呈，請撥官局輪船，專送新科舉子赴津，由陸晉京應試，查明歲係庚辰正科會試，兼值大挑之年，所有應派官輪船，勻帶護送北上之處，候援案咨請船政衙門，併申兩院暨軍憲批示照辦，從此雙輪激箭，萬里摶風，轉瞬龍頭，正未知誰爲捷足也，

皖撫轅門抄　○十一月二十七日委署旌德縣三溪巡檢張成先建德縣永豐巡檢徐鳳藻均辭御署五河縣典史湛元珠到候補知府夏允升請假三天同知鄧文鳳辭奉皖北道委辦文案知縣趙惟燮銷假蕭仁丙委解盛京餉從九周洪巡檢李瑞藻均辭赴大通保甲局委辦文案程慶曾辭赴和州差遣林炳樾到由蕪湖來州同郭翊相轉假五天二十九日指發安徽試用巡檢王宏柱到湖南人請假三天直隸州黃澤湘銷假直隸州判馮炳垣辭赴滁州差遣典史何學懋到赴含來全提錢糧回三十日牌示候補知

縣單光祿委署蕪湖縣本任潛山縣蔣其鸞飭回本任准補英山縣吳念謀懷遠縣屈承福均飭赴新任十二月初一日卽用知縣王齊海無爲廳廖勳當繁何德溱和蕪王朝俊經管楚登鰲東望候補同知劉豫森巢縣通判向懋楚青建知縣鄭維熊銅潛周翰太宿張懋昭宣旌候補知縣王道平太南陸懋垣貫銅周銘壽定郭炳垣懷宿張煒堂早太朱松生亳渦劉爾均六霍鍾程英阡天張聲壯廣建以上俱委堤漕折

詠雪一律　○玉龍鱗甲已盈坡瀟岸誰騎欵段過萬里埋青藏日月一天飛白滿山河亭臺酒國圍爐暖旗鼓驢壇拔幟多笑指梅花寒未醒沉酣香夢喚如何　探雪盦主人未定草

和存恕主人秋郊晚眺韻　○抱葉寒蟬向晚鳴嘹來秋色更添晴漁燈遠照波如拭蛙鼓喧闐夜有聲客路於今聯舊侶天涯何日欵衷情迢遙雲樹迷濛處莫負良宵皓月明

粵東懷古二律　○涯門　潮遇風瀾水未回古亭獨峙好花開千層濁浪雲籠岸萬里長城雪滿隈雲樹可憐穿望眼主賓曾記舊啣杯夕陽斜照蒹葭白佳句聯吟上釣臺　○虎門　壁峭山孤月色空怒濤噴薄接雲中虎門終古雄關鎭龍穴於今窄徑通朋棹輕航人俯仰長流溪水日西東征鴻驛路飛行處齊捧龍章頌帝聰

竹蔭遺風主人未定稿

燈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打四鳥名　九十九　打一字　甲丑丙卯戊已庚未壬酉　打易經一節　連番風信如梭擲　打一字　午後偕君共劇談　打四書一句　江山半壁餘焦土　打一字　傳來可是萬金書　打四書半句　徐字　打四書朱註二句　臧文仲祀爰居　打四書一句　天秤上稱三十二兩　打一字　仁者無敵　打四書二句扁舟半載不良人　例字　黃學禮射　爛料　朽木不可雕也　黃象星吳松濤龔德潤射　姬公晨起便東征　旦旦而伐之　吳翰堂郭廷颺吳松濤潘殼山龔吾槃射　戰勝商辛夏桀君　克有罪　能自寬者射

續錄浙江考略　○越地古蹟在省城鳳凰山下則爲故吳越建都處宮殿在焉宋初卽其宮爲州治迨高宗南渡駐蹕復改行宮增築皇城而茲山東麓嘗環入禁苑內有復古選德緝熙諸殿卽今所稱宋

大內是也然而銅駝荆棘寄慨邱墟過其地者已難彷彿矣吳王夫差墓在餘杭縣南之由拳山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二十三年葬於餘杭山太宰嚭亦葬其傍考志餘杭山一名由拳山即其地也檇李城在嘉興府西南屬桐鄉縣治春秋時越敗吳於檇李闔廬傷足而死即此縣北有皂林市乃明嘗潤晉與張士誠大戰之地敗之俘其兵六萬湖州長興縣東之蔣灣有孝鳶塚相傳唐天寶末邑人沈氏畜一母鳶死後其雛悲鳴不食而死沈氏異之理二鳶於此後人因呼爲孝鳶塚云其西北有顧渚昔吳王夫槩顧其渚坎原隰平衍可爲都邑因名旁有二山相對號明月峽唐置貢茶院於此歲限清明日抵京甯波慈溪縣西南有千人壇相傳秦始皇東遊會稽立壇於此可容千人今廢紹興城內有越王臺舊在種山東北種山亦名臥龍山係越王勾踐登臨瞻眺之所大夫種附葬於此宋時太守汪綱遷臺於山之西麓今仍之爲一郡登覽最勝處城南有蘭亭即王右軍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修禊所亦曰蘭上里羲之有蘭亭序今基址尚存亭側爲蘭渚即序所謂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者至今過山陰道上猶令人想當日流風餘韻焉城東有漢曹娥碑在曹娥江上先是曹娥之父曹盱上虞人以逆濤而溺時娥年十四求尸不得遂投江而死後人因名其江爲曹娥縣令度尚葬娥於江側爲之立碑尚弟子邯鄲淳撰蔡邕於碑陰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過此問楊脩答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蓋謂絕妙好辭也魏武嘆服郡之東南有尚書塢即齊尚書孔稚珪之山園按會稽志尚書塢因稚珪之園得名今園廢而塢存此外又有宋攢宮在寶山上自欽宗至度宗諸陵在焉台州寧海縣西北有紫溪洞路極幽阻唐李光弼擊袁晁破之晁弟瑛從五百騎遁入此洞光弼駐兵洞口絕其糧道諸騎竟餓死於此即是金華武義縣東有呂祖讀墓墓前石刻尖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朱文公書漢嚴子陵釣臺在嚴州富春山側有二峯東西對峙高百餘丈是爲子陵釣處下瞰大江古木蒼林鬱爲藪敷後人多有題詠旁有十九泉清洌甘美陸羽品爲天下第十九泉其下灘即子陵垂釣處俗名七里灘兩山夾峙水駛如箭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以舟行難於窒挽惟視風浪之有無以定遲速云此外古蹟記載尚多因限於篇幅不及備登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初一日　第三十五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五年十二月廿一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招魂論下　教事重典　奢儉失中論　謀財戕命
武弁行凶　班國水災　班王大配紀盛　騎馬折足　安州荒象
貞烈可風　法國議員致仕　醫生自盡　專諸事發　黃梁又熟
縣試近聞　祝融肆虐　班國賽牛　日本議廣傳音表　生育稽數
公使調任　滑河果議　躁人自省　續錄浙江考略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畫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直隸候補道王定安着發往山西以道員補用欽此同日奉　旨黃體芳補授詹事府少詹事欽此同日奉　旨廂黃旗滿州副都統着熙拉布調補正紅旗滿州副都統着烏拉喜崇阿調補廂藍旗漢軍副都統着永德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吏部左侍郎着麟書調補崑岡着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未到任以前着奎潤兼署長叙着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刑部左侍郎着松溎補授未到任以前着崇禮署理欽此

招魂論下

魂果可招乎，曰生人之魂不可招，前論詳矣，生人之魂不可招，而謂死者之魂可招乎，曰人果有以爲可招者，其議依據夫漢武帝事，武帝李夫人亡，思念無已，有方士李少翁言能致其魂，上使致之，少翁夜爲方帳，張燈燭，帝坐帳中，自帳中望之，髣髴見夫人，後世招魂之說，蓋始於此，予不知爲是說者，盍亦思魂之所止乎，夫萬物皆有所止，得其所，然後能安，不得其所，則轉輾不寧矣，譬之石，止於地，挈而投之空際，必疾下及地而後止，此無他，空際非其所也，譬之魚，止于水，釣而置之陸地，必不久而絕氣，此無他，陸地非其所也，至於鳥止於巢，兎止於窟，雞犬止於塒，野獸止於林，萬物之性，莫不皆然，乃人之有魂，其體神，其性靈，其德妙，其爲知也，洞徹不歧，其爲生也，悠永無疆，則人于既死之後，其魂亦必有所止明矣，然則魂居于柩乎，身死而骸枯肉腐，蟻集虫生，柩不宜爲神明之府，魂居于塚乎，宿草數堆，馬鬣七尺，徒存百載之墟，詎爲一靈之寓，則塚不宜居靈性之尊，魂附于骨主乎，塊然一木，塵埃積寸，豈清潔如神，而肯寄寓于此，然則魂遊宇內，絕無所止乎，又不然也，試思鵝有籠，豚有笠，平民有室，官長有署，萬彙皆有所止，豈魂也而獨無之，若謂身死何地，即魂竊何地，死於河海者，常爲沒水之神，死於異域者，永作他鄉之鬼，然魂有靈，詎可以境限，魂無軀，詎可以水淹，此等胡言亂說，更不辨而知其謬妄，然則魂果安在哉，昔封人祝堯，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詩大雅謂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然則賢聖之魂，其必在六幕四空之上乎，然蒸蒸不能同器，禍福自有殊途，桀紂之暴，盜跖之貪，不得與聖神共所止，則惡者之魂，其必在地下無疑也，此吾所以謂招魂者，必先知其所止也，說者曰既知魂之所止，何難招之使來，叱之使去，不知天壤相懸，詎可慢

藝書云至誠感神則人非至誠不得感之矣詩曰神之格斯不可度斯不可度而可致之必來乎宣尼祭祀不過盡其如在之誠不可卜其必至今之羽士輩置酒焚香喃喃數語而謂招魂必至也豈不令人捧腹哉至若李少翁致魂之舉惟賴鬼祟之神通用以欺漢帝之耳目後之好鬼者何竟深信而無疑也哀哉

教事重典

○亞滿尼國人素奉天主教于八九年前有掌教顧禪良者倡爲異說蠱惑一方於是此倡彼和從之者實繁有徒第背正向邪良心難昧故去年顧君易轍改絃重入正教已列前報惟數年來教事荒蕪教堂墻塌聞比來鳩工修葺剪其荆棘治其垣墉加以丹漆粉飾遂爾煥然一新再見廬山眞面云

奢儉失中論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是凡事皆當以中庸爲主而過與不及胥其偏焉者也近世奢與儉俱不中禮其始也士大夫相習成風羣率效尤京師爲首善之區風氣一開直省士民遂成靡靡之習變本加厲踵事增華頹風一振卒至杳無底止亦人心世道之憂也古者聖門高弟如仲由原憲諸賢縕袍不恥短褐不完者何可勝數設遇之今日必羣相非笑不以爲落魄書生便以爲有窮後裔矣誰復識孔氏之徒洙泗之英哉春秋時楚王也而豹其舄齊相也而澤其車猶以奢侈過度時人決其將敗今則市井儈夫朱門厮養服儗王侯不爲僭制違會典不爲罪一人倡之通國皆然世變之甚孰有過於此者又有一等儉嗇性成之流家擁厚貲而藍縷敝衣寒乞可憐粗糲充腸身兼作僕碌碌半生爭餘糧於雞鶩作孫子之馬牛豈知財聚無不散乃理之常一再傳而後人不肖致家業蕩然者比比皆是亦可哀已若是則奢與儉其必有中道也明矣奢而失中是爲侈如花之於春爛熳枝頭未有不落紅沸地者儉而失中是爲吝如水之於堤蓄瀦不洩未有不潰決一時者達觀之論君子鑒之然必如何而始劑於平曰均平之治王政弗行必也士夫倡於先紳耆踵其後不豐不嗇動合乎中勿爲過奢而炫俗勿爲過儉以矯俗庶乎豪富大家婚喪之費可節則節之慳吝老翁施濟之願應散則散之毋使千金手盡者卒致貧無立錐之地而一錢如命者決爲多藏厚亡之徵斯可矣昔何曾下箸萬錢季倫支障十里爲史冊譏以古例今恐今日似此之人不知其幾何輩也齊晏嬰爲相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王介甫知政

囚首喪面、衣不再澣、乃一則謂其隱君之賜、一則謂其不近人情、今且有方面監司、布袍一襲、食不兼味者、此豈人情也哉、要而言之、奢與儉均有過不及之弊、折之以中、而奢與儉皆禮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道而行、無偏無陂、萬事何莫不然、彼奢儉特其一端耳、惜世人之不悟也、杞人之憂、曷其有極、

謀財戕命　○現屆冬令、宵小乘機竊發、所在宜防、近接葺城友人來函云、松江府西門外、有賣帶魚船、停泊於此、其人逐日上岸、挑魚喚賣、晨去暮回、如是者有日矣、詎有一江北船泛宅浮家、習爲常事、一日見魚船頗有青蚨、未免垂涎、日間無從下手、延至黃昏、四顧無人、且知賣魚人尚未回舟、舟中僅存十三四歲之童子一人、乃過舟拔刃刺之、胠篋而去、頃之、賣魚人回舟、見血淋滿艙、童子僅存一息、驚問其故、猶幸言語清晰、答以鄰舟人突來刼掠、爲其所刺云云、及視艙中所蓄、凡纍纍如貫珠者、悉屬子虛、爲有矣、隨即報知婁縣正堂、縣尊出城拘驗、見該童腸流腹外、氣息已無、邑尊立刻飭捕兇犯、該舟于攫錢後雖即解纜盪槳、然至中宵仍未出浦、捕役尋踪覓跡、見此舟形跡可疑、賺之曰、爾事破矣、何不早爲計乎、此人聞言目定口呆、不能舉櫓、捕役遂登舟捕獲、見篙上血跡尚存、毫無疑義、將囚首數人、連夜解縣、至今尚未審斷云、夫慢藏海盜、古語有然、今覩賣魚人之事、凡作小負販、向江湖上謀生活者、尚愼旃哉、

武弁行凶　○江陰南門外有吳某者、武生也、以正途功名、難卜、央親串設法保舉、得本營外委之職、二年前曾與鄰村卞姓婦、情有可疑、後婦以牆桑可畏、潛行逃遁、其夫卞乙之兄某甲、尚當縣署代書、狐假虎威、勒索本區地保、地保恐其肆噬、願出錢四十千了事、而甲復有意於吳、乃控吳誘賣弟婦、幾被參革、幸游府力保得免、今年夏卞婦忽自回家、聲言出外爲傭、並非被賣、地保聞知、立即到縣呈訴前因、求追錢項、邑尊准其所請、將卞甲當堂斥革、即着卞甲限日完璧、吳某探知此事、亦即到署懇求對訊、以雪前冤、邑尊批示卞甲業已斥革、無庸對質、但吳某深恨卞姓弟兄、恒圖報復、旋聞卞乙、屢至徐某家吸烟、乃闖至其家、果見卞乙在內、一時忿火中燒、未及擊卞、只將徐某肆行毒打、辮髮連皮拖下、身上亦受重傷、徐某立即喚人抬至縣署請驗、邑尊移文守備查辦、吳某聞之竟如黃鶴凌空、不知去向、刻下四處訪拿、尚無踪跡、至如何結案、俟探悉續登、

班國水災　○本年秋西班牙外省歷被水災業經列報茲閱西報云西十一月下旬班國卦大甚味地方又遭水害汨汨洪濤高至一丈五尺一時田廬漂沒人歎其魚慘不勝言其仔細情形因西報記載甚略未能詳悉也

班王大配紀盛　○西班牙王聘娶奧國公主爲后已列前報茲閱西報悉去年西十月二十九日王至本京天主堂內恭行婚禮是日堂中金碧交輝燈彩掩映王與太后先至后與其母次之又後則群臣百姓魚貫而入一時濟濟蹌蹌秩然不紊王后容貌端莊禮儀嫻雅定必母儀一國焉禮畢回宮一路燈毬相接笙管悠揚奚管錦城景象凡王車所過之處士民遮道嵩呼歡聲雷動亦一時之盛事也因泚筆錄之

騎馬折足　○近閱法京日報云斐洲馬祿國王素喜馳馬近日揚鞭作郊外游覽草長林任意所之詎此馬奔馳雖捷而性尚未馴正當縱轡時忽狂奔亂跳王傾側如醉力不自支幸有一人過此見之大驚遂飛奔而前將王自馬背扶下時王足穿脚鐙中未能速脫竟如鼎之折足云

安州荒象　○燕省保定府安州水災甚重幾於沈竈產證人同魚鱉惟北門一帶尚有圩岸可通居民十室九空慘難盡述現聞官賑每月給米若干未免杯水車薪之概雖有好善者亦已設法賑濟而鴻雁哀鳴仍慨稻粱未徧倘得集鉅萬金資以救生靈萬萬則積福必無量矣

貞烈可風　○金陵東鄉湯氏讀書積善家也自耘圃封翁以節儉持躬君瀟司馬以忠義報國皆卓卓在人耳目者太守沐之見義必爲尤能善承先志其次子名宜杭秉性聰慧舉止端詳方以大器卜之年十五忽病殤其聘妻則湖南唐氏子明長女也唐以知府需次江蘇名門望族詩禮之訓自所素嫻女年十六工於鍼黹喜讀烈女傳及古今書籍聞夫病篤寢食俱廢及得哀音毀容泣血絕粒者屢矣一日謂父母曰女意惟過湯門守貞父母曰如年幼何女曰柏舟之詩共姜守義不聞弗在幼年也且戚黨中有黎女者亦以夫故過朱門守貞女之立志如此他非所知也父母聞之悲憫益甚囑人詣湯達女意沐之亦不忍以未冠之亡兒轉累弱女乃貞心如石不可轉移不得已迎歸以全其志吁勁節堅操雖聞者猶肅然起敬而況目擊其情事者耶

學塾、由教士募捐開設者居多、教士親自督課、誘掖獎勸、不遺餘力、其生徒亦能爭自濯磨、日新月異、故向來與試入選者、往往教士之生徒、較多于國學、而國學士、未免介意于此、今年春議員名咈利者、大言于下議院、以爲國家造士、自有專司、教士何得越俎代謀、僭居師位、嗣後定議、不准教士糾貲立學云云、維時同院諸員、多半以咈利之議爲是、惟上議院則不以爲然、謂教士造就人材、著有成效、且不用朝廷公款、而使我國家得收楨幹良材、其用意謂非忠藎乎、近聞咈利以公論難遂、事多掣肘、故乞休致仕、不與國政、而前事亦已作罷論矣、

法國議員致仕　○法國講求學術、駸駸乎日盛一日、向例國學皆國王頒發帑金、以供經費、其餘生、頗稱溫飽、自粵匪擾亂之後、住宅已付刼灰、因出價購買吳某市房一所、早已杜絕、吳開張店肆、家計頗豐、但無子嗣、有親侄某甲者、曾立爲子、後見其游手好閒、習爲無賴、因斥逐回家、從此竟爲窮箭、朝村暮郭、習以爲常、特是竊取甚微、不能供其游蕩、乃於十一月二十日、與楊某合計、向張加找房價洋十元、張以爲既已絕交、何得再有轇轕、一時忿火中燒、將某甲私刑弔打、其母聞之、欲尋死張門、以圖索詐、幸地方董事聞之、勸張贈錢六千、以免事端、張允之、并囑某甲立一筆據、自後再有枝節、任憑送官究治云云、甲亦已允諾、奈張之家人、惜此小費、嘖有煩言、而楊又從中煽甲、聲稱既受大辱、又欲減價、未免情理不貫、不破慳囊、斷難了事、董事等見事不諧、俱各袖手、張以室人交謫、復聞楊某之語、一時忿不欲生、遂於二十三日子時、將外科所用降藥、背人吞服、其妻見之、往前搶奪、然已無及矣、未幾口鼻流血而終、其家人以張之死、禍由甲楊二人、立即進署喊稟、邑尊李明府亦欲到鎮、勘驗、董事等恐事有株連、共求免驗、祇將甲與楊提到訊辦、聞現在尚未完案云、

醫生自盡　○江陰縣南門外、板橋鎮南首、有張某者、鄉中之名醫也、經參樞素、技熟盧扁、藉此謀生、

專諸事發　○西班牙國、亦泰西一雄長也、國富兵强、民康物阜、頗有太平景象、近日國王以閱教尚虛、時命大臣賫幣、往聘奧國公主爲后、詎琴瑟方諧、而蒼鷹忽擊、有專諸孟政之輩、竟欲乘閱刺王、幸事機即露、刺賊獲誅、得以轉禍爲福、斯亦駭人聽聞、因蘸筆記之、

黃粱又熟　○西國有甲乙兄弟二人，皆貧無生計，樵採爲業，每日牽驢上山，束薪使蹇驢背負歸，入市易米以糊口，乙以年少未娶，尚可自賙，甲則妻孥爲累，數口嗷嗷，益形拮据，一日入山樵採，回思窘苦之狀，不禁攀木而號，頃之，忽聞空中人語，詢係何人，在此悲泣，甲仰首視之，杳如也，始知神語，乃歷叙其姓氏與貧窘之故，神曰是不難，我能富汝，汝後園某處下，有窖藏待汝久矣，汝速歸掘數尺下，必有所獲，但汝此後須賙恤貧寒，毋忘從前窘態也，甲誓不敢忘，拜謝神德而返，徒手歸家，其妻向之申詈，謂園家所賴惟汝，今暮晨至午，竈突無烟，兒輩望眼欲穿，而汝兩肩擔一口以歸，其何以堪，甲笑曰，而今以後不患無衣食費矣，婦以其言有異，詰之，乃告以神語，相與大喜，遂各持鋤携畚至其地，掘之纔二尺許，果見一甕，啟視則白鏹滿焉，闔家咸詫爲異遇，即日取碎銀稍稍營運，其屋修牆，舉家飽煖，非復向之瑟縮可憐矣，親友輩咸異其故，業頗拋，未稔，其何從得此佳境，而甲殊落落焉，一日適逢元旦，甲又上山樵於神，曰，某富已得，但少貫耳，神盍再左右之，當必有濟，空中又答曰，欲貴者人之同情耳，汝但移居城中，交結某姓紳士，太守不難立致也，甲如其言，果不數年，紫綬銅符，儼然黃堂矣，甲猶爲未足，後入山禱神云，余雖富貴，而子女未能並荷光榮，未免稍生觖望，神盍再賜之，牧人牧徹感且不朽，神又許以男登翰苑，女嫁王孫，裕後光前，兩如其願，甲仍感謝而去，未幾于若女，各如神所許，無或爽，而甲則身居顯秩，且儼然爲封君矣，不覺驕蹇之態，棱棱欲露，其婦亦以夫人自居，不復昔之向隅而泣，如赤脚婢矣，因語甲曰，汝今者頭銜赫濯，恐山神見之亦當下拜，若再上山，長揖而與語，無傷也，甲頷之，越一年，又逢元旦，乃策怒馬，按轡登山，揚揚自得，馳至曩時號泣處，呼神而語曰，汝猶無恙乎，屢承汝惠，我願已足，今特來此，與汝一別，後會恐無日矣，言訖，叱騎欲下，神乃斥曰，余前此囑汝之言，猶在耳乎，何健忘若此也，爾弟食貧半世，仍操故業，手足如此，遑問陌路，且倨慢之態，莫加於我，是爾非常守富貴人也，罰將至矣，甲默然而歸，曾不踰時，向之苞苴充斥，賄賂公行者，盡皆敗露，上游廉知其貪，即將家資查抄，以抵贓私，而一子一女，亦相繼死，昔之銅山金穴，玉樹琪枝，曾幾何時，俱歸烏有，依然茅屋數椽，重循故業，過其廬者，猶見白頭二老，相對欷歔，僉以謂黃粱又熟云，夫先貧後富，固造物之玉成，而身受者易轍改絃，輒忘其本來面目，此神所以始與之而終奪之歟，清夜思之，彌用

悚然、天下之身當其境者、盍慎之又慎也、

縣試近聞　○昨接崇沙友人來函云、十一月初一日崇明縣試、應試者約一千四百餘人、鄧邑尊以人數過多、恐其喧擾、諭令門以內、概不許坐、令於大堂左右、搭蓋草棚兩座、安置考客、詎城內考客、大爲不平、前一日先往據坐六房、諸考友聞之、共相爭據、直至宅門內二堂三堂、花廳四面廳、以及最後之土地堂、亦皆坐滿、且因擡槓不敷、人人爭奪、喧鬧之聲、若將用武、迨初一日寅刻、邑尊坐堂點名、僅點兩牌、餘委周學師代點、點畢卯刻出題、限三刻蓋戳、詎考童擡槓尚多未得、最後者直至辰正始得安身、風檐寸晷、日影駒馳、兼以天氣肅條、筆難呵凍、故夜半尚無交卷之人、及至明晨、日上三竿、始見紛紛擁出云、

祝融肆虐　○時當冬令、風日乾燥、稍或不慎、易致焚如、崇明箔沙、前月二十二日傍晚、忽爾黑雲密布、雷電以風、雨如傾注、未幾雨散雲收、而風勢更猛、五滸鎮北、有張陳二姓、相隔二塊、張姓以執炊不慎、火由烟通冲出、正遇疾風鼓煽、火趁風威、鄰右救火者、一時畢集、乃室中人尚怪而問曰、何來人之衆乎、與何人爭論乎、及見衆人大聲疾呼、指其屋頂、而始知切身之災也、陳姓亦在救火人中、回首一觀、見已屋亦已烟火冲霄、飛歸力救、奈火烈具揚、不可撲滅、及撲滅時、雨家已作化瓦礫場矣、

班國賽牛　○滬上自西商來館以後、設有賽馬之會、已爲吾國創聞、豈知西班牙更有賽牛之會、每年擇牛之勇力出羣者、數十頭、加意豢養、又擇勇士數人、預爲習練、至期先驅牛于圍場中、既而該勇士各執軍械、騎駿馬、馳入圍場中、與牛接戰、牛之被刺者、狂奔衝撞、鑾觸相爭、其時觀者如堵、擊手歡呼、以爲得意、今年十月杪、班國按例設會、王與后亦至場、在京各大員、亦相繼而至、士民來觀者、約萬有六千人、聞該勇士中、惟一人身受微傷、當即痊愈焉、昔田單以火牛衝陣、復齊七十二城、此蓋不得已而用之、乃以娛目之故、與牛相戰、是真玩物喪志者矣、

日本譏廣傳音表　○傳音表者、能傳音信、亦電線之屬也、創自美國、後竟傳徧泰西、幾於無國不有、近聞日本已數處仿行、而郡縣未能徧及、今國中擬請朝廷、撥款廣置、但執政以巨款難籌、並非咄嗟可辦、故尚未定議云、海山縹緲、言語難通、自有此表、而信隔重洋、瞬息可至、宜日人之急欲廣爲置造也、

生育稽數　○西人考驗核算之精、洵稱獨出冠時、非他邦人士所能踵武也、近閱西籍內載生育時日甚詳、蓋皆經平日考驗而得、非含糊可以了事者、據云、生人之胎、孕於母腹者、歷時二百七十日、始誕生墮地、獅一百零八日、犬六十四日、貓五十六日、猪六十日、兎三十日、此其大較也、而前後稍有參差、究難一律、故嘗有通儒共驗過產婦一百五十人、其中生育之遲早頗多不齊焉、自二百五十五日始、至三百零六日不等、相距先後至五十一日、又有博士名顛西者、於水牛五百七十五頭中驗之、則自受孕至生育、最早得二百四十日、最遲得三百十一日、牝馬二百七十七頭中、則早得三百二十二日、遲得四百十九日、羊九百十二中、早得一百四十六日、遲得一百六十一日、猪二百五十中、早一百九日、遲一百四十三日、兎一百七十二中、早二十七日、遲三十五日、其黃牛一項、則大率三百十八日居多、先後相去、約二十七日、未能細究、若人則自受胎至產生、僅足一百八十日者、兒多不舉、然亦有僅一百三十五日者、卒長大無恙、又西士斯美脫云、某姓有懷孕至七百二十日始生者、墮地後竟殤、又華而商云、某氏孕胎、直至二千一百六十日後始產、當時醫士多有疑之者、又西書載有誕育女孩、二百十日而生、後其女嫁後亦二百十日而坐產、母女血氣一貫、尤爲創聞、推其故、大抵母身精血未足、則胎孩長成較遲、是以有逾常度耳、然則史稱堯十四月而生、洵屬可信、而老聃自稱八十年始生、眞荒誕不經之論矣、

公使調任　○意國公爵謝第尼、向奉廷諭爲駐法公使、皇華載詠、歷有年所、頃閱西報、知近日意王遣書法廷示知謝第尼業經滿任、新公使不日將至、惟攝篆爲何人、尚未見明文云、

濬河果議　○太平與大西兩洋、相隔祇陸地一區、輪舶往來、多所不便、前者法人擬欲鑿通旱道、迄無所成、近聞法廷派勤塞時、專主其事、已於西十二月初旬、起程至彼、其餘司事諸人、亦已先期前往、諒此道鑿通後、他日利涉咸占、駛行無礙、可卜一瀉千里矣、

躁人自省　○西報載泰西有鹵莽子、性情卞急、獨稟異賦、每日必發性數次、無端尋惱、裂眦衝冠、比比然也、偶晨起、見家鷄鼓翅而鳴、驟怒甚、立撲之、其他莫測之端、皆類是、設有旁觀婉勸、即遷怒他人、不自知其賦性之偏也、鄰里側目、皆斥爲妄人、不屑與處、而此人亦漸自覺、思寂處深山、或可靜中思悟、冀改

前非，因辭家人，結茅於空山之麓，不與外人通轍跡，澹如也，居久之，一日，携盛水器至河干汲水，偶濺水芒鞋，憤甚，申申詈詈不絕口，少頃，至半路，又滑足傾跌，更怒不可遏，比挈水至山，而木桶又側翻在地，無涓滴之剩，乃搥胸向空大罵，歷半時而止，繼忽幡然改曰，是吾之過也，曩在家時，或有人觸忤致怒，今則孑影無儔，尚欲自尋煩惱，其亦不可以已乎，乃歸家痛自改悔，前後如出兩人，卒成善士，夫人貫自立耳，昔賢周處，嘗不滿於鄉黨，因父老一言，力除三害，頓改前非，後之人至今猶樂道之，孰謂人性難易哉，

燈謎　○唐寅避世依山谷　打四書一句　子謂伯魚曰　打四書人名一　權閹肆寇如林李闖叛神器焚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打四書人名一　秀才不識孔子　打四書三句　小旦串戲　打四書一句　彳亍　集成四書二句　洞庭山枇杷　打藥名一　孔雀　打一字　假裝太子打四書二句

路上行人欲斷魂　泥滑滑　借問酒家何處有　提壺　以上施啟文射　苟合總堪羞文君是女流馬嘶芳草地離合動人愁　鶯　杠　執其兩端　以上平江徐叔平蒲溪居士射　午後偕君共劇談　未同而言　烟霞居士射　九十九　白　張羅門龔德潤射　徐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　龔德潤射　甲丑丙卯戊己庚未壬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陳月亭射

一片閒雲嬾出山　風塵閱歷歲華新短髮蕭疏對鏡頻老我一身權作達百年留取眼前春　此身幸際太平年斗酒何嫌價十千草草光陰閒裡過撫躬廿讓後生賢　悠悠往事計全非五十無聞世所譏差喜賢名今咫尺道心容我叩危微　君以會士秉鐸吾鄉朝夕聆道快何可言　南沙北平後人少初氏拜草，續錄浙江考畧　○浙省人物，在杭州則唐有褚遂良，字登善，工楷隸，諫高宗立武后，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乞歸田里，竟以憂卒，復有錢鏐，字具美，破黃巢，討劉漢宏，平董昌，受封吳越王，臨政勤儉，民甚德之，謚武肅，若畸隱之士，則宋有林逋，字君復，隱居孤山，吟詠自適，二十年不入城市，嘗二鶴於梅林，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眞宗賜號曰，和靖先生，嘉興則漢有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刈薪自給，妻慚而求去，無何，

以同邑嚴助薦拜太守路遇故妻隨其夫治道命以後車載之婦乃自慙而縊買臣給資厚葬之湖州則梁有沈約字林文孤貧力學以詞賦名世官尚書僕射著晉齊梁書數百卷唐有陸龜蒙字魯望嗜茶置園於顧渚山下自號天隨子又號江湖散人甫里先生著松陵集吳興實錄等書行世又有孟郊字東野性介寡合長於詩爲韓愈所稱隱居嵩山謚曰貞曜元有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工詩能文尤善書畫累官翰林學士謚文敏寧波則周有文種字子禽勾踐既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及越滅吳種以范蠡遺書稱疾不朝或譖其反王賜以屬鏤之劍遂伏而死唐有賀知章字季眞善草書官集賢學士乞休歸詔賜鑑湖剡川一曲自號四明狂客紹興則漢有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少與光武同學及帝卽位披羊裘釣澤中帝徵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隱於富春山晉有嵇康字叔夜先世本上虞人姓奚以避怨徙譙秉性恬靜與山濤阮籍阮咸王戎同秀劉伶爲竹林之遊世號竹林七賢仕至中散大夫著養生篇傳世又有謝玄字幼度少爲叔父安所器重破苻堅於淝水封康樂公孫靈運詞賦爲江左第一仕宋爲永嘉太守襲祖父封故世稱謝康樂南齊有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好吟詠善屬文累遷都官尚書時北郡鍾山有隱士周彥倫應詔爲令既而秩滿過山稚珪作北山移文以譏之唐有虞世南字伯施爲弘文館學士太宗每稱其德行忠貞博學文詞書翰爲五絕宋有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詩集最富有劒南集行世金華則唐有駱賓王七歲能詩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武后一見曌然曰宰相安可失此人宋有呂祖謙字伯恭蚤擢高第官著作郎倡道於婺世稱東萊先生卒謚成相傳其結禊之時閉帷闥中一月而成東萊博議八卷行世斷制老橫世稱善本元有金履祥字吉夫隱居著書遺通鑑前編等集行世學者稱仁山先生衢州則宋有趙抃字閱道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卒謚清獻嚴州則唐有皇甫湜字持正韓愈愛其才厚禮之與李翺張籍齊名溫州則宋有王十朋字龜林廷對剴切高宗擢爲第一累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著有梅溪集朱文公爲之序處州則宋有王應麟字伯厚學問該博官至禮部尚書所著有地理考困學紀聞玉海等書又有尹起莘隱居讀書嘗著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行世若論本省土產粟米布棉各處皆有而絲鹽茶紙最爲通省馳名惟絲綢以湖州爲最佳茶葉則以湖州長興縣顧渚山爲頂上唐陸羽茶經云浙西以顧渚爲上是也他若

杭州之錫箔扇剪，甯波之江瑤柱，紹興之名酒，台州之方竹，金華之火腿，南棗，嚴州之漆，與桐油，尤爲物產中特著之品也。

京報選錄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章乃畬跪　奏爲仕途太雜請旨飭下中外大臣嚴加甄別以清流品而肅官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思仕途之淆雜至今日而極矣軍興以來捐例大開近年復因晉豫奇荒更爲推廣而捐納人員紛紛赴部驗看者愈形擁擠現並有因捐輸之已停巧爲折算移甲就乙轉輾相售查閱吏部驗看官單自今年正月起凡戶兵刑工四部司員以及外省道府州縣佐貳雜職每次分發員名不下二百餘人有多至三百以外者統計一年幾及有三千人當捐輸之際僅能核其銀數多寡與捐例之符與不符何暇計及流品也而中外各捐局已經明奉　諭旨一律停止此項人員不至有加無已然而未經到部驗看者尚不知凡幾也若不乘此停捐之時力求整頓吏治何由日有起色查定章部員學習三年經該堂官嚴行考試始定去留外省道府州縣等官試用一年期滿該督撫應行察看考核分別煩簡補用佐雜等官一體辦理立去本極周詳乃近年習爲故常漫不加察部員竟有衙門不到公事不問三年期滿依然照例奏留外省試用官員一俟期滿亦相率而概留行補豈其盡屬真才哉恐亦未免有牽就情面也應請　旨飭下各部堂官及各省督撫於學習試用等員期滿時認真考試甄別其實堪勝任者照例留用其不堪造就者分別降罰庶幾仕路無分乎異途而吏治益臻夫上理矣臣爲澄叙官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奉　旨己錄御史章乃畬片

再臣查捐納人員到部驗看查明實係身家清白並無隱匿犯案改名曚捐等弊其實成專在同鄉出結一官尤重在識認一結處分綦嚴則出結之人自不容忽乃近年來竟有預將空白印結存在銀號或書吏手任令混行出結甚至有出結而未識其人者殊不足以昭慎重前御史周立瀛請將報捐人員嚴行查核已經吏部議准在案應請　旨飭下吏部再行申明嗣後飭令各省公舉由科甲到官而不由捐納五六品京官若干員預先呈明吏戶兵部始准出結有各省註選分發人員取具各結若非呈明諸員之名應即一律扣除註選分發以昭慎重而歸畫一臣爲慎重名器起見未知當否謹附片具奏奉　旨己錄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初八日　第三十六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論冥婚　書景教碑後　木馬甲遊刑　狹路刦財
逃卡被獲　獵人獲豹　醜婦潛逃　嫻姬聯歡　術士騙財
運羅告災　新架坡郵音　新式輪舟　權閑德政　鼎折一足
日建火藥局　日製炮艇　太守恤貧　東瀛近事類誌　術士難遁
報窮　印度議設瘋院　阿國助俄　西緬近耗　寇盜充斥
越南近耗　福建考畧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埠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本館辭年小啟　○嶺梅岸柳，欣迴大地之春，豈綠蛾紅，爭唱迎年之曲，桃新除舊，濡盡銅龍，竹爆履端，風鳴鐵馬，聽鐘聲之欲動，又斗柄之將旋，竊惟本館自創設以來，歷時十有一月，出報三十六號，深愧序事不文，敢謂立言得體，東塗西抹，笑筆墨之荒蕪，鑿測管窺，慚見聞之譾陋，拊衷循省，浹汗紛流，廼蒙閱報諸君，遠近傳觀，不以芻蕘爲溷聽，齒牙猥飾，竟同葑菲之無遺，或佳什瑤篇，鱗鴻疊至，或崇論閎議，函札飛來，春滿郵筒，香生几硯，既荷　鴻裁見惠，敲缺唾壺，更忻兎册增輝，藉光素幀，又況南窮越服，北達京師，西域東都，遞飛輪而測海，學疆閩嶠，投馳驛以傳書，莫不俛亮愚忱，購登　剞劂，既深悚慊，倍極慚惶，本館惟有益愼擇言，更嚴抉謬，巵詞讕語，痛洗乎毫端，測緯量經，倍詳夫圖說，警愚之志，夙具寸衷，說理之書，冀證眞道，必實事以求是，并篇幅而益修，以期下符益聞之稱名，上副　諸君之盛意云爾，

本館告白　○謹啟者本館仿照各日報體例准於新正月初六日暫停一期至十三日依舊刊行望諸君子仍賜青睞爲幸此白

論旨恭錄　○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貴州貴陽府知府員缺緊要着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王憲曾補授欽此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都察院奏奉天民婦蔡張氏以誣良爲盜等詞赴該衙門呈訴當降旨交岐元息福訊擬具奏茲復據都察院奏蔡張氏遮抱以此案尚未訊結該氏回省候質被劉廣成等凌虐受傷各情呈訴等語所呈如果確鑿劉廣成等實屬目無法紀着岐元松林迅即提集人証卷宗秉公嚴訊務得確情以成信讞抱告民人張臣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同日奉　旨此案着交岐元松林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民婦楊馬氏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二十九日奉　上諭巡視南城御史國秀等奏請將副指揮革職一摺南城素委副指揮朱承紱不知檢束聲名平常並有妄爲行事者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鄒屢麟奏文武官員請領誥軸勅書辦理未能盡一請飭部妥議章程一摺着該衙門議奏欽此

論冥婚

冥婚者何，生時本非夫婦，而死後以葬相從也，昔曹操幼子倉舒卒，聘甄氏亡女以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

取甄后從孫黃以同瘞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章庶人弟建寧王琰等死後皆有合葬冥婚之舉昨夢錄謂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求配謂之鬼媒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楊氏守節舅不忍其子鰥居地下欲聘鄰家亡女以合葬之楊氏聞之遂自經死楊用修丹鉛錄亦云冥婚之俗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噫甚矣人之好怪而不顧理義之從違也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夫世之所謂冥婚者將以軀體成婚乎坏土未乾官骸先朽則已死之體何以婚將以神魂成婚乎魂無陰陽之別又無男女之分則去世之魂烏乎婚昏義有云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是昏之爲禮所以生子續嗣而弗使有伯道之悲耳乃魂存象外事別人間既無血氣之盛衰又無姿容之可覩豈魂也而亦有臨盆坐草之日哉或者謂冥婚之設非所以生育而惟使二魂合好弗有孤獨之傷不知司馬光謂議婚必先察壻而神魂之性迥異人情安知其偕老無猜而爲之納采又況善有慶惡有殃靈魂之居處不同又安必其殊途同歸而爲之結褵總之事屬不經情所難忍愚蒙易誤明哲奚欺以故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是有周之世已有冥婚之俗而周公戒之深也五代時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是冥婚之妄早已見斥於先哲而吾亦何必爲之多辨歟

書景教碑後

雲間郭友松稿

景教之流傳中土歷有年數蓋自唐時汾陽王郭子儀信奉而廣播之至明而更昌迨國朝而大盛顧其中地分中外時隔古今往往有影射之訛襲謬之說一則以景教爲回回教也又以爲波斯教即太西之古教也且以爲大秦之教即身毒身毒即天竺遂以爲釋氏之佛教也三說者皆不知景字之眞詮景者光明廣大之義非影響之說也其以爲回回教者因汾陽王招兵回紇始有是言其第八子娶回紇女遂習其教也以爲波斯之教者則以碑中所誌與古教中事迹似有脗合且天寶中詔書亦曰波斯經教也以爲釋氏者則緣碑文中有寺僧等字遂疑其爲寺院之寺僧尼之僧則佛教也豈知所說皆非玩其本文如室女誕

聖、刋十字、定四方等云云、必係太西天主教耳、回教是奉摩哈默德、不得以景教歸之、波斯教乃古時國名、亦非景教、佛教之說、因中土漸染最深、故附會比合、尤多巧說、但西土教士、不仕不娶、宛與僧同、而所謂寺者、不皆僧寺名寺、大理大常官名皆作寺、亦不得因此而混爲一名也、或有據册府元龜、載唐元宗天寶四載九月、詔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而碑言貞觀中、卽名大秦寺、以爲夷僧之誇詞、然景教寺貞觀中先名波斯、天寶始改大秦、後立碑卽名大秦、正因波斯之名已改也、且碑述元宗詔曰、建大秦寺、並非賜名、則是碑文與册府元龜、未嘗刺謬、錢竹汀因册府元龜、遽以爲誇詞、而後人直據錢氏、以爲景教碑乃明季教中人所作、則且以碑爲僞、以景教爲本無是教矣、要之中土之耳目、汨於釋道二教、遂於太西之教、疑之必深、斥之必力、卽無錢氏之言、册府元龜之語、猶將索瘢百計、況有其言而未能晰其義耶、又有杭大中道古堂集中、亦誌景教考一首、則亦以景教爲回教、考證雖多、終不確實立說、而沈氏學子學福齋集、則又以景教爲末摩尼教、斥爲邪教、實皆讀書未能細心辨別、誅於衆論故也、至言景教與釋氏之教相對、彼曰象教、此曰景教、象教者、因釋氏崇奉偶象、故名象教、是又以景爲影、於景字之義、大相刺謬、殊可笑矣、今有景教眞詮、所釋之義、悉本古經古聖之言、以脉立說之虛妄謬悠者、相去霄壤、取而閱之、始知碑陰書後之言爲不足信、如或人所言、碑乃明人習教者爲之、則何不徑直言之、以堅人信、而乃依違其辭、致有回教波斯佛氏之誤會乎、以此觀之、將不攻而自解矣、

木馬甲遊刑　○馬甲之製、肇自隋唐之世、當時謂之半臂、又名搭背、見諸詩人吟咏、而吳人則稱名馬甲、殆以裁製仿乎鞍韉、故因是而得名歟、軍中則有盔甲、以稻薪組織、圍前後以蔽體、乃竟有別開生面、以之作刑具者、是眞當時創製所不及料矣、本月十五日、吳中城東、有遊刑示衆人犯一名、前導小鑼一面、掮牌曉諭、則私開烟館者也、但見其舉步蹣跚、不良于行、諦視之、始覩木馬甲之製、以寸許厚板木、前後各一方、下垂至膝、而于兩肩設關鍵、枯封條焉、該犯行步甚緩、蓋後面膝彎不能屈伸、而前面起足、膝蓋骨又與木相撞、槖槖有聲、觀者蜂聚、蓋以謂刑具中之創見云、然若輩愍不畏法、殊屬刁玩、値此禁令森嚴之際、而猶敢覬覦嘗試、誠非重刑不可矣、

狹路刦財　○宵小乘機竊發、固爲若輩之常、而於歲暮爲尤甚、近聞宜興東門外十餘里、有一山僻小路、前月二十一日、有某甲者、腰纏餅金百餘枚、至該處、忽見盜賊數人、自山麓出、當頭棒喝、甲登時仆地、賊又出短刀、刺其股、搜其身畔、盡數奪去、甲大聲呼救、時有入山樵採者數人、聞聲而至、見甲匍匐於地、足上流血淋漓、驚問其故、甲具告之、樵者忿甚、隨即奮勇追尋、捕獲兩人、餘已遠颺、不知踪兆、立將該兩人送縣請究、至如何結案、俟探明續登、

逃卡被獲　○嘉善向多窰戶、生理頗豐、其磚瓦往往遠載他方、沿途售去、近有磚瓦船十三艘、聞竪路涇地方有卡船焉、因別道而行、以免抽稅、卡員知之、令勇丁追至其地、舟中人見之、知係保卡勇丁、突然蜂起、將磚瓦向岸亂擲、傷卡役數名、一人飛報砲船、令他勇齊來彈壓、一時鎗聲炮響、宛似連珠、擒獲操舟者六人、當即解縣嚴訊、重加笞責、又有童叟二人、以爾時不與爭鬬、故未加鞭笞、惟令其守船而已、其事如何了結、俟探悉續登、

獵人獲豹　○荆溪縣有張渚山者、地鄰荒僻、山路崎嶇、近有牝牡二豹、蟠踞其間、不知何自來者、獵戶知之、暗藏竹箭、日伺山側、一日兩豹齊出、伏而射之、竟一朝而獲二、據云豹身長三尺、其文斑駁離奇、蔚然可愛、有一人願出洋蚨五十枚、以得其皮、但獵戶仍以爲奇貨可居、未肯銷去云、想馬骨千金、定必有識者接踵而來也、

醮婦潛逃　○接友人來函云、江陰縣繆家村有繆某者、農家者流也、服田力穡、積有微貲、惟中饋尚虛、急於擇配、本年九月初十日、有相識翟某、領男女二人、同至繆家、向繆曰、此係張翁、彼乃張翁之媳、俱如皐縣三行圩人、翁以其子早亡、寡媳無倚、意將別就良緣、以度生命、吾兄素有鼓瑟之意、此次佳會、不可交臂失也、繆聞言動念、即央親族到家、議定禮金一百三十枚、當即交楚、草草完婚、越數日、繆以有事出外、囑婦在家操作、婦對云、爾非我夫、我非爾婦、何暇管爾閒事、某不之應、惟終日留意、窺其所爲、至日側、見婦負一衣包、潛出後門、某即踵之、問其何往、婦俯首無詞、繆乃告知鄰右、令人追尋、賈主果于南門外某茶肆中尋獲、旋經董保勒令歸還原價、該婦仍任其領去、亦異聞也、因泚筆錄之、

嫺姬聯歡　○日本與德國立約通商，和衷共濟，異常輯睦，交鄰之誼，誠至善也，曾派公使駐紮德國，刻據柏靈京城遞來郵信云，日公使已娶德國閨秀爲夫人，而其參贊官，亦娶英國閨秀爲配云，從此嫺姬相聯，晉秦諧好，和誼當倍敦矣，

術士騙財　○術士方姓，向以憑空結撰，運懸舌以固枵腹，自謂君平再世，不是過也，亦可謂玄之又玄者矣，一日有港中輔政司府役，貿貿然來，問以近日財運何如，蓋亦妄想吃天鵝者也，方以爲此倉可欺，因多方說法，云余當代子禳之，財運定卜亨通，役惑焉，固叩之，則以速買呂宋白鴿票對，言當可獲頭彩，仍重酬我，但今日禳費，須英洋五元四角也，役如數付之，囑其明日來，爲爾擇彩票號數，無不巧中，役歸，徬徨終夜，不能成寐，翌日，訪之，則已去如黃鶴矣，後見其改名于他處依然賣卜，執而控諸官，官命將禳費繳還，斥釋而退，夫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彼術士之蹈空，原爲慣技，而府役之妄想發財，其存心亦乖于正，識者兩無足取焉，

遏羅告災　○遏國向隸中國藩封，在亞洲之東南，海灣商船，林立帆檣，誠薈萃之區也，境中大河曰湄南，烟波浩渺，一望無際，每遇風潮洶湧，最易肇災，近日霪霖不止，山潦水漲，泛濫成災，平地出水一丈有奇，竟成澤國，民間苦況，不勝言述，有創爲以工代賑者，開渠疏堰，以通水利，于貧民不無小補云，

新架坡郵音　○新架坡古名息力海，其地適當衝要，居諸海國之中，久爲英人外府，東南海船，麇聚于斯，貿易亦甚茂旺，即華民之經商其卑者，不下數十萬人，且是邦地氣溫燠，無嚴寒酷暑之苦，以故作海外游者，靡勿以此爲樂郊之適焉，

新式輪舟　○輪舟之製，翻空出奇，幾乎筆不勝書，推其意直欲衆美畢具，諸弊悉除，而後始能如志，然天壤間利弊兼乘，萬事皆然，何獨於製造之精，足以奪造化之奇，而平其缺憾，然而深入顯出，心思之專，誠有足美者，本館亦樂道焉，聞英俄兩國，均有格致之士，創一新製，能令舟行于風濤翻湧之中，而無目眩神昏之苦，法以輪船製爲兩截，能隨浪高下，舟中共置暗輪三副，火鑊三具，每點鐘可行四十五里，舟行較捷，而顛越之勢，爲之大殺，誠度津之寶筏也，

榷關德政 ○粵海關監督長白俊方伯駐粵有年惠政覃敷澤及商旅久已口碑載道矣茲探得上月間本關管駕小馬溜稅務拖船某把總糾獲吉泰祥貨船到省經俊關憲批示云據稟各情殊屬荒謬查該管駕職司走漏豈可擾及商民且本關部屢行諭飭不准苛求茲據解到吉泰祥貨船其斤兩件數與原報不甚懸殊且正貨業已完清稅餉何得以毫無影響之事妄行拏解似此胡爲已極實堪痛恨姑候覆提訊究可也體恤商艱至於如此正可爲近日各關之圭臬焉

鼎折一足 ○胎產之異原本於孕婦之血氣亦既屢祥前報乃世人未經考驗醫法原委輒謂此中必涉殃祥亦惑之甚矣粵東永康里徐氏婦於上月之杪坐草產三男羣以謂喜兆非常且云虎生三子必有一貫津津樂道一若得諸經驗者惜產婦以舉胎過多委頓異常恐任穩婆意見未幾已殤其一兀峙山峯象占鼎足而不虞竟折其一焉家人羣咸惻然惜之

日建火藥局 ○日本于附近東京地方建造火藥局一所并搭蓋石室以儲猛藥估工費銀二十二萬元按近日年中專尚火器則是局也固爲防邊患者所不可忽矣

日製炮艇 ○日人於防邊戎務不遺餘力蓋安不忘危自古用兵者之遺意也國內除各口火輪戰艦三十二艘外又添置炮艇五十艘以分守要隘每艇安放炮位一尊係從俄國購辦者因設廠製造恐緩不濟急也荼火軍容雷霆精銳先事綢繆防患之道可謂講求至當矣

太守恤貧 ○昔汲黯建賑荒之策富弼傳濟急之條惠愛及民至今頌之聞甯鄰烽烟久息稼穡方興雖百室有盈止之歌而四境多流離之慨所以歧路呼庚魯黔敖嗟來亦食孰是視民如子宋鄭俠冒死呈圖幸有太守崇甚高公者心存愛物志在濟人任歷五週績逾三異處已則願安疏水治民則敦勸農桑是以萬姓悅從四方感佩今冬以雪虐霜饕冰凝地凍公乃念切民艱情深子愛恐敗絮之難溫人同蠻屈歎空囊之無補錢少鈇飛用是按名飭給共被衣襦照冊分頒藉資菽水解衣而衣何憂卒歲之難分人以財聊作禦冬之用是真聽哀嗷之鴻雁蘇涸轍之鮒魚矣噫黎苗陰雨曾沾郇伯之膏蔽芾甘棠又沛召公之澤以公當此又何愧歟

○東京卑支路欽使、於上月謁見日王、王加禮焉、且是日欽使夫人亦進謁日后、羽儀翟茀、輝映一時、亦以見通好鄰邦之誼焉、又日廷曾延法國官員主理教習局務、刻已約滿、辭回本國、接見之頃、王頗加獎謝、且贈幣焉、至該局擬不日改建西式、經工部營造處估計、需欵三十萬員云、○三菱公司創設之始、經撥帑項、兼集股份、船隻俱由萬昌公司歸併、往來滬埠、暨舊金山等處、久已稱海雄國、大普財源矣、聞近又由外洋購得輪船一艘、名打勒干、制度軒昂、機器靈捷、俟管駕到日、即以之往來長崎上海各埠云、○造幣局久設大坂、爐火通紅、上徹霄漢、鑄鏹之聲、通宵不絕、聞所鑄有金銀銅三品、不日將載赴香港行用、經蕪港督奉准英廷命下、一律通用、其監局官曾遊泰西、能操英國語言、人極通達、辦理裕如、局中廳事、椅褥悉用黃緞、以日王曾駐蹕其處、故懸橫額曰泉布處、筆力遒勁、直造晉唐之室、觀者咸嘖嘖稱道之、

術士難憑　○西國有老嫗者、里居姓氏不詳、一日持阮家杖頭錢百文、請日者家言、一占蔗境、日者凝神靜氣、如垂簾賣卜然、徐曰汝自出門後、終身往蹇來連、無一日寧、然乎、嫗曰噫、子誤矣、我以一婦人何得出門、數十年紡織度日、幾椽茅屋、一蓋蓽燈、出門之說、何爲乎來哉、日者不能對、又曰、我占汝命易被人欺、嫗曰亦非也、余往來親串、率皆胸懷坦直、氣誼相親、並非朝三暮四者、何得云欺我也、日者乃曰、勿罪勿罪、占汝命中不利出遠門、是乎、嫗又會誤曰、我自幼至今、不見官府面、縣門方位、我尚不知、何得云出縣門耶、日者不與辨、乃又曰余占汝晚年命運、必主失財、嫗笑曰、汝言我命當失財、此言眞不謬矣、蓋我紡績所餘、祇有青鈇百翼、今一旦爲汝賺去、非失財而何、日者慚喋而去、夫術士至今可謂卑無高論矣、江河浪迹、口舌謀生、比比皆是、所藉措畫東西、偶中人意、以資餬口耳、

報窮　○報窮之法、始于泰西、香港亦援案照辦、法如商民有經營虧累、逋負山積、無可補救、則報案經官查明、委非虛捏、例准保護、凡債主均不得控追、港報載自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舊歲八月止、報窮之案、共一百八十一件、嗚呼、金盡床頭、囊空客路、而逋牒雲飛、家徒壁立、此情此景、眞有萬不獲已者、安得援西例而使奇窮徹骨之夫、遨遊于清涼世界哉、殘臘催人、阮郎羞澀、送窮文字、又將濡筆以待矣、

印度議設瘋院　○麻瘋一症、多在山嵐瘴濕之區、故粵東西各省傳染極多、高廉郡縣、至呼爲祖瘡、而無法以驅其毒、近聞印度地方、亦有此症、不知何自而來、當事者恐日久釀爲隱患、議即日創立瘋院、凡染疾者居處其中、則不至於流染、閱數十年後、若輩病死、則其患可絕云云、論者然之、

阿國助俄　○阿富汗葭爾土地、而國中殊不靖、且尤切齒于英、與俄羅斯成不解之緣、四境倉皇、中無定主、君子每謂其不國、近接孟買日報、知英駐阿公使之被害也、實阿王陰使之、亦可見其喜于生事矣、且邇聞米頗土人、又復揭竿爲亂、振臂一呼、應者四起、洶洶烈燄、幾有不可嚮邇之勢、攻塌炮臺、傷及總督一員、國中巨室、有與斯難者、珍異之品、喪失不可計數、朝不保夕、大勢岌岌其殆、亦自取之也、

西緬近耗　○緬甸一國、亦南洋中强邦也、向惟以象鬥稱能、而無精銳之衆、數年來、與英修好、幾等藩屬、其國王棣保、志在有爲、亟圖自强、于武備極爲留意、刻下軍中號令綦肅、且加意訓練、火鎗巨礮、一時購備、貔虎軍容、驚鴛行列、武功之盛、說者謂其方興未艾云云、

寇盜充斥　○揚郡歷年以來、恒多盜賊、而至歲暮爲尤甚、近聞東台縣庠生吳某設帳於揚、有年矣、忽於上月下旬、子夜有數人踰垣而入、將衣囊等物席捲一空、吳某從睡夢中驚醒、披衣急起追之、賊探懷出刃、竟將吳某斫傷左臂、次日稟知邑尊、立即飭差緝訪、現聞尚未捕獲、刻下保甲總局嚴命各局員每夜巡察、故盜風稍覺安靖云、

越南近耗　○西報云、比日法廷發電報致駐泊中國洋面之水師提督、移師越南、攻取東京、惟電報甚簡、其中緣何起衅、未詳其細、此音果確、越南不將有累卵之危哉、

冬暮書懷　東茂苑賦秋生

○嚙破窮氈不療貧、江湖潦倒舊吟身、音書海曲鱗鴻少、朋輩天涯沆瀣、眞筆秃於今權郢、宋瓠堅終古鬱輪囷、豐城劍氣知何在、長此悠悠歲月新

存恕齋主人呈草

同人小集試雪山房、率成一律　維揚江抱冬稿

密梅花氣勝旃檀、春透簾櫳秀色餐、銀燭遲銷風約細、紅槽泥飲夜忘寒、容捐禮數驚筵易、爲有心情賦別難、齋瑟明朝征棹去、棲鴉流水悵闌干

臘月之望夜霽得月　江抱冬口占

凍雪朝遲夕雲開忽破愁横階梅有影入夜月當頭人靜蹇聲急風高鶴夢幽禁寒庭畔立清詠復誰酬

存恕主人以所塡百字令索和爰倚聲答之　吳中樂平子初稿

果然天籟如猴嶺笙簧悠揚雲外未必陽春無和者但恐我居陳蔡大嚼屠門狂歌燕市畢竟眞無賴回看大將鎭爾輕裘緩帶　夙昔詩酒縱横風騷跌宕亦自爭雄大到底兼幷無上策只好分揚旌旆綠酒盈罇紅燈照座何日成高會短調長腔更期贈我文貝

鋤圃遣興七律兩首　吳中樂平子嚴達艸

好似城南老圃家長鍤白木問生涯數畦漫種雞毛菜一雨初生蠶豆花入夏更看添果蓏明年相約結籬笆晦韜莫說英雄事我是閒居玩物華　幾夜濃霜菜甲肥輪囷貼地翠成圍聊呼園客掀泥劚大勝奚奴入市歸湖蟹黃多新饌美淮僑麵細煖湯飛一餐倘共何曾飽應悟當年下箸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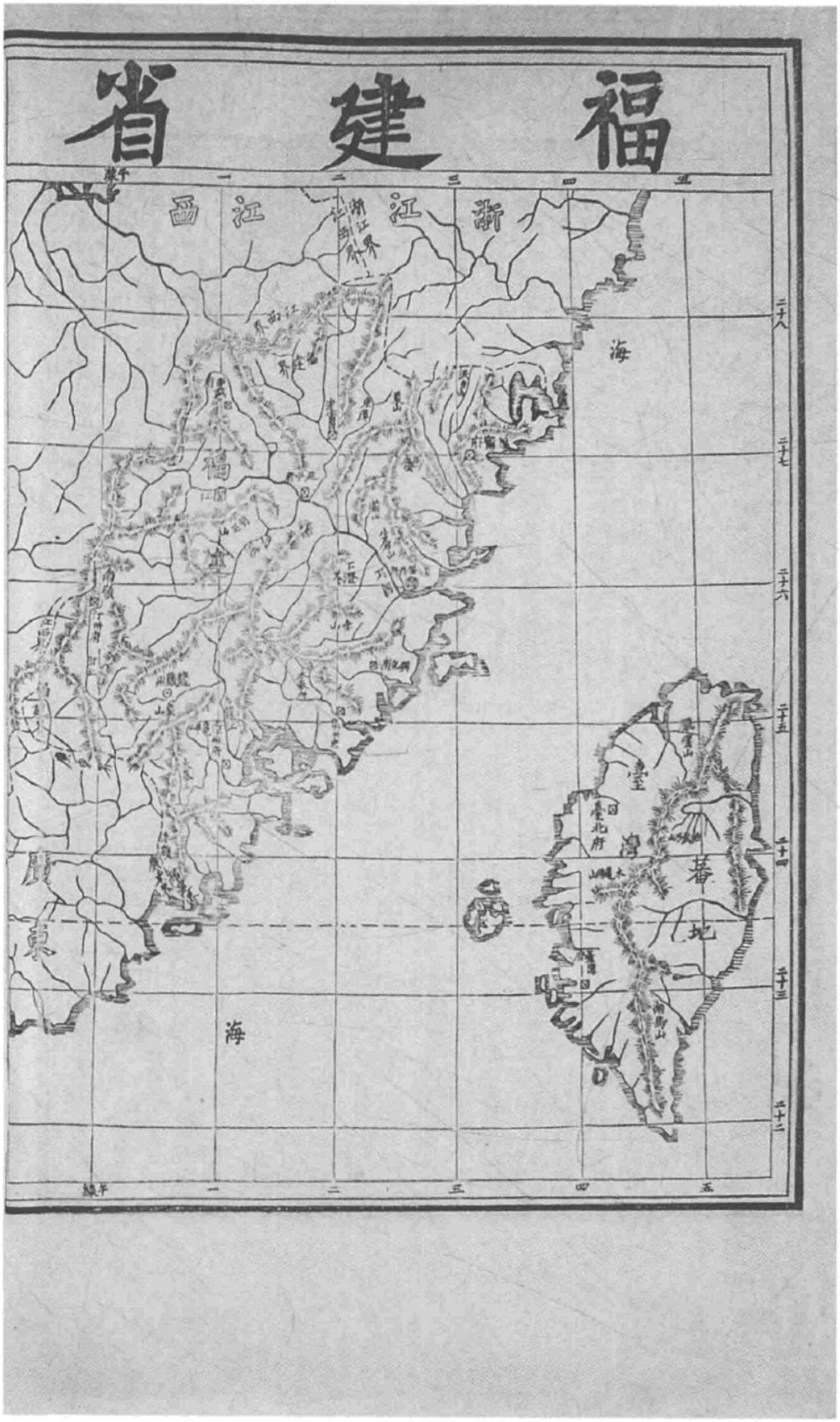
燈謎　○片時反側倒惜寸陰水鳥狎客人異於禽　打二字花名　迮　打四書一句

唐寅避世依山谷　虎負嵎　胡笠夫峯洲山人射　子謂伯魚曰　告子　顧耐耕射　權閹肆寇如林李圖叛神器焚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滅明　胡笠夫周固窮禾山半隱射　秀才不識孔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洞庭山枇杷　獨活　繼周存黃氏射　小旦串戲　不大聲以色　周鳳來射　彳亍　合而言之則行矣　朗星成邱氏射　孔雀　鴻　雪卿金岑山射　假裝太子　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聽濤書屋主人射　清明時節雨紛紛　催耕　王本初金吉人射　臧文仲祀爰居　非其鬼而祭之　范花洲王筆峰范鏡軒射　治世無須治甲兵　敵　民無二王　倉　吳翰堂猩石盟射

福建考畧　○浙江之西南省爲福建、古名閩、東西相距九百五十里、南北九百八十里、東南界海、西界江西、西南界廣東、北界浙江、上沂三吳、俯瞰兩廣、左連山谷、右接滄溟、蓋邊徼重鎭也、禹貢揚州之域、周爲七閩地、春秋以後亦爲越地、秦平百粵、置閩中郡、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後改屬會稽郡、東漢爲會稽南郡、三國吳置建安郡、晉分置之、屬揚州、宋齊因之、梁分屬東揚州、陳置豐州及南安郡、隋亦屬揚州

部、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五代時王審知據有其地、是爲閩國、尋屬南唐、後屬吳越、宋爲福建路、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至正間爲陳友諒所據、明初平之、洪武九年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國朝因之、康熙年間、臺灣內附、添設知府、光緒四年、又將臺北舊脾地方、自彰化縣直達後山、添設臺北府、總隸臺灣道管轄、故至今通省共領府十一、直隸州二、縣六十六、全省人口約十四兆有奇、額徵地丁銀一百七萬四千四百九十兩、福州府爲省會、古名三山、在　京師南六千一百三十里、閩浙總督暨本省巡撫駐節於此、海泉二司同治爲、福建通商口岸、開於道光時者、爲福州厦門、增於咸豐年者、爲臺灣淡水、其後同治中葉、又開雞籠打狗兩埠、悉屬臺灣道治、按各省商埠、惟福建有六、而福州商利爲至旺、蓋年內權稅、不下一百八十萬兩云、所惜倭夸爲寇、出沒大洋、兼以山多田少、全省粒食、恒仰給於浙之溫、廣之潮、故不但急於嚴防、而尤急於儲糧、特溪山秀美、民用以和、聲名文物藉甚南邦、試先考其名山、省城內北有越王山、跨城之半、城築山腹上、一作屏王山、又名屏山、即閩越王無諸舊都處、東南則有九仙山、相傳無諸於重九日嘗作登高宴、大石尊尚存、西南則有烏石山、一名閩山、上有薛老峯、鷄籠池、蟠桃塢、金蟒穴諸勝、宋曾鞏道山亭記、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屏王山、郡之名、蓋本於此、再城東有鼓山、屹立海濱、與城西旗山對峙、世傳左鼓右旗、爲全閩二絕、泉州府北有泉山、一名齊雲山、又名北山、今名清源、諸峯聳秀、爲郡之鎮、頗有清源洞、乃東甌王避漢兵處、山陰有梵洞、四圍峯巒疊秀、洵稱勝地、郡人歲時遊眺焉、建寧崇安縣南有武夷山、通志稱峯巒大者三十有六、內一峯夷下銳上、號隱屏、朱熹築室其下、額曰武夷精舍、有晦菴釣磯、茶竈諸勝、韓元吉有記、又宋胡寅與隱士劉衡游此、劉衡善吹鐵笛、有吹雲裂石之聲、亦在此、延平永安縣北有桁櫚山、多產桁櫚木、因名、志稱峯崦巖岫、不可勝數、宋李綱目爲小武夷、頂有十二景、名人多有留題者、若汀州連城縣東、則有蓮峯山、元周馬卿標爲十三景、劉玉成詩序、汀郡諸勝、紫金弘而敞、朝斗窈而清、滴水奇而秀、若論大觀、究不若蓮峯、興化府北則有陳岳山、一名蓮化峯、有石茶灶、桃花塢、燕子洞諸勝、熙春山在邵武西、嶺有三峯、下瞰城闉、爲邑人遊覽勝境、漳州城內有紫芝山、一名登高山、一峯聳拔、山頂舊有臨障臺、山半又有半障臺、唐宋名人、俱有題詠云

此稿未完


福建省
西江
新江
海
福
廣東
海
番地
臺灣
臺北府
臺南府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廿二日　第三十七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正月十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旨恭錄　魂不飲食論　犯而不校　撫綏貧民
無頭案又見　情極拚官　判案巧思　普法議典賽珍大會
小事肇訟　緝私認眞　俄京郵音　領事查察華傭
鴉片流毒　貧員苦況　盜棺誌異　閩帷善舉
新督尙無確音　兵船來東　貧士吟　續錄福建考畧
心計徒勞　一語詰奸　遊紫陽山記　駐滬西官總登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本館敬賀新喜啟　○庚郵煥彩友朋貽延禧之書辰告頒猷、天子上歲朝之頌五更鼓角元日衣冠、椒酒獻新、柏尊買醉、蓋殘臘之鼓方歇、而早春之序又臨也、敬維　閔報諸君、新祉凝鴻、時祺集蝠、吟成七字、欣滿眼之韶華、富媲五車、紀從頭之節序、政聲翔洽、里閈之謳誦新編、商務奇贏、泉貨之源流大普、臨風佈頌、向日傾忱、本館職司記載、藉貢芻蕘、庚子之經、未陳夫雪案、癸辛之識、敢詡乎風謠、今以新正十三日始、仍照往居、每七日排刊報章、送登　鑒記、規模仍率乎舊章、讎校益嚴乎新例、所願　諸君照常賜閱、并懇指疵、江管不花、敢遽謂千慮有得、郢工求斧、願毋忘一字稱師、仍望鉅製宏裁、源源惠擲、勿謂巴吟里唱、刺刺不休、肅此敬賀　新禧、伏希　亮鑒、本館謹啟、

諭旨恭錄　○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都察院代奏江蘇揚州府知府何金壽請推廣會議人員一摺國家遇大政事飭下廷臣會議原期詢謀僉同與議人員自有定制若如所奏大小各員一併會議向來無此政體所有此次會議事件中外臣工及在籍大員如有所見或自行具摺或呈請代奏均可據實直陳所請推廣會議人員之處着毋庸議欽此初六日奉　上諭吳元炳奏請將已故督臣政績宣付史館並請建專祠一摺已故兩江總督沈葆楨自咸豐五年出守九江調署廣信當粵逆鴟張之際嬰城固守力戰解圍嗣補授吉南贛寧道幫辦江西團練事務同治元年奉　命巡撫江西該故員膺　兩朝特達之知力圖報稱維時粵逆併力窺伺江西沈葆楨相機堵勦連戰皆捷保全實多厥後綜理船政殫心竭慮創立規模其巡視台灣於撫番開山各事尤爲不辭勞瘁弭患無形迨總督兩江實心實力整頓吏治保惠民生與巡撫江西時先後一轍實屬功績昭彰着將該故督政績宣付史館立傳並准其在江南省城及立功各省分建立專祠以彰忠藎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前據刑部奏革員俞應鈞殺斃旌善營弁丁多命一案左宗棠原奏案情未確當照該部所議令左宗棠再行提訊茲據該督奏稱悉心覆核將部駁各情分晰聲叙此案故殺無辜多命實革員俞應鈞爲首罪無可減請飭三法司核議等語着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同覆核定擬具奏欽此初九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甄別各員請旨分別降革一摺甘肅安西直隸州知州陳台辦事任性取巧不洽輿情候補通判葉兆封浮躁嗜利工于作僞鎮原縣知縣李法已鄙劣不職聲名狼籍前

岷州知州范映臺嗜好甚深失察門丁得贓著通渭縣知縣林士超性情姿庸諸務廢弛署寧遠縣知縣張炳居心浮僞不知振作均着即行革職即補知縣姜文錦才具平常操守不謹代理奇台縣知縣補用直隸州知州王新銘才可有爲利心頗重均着以府經歷縣丞降補仍留甘肅補用以肅官方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朱逌然轉補左春坊左庶子王先謙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初十日欽奉　慈安端祺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有旨將崇厚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迭次所奏各摺片並修撰王仁堪等庶吉士盛昱洗馬張之洞所奏各摺交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茲據大學士等遵議覆奏並侍郎長敘等說帖三件又尚書萬青藜侍郎錢寶廉司業周德潤等少詹事寶廷中允張楷給事中郭從矩等余上華吳鎮胡聘之等御史孔憲穀黃元善田翰墀等鄧承修都察院代遇員外郎張華奎等所奏各摺片又前據賀善高萬鵬御史鄧慶麟侍讀烏拉布王先謙編修于蔭霖御史葉陰昉先後陳奏各摺着一併交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再行詳細妥議具奏欽此十四日奉　上諭明春奏報辦大臣因病請假懇請開缺一摺哈密幫辦大臣德克吉納着准其開缺回旅欽此十五日奉　旨這所奏疏防監犯越獄之管獄官雲南會澤縣典史許登錄着即革職拿問交杜瑞聯提同刑禁人等訊明有無賄縱情弊分別擬辦有獄官署會澤縣知縣唐湛春雖據稱公出究屬疏於防範着交部議處仍勒限將逸犯廖治祥嚴緝務獲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同日奉　旨頭品頂戴長順着作爲哈密幫辦大臣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着即回任俱着馬驛前往欽此

魂不飲食論

自古皆有祭，祭也者所以報先人之德而非所以養死者之魂也，故祭統有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又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穀梁傳亦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自後世餓鬼之說興，施食之妄起，而人咸謂不飲則渴，不食則饑，鬼與人無懸殊焉，於是或祭於廟，

或祭於墓或祭於屍身之側或祭於栗主之前或祭不迨祖凡所能憶者皆合而祀或世遠情絕非始祖與有功之宗不復祀試爲之窺其意原其情則以爲不祭則魂將餒而爲之後者何忍坐視而不濟也嗟夫神魂也而果飲食乎哉蓋飲食者生人之事軀體之需也死則官骸化土骨肉歸灰有口不能語有舌不能嘗詎復賴俎豆之馨香以生活於冥世使魂而飲食也則禴祀烝嘗一年四祭縱有夷齊之堅忍能不餓死於陰間而況一魂得食不能兼飽他魂則近宗必祀而遠祖亦不得不祀矣乃何以親遠則祧而孝思維則總不及百代之宗使魂而飲食也則凡設位沃饋之餘自應杯盤狼藉俎豆爲之一空又何以鬼不沾唇而旨酒嘉肴盡入生人之口腹說者謂鬼固不能飲食惟吸物之氣嘗物之味耳不知嘗必以口而魂之口何在嗅必以鼻而魂之鼻又何在私祀必供三菜而三菜之氣何以吸大祭必用生牲而生牲之味何以嘗若是則石言未實巷語無憑信於人而徒增蒙昧不若信於理而始覺豁然也如曰瞻彼墟塚能無深風木之悲念及生辰曷自禁終天之痛則鬼雖無求食之事而藉此大房籩豆少示其孝敬之心似亦理之所宜然展敬致孝必求事之有益於親者而後可乃骸枯肉腐口舌無存親之不能飲食明矣親不能飲食而進之以珍羞是猶親尊而進之以音樂親聾而進之以彩色豈不將見棄於親而叱爲不孝之甚矣乎我願世之好鬼者亦審察夫此而不復因循若是也幸甚

犯而不校　○泰西某甲與同里乙丙素有深讐日者甲行於路忽遇乙丙聯袂來甲以衆寡不敵不敢較詎乙丙以爲仇家狹路時不再來飽逞老拳而去甲受傷甚重狼狽歸家每值痛苦時眦裂髮指矢志復仇日者有教士過問慰之曰橫逆之來當反躬自省寃讐相報爲教規所禁何事沾沾焉以小怨介懷也甲然之命家人將此情節登諸日報謂乙丙固屬忍心第思犯誡獲罪更甚於軀命之憂故今而後惟冀修德以獲報焉此語甫登報章甲之傷已霍然痊矣人謂某甲受人之辱而能煥然冰釋宜疾痛慘怛之一時若失也

撫綏貧民　○時屆歲終催租甚急往往有貧乏不給者實出于不得已而業主則不爲原諒反訟之于官亦忍心事也上月平湖縣有某佃戶欠租價洋六枚被控於官官甚迫再三某總辭以無力官怒命

鞭之至血、仍飭管押、隨訊一竊賊案、因該賊未具實供、官命回監聽候、時有刁役紿某曰、汝以欠租細故、受責至此、彼爲賊者、反安然無恙、有是理乎、明日官復提審、汝當如是如是答之、某被惑焉、明日覆審、官問某有錢完租乎、某曰有、官曰爾昨日固辭無力、今何以忽有耶、某曰、將以踰垣鑿壁中得之、官知某之詐已也、立提竊賊到堂、縱問數語、輒命重加鞭笞、某懼、乞宥失言之罪、時有地保在側、出洋蚨四枚、請代完租項、官亦憐之、探囊出二枚交田主、遂結案云、

心計徒勞　○比利時國有富翁某、錙銖必較、終歲辛勤、有子四人、俱頭角嶄然矣、人方謂嗣續有人、自可任老子婆婆風月、詎某心計愈工、竟染沉痾、身將不起、謂其婦曰、余之疾苦、汝輩共知、盍求良方爲余治之、婦曰、我與若情深伉儷、豈不望爾霍然、顧安得起死回生之術也、某不悅、召其四子來、一一問之、所對與妻語無異、某乃喟然曰、余一生心血、爲爾等消磨以致積勞成疾、命若懸絲、莫爾等竭力挽回、以延殘喘、豈意推諉之詞、同然一轍、深悔我從前枉爲兒孫作馬牛耳、言畢長吁而逝、此事可爲世之役役於身後者、作晨鐘暮鼓之聲、因泚筆記之、

無頭案又見　○本報前登無頭人命一則、曾論及此等案件、付諸海捕、眞可謂一無頭腦者、不謂客臘無錫縣之望亭鎭、有母子二人、同室而居、母年七十二歲、子亦壯年、傭工度日、以資養贍、突于某夕、蓬門洞敞、更闌未闔、見者異之、入其室、但見老婦面血未乾、受刀戳傷太陽穴、六七處、頓時斃命、刻卽往報其子、子歸、莫知其故、查檢什物、一無缺乏、知非盜賊、號慟之餘、兒手無可尋緝、里中擬報縣詣驗緝兇、旋經其子以母年高、仍遭橫死、不忍再加檢驗、乃買棺成殮而罷、問者踵接、必謂其平日有仇隙于外也、而其子則曰否否、噫、亦奇矣、

情極拚官　○黔中某貳尹、由六部吏員、選授皖省某缺、到省未幾、旋丁內艱、解任開缺、服闋後、既未能坐補原官、而部選又遙遙無期、遂改發江蘇、以班次候補、數年來、未得一差、固由其時運之艱、而宦況蕭條、已不可言喻、所恃以爲終年薪水資、則惟藩署月課而已、每課幸列優等、稍堪自給、上年奉司房議駁、以未經驗看、一律裁撤、遂大窘、洛于勢、莫可如何也、去年冬間、登次單銜具奉、縷述緣由、終未照准、奇憤塡

胸、遂思拚棄頭銜、以與爭此區區、一日具衣冠、直入藩署二堂、大肆喧鬧、謂某到省數年、未蒙差委、亦固其所、何至并此月課而亦裁去、某係由部選實缺人員、改發到蘇、似宜與省中未赴部驗者、稍有區別、今一家數口、終歲嗷嗷、而蘇黔相距八千里、程途窵遠、進退維谷、是直欲置某於死地也、故不惜丟此微官、以與憲臺一論曲直、詞氣激昂、聞者壯之、事聞藩憲、即着家丁先行致送洋蚨二十員、俟再設法調劑、善言勸慰而出、歸寓後、忽將眷口寄居其同鄉親串家、刻日束裝、隻身入都、不別而行、未識其意、說者謂此君從部吏出身、例案既熟、心計又工、此番翩然就道、必將有所爲也、然乎否乎、亦可謂情極者矣、

判案巧思　○詩言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然未聞以草履賤物、相爭而涉訟者、平湖有甲乙二人、因奪草履一雙、各不相讓、控於縣主、邑尊謂區區微末、何必忿爭、乃各賞新草履一雙、命穿之去、二人未出戶、邑尊命回至案前、細視之、見甲所扣之結、與舊履結痕不合、而乙則先後一轍、從知所奪者爲乙之舊物、將甲怒叱一番而退、噫、若平邑尊者、可謂明察毫者矣、

普法議興賽珍大會　○泰西諸國所行賽珍會、即博覽會也、濫觴於英、繼跡於美、法與亦起而效之、稱盛一時、法擬於一千八百八十二三年、再行開辦、普國向未舉行、今亦有此議、紳商建論、衆議僉同、謂普自合日耳曼二十八邦而爲一國、勢盛力饒、物產衆庶、工藝繁多、宜與此會、以光耀國家、聞已奏陳於朝、普王大悅、准其舉行、約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六年可以興辦、夫博覽之爲會、博蒐新古物品之可供賞鑑者、排列一場、分門別類、以使衆庶縱觀、增其識見、長其效敎、眞盛舉也、泰西諸國既有之、而日本亦從而效之、去歲三月中、開賽珍會、自長崎大坂西京無不具有、游其中、如入五都之市、前歲西京博覽會、設於故禁中、及期、鎖鑰盡解、開日華月華各門、仰見紫宸清涼諸殿、畫棟雕楹、珠簾玉塔、佳氣瑞雲、爲之映帶、往遊者可瞻王宮之制度、而思宸居之壯麗焉、去年則設於曠地、時都下士女、及僻鄉遠陬之人、絡繹而來、皆爭先覩、凡目之所注、手之所指、皆不能無異、所謂即物而窮其理者、於是乎在、是以知識不得不開、藝術不得不進、乃知博覽會之於衆庶、係國家育才之一端焉、若徒徘徊指顧、無所著目銘心、則雖百回入場、與彼看花弄月、同一閒事而已、其效果安在哉、

一語詰奸　○西國有某富商、一日忽失洋鈇數十圓、遍查無着、知非外人行竊者、僱僕輩雖實繁有徒、然平日並無犯此、亦難驟得主名、適其舊友某至、友固才智士也、與之商、友曰、是不難、我能破之、商曰、余明查暗察、窮數日夜而不可得、子何其言之易歟、友曰、我自有法、子但作壁上觀可也、越日、挈黑雞一頭來、遍體塗以墨、外以白布籠之、至其家、召衆僕齊來、告之故、衆僕無不呼寃、友曰、爾等無噪、我有雞在此、能通神、凡竊賊以手按其背、此雞即怒吼、我當以破奸詰賊、無不立應、今爾等果皆不犯、可伸手入籠一撫、眞僞即分、免受不白寃也、衆僕喜、皆坦然按之、雞絕不作聲、衆以爲無慮矣、友乃命衆反手與觀、則衆僕手心如漆、而一僕獨潔白無瑕、立指之曰、子即竊洋者、吾雞豈能辨賊、吾以法試汝等心、汝獨惴惴焉、惟恐雞鳴、故手入雞籠、而不敢撫雞背、然乎否乎、該僕無言、而案頓破、此其智誠足多也、

小事肇訟　○蘇臺婁門內、有香舖與外科醫室、望衡而居、平素毫無嫌隙、忽於上月初、大雪瀰漫、朔風峭緊、清晨、香舖學徒、對醫室之門而遺矢焉、醫士某、好言勸之曰、墻壁之側、儘可容君從事、何至以臭穢觸人於淩晨未食時乎、豈知徒肆甚、便以惡言相加、醫士亦惡聲頓出、正兩相口角間、香店東之女公子、迎門而立、愈肆毒詈、令人難堪、洶洶之勢、且將動武、醫士順手推之、滑而仆、遂大放咆哮、莫可如何、少頃店東歸、赴愬其父、謂受醫痛撻、心實不甘、店東怒、立繕呈具控於元署、案尚未審、而醫士已有縣差地保來家、爛其盆門、憂莫能解云、夫細事耳、而好訟若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緝私認眞　○蘇城六門巡緝私鹽、向歸總辦趙觀察、統帶師船、鳴哨搜緝、自經派委陳守戎添募勇丁、分駐城關水陸盤查外、私販無所施技、并諭令城外之民、不准入城零買食鹽、城內居民亦如之、是以近城居住者、頗稱不便、凡捐貧包紮、貿然而來、必攔住搜查、致撞騙游手之徒、奇乖百出、雖由局勇之認眞、而小民每噴有煩言、曾奉陳守府曉諭、謂本局巡勇向皆奉公守法、不敢過事苛求、亦不致私梟橫集、然利於公者、每不利於私、致外間屢有訛言、僉以本局爲怨府、自示之後、凡爾良民、務各照常購買、上報　國課、下安民業、勿爲謠言所惑云云、又示省城冬間、常有鹹魚船隻、滿載入城、其中往往夾和鹽斤、甚至上覆以魚、下埋以鹽、偷漏闖入、有得綱引除飭巡勇認眞看艙外、合再一體諭知、毋得輕蹈刑章、致干未便、聞去冬

城廂內外官鹽舖戶、果有起色、不致如往屆之滯銷、亦未始非認真辦公之效也、

俄京郵音　○俄皇累次被刺、登登前報、近得俄京郵音、謂前日刺王羽黨、業經緝獲一人、搜其身畔、得俄皇宮殿圖一幅、千門萬戶、臚列詳明、如何出入環行、亦皆歷歷載述、蓋將入宮行刺、而得鼠竄于倉猝間也、噫、俄皇之福、亦大矣哉、倉廩屢空、玉食依然、無大造之獸佑、曷克至此、

領事查察華傭　○中國駐祕魯國總領事、前赴古巴埠查察華傭、見各東人相待工人、甚爲寬厚、飲食操作、與前此所聞、判若天淵、則華傭亦可謂出水火而登衽席、惟今與昔、不止人鬼殊途矣、

遊紫陽山記

古吳樂平子嚴達稿

紫陽山在杭城中之西南偏、與萬松嶺相襟帶、外抗鳳皇、左接吳山、巉巖多石、呀竅迭蘊、雖秀不及吳山、而蒼勁過之、高不及鳳皇、而刻峭過之、余自已卯冬始遊此、獨遊無伴、不能窮探也、乃約班鼎齋結侶往遊焉、拾級自吳山之背、右折而西、孤峯迎人、如對契友、峯廻路轉、景逐步移、於是吳山盡、紫陽至、歷大觀台址、螺旋而上、據石坎卦小憩焉、延頸四望、天高地曠、萬井櫛比、如在掌上、東瞻滄海、烟波瀰渺、不知其際也、西則南屏葛嶺北高諸峯、蒼綠皺疊、而下之西湖十景亦纍纍焉、南望大江、諸山參差如屏障、則紹郡諸山也、唐人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洵千古寫景實錄語也、回首北望、天低野平、半山隱現、在雲左右、蓋山踞城之中、而高出于城中諸山之上、故縱橫兆豁、陂削凹凸、無不燦陳于目前、洵大觀哉、乃循山側而行、怪石橫亘當路、若板、若釜、若騰猿、若臥虎、蓋青蒼赭黑、不一其類、下顧山下石、如巨浪疊出、路迴徑仄、左西左東、巨石嵌空、森立道旁、曰飛來石者、最險最奇、所歷之洞四、莫知其名、有歸雲洞者、捫石辨字、彷彿可識、有方池、山泉入焉、清無點翳、中有物如蝸虎、而水居、池之右、有泉窟、窺之不見裏、側耳聽之、水聲泠泠不絕、由小徑下、左折、石壁削立、三面圍以土垣、曰感花巖、下刻東坡留別牡丹詩一首、字迹已漸平、不復存東坡筆意、有石刻字大如斗、遙望即見、曰第一山、從徑下、右折至岩下、覘之、則爲宋米芾書、骨力遒勁、足與山稱、旁有石竅、大如盂、泉自竅中出、上刻紫陽洞天四大字、不知何人書、字仿李斯篆、自山巔至山腰、崖石間往往有題詠款識、年深石朽、不可臆度、此遊蓋得二古迹云、日既暮、足力甚憊、乃下山入市沽飲焉、

鴉片流毒　○鴉片之流毒中邦，由來久矣，傷財害命，百弊叢生，幸近來諸當道禁令綦嚴，澆風漸息，不謂我國方驚奮鐸之聲，而他邦反有破觚之舉，近聞華人在美國貿易者，廣開烟館，盛設烟床，不惟華人之素有是癖者，如愷之食蔗，愈食愈甘，而美人之被其染者，亦復不少，此等頹風，宜防其漸，想美國家必將有善法以湔除之也。

貧員苦況　○近年仕途擁擠，無法疏通，業既昭然人目矣，雖屢經都中各侍御，奏請飭下各督撫嚴加甄叙，分別考察，而紛紛赴部投供驗看者，每年核計不下三千員，見諸章侍御奏疏，可按也，然而挈眷到省，旅費艱難，自不待言，年終省城各候補公館，尤爲竭蹶，省中向例同通州縣以及佐貳雜職，皆有月課，准各該員報名投考，優給花紅，以資津貼，法至善也，上年春間，以人數太多，經稟奉藩憲定章，凡未赴部驗看引見者，概不准與考，早奉批准扣除，於是闔省人員，驟失津貼，莫不異常拮据，嗣蒙大憲調劑，凡同通州縣大班，給委京餉優差一次，便道赴部引見，出都回省後，仍一例考試無異，而佐貳各班，則獨抱向隅，聽鼓省垣，悠悠卒歲，其苦倍常，屢經各員稟請恩准，迄未如願，今初謂方伯接篆時，復重叠稟求，仍未批出，歲事就闌，無以度日，情景十分苦累，子輿氏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觀於今日需次諸員，眞覺爲仕而貧矣，然豈初念所及料哉。

盜棺誌異　○盜棺之耗，本報不憚頻登，意爲世之厚歛者垂洞鑒，加意安置先人骸厝，不致有憾孝心耳，然皆事出野田荒塚之間，未聞穩停一室，而猶遭此禍，如奉邑三官塘鎮王姓一事可異焉，王名凝和，家素小康，舊冬十二月初三病故，家人厚歛之，柩停于堂，夜夜聞擊木聲，家中人以爲亡魂出現，綦恐，至初八子夜，陡聞堂上柩竹爆一聲，火光爍閃，倏明倏滅，更以爲見磷，咸屏息抱念，戰慄無措，連日起視，驚見屍橫堂上，衣衾盡褫矣，盜風若茲，該邑之災也噫。

閨帷善舉　○婉孌巾幗，才抱經綸，弱纖閨帷，職學師保，洵與嵩荻製袴之雅，作一段佳話不啻也，法國恩百隆地賢媛高朗勃，前往日路撒稜朝占聖地，滿目貧嬰，厥父母任若瑟還飛鎯動，終日不致撫恤，心綦憫憐，遽出家資開設育嬰堂一所，招而收之，親爲之櫛沐衣食，教誨提携，辛勤不倦，城中貧室，見茲善

舉，咸送嬰至嫒，期代爲教育，現聞已收六七十嬰，嫒見堂屋太狹，將擴大其居，以擴其好善之心，彼都人士，咸噴噴稱讚不已云，夫貧賤子弟，大概失所教養，不得成阿宜阿買，漸作桑林悲去，安得多出高朗勃等賢嫒而代爲成龍也，

駐滬西官總登　○英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逞君文汝　副領事阿君林格　法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總領事李君海　副領事白君理克　繙譯官阿君麟　美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總領事貝君禮　繙譯官馬君格磊　德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總領事葛君克　副領事樊君德立　俄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總領事聶君鼎　日斯巴尼亞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嘉君拉意　繙譯官俄君利威剌　奧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領事卜君理挖皆　繙譯官貢君士大西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竇君鐸　繙譯事務俄君利威剌代理　日本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總領事品川君忠道　繙譯官松君延玹　丹國駐劄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賈君立基和國駐紮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許君思格　意國欽差大臣駐紮上海兼理通商領事事務盧君嘉德　繙譯官鄒君文道　比利時國駐紮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莫君汝　瑞敦及瑞威國駐紮上海管理通商事務正領事佛君弼師　副領事葛君德生　江海關稅務司柏君卓安

新督尚無確音　○新嘉坡爲英國之外府，其地幅員遼闊，版籍繁盛，閩粵人之寄居者，不下數十萬，類皆購田園長子孫，近日貿易日旺，幾爲東南洋重鎮，英廷特立總督以管轄軍民事務，現聞舊督已調往他處，而新督尚未接任，前日接有郵音，謂英廷特授子爵大臣威林羅弼臣爲新嘉坡總督，顧今日傳來消息，則猶以爲未確，蓋綸綍之傳有待，故雲霓之望尚虛也，見循環日報

兵船來東　○前日法國京城巴黎斯調遣兵艦，由法國前來印度，并至中國，乃行至摩鮮華海面，忽奉法廷諭旨，令兵艦暫行停泊，勿即前進，以俟阿比西尼乃阿洲中一國也，近與埃及國屢行啟釁，戰鬥不休，雖勝負未分，而四境之驛驟殊甚，邊庭之烽燧時驚，法國商人多有自阿爾及來而貿易於此者，法廷恐其或有不靖，故欲遣兵艦往彼駐泊，以資鎮遏，保衛商民，此亦經商有藉乎兵

力之一證也歟見香港報

貧士吟　○且慢嗤銅臭家貧事事難我心雖有守俗眼奈環觀債帥逢常怯貧人號久安炎鹽誠至重禮數那容寬族大原多寵奴驕祇自歎强持門戶計易竭友朋歡衣敝絲羅斷盤空苜蓿乾未嘗君賜食愧助母加餐困頓才愈短星霜歲又寒鴛鴦愁入幕鸞鳳恥卑官猶幸身無事常防虜忽然酒嘗因閑醉花例帶愁看境地窮千變凄涼總一般田園餘靖節科第累方干寶劍深磨淬蒼松發鬱盤南山歌扣角何處遇齊桓

吳中樂平子稿

燈謎　○辭聲伐木合金緘　打一字　吃着不盡　打四書二句　梓人匠人　打一字　飯

打四書一句　銅邊眼鏡　打古人名一　ナ　集四書六句　曾子有疾　打藥名一　去日已多來日少　打一字　上達公文　打四書人名一　卦屬南方凶最多　打四書一句　玨玨　打四書三句不連　朕　打四書二句何不連

徐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　傳來可是萬金書　信乎　天秤上稱三十二兩　斯　吳翰堂射　迤　遊必有方　吳朝江徐叔平蔣振基同射

續錄福建考略　○省中川澤最著者爲閩江長約九百六十里源出浙之龍泉建之浦城廻二十七縣境抵福州經連江縣達於海其地曰閩蓋本於此其次爲龍江在漳州境一名九龍江又名北溪長約六百四十里寬廣約五里源出汀州及延平界又有南臺江在省城南江之滸有越王鉤踐臺跨萬壽橋元大德間建長約一百九十丈環洞至一百有奇洵大觀也翰林學士馬祖常有記泉州晉江縣治有洛陽江發源惠安縣至縣境入海唐宣宗嘗微行覽山川勝概有大類吾洛陽之語因是得名江濤洶湧濟渡被溺者甚衆宋郡守蔡襄憐之累壯於淵疏水爲四十七道建橋曰洛陽以其介於萬安渡故又名萬安橋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丈有五尺橋之柱凡三百每柱以堅石登成不下一千四百方鑿作尖角形以殺水勢共費金錢約一千四百萬襄又於橋之兩岸植松七百里濃陰夾道以惠行人至今徒梁者覩其鉅製宏工猶嘖嘖贊美之云此外又有天湖在建甯建陽縣西朱熹之母祝夫人葬於其陽文公築寒泉精舍於墓傍與呂

祖謙嘗編近思錄於此，若朱子之墓，則在縣西北之九峯山麓，相近有龍焙泉，一名御泉，上建御前亭，宋時取水於此，製茶入貢，亭邊爲北苑，通志云，北苑茶爲天下第一，至若閩省人物，福州則宋有林之奇，字少頴，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諫，卒不從，後以祠祿家居，自號拙齋，呂祖謙嘗師事之，所著有書經全解等書行世，泉州則唐有歐陽詹，字行周，弱冠與韓愈等同登第，時稱龍虎榜，閩人舉進士自詹始，以行誼文章稱，宋有曾公亮，字明仲，嘉祐中拜相，爲人莊重縝密，博通掌故，喜薦引士類，獎掖後進，累封魯國公，以太傅致仕，年八十薨，謚宣靖，墓碑之額大書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建寧則宋有胡安國，字康侯，官給事中，以直節遭忌，潛心麟經，著春秋傳，及通鑑舉要補遺二書，謚文定，子寧，字和仲，著春秋通旨，學者稱爲茆堂先生，季子宏，字仁仲，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餘年，著有知言並皇王大紀八十卷，世稱五峯先生，又有蔡元定，字季通，八歲能詩，及長，登西山絕頂，日惟嘯歌，於書無所不讀，往從朱熹，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及卒，賜謚文節，所著有律呂新書，八陣圖說，洪範解，太衍詳說等書，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又有眞德秀，字景元，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官至參知政事，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唐書考疑諸書，時人亦稱爲西山先生，謚文忠，延平則宋有楊時，字中立，潛心經史，除工部侍郎，已而致仕林泉，專以著書講學爲事，其鄉羅從彥，字仲素，與朱文公皆受學焉，卒謚文靖，世號龜山先生，著龜山文集語錄行世，典化則宋有蔡襄，字君謨，天聖中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故時號蔡端明，歐陽永叔稱爲政事文章，彪炳一代，洵非虛語，世又稱其書法爲當時第一，嘗著茶譜，卒謚忠惠，墓在仙遊縣東南，復有鄭樵，字漁仲，凡經史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皆有論辨，除樞密院編修，所著書凡五十八部，有通志二百卷行世，嘗居夾漈山，故時號夾漈先生，邵武則宋有李綱，字伯紀，仕徽欽高宗三朝，以賢相稱，老成壁畫，謀遠慮深，朱子許爲當代偉人，卒謚忠定，所著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詩文奏議百餘卷，若論本省土產，則有金銀銅鐵錫鉛錠，鹽水銀粟米布帛紙麵茶藥糖鹽等，土地沃衍，物產饒富，他省不逮也，他若橙黃橘綠，經冬愈鮮，橘龍眼之萬顆，啖荔枝之三百，蔗境則到老愈甜，橄果則回甘益美，尤爲各省郡著名果品，以一省所產，供各省之用，而不虞其乏，則其樹植之利，當尤大普云，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廿九日　第三十八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正月二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論五官　京師郵信　法領事調任
俄購軍裝　俄亂又作　荷國修約　警惰
避債詭謀　白刃尋仇　活埋　輪船沉溺
販運木耳　贈賜爵銜　法后行程　印度打虎
越裳警報　湖北考畧　京報選錄　星使來華
四六體例論
蘇魯屬英
鄉試同人聯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畫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例議以革職等語崇厚奉命出使並不聽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情節甚重僅予革職不足蔽辜着先行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欽此同日奉　上諭給事中劉曾奏各省厘局弊端不一請飭嚴禁等語抽厘助餉本屬不得已之舉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日各省差事以厘局爲最優官場中竟有署事一年州縣不如當一年厘局差之語侵蝕朘削在所不免着各直省督撫隨時稽查以杜中飽其厘局之有名無實者並着酌度裁減以恤商民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參貪劣不職各員分別革休另補一摺直隸保安州知州張毓生藉端婪索貪劣頗著東光縣知縣陶治安性情猥鄙不洽輿情候補同知龔嘉楨偏愎自用任性妄爲撤回另補知縣楊文濤舉止輕浮形同無賴候補知縣張承福心地巧詐操守不謹獻縣主簿張紹凱耳聾縱賊延慶州吏目金廼歷聲名甚劣古城縣縣丞許兆瑞辦事荒謬新河縣教諭侯善鈞品行貪汚均着即行革職河間縣知縣凌顯德辦事含糊鉅鹿縣知縣鍾德輔因循不振定興縣知縣毛羽豐才具竭蹶均着開缺酌量另補赤城縣知縣宋尙文才識庸闇沙河縣知縣李福田緝捕廢弛樂亭縣教諭單宗張老病昏憒臨榆縣訓導高漢墀手足弗民唐山縣典史汪廉慶不循本分獻縣典史李灝久患癱瘓均着勒令休致以示懲儆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七二十八日奉　上諭長庚着來京另候簡用河南布政使着成孚調補廣東布政使着姚覲元補授湖北按察使着歐陽正墉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涂宗瀛奏甄別庸劣各員等語河南遂平縣知縣倪福謙疲玩因循難期振作前署運池縣知縣周濤朋信任丁役不恤民艱均着即行革職鄭州知州王蓮塘太康縣知縣杜劼年力就衰難膺民社均着勒令休致湜縣知縣原均措置未宜致招物議輝縣知縣鄒景思性情柔懦人地不宜着開缺酌量另補陽武縣教諭康紹文訓導宋玉瑗辦事乖謬士情不洽着一併革職以肅官方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論五官

耳目口鼻四肢、五官也、而劉子謂之五闗、聲色臭味安佚、五嗜也、而新新子謂之五寇、以五官之用、合五嗜之節、生於是發、身於是立、道德文章亦於是寄、是五官之所係、非可輕量者也、若不節其慾、不檢其形、任所

欲以放縱之、則情慾於以增、天良於以昧、而日用周旋之際、終未有不日近於汚下者、職是之故、劉子以綵色爲伐性之斤、以淫聲爲攻心之鼓、以滋味爲腐腸之藥、以芳馨爲燻喉之烟、以聲駟爲召蹶之機、是人於視聽言動之間、有不可不愼者也、雖然、余姑不論五嗜之何以節、而先論五官之何以用、夫人之在生也、齒牙髮膚、隨在皆安、飲食贍觀、殊形便捷、而一經氣絕之後、依然面目、頑蠢無知、同是官骸肢體、而先後之懸殊若是、此以知人之所用以視聽者耳目、而其所以能視聽者非耳目也、人之所用以嘗嗅者口鼻、而其所以能嘗嗅者非口鼻也、何也、蓋有魂在也、然視聽嘗嗅果魂獨爲之乎、曰否、魂之爲物、附於身、凡物之觸吾躬者魂知之、而身之外則不得而知矣、卽或物我相觸、血脈爲之運行、魂知身之外有物、而究不能知身之外有何物也、況魂之爲體純神而無象、無象者不能覺有象者之情形、又安能知天下之形形色色、乃者暗中摸索、得悉精粗、筆楚加身、必覺輕重、色在前而知其爲色、樂在後而知其爲樂、佳肴沾唇、卽辨其味、芳芬觸鼻、遽覺其香、此其事果何爲而然哉、曰魂主於中而官役於外也、魂有視聽之能、不得舍官而視聽、身有嘗臭之官、不得舍魂而嘗臭、狼狽相因、不能少一、五官之所以用、惟此而已、蓋吾嘗譬諸舟車矣、舟有楫不能自動、車有輪不能自旋、必有駕之御之者而後行、五官輪楫也、神魂駕御也、事非盡似、實有類此、說者謂五官之用、本乎精神、精神散、則五官亦因之而無用、不知精神者、不外夫體氣陰陽之質、流行於六府、貫通於百骸、精神亦塊然一物耳、欲以塊然者而使之辨聲色、知臭味、是猶使桃梗運機、土偶轉轂、能乎否乎、噫、說者之言、何不思之甚耶、

京師郵信　○會議崇宮保一案、昨已見之邸抄、茲據京中傳言、當各部院大小臣工會議時、主戰者有十之七、主和者僅十之三、李左兩爵相、亦皆主戰云、錄初十日申報、又十五日報云、崇宮保於年前已下請室、經刑部堂官勘問數次、尚未訊結、大約今正開印後方定罪也、

法領事調任　○閱西報知法國駐滬總領事、法廷已派賈爾尼補授、聞賈君先在暹羅充領事、今已交卸起節、不日將抵滬任事矣、想賈君素諳通商事務、此次升調來華、自能善體輿情、政聲翔洽也、

星使來華　○勃來西、居亞美利州之東南、國富兵强、人稠地廣、亦泰西一大邦也、西報云、近日該

國派加拉多來華、充公使大員、其奉使之由、有無新舉、尚秘密不宣、外人不得而知也、

俄購軍裝　○俄國近日、亟於整頓軍務、講求海防、幾於日不暇給、現聞俄國兵部大臣、傳諭購置小鎗甚多、夫小鎗所以衛身、利於近攻而不能遠擊、蓋臨陣衝敵、以炮爲先、命中及遠、操乎勝負、遠近則火鎗繼之、而亦以保衛夫炮者也、至短兵相接、則近在咫尺間矣、俄廷猶用意於此、不誠無微弗至哉、

俄亂又作　○俄國亂黨、聚衆逞兇、圖害俄王、業已先後登報、茲又接英京西二月十八日馳來電報云、俄王近日設宴於偏殿、乃駕未至而殿忽爲火藥所爆、甲冑之士、死傷者三十五人、此舉蓋仍係亂黨所爲、必欲置王於死云、嗚呼、內亂猖狂、一至於此、吾甚爲俄王危矣、

葡國修約　○葡萄牙國、昔年曾與中國訂立通商條約、嗣因均未簽押、故不成議、乃昨閱西報又云、葡國近復向中國立約、並稱內有一條、中國欲於澳門地方設立領事、以便管理該處華人、而葡國則請不必以官爲領事、無已則久居澳門之華商、擇其名望素著者、授以事權、中國未之允也、按葡人不欲中國在澳門設官者、以爲英有香港、中國並未設官、葡有澳門、又何異焉、有不以葡人此說爲然者、則曰香港一隅、已隸入英國版圖、澳門則仍爲　中朝土地、設官理事、誰曰不宜、

警惰　○歐州有惰民焉、家有田地數十畝、收其利、可支一歲之糧、無凍餒憂、奈以惰懶成性、不肯勤動、出作入息之功、闕如也、不數年、薄薄田園、均已易姓、於是糧乏宿舂、衣無蔽體、鬱鬱久居、幾不能謀朝夕、問前村有業覡老嫗、能知過去未來事、乃造其室而請焉、嫗覩其蓬首垢面、形狀枯槁、足不納履、行步拖蹋、衣不扣襟、攔腰一束、頭戴敝冠、堆積塵埃厚寸許、望而知爲惰其四肢之流、因佯謂曰、子財氣已現、可靜以俟之、然此去後、晨興須早、半個時辰、夜臥須遲、半個時辰、日間聞鳥聲、但靜聽之、必當告語、如此半月後、再來可也、歸家後、如法行之、第見幽鳥相逐、鳴聲啁啾、亦不辨其作何語、無何、半月之期已至、而好音闃寂、乃又詣老嫗處、覥縷問之、嫗曰、鳥不能言、固已、然子盍學鳥乎、夫鳥棲息深林、悠悠於天地之間、朝飛暮宿、啄粟而食、吸露而飲、其不至飢餓而斃者、以其勤也、今觀子惰懶之性、結習成痼、苟或耕耘不輟、朝夕操勤、何患不得溫飽、而徒自尤其命乎、其人陷喪而出、君子謂嫗於是乎知道、

四六體例論

雲間郭友松稿

天下之文、有奇必有偶、此一定之理而不可易者、如有日卽有月、有水卽有土、有生卽有死、有男卽有女、以及富貴貧賤、勞逸好惡、曲直是非邪正之類、物未有無所偶者、自發生人類以來、日月水土諸元行、雖出於一命而成、而其相爲偶者、未嘗或異也、況文字之中、詞章之技、而但有單行、別無駢偶也耶、文莫古於六經、然其中往往自相爲偶、如詩之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尙書之五形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近人輒云駢體之文、起於六朝、以文選一書、多錄駢體、其說信矣、然漢之班范兩書、或表或頌、或檄或詔、亦多駢體、則不得謂之始於六朝也、蕭繹作選時、正駢體盛行之時、是以所采尤多、韓昌黎去駢儷而爲古文、遂有起衰八代之論、要其駢體之文、行於世者自若也、文章不論古文駢文、惟作者之有學問有筆力者、皆可傳耳、然其中體例、亦有一定者、如賦之屬、表之屬、頌誄之屬、俱宜用駢文者也、至如斷獄之辭、未有用駢者、而龍筋鳳髓判、又皆以駢文行之、此其體例之別出者也、宋文苑英華一書、搜羅極博、均屬駢儷、此可爲駢文之大觀、外此則如張天如之百三名家、陳明卿之古文奇賞、亦間以駢體、要其大概有四、漢魏之文、古茂而質樸、六朝之文、穠麗而鮮妍、唐人之文、清快而整齊、宋人之文、周詳而委婉、而其中有分別、則以漢魏之四六、出於經學、六朝之四六、出於選學也、唐人之四六、止用古事、宋人之四六、兼用近事也、又謂漢魏之文、有四而無六者、新知錄之言也、唐宋之文、不止於四六者、蛾術編之說也、若唐人四六、宋人四六、均有專行之書、而四六法海一書、圈點評註、足稱善本、四六家正可由是間津、明人喜用小品、如陳眉公之品外錄、徐天池之振雅雲箋是也、王弇州唐荆川、及前後七子、或善或否、陳明卿已辨之、迨傳至國朝、而四六之文、愈行愈賤、國初之吳園次、章藻功、一則有林蕙堂集、一則有思綺堂集、而以陳檢討爲最長、朱竹垞毛西河二人、均稱大家、朱僅有賦、毛之四六、亦嘗雄駁、選家或首列之、其餘八家四六之文、或笑隋園、或稱頤軒、而劉曾孫吳諸家、各擅一體、稚存尤爲傑出、故又以胡稚威石笥山房、洪稚存之卷施閣、爲二宗者、謂之二稚、然如彭甘亭之小謨觴館、王仲瞿之煙霞萬古樓、一則幽秀、一則雄奇、正復不相上下也、卽樂蓮裳楊荔裳諸人、亦不少可傳之作矣、近又有董黃兩家、木雞書屋、及董夢蘭文集是也、要之其佳處、不

過如前之八家、其不及者、正自不少也、欲爲四六、先爲古文、未有不能古文、而反善四六者、其言先不清其氣、先不貫耳、故無意於偶對、而筆下適得之者、天機之不可過也、極力於鋪張、而辭下多蕪雜者、俗學之不足取也、若知奇偶相因、爲一定之理、則其淵源本最古、而道義亦無悖矣、沾沾於體例、又何爲哉、

避債詭謀　○英京倫敦城內、甲乙二商、素有銀錢往來、甲驟貧、負乙鉅鉅、該若干數、乙屢向索欵、推諉無着、且避面焉、一日乙閒立門塔、見甲踉蹌過、驟前扭之曰、吾不遇子久矣、今日須即償吾欵、否則立解官押追、毋悔也、甲但唯唯、少頃有高軒而來者、審之是主教某公、頓生一計曰、吾叔父來矣、且往商之、或者解免代余償、亦未可知、躍出路中、傍馬夫停車、乃登車告主教曰、此係吾友人、欲進大主教、可否俯允、主教乃呼其友曰、俟吾回去、爾明日來、當可商量也、乙誤以爲明日嗾伊去兌銀還賬、喜甚、轉邀甲入酒肆、沽飲盡歡、并約明日同往、翌辰、至主教處、三人同坐、甲偶託故入內、不之異也、主教問乙曰、聞汝近來事多不順、有之乎、曰、有之、并瑣問諸事、絕不談及還賬、乙躁甚、因就懷中出細賬一帋呈閱、主教擲還曰、汝誤矣、此銀錢賬也、乙力辨不誤、主教奇其語、謂汝因事不遂心、故欲進教耳、今若此、其意何居、乙譁辯、謂令姪某君、昨日途中以還叔父許代還銀、曾面允我、今日來、故有此舉、餘非所知也、主教笑曰、子眞被其誆矣、余無姪在外、伊昨所云、如是而已、因告之、并傳管門人來問、方繩來客何往、答曰、已去數時矣、迫尋無蹤、乙乃無言而退、夫甲被乙扭、只圖脫身、頓生詭計、使人信之不疑、亦可謂惡作劇矣、

白刃尋仇　○蘇省東城有某姓者、望族也、乃翁亦庠序中人、其長子平日喜習武、從營中某弁爲師、朝夕練習、蓋期以長鎗大戟、立功當世、不屑屑于棹弄毛錐者也、去冬十二月初、晚刻歸家、行經華陽橋、突遇金陵人某機匠、蓬面而來、云爾何不識道而行、對曰、爾何人、敢猖狂若此、兩三言、匠便向懷中拔短刀亂戳、某姓子空拳抵敵、緊握其鋒不釋、遂被傷左眼角、曁脇小腹、計傷三處、而仍不能脫身、雖面血淋漓、猶拉其髮、拖至獅林寺巷保甲局、交押而歸、其勇氣固勝人百倍也、翌日、抬元和縣署驗傷、聞甚沉重、邑尊善言慰撫、而兇犯供詞游移、未能確審、現仍在押、聞許重辦以儆云、或曰、某姓子與機匠平日有深仇焉、理或然歟、否則何至下此毒手也、

活埋

○檀弓曰、死欲速朽、孟子曰、掩之誠是也、蓋以塊然軀殼、掩而藏之、固不如速朽之爲愈也、乃有未死而掩之、掩之而不朽者、如西書所載活埋事、亦足異矣、印度人某、能將其身埋黃土下、深數尺、不飲不食、數月後、出之、如久睡初覺、不致悶死者、遐邇傳爲奇聞、歷經請試、無少異、蓋以爲有術也、市爲之譁、有英水師提督聞其事、惑焉、招某至、曰、聞汝能埋地下不死乎、曰、然、盍試之、乃擇日掘地成坎、砌磚坑、準備以待、某與數友同來、携木櫃一、皮囊一、鎖匙雇弗具、先將皮囊揭開、以白蠟遍塗身孔竅、并將舌捲入咽喉、部署畢、一躍入囊、用綫縫其口、置諸櫃、櫃外以鐵鎖重重鎖之、納磚坑中、上覆以泥如邱墓、并撒播麥種于上、擬俟麥熟刈穫後、乃啟穴、并派兵弁數員、晝夜環守焉、先是英提督與某約、十閱月後啟、某許諾、屆期召集各官僚、對衆去土、遠方來觀者、圍聚若堵牆、及土盡而坑露、曳櫃出、封鎖如故、各出匙次第開視、並不啟敗、人身僵直、撫之已冰、祇腦門口有一縷微溫、其同來友、即以手指向口內輕彈、舌即下、灌以湯藥、漸伸漸醒、恍如黃粱乍熟、不知人世滄桑、衆咸鼓掌曰、奇事奇事、英提督亦惕然、終莫得其故、居久之、某復來、謂之曰、爾向所爲、余疑信參半、盍重入坑、某許可、請期限、則對以待吾回國時啟爾、某亦不懼、後議出土後、以何者犒賞、時印度總督在座、立允賞洋一千五百員、嗣後給以公產、歲可獲利二千金、并謂爾入土後、鎖匙須余一人承管、某有難色曰、須吾同數人各持一枚、否則某必斃、是將軍置某死地也、英提督曰、爾眞欲死耶、曰、然、提督曰、爾果欲死、與此議作能論可也、乃一鬨而散、至今猶疑莫釋、不知其所操何術、卒何人能覷其破綻者、左道惑衆、無地無之、此殆其流亞歟、

輪船沉溺

○頃閱循環日報云、波羅士英國之輪船也、西歷十一月二十日、由里華高路前往烏阿連士埠、起程之後、迅鼓雙輪、衝波激水、方慶安瀾、不謂陡至中途、忽爾狂風怒作、飛雨連虐、銀濤捲地、而山摧雪浪、亂海而壁立、船爲之破、水入艙中、各人性命、已在呼吸間、舵工見事已危急、不待船主命、立放防險小艇、作逃生計、三艘中共六十餘人、別有一艘、止載五人、放纜太猛、沒於風浪中、黑夜倉忙、覩面莫辨、即登小艇者、亦莫知其存亡生死也、船中共載搭客一百八十人、水手五十四人、失事後、得慶生還者、僅司理機器者一人、舵工長一人、醫生一人、水手七人而已、船主大伏與餘人、均無消息、想半付之蛟宮蜃窟中矣、

航海之險如是、令人談之色變、聞西歷十二月二十五日有西班牙國五人得救至里華爲亦波羅士船之搭客也、述言是時躍登小艇、波浪翻騰、莫能自主、內有女客三人、大伏一人、仍回輪船、此五人以繩繫身於艇、任其浮沉、幸携糗糧得以苟延五晝夜、備嘗奇苦、屢經奇險、卒能遇救云云、

蘇魯爲英　○蘇魯、阿非利加洲中之彈丸一小國也、在阿洲之東南、亦名索發拉、明時葡萄牙人泛舟至其地、取其海濱、建立埔頭、通商貿易、其人民面色黧黑、多販爲奴、向爲黑番大部、今則各分酋長統理、現其地爲英人所得、據其都城、俘其酋長、將其境土、隸入版圖、蘇魯酋長名曰克奇威倭、雖爲英軍所擒、不加拘束、終日優游自樂、家國之念、一切不存於胸中、其人軀幹雄偉、皮似黑絨、齒如白玉、中懷坦易、不以榮辱關心、食量兼人、每飯必飽、眞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現聞英廷特簡總兵大員、馳往其地、辦理善後事宜、即將蘇之全境、區分郡縣、建官設戍、以牧治其民人、撫輯其衆庶、蘇國舊臣、仍加錄用、各畀職任、使之各事其事、宣勞於國家、蓋當英軍進破都城之際、蘇國文武各員、咸詣請降、無一抗命者、故英廷仍命循其舊敘、給予俸糈、一如前秩、惟其後或因病出缺、或因事被參、接辦新任之官、惟英廷之命是從、其爲蘇國首領者、特於英國人員中、簡選一人、以當其任、國中大小政事、須聽其裁決、發號出令、立綱陳紀、條教規例、悉以一人主之、所須皆英法也、原其宏綱鉅目、要在興利除弊、安民定國爲先務之急而已、令出惟行、無人敢拒之也、夫阿洲土地人民、於三洲中爲最劣、英於岌朴哥羅尼之外、皆在所唾棄、今于此一隅、獨竭力經營之、殊不可解矣、錄香港報

販運木耳　○奧州有奧大里島、一名新金山、英國屬地也、其地向產木耳甚夥、惟土人不知其可口、故往往棄如草芥、數年來、該處人間知華人以是物登諸筵席、於是紛紛販賣者、實繁有徒、以去歲一年計之、販入中國之木耳、多至五十萬斤、其價值之鉅、獲利之多、可不待言而知矣、

贈賜爵銜　○俄王贈日本王以墨吳杜魯第一等爵銜、又賜日本宰臣依華嘉喇以威衣高勞爵銜、此得自西歷十二月中西報所云、夫俄既不愜意於日本矣、今乃於其君臣之間、情意殷勤、贈遺稠疊、如此抑獨何歟、殊令人有所弗解已、

法后行程 ○閱西報知法王拿波淪第三之廢后、現定西三月間由英起程、前往南亞非利加、親至廢太子被難之地、用伸悲痛之懷、夫廢后本西班牙世家之女、幼時因在法就學女塾、拿波淪聞其才色過人、遂立爲后、固一世之榮也、詎不十年而王敗於普軍、被國人逐之英、直至鬱悶而終、哀哉、然其時猶有太子在、冀其成立之後、或有歸蜀之望、奈去夏又以黑蠻之戰、太子隕命焉、則廢后之痛心、能不如猿腸之寸斷哉、噫、法廢后可謂備嘗世味者矣、

印度打虎 ○虎之爲物至猛也、乃一日而斃其三、豈虎之猛有時而窮哉、實人之勇有以制之耳、據西字日報言、有英國武將十員、同日騎馴象十頭、又跟二十象、馳至印度山中低窪之區、四圍叢草如蝟、莫辨蹊徑、一武員下騎彈鳥、象驟跳叫、象奴報稱路北有虎、復躍登象背、立偕各員兼率隨行象隻、排列嚴陣以俟、約前行四百步、突聞虎嘯聲、少頃、虎至、正擬發鎗、而羣象見虎即驚竄、分道狂奔、惟一象屹立原處、不少動、虎追逃象、嚙其足、驀回首、見一象不動、又噬之、旁一武將燃鎗放去、適中虎腹、虎乃竄回草際、羣象見虎已退、各回原處、列陣各連鎗齊打、虎滿身喋血而扑、正欲將虎屍馱回、約距二百步地、又聞虎鳴、突覩二虎並來、各裝鎗放之、中其一、兩虎各掉尾亂舞而遁、象蹤踪狂追、一象被虎傷其足、急燃鎗、彈子入虎頰、虎傾跪伏而倒、諦視之、乃雌虎也、然路側有水牛一頭、已被食過半矣、尚有一虎、忽不見、象怒鳴、回視之、已嚙象尾、象奴恐甚、兩足下垂、將及虎口、觀者頗懼象奴之被食也、亦莫能兼顧人畜、又發鎗斃之、象亦受傷斃、是日自下午四點鐘起、連得三虎、及整隊歸、方在申末時分、亦可謂神勇矣、

古瀛洲同人錄

已卯中秋後五日鄉試同人十四位互相聯句於下關舟次

夜泊江頭思渺然　宋蘊山唱　桃蹬唱和句同聯　顧楓芝唱　集經袁子思登榜　袁天爵字君錫鄉試首藝集詩經次藝集易經三藝集書經故云　施夢泉唱　失偶陳翁想續絃　陳熊飛號紫軒年五十矣、斷絃有年、屢欲續絃不遂、似乎念念不忘故云　沈敬哉和　沈敬詠諧原不虐　沈端號敬哉善與人戲謔而未嘗與人有忤故言　龔志葵唱　龔葵緘默最爲賢　龔邦達字志葵凡事無多言故云　施雜清和　花牌勝手推間吉　楊聞吉字德汀、好游花湖、每多勝少負故云　張少芸唱　鎖院精心讓夢泉

施楚洊字夢泉三場文字認眞故言　袁君錫和　子郁思歸多急迫　王學文號子郁凡事躁急於將歸之時爲尤甚故云　施朗如唱　維清好潔怕鵲纏　施夢泉號維清清高惡穢故云　傅獻廷和　工夫做到施迂士　施文錟號朗如言多辰光工夫語助辭故云　王子郁唱　乖巧生成傅少年　傅巖字獻廷其年最幼性又伶俐故云　陳紫軒和　標若瘦張撑墨鏡　張書紳號少芸性好飄逸體子最瘦故云　楊鶴汀唱　閒如小宋吸洋煙　宋文瑛字蘊山肢體弱小煙癮甚重故云　袁君錫和　顧君遷寓因無伴　顧德懋字植芝自他寓遷來故云　郁秋農唱　更有秋農共一船　郁致勤字秋農亦搭船回崇與顧本非一伴故云　宋蘊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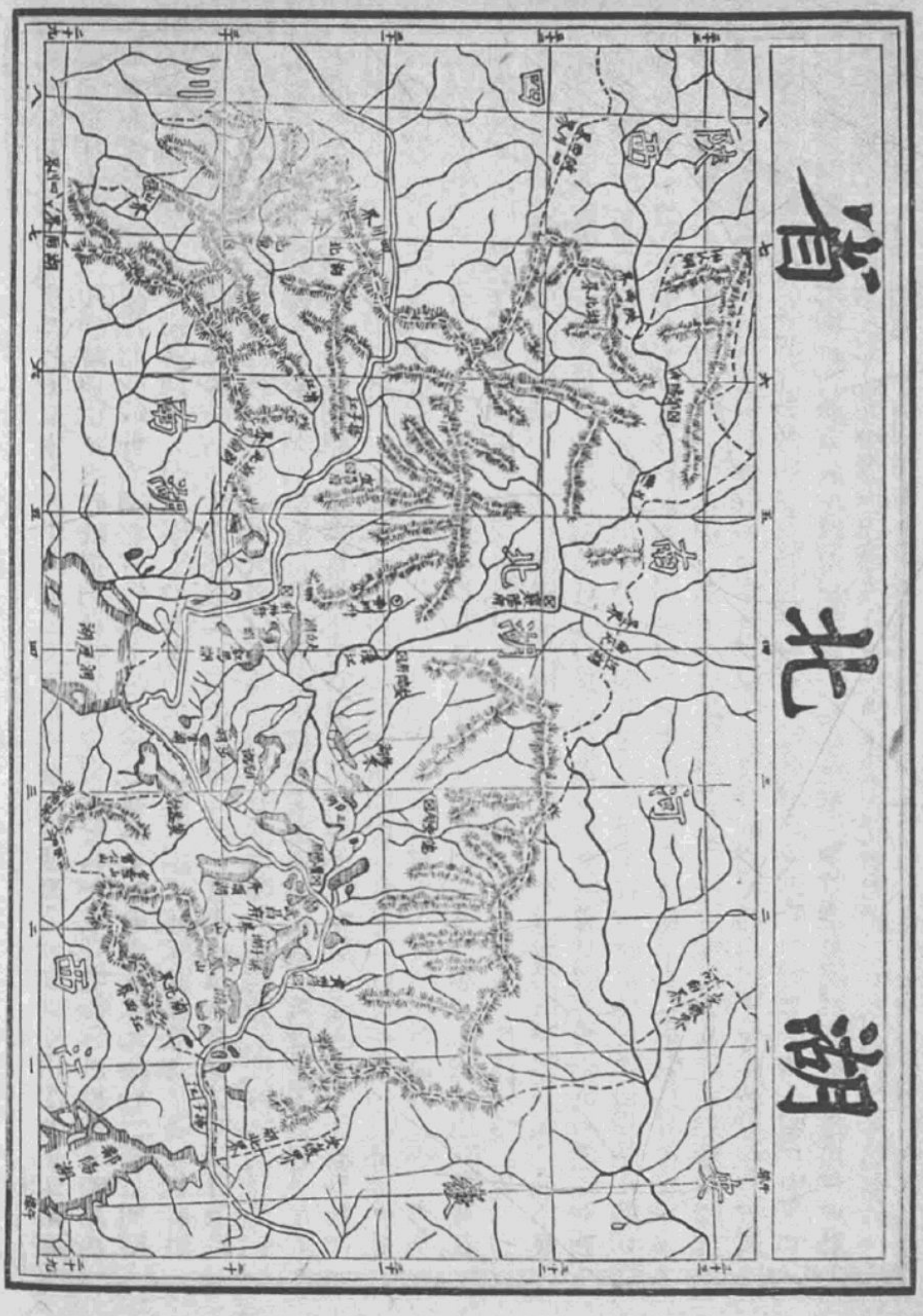
越裳警報　○越南僻處窮邊，夙與法國通商，久安無異，茲風傳法水師提督奉法廷命，特調遣各路水師兵船，尅日進規越南之東京，先取道西貢，直抵越都，以與越王面見，若其肉袒牽羊，唯命是聽，則歸我藩屬，永附版圖，不致生靈荼毒，設或稍有依回，則絨下之盟，惟有以兵力從事而已，風聞如是，致足駭也，

燈謎　○殿室盈庭植桂蘭　打詩經一句　不曾到口便充腸　打四書一句　聖門高弟欠圓融　打四書一句　△　打左傳一句　吃着不盡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尙立卿茅茹藜射　曾子有疾　苦參　樂貧子茅茹藜徐叔平留蒲小築主人射　梓人匠人　杠　鞠爾昌徐叔平留蒲小築主人射　上達公文　申詳　山南居士鞠爾昌徐叔平射　銅邊眼鏡　孔明　朱啟亭射　諸公此後　惠示謎語務祈將謎底一併寄擲以備查考而供欣賞幸甚　本館附啟

湖北考略　○湖北卽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之地，故一名鄂省，東西相距二千四百四十里，南北六百八十里，東界安徽，東南界江西，南界湖南，西界四川，西北界陝西，北界河南，上流漢水，下距湘湖，左接吳越，右據巴蜀，四通五達，要害之區，誠宇內上游之勢也，禹貢荆州之域，周初仍之，春秋時屬楚，及隨鄧唐紋諸小國地，戰國爲楚地，漢置荆州部刺史，三國時分屬吳魏，各置荆州，晉增置江雍二州，宋置荆郢雍三州，梁增置北江義岐等州，而漢東之地，尋入西魏，寖及荆襄，旋爲周有，陳承梁緒，僅有荆郢二州，隋爲南

郡夷陵襄陽等郡地、唐屬淮南江南西及山南東道、五代分屬淮南南唐及蜀、宋隸荆湖南北及京西南等路、元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明洪武九年改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而衛所之設、叅列其間、　國初仍明舊制、康熙三年分置湖北布政使、爲湖北省、領府十、直隸州一、知州七、縣六十、全省人口、約二十七兆有奇、額徵地丁銀一百十七萬四千一百十兩、土地膏腴、一歲再穫、故粟米豐盈、紅陳白粲、歲有盈餘、運往他省、東南諸郡、恒仰給焉、武昌府爲省會、古名鄂渚、在　京師西南三千一百五十五里、兩湖總督節署在焉、巡撫暨布政按察二使督糧道、均駐劄於此、武昌一府、係鹽法道分守、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屬漢黃德道、駐黃州、安陸襄陽鄖陽荆門三府一州、屬安襄鄖荆兵備道、駐紮襄陽、全省提督軍門衙署亦在焉、荆州宜昌施南三府、屬上荆南兵備道、駐荆州、若論本省商埠、則爲漢口鎮、在揚子江邊、隸漢陽府治、爲天下四大名鎮之一、人烟稠密、戶口殷繁、計長三十餘里、最爲商賈輻輳之區、溯自西人訂約以前、商船運艙駛集、蔽塞江面、時以萬計、迨咸豐之季、各國通商、建埠於此、江中舟舶、更覺蟻聚蜂屯、不可殫記、洵雄鎮也、關名江漢、每年征收稅鈔、約一百六十萬兩、惟華商出口稅銀、計十萬兩左右、是爲他埠所勿能及、此外猶有宜昌口岸、屬宜昌府、光緒二年續修和約、准闢通商口岸、貿遷之利、復有年盛一年之象云、　此稿未完

京報選錄　○十二月初十日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臣曾國荃跪　奏爲札薩克郡王之母購買耕牛解助晉省耕作懇請從優給獎以示柔懷而勵藩服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竊准理藩院咨錫林郭勒盟蘇呢特札薩克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之母福晉索隆果特氏將積存俸銀購買耕牛一百隻以助晉省農事不敢仰邀獎敘等因旋經該郡王派員帶兵將前項牛隻照數解送來晉委員點驗均係膘壯伏查該福晉索隆果特氏因晉北壞地瘠連稔知晉省大祲之後需牛孔亟將積存俸銀選購膘壯牛百隻又復自備川資派員遠道解送來晉以助晉民耕作洵屬飢溺爲懷不分畛域好施樂善出於至誠雖據稱世沐　國恩不敢仰邀獎敘惟核其辦買牛價暨解送資費約計數逾千金未便沒其効順之忱合無仰懇　天恩應如何從優給予獎敘以彰善行之處恭候　聖裁謹會同綏遠城將軍臣瑞聯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睿鑒謹奏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北京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初七日　第三十九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正月廿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悟性　魂不銷亡　溺女斃兒
忍耐免禍　刼財雷擊　遷葬求子
倫常肇獄　舊案新破　大橋坍塌
剪徑迭見　法京苦寒　誘女成婚
受辱捐軀　官輪調防　西國火輪商船總數
褚維塏詩　續錄湖北考畧　晉侯辭秦師論
勸捐賑災　蒙師受侮　辭傭議決
西國行商帆船總數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論悟性

天地之間、人爲貴、曷貴乎貴身乎、非也、飛潛動植皆有身、而何足貴、貴魂乎、非也、禽獸魚鱉皆有魂、而何足貴、然則曷貴夫爲人、曰貴其有靈明之德、禀穎悟之神、所謂悟性者是也、有是性而事可以知、理可以曉、道可以明、功可以立、由近測遠、因顯識微、智謀表于先見、識見洞於未萌、計於心而足以成務、發於口而足以解紛、則所以爲人者以此、而所以貴乎爲人者亦以此、至其知理達事、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天下無殊致、古今同一轍、其故何哉、或曰、人子當免懷之後、昏蒙無識、道義未明、其悟也、父母教之于先、師長繼之于後、而後能豁然于善惡邪正之間、然舜之父瞍、禹之父鯀、舜禹之智、亦父教而成乎、堯師許由、文王師鬻熊、堯與文王之德、亦師傳而得乎、殺人者不仁、竊財者不義、此皆不待教而知、雖三尺童子告之曰、殺人者仁人也、竊財者義士也、亦必啞然笑、瞿然斥矣、此無他、穎悟本乎性成、而不可勉爲者也、否則士農工賈、位置不同也、東西南朔、籍隸不同也、溫柔剛愎、性情不同也、貧富貴賤、境遇不同也、而三綱五常之大、仁義道德之精、不聞以位置之高卑、籍隸之遼遠、性情之偏毗、境遇之通塞、而有所軒輊、然則造物者、早以相似之意象、蘊積于衆人之髓海、而使之觸處皆通、同然一意乎、曰否否、悟性者、本夫五官之用、不限于五官之德、而自有領悟之資也、外物觸則知覺動于五官、知覺動則意象生於髓海、意象生則悟性起而脫乎外物之迹、會夫外物之理、舉一反三、旁通默感、而萬事萬物之理、亦于是乎遞推而遞廣矣、今試有鳥于此、其始鳥形印于目、其繼意象生于腦、其終悟性起于中、悟性起而思鳥之性體、思鳥之翔集、觸類引伸、會悟大開、所謂離物之迹會物之理也、或曰洵若是、則同是一事、何以有意見之不同乎、余應之曰、同是一目、何以有明昧之不同乎、悟性之高下不齊、猶目力之遐邇不等、遇一事而意見不同者、往往識見未明、決以私意、非悟性之果有不同也、或曰然、子言是矣、

魂不銷亡　○禮云人之死也魂歸魄降、宋儒以魂歸爲銷散之證、人多有疑其說者、蓋觀於西報所述一事有足證已、俄屬保老搦地方有王戚某大臣不信教中人魂永存之說、著書辨之、擬付剞劂、氏而未果、日者適在家朋步忽有一婦向之匍匐乞哀、淚如雨下、某大臣异之、問其故、告以夫死家貧、難辦墨教

祭禮莫憐貧乏稍賜殯資某大臣頓生惻隱探囊出小金洋一枚授之婦即拜謝而去閱五日某大臣適在書館中鍵戶獨坐檢閱已書忽見一人如鄉人狀立於案側似將叩謝者訝其適從何來急問之鄉人曰某即前寡婦之夫也承惠金資感激無既故來謝賜爾言訖忽不見某大臣遂爽然若失深悔已之學識未精遂將所著書焚去不敢置辨焉

晉侯辭秦師論

古吳樂平子嚴達稿

嗚呼、晉文公眞霸主矣哉、何其有先見之明也、當齊桓既沒、天下諸侯、無論賢不肖、莫不有繼霸之心者、而欲霸之心、秦穆爲甚、然而秦穆之霸、晉文之憂也、蓋兩雄不並立、苟秦霸則晉不能霸、欲晉霸則不可使秦霸、于此而有霸機焉、使不能爲秦先、而與秦共之、其孰霸孰不霸、正未可知、吾讀左氏傳至晉侯辭秦師一事、而歎晉侯之識見遠也、夫勤王、盛事也、勝敗、難知也、況晉侯入國不久、其兵力未必果强于此、而助以秦師、豈不幸甚、乃辭焉、何哉、蓋晉侯深知不兩立之勢、而預防之耳、然而秦穆非愚者也、以秦師定周室、其功何難與晉侯埒、自晉侯一辭、遂卷甲不出、何其無勇乎、而不知秦穆乃深心人、晉文平日、陰謀勝算、窺之熟矣、苟與之同典師、定周室、未嘗不可、然霸之成終不可決、不若退而守處、養精蓄銳、坐觀成敗、使晉文成功、則霸主中原、自難力爭、如其不然、則晉人之力已屈、而秦人之銳方張、乘其疲敝、一鼓而起、出定王室、還安晉國、此時之晉、不得不左右於秦、而天下諸侯、雖欲不事秦、而果能不事秦乎、此秦穆之心、必然之勢也、無何、晉文之功立、城濮之師興、一戰而霸、莫之與京、吾知秦穆此時、必深悔其志之過大者矣、是役也、夷夏之辨明、强悍之氣沮、秦遂不能與晉爭霸焉、嗚呼、文公眞霸主矣哉、

溺女艷兒

○奉賢有劉姓婦者、無子、而弄瓦之詩、則屢咏矣、去冬懷孕臨月、望子之念甚切、及至呱呱墜地、產婦竟如醉如癡、朦朧半晌、羣呼曰、是又一雌也、忿極、溺之於溷器、翌辰、其夫歸、告之故、亦同聲歎息、以謂是區區者而不予畀、造物之意可知已、有頃、試探之、則反覆之下、居然男也、撫之冰已久、乃抱於懷、大慟、而痛責其婦之糊塗殺兒、然噬臍無及矣、噫、此即溺女之報也、人之顯昧良心者、終莫能逃其罰、觀於此不尤毛骨森然哉、

忍耐免禍　○昔人格言，每教人學吃虧，又曰讓他三分，退我一步，萬事無有不可過去者，此即省心克己工夫雖不必學造聖賢而涉歷身世已受無窮裨益則忍耐之爲功不淺矣，近聞奉賢徽庵左近，有沈某者，素無賴，不齒於鄉里，日者其鄰有母彘一頭，覓食於沈田隴間，沈見之，橫怒莫遏，立將彘擊殺倒地，鄰畜彘家有婦，賢婦也，謂我本不愼，受人橫辱，弗與較也，惟將死彘携歸，仍置諸笠，以待夫歸，其夫傭工晚歸，將臥，問飼畜未，曰未也，亟持食去，俄呼噪來曰，何斃畜一頭耶，婦詫曰，安有是事，得毋遇瘟耶，今而後尙其愼之，明日，沈某破曉來，登門痛詈，謂爾畜食我粟，爾尙憤憤耶，於是夫始知昨晚斃豕之由，其婦諄勸勿與較，沈亦尋歸，明日又如故，又明日復如故，其夫終不能耐，奮出尋鬬，婦乃將夫閉之室，而反扃焉，詎知惡貫滿盈，報應不爽，次日天未明，喧傳鄰人沈某暴死，夫婦甚爲驚異，繼而悚然，設昨稍與對敵，其能免人命之累乎，事後互相傳述，凡鄉里長者，莫不快沈死之速，而嘉婦德之賢也，忍之受益大矣哉，

刦財雷擊　○昨據友人來函云，江西彭澤縣有黃栗村，背山臨水，村店幾家，乃通省往來要道也，去年十二月，有某客至村投宿，將衣囊交於店主，托其收管，店主問內有何物，某答以衣數領，洋蚨一百三十元，開看果實，夜間店主頓起奸謀，欲殺客以沒其金，店主之婦知之，私至客房喚醒之，交還衣包，告其從後門逃逸，店主至房，不見有客，疑客知風逸去，即從後追之，至二里許，客見店主至，遽將衣包擲下，狂奔，店主得包，喜甚，詎回家未及入門，天忽雷電，擊斃店主，身背之包，莫能取下，明日某復至村中，意欲懇衆代伸公憤，走至店前，見店主已斃，觀者如堵，某言此包係我之故物，乃歷告其情節，衆亦告以取包不下之故，某親自取之，竟應手而下，衆始信報應昭彰，毫髮不爽，某慷慨解囊，出洋三十元，送與店主之婦，以報其德，人無不稱此婦之賢云，噫，人心叵測，隨處風波，世之行路者，尙愼旃哉，

勸捐賑災　○江浙承辦海運船商，向推急公好義，前同治十年直隸水災，經各局總辦，奉准勸捐，每運津米一石，捐錢三十文，即於兌運水脚項下扣解災區，以惠飢黎，洵善舉也，今屆順直各屬水災載告，滬局已奉到宮太傅直隸閣督憲劄開，援案勸捐，其請獎一切章程，均照十年成案辦理，現總局已曉諭各商，一律遵辦，想各商號樂善爲懷，定必僉無異辭也，

遷葬求子　○世固有具愚公之癖，而百折不回者，如風水堪輿之說是矣，盍思一坏之土，數圍之木，何至并我及身之事，而亦與聞，然酷信是說者，必牽合附會，以徵其事，蓋蠱惑之最甚者也，奉邑新寺鎮，顧某豐于財，而無後，亟思一索得男，以承宗祀，有議其祖塋不吉者，曾託地師相吉壤，卜葬其祖若父，繼又新獲佳壠，又遷葬焉，蓋將其先人朽骨，忽東忽西，已兩度遷移矣，今復有堪輿家謂之曰，楊王村之南有地一隅，眞人丁綿遠之區，盍購而改尊塋，必有驗，顧又惑之，輾轉議交，頗費重金，并易其舊時棺槨，卜葬焉，噫，雖淺俚，可當韋佩，願與沉酣是途者一醒之，

倫常肇釁　○自世有溺愛其子之父，而世乃無堂構其家之子，甚矣，始甚之不可不立也，聞漳州溪邑有甲乙二人，父子居家，經營衣食，乙性狡悍，多所橫逆，甲姑息有年矣，日者乙又行不軌，甲痛責之，乙竟大肆咆哮，竟敢與父角口，甲忿甚，然莫如何也，向晚，遽尋短見，懸梁而死，君子曰，甲之隕命，匹夫之氣也，乙之大逆，甲造之機也，爲人父者，可不于兒性未遷之時，先教之以義方之訓哉，

舊案新破　○皖之歙有汪某焉，年已半百，作典肆夥於江陰縣城，迹其年方弱冠時，有人命重案，漏網至今，未曾破獲，鮮不謂其可倖逃三尺矣，詎知事有終不能逃者，客臘之初，某方高踞典櫃，估貨持籌，日不暇給，突有手持金條脫一對來質，估看之際，問以願質若干，則索價過值，勢難遷就，不合而去，翌日，是人空手來，進門後，便向櫃內一躍而入，來扭汪，汪亦不問情由，便將來人擲出櫃外，隆然有聲，衆夥咸瞠目相眡，不敢聲息，嗣又超躍爭鬥，一瞬間，汪已上屋，飛簷走壁，意欲遠颺，來人乃合同伴三人，奮力追趕，正如昆陽之戰，屋瓦皆飛，頃之，汪已被擒，用穿骨鎖繫住欲去，典肆總管，爲之緩頰請命，各不許，曰，我等係皖中緝差，訪緝是人，已十有三載，其中艱苦備嘗，始有今日，其肯釋放耶，因述其兵燹前，汪以年少苟合毗鄰閨女，繼因借用金鐲，女不允，使用刀斫去其手，女立斃命，當時報官有案，汪出外，莫可蹤跡，嗣汪于同治年間，回家一走，該女父母當請通緝，不期是犯之安然在此也，愼毋惜一命以累我三人，總管聞之，唏噓歎息，因酌三人，雇舟伴至常州而返，亦足見恢恢之網，雖疎不漏，終難倖免也，人其弗夢夢也可，

蒙師受侮　○維揚缺口門外，蒙師仇伯琴者，隸籍秦州，聚徒邗上，歷有年矣，客春有屠戶陳某欲其子之識之無也，屢請問字仇門，仇以陳桀驁非常，恐先笑後咷，自貽伊慼，未之許，繼因陳再四固請，禮意有加，勉允焉，歲云暮矣，陳果剝喪良心，修金不之奉，仇但忍氣而已，亦置不問，陳有女年已及笄，狡黠甚於乃父，翼日到館，將桌櫈携歸，仇但默然，詎知女歸，誣仇以曖昧事，直陳於父，陳怒若哮虎，鋌走而來，魯拳楚脚，上下交飛，不勝橫戾，仇奮袂而起，欲鳴官，後經隣老委婉勸解，罰陳負荆仇門，倍送束脩而事始寢，狗屠之橫暴也若此，枯守青氈者，其何以堪，

大橋坍塌　○英國暖高斯地有名梯江者，綿亘甚長，中駕一橋，以通火車，長環七里，闊僅一丈有半，深十五丈，中分大小八十五環洞，其最大者闊二十五丈，洵稱奇構，宇內可首屈一指焉，建于同治十年，成于光緒二年，用銀無算，聞去歲西十二月十八酉時，颶風翻海，鯨浪漫天，橋梁正在搖蕩，火車適至，隆然一聲，十三大環洞，霎時坍塌，該處輪船，因風浪過狂，不得前駛撈救，及旦，使泅鬼入撈，僅獲汽機五具，而一百五十餘人，已爲風浪飄衝，不知去向，哭聲載道，見者傷心，亦大災也，

剪徑迭見　○賭與盜同出一源，蓋亡命之徒，莫不作僥倖萬一之想也，此風漳郡益甚，客臘有無賴輩，不知何自而來，雲集該地，始而聚賭，繼而縱刼，盜案叠見，不堪屈指，有商人某往天花坪，身帶洋鈇十枚，日方落，即被匪徒殺某刼洋而逸，現雖經邑尊飭查遍緝，而行人每至日剩半竿，咸裹足不敢出門戶矣，

法京苦寒　○法京每至隆冬，朔風凜冽，雨雪霏霏，寒威逼人，較中土爲倍甚，聞舊歲該京連日大雪，寒暑針下沉至二十度，鐵路被雪封住，匝月有餘，行人大爲不便，貧民御寒無具，幾若凍蠅負隅，坐待僵斃，幸好善諸君子，集助囊金七百餘萬，或施衣，或設院，種種善舉，不可勝數，於是貧民皆挾楚纊，戴趙日，因凍而死者，竟絕無僅有，此其好善之忱，誠有足多者，

辭傭議決　○舊金山華傭，與土人勢不相能，幾成仇敵，屢欲下逐客之令，而議尚未決，刻接香港信，知新正八日到有舊金山電音，謂該埠已立定章程，凡雇用華人工作者，一概辭退，致華傭落魄他鄉，去留狼狽，其苦有不可勝述者，

誘女成婚　○華邑莘莊鎮東八千溝有某甲者鄉中儇薄子也不務農業時爲桑中之游日者學崑崙奴盜紅綃故事誘鄰村之女至家成夫婦焉女之父知之踵至但見兩行花燭煜煜猶明女已知風避匿某甲與寡母亦潛避無踪女父憤甚隨即回家糾合多人將其家房屋拆毀并焚去梗稻一堆氣猶未平欲赴訴於官以洩其忿幸鄰右明理者勸其息事語某甲所爲固非人理但汝既失察於前何能挽之於後況糾人焚毀亦屬目無法紀以吾等觀之不如已往不咎與甲認爲翁壻之爲愈女父聞言亦頗自悔遂從鄰長之勸兩家不究前情配成姻眷云夫探蘭贈藥此風誠不可長但女父以一時之忿焚人屋廬儲積得毋太甚使無鄰右善言解釋非特尋仇不已而其女究何所歸歟

受辱捐軀　○青邑金澤鎮有陸某者富家翁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寸錢尺帛不敢自專而性酷嗜鴉片遂至逋負纍纍逼索之下某無可爲計但以明春核算爲辭去歲除夕謂其婦曰明日即元旦矣余新正茶酒之費尚無着落當給洋鈇二枚以資目前用度其婦授以杖頭錢若干曰此亦彀汝用矣倘必予取予求應思北門筦鑰非汝所掌也某亦隱忍之歲朝持錢入茶肆啜茗諸無賴共肆誚讓謂如是富有多金欠人烟債竟至除夕尚不肯還我輩祇好學秋蟬吸露矣某聞之憤甚即歸家告其母曰以我之門第而受人冷語靦顏已甚我豈寒乞者第以悍婦强欲專權致令我頹喪若此雖然吾將逝矣其母素患耳病聽而不聞某言畢即歸房鍵戶以一盒阿芙蓉吞之登時斃命迨其婦知覺設法灌救迨無效驗易云見金夫不有躬若此婦者眞以金爲夫而不以人爲夫矣

官輪調防　○舊臘接閩友來函知現任福建水師提督彭軍門准閩督咨開欽遵　諭旨將閩局輪船先行赶緊操練以備厦門防守等因當准船政局提調吳道奉派萬年清楊武濟安威遠振盛五船來厦總候調遣續奉制軍咨開濟安輪船到厦會操後即順赴南澳巡洋畢仍回工所以固省防門戶云云此皆得之督轅營務處咨報者亦以見閩省海防之加倍認眞也

西國行商帆船總數　○英國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七艘共載五百五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八噸按每噸約合中國二千斤合衆國五千九百十五艘共載二百零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噸瑙威國四千一

百七十八艘，共載一百三十八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噸，日耳曼國三千一百五十九艘，共載九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噸，意大利國二千九百五十六艘，共載九十二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噸，法國二千九百十四艘，載五十七萬二千五百零六噸，俄國一千八百五十二艘，載四十二萬五千零九十噸，希臘國二千零二艘，載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噸，瑞典國一千九百二十一艘，載四十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噸，荷蘭國一千一百四十四艘，載三十四萬零九十三噸，西班牙國一千五百八十九艘，載三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噸，奧國六百零八艘，載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七噸，大丹國一千一百八十艘，載十八萬零五百八十九噸，葡萄牙國四百二十九艘，載九萬九千九百十七噸，南亞末利加二百七十一艘，載九萬四千八百九十四噸，中亞末利加一百五十艘，載五萬三千六百零二噸，土耳其國二百八十四艘，載四萬八千四百三十七噸，比利時國二十七艘，載一萬八百零九噸，他國七十九艘，載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噸，以上共計四萬九千零十五艘，載一千四百十萬三千六百零五噸，各國商賈之盛，於此可見一班矣，

西國火輪商船總數　○英國三千五百四十二艘，載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五百七十五噸，合衆國五百十九艘，載三十六萬九千五百九十八噸，法國二百九十二艘，載二十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二噸，日耳曼二百四十四艘，載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噸，西班牙國二百十四艘，載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二噸，荷蘭國一百十三艘，載七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噸，俄國一百五十六艘，載七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噸，意國一百零一艘，載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九噸，瑞典國一百九十四艘，載五萬七千五百二十噸，奧國七十四艘，載五萬四千九百十六噸，丹國一百零四艘，載四萬五千一百零五噸，瑙威國一百三十五艘，載四萬三千七百四十八噸，南亞末利加八十艘，載三萬七千三百十三噸，比利時國三十一艘，載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七噸，埃及國十八艘，載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三噸，葡萄牙十六艘，載一萬零三百八十一噸，希臘國十三艘，載五千九百五十噸，土國十艘，載五千五百七十九噸，又有他國十艘，載三千九百九十六噸，以上共計五千八百九十七艘，而英國居其過半，從可知英國販貨之利，甲於天下，誠非虛語也，

題樂平詩草四律　○未見先神契將毋是夙因論交稱小友結習爲詩人萍水遙相聚苔岑幸與

鄒繹帷時獎許始覺瑩言眞　展讀新詩稿挑燈幾夜闌英姿餘翰墨壯采富波瀾門巡三唐別源流六代看即今長短句年少冠詞壇　歎息孤寒士鴻篇世亦輕平心參月旦捷足待雲程命達文章貴風高草木驚試披一品集梨棗易傳名　自笑耽吟癖窮年兩鬢華湖山新意境觴詠舊生涯顧我慙時俊如君信作家吳中騷雅繼此筆蔚雲霞

餘杭爽齋老人褚維塏稿

燈謎　○國如秦楚交爭村似朱陳結好　打左傳二句　定教倩女去磨蘑　打四書一句　泰西各國有臣主之國有民主之國　打四書半句　空門儘有聖明君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不曾到口便充腸　未嘗飽也　李謙元潛聲山吳朝江射　聖門高弟欠圓融子貢方人　吳朝江射

續錄湖北考略　○鄂省名山省城西南有黃鶴山一名黃鶴山舊因山爲城即今萬人敵及子城也下有黃鶴磯磯上有黃鶴樓今廢又南有赤壁山唐元和志在蒲圻縣西其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焚曹兵處圖經云在嘉魚縣西南其地今屬嘉魚是二說並無異同宋蘇軾曾遊赤壁作前後二賦乃指黃州之赤壁因其屹立江濱峭削如壁兼有赤色故名水經謂之赤鼻山宋李壁赤壁詩云今人誤信黃州是猶賴水經能正誤是也按統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在嘉魚者與陳壽三國志所載符合漢陽府東北有大別山一名翼際山一名魯山山陰有鎖穴即孫皓以鐵鎖截江處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即此其內方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一名立章山又名馬仙山府城之北仙澤口有象山與獅子山對峙若二獸蹲踞水中爲郡城之鎮稱奇勝云府治又有純德山即明之顯陵爲明世宗肅皇帝龍飛地及崩葬此嘉靖十八年陞安陸爲承天府遂稱興都設奠陵宮錫名曰純德山襄陽府南有峴山晉羊祜爲刺史時每登此山置酒嘗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賢哲遊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名公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卒襄人念其功德立碑其上閱者莫不墮淚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李白有詩荆州府西有龍山晉桓溫同參軍孟嘉九日宴此風落嘉帽不覺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嘉應聲而答文辭絕佳四坐嘆賞後人因築落帽臺以記遺事又楚莊王塚亦在此前後附葬者計十冢皆成行列凡此皆名山之大略

也、若論本省大川大江而外、最著者爲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水經注云、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水之名、周昭王溺死於此、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世傳屈原遇漁父行吟處、又東過三澨水、觸大別山南而入江、禹貢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是也、其水因地得名、總名漢江、江濱有鞭屍灘、世傳伍員鞭楚平王屍處、其次爲襄水、源出襄陽府北之柳子山、北流爲檀溪、南流爲襄水、一名涑水、梁簡文爲州目、泛舟窮柳子之源、卽此、又有名郎官湖者、在漢陽城中、初名南湖、先是李白遷夜郎、遇故人尙書張謂、出使夏口、觴於湖上、方夜、水月如練、張謂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乎、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宋夏倪詩云、南湖乞得郎官號、從此名傳五百秋是也、又有太白湖、在漢陽府西、半屬安陸之沔陽、李白亦嘗遊賞於此、一名白湖、周三百餘里、春水泛溢、與楊孟池、新灘、馬影浦、潭沌河、合而爲一、及冬水涸始分、至若勝地古跡、昭明之文選樓爲最、樓在襄陽府西、梁昭明太子統所建、集名士劉庾輩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共訂文選於此、今臺址尙存、宋郡守王禹偁所建竹樓、在黃州府治西北城上、與月波樓通、共二間、禹偁曾撰黃岡竹樓記、爲時傳誦、明洪武間重修、此外名勝古蹟尙多、因限於篇幅、不及備載、

此稿未完

京報選錄　○光緒五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貴州巡撫臣岑毓英跪　奏爲遵　旨整頓營伍改防勇爲練軍挑補綠營馬步戰兵仍留防守要隘擬議章程辦理恭摺附驛仰祈　聖鑒事竊查本年七月初四日臣具奏到任籌辦事宜一摺八月十三日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奉　旨知道了欽此其安頓勇營各節並着詳細妥籌奏明辦理欽此又於八月初四日具奏籌商整頓吏治營伍一摺於九月二十日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奉　旨覽奏已悉該省吏治營伍卽着妥定章程認眞整頓務斟酌盡善實事求是以期經久可行欽此欽遵在案臣伏思善莫善於　成憲是莫是於舊章我　朝武功超軼前代所定營制盡善盡美凡削平逆藩剿平教匪綏靖海賊開闢新疆二百數十年來所用者無非旂綠各營卽閭民勇爲響導事後卽分別遣裁故此兵額有定　國用不窮也黔省自咸豐四年軍興是時營伍廢弛兵不用命全省糜

爛幾無完土辛賴　聖鑒在上算無遺策合川楚之力奏平黔之勳而議者皆說用兵不如用勇以爲勇得力而兵不得力也詎知訓練有法雖兵亦精苟不得法雖勇亦弱所以臣抵任後必欲欽遵　成憲改勇復兵當與督臣往返函商並與提臣面同籌畫意見相符即咨查黔省綠營兵額計額外並馬步戰兵共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一名守兵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九名統營額設營兵三萬一千八百九十名上年春間經前撫臣黎培敬招復五成尚缺五成臣通飭全省綠營將招復在營之五成作爲守兵以各營防勇挑補額外馬步戰兵仿照北直省章程作爲練軍設統帶管帶等官及引坐長夫仍留於各要隘駐防不准另設勇營以節糜費所幸文武和衷將士聽命已將上下游防勇一律挑補兵額並酌抽上游原防之記名提督陶茂林林從泰等往換下游湖南防營而以臣舊部漢勇撥補上游各營均已辦理妥帖共設營務二員統帶十五員管帶五十七員俾各有專司練爲勁旅仰副　朝廷聿修武備之至意惟練勇章程誠恐掛一漏萬未盡妥協謹繕具清單請　旨飭部核議飭遵除俟章程核定再行造冊咨部外所有遵　旨整頓營伍改防勇爲練軍挑補綠營馬步戰兵仍留防守要隘擬議章程辦理緣由謹會同督臣劉長佑提臣張文德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該部議奏單片併發欽此咨毓英片　再制兵與營勇名異實同然多有不用兵而用勇者大約以勇餉與兵餉懸殊抑並按舊章而併算耳查旗綠各營出征俱照軍需則例另支行糧鹽菜長夫行裝銀兩若合行坐口糧諸費而併算則兵餉與勇餉無異在黔省勇餉稍輕固不必另添行糧鹽菜如勇餉稍重之處既未撤防照例添給亦似不難規復舊制如謂勇營章程則五百一營綠營舊制則多寡不一難於撥補及綠營只分兩哨勇營則分爲四哨另記親兵百長事有碍難各情須知兵法有奇正有分合千變萬化豈以營哨多寡而限其量耶臣仰蒙　聖訓飭詳細妥籌故不揣冒昧謹將管見所及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覽欽此○二十七二十八日恭鏜片　再奴才自七月二十日繕摺拜發後當即起程由北路古城巴里坤哈密馳赴肅州軍營於八月二十九日會晤督臣左宗棠見其精神强固與之商酌烏魯木齊善後事宜意見相洽亦以奴才所擬辦者謂當次第舉行奴才自經此次面商一切更覺事有把握旋於九月初六日出關由哈密繞走南路回

烏藉可周歷轄境查土魯番滿營自遣兵發悉成瓦礫孑遺老弱尚屬零無所依歸奴才擬令將來遷烏聚居其漢回壓市地方迭經督臣委辦善後已有起色哈密係南北兩路咽喉經辦事大臣明春等數年實力籌辦鎮撫漢回均已安業巴里坤爲全疆完區署領隊大臣長順認眞任事滿漢兵民照常綏戢古城滿營亂後零丁僅存數十人現囑古城協領葉普懇等暫爲管束擬俟烏城修造亦使之遷移來烏聚族而居其市廛亦甚蕭條祇因路通山西歸化城尚有商賈行蹤總之烏魯木齊都統兼轄境內惟庫爾喀喇烏蘇被災最重奴才上年在將軍金順行營目覩庫城絕無炊烟較茲周歷各處善後尤爲難辦至於境內牧令才堪造就者沿途接見勉其講究吏治以求實効奴才現於十月十五日回署照常視事無庸鎮迪道福裕代印所有奴才回署日期暨經過轄境各情形理合附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欽此○丁寶楨片　再據署達縣知縣陸銛詳前署縣陸法言任內准訓導楊鳴岐牒稱該縣民人胡文運年二十歲家夙寒苦力耕以養父母至敬至孝人無間言上年其母孫氏染病數月醫藥罔効本年正月十七日忽思食肝胡文運貧不能購計無所出復念人肝可以療病隨卽仰天自誓以身是許執利刀自割左脅將肝剜出煎湯供母食之況痾立起胡文運心似有神呵護不知痛楚瘡口敷藥卽合安然無恙經族隣武生胡炳墀等目覩情形稟經前署縣陸法言親詣查驗屬實又據代理仁壽縣唐楚翹詳縣民彭萬壽素性誠孝母葉氏眼目失明久治不愈該民跪禱神前剖腹割肝一片和藥以進母飲藥後雙目復明該民傷亦平復該縣親驗創痕宛然又孝女廖辛媖係縣民廖統元孫女幼有至性早失怙恃常以不克事親爲恨先因祖父久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歷三年如一日光緒元年三月祖病愈篤女焚香告天割臂肉和藥以進祖病旋愈女創痕亦卽平復祕不告人經廖統元查悉情由族隣始知報案驗明由各該縣取結先後詳請　旌表前來臣查達縣仁壽等縣孝子胡文運彭萬壽剜肝救母孝女廖辛媖刲臂療祖但期親之早愈追計體之受創情雖至愚孝根至性合無仰懇　天恩勅部　旌表以勵世俗而維風化除册結咨部外理合會同學政臣譚宗浚合詞附片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胡文運等均著准其旌表禮部知道欽此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十四日　第四十號

大清光緒六年二月初四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益聞錄

目錄

諭旨恭錄　再論悟性　追思鐸德　追念意王　孝子獲金　好施獲報
法領事出缺　華人兼辦俄事　大員被辱　東瀛物產　新年罹罰　埃及興學
還火燔書　山峯驟崩　禁錮兇盜　報館捐賑　三紀日本大火　火山紀異
收租肇釁　禁止買奴　土國年饑　法后行期　日本遣使來華　學使禁烟
禁俯續聞　運羅創設郵局　日裁冗員　借法輸銀　猪仔又見　皮魯近聞
俄臣有志　罪人開礦　各國人丁總數　日用英員　周處論　續錄湖北考畧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第二冊五十五

諭旨恭錄　○光緒六年正月初六七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此次會議崇厚罪名着醇親王一併會議具奏欽此同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有旨將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所奏遵議崇厚所議條約章程等件並迭據大小臣工陳奏各摺片一併交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再行詳細妥議並令醇親王一併會議茲據王大臣等會議具奏並據醇親王另摺奏意見相同此次崇厚奉命出使所議條約章程等件有違訓越權之處並據京外大小臣工陳奏均稱事多窒礙着派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紀澤前往將應辦事件再行商辦以期妥協而重邦交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因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回京當經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該革員案情重大請派王大臣會同辦理本日並據會議王大臣等聯銜覆奏各一摺崇厚奉命出使辦理事件違訓越權情節重大所有該革員應得罪名着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都察院堂官會同定擬具奏欽此○初八九日奉　上諭前工部尚書李鴻藻着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工部尚書李鴻藻着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同日奉　上諭何璟奏特參私設練兵之署任總兵請旨革職一摺各省設立練營原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豈容將弁隱佔私設致誤操防署福建建寧鎮總兵唐寅清私派練兵前往湖南久未歸伍署內夫役冒佔兵額實屬有干軍政僅予革職不足示懲唐寅清着革職永不敘用此外各鎮協標營並着該督詳細訪查據實參劾此等惡習他省恐亦不免着該督撫隨時嚴查認眞整頓倘有虛額佔役情弊即行從嚴參奏以肅營伍該部知道欽此

再論悟性

余嘗謂悟性之知，必賴五官之用，蓋外物觸則知覺動于官，知覺動則意象生於腦，意象生而後悟性隨之而起，脫物之形，會物之性，舉一反三，旁通默感，萬事萬物之理，亦于是乎明矣，客有聞是論者，怫然不悅，質然而問曰，子謂悟性之知，必賴五官之用，然仁義無色也，鬼神無聲也，豈皆得耳而目之哉，余曰然，仁義無

形、而仁義之見於事者有形、鬼神無象、而鬼神之驗于迹者有象、由此達彼、觸類旁通、覩有象以推無象、見有形以測無形、此穎悟之所以獨神也、且夫內念之根、夫外官也、豈無據哉、今使有人于此、生而聾瞽、從未聞音樂之謂何、亦未見山河之奚若、試告之以音樂之美、山河之大、彼必茫然不解、此何以故、蓋外官無所知、而不能擬其似于虛靈之境也、客又曰、自古賢人學士、皆謂思念存于胸臆、故相得者謂知心、守默者謂誠心、領悟者謂會心、今子獨謂意象生於髓海、豈子別具一心、而出此言耶、余曰噫、先生休矣、盍少安毋躁、余將明以告子、子不見夫櫻疾病者乎、呻吟床褥、輾轉不安、問之以詩書六藝則瞠乎不答、問之以道德文章則暗然不對、問之以日用尋常諸事、胥茫然也、此無他、疾甚則髓傷、而神明爲之昏憒耳、抑嘗見人之失足而仆地者、手先及地、則手雖傷而神猶清、首先及地、則首未傷而神必惛、何者、蓋首先則腦眩、而意念爲之不明耳、不然、首與手之隕、皆無損于心、何以明昧之不同乎、西海方書載有某氏子者、幼而聰慧、及長狂癲而卒、醫士啟其頂視之、則見腦中起瘰癧如粟、于以知狂癲之疾、蓋由於此、又有某將士者、鐵甲于頂、至死不復省事、若此之類、指不勝屈、雖然、信于書而猶爲隔膜、不若信于已而更覺可憑、吾試憶一事于數載之前、依然如昨、思一人于千里之外、宛然如覩、然問依然如昨者何在、宛然如覩者又何在、則覺意象懸於頭顱、而絕不係于方寸也、客難曰、人凡積慮過深、則往往心日苦而神日衰、此不見思念之在心乎、余應之曰否、若此者、惟以見血脈之相通、而不可見思懷之所在、夫篤學過甚、則身漸瘠而鬢漸白、洵如子言、思念不亦在身與髮耶、客既無辨、徜徉而去、

追思鐸德　○泰西愛梅里司鐸高公、意大利國之都林府人也、昔年碩德、謙慎溫和、夙爲中外信人悅服、近駐本埠法界之首善堂、掌理湘鄂浙豫晉魯等省帳務、并充法租界議事員董、總理各務、備勞籌畫、自去冬櫻疾後、纏綿至今、猶力疾視事、繼而漸不支、竟悼於今正月二十五日、寄世六十歲、迹其生平年二十有七、進味增爵修會、越二年、敷教來華、駐北直者七載、光緒四年、陞授監鐸、監理中國本會事務、綱舉目張、秩然不紊、前年、豫晉告災、竭力勸募、得各西商慨助洋十六萬有奇、陸續解赴災區、全活飢民無算、遐邇爭頌之、而本埠病院、暨各西商、沾惠尤多、故于二十八日、司牧倪公、在洋涇浜大堂恭行追思彌撒時、無

不追悼涕零、欷歔欲絕、而各信友之來堂瞻禮者、尤極熱鬧、至堂內無一隙地云、

迫念意王 ○意國前王宮車晏駕、迄今已星霜兩週、近閱西報、知於西正月十五日、在邦帶崙地方、天主堂中、恭行彌撒大禮、亦週年追念意也、

孝子獲金 ○金山衛西門外、有張蘭生者、業煮鹽、兼種盧姓業田七畝、有父年尚未邁、併力耕作、稍堪自給、蘭生雖農家子、頗敦庸行、善體父志、鄉里以孝聞、其父前以業主開倉在邇、賣豆五石、赴張堰米行售洋十元、往盧業完繳折租、詎知摸索身畔、租洋已歸烏有、其爲遺落通衢、抑係宵小竊取、均未知覺、只得含淚而返、不言不食、倒臥在牀、其子再三詢問、均搖首不言、久而始道其故、悔恨無地、竟將絕粒、蘭生乃向親友處借洋十元、并赴張堰米行蓋印圖記、復覓原色面巾包好、欣然而歸、曰、失洋已尋獲矣、父不信、及見包面、果故物也、又比對洋戳、始破涕爲笑、越宿仍赴完租、此事蘭固不言、而父亦茫然至今、客臘將爲其母安葬、壑穴方尺許、竟得寶銀十件、本洋四百元、金條脫一雙、父子喜出望外、家遂以康、造物之報孝子也若此、人可不以此爲法哉、

好施獲報 ○西羅馬府有富翁某者、樂善好施、手散千金、了無吝色、以至家計日落、一夜獨居、忽聞空中有聲謂之曰、爾好善出自至誠、然爾之所以拮据者、以後園不佳故、如與某園主互易、當更勝於昔之富有也、某聞言不解其意、後以日處窘鄉、因思神語、未必無因、不得已、與某園主商之、園主並無難色、遂并其房屋兩易焉、一日在園閒步、忽憶前夜空中所告、必當有異、即携鍤蹤跡之、至一處見有兩甕埋於地中、即而視之、則清泉滿焉、某以杖探之、燦然皆黃金也、一甕爐以香水、有三寶石、實其中、晶瑩奪目、光可鑑人、某得之喜甚、并甕金携歸室、以石售於富家、獲金無算、某既得甕中金、又以寶石易金鉅萬、一時故業盡復、較前殆有過之無不及云、夫善人富、謂之賞、覩某濟人之急、以至於貧、而大造倍息償之、謂非修德獲報歟、

法領事出缺 ○法國駐香港領事布禮尊、於正月十五日因病出缺、趕即發電回國報知、并備醫生以藥水將屍漬透、然後安葬、俾日久不能朽壞、闔港民人、同聲悼惜、謂其人和平溫厚、爲不可多覯云、

華人兼辦俄事　○新架坡有胡姓名玉基者、籍貫未詳、向業貿遷、馳名海域、曾受俄國簡命、充俄駐新架坡領事、又膺　中朝恩命、授爲駐新架坡領事、前者郭筠仙侍郎赴英、道經該埠、帶有總署候函遞交、又與港督燕公訂莫逆交、馳電通問、月必數次云、此係得之港報者、言之鑿鑿、必非虛語、而何以本埠之談時務者、絕無論及耶、然以華人而兼充俄官、亦不可謂非僅舉也、

大員被辱　○日耳曼國有大臣一員、名希咽列、係奉命往日本遊歷者、禮帷所至、到處逢迎、其敬禮之意、誠有足多、該大臣亦十分欣慰、詎於正月七日、僕夫首塗、至基阿都地方、大爲土人所窘、糾聚無賴、肆行辱罵、不勝其侮、須臾星散、而主名又未可得、當即報知日本當道、亦茫無所措、急馳電通知日耳曼駐東公使、公使乃照會外務大臣、并派參贊官乘輪船以查辦其事、刻下頗涉張皇、究未知果能拏辦與否、然此種惡習、各處都有、正不可不杜其漸也、

東瀛物產　○日本一國、雖懸島海中、而內地沃衍繁富、亦推雄國、物產之豐盈、製作之精細、每歲運赴各口銷售、向以洋參漆器二物、爲中土最寶貴之品、自輪舟絡繹、指日程途、則藥籠中物、固已貶價、而光可鑑人之器、尤爲家常數見、刻聞是處晏刁地方所產之參、極爲豐盛、各行戶儲積甚富、恐將來運載來華、價當大跌、若各種漆器、則無弗較前昂貴、其爲漆樹收成歉薄、抑製造人工不暇給歟、均非所知也、

新年懼罰　○華人每遇喜慶敬禮等事、俗尚點放爆竹、相傳爲項羽所製、故名霸王鞭、又名爆旺鞭、謂其愈爆愈旺也、連聲鳴爆、宛如彈珠、鞭放訖、則用高下二響之炮以鎮之、俗名高陞、蓋無非取其熱鬧也、惟西人素無是舉、香港一隅、既屬英國、即應遵照西例、曾經港督嚴禁、嗣以民俗所尚、姑暫弛禁、自除夕四下鐘至元旦四下鐘止、亦可謂善順輿情矣、乃新歲以來、違禁者計有二百八十六戶之多、均經巡理府提訊、各判罰仙士二十五枚、以示薄儆云、

埃及興學　○埃及國雖幅員不廣、而文教振興、大有蒸蒸日上之勢、近又有天主教士、於該國京城、創建公學一所、規模宏整、師徒濟濟、其教習諸生章程、尤極美善、培植人材之意、可謂不遺餘力矣、聞掌院教士、名未勒納、尤夙著聲望云、

遺火燔書 ○頃有友自澄江來，述及江陰城外占文橋，有張姓儒士家失慎，深可憫惜，先是張某以設帳授徒爲業，新正例得放館，頗涉閒遊，每當日落處淵，一燈星火，時往友人家，作擲骰呼盧諸戲，以爲常，是晚天寒甚，命舊徒入廚下謀火爐，爲溫足計，眷戀無納薪火，料理既畢，而其師母見之，以爲置料太多，恐火不揚而爐易冷也，囑傾出少許，而張尋作秉燭遊矣，詎知死灰復燃，竟成燎原之勢，更鼓初敲，即有人飛報云，君家已兆焚如，祈速回，張踉蹌奔歸，則已無從施救，計焚去老屋三椽，藏書數千卷，一旦盡成灰燼，而其女年方及笄，時將出閣，粧奩銀飾，咨皆購辦，方火勢極盛時，其女便伏於箱籠之上，呼之不應，曰，若物不能出，予亦不得生矣，比救火者運人與物一併搶出，則受傷爲甚劇云，張懊喪之餘，差幸人口無恙，部署一切，頗費羅掘，并爲新嫁娘預爲打點，碌碌殊甚，一時疏忽，致貽無窮苦累，水火無情，尚其慎之，

山峯驟崩 ○西班牙國，有名代蘇村者，村後有一大山，危然矗立，高不可攀，山下有村舍百家，背山而居，大有山泉聲細入齋庖景象，忽於西正月十二日七下鐘，山上高峯，無端崩陷，壓損民居五十家，壓斃村民數十人，其幸存者，如鳥離巢，竟無棲止，夫人生斯世，隨處危機，此雖無妄之災，安知非大造之申警歟，

禁錮兒盜 ○有美國婦人，携帶三歲幼孩，搭輪抵港，僑寓於大酒店中，本年元旦之夕，有侍役某陡起歹心，夜半手携凶器，直入該婦臥房，掀帷熟視，扎傷頭額各處，將所懸金鏢寶飾，及行篋中洋銀，一併攫去，該婦驚悸異常，以孤身客邸，未敢聲張，翌辰，報差館，喝店中侍役不許外出，令婦認之，則兒犯固儼然在列，執赴有司，一訊而服，因判情罪重大，監禁囹圄十年，據臬司諭云，本應禁錮終身，此尚爲法外之仁云，噫，青春有限，白日虛馳，幸而該犯尚在壯年，設遇老邁之夫，不將終老是鄉也哉，

報館捐賑 ○香港電音云，英國挨爾蘭地方，歲大歉，農夫失業，幾不免凍餒憂，事聞各國，即有美國新聞紙館，名紐約夏羅者，首先簽助銀十萬兩，由電報館滙往該埠，以副救災如救火之義云，夫以一報館而助此鉅欵，此其仁聲義聞，定必薄海同欽，彼坐擁厚資者，想更當踴躍爭先矣，香港各報館，揄揚讚美，情見乎辭，樂道人善之忱，誠足多也，本館因亟誌之，

三紀日本大火　○古帝王遇異災，則修省以弭之，毋論水火潦旱，雖本於有定之主宰，無亦人事有未盡善乎，客冬本報曾兩紀日本奇災，一在箱館，一在東京，共焚去房屋一萬數千樣，大小街衢五六十條，靡不詫爲駭聞，不謂西二月四日，東京燼餘之地，又肇焚如，計自晚十一下鐘逾三十分，火勢初起，直至次日上午，火猶未熄，查該處名達芝寶那，所居舖戶，係最殷富之家，房屋華敞，貨物雲屯，咸付一炬，又有公署若干所，亦罹是災，大新報館一所與焉，事後查計，統被焚燒各屋二千五百餘間，死者二人，噫，亦慘矣哉，香港西人從而論之曰，凡事必防患於未然，而臨渴掘井，鮮有不僨事者，東京房屋，板木毗連，固易致火，而防禦器具，又未極意講求，故每遇火災，遂至張皇無措，聽其延燒，恐華屋山邱之說，當再見于今日也，此論確中東瀛情弊，故并錄之，

火山紀異　○意國納波理府，有惠蘇物火山，山中往往出火，烈燄騰空，不可嚮邇，至有山下鄉民，不及逃避，而焦頭爛額者，誠五大洲中一危境也，茲閱西報，知此山又復發火，幸其民先事預防，未遭大害云，

收租肇釁　○去歲各處咸稱豐稔，第米價太賤，農民除完租外，幾不能儲數月糧，比比皆是，鄉間均謂之熟荒，亦實在情形也，刻有人自崇沙來，言向化鎮有富戶某，業田甚多，而其收租亦較他家認真，宅中司帳某，尤於貧佃不甚顧惜，致于佃人陳姓家，索租肇畔，互相用武，迄今送縣究辦，尚未釋放，一時農戶，無不爲之呼屈，所聞如是，未悉此中有無歧異，容再探錄，

禁止買奴　○閱西報，得悉西班牙議院各員，聲稱買奴之例，相沿既久，以良作賤，究屬非理，是以議將出示曉諭，凡國中紳商富戶，一律禁止買奴，法良意美，莫此爲甚，至其議定與否，且俟異日續登，夫大造生人，本無軒輊，抑良爲賤，此中貧屈不少，今觀班國大臣之議，將見他國之以黑人爲奴者，亦當聞風嚮化也已，

土國年饑　○土國加排罷伊兩府，以去秋穡事無收，鴻嗷徧野，較之中國豫晉奇荒，初無稍異，聞土王不待圖繪流民，而早已發倉賑濟已，

法后行期　○法國廢后，欲至蘇魯地方，廢太子發難之處，已列前報，茲閱西報，得悉定於西三月廿六日，由英起程，但見倍道兼行，急於至止，較之漢武帝作歸來望思之臺，當尤爲痛心焉。

日本遣使來華　○琉球一役，是是非非，外間傳說甚多，即核諸各日報，或偉論驚人，或平心抒議，分之則各自成文，集之則可編專集，士憎多口，亦國是之憂也，故日廷殊懷疑慮，特遣使臣航海來華，直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剖明原委，以抒和解之忱，聞所派使臣名仁泰，意加，并兼充俄國公使，俟華事妥議，和好如初後，始命駕前往俄京駐紮，辦理公使事務云。

學使禁烟　○膠庠之士，所以表率四民，嗜好之漸，允宜痛戒，奈近來士林中，竟有吸食鴉片者，惰其筋骨，頹其志氣，有志功名之士，何甘蹈此而不悔也，蘇省前奉林宗師嚴諭，定章通飭各廩，一體傳諭，無如奉行故事，視若具文，致一年之限期已滿，而各學寂無詳報之文，其爲奉行不力，已可概見，本屆夏宗師援案嚴飭，并將章程增損，以期令出惟行，端士習而正趨向，想沾染日久者，定當聞風思戒矣，從此孤燈矮榻之夫，咸變而爲伏案埋頭之士，其邪正之相去爲何如也。

禁俯續聞　○前報述舊金山公議禁用華傭一節，茲得續到電音，謂該會議得有僱用華傭工作者，照例科罰，自一百元至一千元，不完罰欵，則監禁自五十日至五百日，或監禁與罰鍰二者並科，若再犯者，則罰銀自五百元至五千元，監獄自二百五十日至七百二十日，其二罪並科與上同，一時聞此厲禁，靡弗悚然，遵行惟謹，而我華人之流落異邦，情何以堪，是以香港東華醫院，已出佈啟，勸人勿再往該埠云。

運羅創設郵局　○運羅以一孤島，僻處海外，其文教商務，不甚稱盛，刻聞該國朝廷，欲於中國通市埠頭，設立郵政驛務局，其法仿自泰西，凡書函文報，均須徵收印費，事權歸一，而又免種種煩瑣，洵善法也。

日裁冗員　○讀東瀛報章，知日廷近擬裁汰冗員，以節糜費，議自四品員弁以下，裁撤三分之一，說者謂設官太多，固足以虛耗糈祿，然當以漸去之，庶免驟抱向隅，今刪汰近三分之一，未免操之過促，致觖望者，咸歎息於遭逢之不偶矣。

借法輸銀　○電氣燈之爲製蓋從煤氣燈變通之而出其新奇者也其法創自美國人名渣厘布業經各國購用均歎爲精巧弗可及茲聞英京有合股建公司者擬專造此燈以牟厚利經滬人向渣厘布借資其法議定輸價銀十五萬元云按西例有新造奇器者國家准該首創人獨擅利權今英人不惜重資以購其法其爲利也當大溥矣

猪仔又見　○粵省向年有拐匪販人出洋充當苦工者俗呼爲猪仔叠經中國官憲照會西國併力驅除其害始息茲聞省中復有設立猪仔館者百姓切齒痛恨今春刊有佈啟傳知各處俾大吏聞之再申厲禁并望無知鄉愚勿受其騙云云是亦保衛閭閻之道也

皮魯近聞　○皮魯國向有中華民人前往充當開荒種蔗諸工即粵人所稱猪仔是也近有抄譯該國咨美邦文報云近來華傭之居其地者大非昔比多有開設舖戶充作廚役一切酒飯京貨靴鞋各舖皆係華人資本開張竟無異中土繁華氣象且華民久居其地多有娶皮魯國人爲婦者子性綿衍率皆白皙可喜而西女又樂嫁華人因其勤儉持家愛惜子女似較其俗爲優也以視昔年景象苦樂天淵然則風氣變遷之說眞不謬哉

俄臣有志　○人生斯世如朝露晨霜安危不可預測其必有所終向也明矣故有志之士恒以認識眞主爲歸閱法國公報知俄國有內臣名意憲斯基向爲俄王信任蓋貫介子弟也至是忽馳赴法國碌德地方求進修院讀書以攻眞道院中教士許之遂刻苦潛修相期學成有用以世胄之重臣忽作策規之修士人莫不喜其志趨超絕凡庸云

罪人開礦　○西報云俄羅斯屬之北蝦夷島中產煤甚夥惜開礦之民殊難招集致國中用煤反向別埠購辦非計之得也近悉俄國發配罪犯均充發該島充當挖煤苦工於是各廠船咸取給於此無虞匱乏云

各國人丁　○近日西報總核各國人丁數最爲詳悉謂天下五大洲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一兆各洲分算則歐羅巴洲三百零九兆亞西亞洲八百二十四兆亞非利加洲一百九十九兆奧創尼亞洲

四兆、亞末利加洲、八十五兆、計五洲每年死數、三十五兆、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五十人、每日得九萬七千七百九十人、計合天下生人之數、每日約十萬零四千八百人云、

日用英員　○楚材晉用、伊古傳爲美談、今聞日本朝廷、選用英人名麥士英者、爲駐紮美爾濱領事官、以展其才、天下之大、何地無材、但得人地相宜、雄謀偉略之英、亦何必皚皚焉以畛域限哉、

周處論　雲間郭友松稿

千古志節之士、臨難而殞身、見危而致命、其誓死不屈也、平日固立志於忠義之域、求免乎史冊之譏、然皆倉卒值禍、肘腋起變、必不能免、免則辱行而敗名、是以一往不顧、甘以身殉、未有明知其危、卽衆人皆爲之惜、且復有所藉口、不至見罪、而終已不顧、視死如歸、一若愚不足以避禍、識不足以見機者、如晉孝侯周處之爲戰以死、其事可傷、其心尤可憫矣、處爲吳將周魴之後、少時多爲任俠、鄉里苦之、至稱之三害、處卒射虎殺蛟、往從學於雲間二陸、值機不在、乃師陸雲、自慮力學之晚、雲勵之、遂克已期年、有文思、先仕吳爲東觀丞、復爲無難督、王渾平吳、議吳諸將以亡國、處對以魏滅於前、渾反爲慙、其言辭敏妙如是、後轉廣漢太守、善決獄、及除楚內史、收葬遺骸之無主者、而糾劾不避貴戚、梁王彤逞法、深文按之、齊萬年反、朝臣惡處而陷之、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之、謂處可以母老辭、處以死所自明、不從秀言、而向所劾梁王彤爲軍督、處知必陷已、而陳準亦言之於朝、欲以孟觀援處、齊萬年亦謂處才兼文武、專斷而來不可當、若受制於人、此成檎耳、是處之必死、衆皆知之、賊亦知之、處亦且自知之、史稱其悲慨卽路、志不生還、迫臨敵而解系盧播不救、處矢盡、左右勸返、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竟力戰以沒、沒後、朝廷雖贈郵甚優、然此身已先喪矣、以比稽紹之死蕩陰、何無忌之握節而死、一時不能求生、其死也、猶賢於苟免者、況處之所爲、明知其死、而不敢逃死、其從容赴義、不更較凡爲殉節者加一等哉、讀晉書至處賦詩自決、未嘗不甚惡形及播系之惡、而深悲處之百折不回也、豈非其射虎殺蛟時、已拚一死、後愈學而志愈定耶、無雙譜畫處象、有并子三樂府以奚之、而杭州近人所刊碧血錄、亦繪處象、以盧播解系司馬彤置處側、作處捉頭欲殺之狀、亦以平人心之憾耳、竊謂天下異才、其少時、不皆馴謹用流、不能成大業、而亦不能爲大惡也、處於在吳時、鄉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廿一日　第四十一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二月十一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嚴禁天竺進香論
賢令禁燈
因火壓斃
空際火毬
論記心
酒後胡鬧
遵禁茅山香會
鎮閩將軍啟節
呈禧爽齋太夫子
主教謁見土王
鬼迷
磨厲以須
閩省錢貫
湖南考略
遙祝慶辰
造紙利溥
傷孩索詐
皖礦新獲
領事新選
掘地陷城
邦江火災
京師傳聞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子、性嗜茶、識泉味、著茶經三篇行世、襄陽則周有卞和、獻玉楚王、王以爲石、刖其二足、後使玉人琢之、果寶也、名曰和氏之璧、漢有龐德公、躬耕隴上、未嘗入城刺史劉表專謁欲延任事、辭曰、人遺子孫以危、我則遺之以安、遂隱鹿門山下、其峭潔有如此者、從子統、字士元、其鄉司馬徽稱爲南州諸士之冠、從昭烈入蜀、爲流矢所中、追封關內侯、謚曰靖、三國有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以才著、良眉際有白毫、鄉里諺云、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晉有習鑿齒、字彥威、博學洽聞、桓溫雅重之、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以見意、唐有張柬之、字孟將、年七十餘、狄仁傑薦於武后曰、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卽拜同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封漢陽郡王、卒謚文貞、復有杜審言、字必簡、爲晉杜預之後、恃才玩世、自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孫甫、字子美、一字少陵、博覽群書、善爲詩歌、涵渾汪洋、態狀畢露、嚴武薦爲工部郎、世稱詩史、謂詩三百篇後、一人而已、亦可謂推重至尊者矣、相傳阻暴水、旬日不食、聶令具酒迎之、餽牛炙白酒、大醉竟夕而卒、又有皮日休、字襲美、自號鬥氣布衣、又號酒民、與同鄉孟浩然隱居鹿門山、皆以詩稱、鄖陽則周有尹吉甫、世傳爲房陵人、卽今房縣、宣王內史、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墓在房縣東、德安則周有關穀於菟、字子文、父伯比嘗乘諸澤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仕楚爲令尹、孔子以忠許之、又有季梁、嘗止隨侯追楚師、蓋隨之賢人也、漢有黃香、字文彊、事親至孝、夏月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累遷尚書令、荆州則周有伍員、字子胥、父奢兄尚、爲楚平王所殺、奔吳、謀伐楚、嘗出平王尸鞭之、以洩其私憤、磊落不平之氣、有足多者、其鄉申包胥謂其已甚、亦平允之論也、後吳王信讒、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又有屈原、名平、字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同列妬害其能、譖而疎之、乃作離騷、及被放、又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自投汨羅以死、其徒宋玉、亦荆州人、爲楚大夫、作九辨哀之、南北朝有庾信、字子山、以文章雄於時、位望通顯、著哀江南賦、世美其才、謂之六朝體、又謂徐庾體、宋有唐介、字子方、論文彥博、官御史、與王安石榻前論事、不勝憤恨、疽發背死、謚質肅、此皆鄂中人物之大概也、至若本省土產、則有粟米苧棉茶葉竹鐵硃砂桐油等物、外之如水晶石膏綠礬、亦產其彊、地勢建瓴、土物饒沃、誠南北之要地、水陸之通衢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廿一日　第四十一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二月十一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論記心　主教謁見土王　遙祝慶辰　領事新選
嚴禁天竺進香論　酒後胡鬧　鬼迷　造紙利薄　掘地陷城
賢令禁燈　遵禁茅山香會　磨厲以須　傷孩索詐　邦江火災
因火壓斃　鎮閩將軍啟節　閩省錢貫　皖礦新獲　京師傳聞
空際火毬　呈禧爽齋太夫子　湖南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正月十四五日奉　上諭御史周開銘奏廓爾喀貢使來京崇文門員役詐索理藩院辦理失體並蒙古王公年班來京理藩院崇文門縱容員役任意勒索各摺片外藩王公及使臣到京該衙門自應仰體朝廷德意妥爲辦理並約束官役毋許稍有擾累若如該御史所奏殊屬不成事體且其中情節支離着派廣壽潘祖蔭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周開銘奏請飭禁崇文門需索扣留等語鄉會試士子到京如携帶行李並無違禁貨物自應隨到隨驗立即放行豈容書役藉端勒索茲據該御史奏本年會試士子到京風聞崇文門已有扣留行李需索稅規之事殊屬不成事體着崇文門申明舊章嚴行飭禁書役人等查有需索留難情事即行從重懲辦毋稍寬縱欽此○十六七日奉　上諭前據恩承等奏查明前任雲南鹽法道沈壽榕並無與魏鼎蕙等私事干求各情節當諭令劉長佑杜瑞聯將已革知府魏鼎蕙知州李光舒留心查看如果始終奮勉再行奏請開復茲據該督撫奏魏鼎蕙等自革職後均各自知愧懼益加檢束派委差事無間初終懇請開復等語雲南已革候補知府魏鼎蕙升用同知補用知州李光舒均着准其開復原官李光舒並賞還花翎所請魏鼎蕙歸原保道員補用之處著吏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金順奏請將催餉道員革職等語按察使銜甘肅題補道侯楨經金順派往山東催餉竟敢日事讌飲任意招搖於餉事漠不關心實屬有玷官箴侯楨着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十八九日奉　上諭本月十五日保和殿筵宴經管宴大臣以膳房執事人等擁擠入殿奏明將管膳房大臣等交部議處茲據恩承廣壽奏稱十六日遇見靈桂向伊等言及所參實係寃抑靈桂等明知寃抑故意妄行參奏該王大臣是何居心尤不可解等語管宴大臣於執差人等入殿擁擠理應參奏靈桂何以輒向恩承等故作周旋之語恩承等復執靈桂之言嘵嘵置辯措辭尤爲失當靈桂恩承廣壽均着傳旨申飭嗣後殿廷筵宴着管宴大臣明定章程以昭嚴肅倘有不遵約束情事仍着御前大臣等據實奏參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鄒麟奏參通州務關廳屬管河州判王原祺貪婪不職請旨查辦一摺當令繼格畢道遠就近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茲據奏稱王原祺勾串廩生閻鴻勳書吏田永太出入衙署每事招搖遇有鄉民涉訟肆意需索凌虐並因接眷等事屢向村民借貸銀兩閻鴻勳因流娼控案索取使費曾

在通州傳訊有案該州判貪婪不職已可概見等語王原祺著即行革職閻鴻勳著革去廩生田永太並著一併革役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劉長佑等奏尋甸州教匪滋事就地擊散擒斬首要各逆請將出力陣亡紳團分別獎邺開單呈覽一摺雲南尋甸州地方教匪高春等挾嫌將武生舒景春全家殺害裹脅二千餘人妄立僞號攻撲州城經遊擊張自發等奮力迎剿該督等復派叅將向逢春等管帶練軍馳往勦辦該匪率衆抗拒兵團合力兜捕陣斬僞天師張頌等各頭目格殺賊黨三百餘人裹脅之衆棄械投誠立將賊壘悉數剷平辦理尚爲迅速仍着督飭該處文武官紳搜捕竄匪毋留餘孽以靖地方所有此次尤爲出力之都司李正起王天長趙玉堂均着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叅將銜六品軍功李瓊着以千總儘先拔補並賞戴藍翎陣亡之遊擊張自發都司周尚材千總田自海白耀拔補外委武生舒景春均着交部從優議邺其餘出力官紳傷亡兵團著准其查明彙案奏請獎邺另片奏署尋甸州知州呂調陽管帶練軍副將姜飛龍會督兵團保守州城請免查辦等語呂調陽姜飛龍均着免其查辦餘著照所議辦理單片併發欽此同日奉　旨杭州織造仍着文桂接管欽此○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時事多艱需才孔亟迭經諭令各直省督撫保薦人才以備任使惟恐奇材異能之士伏處尚多該督撫等見聞難周尚未盡登薦剡必須周諮博訪以廣搜羅着大學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將軍督撫及曾任統兵大臣彭玉麟楊岳斌加意訪求其有器識宏遠通達治體爲守兼優長於吏事以及才畧過人足任將帥驍勇善戰足備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曉各國語言文字善製船械精通算學足供器械並諳練水師事宜者無論文武兩途已仕未仕均着各舉所知出具切實考語秉公保薦不得徒採虛名濫竽充數亦不得以無人可保一奏塞責庶幾人材畢出緩急可資以副朝廷延攬人才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同日奉　上諭西寧辦事大臣喜昌着來京陛見欽此同日奉　上諭通政使司通政使劉錦棠着帮辦新疆軍務欽此同日奉　上諭河南河北道吳大澂着賞給三品卿銜前赴吉林隨同銘安帮辦一切事宜欽此○二十三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禮親王世鐸等奏會議已革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罪名比律定擬斬監候一摺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丁

寶楨奏瀝陳歷年辦事情形等語丁寶楨自簡任四川總督以來將地方事宜刻意講求竭力整頓祗因圖治太急以致怨謗滋生此中功過是非朝廷自能洞鑒該署督惟當殫竭血誠破除情面期於始終不渝至所稱該省京官有請託情事殊屬有干例禁丁寶楨何以不及時舉發現在事屬既往姑免深究嗣後各省大小京官務當各知自愛如再有交通外任囑託營私者卽着該督撫據實參奏毋稍徇隱欽此

論記心

記之爲用、大矣哉、目可以知色、而不能及遠、耳可以聞聲、而不能追往、若記之於人、低徊疇昔、緬想古今、遙憶於百里之外、溯洄於數載之前、歷叙生平、依稀如昨、追思過往、夢想依然、憶前日之妙音、耳爲之聳、念昔時之異味、涎爲之流、此記之用於小者也、若夫學問之前程無限、世故之變化無窮、守之爲知理達義、放之則準古宜今、此記之用於大者也、借令形遷影滅、隨得旋忘、今日不知昨日之所爲、在此不憶在彼之景象、又安望學問之有成、世故之練達乎、然過往之事已遙矣、疇昔之迹難覘矣、考諸人而人不必知、驗諸象而象無所呈、何以能援引從前、歷歷不爽、初念焉而以爲惝恍者、轉念焉而如在目前乎、曰此無他、記之爲德、根于神魂、記之爲用、藉乎腦髓、故其德雖超乎形骸、而人生斯世、其用有固于腦髓、而勢不能脫然者、惟其然、意象之生、留痕于中、隨激悟性起而復思、于是今日之所思、無異於昔日之所知、此省記之功所由來也、然記亦有不同者何也、曰就一人而言、年少則髓潤、髓潤則意念之痕易留、意念之痕易留、則省記之功較多、至於年老則反是、就衆人而言、資質之高下不齊、腦髓之措置不等、昔者幼穉日誦千言、孝恭每讀一過、此質之美者也、買履者忘度、徙宅者忘妻、此質之下者也、吾嘗問之某生而聰慧、身偶染疾、疾愈不復能記、某生本蠢頑、頂偶受傷、傷平、頴悟反開、若此者足以知腦有損益、記每隨之而變更也、雖然、記之多寡、亦有係於功之淺深、凡人學一藝求一事、再四圖維、依依不輟者、往往久留於腦、歷久不忘、是故善技者至死不忘其技、能文者至老不忘其文、此氣體之不足、而人力有以助之也、或難曰、洵如子言、記之爲用、必係于腦、將毋人身既死、腦髓隨軀殼俱亡、而神魂不復能省記乎、曰是不然、魂之爲物、靈明無象、人生則賴腦汁以生意象、人死則離軀幹而具妙用、所謂生則囿于腦髓、而死則超乎形骸者也、或又問記不在心、而偏言記

心何也、曰心者靈明之謂、非方寸之所謂心也、譬之飽學者謂之文字撐腸、經史滿腹、夫文字與經史、豈眞在腸腹中耶、卽此數者、已可知記之所以用、而不得不嘆其神妙焉矣、

主教謁見土王　○法國駐劄土耳其公使、代阿主教面請於土王、以阿公有教務面白請見、王允之、去年西十二月十五日、土王特召主教入朝、并發車乘迓焉、一時旂旄導前、士卒擁後、觀者如堵、僉以爲榮、至朝門外、先入延賓所小憩、主教卽出撰就奏章、授內大臣恭進國王、以伸敬意、須臾王傳命進見、隨導引入內、經宮殿數重、類皆碧瓦朱甍、光華奪目、至一殿、則玉階瑤闕、氣象森嚴、土王衣冠赫奕、端坐於中、旁立禮官數人、并侍從人員、主教登殿行禮畢、恭讀頌詞、王謝不敏、主教奏曰、教務艱難、恐誣陷者多、或不免互起齟齬、乞王傳諭國中、俾相安無事、萬幸萬幸、王勞之曰、我國行教、定無他事、如有傾軋者、朕當按法治之、無慮也、主教感謝而退、復至延賓所、有一內大臣出曰、敬爲君賀、王嘉君盛德、習教之行、可不脛而走也、主教斂容謝之、比回堂、已日昃矣、觀此知土國教務之盛、不已愈推愈廣哉、

遙祝慶辰　○中歷正月廿三日、爲　羅馬教王良第十三位登極之辰、香港天主堂先期結綵張燈、遙伸慶賀、是日港督燕制軍旣燕夫人、并港中官紳、咸赴大堂恭瞻慶禮、一時冠蓋雲集、笙管悠揚、極形熱鬧、而堂以外遙立而望者、尤實繁有徒云、

領事新選　○日官名爾加華金卑者、在本國素稱幹員、舊任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參贊司員、刻以人地相需、奉日廷擢授日本駐滬領事、日內卽當乘輪來華、接篆視事矣、

嚴禁天竺進香論

今天下有至不可解之事、而人視爲必不可省之務、愚者趨若鶩、智者亦罔不免、則莫如天竺進香、爲可異已、嗚呼、何其愚也、吳俗素信鬼神、而於天竺大士、敬奉尤虔、每年一入新春、便有邨嫗里婦、結隊雇舟、麕赴浙之天竺山、紛紛膜拜、以迓多福、謂之朝山進香、其人有香頭香客等名目、其費有公攤各銷等欵項、僱用大號船隻、滿載鄉閭老嫗四五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屆期開行、則鳴鉦放炮、吆叱中流、柔櫓搖風、黃旂颺日、其猖獗有如此者、至舟中香客、則手數唸珠、梵誦之聲、遠達數里、不知者幾疑其爲癡、而若輩則端容正

色、儼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亦可笑矣、如是者自正月至三月、絡繹前往、舳艫相接、鑼炮喧闐、每年不下數萬人、耗費至十餘萬金、而城中紳眷、另雇巨艦前去者、不與焉、豈非蠱惑民心、耗竭民財之一大害哉、自黔中譚序初方伯去冬奉　簡護蘇撫後、凡蠹俗之宜禁革者、靡勿先後嚴禁、而於天竺進香、尤爲痛恨、當於去臘之抄、刊印告示、遍貼通衢、并通檄所屬、一體嚴禁、咨曰、婦女入廟燒香、已屬大干例禁、況如蘇屬每交春令、雇舟赴浙、遠近哄動、高扯黃旂、種種僭妄、實屬大駭聽聞、除嚴札各釐卡實力查拿外、合先曉諭通知、如仍敢再蹈前轍、定將香船鋸斷、以示嚴懲、并提香頭船戶人等、按律重辦等因、此諭既出、漁利之徒、靡弗髮生觖望、而鄉里老婦、尤爲進退兩難、皆謂係某年許願、必至某年方止、斷難裹足、欲去則懼干憲禁、不去則慮獲罪誅、如醉如癡、莫知所措、至有函託辦賑善士、寄資浙省、代行燒香之舉、某善士即據來函登諸日報、謂代進浙香、本極便捷、然祇有一人持洋五元交來、尚待躊躇、如能集有數百分、則尤爲道地云云、在辦理賑務者、明知此欵虛擲、而賑項異常支絀、始借此集欵、滙解災區、誠爲一舉兩得、然不如是誑語、則愚夫婦決不肯信也、其用意之深、洵堪欽佩、尚未知能否集事、而吾謂譚中丞特設此禁、蓋一舉而三善備焉、一曰正人心以維風俗、先王以神道設教、原爲警惕愚蒙、自世教衰而民俗降、趨避益工、本原益漓、漸信夫邪誕之說、怪異之行、而人心日流於匪僻、推其弊、以謂萬事求神、總可免罪、將以神佛可畏、王法不足畏、中丞有以撥正之、行見人心既正、而風俗亦端矣、一曰節民財以培國本、閭閻生計、至今日而益窮、終歲積銖累寸、蓋藏本極空虛、而諂神媚佛、又盡付之一擲、豈非財源日竭、而本根愈薄哉、自有此禁、庶銀錢不致旁溢、而吳民漸有復元之象、此即藏富於民之善政也、一曰杜偷漏而靖地方、船戶良莠不齊、往往包攬私貨、偷漏捐稅、鳴鑼闖卡、及繞越隱匿等弊、均所難免、而沿途停宿碼頭、連帮排泊、茶坊酒肆、日夜喧擾、至有爭毆用武、釀成命案者、此皆江浙通衢各市集、雖於貿易不無減色、而耳目則爲之一豁矣、昔有撫吳使者湯文正公斌、奏禁拆毀淫祠、而風俗爲之一變、今譚公繼起於後、眞可謂能步武前賢矣、所願各屬實力奉行、永遠禁絕、頹波立挽、雅化聿新、是則部下小民所延頸以望者、至中丞抵任以來、善政最多、不勝備書、此特其一端爾、

酒後胡鬧　○麴蘖之爲害最烈、不惟可以伐性、兼能戕身、是以君子每持之以節、誠可爲沉溺醉鄉者、作一字師矣、客言宜興南門外、有范某者、酒人也、惜往往爛醉如泥、卽與同座者尋衅、呶呶不已、人多厭之、以故其親友無敢邀飲者、某亦尋自悔、遂貽歡伯絕交書、涓滴不入口者、已三四年、忽於本年新正八日、賀歲至親串家、留午膳焉、因勸令稍飲、況値新歲暫破戒、亦不妨、詎舊友重逢、興會驟高、連飲巨觥無算、主人方擬阻止、而某已玉山頹倒、張唇厲座、又露狂態、繼復與人爭鬥、主人婉勸、勿聽、乃喚兩人扶掖令歸、一路滑足仆地、幾十餘次、且叫罵喧擾、聲聞四對、同行者頗苦之、越宿、特造昨醉處、尋覓其冠、兼謝過焉、及問以昨日事、則茫不省憶、人頗有匿笑者、而今以後、某當弗再作馮婦矣、

鬼迷　○丹陽南門外雷眼庄、有眭姓、向傭於本邨某宅、去年殘臘將盡、迺歸家作假息計、并購買零物、荷擔回、半塗、突起怪風一陣、眭負重蹣跚、不勝風力、遂踣于地、擔頭失去油桶一箇、遍尋不獲、而天已昏黑、勿促歸家、急篝燭、復往失物處尋覓、其婦待至夜已闌、仍未歸、或疑其路經某戚家暫宿焉、亦扃戶睡、不復候、詰朝、聞外人言、某處有路斃者、詫爲怪事、其婦正以丈夫歸而復去、心懷疑慮、急出審視、果卽其夫也、但見以髮辮繞于項三匝、而口中又有亂髮一團、相距數尺間、均有雙膝跪痕、如雪泥鴻爪焉、遠近聚觀、僉謂被惡鬼所迷云、此係友人目擊來言、其遇祟耶、抑有別故耶、是則弗敢決矣、

造紙利薄　○前本報三十四號、登新獲紙料一則、曾決爲將來興利之券、茲據日本紙廠試造、竟堪充作上等紙料、并將紙樣寄滬、以供評賞、惟嫌顏色稍次、日後儘能設法漂白、并囑再採購數十担、載運赴東、加工重造、以期潔白無瑕、大溥利用、第中土向無准創始人獨擅利權之例、恐此後販運外洋者、當必有繼起之人矣、

掘地陷城　○俄京日報云、刻下俄廷訪得所屬曷地沙城、近竟有人潛挖地道、深邃窈冥、袤延寬廣、冀以火藥轟塌其城、俾人民弗能居住、該黨設計之險毒、眞無能出其右矣、按該城、法商貿易于此者甚夥、聞此耗後、無不驚惶、想俄廷必有善法以治之、或謂挖掘地道、爲開礦年久所致、非欲傾陷城垣也、傳說兩歧、未知孰是、

賢令禁燈　○古堇陳鈞堂大令自抵任昭文以來政聲翔洽輿論翕然見聞所及本館亦既屢書不一書矣刻又續接虞山專函報稱常昭各鄉鎮年例每逢新正常有賽燈之舉或龍或馬不一其類徹夜聚觀極形繁鬧是亦耗費民財之一端也本屆奉陳邑尊嚴示禁止略云舊歲秋成雖稱中稔而米價過賤農力已竭此等有損無益之事亟應禁止如遵重辦云云自示之後昭邑各屬業已遵諭惟常邑廿三圖於正月廿一日仍沿舊例經該圖地方將龍馬各燈堆積曠野盡付一炬亦快事也節民財即以紓民力邑尊此舉眞可謂能培其本矣正不得以煞風景謂之也

遵禁茅山香會　○金壇近聞云往年正二月間該邑渡雲橋河下停泊香船連檣排列至來往行船河路爲之阻塞有停候一二日始能啟行者亦足見其繁盛矣本年奉護撫憲通飭嚴禁風行雷厲遠近罔或不遵是以香客咸裹足不前而向日之壅滯河干者今已可容與於中央矣移風易俗權操自上信夫

磨厲以須　○潤州有某甲者同設緞機五夜鐙紅七襄雲爛亦小康家也年方壯娶賢婦如賓相見伉儷甚諧惟喜腰懸佩刀有燕趙游俠風客臘乘閒暇時偶將佩刀脫鞘磨厲霜鋒躍雪星鍔驚風意頗自得而人亦不疑其有他也忽一日獨走臥房解衣襟肉袒持刀突向胸脇間亂戳十餘處纔乃直刺中心狂叫一聲家人並集駭絕見刀尚卓立胸膛未出迨拔去後某已不省人事矣向晚尋卒查其是日絕無憂悶亦無他人觸犯而竟自戕慘斃遇祟耶抑病瘋耶姑據所聞照錄以誌疑

傷孩索詐　○丹陽瓜渚邨韓姓以客籍而遷居是鄉歷有年生一兒年十三以貧故傭於近邨胡某家爲牧豎胡亦務農自食其力者與童之父極契好新正八日傍晚胡鄰人某擬沽飲而囑韓姓童入市沽酒六文以潤涸喉詎童提壺去經路側叢墓處突遇蒼髯老人携筇隨之童懼而奔兼號哭焉聞於其母即挾之歸譫語昏迷竟於夜半殤其母痛子情切欲將孩屍舁往某家經人再四調處始給洋五元而罷事後有張某者大言曰此事微我力不能了須酬我洋兩元始與罷休而某以傭工終歲得值甚微尚不能敷此開銷今羅掘一空而張又聲稱欲報官左支右絀被困已極其始祇因一時貪飲致惟橫禍憤悔交并尚未知作何完結

邦江火災　○刻據楊友來函云、新正二十一日、鈔關門內轅門橋地方、失愼遘災、自夜半至天向曙、共焚去四路殷實舖戶、一百餘家、查該處係城中最繁盛之區、精華所萃、百貨闐塞、一旦盡成焦土、殊可惜也、聞是晚因某茶葉舖、各夥耍賭、呼盧喝雉、興致正濃、偶將烟管星火、延著草舖、頃刻便透屋頂、適東風狂煽、遂致四面蔓延、肇此巨災、事後查計錢舖、木行、綢緞莊、鞋帽舖、醬園、紙行、洋貨、廣貨各店、均係商本殷富、裝潢華麗、城中素所著名者、其餘店戶更難遍核云、

因火壓斃　○金壇縣丹陽門外張姓僦屋兩椽、務農爲業、家有婦、及子女四人、正月七日晚、焚香于爐、遂安睡、迨二鼓初交、爐火驟燄、頃刻通明、炫目、而某夫婦始覺、急狂奔、婦挈幼女至門外、夫急搶二子、提抱出、甫至門、梁柱忽傾壓、父子三人、同壓閫磚石中、火勢復東西亂竄、又値微雨迷濛、迄無一人救援、翌日、出殘屍檢視、則皆焦頭爛額、不忍逼視、目下母女二人、既痛夫與子之慘亡、復思居與食之無方、哀號歧路、行道傷之、

鎭閩將軍啟節　○新授福州將軍穆公圖善、由京抵滬、行轅暫設吉星公棧、以俟閩省派迎員吏來滬、再行啟節抵任、茲悉閩中船政局、飭撥官輪前來恭迓、是以穆軍憲、先于上月之杪、乘坐小輪船、赴吳淞閱視砲臺後、即于本月初二日登程、直指閩嶠矣、

閩省錢貴　○閩垣向用番票、向兌換錢舖、以銀易之、各業中均可行用、而票價時有漲跌、推求其故、皆因錢底缺乏、官鑄又未開局、以致奸商居奇、民間受虧不少、若以票易錢、則又攙雜私鑄、種種虧耗、致去臘有老婦向南大街某舖支票、定欲光白大錢、互啟爭端、至飛請閩邑尊飭役彈壓、而諸無賴始紛散、不致鬧事云、蓋殷實錢舖、最忌閒人聚鬧、恐市面得有消息、將羣往支票、而擠倒于一時也、

皖礦新獲　○安徽煤鐵局、設于本年招商局金利源棧內、已歷有年、其礦苗之衰旺、與夫局面之廣狹、談事務者均未之及、聞向歸毗陵盛杏蓀方伯經辦、茲盛方伯久駐津門、亦未稔爲何人留皖督理、刻據金陵傳來消息云、安徽屬內近有新獲煤礦數處、細辨礦源、均稱茂旺、想必推廣辦理、以收自然之利也、至其中端倪、容俟確探登錄、

京師傳聞　○本坪字林西報登有都中近耗謂崇星使雖定罪監候然難免不測也蓋主議是案者爲醇親王而左爵相首發其覆京中亦有謂其議罪太重者而各國公使代請並未邀蒙允准云

空際火毬　○日本神戶地方正月初十日聞有星隕落如雨光燄騰空火毬迸射萬目共覩僉爲奇觀其先二日早亦有火鍊數丈下墜半空光芒萬丈良久始滅西國天文家云月中火山吐焰以致火星下墜入地試往掘之則皆石也此其明驗固無占異之說存乎其中也

呈褚爽齋太夫子　○能詩古所貴和平與政通所以三百篇弦誦流清風末俗好雕瑑唧唧如吟蟲莫蓉失清水鬼魅填金紅遂使詩與政分馳雖强同大匠矯世陋雅奏調商宮謳吟邁今古物理究始終匪曰務章句治化還相融皖水試牛刀杜母歌兒童豈惟選不次風雅理宜崇高官不愛詩謠誦來何工介石著達節棹頭遂江東挂冠青雲外富貴如飛鴻西河東至教薪傳覩眞宗載誦金石辭光燄何熊熊北斗臨四極仰望心靡窮自慚培塿卑不敢希華嵩今日乃何日佳節宜詩翁天高肅無雲月與秋俱中有召出膺門趨承容藐躬抱琴敢自棄欲往愁匆匆新詩當執贄才薄誠猶豐再拜龐德公于今將折衷

吳中梁平嚴達稿

燈謎　○人少則慕父母　打四書人名一　御史　打四書一句　五人同校閱　打四書一句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打詩經一句　楓　打易經二句　才　打四書一句　此地有池無水土

打四書一句　左鄰少婦喜添丁　打四書一句　咼　打四書一句　卡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朕　環而攻之而不勝爲不用力焉　牧童遙指杏花村　引路　三十夜子時

朏　以上王本初范花洲射　泰西各國有臣主之國有民主之國　不要君　空門儘有明君　釋治

國平天下　以上吳翰堂曹子勤射

湖南考畧　○湖南省一名湘省東西相距一千四百二十里南北一千一百五十里東界江西東南界廣東西界貴州西南界廣西西北界四川北界湖北上限大江下連嶺峪右通黔蜀左控安成爲東北諸省重鎮禹貢荆州之域周初爲荆州南境春秋屬楚秦置長沙郡前漢仍屬荆州後漢因之三國屬吳晉

屬荆州、南北朝宋齊屬荆郢湘三州、梁增置羅巴武郴等州、陳屬湘巴沅郴四州、隋隸長沙巴陵衡山等郡、唐屬山南東江南西黔中諸道、五代時爲馬殷所據、周時地入南唐、既而劉言取之、尋又爲周行逢所據、宋屬荆湖南北路、元爲湖廣行省地、明屬湖廣布政使司、萬曆二十八年始置偏沅巡撫、治偏橋鎮、其軍務則嘉靖間命貴州巡撫兼督、　國初沿明制、設湖廣布政使司治武昌府、領府十五、湖南者七、曰岳州、長沙、常德、衡州、永州、保慶、辰州、又直隸州二、曰郴州、靖州、康熙三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爲湖南省、又移偏沅巡撫駐長沙府、雍正二年改爲湖南巡撫、七年併辰州府屬永順保靖二同知、岳州府屬桑植同知地、置永順府、又陞岳州府屬澧州爲直隸州、十年于衡州府所屬之桂陽州亦然、乾隆元年改辰州府屬沅州爲府、嘉慶二年改辰州府屬乾州鳳凰永綏三廳爲直隸廳、二十二年析沅州府芷江縣地置晃州直隸廳、今領府九、直隸廳州各四、散州三、縣六十四、全省人口約十八兆有奇、額徵地丁銀八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十五兩、土地确瘠、居民半皆捕魚爲業、長沙岳衡二州率多鹽竈、惟資慶庶乎簡靜、亦惟永順保靖最稱富強、省會爲長沙府、古名臨湘、卽漢高帝封吳芮爲長沙王都治、在　京師西南四千五百五十里、城垣係吳芮時築、迄今猶仍舊址、高二丈四尺、周二千六百三十九丈五尺、計一十四里有奇、門七、東曰瀏陽、曰小吳、西曰臨湘、亦稱驛步、今號大西門、曰德潤、今號小西門、曰湖宗、今號草場門、南曰黃道、北曰湘春、巡撫部院暨布政按察二司並道省糧道、均建節焉、長沙資慶二府屬鹽法道管轄、其衙署亦在省城、衡州永州二府、郴桂陽二州、屬衡永郴桂兵備道、駐劄衡州、岳州常德澧州二府一州、屬岳常澧巡道、駐澧州、辰州沅州永順靖州三府一州、屬辰沅永靖兵備道、駐鳳凰廳、而全省提督軍門衙署、則設辰州、管轄漢土官兵宣衞土司、控制苗夷、其職較他任爲尤重、總之湖南一省、幅幀遼闊、襟江跨嶺、雖地近腹裏、仍爲衝要之省、兼之苗猺雜處、偪入邊境者、共六府四州、　國家特設直廳其間、且置總兵副將諸官以鎭之、所以嚴苗防也、然民苗聲氣未聯、一切買賣徭役等務、交涉甚多、生苗以熟苗爲護符、而熟苗又勾串內地莠民、朋比爲奸、抑勒欺侮、靡所不爲、卒至苗人迫于無奈、鋌而走險、與良民爲難、地方官窮治株連、莫可殫詰、致苗疆不靖、屢見奉奏、卒無法以弭其釁、所望守土大吏、調劑得平、而民苗庶可相安無事矣、

此稿未完

湖南省
北
湖
洞庭湖
四
川
貴
州
湖
南
江
西
廣
西
廣
東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廿八日　第四十二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二月十八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道路謠傳　諭旨恭錄　人心道心論　遵義縣告示　恭獻輿圖
爲善食報　令出必行　雨夜微行　蘇撫新政論　喬梓同庚
法公使來華　津沽近耗　相驗糾衆　遵禁烟館　片語捐軀
假照破案　法選議員　會議未決　救災恤鄰　水漲述異
談虎　焚獄駭聞　琴川近聞　尋獲故儲佩劍　施送雨具
續錄湖南考略　屠宰新法　俄京電音　俄創水師公司　枯骨被焚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都察院奏已革四川候補同知宋大奎呈訴被參冤抑等欵當諭令丁寶楨明白廻奏茲據奏稱宋大奎因虧挪欵項奏明革職拿問監追係照定例辦理之事其所控丁道良盤踞播弄各節實屬無因至灶商王余照交通京官奏檄官運鹽局等情曾經被人呈控有案供有宋大奎等串謀情事該督拿辦該革員並未深究此節惟以該革員虧空在逃例應緝拿監追輒敢挾制揑控請旨治罪等語丁道良係奏請廻避知縣在川年久雖未出入衙署究屬不知遠嫌着丁寶楨勒令該員即速離省不准逗遛宋大奎挾制揑控此風斷不可長應如何治罪之處着該部議奏欽此二十五日奉　上諭湖北巡撫着彭祖賢補授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戶部奏籌備餉需一摺國家歲入歲出自有常經軍興以來供億浩煩以致京師及各省庫儲均形支絀事平之後帑藏仍未裕如皆因本有之財源不能規復可緩之用欵未盡減裁既無以備緩急之需亦非愼重度支之意如該部所稱各屬墾荒一條果能認眞查辦行之數年何嘗不可漸復舊額其捐收兩准票本一條既與改票初章不相刺謬且亦不至病商至通核關稅及整飭厘金各條均屬目前要務必須嚴定章程核實辦理州縣經徵錢糧絲毫皆關國帑豈容任意虧短該部請嚴查州縣交代及嚴核各項奏銷各條係爲裕餉源除積弊起見其專提減成養廉銀兩及催提減平銀兩各條或循名核實或中明舊章均可次第施行若停止不急工程及核實顏料綴疋兩庫折價等條亦係撙節等項之道均着照所議辦理總之有治法須有治人任事諸臣果肯實心實力行之以漸持之以果自可著有成效若徒敷衍從事則雖有良法美意不過視同具文仍於治理無補此次戶部所籌各節除停止工程核實折價應由該部籌辦外其餘皆疆臣之責各該督撫平日受國厚恩當此時事多艱豈可懈弛因循不知振作着於奉到此旨後督率藩運各司並該關監督等振刷精神悉心經畫各盡其職所當爲毋避嫌怨毋涉瞻徇毋畏艱難毋任粉飾總期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方爲不負委任仍將如何辦理情形赶緊妥籌定議限兩個月據實覆奏不准稍有延宕至各省物力民情並着各就地方近日情形通盤酌度如有可籌之欵可興之利無損於民而有益於國者各抒所見一併奏聞以備採擇欽此同日奉　上諭江西布政使着邊寶泉補授沈應奎着補授陝西按察使欽此同日奉　上諭彭祖賢現已補

授湖北巡撫未到任以前著李瀚章兼署欽此同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各省關籌解協餉各員併案請獎開單呈覽一摺新疆南北兩路軍務敉平各省關歷年以來籌濟協餉不遺餘力自應量加獎敘前江西巡撫劉秉璋江西巡撫李文敏前湖南巡撫衛榮光前浙江巡撫梅啓照安徽巡撫裕祿禮部左侍郎前湖南巡撫邵亨豫署甘肅布政使楊昌濬前福州將軍慶春粵海關監督俊啓均著賞加頭品頂戴李文敏俊啓並賞給正一品封典閩浙總督何璟兩江總督劉坤一署四川總督丁寶楨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單開出力各員弁等所請獎敘著該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人心道心論

人莫不有形有形而耳目口鼻皆有所需此人心之所由生也人莫不有靈有靈而仁義道德皆我所欲此道心之所由起也飛修子謂天下無人心外之道心道心卽人心之淨處也天下無道心外之人心人心卽道心之着處也朱元晦謂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以余觀之二子之說得其似猶未得其眞何也蓋道心者道德理義之心人心者貨財聲色之心道心生於虛靈之地人心生於知覺之欲究其實皆一魂爲之運行故謂二心生於一魂則可謂人心生於道心則不可謂道心生於人心則更不可此吾所以謂二子之說得其似猶未得其眞也且夫道心之發於情者三曰愛曰欲曰喜人心之發於情者七曰愛曰惡曰欲曰喜曰怒曰哀曰懼凡事之適我意者我見而羨之此愛情也既愛矣又必得之而後快此欲情也欲之而不果得則忿恨不平此之謂怒情欲而果得之則志足意悅此之謂喜情凡事之拂我意者我見而拒之拒卽惡矣既惡矣而仍知其不免則悚然驚驚卽懼矣既懼矣而難果及于身則怫然感感卽哀矣此之謂七情曰人心惡乎曰人心無善惡人之有人心也猶口之知味目之知色耳之知聲鼻之知臭四肢之知安逸此皆性體之本然而非由吾人之掌握善用之則善惡用之則惡耳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惑則失其正而不善矣子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哀樂之得其正者也得其正則善矣然情所以或善或不善者何也曰道心明而主持乎人心則情爲善情人心勝而背棄夫道心則情爲惡情是故卓

茂解馬與人、相如引車避頗、制其怒不使形於外、許衡一毫不受、虞卿萬戶爲輕、遏其欲不使動于中、若此類者、緬想古今、擢髮難數、而君子小人之別、正於是乎分、或問物慾之所以多寡不同者何歟、曰是亦有說、譙元志高青雲、劉攸守吳飲水、此功修密而物慾漸泯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年歲殊而情性漸移也、我願世之人、皆制其欲而不使叛於理、則一道同風之化、有不期然而然者、

刻接黔中去臘來函云及該省教務雖奉大憲保護民教相安然往往有無賴棍徒向信民家勒派各捐異常擾累經遵義羅邑尊出示嚴禁後日來匪徒漸知斂跡并將示諭寄閱茲照登錄如左

欽加清軍府銜　特授遵義府遵義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次羅　爲　曉諭事照得　天主教原係勸人爲善之道因前平民與教民互相妄議揑誣猜嫌以致釀成巨細各案指不勝屈後經　欽頒條約凡迎神賽會演戲卽各項生理手藝齊行入會等費教中向不與聞宜聽其便此外一切正項公事均當隨衆辦理以昭平允此係奉　旨准行事件民教均應奉行昨准　天主堂司鐸移稱四鄉頑民現于場市每因碼頭行欵斂錢賽會演戲等件搆怨猜嫌與教民紛紛滋衅甚致揑害無紀姑念下愚從寬免議請再照條約出示曉諭等情准此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凡一應迎神賽會演戲等件均聽教民自便毋再挾嫌互爭勒派肇衅倘敢再行妄議一經本縣訪聞定卽提案嚴究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告示

恭獻輿圖　○地輿之學、西國考之最精、故測量繪畫、能不差杪忽、緯度分明、各國爭寶之、西正月二十七日、有英駐奧公使製一地理全圖、凡奧國主教某公、恭進　教皇、以備參考、計該圖係繪矮奪拉通省者、長十有八尺、闊十有二尺、條分縷析、裝潢極工、見者咸歎爲精品云、

道路謠傳　○據外間傳聞云、江浙沿途各卡、于香會船隻、盤查極嚴、奉公守法、固宜爾爾、惟稱船中香客、未滿十名、准其過卡前往、又謂每船須報捐大錢二十千、是以香客咸不敢登程前進、且謂某日有某船、路經松屬之三點蕩、竟爲當道獲住、鋸去船頭、以示懲儆等云、傳聞如是、恐其間不免有過甚之辭也、姑漫誌之、

令出必行　○自護理蘇撫譚方伯履任後、禁烟館之令、較前在道府任內尤嚴、刻奉刊刷告示、通檄一律嚴禁、謂本護院前在常府任內、查該城廂內外各土棧、自禁開烟館後、每日減售洋五百元、合一年計之、節省民財、已在十七八萬元、若統屬一體核算、爲數尤鉅、當此民困未蘇、亟應力杜此無益之費云云、憲諭煌煌、可謂能見其大者矣、又係開各欵、鄰佑舉發、賞錢十千、不實者不坐、房東舉發、免封房屋、又不准陽闔陰開、設一燈于榻、替換吸食、凡此無微不燭、洵堪懾服刁頑、而閭閻爲之一肅、又日來傳聞、本埠城內及南市、均擬遵諭嚴禁、而各國租界、則道憲已照會領事、互商舉辦矣、或謂英租界驟設此禁、市面必頓寥寂、而失業之人愈多、并于工部局月捐有碍、恐領事或未能照辦也、吾謂市面必不繁烟館爲盛衰、豈各業商人、因無吸烟處、便徙宅而居耶、至失業之多、則尤可無慮、蓋租界之開設烟館者、皆係鉅萬本銀、或數千金不等、捨此以圖、豈別無致富之術耶、一轉移間、工部之捐、仍徵諸此輩之改業者、于捐項毫無出入、各國領事、久駐滬地、亦嘗深悉其弊、想此舉定能和衷商酌、力除其害也、拭目俟之、

雨夜微行　○吳中來信、謂譚護撫憲、時易燕居便服、微行城廂內外、以覘民隱、而察巡防、有於雨夜路逢憲駕者、則見張蓋著屐、行于通衢、後隨家丁數名、至更鼓將闌、猶未回署、蓋冬防各局委員、往往不能逐日到防、祇派丁役巡查段內、漫無紀律、前經親查某段某員、未能常川駐局、立予記過、以警疎懈、故此後微夜梭巡、各段員咸十分認眞云、

蘇撫新政論

雲間郭友松稿

從政者動曰寬大、豈知寬大之效未覩、而苟且放恣之習、遂爾中之、所以古賢謂敝令乃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子產荀卿孔明王猛之政、一皆尙嚴、卽今曾爵相所須條例十六、亦首言行政須嚴、不得不刑小人、以申正人之氣、蘇郡俗尙奢華、而巫風烟患、尤甚于他省、前如海忠介、況靑天等、皆能易敝俗而端風化、今之人情更不古若、中興以來、丁中丞嚴察官吏、釐正錢糧、刑名錢穀之積弊、皆爲搜剔、餘尙俟施行、而以憂去、踵其治者、未有能或過之者、後且日久玩生、正不能無慮、乃自譚大中丞權撫吾吳、而觀政者讀其科條、環視而額頌、以爲昔之海、今之丁、得公而法制精詳、從此大害必除、而小過盡改、視其爲太守時、益覺其

爲國爲民之倍切也務爲寬大之說者託丙吉陳蕃之說但持大體豈知州縣之窺其隱者往往置民俗于度外賭博則託之新年久且迤邐而過三春矣燒香則名爲敬佛實則僭越而集千人矣烟館一節毒遍城鄉合之所禁之條無非亂男女之防耗財帛之費行之一時而收效直可數世乃知託爲寬大者無非自暇自逸耳苟其心日以民事爲心則其政自日以民事爲事如此而國不益其利民不遂其生者未之有矣或且謂吳民風俗修飾爲常周處風土記未嘗稍諱而佛老之教行之已久烟土之稅收之方多似有不必刻意搜求者豈不思改弦更張之說古人言之而除惡務盡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見于尚書若皆俯仰塵俗以求無事斷非古大臣之用心而若宋之韓范唐之馬竇王陸敬輿輩惟日孜孜以革弊返本爲務有治人則有治法太西利氏所云我畏難難自長大我迎難難自消之孟子所訓責難于君謂之恭魯論言爲臣不易則若大中丞之用心深合乎聖賢之訓而遠邁乎唐宋之臣其視苟且放恣之舊政相去不且宵壤乎哉章甫之歌誰嗣之詠行見其遍三吳而環八郡矣椎魯無文謹述其胸中所欲言者以質諸大雅云爾

喬梓同庚

○有胡某者魯產也以貿易起家致鉅富年逾花甲而膝下尚虛似續心竊憂之乃于去冬十一月望日其妾某氏一胎竟生二子闔家喜躍不可言狀親朋致賀戶限爲穿一時有父子同庚之說蓋胡適逢誕辰而又得弄璋之喜胡生于嘉慶己卯十一月十五子時今其二子年月日時毋或少差不可謂非巧合也姑誌之

爲善食報

○前聞維揚火災四路延燒一時灰燼業已畧見前報茲又得揚友續報云當火勢初起時興勝大街之籌賑公所適富其衝火星飛入院中紛下如雨而院之左堆積麥桿數百觔左則貯青炭百餘簍且覆以蘆席竟絕無焦燬痕此一異也其處銀號火勢三面穿入亦復完好如故聞係籌賑者之產雖二屋之得免于火亦屬適然之事然當此賑務竭蹶而善人獲佑如此昭昭不可謂非大造之仁也

津沽近耗

○頃聞津門各部練軍以及水師炮兵無不加意整頓早晚操習較前加倍認眞而製造水雷各局尤極忙碌趲辦軍械爐火通紅戈矛耀白此乃海防各軍所宜講求者非必有大敵當前而始議防備也

相驗糾衆　○奉邑西鄉有某上舍、業田甚富、有某氏承種田四畝、歷屆均有蒂欠、立劵展限、刻已還清、而票據未經塗銷、旋糾合老婦數人、登堂鬨鬧、衆散而氏獨留、經人再四婉勸、氏猶不食不去、未知其意何居、數日後、因病斃於某宅、報縣請驗、屍子亦同時請驗、彼此各雇備人夫二三百名、意欲爲鬧屍場之舉、聞於邑尊、飭派海勇民壯竭力彈壓、而兩造亦經鄰佑調停、除厚殮外、再給銀洋若干、具結擱驗、而事始寢、錢債細故、竟至釀成命案、幾肇鬥衅、彼業戶盍稍寬容於前耶、事據該邑友人函述如此、

遵禁烟館　○奉賢韓邑尊、自奉到蘇撫憲三百里排單、通飭嚴禁烟館札諭後、當即仰體憲意、實力查禁、一時雷厲風行、閭閻震懾、該邑民風夙稱敦樸、雖不易輒改絃、遵諭一律閉歇、無敢覬覦嘗試者、邑尊又於開篆後、隨帶勇丁家人、親赴各鄉鎮、明查暗訪、知已弊絕風清、因令各圖地保、出具不敢容隱甘結存案、縣署大堂兩旁、復排列雙連三連各式枷號、以備察出後遊刑示衆之具云、數十年積弊、一旦埽除、里中耆老、咸額手慶之、

片語捐軀　○有友自奉邑來、偶述其鄉近事、而見出言之不可不愼也、邑中有王姓者、娶婦莊氏、生有賢德、相夫持家、鄉里交稱、且伉儷之間、相愛甚篤、惟王之繼母、性素悍、婦恒善事之、新正下旬、晨起、偶以細故觸姑怒、已不勝抑鬱、而其姑復有爾死不難再娶之語、該婦一時悲憤、遂潛吞阿芙蓉膏、輾轉床褥而卒、王懼、乃以急症驟亡報知母屬、婦之兄嫂、咸來視殮、雖略有端倪、而憚於其姑之悍、不敢聲張而返、噫、婦固輕生、姑尤毒詈、片語之間、竟致賢媳身亡、禍從口出、其信然歟、

法公使來華　○閱西報、知法國近簡布公名雷者、爲駐劄華京公使、擇西四月二日、自巴黎都城啟節來華、并聞布公使、曾任占臘辦事大臣、又在該國外部、總理與中國日本交涉事宜、老成練達、夙著重名、此次命駕東來、定能輯睦鄰邦、倍敦交誼矣、

法選議員　○西貢近聞云、法京曾發電音至該埠、着駐劄越南之法國官員、會銜出示、按照新章、選舉儀政人員、歐亞兩洲各六人、又選辦理商務軍務者各二人、以資治理、惟越南官紳中、夙未娴習法國語言文字、似難遽選足額、想必有權宜之法處之也、西人獲聞是耗、頗謂此舉深協事宜云、

會議未決　○碓磨麥粉、爲泰西民食所關、故業此者甚夥、而科捐爲尤重、閱西報知意國近欲議免是捐、特開院會議、有謂宜徵捐以重餉稅者、有謂宜豁免以重民食者、滔滔辯論、至連闕議院六日而未決、其間以免捐爲是者、得一百二十五人、以爲非者、八十三人、相持久之、而請命於意王、王模棱兩可、亦莫能定、于以見泰西民主之政、雖曰至公無私、然遇一事、如道謀築室、發言盈庭、亦非政體所宜也、

救災恤鄰　○春秋之義、美汎舟而惡閉糴、是知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誠爲千古不刊之論已、聞英國依郎特地方、洪水爲災、居民流離失所、深堪憫惻、乃寓居雪梨埠之華人、得此耗後、即鳩募賑欵、彙往救飢、得銀一百十四磅、雖一杯之水、無補興薪、而其不分畛域、一視同仁、此物此志、殊堪欽挹矣、

水漲述異　○新金山消息云、丹地利埠、忽患大水、朐息之間、驟漲至四十尺之高、一時蕩徙流離、民居咸自高岸而陷深淵、倒海排山、勢甚洶湧、聞所豢牛隻盡爲波濤捲去、而淹斃人口、尚無查計確耗云、噫、亦險矣哉、

假照破案　○自捐例大開、而查核爲難、即有巧于心計之徒、以僞造部監各照、賤價售人、冀惑鄉愚、而飽囊橐、雖登經破案、見于邸抄、而仍有愍不畏法者、以身嘗試、亦可見其膽大妄爲已、客述崇沙新開河鎭、有某姓、專以監照出售、計已七八年、坐是家頗小康、而人亦不之疑也、蓋鄉僻之地、薄有家私、便思冠頂榮身、誇耀鄉里、初不出示他人、亦不覔赴南北鄉闈、繳案查驗、故其破綻猝難見耳、迨後事聞于城中、邑尊即飭吊照比對、覺篆文猶是、而圭角之間、微有不符、當即簽差提案、某竟敢抗拒縣役、兇毆致傷、該差回縣、邑尊怒借撥營兵、擒獲到案、而某猶冠帶晶頂、意氣昂藏、邑尊遂詳憲斥革、分別嚴訊、據供係由上海某某經手、計每張洋兩元、售出則三十餘元、或七八元不等、當晚錄供、飭收禁聽候提訊、遂退堂、尚不知如何定案也、天下無不敗之騙局、特人爲利慾所蔽耳、可弗懼哉、

焚獄駭聞　○東瀛遞到信息云、該國澳倒加地方、所設禁牢、歷繫罪犯、共五百餘名、陡于西二月之望、獄中罪囚、頓刻起衅、糾衆放火、將牢獄焚燒、乘勢蠭擁而出、四散逃竄、無或留者、各路營弁、得耗、鳴哨分道、截殺數名、一時火勢騰空、刀光戟路、居民異常惶惑、其能否按名擒獲、刻尚未據續報、亦罕聞之事也、

琴川近聞　○刻接常熟來函云、南門外戚家街、有徐姓私開烟館者、其婦渾名爛嘴雲二、女中無賴也、上月之杪、被縣署差役訪聞、突入該烟館搜查、適有烟客名增先者、橫臥短榻、吐霧噴雲、泊如也、該役遂鳴保扭解徐某送案、郭邑尊當卽升堂訊問、喝笞千板、地保以容隱不先舉報、亦薄責有差、詎是案甫經發落、而徐婦以地保通風、致被縣差緝獲、不勝憤恨、因扭住地保、肆行毒打、雙拳錯落、兩頰流紅、異常狼狽、經旁觀力解而散、該保思既罹失察之咎、當堂笞責、又橫被徐婦毒毆、心實不甘、當將前由繕稟呈縣、邑尊查訪得實、諭將徐姓私開烟館房屋一所、發封充公、以警凶蠻、方謂事可寢息矣、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烟客增先、以逃避漏未解案、後經差役訪尋、勒索賄洋四十元、始准免究、增先懼、如數與之、歸而聞諸婦、婦以夫偶入烟館、化錢如此之多、既恨且惜、竟於廿八日辰刻、乘夫熟睡、逕自縊於臥榻之側、遠近往觀者數千人、僉謂其禍之根、皆自烟館始、而波累至於如此、禁之禁之、弗容緩矣、

尋獲故儲佩劍　○法前皇拿波侖第三儲子、死於粗魯之難、其情節已登前報、今閱法京西報、載其瀕死諸事甚詳、據云近有英國將士、遇一粗魯黑人、詢知係當日手刃法儲者、乃細問以致死之由、則云方戰事孔亟時、一日、我等約三人各閒遊於某山之坡、忽覩有敵騎七八人、繫馬溪畔、徘徊觀望、意良自得、我等乃屏息匍匐而下、適溪畔有眢井在、因卽隱身其中、而敵未之知也、俄四人策馬去、則見有佩劍少年、亦擬登鞍、恐其遁也、予等卽驟發一鎗、馬驚躍、疾馳去、少年亦捫機發鎗、連震三響、均未中、予復以鎗擬之、中其胸脇、繼又持矛戳傷其咽喉兩處、少年遂斃、而相隨之二人、亦同與斯難、乃盡取其身畔金銀貴物、無少留、予獨愛其劍、解而佩之、蓋至今猶存云、英將卽取其劍、飛獻國王、并述其慘死情狀如此、噫、尸還馬革、拚壯士之頭顱、品鑄龍泉、識賢儲之帶佩、今日者摩挲遺器、能無有物在人亡之慨耶、

施送雨具　○粵垣自入春以來、霪雨經旬、道路泥濘、晝夜惟聞淅瀝之聲、夜坐樓頭、問人欲絕、而況徘徊歧路者、能勿唱惱公之曲耶、所尤苦者、街中乞丐、日間衣不蔽體、宵分露宿廡下、見者惻然、茲聞有大善士、特製竹帽葵衣等、每名各給一具、以禦雨霖、是蓋于棲流所棉衣褲之外、別開生面者也、善善從長、愈推愈廣、其造福詎有窮哉、

談虎

○有友人由安南來書云、該國東京、大爲虎擾、居民屢被攫食、而不敢捕、謂官長有令、虎乃獸中之王、禁民捕殺、蓋惑于識緯之說也、即據近事之可述者言之、有農氓耕作田野、驟來猛虎、啣其頸而去、越兩旬、其婦鑒于前禍、不敢獨往田間、乃偕鄰居之妯娌行、三人往焉、有頃其婦又被食、祇留三齡女孩在家、見者泫然、爲送諸嬰院以撫其孤、又一日、某郵有幼童嬉遊門首、虎攫之、不足、又撞破木柵、將牀上臥病老人并啣去、并聞有某區居民數百家、被虎先後食盡、至高屋爲墟、而炊烟驟斷云、其爲害不綦烈哉、所尤可駭者、虎不惟呼嘯山谷間、而城市中亦遍地虎跡、會羣虎至、市民大譁、相率逃避、比虎去、則闔城狺狺之犬、已無一存者、間有膽壯力大之人、擒其一、則必先報官、命縛而笞其臀、三十、此何故耶、氣堪發噱、繼有人用利刃伺諸野、俟虎過而剸其腹、剖之、得鹿爪一具、亦可見其虎之猛矣、談者如此、能無色變、

屠宰新法　○西國機器之靈巧、無非欲省人工而資便捷也、近年日門新奇、層出不窮、每製一器、其妙巧靡勿令人叫絕、茲悉美國近製一宰豕新器、置猪其間、則每數分鐘、可宰豕十頭、全身叢毛、洗刮淨盡、較尋常宰夫剔拔者、尤加潔白、計每日可戮豕一千頭、見者咸詫爲咄咄怪事云、

俄京電音　○據英國轉遞俄京電音云、俄王刻已降旨、着內大臣、四出偵訪匪黨蹤跡、嚴緝務獲、從重懲創、以戢其不軌之心、而懾以畏服之威焉、周禮云、治亂國、用重典、則俄國今日之謂已、

俄創水師公司　○俄都遞來日報云、俄人于數月前、有人倡議設立水師義勇公司、刻已集貲定章、識得凡有勤王敵愾之心、勇果敢死之士、不論出身、諸色人等、均可赴該公司報名、聽候查明年貌、註册編伍、如遇海洋有事、即當隨時報効、無能推諉、並于歐亞兩洲、及本國通商各埠、設有商輪船、按期來往、運載貨物、並附搭客、以溥利源、每年結綵、所獲利息、一律勻分云、中土古昔、曾有寓兵于農之制、今俄人乃寓兵于商、設立公司、廣募勇卒、是以貿遷之有無、而仿軍營之體制矣、亦千古所僅見者也、

枯骨被焚　○本月十一晚刻、當熟城內、姚天益銀樓、又因火油燈炸裂、焚去房屋五十餘椽、并露天米囤三座、棺柩一具、該處係人烟稠密之區、鄰近頗涉驚惶、幸是夕風勢平穩、救護尚易、爲力不致釀成巨災、然棲身老屋、既付焚如、而七尺桐棺、并遭灰燼、彼停棺不葬者、能勿寒心、

題馮小尹明經尙志堂詩稿　○昔年見君詩寓目苦草草今年見君詩愈覺神情好長虹駕空遠孤鳳盤雲矯讀罷燈垂花餘音耳猶繞　讀書會其通下筆有眞境屏却百萬家轉覺與古近才雄制以節氣足褒諸鄙蛩吟滿乾坤斂息毋或騁　吳中樂平嚴達草

燈謎　○街市上說書　打四書一句　小人之中庸也　打四書一句　子　打古文四書各一句　盲左文章溫也未　打四書一句增一字　登高佳節合聯吟　打一字　麟經不是宣尼作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楓　巽爲木爲風　御史　有言責者　曾讀詩書應棒檄　子奚不爲政　迨修道以仁　徐仲梅湖上居士射　人少則慕父母　孺悲　子思　卞　上下交征利　顧挹清徐叔平吳潮江維屏湖上居士得三小道人射　左鄰少婦喜添丁　東里子產　中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永以爲好也　徐叔平吳潮江得三小道人射　五人同校閱　十目所視　顧挹清蒲溪居士射

續錄湖南考略　○湘中名山最著者爲衡山，卽南嶽也，一名壽嶽，在衡州衡山縣之西，俯映湘川，九向九背，周廻八百里，山有七十二峯，大者爲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五峯，而惟祝融爲最高，峯畔青玉壇，方五丈，卽俗所謂試心橋也，路多石，側足以入，蛇行俛伏，崎嶇不平，前崖挺出，下臨深壑，東爲望日臺，山下向晦，而是處朝霞已見，俯瞰塵寰，漫若煙霧，洵稱異境，舜典云，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卽此，周官職方氏所謂荆州之鎭，是也，山首爲回雁峯，其足爲嶽麓山，志云，南嶽回雁爲首，嶽麓爲足，嶽麓一名靈麓峯，又名麓山，隸長沙善化縣治，山下有石方平，士人於此望拜南嶽，名拜嶽石，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澗泉盤繞，佳致洵不可多得，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南，一名蒼梧山，又名九嶷山，帝舜之陵在焉，九峯參差，互相隱見，使行者難辨，故名，峯各有源，是謂九谿，其水四路流灌南海，五路北注洞庭，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肅韶，桂林，杞林，山有青澗，中有黃色蓮花，芳郁樸人，亦是山獨著之品，自漢蔡邕肇有九疑山銘，迄今題詠者，後先輝映不絕，岳州府城西南有巴邱山，一號巴陵，又號天岳，元和志云，昔羿屠巴蛇於洞庭，積骨爲邱，故名，吳使魯肅以萬人屯巴邱，卽此，毗連有君山，在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亦稱湘山，相傳山有

石穴，潛通吳之包山，帝之二女居之，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遇風濤，至此山泊焉，聞博士以堯女舜妻葬此，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漢武帝登此射蛟，又宋岳飛討楊么，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即此，長沙寧鄉縣之大潙山，世稱衡嶽之下，斯爲最著，高六十里，草木蓊鬱，潙水出其間，唐裴休葬此，常德府西有平山，一名武山，一名太和山，又名武陵山，亦名河洑山，武陵記云，武山高可萬仞，山畔有盤瓠石，水出其下，謂之武陵溪，桃源山在常德桃源縣西，下有桃花溪，其南爲桃源洞，一名秦人洞，考名勝志，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故號桃花源，相傳太元漁人黃道眞問津處，晉五柳先生所記桃花源，是也，或曰，是淵明寓言，非眞有是源，未知孰是，洞口桃可千餘樹，夾道如錦幄，花蕊茵地，厚一寸餘，流泉汩汩，遡源而上，彌陟彌高，石爲泉水沖齧，皆若靈壁，水忽從數丈下墜，擊石鏗然有聲，宇內奇景，畢萃於斯，石壁唐宋留題詩刻甚多，爲遊賞者所必至，此湘中名山之大概也，

此稿未完

京報選錄　○刑部尚書臣文煜等跪　奏爲案情重大例無專條請　欽派王大臣會同辦理以昭愼重事，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旨嚴議請將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照違制例議以革職等語，崇厚奉命出使並不聽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情節甚重，僅予革職不足拿問交刑部治罪，欽此，旋經該旗將崇厚送部，臣等當卽派員審問，據該革員供稱向來　欽差在外辦事畢一面拜發摺件一面起程回京，伊誤會向意，遂於拜摺後卽行奏報起程等語，竊思崇厚以大員奉　命出使辦理要件，宜如何敬謹將事，候　旨遵行，乃竟擅自回京，洵屬情節甚重，誠如　聖諭，僅予革職不足蔽辜，惟遍查律例並無恰合治罪專條，查咸豐八年，者英一案，亦係不候　諭旨擅自回京，欽奉　特旨派王大臣會同問擬具奏，在案且查向來大員獲咎歷經　欽派王大臣大學士等公同定擬罪名，俱有成案可查，今崇厚係大員，奉　旨交臣部治罪，律例既無專條，自應奏請　欽派大臣會同臣部詳細定擬，所有案情重大，臣部未敢擅擬，陳請會同辦理，緣由謹恭摺具奏請　旨奉　旨已錄○實錄館片　再清文總校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崇勳，總司繙譯安愼，精詳滿總校官詹事府詹事慶麟，校勘詳明，始終其事，該二員均係現任三品大員，應如何獎敘之處，臣等未敢擅擬，謹附片奏　聞恭候　欽定，謹奏奉　旨已錄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四月初四日　第四十三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二月廿五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因火滋事　論旨恭錄　來札照登　樂善可風
法俄交涉　廣設學塾　論主意　趙廣漢尹翁歸論　編戶查烟　迎禮親王　郵務稽數
梟匪猖獗　開棺命案詳述　三晉近信　田鼠食粟　修城典謠　海船失火
跕籠　俄窺邊境　慶賀俄君　礦利漸興　直督駐津　劈鎗
殺虎分郵　白下瑣聞　搶親刼女　艮宵嘉會　捐貲建路　黃疸傳染
常昭兩邑同登錄　領事衛民　俄事電音　小呂宋風災　華人出洋日盛　火頭無着
續錄湖南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降調順天府府丞王家璧遣抱赴該衙門呈訴據呈奏聞一摺王家璧前被貢生魏晉康等控告經銘安查明該前學政兩次按臨需用煩瑣並稱書院經費無庸另籌仍撥用紳捐生息銀兩作爲考費以致士心不洽各節當因該前學政語多支節交部議處乃王家璧輒以該將軍所奏與前次函咨不符等語嘵嘵瀆辨若不再行確查不足以折服其心着潘斯濂詳細查明據實具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山西平陽府知府員缺着楊霽補授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荃奏命婦捐欵濟災可否賞給匾額請旨辦理等語原任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之母通政使司通政使劉錦棠之祖母劉陳氏捐養贍銀三千兩解助山西耕種荒地之資實屬樂善好施着南書房翰林恭書匾額一方賞給該命婦卽着劉錦棠祗領以示嘉獎欽此同日奉　旨洪鈞轉補翰林院侍讀張之洞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初九日奉　上諭張樹聲奏局員任意弊混請旨革職等語廣西試用同知元忍容採辦土布浮開價值置備他物亦多不實不盡試用同知黎楨携子入營縱容舞弊並有浮開米數及招搖需索情事實屬居心貪劣膽大妄爲元忍容黎楨均着卽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本年輪應查閱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四省營伍之期湖北卽派李瀚章湖南卽派李明墀雲南卽派劉長佑貴州卽派岑毓英逐一查閱認眞簡校如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卽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參奏毋得視爲具文欽此○十一日奉　上諭岐元奏副都統謙德與城守尉春岱係胞叔姪例應迴避一摺岫岩城守尉春岱着調補保定城守尉所遺岫岩城守尉着戢昶調補欽此

論主意

主一國者君也主一家者父也主一身者意也君令則臣行父命則子從意欲則身隨是故心無定向而意之所欲卽心之所向矣身無專屬而意之所欲卽身之所屬矣凡人欲行而行欲止而止欲視而視欲聽而聽一日之意念紛紜斯一身之言爲靡定間不欲言而仍言者有之乎無有也不欲食而仍食者有之乎亦無有也然官骸猶可强而意願不可强何以證之昔者張儀從楚相飲已而楚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執儀掠笞數百儀終不服晉梁碩敗王諒於龍編逼奪其節諒固執不與斷其左臂諒終不畏唐顏杲卿瞋目罵祿

山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若此類者指不勝屈孔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此之謂歟雖然意不可奪而意之所以立又不可以不愼善惡邪正之分不特見於迹又必察於意以故易林有六意之戒宣尼有毋意之修大學之道誠意爲先春秋之義誅意爲本推而至尋常日用之間無不視意向之邪正以定事爲之善惡夫養親本孝也而不將之以敬何以異於犬馬博施本仁也而不汎行其愛亦何貴乎賙濟殺人者不仁而戮崇尤于鉅野殺三苗于三危誰敢以不仁毀奪財者不義而散鹿臺之財籍秦檜之產誰得以不義稱此無他考諸迹而迹無不可原其意而意無或偏此古帝王所以功高一世德被萬方而天下古今無異詞也或曰人之立意或不免於偏其故何哉曰心之本情好善而惡惡是故見善則欲見惡則惡未有一無所取而欲之者然天下事百善必有一缺萬惡豈無寸美同一物焉見其善而以爲可欲見其缺而又以爲不可欲矣此心介於兩可之間而順理以欲之則其意正逆理以欲之則其意歧甚矣立意之不可不愼也人其毋昧於意之趨向也可

來札照登　琴川拳膺居士啟

前閱貴報第一號天上舟師及十六號收之桑榆二節均詳言　聖若瑟登著靈蹟靡求弗遂誠堪發人深省警惕愚蒙矣今敝邑適有事相類者尤足徵逾格鴻施固不以時地限也昭邑堂角地方有某甲雖素奉眞教而性甚崛强故一切教中規禮均未能恪守遵循屢經親友規勸終若罔聞蓋足不履聖堂已三十年矣去冬染病至今忽蒙　聖若瑟默感始覺心神驟豁立請恭行教禮冀獲善終以沒世云夫執拗如是而猶默爲感化亦可見天下之無棄人也用特專函馳佈望即登報以勵信民

樂善可風　○西國善堂林立如養老育嬰醫痢施藥等所幾於指不勝屈而法蘭西國尤爲樂善之最三十年前有貞女數十人共立一會專以侍奉老人爲事代執炊爨縫紉衣裳每日使班白者安坐兀興行至街市該貞女隨於後過一店肆必代爲丐錢以補其不足近閱西報知此女尚以善念未能廣被故遠適他邦至美之暖堯爾格地方設局奉養耆年觀此可知該貞女好善出自性眞較之北宮女子至老不嫁撤環瑱以養父母者殆有過之無不及已

募賑鉅欵　○前報英屬依郎特省告災待賑一節，茲續閱西報，知該處荒象愈甚，如一邨有四五十家，其能勉延殘喘者，不及十中之二，有終日僅食麪餅一次者，已爲殷實之最，若以蘿蔔等雜糧充飢者，更難度日，每日餓斃人數，則在一千名左右，當有災區紳士，耑赴美國各處，籌募鉅欵，以濟災黎，刻聞已得佛郎二百萬枚矣，又羅瑪　教皇，亦頗深　厪念，特頒庫藏佛郎一萬元，彙解救飢云，該境之民，庶有豸乎，

因火滋事　○崇沙新開河鎮，舊有天主堂一所，去冬不戒於火，幾致燎原，幸左近信友，咸來撲救，故火熄而堂仍無恙，詎本處莠民，紛紛入堂，冀搶什物，遂交鬨焉，致將堂中牕門，擊碎無存，當即稟請邑尊，嚴拿爲首滋事者二人，按律懲辦，後經本鎮王孝廉等，力主調和，許將毀壞之處，一律賠修，并將滋事首犯，枷號一月示衆，仍具不敢再犯切結存案，稟蒙邑尊俯准，故刻已鳩工重修矣，

廣設學塾　○閱西報知比利時國議員新創一議，不准天主教人私自立學，凡民間俊秀，有志肄業者，一應送入國學，誦習經史，詎一時巨紳編戶，僉謂改絃更張，殊多不便，由此變本加厲，非止不從其議，且廣增教中學舍，招集生徒，三月之中，增至三百餘所，內有百所，乃王戚某公捐廉所造，向在國學授徒之儒士，計二千四百六十人，現皆辭去，至教堂中講藝焉，觀此可知教中公學，措置有方，規模嚴肅，以致人心之翕合如是也，

趙廣漢尹翁歸論

治國無豪俠則盜賊不生，風寒濕熱之中人，伏于元氣未虧之日，日積月累，始稍稍發爲癬疥，于吾身無傷也，積累既深，則痺痿痼腫，一發而莫救，方其爲癬疥也，治之者無拔根斷株之力，則求愈者不忍其痛苦，因循延緩，坐視疾之終成，遂束手以待斃，夫治國者亦猶是已，漢趙廣漢爲京兆尹，發奸摘伏，豪强斂跡，尹翁歸爲東海太守，擢扶風，俱鋤除奸暴，不讓廣漢，是二人者，誠具拔根斷株之力者也，當夫宣帝初立，諸霍張醜，關輔大豪，乘勢侵貧役弱，姦猾亂治，非得强毅果敢之才，發其覆而誅其魁，徵特國法不行，且梟猛慓悍之習，與小民煩寃抑鬱之氣，兩相激奮，不釀成大變不止，史稱廣漢在潁川，爲鉅筩，使姦黨散落，守京兆時，爲鉤距，以得事情，翁歸亦爲斫筮之法，責以員程，不如令者笞之，或畏笞自剄，此皆後世所不能爲，爲亦不

逮二人、且夫萑蒲橫恣之風、豈盡繇無治法哉、國家極盛方衰之際、朝臣之號爲君子者、意氣相爭、方以其門戶之習、各爲水火、而僉壬伺天子喜怒、猷譏行媚于其間、使賢人不安于位、得以把持政柄、威福自恣、馴至朝綱日隳、盜賊叢生、復諱言之、以愚弄人主、養癰患熾、發不可收、豈非世運既衰、故多牛姦闇之臣、使懵于上而縱于下歟、假令宣帝無明察之資、所信任者非廣漢翁歸等、畿輔河東之地、不能有此治績也、雖然廣漢爲人强力、精于吏職、誠有如史所云者、乃數犯罪法、不伏辜、以巧詐迫脅丞相、終以此敗、烏得謂賢乎、蓋任之太專、則陰鷙之性、雖摧辱大臣而不顧、是又在于駕馭之得宜焉、若尹翁歸者、雖亦爲政任刑、緩小弱、急豪彊、而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朝廷名譽歸之、其賢于廣漢遠矣、

編戶查烟　○蘇護撫查禁烟館、雷厲風行、各屬已一體恪遵矣、茲又得新令、仰各州縣保甲局、于編查戶口時、將吸烟之人、另登一册、並于門牌註明、責成牌長、遇有戒絕病故者、隨時報官、于册內除名、嗣後續有沾染之人、將何人誘癮查明、仿照私開烟館例、提案重辦、如此劃分界限、嚴禁將來、不難一律淨絕等語、日來據蘇友來函云、戒烟者較前尤多、蓋皆惡登門牌、以示辱也、行見根株盡拔、毒害永除、頌譚公之德、且將口碑萬道、感戴無窮矣、此蓋各直省所絕無之善政也、喜而誌之、

迎禮親王　○意大利國王之兄名執那阿、前曾命駕出口、作汗漫遊、足跡所至、遠近快睹丰采、刻悉執那阿、仍乘原坐輪船、由日本之長崎埠、十三日開行、于十六日駛抵吳淞、各國西商、咸備欵迎之禮、或擬設一大舞會、並集欵每人簽銀十元、以爲東道之費云、

郵務稽數　○郵信抽釐、由官局綜其事、此法發自泰西、然亦爲國家歲入之鉅欵、計香港一隅、舊歲所徵印厘、共二萬零三百六員有奇、推之各大國商賈雲集之區、其爲數當更有可觀矣、榷商之政、莫善于此、中國近亦有華洋書信館之設、雖未見其日有起色、蓋亦仿西制也、

法俄交涉　○西三月二十發來電音云、俄國派駐法巴黎公使、刻已奉檄調回本國、初未悉其緣何事故、繼知因俄黨人屢欲謀刺俄皇、有同黨者名哈奪盟、逃赴法國、旋爲俄廷緝訪得實、欲拘解回俄嚴訊、而法人不允、故刻日卽調公使回國、聞欲與法廷理論云、此亦要聞也、亟登之、

開棺命案詳述 ○客歲本館即聞金陵張姓京控命案，祇以甯友來函簡畧，未克照錄，刻經探悉是案始末情節甚詳，亟付排登，以供衆覽。緣民人張萬福，係含山縣人，妻彭氏，向居漢西門內，充轎卒脚夫，覓利度日，前以抬送餉鞘，赴水師炮艇交卸，肩壓重負，把握不定，舉足上船，致船身畧形欹側，適某哨弁在後艙午膳，仿冬日飲湯之例，滿注盌盂，高踞大嚼，值張踹住船脣，船側而湯亦翻溢，以此觸老饕怒，喝問爲誰，勇丁等一聞叱咤聲，便拳脚交飛，將張踢倒在槳樁上，跌悶半晌，經同伴抬回家中，至第二日，因傷重殞命，妻彭氏痛夫情切，當即喊稟地方官請驗，沈明府詣驗得委係誤傷致死，令哨弁給撫䘏費八十千文，自行收殮完案，嗣因官斷䘏費，該氏分毫無着，而覓食維艱，時以夫讎未復爲憾，適織造副堂署中，擬雇傭婦，彭應役焉，漸熟稔，便將故夫寃死情節，縷告主婦，藉獲伸雪，會主婦回京，彭仍服役，伴送北上，彭情極懇，兩宮皇太后親詣 太廟行禮時，俯伏道旁，叩閽呼寃，當傳 旨交都察院審明，遞解回南，發鹽局嚴訊，幾以誣控獲譴，忽于本年二月初二日，奉督憲傳諭，飭縣就雨花台搭蓋蓆棚，開棺檢驗，委洪琴西觀察，蔣太守，并上江兩邑尊，選派諳練仵作，傳齊兇手人証，屆時各憲均集廠內，須臾報制軍令箭至，登即開棺，如法蒸刷，按驗，據仵作喝報，實係因傷致死，小腹上脚踢傷痕宛然，質諸兇手，始俯首無辭，乃將骨殖包好，置木桶中，標封加鎖，仍寄存三忠祠內，并傳彭氏質對，彭携板凳踞坐聽審，官喝問汝與故夫係原配抑再醮，彭即回稟曰，大老爺頭銜，係科甲抑捐班，官謂汝休問科甲捐班，均能爲國家辦事，彭即應聲謂亦休問我是原配再醮，總能替丈夫伸寃，官爲語塞，計前後數日間，來觀有數萬人，是日開驗，尤極擁塞，至有遠鄉雇舟而來者，蓋亦一巨案也，未知擬結時如何定案，容俟續探再登，

三晉近信 ○刻讀晉中友人來函云，該省荒象，雖漸告抒，然又出一奇災，實爲從前未有之害，蓋狼患也，據稱去冬突有羣狼，四出噬人，始而僅見一隅，繼而通省皆然，不分晝夜，無論城鄉，凡人民橫被吞食者，一日數報，居人惶惶，有不可終日之勢，曾有人自朝至暮，途中遇狼三十二頭，幸未被傷，眞駭人聽聞也，刻下有事出門，須結伴携械而行，若隻身無伴，雖膽勇極大者，不敢向毗鄰乞水火，其驚懼亦可想見，如洪邑天保堡，於正午時，狼突入一家，將九歲孩子啣去，追之不及，且竟有乘人熟睡，排闥而來，從床榻上拖

去者、此極災異、實所創聞、而咸無法以驅其害、噫、三晉之民、既登遇旱荒、死亡枕籍、今又遭此奇禍、嗟彼孑遺、其何以堪、

田鼠食粟　○聞晉中爲害之烈、狼之外厥又有鼠、蓋鼠之爲物、具體渺小、逃竄迅捷、且其出也、卜夜而不卜晝、以故甚難制治、去歲秋成尚稱中稔、祇因成熟之時、麥穗結實、被鼠嚙食、致報災有三四分之多、農民憤甚、携鋤紛掘、莫盡搗其巢穴以除害、無如得尺得寸、如蜂房蟻穴、田間溝洫、一望瀰漫、幾有不勝翦除之患、有鄉民搜掘鼠穴、見囤積糧食甚多、以器量之、得麥一斗、殊可駭也、居家院壁墻屋之內、盡爲鼠穴、衣服器皿、被傷尤鉅、甚至於夜分伺人熟寐時、齧傷頭面足跟等處、淋漓見血者、而騾牛之屬、亦有被嚙傷蹄而不能耕田駕車者、種種爲害、尚難殫述、晉人之言近事、輒以狼鼠並稱、雖二物鉅細懸殊、擬不于類、然其爲害之烈、則無分軒輊也、此又于水旱蝗蝻之外、別增害稼之物、災荒迭告、層出不窮、杞人之憂、曷其有極、聞近有人獲擒大鼠、重八斤有奇、農民以謂是鼠魁也、殪其魁、餘黨當潰敗、此則其自相解嘲者耳、

修城興謠　○常熟城垣自兵燹後、日久未經修葺、致荆棘叢生、異常荒穢、且間有坍塌處、殊不足以肅觀瞻而固城防、刻經兩縣邑尊、詳請飭修、派委紳董衛姓估工督理、尚未竣工、而各鄉農民、忽起謠傳、謂修治城垣、必非無因、恐有兵戎之事、且訛言四起、謂城門已經關閉云云、一時質庫及銀樓、生意驟形起色、而城中固寂無所聞也、鄉民之好事如此、殊可笑已、

海船失火　○崇明有濱海而居者、于元宵日見東海距塘十餘里地方、有華式大號商船、始而烟燄突冒、繼而紅光燭天、頃刻全船竟歸烏有、而水手人夫、亦未見有泅水逃者、恐人物盡付之一炬矣、客歸而述所見、爲之惻然、

梟匪猖獗　○粵省私梟之患、已非一日、其兇橫狂燄、幾乎官憲莫能制、兵將莫能敵、由來久矣、聞正月杪零丁洋、有中國緝私輪船名捷安者、竟被匪船用炮轟沉、巡役咸泅水而逃、計是船兵役共二十一人、生還者僅四人耳、幸管駕官王某未與於難、而匪船則已遠颺無蹤矣、以官輪敵盜舟、竟致拒捕擊沉、且傷人至十七名之多、亦駭聞也、

俄窺邊境 ○昨本埠接悉西三月二十七日電報云俄國刻已發兵由陸至中國伊犁界外以觀國定購雞心彈子二十兆枚以充軍實云合附錄之

慶賀俄君 ○本年三月初二日係俄羅斯國皇登極後二十五年之大慶各友邦咸遣使遙致賀忱或命其國之儲前往俄京所以昭親睦也又聞俄后前因患恙遄赴法境剛內地方養痾俄皇特遣中官前來探視兼存慰焉謂毋后當納靜頤神以期玉體速痊毋遽動歸志也后答以予病莫能興想不能久居人世當不日言旋以與家人訣別耳凄咽之聲不忍屬耳刻聞已命駕還宮俄皇率儲子遠迎于國門之外或者歡聚家庭舊恙當可霍然也

礦利漸興 ○鄂省荆門煤礦自去秋開辦以來祇陸續運出四百餘墩因去冬雨澤少霑河水淺涸未能全帮挽運計到申消售者僅二百餘墩時值在八兩內外惟爲數太微股利無從核算所幸煤質甚佳易於暢消將來礦源愈深運道無滯當可獲利倍蓰也拭目俟之

直督駐津 ○直督憲行旌向例每年封河前回保定省署次年開凍後仍駐天津行轅辦理通商事務入春以來河冰融泮輪船已絡繹進口故憲旌亦于本月朔由省起程初三日安抵津門以資北洋重鎮云

劈鎗 ○邦上目奉到諭中丞通飭後經總辦楊城保甲局趙觀察實力梭查無間昕夕業于本月中用利斧將烟鎗劈開舉火焚之一時烟霧四達觸鼻難聞行人駐足聚觀如堵墻無不歎觀察之辦理眞淋漓痛快也

跕籠 ○青浦所屬之諸翟鎮烟禁甚嚴皆係該鎮汎弁一力主持燈捐陋規一概屏絕率勇查拿異常嚴密至提獲違禁者均裝入木籠以示懲蓋籠中祇能立不能臥嗽飯則可吸烟則不可近該鎮已較前斂迹矣位卑而志高人多謂該弁眞不可多得者也

白下瑣聞　○自外洋火油入中土後，人多喜其值賤適用，幾乎觸目皆是，而其爲禍之烈，則羣相忘之矣，然十餘年來，因此肇災者，指不勝屈，亦前此未有之患也，元宵日，金陵通濟門雜貨舖，因燈管炸裂，致將店堂住屋焚燬淨盡，二十日，保甲總局示諭，勸民間舖戶，改用茶蔴菜荳等油，以代燈燭，切勿貪便宜，而忘大害云云，然民間以習用已久，猝難一律遵改，故刻下仍照常燃點，惟鑒於前轍，倍加謹慎云，○板巷東陞祥客棧內，厲客江右人，去歲小除夕，未知緣何事故，服毒回厲，夜半猝斃，翌辰，有釣魚巷妓女，忽來弔唁，厲主人訝其前知，報官請究，開篆後，經邑尊集訊，始供某客因與役夥某有隙，是晚遇于該寮，被某兒毆狼狽歸，其服毒致死情節，則不敢知也，當緝夥役收禁，案尚未擬結云，觀此則溺情花柳者，可引爲前車之鑒矣，○近來宵小沿街攫搶之事極多，正月杪，城內絨庄街某廣貨舖，突有匪徒上店佯爲問價，將櫃上錫茶壺攫之，飛奔而去，又本月朔傍晚，有女孩年十四，路經絨庄街，被匪人從後曲拔去銀飾數事，喊捕無着，數日之間，而該處兩經被搶，眞可謂目無法紀矣，

搶親劫女　○崇沙泥布鎭范某，曾聘張姓女爲媳，而范之族叔某，與張姓有姨表親，以故張女時往范家探問，本年正月之杪，張女復至姨母處，小住數日，范探得之，因令其婦往族叔處，誘女來家，遽令與子成婚，而女亦不之拒，張驟得耗，急率鄰眾百餘人，登門劫女，聲勢甚囂，范懼，乃急命子同泰山處哀求請罪，幷許餽洋銀十數元，而事始寢，吾聞有結黨以搶親者矣，未聞有糾眾以劫女者也，然而兩家兒女各願團圓，又何必邀眾登門，作洶洶之勢哉，諺云，女生外向，洵然，

良宵嘉會　○本月初五晚，港督燕制軍特設盛筵，恭請法國水師提督赴宴，以聯雅誼，計是日陪宴者，有英美各國水師提督，港臬司，及定例局紳，而華人伍君秩庸亦與是會，人皆以爲榮，

捐貲建路　○目泰西火車輪路之制興，各國倣造，每視爲大利之所在，不惜費鉅萬金錢，南東其畝，以迪要津，日本制法西洋，歷有年所，鐵路之建，曾有數處，惟東京都會之區，距米爾巴西城，尚未創辦，茲據該城商民，集貲五萬元，聽候撥用，請于是處建設輪路，如欵項不敷，並請須帑以助其成，想日王聞之，當無不俯遂輿情也，

黃疸傳染 ○美州勃來西境內，聞有傳染黃病者，始而頭面之間，作淡黃色，繼而手足體膚間，無黃疸，四肢五官，由漸而來，至兩目亦現黃色，則醫治頗難措手，然患此者不過百中一二，且無傳染他人之說，今美疆竟同時疫，互有戒心，嘻，亦可畏矣，

殺虎分郵 ○聞粵東鶴山縣屬六洞地方，枕山環嶺，其鄉民向以植茶種秫爲生，孤峯峭拔，絕壁懸空，亦僻境也，本月初九日晚，突有虎自山巔下，郵內雞豚，悉遭攫食，里人持械奮逐，又被虎傷斃三人，次日議以巨炮轟之，洞中其腹，而虎倒矣，權之，重三百餘斤，於是食肉寢皮，瓜分瓦裂，皆以虎爲奇貨，有里耆立告於衆，將虎售得洋六十元，分郵被害者家屬，而殺虎諸年少，僅以杯酒酬勞，人咸服其公，鄉里老成，遇事持平，洵堪心折也，

領事衛民 ○中國駐劄神戶領事官，現出條例，凡華人旅居是埠者，須赴領事署報名註册，每人輸册費自一元至兩元不等，每歲更換一次，以便查核保護，此亦仿照西法辦理，其所收册金，咸歸會館，與辦善舉，分毫不能入已，故衆商等咸欽其操守之清廉，而尤服其衛民之善政也，

俄事電音 ○西三月六日，香港接英京電音，謂俄國大將軍被匪寇伺于路，幾遭毒手，幸護衛者衆，擒獲刺客，審明繯首示衆，又尼希利士黨人，聲勢披猖，揚言謂俄主若不讓去皇位，則干戈之釁，靡有窮期，必致四海鼎沸，億兆離心而後已，蓋頗有與日偕亡之意云，

小呂宋風災 ○西二月初六日，小呂宋國海面，驟起颶風，霎時狂飈捲海，巨浪如山，停泊商船，一時盡遭沉溺，聞有纜斷錨沉，飄蕩不知去向者，并西班牙兵輪船一號，亦與斯難，其傷矢人口，尚未查核實數，俟得續報再登，

華人出洋日盛 ○中西人士，向以重洋所隔，不相往來，自西人來華議立和約以後，西商之至中國者固多，即華人之往西國者，亦復不少，以奧州鮑笪味一埠計之，去歲華商在彼貿易者祇十萬人，近接西報知今年又增十萬矣，想見中外一家，相安無事，而懋遷之獲利，亦於此可見一班也，

火頭無著　○頃又接常熟來信知縣南失火，是晚搶火匪徒，蠭擁而至，計搶散貨物無算，當場擒獲匪犯一名，解縣究辦，惟火頭一時無著，姚天益及凝和齋兩相推諉，皆不肯認，蓋畏累也，查三吳弊俗，凡一經失愼，則救火人夫，地保衙役，皆視火頭爲奇貨，百般勒索，名曰烘天東道，且將火頭笞枷，以洩衆忿，猶憶去冬江寧潘憲桂香亭方伯，曾出示嚴革此風，謂起火之家，既遭蕩燬，復被笞刑，祇因一時失謹，受此無窮災累，殊不足以示體恤，此後火頭一概免究，并不許書役勒索，誠善政也，安得通檄各屬，一體遵行，藉免種種波累哉，

常昭兩邑同登錄　○本屆歲試蘇屬九邑業奉夏大宗師先後發案一時門登桃李士掇藻芹所取皆名下英俊士論翕然今本館得虞山友人抄寄常昭全案合照登錄

常熟縣取進新生二十七名○錢瑤賝　龐鴻昌　周龍章　趙士庠　楊同復　褚鍾麒　錢慶麒　沈恩樹　孫鳴翔　楊同禧　諸葛杓　錢汝濟　周士吉　姚鴻逵　曾治華　徐同藩　仲式金　盧豫　錢鍾瑾　季鍾桂　屈敦培　孫國珍　龐鴻瀚　趙桂　趙仲舉　孫清澤　程家培

昭文縣取進新生二十四名○周元吉　吳寶鈞　曹錫豫　李宗旦　李宗元　顧汝成　曾允文　龐鴻壽　趙寅亮　孫鳴恩　王同樹　龐鴻鈞　王懋奭　李士琦　王熙桂　孫家鼎　周歧鳳　席恒　周振鏞　歸俊升　孫祖武　吳望歲　徐恩保　許芝瑞

投射照登　○麟經不是宣尼作　春秋　盲左文章溫也未　傳不習乎　卦屬南方凶最多　離則不祥莫大焉　定教倩女去磨墨　必使玉人雕琢之　小人之中庸也　必使反之　以上王本初范花洲范鏡軒射

書齋漫興　○春日遲遲春未闌書齋鎭日一編攤牕明几凈閒臨帖帶綬裘輕懶着冠飲酒喜邀朋共醉吟詩黏得韻都寬年來課讀尋常事已被人當學究看　烟霞散人未是草

春草　○競誇風信一番番花外垂簾庶草蕃弱質也曾叨雨露閒蹤祇合託邱園吐葩敢鬬翻階藥敷葉聊承繞砌蔭端的春暉能報答有人含涕對芳原

春柳　○春到長堤柳色妍千枝嫋娜動人憐營梭織就絲絲雨燕剪裁成縷縷烟老大桓温傷往事風流張緒憶當年何緣騁轡章臺側手折柔條當馬鞭　瀛東桂香館侍者求政草

續錄湖南考略　○湘省川澤最著者爲洞庭湖乃五湖中最大之湖介於湘鄂之間湖南湖北所由名也宋儒以爲禹貢九江孔殷指此蓋以沅漸无辰溆酉澧資湘九水皆會於此故名周圍六百餘里環帶四郡唐宋詩人題詠甚多湖中有舵桿州　雍正九年　世宗憲皇帝軫念四方行旅道經此湖或有風濤不測之險　特發帑金二十萬兩建造石臺處屹峙水際雄壯無倫臺袤九十六丈高六丈址廣三十丈頂二十丈北如弓背式浪至易分南爲假月隄灣深可泊凡往來舟楫遇水漲風驟棲宿臺南可無漂泊之患其南有青草湖一名巴邱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屬岳州巴陵縣治周圍二百餘里與洞庭相連故亦曰重湖夏秋之間水勢盛則與洞庭混而爲一水驟退此湖先乾青草叢生焉或曰以湖中有青草山故名洞庭之西又有赤沙湖在常德華容縣界亦名赤亭湖水溢則與洞庭湖通水涸則惟見赤沙梁太清六年湘東王遣胡僧祐陸法和夜以大艦邊候景部將任約於湖口因風縱火鼓譟而前賊窮聚湖中霎時崩潰即此舊記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故又謂之三湖洞庭之角有澧湖在巴陵縣南其東隅名角子湖元和志云爾雅稱河水決出還復入者爲澧左傳宣公四年吳人敗楚於雞澨五戰入郢即是地也春冬水涸昔人謂之乾湖水經謂之翁湖秋夏水漲即瀰漫無際一名閣子湖即楊行密以木籠鎖舟地一名鴿子湖楚許得勳潛軍鴿子湖即此至若川之著名者大江之外湘水可首推矣源出廣西桂州興安縣海陽山水甚清澈雖十丈之深猶能見底流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丞水合曰丞湘至沅江與沅水合曰沅湘是名三湘共行二千五百餘里注於洞庭而止湘江之西爲沅江亦曰益水隸寶慶常德諸府並達洞庭皆爲本省名水史記屈原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在長沙湘陰縣北源出豫章經縣分二支一南流曰汨水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水經注云屈潭即羅潭也即原自沉處故潭以屈爲名賈誼史遷皆嘗經此鼓檝沿波投弔於潭西流入於湘相傳昭公五年楚子以郢至於羅汭亦即此云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四月十一日　第四十四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三月初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葬禮繁盛　諭旨恭錄　論性　欵迎司牧
手刃全家　侮聖摧罰　主教勸賑　成湯禱雨論
少巫扮女　妬姦裂屍　舊金山近報　西堤開工
東瀛近報　縣試喧鬧　德皇祝嘏　患瘋弑父
賽力開會　赤雲吐電　會審刺客　阿國地震
桂香館主人詩　婚禮從權　西人打寶　集貲購書
續錄湖南考略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光緒六年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江西學政着洪鈞去欽此十七日奉　上諭兵部奏遵議大員處分請旨遵行一摺前步軍統領榮祿着照例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譚鍾麟奏孫衣言假期已滿因病籲懇開缺據情代奏一摺太僕寺卿孫衣言着准其開缺欽此同日奉　上諭萬青黎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調理一摺萬青黎着賞假兩個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欽此同日奉　上諭譚鈞培奏吳仁傑假期已滿因病籲懇開缺據情代奏等語國子監祭酒吳仁傑着准其開缺欽此

論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蓋含生負氣之初、渾渾噩噩、善惡未分、發而爲情、遂有君子小人之別、其所發者爲後起之緣、而非與生俱生也、荀子以桀紂爲性、與告子以食色爲性、俱不追其原始、而第卽其發者以爲言、其旨已歧、其言自謬、楊子法言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從其惡則爲惡人、雖欲勉人以善、而其論性亦卽習以爲據、不追其本原、韓子知與生俱生之謂性、而惑於左氏浮夸之說、不敢確指爲性善、而謂性之品有三、不知楊食我之生而知其敗宗、特出於妬婦之口、斯言偶中、何足爲據、越椒之生而子文以爲大戚、蓋以質近狠戾、易於爲惡、而非性本不善也、則上中下三品之說、猶是調停之見、而非追本之論、余謂言行有不善、而性無不善、何以證之、人而爲善、則安然寐、罄然覺、坦白衷懷、毫無局吝、若夫爲惡、厲氣所憑、絕不返鏡則已、偶一自檢、未有不愧恧橫生、灑然汗下者、苟非人性本善、何以爲善之人、質諸幽獨而常舒、爲惡之人、形諸寤寐而長戚乎、韓子謂性之善惡、人力不能移、則善者終於善、惡者終於惡、造物之厚此薄彼、亦云甚矣、何以示其不爽之權衡、從來治天下者勸善必貴夫懸賞、立法先務於正刑、蓋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畏、此自然之理也、性有不善、而賞之不能易、罰之不能移、則三公九卿之爵、朴教金贖之刑、直等諸贅疣畫餅、而可以弁髦棄之、有是理乎、人之所貴於待人者恕也、所貴於持已者謙也、性而本惡、則性之所無、不可強致、恕者不得責不恕者爲非情、謙者不能責不謙者爲越分、而何以世之人、責善規過、又若是其諄諄也、噫、性之所發者言行、言行有不善、而性無不善、二者豈可混焉者哉、譬諸水、本清也、入涇而濁、豈水之性耶、譬如木、本直也、抑之而曲、豈木之性耶、特是仁義之美、道德之精、必待修爲而

復生初之元善、顏子云復禮者、復其性也、孟子云反之者、反其性也、倘非性善、何由而復、何由而反哉、吾願世之含生負氣者、尋繹夫性善之旨、而不沒其固有之天良、當亦恍然自悟、必不河漢斯言矣、

欵迎司牧　○北直主教戴大司牧、日者因公命駕赴栢邑、時某邑尊已接戴牧照會前來、當飭預備車轎人夫、出郭欵迎、并掃除公館一所、以備暫作行館、比聞牧駕將臨、邑尊亦呼導出署、遠迎郊外、當晚設盛筵、爲之洗塵、以盡地主雅誼、晤談之頃、親睦逾恒、說者謂邑尊禮意周摯、實爲歷任宰官所不逮云、

信民感化　○駐劄直隸正定府戴主教、陞授有年、規行矩步、方正不阿、愛信民若子弟、感之以誠、孚之以德、喁喁向風、異常悅服、以去歲一週計之、共有入堂避靜者、二千餘人、亦可見其信德之堅矣、按天主教禮中、有避靜一端、係省察其終歲功過、以期此後有功無過、故每年必獨居靜室中、或七八日、或三四日以收其心云、

葬禮繁盛　○直北趙州府楊戶邨、程姓昆季、爲是方之望族、亦聖教之聞人也、去冬擇地擬安葬其考若妣、殯儀極稱繁盛、前導音樂一隊、計百餘人、歌童十餘人、其送葬之親友、冠蓋相望、有不遠數百里而來者、先一夕、在聖堂中請包司鐸行安葬禮、大堂高燒巨燭數百枝、樂音經聲、徹夜不絕、其自堂門外至棺棚、一路支蓋白幕、亭閣參差、立而遙望、幾若爛銀世界、遠近爭來瞻禮、路爲之塞、咸嘖嘖歎爲奇觀、該處居民、向謂聖教中不敬死者、經此次殯葬後、人乃概釋前疑矣、

侮聖罹罰　○去春本報登侮慢罹罰一節、凡信友見之、無勿懍然相戒、頃讀直省來函、知趙州府教民、忽一日失去吾主苦像一尊、約三寸許、被人拾去、繼訪得係某甲所拾、溷人轉懇交還、或酌送酬儀、均無不可、詎某甲口肆惡言、任意汚衊、及再四懇之、竟將聖像縛於樹、舉鞭揮之、該教民知其狂妄不可理喻、咨嗟而返、不數日、甲携耒自田間來、于于然甚自得、忽失足入井、同行者頗張皇、以繩縋之、杳無聲息、比多方撈救、而屍仍無着、一時遐邇喧傳、多謂此係大造特降之罰、以惕狂夫者、不然、何相值之巧也、

主教勸賑　○前報英屬意郎奪地方、慘遭荒災、人民蕩析流離、有朝不保暮之勢、茲閱西字報、述該地荒象、仍有增無減、而英法各主教、同深胞與之懷、大發賑饑之願、于所屬信民中、擇其殷實好善者、力

爲勸募、得欵彙解災區、聞爲數頗不貲云、

成湯禱雨論

雲間郭友松稿

禱雨之說、自古有之、史載黃帝涿鹿之戰、風雲雷雨、皆可呼喚、後世遂有雩祭之典、見於呂覽、所謂大雩帝用盛樂者是也、左氏亦云龍見而雩、以見秋之大雩爲不時、而漢之董仲舒作春秋繁露、所述雩祭、用童子及龍、各按其方之色、如東青西白之類、種種誕幻、概不可信、惟成湯禱雨一事、見於各書者、最古而亦最廣、陳氏尚史、羅氏路史、馬氏繹史、以及竹書紀年之屬、均備詳之、班固漢書、司馬遷史記亦誌之、言湯之禱於桑林也、以六事自責、所謂女謁苞苴等是、後世云湯有七年之旱、即指此事、劉安淮南子、荀卿荀子、劉向說苑、亦並載之、後人有以禱辭之文、爲逸湯誓者、其時湯之禱也、剪髮斷爪、身爲犧牲、史漢謂其竭誠祈禱、其用爪髮也、藉示宰割之意、蓋犧牲可宰、而人不可殺也、乃張氏南軒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湯之聖必不出此、遂以此事爲野史謬談、是則張子之迂論也、夫肇生人類之德、無可仰酬、雖殺身亦不足報、於是用大牲以代己、見於六經、書所云殺禋咸格、禮所云帝牛稷牛者、自古及今、咸本此意、蓋大造至尊、即爲之致命、亦所不惜、非若異端之煉頂燒臂、種種謬態、爲可笑也、以云父民遺體、不可毀傷、謂爭鬥顛踣之屬、絕筋折骨、無端而損傷者耳、若用以昭事、且爲天下之人請命、而惜此爪髮之微、正恐成湯之聖所爲決不若是之吝也、況古人爪、擲髮髮之爲、平居以之修容、且不之禁、居喪反廢、以其無藉此修飾之功耳、若在今日、修爪薙髮、人人皆然、將盡謂之不孝乎、彼史書所載、尚有劈面刃額、以之禱祀者、雖非聖賢所爲、要其出於中心之誠、則固一也、何得以剪爪斷髮、爲成湯之詬病耶、況此等情狀、不過形其心之迫耳、君臣將帥間、往往有如此舉動、以誓必死、湯之出此、或亦謂雨必不得、則與其萬民受害、不若一身代之、遂以此舉先之耳、觀古禮之行、犧牲可以代人、故西史每瑟於錫蘭山、張幕設祭、歲入獻血、是前後中西、若合符節、宋人拘泥之論、所見甚小、而後人篤信宋學者、未免因剪爪斷髮之可疑、而遂謂成湯亦無桑林之禱者、尤不可以不辨也、故猶取中西諸書之說而詳論之、

字紙善會　○頃閱西報、知歐洲所設之改造字紙會、頗著成效、其先刱是會者、因思有字廢紙、未

必無用、一炬成灰、甚爲可惜、乃廣行收羅、持付造紙廠、囑以法漂淨字蹟、仍製紙張、聽人購用、即將所獲之利、爲矜貧恤孤諸善舉、而是會以立、仿行既久、每年溢利甚豐、除辦理各善事外、又備齊佛郎五萬枚、恭獻羅瑪　教皇、貯庫、聽候撥充善局經費、亦以見天下之無棄物也、查中國亦有此等紙張、名曰還魂紙、而各處善堂、收焚字紙、爲數亦鉅、盍仿此法行之、俾天下廢棄之物、歸諸有用之地、惜局於敬惜之說、終莫能破其牢見也、

手刃全家　○葡萄牙人名美士高打、向居澳門、以武員起家、歷任至總兵官、近已致仕家居、優游泉石、蓋頹然老矣、詎意於西三月二十日、陡發心病、竟以利刃殺其妻子數人、其長子急由窗門逃竄、幸免於死、然傷亦甚重、繼又以全家同戕、忿投於井、溺斃身亡、此事中西日報、咸載其詳、誠駭人聽聞者也、

妬姦裂屍　○蘇省某氏婦、早寡、撫有一子、年尚幼、僦居於東城之桐芳巷、曾私識王姓某有年、近叢斫斃命、婦亦聽從加功、意將屍身裝箱拋棄、乃斷其手足頭顱、分裂片段、嗣以上身太長、板箱不能容、而天又將向曙、匆促間、各携一段、分棄婁門城根、及天后宮橋、拙政園後池中、當裂屍時、係掘起地平板從事、事後、仍鈐住、故血漬泯然、不致驟露破綻、次日、路人駭見屍身無頭無足、各圖地保、又紛紛傳報、立請長元兩邑會詣按驗、將身首手足拚合無誤、而兇手苦主、一時何從查緝、詎知該婦畏懼慌張、即於次晚退租另徙、經房主詢以何急遽若此、不卜晝而卜夜、婦語言無倫、頗涉驚懼、而日間適又喧傳是事、房主疑焉、飛稟該段保甲局、當即拘住、搜其室中地平之下、血肉狼藉、知爲是案、姦婦無疑、乃送縣錄供、而酒舖某甲、亦拏獲到案、一鞫而服、刻已通詳收禁、想不久當明正典刑、又聞甲之母、聞其子獲譴、即於店樓自縊身死、語云、姦近殺、又曰最毒婦人心、觀於此案、眞覺大駭人聞者矣、

舊金山近報　○舊金山人深惡華傭、亦既百出其計、而仍未能果決、從事者、徒以礙於情理、恐輕舉妄動、將蒙大不韙之名也、今聞該埠議政局員、擬將米穀諸稅、重征以困之、向日米稅重十二兩、須納稅仙士二枚、今則驟加一倍、其餘日用之爲華傭不能少者、無弗從重加稅、其積不能平之概、亦大可見矣、

西堤開工 ○高郵運河，上通淮水，下達長江，古邗溝也，秋時西湖水漲，全賴運河東西兩堤，爲之保障，同治五年，湖水大漲，清水潭堤決，東下河地方，民其魚矣，慘不忍言，近數年來修築東堤，已云盡善，而西堤未之修也，客歲督憲撥欵派委，已將清水潭一帶西堤修築，刻委陳觀察督工，復修六漫閘一帶西堤，已於前月開工，尚未告竣，東下河人民，無不歡欣鼓舞，以爲西湖秋水，可保無虞云，

風水幻術 ○家道盛衰，惟出自大造之權衡，而蚩蚩者動曰風水使然，吾不信也，近見堪輿家知人家有喪晦事，則先以一物預埋其宅之左近，過其門，故作驚訝狀，使主人啟問，則曰，門向不宜，或曰何處有碍，宜速改之，不然，必有大災，於是遍覓前後左右，叱咤驚疑，俄曰，是處有某物在下，此君家之所以不吉也，掘之果然，詫爲神，酬以重金而去，可見風水之說，荒謬實甚，何墮其術中者猶未察耶，

少巫扮女 ○寶應北鄉，有巫朱姓者，少年遊蕩，善演戲唱旦，尤諳本性，與同業某甲相契，甲一日遇萊安某乙，告以欲覓婦爲妻，甲諾之，引乙至家，欵留數日，告乙曰，已代談定一新寡少婦，頗具姿態，其身價洋須百六十元，先交半數，及新婦上船找訖，乙喜，約翌日更深時上船，至次日傍晚，乙在船靜俟，比黃昏人定，果見甲引肩輿至，揭簾挽婦下艙，乙見少婦娉婷，心良慰，立將半價付訖，甲遂作別而去，未幾，乙至船頭閒眺，忽聞潑剌一聲，則婦已投水矣，急呼舟人撈救，無踪，以爲淹死，惟鼓掌大哭而已，孰知少婦乃朱之僞裝也，騙法如此，眞無奇不有矣，

縣試喧鬧 ○江浙各省，凡荒僻州縣，必有該地紳富，捐建試館，以備童試，或借書院公地扃試，故租賃桌凳之事，殊不多見，眞萬間廣厦也，客言去冬直隸某邑縣試，桌凳未及多備，致點名後，喧擾異常，既不能席地構思，又未獲共硯論文，於是衆童闖入宅門以內，紛紛搬取，漸入上房，亦携取一空，有童子持烏皮小方几一，疾趨而過，邑尊瞥見，是其公子洞房中物，立叱該童罰跪，童不服，曰，公試查場中搬取內宅器物，獨某一人乎，公若欲查辦，則某不能獨任其咎，理直氣壯，辭色甚厲，邑尊轉笑而遣之，

德皇祝嘏 ○西三月廿二日爲德國君主八十有三壽辰，各埠停泊之商船兵船，均一律懸旗慶賀，以遐多福，禮也，

患瘋弒父　○直省某縣近有逆倫一案，緣某甲舊歲突患瘋症，無故將其胞兄手刃之，親赴縣署鳴鼓自首，其父痛兩子之偕亡也，亦赴縣自認，謂長子以逆父故殺之，非乃弟之罪也，官領之，適同堂有送盜禾賊請懲，人贓並獲者，邑尊乃兩案併斷，即以所竊田禾賞給瘋人，曰汝能代父受罪，頗有孝思，此禾所以旌汝孝也，父子各欣慰而出，詎其子本年又發瘋病，舉刀亂舞，一室鼎沸，繼而其父偶不及避，竟被鋒刃掠過，越宿身死，經鄰佑報官按驗，并取具患瘋誤傷甘結，通詳上臺，不數日，奉直督憲八百里排單，提犯，飭邑尊親解上省，想逆倫巨案，上游不容以瘋發誤傷了案也，容俟續探再錄

監禁七年　○有素居港中之陳姓名喜者，在路中竊取陳玉山猪肉數觔，被巡差逮諸案，且有艇家作証，陳供身充挑夫，因挾小嫌，被人誣指，不敢竊肉也，問官因查舊案，喜曾監獄四次，是積慣行竊者，擬判以罪，而陳復喧嚣置辯，掉其三寸之舌，滔滔不竭，幾致官亦無辭駁詰，官謂汝齒牙犀利，誠爲可畏，然吾恐汝之喋喋不已，將居民上者，折獄甚難矣，此風斷不可長，乃判繫獄七年，以示重懲云，

東瀛近報　○前報日本銀紙價跌一節，茲悉其價較前又落，幾有不能通行之勢，溯自創造伊始，國家即以之作帑項，凡各官廉俸，均藉銀紙周轉，今價驟減，不勝虧耗，而差役書吏輩，尤爲苦累，可見立法之不能無弊也，

赤雲吐電　○日本郵信云，本月之朔，晚七下鐘時，忽覩半空有雲氣如電，照曜長天，宛同白晝，其光熊熊，通國之人，咸屬目焉，互相驚異，久而始散，未稔格致家有無考驗也，

會審刺客　○前聞西班牙王出遊，被人行刺，幸未被中，刻悉兇徒經已拏獲，西二月初七日，傳諭京外文武大臣二百餘員，同時列坐會審，得供後，比照大逆謀叛例，擬以縛首之刑云，雖刺客所延狀師，爲之多方解釋，或謂其酗酒糊塗，或謂其偶患瘋症，均未蒙各員俯准也，

阿國地震　○近來各日報屢紀地震，說者謂火山迸發，係地中熱氣薰蒸所致，坤維搖撼，地軸轉環，職是之故，茲悉阿富汗國，于西二月初八日，驟患地震，歷時頗久，其坍倒屋宇，壓斃人畜，則郵音簡畧，未得其詳也，

土國近耗　○聞土耳其與希臘兩國，刻已貽絕交書，不復通問矣，蓋因疆界轇轕，互肇釁端也，又聞希臘與俄，亦有深憾，蓋因前者俄曾伐土，其割地請和時，亦有交涉之事，日前俄公使偕其隨員游行于途，被希臘人鎗斃其從者一人云，

賽力開會　○西人游戲取樂之事，雖似無益，而皆關于實用，即如賽馬賽舟，歲必一舉，而港中則更設賽力會，本月初十十二兩日，先後開演，高扯國家旗號，鼓樂喧闐，冠蓋駢集，亦一盛會也，其法有超躍平走諸法，超躍以騰空縱送爲優，平走以捷足先登爲尚，有閉目走，有三足走，閉目則以帕蔽目而行，東西紛突，頗堪發噱，三足則兩人並立，而縛其一人之左足，蹢躅之狀，尤堪絕倒，外此種種比賽，花樣尚多，是日惟超躍一戲，有高躍至一十八尺者，淩空飛舞，極兔起鶻落之觀，會中人靡不詫爲神技云，

婚禮從權　○山左王明府，以庶常改縣宰，歷官嶺南二十餘年，生子一，英敏俊秀，寶之若掌上明珠，聘林倉伯司馬淑媛爲媳，才德並優，亦一不櫛進士也，本擇去春迎娶，以成嘉禮，奈明府以驟病亡，秋，林夫人亦謝世，兩家兒女，各因守制，故婚事遂梗，今春司馬以迴避改發蜀中，因念路途遙遠，挈女到省，既形不便，而他日親迎，更多跋涉，乃與王議爲從權之舉，諏吉于本月初，行合巹禮，新貫均易吉服，鼓樂儀仗，異常熱鬧，惟婚配之禮雖行，而寢處之室則異，以待服闋，并于三朝後，仍易素服，說者曰，此蓋于無禮中，求其禮，不得以越禮訾也，然而亦僅見矣，

西人打寶　○西人賭賽金銀之事，雖不一而足，然華人之樗蒲象戲，則從無有過問，刻聞香港清水浦地方，有開打寶場爲賭博者，其法以銅覆寶字，令人四面猜射，得中其字，則獲彩數倍，日前竟有西人數名，挾貲前往，亦與其局，乃匹夫懷寶，寶字竟相逼而來，連獲巨彩，得洋數百元，欣然而歸，旁觀相顧錯愕，咸歎其技之神，蓋創見也，

集貲購書　○聞瑞典國羅博士，曾致書於其國王云，前經遊歷日本，見其事事效法泰西，於歷代所藏書籍，及珍玩古物，不甚愛惜，我國盍集貲來東，盡購以歸，并可以廉值得之，藉資考訂，查東瀛向沿中法，其珍藏之書，定爲中國文字無疑，今博士欲購歸備考，想其國於華學，頗有精通之士歟，其好古嗜學，誠

有足多者、然何未聞我華人、絡續寄回、以弭秦火之憾耶、是誠不可解矣、

雙童出險　○水懦民狎、人恒忽之、童子無知、尤易蹈險、客言青浦栲栳圈地方、有二童子、年皆十一二齡、暇輒嬉遊、無猜稠俱、日者棹小舟爲戲、中流一葉、軋軋櫓聲、甚自得也、適有飽挂風帆大號船隻、自上流來、二童究不敵篙師長技、一時避讓不及、致被來船撞覆、一童壓覆船尾、兩足抵住船唇、幾瀕於危、一童急水就岸、忽生急智、將櫓尖拖住、一躍而船仍翻轉、童固無恙也、於是互相慶幸、登岸回家、惟衣履浸濕、折櫓一枝而已、以幼小童穉、而能蹈險出險、幸免沉溺、異日長成、定堪應變、

春風　○劇憐二十四番風、判碧批紅典未窮、酒旆棹來尤婀娜、花鈴過處忽丁東、琅琅鳥語傳芳苑、縷縷茶烟颺綺櫳、端的封家姨最小、飛揚不類大王雄　阿姨生性本風華、每到春來興更奢、遠送黃鸝音宛轉、輕翻紫燕影欹斜、裁成柳線含朝雨、織就波紋襯晚霞、最好酒帘搖颺處、引人提榼趁梨花

春雨　○朝烟暮靄總冥冥、醞就絲絲雨一庭、深院欵門無客到、小樓支枕有人聽、水痕瀲灩應添碧、山色模糊却掩青、愁絕杏花開未半、鬧紅枝下唱淋鈴　銀竹敲窻濕幔羅、煮茶烟裏少人過、砌花脈脈垂紅淚、隄柳溶溶漲綠波、蝶爲衣沾難小舞、鶯緣舌潤易清歌、提壺忽動沽春興、笠屐公然學老坡

春泥　○知時雨過土膏融、漉漉從看遠近同、塵淨陌頭蹄印馬、雪消沙背爪留鴻、倘投白璧應嫌汚、便隔青雲敢歎窮、憑仗營巢雙燕子、殷勤銜入畫堂中　雨餘塵埃遍滋濡、厥土惟泥賦比酥、乍聽芳郊啼滑滑、旋看繡壘附塗塗、絮沾恰擬芳心定、花墮應憐艷質汚、最好踏青人過處、輕輕一路印纖趺

桂香館主稿

投射照登　○期以數年盡滅吳蜀　丕乃敢大言　頭觸不周　撞倒山　厠上作文　溷章殷室盈庭植桂蘭　商之孫子　此地有池無水土　皆是也　卡　無分於上下乎　以上吳翰堂射蘇蕙隨身一卷詩　袖中錦　吳翰堂金吉人崔石盟同射

續錄湖南考畧　○本省古跡、如長沙府西有八景臺、築于宋嘉祐中、宋迪繪圖以記、陳傅良建二亭于旁、八景曰瀟湘夜雨、洞庭秋月、遠浦歸帆、平沙落雁、烟寺晚鐘、漁邨夕照、山市晴風、江天暮雪、城中又

有賈誼宅、在濯錦坊、今之賈屈祠、即其遺址、岳州府西有岳陽樓、風土記云、城西門樓也、危聳雲霄、下瞰洞庭、其創始者已無可考、唐刺史張說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此名遂著、宋郡守滕子京重葺之、范希文爲之記、蘇子美書丹、邵竦篆額、時稱四絕、樓自明成化以後屢圮、　國朝康熙二年重建、復遇災、乾隆五年復修、始還舊觀、先賢題識甚多、蔡倫宅在衡州耒陽縣西南之蔡洲、旁有蔡子池、池南有石臼、相傳即倫舂紙臼、唐別駕李瑟以白進呈、今池與宅皆廢、縣東五里又有孔明石碑、三國時諸葛亮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歲久、漫漶不可辨、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於其右、後爲雷所碎、惟存斷碑、仆臥道旁而已、再縣北轉洲上、有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塚、宋類苑云、甫歿耒陽、藁葬之元和中、其孫嗣業始改葬于偃師、元微之爲之作墓誌、然韓愈詩曰、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茲案統志、以柩雖遷而塚未毀之說、爲是、古炎帝神農氏陵、在衡州酃縣西白鹿鄉、宋開寶四年、詔置守陵七戶、前明復拓而新之、　國朝遇大典禮、每遣官致祭焉、永州府西有愚堂、係唐柳宗元所建、先是子厚以罪謫瀟水上、家于冉溪、後改名曰愚溪、凡沼沚臺榭皆冠以愚字、記所謂八愚是也、乃作八愚詩鐫于石、八愚曰、愚溪、愚邱、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即此、又有有鼻墟、子輿氏所謂、象至不仁、封之有庳、相傳其地隸道州、屬永州府治、北接東安縣界、顏師古漢書注云、舜封象于有鼻、在零陵、今爲鼻亭、類苑亦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于有庳、蓋即此也、元結故宅在浯溪、溪在祁陽縣西南、初元次山罷通州歸、至此、愛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次山自號漫郎、故後人亦呼其宅爲漫郎宅、又築亭于側、命名曰唐亭、旁有石崖、俯視大江、高五六十丈、即名峿臺、怪石縱橫、古樹槎枒、次山曾云、浯溪峿臺唐亭、三吾之稱、蓋旌吾獨有也、制字從水從山從广、吾所命也、崖之麓爲磨崖碑、石質堅細、以今尺衡之、高丈五尺、闊九尺許、其文即次山大唐中興頌、顏魯公所書、字形約五寸、爲平原生平第一得意書、亦元公之文有以助其筆力、故能與山水互相映發耳、元人題爲磨崖三絕、次山復盡刻其銘、後唐宋人續題于左右者、不勝枚舉、碑左有鏡石、高尺四寸、橫倍之、光瑩如玉、以溪水洗之、江山人物畢見、碑左劉崖凹入、尺有五寸、勒聖壽萬年四大字、字闊五尺、上下崖壁二十丈許、皆前人留題之作、宜

乎遊人至此徘徊流連而不忍去云此又湘中勝地之大槩也、

京報選錄　○光緒六年二月初九日丁寶楨片　再密陳者竊宋大奎揑臣以該革員有教令王余照賄串言官將其提省監禁一節臣現已據實具奏惟思該革員所以如此揑控者其意在陰使臣與臺諫搆衅成互相攻訐之勢奸人用心可謂狡極查四川官方之壞錮蔽至此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各衙門苞苴之盛本爲他省所未有州縣剝民以媚上刁紳結官以分肥上下交征遂至互相刦脅道揆法守蕩然無存州縣終年不理案件不講緝捕議以賄成盜賊充斥民間生意憔悴終歲勤動禦寒幾無寸縷充飢不厭糠粃失職無告之民盈溢街巷患氣已萌可爲惴慄臣自到任以來晝夜焦思設法整頓州縣漸知畏法亦知講求辦事外面已似大有改觀而隱微深痼之習中於人心則仍牢不可拔似非微臣薄德所能轉移變化臣竊見川省民生困苦經費支絀到任之後首裁撤各州縣夫馬以恤民而固根本繼革除各衙門陋規以恤吏而杜貪婪又裁減各處厘金清厘虧挪以裕庫藏而供支撥又收回鹽務自然之大利以爲他年裁減本省常年捐輸之漸此皆官紳所不便怨謗所由起蓋川省各上官無不食滿堂紅之利其利悉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又悉取之夫馬局州縣取之於夫馬局則又必勾結紳士以脅制鄉民而阻其控訴而鹽商王余照歷年私抽塩厘井厘各欵井廠之人咸謂盡悉借名抽收以供京師揮霍之用是川省自上司至州縣以下並該地方在籍在京各紳士或食鹽務之利或食夫馬局之利損上剝下　君民交病微臣收回鹽務中飽之利每年約百餘萬歷經奏報在案革除將軍總督兩司道府各衙門陋規每年約六七十萬而無名之餽獻不在此數裁撤各州縣夫馬雜派每年約一百六七十萬而無形之勒索不在此數統計數端此二年中凡上還之　國者約在百餘萬下還之民者約在三百餘萬以外此該闔省官紳歷年固有之利微臣不敢隱徇盡數厘革稍昧古人水清無魚之戒凡與臣有平生之雅者無不貽書勸諫爲臣悚懼臣亦自愧非負重之器知終顚踣然終不敢昧初心以負　國而病民乃　聖慈矜憫雖微臣迭干吏議而　如天之仁苦心鑒原曲爲寬解　誨諭勤拳無微不至臣身受之下固不勝感激涕零卽四海以內亦莫不爲臣榮幸以爲同戴　高天而微臣獨蒙被　恩眷至此實爲今古之所希有然　朝廷諒臣愈深人情嫉臣愈

此稿未完

甚蓋緣鹽務夫馬陋規三大端盡奪官紳之鉅利仇怨已不可復解臣初蒞任時川省京員至有屢次函請
微臣代催規費之事及初議開辦鹽務復有京員馳書勸阻此議並臣前在都中時川人又有以灶商王余
照託臣任用及上年春夏之間聞臣有查辦該商之意復有函致臣之幕友僚屬請其向臣關說臣既一切
拒絕積衅甚深川省與京師瞬息相通言官摺稿外間輒能傳誦此等情狀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疆臣以
持守大體尊　主庇民爲職若憑外間傳論即遽爲訐發以快睚眦之宿怨必開攻擊之風啟朋黨之漸非
獨微臣不敢輕爲禍首螻蟻愚忱並願　朝廷默運機宜預消隱患臣受　恩深重刻思圖報雖復隕身碎
首亦決不敢稍自顧惜但心力固屬有餘而此中辦事竭蹶情形實不敢不瀝陳於　君父之前本年正月
以來浮議煩多所有微臣經手事件幾至一切隳壞非獨鹽務一端而已臣悉力維持顧此遺彼僚吏存觀
望之心公事多牽掣之勢雖　朝廷任臣至專責臣至厚臣尚動形棘手神智俱困即如成都各屬盜風最
熾自臣到任即認眞辦理保甲痛加懲辦三年四年冬間封州縣稟報刦
案雖不至如往年之甚然較之前二年安靜光景則已覺不及此類皆早經辦有成緒至此忽漸形費手蓋
蜀中官民皆以微臣風稜日摧不復可慮州縣因循於上刁民煽動於下人情靡定事故環生此皆與臺諫
彈劾各端絕不相涉而無形之中已覺事多變動應接不暇以後若再有利　國利民之事必須創建深恐
成效未覩先貽口實竊思古人之義或有與臺諫不和則惟乞身引退以避其鋒臣不敢蹈此悻悻小節背
君父之　厚恩亦不敢畏避謗讟隳平生之素志仍當殫竭血誠知無不爲終始一力他人排陷百端非
盡以　國事爲意伏惟　聖明俯賜主持隱弭寮援攻訐之習不任企悚屏營之至近蒙　恩諭以規復淮
岸引地責成一手經理查黔邊鹽務本年上半年幾致決裂自五月欽奉　諭旨以後商情既定銷路大暢
本年行運各引幾與上年相等明春二月奏銷到部即可考核此殆非意料所敢及現在復淮讓楚機勢漸
成俟赶辦奏銷後再行妥議具奏惟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川省紳商不明大局倘聞有復淮之舉必且巧構
訛言陰阻其事不勝悚惕所有微臣歷年辦事本末並近年竭蹶情形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奉　旨已錄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四月十八日　第四十五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三月初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重申禁開烟館示　諭旨恭錄　釋夢　詔整婚儀　波斯荒歉
海門廳出缺　高軒過滙　租界禁烟　天皇地皇人皇辨　禁烟設董
議濬運河　考童滋事　試事認眞　設會保嬰　福君餘聞
鈔胥揭貼　命案續耗　臺北礦務述聞　領事出缺　法商船遇盜
輪路又闢　高麗近局　踏波懼罰　俄船巡海　英調鐵艦
奉行糧憲觀風示　西報述俄事　輕生厚斂　簽助西賑　德皇姪孫來滬
觀風題目　桂香館主人詩　續錄湖南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二月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鹽運使員缺着方鼎銳補授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丁寶楨奏恭傳慶貽前在四川鹽茶道任內辦事錯謬敗壞鹽務請旨革職等情當交吏部議奏茲據奏稱傳慶貽職司鹺政創爲撥厘作弊以致收數短絀實屬有辜職守應照溺職例革職等語安徽布政使前四川鹽茶道傳慶貽着照部議即行革職欽此同日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道員缺着豐紳泰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張緒楷補授太常寺少卿欽此○二十一日奉　上諭李明墀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請分別懲處一摺湖南桂陽直隸州知州呂邦俊嗜好甚深精神短少岳州府教授周諫枝兩耳重聽足患痼疾善化縣縣丞劉秉清見識卑陋操守平常均着勒令休致調署道州事湘陰縣知縣於學琴辦事顢頇聽斷平常着開缺另補藍山縣知縣唐景濤年力就衰難期振作着以教職選用署瀏陽縣事候補通判昌沅鑽營取巧物議沸騰前署攸縣事候補知縣王國賓貪很異常紳民切齒前署溆浦縣事候補知州陳瑞霖任信丁役擾累良懦署龍陽縣事候補知縣劉振坎縱盜殃民聲名惡劣臨湘縣訓導邊壽山學問空疎品行卑鄙署臨湘縣桃林巡檢黃維良嗜好甚重不修邊幅藍山縣典史吳謨理擅受民詞縱差訛索試用從九品吳律成行止卑汚同僚羞與爲伍均着即行革職以肅官方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廣東廣州府知府員缺緊要着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朱丙壽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盧士杰着調補安徽布政使陳士杰着補授福建布政使福建按察使着鹿傳霖補授欽此○二十二日奉　上諭廣東惠潮嘉道員缺着剛毅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鄒慶麟奏京師捕務廢弛刦案迭出如上年八月間東四牌樓北花戶王泰被眾謀殺及朝陽門外住戶覺羅榮普家被賊強搶傷斃事主等案迄今數月並未獲犯一名此外各案逸犯不勝枚舉等語若如所奏殊屬不成事體着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逐案嚴拿務獲究辦不准一名漏網以清匪類而安善良欽此○二十五日奉　上諭此次補行覆試順天及直隸鄉試舉人列入一等之秦綬章等五十名列入二等之王步蟾等一百五十名列入三等之金思誠等三百四十名俱着准其一體會試列入四等之向楷熊紹龍均着罰停會試一科欽此同日奉　上諭此次覆試各直省舉人考列一等之鄒福保等八十名二等之于孟鑑等三百六十四

名三等之高樹等六百三十六名均着准其一體會試四等之吳燾于伯謙徐鴻儀秋奎沈元臨均着罰停會試一科胡懋齡着罰停會試二科慈陞鄭德彬施維善同壽沈煉均着罰停會試三科不列等之王輔儒着斥革舉人欽此同日奉　旨察哈爾副都統着永德調補所遺廂藍旂漢軍副都統着花尙阿調補欽此同日奉　旨豐紳前降旨來京陛見希元未到任以前黑龍江將軍着定安署理欽此

釋夢

凡人精力疲乏、氣血重滯則睡、睡而酣者、耳無聞、目無見、頹然偃臥、心志昏沉、此其時固不自知、亦無所思矣、若夫淺睡則不然、靈明雖不能主持其動靜、而髓海之中、時有虛形幻象、往復其間、此夢之所由起也、夫夢之爲類亦夥矣、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云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然以予觀之、夢之類雖夥、而夢之所由成惟二、一曰外入、一曰內感、外入者神靈所託、鬼祟所投、爲吉爲凶、茲不具論、內感者、生於人之意象、而其所以致之者有四、一曰觸感、人有覆衣於身、而夢人重抑其軀、力不能支者、亦有寒侵於足、而夢已褰裳涉水、冷氣刺骨者、抑又聞之、若者握髮而眠、夢蛇入手、驚竄而醒、若者燈火射目、夢人失愼、勢等燎原、此皆身有所觸、而夢即隨之也、二曰念切、昔者孔子志切行道、夢見周公、杜甫詩詠懷人、夢見李白、張敏夢壽高惠、中道而迷、韓愈夢見元協、音塵如接、且也熱中之輩、屢夢彈冠釋褐之榮、嗜利之徒、每夢滿篋盈箱之寶、甚有窮極思慮、文稿未脫、而夢中反能奮筆疾書者、此皆意念切而夢亦隨之也、三曰氣窒、凡人高枕而臥、其氣偶塞、則其夢易生、是故手撫於胸則易夢、身側於左則易夢、飲食失宜、艱於運化則易夢、勞乏過甚、難和營衛則易夢、總之致夢之由、不勝枚舉、而究其故大抵氣有所塞耳、四曰意合、人當三更巷柝、一枕華胥、昔欵今情、一時並集、當年遊釣之區、宛然重蒞之矣、曩日悲懽之會、儼若重遇之矣、李青蓮詩人也、而夢遊天姥、宗文少高士也、而臥訪名山、及其自返之餘、並非觸之感、念之切、氣之窒也、則此夢境之顯呈、果孰使之然哉、曰凡人於思念之後、必有意象留於髓海、歷久不遺、有感始生、人之睡也、髓海之精氣流行、斯意念之前痕偶觸、觸於此而此念生、觸於彼而彼念起、循序相承、音容如昨、此夢之所由成也、若然則周禮所謂六夢三

夢之法舉皆類此而世之神其說述其驗占夢有書祈夢有時或禨祓而往忠肅之詞或書鈔而粘通衢之壁憑虛幻妄何其惑之深愚之甚也

詔整婚儀　○婚配之禮中外咸視爲大典所關不敢略從苟且而聖教會章程尤極盡美善蓋必百年偕老矢志毋渝二人同心始堪締合誠重之也刻讀西字報知西二月初十日　教皇良第十三特頒手諭分飭各國主理教務者實力整頓不得稍事遷就夫婦爲人倫之始　主命綦嚴其於一切聖事安可玩忽以將無如晚近來人不古若恒有一時從權而終身貽悔者此尤當杜其漸也按以上皆諭旨中語用節譯之

波斯荒歉　○波斯立國在亞洲之西部土地磽瘠富强之道素少講求近聞年穀不登民間瑣尾流離死亡極衆及天主教民因飢餓而死者亦不乏人今　教宗特馳書於其國王請賑撫兼施力爲保護其書由駐劄波斯主教呈遞王啟緘後已面許照辦且於主教前極形感荷之忱云

重申禁開烟館示　○補用府特用直隸州調補江蘇松江府上海縣正堂莫　爲再行申禁事照得開設烟館貽害閭閻本干法紀祇以積習相沿遂致視爲常事本境爲通商要津五方雜處烟館尤多歷經示禁在案現奉　撫憲札飭勒限一月禁淨並發告示遍貼曉諭諒已共見共聞茲查限期已逾該烟館雖有遵示閉歇者而觀望者尚多實屬膽大玩違本應照章嚴辦姑再從寬展限申禁合行抄錄條欵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烟館及鄰佑房東人等知悉本縣現定於三月初十日爲止一律閉淨如敢逾違則自取咎戾定即照章懲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計抄錄　撫憲所頒條欵　一凡查獲烟館地方官立將開舖之人枷責示衆烟具當堂銷燬其房屋無論何人之產俱封閉入官變充地方善舉　一凡舉報烟館無論軍民人等俱准密封投署俟查拿得實地方官立即賞大錢十千文但須將開烟館之姓名住址姓名及本人住址註明以便分別查拿給賞不實者不究　一凡鄉鎮烟館地方官須就該處選擇公正紳耆二三人給予諭貼互相稽查隨時密報　一凡閉歇烟館後復設一燈一榻揑稱自吸暗中實替換售賣者如查至二三次並非本人即以私開論　一凡私開烟館房東地保及左右貼鄰最易覺察先行密報查

實後照前一律重賞房東之屋並免入官如私相容隱別經發覺立即發封地保重懲左右鄰酌罰充賞地保圖內犯至三次者並將該保房屋封閉變充善舉

高軒過滙　○前雲南巡撫皖江潘大中丞鼎新，近以奉　召入　覲，由安慶乘輪抵滬，行轅暫設金利源安徽煤鐵局，上巳日，憲駕偕李君振玉，暨僕從數人，乘坐馬車，過臨滙堂，藉資遊覽，當即恭肅欵陪，并導遊各所，而於本滙之博物院，天文臺，尤爲嘆賞，遊觀斯鬯，始登車回轅，聞憲節於初四日乘坐豐順輪船北上，津門刻正籌備海防，　朝廷叠召重臣，以商邊務，中丞舊勳宿望，彪炳寰區，此次　覲見後，度當寄以江洋鉅任也，

租界禁烟　○西報云，本埠城廂內外，刻均奉文嚴禁烟館，想不難一律淨絕，惟各國租界，尚未開辦，聞俟華界閉歇後，再行照會領事，一律嚴禁，查英美租界，每年烟燈捐，自本年加增後，徵銀至一萬七千五百兩，而法界尚不在內，恐中西官吏會商時，定必另行籌費，以彌其缺也，此皆西報所載，按鴉片流毒，在華人已備受其痼，經此次上臺設法禁絕，俾得重覩青天，西官定亦樂聞也，刻聞中外官憲，意見相同，已允准照辦矣，眞斯民之福也，

天皇地皇人皇辨　雲間劬懷氏來稿

粵稽三皇之號，昉自周禮，外史掌其書而不指其名，誠以上古之世，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聊述所聞，不敢穿鑿附會於其間者，良有以也，乃見於秦博士者，竟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脩史仍之，次於盤古氏下，幾若一定不易，但嬴秦去古已遠，三皇之禪，其有所本與無所本，均不可知，以理辨之，其爲荒誕甚矣，蓋混茫初開，爲君者不過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無思無爲，渾渾噩噩，世道猶未開也，風氣猶未盛也，人文猶未著也，三皇佚其名，作史者闕疑可也，奚必假三才立極之說，比擬不倫，致信史翻成僞史，即在開端數章乎，如云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地闢於丑，則有地皇氏，人生於寅，則有人皇氏，天皇地皇兄弟各一萬八千歲，人皇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吾恐夸誕其辭，萬無是理也，乃後儒尊信史書，舉一切荒唐悠謬，概置弗辨，咸稱三皇創制立法，

垂憲萬世，其有功於斯世斯民甚大，洵足爲帝王經世良規，惑滋甚矣，即謂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亦屬論說模糊，折衷未定，攷之羲經，第言上古結繩而治，於三皇無述焉，而尚書獨載堯以來，孔門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三皇獨畧，漢司馬遷作史記，三皇弗錄，殆以三皇之稱，茫昧無據，而漢孔安國序書，又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其說近是，然未闢天地人並稱之非，猶爲未得綱領，總之混沌初分，先有天，後有地，有天地而人乃生，若夫制干支，程器物，定君臣上下之禮，立飲食男女之防，之數端者，實不始於三皇，而始於五帝，合前後參觀，歷歷可恰，然則秦博士爲此議者，其誣揑悖理實甚，惜當日不令祖龍見之，取三皇典故，胥投於烈燄中也，

禁烟設董　○奉賢縣屬之湖橋鎮，其地與金華接壤，兩縣毗連，辦理公事向稱棘手，辰下奉邑禁烟甚嚴，深恐耳目難周，或不免陽奉陰違，致與鄰封有礙，故韓邑尊採訪輿評，特舉夏安齋張眉君二君爲董事，責以查禁稟報諸章程，以便就近察訪，期於盡善，聞各屬亦欲仿照興辦，以廣善舉云，又聞三官堂鎮陳某，私設烟間，踪跡甚秘，而卒爲邑尊親查搜獲，立將矮屋三椽召變，充作嬰堂經費，館主及地保，各笞責有差，自是以後，陽闔陰開之徒，無弗股慄矣，

海門廳出缺　○刻據海門來信云，廳尊張公，久歷繁劇，頗著政聲，今正偶抱微恙，亦未請假，適奉學憲牌開，定正月廿六日廳考，遵即力疾開辦考政，凡點名閱卷，靡弗躬親視事，致勞瘁過甚，而病益劇，迨三覆諸童，已委學師點名，校閱試卷，亦憑幕友爲去取，忽外間喧傳，已將王姓案首撤換，而取某富家兒以冠多士矣，旋聞廳尊出缺之信，三覆迄未發案，按考試人多時，最易播散謠傳，今案尚未發，而物議已騰，究何所見而云然，恐不免因疑生臆，有士慴多口之譏也，

考童滋事　○海門試事，因廳尊出缺，致覆案尚未發貼，諸童咸在廳候示，頭場及二覆均拔取王姓元亮爲魁首，有曾列十名之陳姓童，人以其家擁厚貲，遂疑由貢綠而得，此亦考試時之積習，上月某日，忽陳某糾合多人，鑾至王姓廳內，將王元亮扭住毒打，一若有深仇也者，事聞本學，立飭彈壓各散，經稟請照磨廳驗傷錄格，繕稟學院聽候查辦矣，此中情節，未悉有無歧異，姑照來函刪節登之，

試事認眞　○前報夏文宗檄飭學官分別年限禁止吸烟原冀力除痼習以勵眞才意至美也刻有援優等自蘇來者言文宗按臨蘇省於生童接卷例須搜檢外另設一人驗其手指面牙等處如遇有烟癖者即將姓名註册廩增附生分別扣考扣保儒童則并認保一體發交提調官究辦如生童携有烟具及生熟烟膏一經搜獲立予扶出接卷歸號後不得擅行起立出號違者將試卷蓋印犯規概不閱看昨已行文到松嚴飭各學教官預備扃試須俟草稿呈閱後始准放牌歸廳謄正并飭提調購辦有蓋溺器以免穢氣而禁擅出云按文宗前任順天學政時夙著風厲一時積弊掃除眞才輩出人爭頌之今者移節三吳將見士習文風蒸蒸日上必有以副　朝廷樂育人才之意焉

設會保嬰　○香港向有意大利育嬰堂一座規模井井歷有年所上月十九日董理人員設會羅列顧繡事件出售得價後即以資保嬰經費是日英水師提督命軍中樂師携帶樂器前往港督燕制軍暨中西士女咸入堂觀覽以飽眼福計售去各物有繡金綫帶一條尤爲精絕無倫得價洋十二元詢知此帶係盲女手製聞者莫不驚歎蓋是堂之設不獨保嬰恤孤且能講求女紅法良意美孰有過於此者

蠣君餘聞　○前報俄羅埋猛藥轟其國王幸未及難一節茲續得郵耗似較前述更詳照譯如下俄王宮中膳房向設樓面其下層駐有護衛親軍數十名再下地坑中則爲備人伺應傳呼之所宮中用膳本有一定時刻是日適某貴戚來王以上國賓禮待之欵迎於宮門之外握手相見備極親洽坐談許久致誤午膳時刻而匪黨未之知也驟聞轟然猛震如天崩地裂光景急察之則膳房樓面已洞一穴得長一丈闊六尺下層護兵被藥炸斃者八人受傷者四十五人而泥土下陷若曾井幸膳房中閒其無人均未罹是難事後易驚爲喜共相慶幸立發電報通知各與國其駐紮俄京各國公使即日前來慶賀均異常忻慰翌日英法意諸大國君主由電通問并致賀忱羅瑪　教皇亦傳電慰問喜溢於辭云惟兇黨尚未聞緝獲想恢恢之網定難疏漏也容俟續聞再報

議濬運河　○鎭江運河久稽疏濬淤塞殊甚刻聞當道稟請督憲撥兵五千名刻日興修以通運道而資浮送云云廼頃有友自京口來詢以近事據云尚無舉動殆留以有待歟未可知也

命案續耗　○昨報蘇垣妬姦斃屍一案，刻又據吳中續音云，自犯婦姦夫擊獲後，當經長元兩邑尊會審，據婦供認私交王某不諱，惟王因是晚與婦口角，王一時忿激，吞服生烟自盡身死，婦懼王妻子來家鬧事，起意邀同某甲分屍拋棄，以滅痕迹，邑尊得供後，適屍妻某氏率子投案喊控，問官即着補詞候究，飭先行領屍棺葬，并賞給洋鈇數十元，以作恤費，男婦人犯，着一併釘鐐收禁云，所聞與昨登小異，合再照錄，

臺北礦務述聞　○臺北府基隆地方，煤礦產數甚旺，經中國官憲，延請礦師洋匠襄理，已歷歲時，刻據西人由是處回，言其地每日本可出煤三百墩，現祇出百餘墩，推求其故，皆因機器不足於用，而弁兵工人，又未能聽受指揮，故出數日形短少耳，至運消之路，亦極壅滯，前從上海購回之鐵路，迄今拋棄海旁，任其潮汐冲漬，不久將有朽壞之虞，殊爲可惜云，此皆西人所述，乃近日之實在情形也，

領事出缺　○胡君玉璣，粵人也，家鉅富，貿遷於英屬之新架坡，嗣以學貫中西，才通今古，英廷特賞佩寶星，以示優異，并蒙新架坡總督，權充定例局員，俄羅斯心儀其人，派充駐新架坡領事，中朝亦簡授駐紮該埠領事官，中外咸仰若山斗，一時榮之，今聞因病謝世，想各國聞之，定必倍深扼腕也，

法商船遇盜　○前有法國商人名施刺者，駕舟前往越南之廣安瓢山臺山等處，開礦採煤，船中帶有機器，工役，揚帆直駛，途中突遇海盜，駕船迎面來，意圖搶刼，施即鎗斃其一，工役輩齊出相助，而賊舟乃遁，迨施採辦煤炭，滿載歸，又遇海盜，竟被羣盜登舟戕斃，乘施之屍於海，財物掠攫一空，衆工役乃駛回越南，稟明越法兩國當道，派船搜捕無獲，他日撈獲屍首，棺葬如禮，并將遺貲寄回其家屬了案，該處洋面，雖屬越南，以非所及料，故法人亦毫無異議云，

數人鈔錄　○鈔胥揭貼　○粵垣有在籍養痾之某軍門，驍勇善戰，素稱健將，近聞有起用海防之職，特延文士軍門歷年事蹟，揭貼第宅門首，雖旋爲家人抹去，而向晨經過者，已均能背誦，港報謂其薄待文人，致招物議，其信然耶，

高麗近局　○高麗鳳山一埠、與日本闢市通商貿易尚稱繁旺、三菱公司輪船、每月來往一次、附貨搭客、實繁有徒、至帆船之停泊該埠者、共十餘艘、按期開行、查鳳山自通市以來、未及期年、而商賈輻輳、漸成都滙、是可喜也、海面鯨魚殊盛、日商擬科集貲本、創設捕魚公司、謂較北冰洋海面、夷險大有殊途云、

踏波懼罰　○西國水手卑臘昔思、向居港中、刻以失業閒遊、不免心神昏亂、上月十四日凌晨、徘徊於必打埔頭、癡立呆望、若有所思、俄而聳身入海、作容與中流狀、時適有西差瞥見、疑其投波覓死、亦奔躍赴海以拯之、并呼傍泊舢板協力拯救、登岸、按照港例、執送有司、問以何故自盡、則對曰、予夙有神技、能踏波而行、刻因欲往澳門一行、不圖巡差之見執也、官以其語言誕妄、疑有心疾、送醫館驗明再訊、然官何不詰以既能踏波、何又溺水、設非巡差見拯、恐與波臣爲伍矣、技安在哉、試問此信、將何以答、

俄船巡海　○近聞俄國兵船、巡歷太平洋面後、即至香港、將陸續開往日本中國海口、以觀動靜、除舊船二艘外、刻又新製巨船三艘、均各樣式翻新、堅厚靈捷、無能出其右者、俄其有先聲奪人之概歟、

英調鐵艦　○本埠西報、謂俄國調赴中國海面之鐵甲船、炮彈重六百磅、鐵甲厚十二寸、水師兵將共六百五十名、較英駐滬之鐵公戰船、尤爲雄邁、故英廷聞之、即擬派一雙輪鐵甲東來、防守香港、并隨後有續調師船前來、駐守中國海口云、

輪路又闢　○前報述日本東京、至米爾巴西新建輪路、係出自民間捐助襄辦、茲聞該處又闢行走火車輪路、直達高崎地方、其需用鐵軌、係產自本國者、毋庸借材異地云、

西報述俄事　○香港西字報、謂俄人近在中國黑龍江古驛道左近、掘挖礦煤、經英水師官見之、覺煤質甚佳、堪充輪船汽機之用、查該地係中國管轄、向與俄邊毗連、今俄人乘疆界未定之時、乘機開採、正所謂捷足先登者矣、又聞伊犁民人、頗感俄德、有欲遷往俄國、願受一廛者、其駐紮伊犁總督、即出示曉諭云、爾等既願隸俄籍、自當不分畛域、一體保護等因、固結民心如此、其用意也深矣、

輕生厚斂　○從來女子、貴講閨儀、秉性固以溫柔爲尚、而流弊恒於執拗居多、每見同室勃谿、起釁一門之內、暫時枉屈、拚生片念之間、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愚也、琴川友人來言、其鄉之南門外、武庠生

程某娶對門蔡氏女爲室望衡對宇欽閨範於德門鼓瑟鳴琴諸深情於眉案兩小無猜三生締好其伉儷之篤人咸樂道之詎意家有小姑二八年華一腔疑忌姑雖恒加以白眼婦則仍示以赤心歲月寖深性情漸稔辱鎗舌劍濟其陰鷙之心狐惑蠅讒鼓彼蒹葭之口遂致姑嬋失歡語言交謫結禍瞬逾三載積憾已非一朝本月之初程以文衡傳試較藝省門而婦與小姑適又門口杏臉翻紅舌鋒戰白婦已不勝抑鬱嗣又被堂上翁姑交相訓責謂婦德之宜敦何人言而弗畏護身符子既假以威權反唇譏彈益無所忌憚青鈇去而毒鴆來櫻脣啟而桐棺冷急足飛去掉頭遄歸星夜胥江之櫂鳴咽逝波冰肌玉骨之容依稀昔夢祇以弱媳雖亡罪歸堂上未敢置喙也而毋家以女死非命率衆來幾不能了幸而親友調停街鄰說法不致匍匐訟庭重煩牒判然已用去棺殮僧道諸費五百餘金矣稱某家雖小康曷禁橫費既恨人財兩失噬臍無從復被衆口交非捫心益愧嗚呼青春黃土往事休提而白戶朱門前車當鑒用成俚句藉警斯人

簽助西賑

○英屬意郎特遣災待賑一節本報已每聞必錄矣刻閱港報知各華商公舉紳董數人刊布公啟極力勸賑匝月之間簽數至三萬金均由港中發電滙付以副救災如救火之義其紳董中尤爲著名者如大狀師伍君秩庸循環日報館主王紫詮先生是也前奉港督燕公延入內署溫語褒嘉兼致感荷并聞制軍欲特刊憲報以傳盛名而垂不朽云華商捐賑西災如是其踴躍固由領募者之首樹表率亦由輸銀者之不分畛域也爰樂誌之

德皇姪孫來滬

○日耳曼國皇姪孫係該國某親王之子親王娶英皇后之長公主是與英亦有葭莩之誼也年僅十九歲已援爲二等守夜之職所乘兵船容重三千九百二十五墩中駕巨礮十二尊舟中水師官及水手等共四百二十五人于戊寅冬由其國先至南亞墨利加繞至亞細亞去夏抵太平洋日本等處今于初五日行抵吳淞經德領事駕舟出迓敦請進口始減從而來行轅暫駐德領事公署云

奉行糧憲觀風示

○揀選縣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儒學正堂符爲觀風事奉本府正堂博札開光緒六年二月初十日奉督糧道王札開照得本道欽奉恩綸來蘇轉運夙仰三吳名邦人文稱盛凡屬士林必風雅可觀所有觀風題目合行密封札發札府即便另謄分發所屬各廳縣及各學教官傳諭

各書院生童將題目領回在塾撰試限於六月底將試卷由廳縣學催收彙齊申解各府州轉解蘇州行轅聽候本道督運公旋評定甲乙發回榜示凡有拔取前茅者由本道捐廉獎賞花紅以昭鼓勵等因到府奉此合亟發題轉飭札學立即遵照傳諭生童將題目領回在塾撰試限於六月中專差送府轉解聽候評定給獎毋得逾延其各塾撰試所有試卷自行備辦定限六月初呈繳本學以憑彙解　府憲轉解聽候評定給獎毋得逾延切切等因到學奉此合行抄粘曉諭為此示仰合邑在院肄業各生童知悉將題目領回在遵照切切特示題目錄後

觀風題目　○蘇友來信抄錄　新任督糧道王札發蘇松常鎮太五廳各廳縣生童觀風題目照錄之　計開　顏淵曰願無伐善至少者懷之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可也　士先器識賦以士之致遠器識為先為韻　執燭抱燋解　擬韓退之五箴　賦得為日為電得離字　賦得包匭菁茅得包字賦得偃革金厄得金字　賦得先偏後伍得偏字　賦得一馬從二馬得壺字皆五言八韻　古書　古畫　古詩　古劍　古琴　五律　蕉山　金山七律　鄧尉山梅花歌七古　三吳水利考　自備卷子六月中旬交卷花紅捐廉給賞有差晷如前示

春水　○偶為尋芳過水濱翠廊開處絕塵氛漲痕陡覺深三尺春色從看占一分花浦雨餘紅豔豔柳塘烟散綠沄沄莫來最有風梭巧織出羅紋并縠紋　東風吹去綠差差正是芳塘水漫時薄薄凍消魚早覺溶溶波暖鴨先知秉蘭士女盈遙浦拋堉兒童聚曲池零亂碧桃花片片鏡中錯認着臙脂

春鶯　○東風吹送到芳郊幽谷甘心謝舊巢剛及花時啼恰恰故從柳底擲交交羽毛已滿暎鴻路喉舌初調協鳳匏等是流連中一物上階蝴蝶勿輕捐　鶯聲嚦嚦隔花嬌為爾携柑過畫橋鼓吹允堪砭耳俗緡蠻偏易惹魂銷綠楊葉底身容隱紅杏枝頭舌太饒畢竟深閨人怕聽啼時莫漫傍香寮

春燕　○燕燕于飛趁好春江城二月往來頻烏衣我正思公子白屋而還念故人草草一檐營壘小塗塗三徑得泥新舊時王謝家何在回首斜陽合愴神　每逢社日輒相思相見重吟燕燕詞頻掠畫檐渾識我遍遊香閣最憐伊零星語細雙棲處婉約身輕對舞時聞說趙家名字好掌中可有此風姿

續錄湖南考略

桂香館主人稿

○湘中人物，在長沙則唐有歐陽詢，字信本，少敏異，高祖徵時，數與之遊，即位，累擢給事中，書法倣右軍，而遒勁過之，偶於路旁見晉索靖古碑，下馬觀玩，嘆賞不置，三宿其旁而去，貞觀初除率更令，封渤海男，子通，字性本，會立武承嗣爲太子，通固爭，忤諸武意，下獄死之，神龍初，追復官爵，少孤，取父書刻意摹倣，時稱大小歐陽體，在岳州則晉有車胤，字武子，自少篤學，家貧宵無燈火，夏月囊螢照書苦讀，桓溫引爲國子博士，每張宴，胤必與焉，曰坐無車公則不樂，累遷吏部尚書，唐有段洪古，剛方寡合，不事生產，人或訾以非義，輒面叱之，故終其身無所遇，柳宗元稱之曰畏友，卒於逆旅，歸葬黃山，子厚作墓誌以弔之，衡州則漢有蔡倫，字敬仲，少負才學，和帝時爲中常侍，安帝元初中封龍亭侯，後漢宦者傳曰，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書者，謂之紙縑，倫始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爲紙，用代簡素，故天下咸稱爲蔡侯紙，世傳造紙始於蔡倫，是也，宋有趙葵，字南仲，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葵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大學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累立大勳，朝廷倚以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謚忠靖，常德則虞有善卷，不詳其姓氏，莊子云，舜以天下讓卷，卷曰，余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蘿蔿，春耕則形足以勞，秋收則身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人間，而志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而去，隱居枉山，宋政和間，賜號曰高蹈先生，墓在辰州府城西北太酉山巔，周有黃歇，號春申君，相楚二十餘年，與田文爭下士，食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見之，大慙，後爲李園所害，相傳今蘇屬上海之黃浦，即其所鑿，故名春申江，又名黃歇浦，利賴百世，至今頌之，墓在府城開元寺，永州則宋有周敦頤，字茂叔，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恩補官，歷桂陽令，治績尤著，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已務，尋因疾求知南康，少穎異，能自得師，二程從父宦遊至湘，因受學焉，所著有通書太極圖說，卒追封道國公，謚曰元，世稱濂溪先生，凡此皆湘中人物之大略也，至若本省土產，五金之屬無弗備，外此則產水銀硃砂蔴布紙漆茶葉桐油班竹白蠟麝香冬橘等物，運赴各省，以資利用，商賈雲集，亦都會之區也，惟岳州永州二府中，夙產方竹，則尤稱珍異之品，而爲他處所罕見云，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四月廿五日　第四十六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三月十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釋蹙　恭祝慶辰
黑店快殺　佛會鬧事　租地賽馬
起用重臣　殤孩移禍　毗陵建署
航船被盜　聯袂投波　宵行遇虎
裂屍案擬結　蘇屬武試同登錄　諭禁拜香
吳中樂平子詩　海門樵水主人詩　河南考略
蒙述中俄事　論閱報獲益
兵船會聚　俄王郵下
賢宰神明　賭負戕妗
踢死水勇　法領事來滬
百歲老翁　皖省裁併官局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光緒六年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此次覆試各省駐防繙譯鄉試舉人考列二等之德成等二名三等之花沙納等十名均着准其一體會試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請調員差委等語前甘肅安肅道奎斌着交李鴻章差遣委用欽此又奉　旨着於本月十八日換戴涼帽欽此○初六日奉　旨庚辰科會試遺景廉爲正考官翁同龢麟書許應騤爲副考官欽此又奉　旨這同考官着龔鎮湘胡聘之錢桂森陳啟泰王祖光龔履中廖壽豐陸潤庠袁善韓文鈞謝祖源陳翥李桂林鮑臨林紹年陳琇瑩王先謙裕德去欽此又奉　旨內簾監試着廷禧郭從矩去內場監試着文保劉曾英俊桂年恩明葉蔭昉文錫朱以增去欽此又奉　旨這收掌試卷等所官着孫朝華王嘉禾陳綬焦恒清高聯璧吳穆劉宇泰莊常春姚榮壽孫贊清余彬盧浚源葉廷珪沈維誠問錫齡李念茲張仲良王聯璧童毓英易炳奎張成勳蒲預麟楊聯桂去欽此又奉　旨這場內督理稽察着左翼副都統嵩山去右翼副都統富勒渾泰去欽此又奉　上諭前據御史鄧慶麟奏內務府銀庫掌李元裕之子李惠齡夥同候選道內務府郎中廣陞開設海興盛東海長帳局重利盤剝等情當經諭令步軍統領衙門查明具奏茲據奏稱查明城內旃檀寺地方北極寺廟內有海興盛帳局一處該局民人王樹藻供明領得廣姓本錢三千吊而廣陞親供該局係山東民人孫復信向伊父借錢開設實非該員成本並無與李惠齡夥開之事亦未得過候選道與孫復信所供畧同惟與王樹藻結稱情節不符請旨訊辦並稱查無東海長帳局各等語此案着交刑部審訊郎中廣陞即着聽候傳質欽此

釋魘

說文謂驚夢曰魘愚謂夢不必驚凡狂呼起舞手足動行者皆謂之魘夫魘之所以異於夢者三夢中之事多能省記而魘則茫無端緒絕不知覺此一異也夢而呼之覺倦眼初開心神清朗若魘而推之醒則驚惶無措易於殞命權德輿謂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無非危機此二異也人當睡夢之時虛形幻象往復於心究其實則樓閣空中毫無形迹若魘則不然時而端坐於床時而疾行於地時而詠歌詩什描繪丹青此三異也余友某素性謹飭曾述其少時同學有張生者每自夢中奮起入塾拈毫草詩詞撰文字披閱一過重

加改竄、如常課者然、既而入室登床、酣睡如故、比醒詰之、則絕不記憶、且疑人之紿已也、又有李生者、中宵下榻、繞室狂奔、繼且排戶以出、升屋而登其巔、一若寇讐之踵其後者、又聞有某生者、夜夢驚起、推窗一躍、自上墜下、折其二足、種如此類、尚難殫述、或問人於魘時、其耳目之官、必不能視聽矣乎、曰否、問之而答、授之而受者有之、附耳語之而不答、手近其目而不瞬者、亦有之、惟夢寐之間、血氣沉重、五官若爲其封錮、故雖或聞見、究不若寤時之分明也、然受魘者、既能動靜言爲、而不能自主其所爲、抑又何哉、曰是亦有說、夫魘亦夢也、髓海之精氣失宜、斯靈性之懷思無序、當是時、意象紛馳、思念專壹、意象紛、故能指使形骸、驅役手足、思念專、故能窮極顛悟、超躐尋常、惟此意象與思念、不能融會貫通、是以既專於一、不能轉念夫他、何異病狂之徒、心神昏憒、欲其行走言語則可、而欲其知理達義則不可矣、今之岐黃家、言魘之爲疾、皆緣心神怔忡、氣血兩虧、法宜培其虛弱、以安其心神、理或然歟、世人不察、以妖夢視之、蓋亦失之遠矣、

恭祝慶辰　○西二月二十日爲　羅馬教皇良第十三定位之辰、是日樞機大臣及在京諸巨室紛貢獻之物、尚難枚舉、其踴躍頌聖之忱、亦可見矣

恭申慶賀、庭實充牣、冠蓋相望、聞美國信人恭獻洋二萬元、法國巴爾陶省六千元、某報館二千元、其餘紛襲侯、尚未抵俄、會商、決難遽爾稱兵、而中西各日報館、喜談時事、著於報章者、幾可成帙、雖報館例許風聞言事、究于機密要務、未可以刺聽而得、非敢謂本館獨操持重之見也、蓋不欲以道途傳聞之辭、遽淆聽聞耳、今閱報諸君、頗有以不談新聞爲訾者、姑彙錄各報所述、以供衆覽、戶部以時事孔亟、力籌餉糈、已見邸報、至中國向美國定購雞心炮彈、以及製炮鋼料、并本埠火藥局廣募工匠、晝夜趲造、固已不遺餘力矣、津門則調集炮船、以耀軍容、徵辟宿將、以籌防務、至有以張香濤學士、黃漱蘭宮詹奏疏傳抄者、聞者莫不先覩爲快、若英與俄之交惡也、俄與波之爭端也、澳與俄之搆怨也、此外又有法俄之爭罪囚、普俄之劃邊境、議論又復不一、又謂俄因謀伐印度不成、遂顧而之他、或謂俄近已從事于得谷蠻、宰臣力勸不必開釁他國、昨又聞俄已將精銳師船兩隊、約二十艘、刻日駛往太平洋、寄椗橫濱海口、外洋來信、謂俄將調集兵船、

直指華疆、危言駭論、尤復不一而足、至本埠俄領事署、曾列告白、諭華人前赴俄屬之渾春地方、須請中國官執照、持赴俄領事處蓋印、方准登岸、粵東各口、有俄人乘坐炮船、測量海道、上海又有俄商購買中國輿圖、則定非子虛之論耳、據事直書、蓋所以符新聞通例也、本報爰拉雜所聞、節錄如右、

論閱報獲益

雲間郭友松稿

古者矇誦箴賦、讀書象魏、州正黨正、環而訓焉、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至輿人之誦、芻蕘之詢、非欲廣所見聞、俾大衆之言論無所壅遏、於是取其嘉者而錄之、尚書所稱嘉言罔攸伏也、取其能言者而官之、文王世子所謂或以言揚也、夫一人之意智有限、而衆論之宏博難名、苟能集衆人之所長、以呈其長、則即有難處之事而易於處、蓋董江都所稱、非孔孟之言、凡百家之言勿錄、而韓昌黎所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此二人之論、以尊正學也、懼其言詭而事雜也、以論集思廣益之道、則有異是者、左氏所云如楚子之討諸國人、宋公子昭之事諸才人、夫豈好勞而爲名哉、惟接於耳目者衆、則開其思慮者多、惜乎此法今人皆莫之傳耳、取士但以時文、間及詞賦、皆應試之作、至於公牘、又皆吏人所執、民間罕得見之、即見之而文俚事鄙、無足道者、或有文人之札記、長老之私議、亦必秘而不宣、是以欲閱無從、無論不讀古書者、遇事鮮有所措、即習古籍而不知、今仲舒之流、一遇時事、亦且瞠目而訝然也、上海自泰西人來、設有申報館、始則人皆忽之、直視爲遊戲之具、其時余獨是之、未幾風行各路、勢直沛然、此非無故而能然也、所益固不淺也、草野人民、罕能入官吏之室、則一切朝廷之政事、付諸不知、則禁令或背觸矣、行習或奢僭矣、閱報則自上下下、無所不知、其益一也、十八省風俗固殊、又加以中西之遠、安能使之中外若一、閱報無論本省之事、無不周知、即遠至歐洲、視同指掌、其二益也、是非曲直、所以維風化而植紀綱、但憑吏胥之科條、或有舞文之弊、但恃官書所記載、或存簡畧之疑、閱報則公是公非、昭然明白、未必不善有所勸、而惡有所懲、其益三也、山陬海澨、何地無才、稽古窮經、何人無學、而鄉會兩闈、歲科兩考、文賦雖多、績學之儒、間有遺漏、閱報則有美必登、片長悉錄、既彰人才之盛、復見學問之優、其益四也、事以詰難而益明、理以參考而益見、他書多一人之意見、成帙爲私室所收藏、說僅一偏、事難互証、閱報則所議者非一隅之見、相商者合羣策而成、廣儲智囊、堪

爲冰鑑其益五也齊諧鬼董說佐新奇破悶消愁最資取閱而子虛烏有半屬荒唐縱有其文實無其事閱報則上而官守下而鄉氓外而舟車內而閨闥以至物怪之畢載瑣談之悉登取而誦之皆資談柄其益六也畧舉數節已爲饋貧之糧至曲喻旁推相生無盡有實獲我心者不徒是戔戔者已惟是梨園脚色只供宴樂之需市價頭綱但備賈買之用幾成習見無當壞聞諒亦閱報者所不之重矣外若輪舶之有定期書本之有善價則亦足微爲益之一端者然後知古所謂矇誦箴賦陳詩聽誦之舉凡見於古人之書者洵非虛語也已

黑店悞殺　○幽燕齊魯之區每站設客店以宿行旅恒有刦財傷命埋屍滅跡者俗名黑店殆以其良心不堪問也閩省洪發錢舖東之孫某年弱冠以有事往漳州道出泉郡宿於店同時有宿店客持衣包幷洋銀三百員交櫃收明店主邀客與某同宿一房兼令客臥上床迨解衣欲睡客忽欲與某易榻而臥遂至上下床互更張李夜半店主挈伴燃火籐撬門入客大駭屏息觀之但見其持刀登上床將某殺斃埋屍床下仍移步喚客曰天向曙矣盍起行乎客故作酣睡聲不之應遂相率而去比日上三竿客乃從容出房赴櫃取昨寄銀物東伴各相顧失色只得交還原物客又問昨夜同房者何往答曰伊黎明已起程矣客出直赴晉江縣喊報經嚴拏到案掘土得屍塡格錄供以客作證客乃厚殮其屍送至福州該舖並述緣由刻聞該犯已擬抵定案矣人謂客係老于客途者疑店主特囑臥所度必有異故易床而處當其低聲呼喚若答以片語則彼知破綻已露其肯饒吾命耶必待紅日杲杲而始起床則店門已啟路人雜沓彼必不敢再加留難行路多艱眞防不勝防也

佛會鬧事　○相傳二月十九日爲觀音生日結隊燒香士女雜沓到處皆然亦結習之不可破者也本年柘林小普庵尤爲熱鬧市鎭店肆擁擠喧譁極形繁盛有潮州客以放魚苗爲業是日亦進庵閒遊退入酒肆小酌酩酊模糊致與店夥口角將該舖什物盡行打毀經該處汛官拿究卽于人叢中責以軍棍四十幷賠什物洋十二元而客猶嘗騰未醒也麴生之作劇如此

租地賽馬　○福州近聞云該口西商向以春冬二季賽馬惟將賽之前須先期練習以資嫻熟賽

馬處舊在東較場離南台三十餘里往返頗形紆折經領事照會地方官出示諭民間有願以田畝出租者即赴該管衙門議價照租數年來無起而應者近由縣署給價購買倉前山下空地一區租與洋商每年納租銀一千四百員以作賽馬之場經西商踴躍樂遵刻已立議書券矣惟開賽日期尚未預定云

兵船會聚　○前聞駐京之各國公使曾咨照本轄水師官將管駕之兵船駛集滬江初未悉其意何居也茲聞陸續到滬者計一十四艘均灣泊下海浦地方旌旆飛揚軸轤相接洵稱壯觀聞其中美國四艘普法英各三艘俄一艘聞不日尚有續駛來滬而電報亦述俄廷擬再派兵船五艘來華以耀軍容云

俄王郵下　○前報俄宮被轟傷亡兵卒七人茲續聞逾日而斃者又四人當飭備棺盛殮并親詣教堂與殯葬禮躬行祈禱復撥帑金厚郵其家屬兼致慰問以憫其無辜慘死云又聞近來泥意利時得黨人特飛書於俄王謂君若不禪讓儲君恐君將不獲安正首邱其狂獗有如此者刻雖查察送函之人亦惟付諸海捕而已按該黨名泥意利時得其取義猶曰一體消滅也內變如此禍機叢伏真千古所罕聞矣

起用重臣　○本年官場傳聞總督銜前福建巡撫丁雨生制軍刻已由籍起程來滬行轅設城中也是園又前江蘇按察使永嘉應敏齋方伯前以陳請終養居武林者有年晉豫之災經方伯籌募賑款爲數甚鉅東南士民欽爲標準今聞自杭來滬就近與丁制軍籌商防海事宜至憲旌蒞止後則暫駐其東床朱觀察公寓云

殤孩移禍　○借死喪以圖害仇讐最爲閭閻惡俗刻據閩友來函漳郡石鎮市有某舖偶失物疑鄰店童來玩竊去貿然往搜無獲數日後適該童患病殤遂嫁禍該舖謂童因驚懼致死控于邑經鄰紳力爲調停始投息而罷該舖之鹵莽固非而鄰店之居心尤險所賴賢明宰官洞燭其奸嚴禁其漸亦地方之福也

毘陵建署　○常郡自兵燹後府縣公署均遭焚燬歷任太尊權駐武進縣治首縣則僦居公館數年前海昌吳友庇司馬蒞任陽湖曾捐廉創造公署刻英太守又籌得公欵申稟上台請重建府治以復觀瞻撫悉即委工程局總辦劉偉卿太守馳往估工想不日當鳩工興造也

賢宰神明　○平湖彭邑尊夙以幹員稱而召杜之頌、尤不絕於口碑、本報既登登其軼事、爲世之爲民上者勸矣、頃有客自浙西來、言某舖夥由鄉歸賬還、携有洋銀壹百元、以足力疲乏、入一烟館暫憩息、已而天漸暮、匆匆還洋而去、少頃、猛憶失物、飛奔回原處尋覓、則扶已化去無蹤、詢之烟館主、抵賴不認、某情極拚鬧、遂至同上訟庭、官廉得其情、轉以靜氣迎之、問烟館主曰、爾果寃耶、曰賴仁憲明察、小人得雪覆盆、實不啻再造恩也、官見其手握鼻烟壺、復問曰、本縣亦素嗜此、盍假來、遂於公案傾壺掩鼻、曰、汝之烟良佳、然爾等各執一詞、礙難定斷、本縣尚未晚膳、暫入內署、用膳後再訊、幷命跕堂人役、概不許遠離、而密喚幹差、授以烟壺、命持付其妻、以爲取洋之券、須臾原贓起到、袖藏而出、復升公座、詰數語、便出洋問夥曰、是汝原物耶、曰、良是、轉問烟館主曰、汝果寃耶、俯首不能答、立喝責二百、將原贓交失主、警之曰、爾爲店中收賬、而擅入烟館、其平日情懈可知、宜科罰洋二十元、以給烟館主妻、曰、汝雖昧良、而汝妻一聞夫命、便將原贓取出、尚無不合、卽以此獎之、案結、頗爲時流稱誦、本館按此法前人已有行之者、今雖葫蘆依樣、猶幸情僞畢呈、否則執而泥之、或且因而僨事、蓋此等事、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然彭公固深洽民心者、人何疑焉、

賭負戕妗　○刻接海上六泉居士來書、述賭徒戕殺外家三命、席捲財物遠遯一事、致足駭也、爰照錄之、崇明長巷鎭西、有開張磨坊何姓、夙勤儉、數年來、薄有積蓄、外甥某、少不習正業、尤嗜牧豬奴戲、孑然遊蕩、幾流匪僻、舅氏屢戒不悛、且時向舅妗處借索、一再無休、經親友勸何、不如留坊、俾習生理、亦可藉以束其身心、何從之、某自進坊後、克勤克儉、一反從來痼習、而於花骨頭、尤爲痛恨、闔家竊喜之、詎本年春、某偶與舊時狎友、重叙契衷、見獵心喜、輒復忍俊不禁、又爲馮婦、致叠次負欠賭賬數十金、索逋之牒、如霰斯集、某計無所出、廼由坊至對河妗氏處商挪、以免破綻、適妗以其復蹈故轍、拒斥不應、某於是惱羞成怒、忿火中燒、竟敢狎至廚下、携刀恐嚇、妗懼、大喊、某便用刀飛斫斃命、復將表弟二人、一九齡、一五歲、併力斫殺以滅口、搜括銀錢飾物、席捲所有、當晚遠竄無蹤、迨舅氏聞耗、分投追截、不獲、刻已報縣緝兇、想不難指日就獲耳、來書謂據崇友來滬者縷述如此、容俟續探再錄、

晝夜趲程、以速往返、至登報盜警而不知懼、上月廿七夜、有由常熟至蕩口航船、乘夜放行、至湖蕩地方、突遇羣盜、將舟貨刼掠一空、并將船夥二名、打開額顱、遠颺無踪、刻雖報縣洒緝、聞因抗諭不遵、得難准理云、

航船被盜　○內河各埰航船、歷禁夜行、所以慎行旅、遏盜刼、誠善政也、無如船戶總難遵諭、往往羣無聞言、上月間、忽失二媳所在、異之、四出偵探、杳無踪跡、俄見妯娌二人、已同投水濱矣、舉家駭詫、莫得其由、或謂其遇祟而死、亦臆說也、

聯袂投波　○漳州浦邑鄉落、有孀婦、遺有二子、均稱克家、年來已先後完姻、伉儷甚篤、姑媳調和、開演夜劇、某飲酒薄醉、賈其勇力、前往觀劇、人以其慣恃血氣、不之勸、及夜半不歸、婦已動疑、詎達旦而仍未返家、婦乃尋踪探訪、不數里、見路遺殘骸、血漬滿地、想某已被虎攫食矣、頓足慟哭而歸、

宵行遇虎　○閩溪邑西鄉夙多虎患、深夜無敢隻身行者、會有某甲、素橫暴、而膽又粗豪、適隣邨熟肉、適有某部水勇、亦踵至、彼此爭先、恐後、漸至口角、某飛足踢中其要害、登時倒斃、店夥大懼、立將某獲解縣署、而該部營官、力請嚴治、刻尚未定案也、

踢死水勇　○石市鎮有某飯館、以善烹鳥馳名、故枵腹而來者、座客恒滿、一日某持錢赴該舖購領事官、于本月初十日由法公司船行抵吳淞、即由法公署撥小輪船、前赴海口迎接登岸後、即擬接印視事矣、

法領事來滬　○同駐本埰之法總領事李君、前奉命調任、近恐法廷、已新授軋君名尼、爲上海總監候、兇犯楊某則擬斬決、此外帮兇各犯、概免深究、并據屍妻稟稱、故夫在生、八年於外、置父母妻子不顧、前遭母喪、遠避無踪、實屬毫無人理、死已恨晚、故不欲株連窮究云、

裂屍案擬結　○蘇垣妬姦裂屍一案、本館曾兩登報章、茲續接蘇函、知是案刻已擬結、犯婦擬絞時增至數倍、說者謂目下捐例已停、故有志上進者、咸欲從武科進身、以博顯秩、是以與試者倍形踴躍耳、

蘇州府九邑武同登錄　○蘇屬武試、向本寥落、幾有人不敷額之患、乃今屆歲試、人數獨多、較往頃接吳友抄寄同登錄、計九邑共取進一百五十九名、赴赴者皆公侯之選哉、

蘇州府學　○林長清　鄒元斌　張鳳岐　朱守和　金兆魁　田心田　張鵬飛　高鴻亮　徐承麟
張文瑞　錢清臣　陳益懋　夏進賢　袁儒珍　孫引之　錢熊飛　金雲升　蔡鍾琦　潘殿魁
錢殿元　季廷標　朱廷榮　李寶聲　陳占鰲　蔡飛鵬　盧金榜　沈德龍
長洲縣學　○吳德勝　鮑元升　林一桂　盛意還　徐福田　吳殿魁　潘保榮　徐維鈞　陸斌
趙恒桂　唐鈇　沈鳳鳴　何安邦　呂祥源　黃鏡渠　章文魁　施謹　徐泰亨　謝桂榮
元和縣學　○周日禮　崔慶鰲　陶魁璋　王文龍　陶煥章　陳德　陸雲龍　包得龍　鄔殿英
邢殿臣　張文龍　鄔義龍　潘鳳標　石禎祥　陸元龍　楊斌魁　范廷豹　顏文斌
吳縣學　○金殿英　劉如保　步錦麟　顧沅　陸文麟　蒯連魁　楊兆興　孫福奎　范端賢
曾錫鏞　陸世藩　顧輝祖　張文俊　李殿邦　錢遠棠　沈隆福　陳錫桂　徐麟孫　林鳳標
楊鼎魁　施兆槐　瞿廷爵　馬國樑　蒯金鵬　高承惠　葉順生　張涉廷　帶燦然　楊承基
張文垣　顧觀寶　顧方正
吳江縣學　○陸元龍　費金龍　朱雲龍　顧文熙　龐鶴鳴　馬鳳鳴　沈熙良　金標榮　史祺彭
沈登鰲　吳占鰲　石鳳彪　柳鍾崗　懷國鴻　陳占魁　張邦俊　顧鴻魁　陸增鳳
震澤縣學　○彭雲鶴　陳占魁　莊殿元　馬殿榮　陸國華　沈占魁　錢福奎　季殿爵
常熟縣學　○錢鴻彪　金鶴雲　范廣鈺　袁驤雲　季夢熊　葛殿颺　夏進桂　許文龍
鄒中榦　張國瑞　徐雲亭　王文治　夏浩元　陳占魁　金士賢　錢鍾成　王耀魁　盧協祥　季殿爵
昭文縣學　○葛彪　顧殿元　蔡國祥　倪汝翼　蔡同銘　陽熊彪　金鳴皐　金元亨　邱廷邦　許文龍
王禧銓　季文魁　徐國樑　陳福標　鄧國楨　錢鍾成　金鳴皐　金元亨　邱廷邦　許文龍
崑山縣學　○俞戴山　趙湘源　朱廷傑　張元龍　陽熊彪　嚴樹霖　沈兆隆　張朝安　夏雲龍　陳堅
申德傳　堵錫良
新陽縣學　○林國治　朱殿魁　王飛龍　季士熊

徐鼎銘　沈魁　朱裕隆

諭禁拜香　○常熟鄉民、夙信神鬼、年例每屆三月初三日、四鄉男婦結會拜香、名曰報娘恩、手執木魚小鈴、繡擷經本、并携矮凳、數步一拜、口中則呼般若南無之號、手中但聞丁東擊閣之聲、并別有黃亭、肉身燈、臂香、宕香、種種駭怪之狀、招搖過市、以聳觀聽、殊可笑也、本年奉上憲嚴諭、不准燒香、故先于初二日、常昭兩邑尊、傳諭地保、著各區拜香、一概不准入城、違者提究、殆不欲重拂民情歟、

皖省裁併官局　○近來各省設局林立、上臺以之調劑冗員、開銷公費、然直省財用、絲毫均關帑項、斷難任其虛糜、登奉　嚴旨、飭各督撫、將不急之需一律裁撤、浙省譚文卿中丞、首創歸併、道府大員、賦閑省寓者、已不乏其人、繼而起者、爲皖撫裕中丞、刻飭司道會議、擬將善後局、支應局、穀米局、刻日裁併、每年可節省經費銀二萬兩、然聽鼓省垣者、驟失差使、未免有向隅之歎矣、

百歲老翁　○閩省漳州屬太武山、有江姓老翁、本年適逢百歲大慶、膝下孫曾林立、抑且康健逾恒、尚能肩負數十觔、徒步數十里、絕無倦容、鄉里咸祝爲碩果晨星、肅然起敬、先是翁于十餘年前、納使婢爲簉室、育一子、刻已成立、茲因婢與翁之長子口角、竟被毆辱、翁前攔阻、又被擠倒、幾不能興、而婢且欲控其家子於官、經人力阻始罷、論者謂翁早衍螽斯、尚占楊稊、老夫少婦、自開煩惱之階、夫復何辭、而其子竟敢因小故、毆父妾、幾致誤斃、乃翁亦不得謂情理之正也、聞者然之、

西湖　○兩浙富山水西湖天下聞、古來名勝地不數秋風、汾我游值二月遨頭出塵氛、小榼具春酒、輕舟亂波紋、湖光與山色、但覺青氤氳、澹然得至樂、不知山日曛、逸興忽焱舉、狂吟騁餘醺、隨風落蚯蚓、書壁如書裙、詩成破寒窘、萬物皆欣欣、魚鳥滿湖中、怪我何殷勤、我實非殷勤、好之聊云云、安得囊中詩、盡化五色雲、放之山水間、千載常繽紛

吳中樂平子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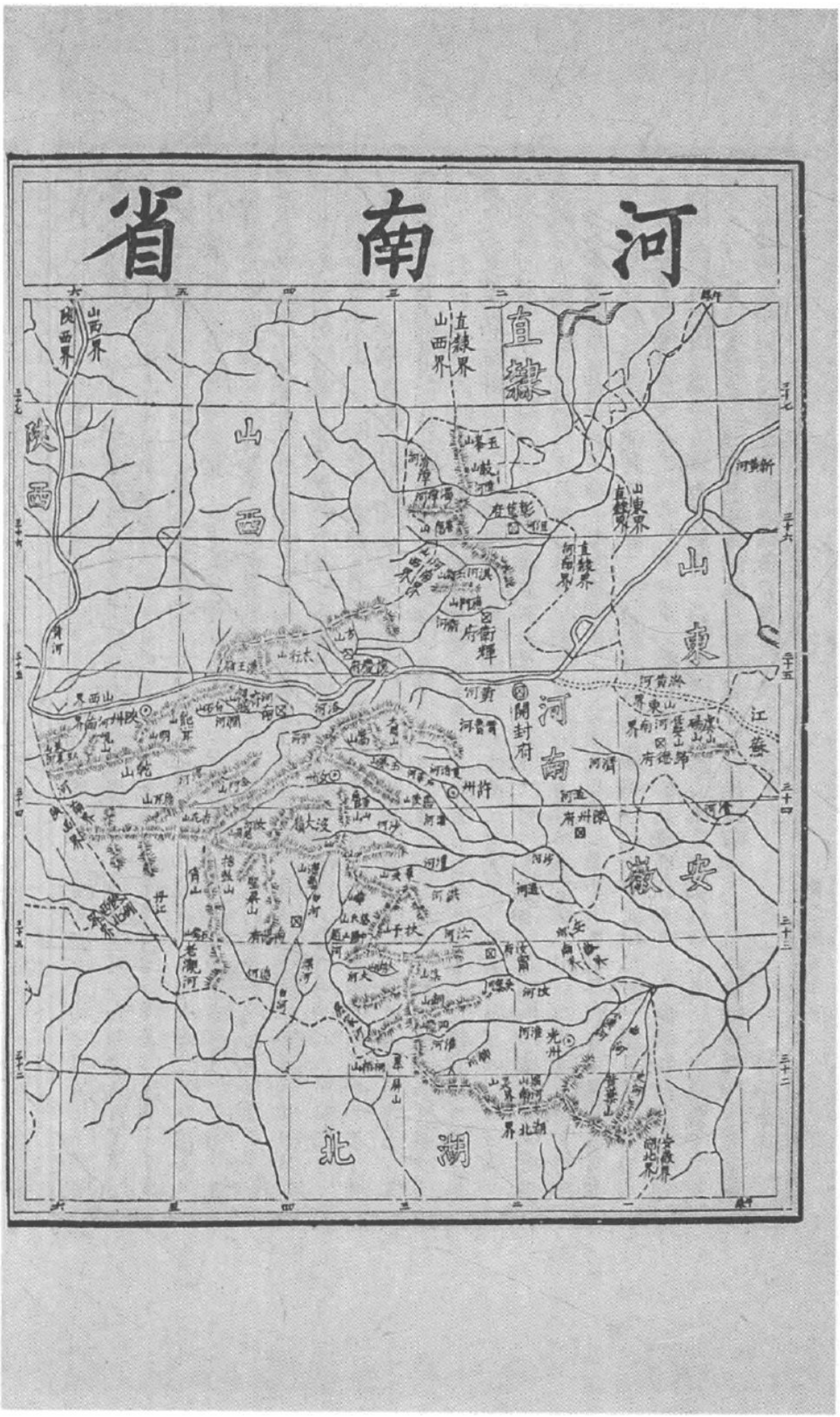
春莫師山書院贈通州顧孝廉晴谷己卯　○鴻爪偶相留、師山作勝游、尋芳雙蝶屐、吐氣一吳鈎、螺翠尊前滴、鷗波檻外流、院有小鷗波館、故云、誼叨宗袞重、三宿去滄洲

海門樵水居主人甫稿

河南考略　○河南省、古名豫省、以其居諸夏之中、故又名中州、東西相距一千一百二十里、南北

一千一百九十里，東界江蘇，西界陝西，北界直隸，西南界湖北，東南界安徽，東北界山東，西北界山西。按其形勢，上帶河漳，下接淮漢，左連吳魯，右阻嶠函，爲水陸之要衝，膏腴之上地，蓋中原一大都會也。禹貢豫州之域，周初仍之，春秋時爲周畿邑，又爲宋衛諸國地，兼爲秦楚邊疆，分歸統轄，戰國爲韓魏列國地，自河以北則屬於趙，秦并天下，置三川潁川南陽等郡，漢亦置豫州，而半屬于司隸，後漢司隸改治洛陽，而別置豫州于譙，晉亦分置司州及豫州，永嘉以後，中原鼎革，羣雄角逐，靡有寧歲，厥後劉宋嘗置豫州于汝南，司州于義陽，即今正陽縣治，尋復失之，隋初建東都，後改置河南等郡，屬豫州，卒爲李密王世充等所據，擾攘者數年，迨李唐崛起，乃置都畿及河南河北諸道，宋都汴，置京東京西及河北路，元豐中又分京東東西，京西南北等路，金爲汴京路，尋改南京，仍分屬河北河南等路，元置河南等處行中書省，明洪武九年改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宣德間命侍郎兼撫山西，正統間命都御史兼撫湖廣，其命都御史專撫河南，則自景泰始。　國朝因之，領府九，直隸州四，知州六，縣九十六，全省人口，約二十三兆有奇，自光緒戊寅驟遭大祲，死亡載道，已不啻十去其二，蓋數百年未有之巨災也，額徵地丁銀三百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漕米則二十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二石，土地寬廣，田疇豐盛，勤稼穡，務蠶桑，民俗夙稱富庶，而勤儉尤爲他省冠，省會爲開封府，古稱汴梁，在　京師西南一千五百四十里，城週三十餘里，有外城裏城宮城之稱，宮城亦曰皇城，即宋之大內，據闕城西北，闢六門，裏城凡十門，外城則二十一門，巡撫部院建節於此，兼管提督軍務，督理河道，并駐防滿營官兵，因本省未設總督，故其職任爲尤重，布政按察二司，並通省糧儲鹽法道，均駐節焉，開封歸德陳州許州，三府一州，屬開歸陳許兵備道管轄，其衙署亦在省城，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屬河北兵備道，駐劄懷慶之武陟縣，陝汝二州屬陝汝巡道，駐陝州，南陽汝寧光州，二府一州，屬南汝光兵備道，駐汝寧之信陽州，其學政衙門，亦駐省城，兼管提督事務，亦稱提學部院，因河南無額設提督軍門故也。省城之南，有朱僊鎮，爲中國四大名鎮之一，商賈輻輳，戶口殷繁，嘉道以前，商務之盛，甲於全省，迄今中外通商各埠，貿遷者趨之若鶩，致該鎮殊形減色，蓋屢經粵捻匪黨蹂躪，而又不通江海輪舶，故至今市廛闃，大爲肅索，而碩腹巨商，幾無有過而問者，亦盛衰倚伏之理也。

此稿未完


河南省
直隸
山西
陝西
山東
河南
安徽
江蘇
湖北
開封府
許州
光州
陝州
衛輝
彰德
真隸界
山西界
陝西界
山東界
河南界
湖北界
安徽界
黃河
淮河
汝河
洛河
沁河
丹江
老潼河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初二日　第四十七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三月廿四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旨恭錄　論占夢　羅馬郵音　天主教入華紀畧　避煞遭竊
遊美國紐約大醫院記　買油笑譚　焚身奇聞　自媒騙物　狂風破舟
自投羅網　枯坐待死　種火可虞　德俄親洽　遊獵中鎗
行刺就擒　俄國慶節　比后受驚　總戎蒞任　賑饑總數
禁談時政　狸奴傳信　會試題目　崇邑歲試案錄　吳中樂平子歌
續錄河南考略　畫士告白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三月初七日奉　上諭景廉現在入閣戶部尚書着志和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景廉所管正白旂漢軍都統着廣壽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麟書現在入閣左翼總兵着崇禮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麟書現在入閣吏部左侍郎着錫珍兼署欽此同日奉　上諭翁同龢現在入閣工部尚書着潘祖蔭兼署欽此同日奉　上諭奎潤現在入閣兵部左侍郎着長叙兼署其所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着烏拉喜崇阿暫行兼署欽此同日奉　上諭祥亨等奏軍台廢員二次由配脫逃請　旨飭緝究辦一摺廢員沈仕元前經由配脫逃自行投首現復潛逃難保不遁回原籍或潛行來京亟應嚴密查拿着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並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嚴拿務獲究辦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鄧慶麟奏內務府廣儲司銀庫庫掌元李二即李元裕任聽伊子李七即李惠齡代辦差務有勒索規費冒領公欵扣減發項情弊造辦處近年核銷欵項至數十萬兩等情當諭令總管內務府大臣查明具奏茲據恩承等奏稱查明廣儲司銀庫並無庫掌名目祇有庫帳案上差使係李元裕本身充當其子李惠齡在庫帳案上効力並無擅作威福干預放欵冒領扣減情事其餘所奏各節均無其事惟李元裕不能管束伊子致招物議現將李元裕李惠齡革去差使並將李惠齡披甲錢糧一併斥革等語除廣陞彩開帳局一節昨經降旨交刑部審訊外李元裕等既經斥革着毋庸議另片奏查明造辦處近年核銷欵項僅止十萬兩上下較往年有減無增等語現在庫欵支絀自應遇事撙節仍着該總管大臣等認眞整頓核實辦理如有浮冒等弊即行從嚴參辦欽此同日奉　上諭許應騤現在入閣兵部左侍郎着祁世長署理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上年順天直隸秋禾被水各州縣迭經降旨賞給漕糧撫恤災黎現聞窪區仍多積水麥未播種即使迅速疏消祇能布種秋稼收穫尚遠飢民待哺嗷嗷殊堪矜念加恩着賞給江蘇浙江漕米共十萬石即着李鴻章就近截撥督飭屬員體察災區輕重及時分撥確查戶口核實散放並酌量以工代賑務使實惠及民不准絲毫弊混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至隨漕輕齎等項及剝價銀兩經剝耗食米石並着飭令各該糧道提扣解交直隸賑局津貼運費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西寧辦事大臣着陝西延榆綏道李慎署理馳驛前往欽此○十一日奉　上諭前江西九江鎮總兵程文炳着發往江南交劉坤一差遣委用

欽此又奉　旨周德潤補授右春坊右中允欽此又奉　上諭給事中張觀準奏官吏索費請旨懲辦一摺司員辦理部務宜如何潔已奉公約束書吏若如所奏吏部于各省州縣補缺戶兵工部於軍需河工等報銷冊內書吏藉端挑駁任意索費甚至捐輸以及賑欵報部司員高下其手殊屬不成事體着該部堂官隨時查察如有前項情弊即行從重懲辦至山西河南賑欵前因各該撫奏請開單報銷免其造冊業經允准張觀準所請着毋庸議欽此○十二日奉　上諭吳元炳奏參劾庸劣各員等語江蘇候補知府田祚蒙昧衰庸難膺表率着以原品休致候補直隸州知州黃國光操守不潔胆大妄爲奉賢縣知縣韓佩金闒茸無能不勝民社均着即行革職陽湖縣知縣梁鵬身弱多病不勤民事着以教職銓選荆溪縣知縣潘樹辰因循不振人地弗宜着開缺另補以示懲儆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論占夢

占夢之說由來久矣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詩有訊之占夢之詠春秋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後漢梁王數有惡夢數使卜忌卜筮是東漢時尚有專業占夢之人而過此以往則無專以占夢爲業者夫夢之所由生也三一曰神示二曰鬼憑三曰性成造物生人權衡獨秉如父之於子君之於民既令即行有感必應顯威靈於萬象通變化於一心其示夢也明勸懲之意聲禍福之來非苟焉而已矣嘗觀西邦史冊埃及王號法辣者夢瘠牛吞噬肥牛空穗幷食實穗寤而訊諸朝均不能答西賢若瑟解之曰肥牛實穗兆豐年也瘠牛空穗兆歉歲也王宜儲七載餘糧以捄七年之荒祲王然之後其言果驗民賴以生又有罷皮郎王號納捕高少者夢一樹高擎雲霄葳蕤蓊翳羣鳥巢其巔衆獸穴於下忽見神降自天翦除枝葉砍橛本根驅鳥獸而遠之王醒莫知其兆召西賢達尼爾解之曰大樹王是矣伐而棄之國將危也盍早圖之未幾果如其言王及于難諸若此類非正神不能達非賢聖不能通豈詹尹君平之輩所能推測其萬一哉若夫惡鬼之於人心存嫉忌謀害多端不惟賊之於光明之地又必擾之於夢寐之間故往往投以異境幻以虛形誘之以烟花媟褻之態醫之以功名利祿

之心、即或跡非盡惡、而其意則必雜以私、此不占而已知其妄、又何可拂龜揲蓍、轉滋狐惑耶、凡人思念之餘、其意象仍留于髓海、迨睡眼矇矓以後、精氣流行、遺痕復發、於是昔時遊釣之鄉、曩日悲懽之事、一時並集、如在目前、此其夢乃人之氣體使然、而無吉凶禍福之可憑也、古者秦文公夢黃蛇、史敦以爲上帝之徵、唐高祖夢羣蛆、禪師以爲民附之兆、張志和之生也、其母夢楓生於腹、王遠知之生也、其母夢鳳集於身、此皆後人附會之說、烏足取信于通人、即或果有徵驗、亦不過談言偶中、得一遺萬、何可據爲定憑、乃後世尤而效之、創誕妄不經之說、著占夢書曰、日月照身、重位兆也、楓生屋上、百事遂也、頭禿髮落、凶事來也、手持旌節、恩賞至也、修移門戶、大吉利也、床上有蟻、主不祥也、種種胡言、不值有識者一笑、世之酷信是說、而津津樂道者、曷返而思之、

羅馬郵音　○羅馬府城郵報云、西二月二十七日、教皇特授樞機大臣四位、間皆德高望重、克副一時之選、此後翊贊樞廷、宏宣奧窔、當必有新猷可覩矣、○又法國派駐羅馬使臣賈卑理、新奉法廷寄諭、着解任回京、另候簡用、遺缺以戴卜爾補授、賈公使頗行時、趨赴　教宗前告辭、蒙特賜佩星壹個、華美適觀、異常感謝、少頃、與辭、彼此各有依依之況云、○西三月初三日、爲今　教宗耳第十三登極兩週之辰、各國使臣、屆期咸來慶賀、其冠服佩帶、悉遵用朝賀典禮、又有樞機大臣三十一員、主教一百員、均來恭與是禮、一時華冠盛服、輝映朝堂、極形濟肅、雖　教宗謙德夙昭、優容遜謝、而各大臣則愈形欽挹、禮節之盛、聞者豔稱、○近有各國聖會中大博士二千人、均係著作等身、閎通博洽之儒、專誠謁見　教皇、以伸瞻戀之忱、○比利時、向設公使、駐紮羅馬、以理交涉事宜、刻聞該國有人創議、欲撤退此職、召公使返國、而闢議院以議焉、計與議者、官紳一百五員、以是議爲非者、九十七人、其是者僅八人而已、爰按捨少從衆例、仍復是任、照章遵辦矣、亦以見成法之未可遽更也、

天主教入華紀略　○學自天主降生、覺民救世、道賅萬有、德備一人、創教以來、勉人信奉、牖人靈魂、總憑生前之善惡、以定身後之升沉、理本易明、心堪共白、凡負氣含生之衆、宜無弗喻之於微矣、惟天主教入華始末、容有未詳、數典忘祖、奚其可哉、偶繙西史、歷載聖教東來緣起、序次井井、開卷了然、爰以華文

譯出、先供快覩、俾吾信友知眞教來華、其淵源蓋有本矣、惟篇幅較繁、擬俟排期登錄、閱者幸弗疑其一覽無餘也、

炎漢中葉、　天主降生於亞洲猶太國、命宗徒十二人、分行天下、宣傳教旨、　聖多默其一也、瑪拉罷日課經文云、中國與厄的阿、咸歸正道、徵　多默不爲功、又曰、中國、印度、波斯諸國、遇　多默慶日、讚頌　基督聖名、觀此、則西漢時聖教已入中國矣、晉義熙朝、西利亞國學士厄勃日、撰教例摘要行世、其言曰、亞格烏舊任帥魯濟總牧、至是特簡擢厄里及中國省牧、然則聖教行于晉代、此其證也、唐貞觀中、大秦國闡教隴西、名曰景教、有明之季、民人墾地得古碑、諦之、額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載貞觀九年至建中四年、傳教事宜、甚詳且盡、是聖教在唐、早已構堂贍禮、或以景教爲內斯刀利教、說亦近似、大宗四年、　教皇特旨、授德烏圖創爲中國、印度等處總牧、履任後、始立省議、整教規、演教禮、秩然無或紊、著有教例全綱若干卷、間世、洎乎元代、太祖特牧津、率其儲、親征日爾削、俄羅斯、保勞尼、翁加里諸國、　教宗依諾增德第四、遣多明我會士四人、方濟各會士三人、隨營宣教、朝夕督講、頗爲太祖嘉納、時柏郎嘉賓、爾　教皇書、呈遞元主、藉通欵問、元主亦凾柏郎嘉賓、投國書於羅瑪、欽挹之忱、溢於辭表、及憲宗繼位、法王類思、命方濟各會士瞿利穆、恭奉國書一通、寶蓋一柄、倍道來華、獻於元主、蓋繡　耶穌事跡、縷錯天然、元主目爲奇珍、什襲藏之、旋繕國書、仍遣瞿利穆賫回法國、并附黃袍一領、用昭投報之忱、　按教宗卽教皇下倣此　此稿未完

避煞遭竊　○穗城濠畔街謙吉昇號內、有西江客、作賈東粵、偶以痼疾攣身、遽爾謝世、本月朔、適逢回煞之期、惑於僧道之言、云是舉定不可省、該舖諸伴、亦念其客死無歸、遂于其靈寢之旁、設筵宴香供、以盡必虔、入夜後、諸伴均退避他室、相戒勿敢入、俄而更漏將殘、忽聞履聲橐橐、羣謂得毋某客之魂歸來乎、咸毛髮悚然、至不敢出聲、有膽稍壯者、從門罅窺之、但見人影依稀、燈光閃鑠、益懼伏不能仰息、僉稱幽魂歸享、歆我犧樽也、倦極各臥、比晨辰齊起、大呼曰、怪事怪事、蓋廳事中各物、顚倒錯亂、已失去貴重之品、約二百金矣、始恍然於昨夜避煞時、賊得乘機竊取也、然則魂兮歸舍之時、彼凶煞見有人跡、盍擒而害之、何以常人畏煞、而宵小獨敢犯煞、以幻召幻、可笑也、亦可憫矣、

遊美國紐約大醫院記

曾經滄海者稿

泰西各國、最重醫學、非深於格致者、不能考選爲醫、故凡有疑似之症、名醫容或有束手時、則必俟病人故後、或俟病人既愈、無論內外各症、一一詳細裝成該病人形狀、以便後遇此等症、卽可以推測而得焉、美屬紐約埠大醫院計五進、規模宏暢、結構軒昂、固不待言、惟遇有危症獲痊者、必將其病由裝成模象、與生人無異、藏於玻璃櫃中、供人觀看、使知此等病症、何時而得、何處下手、用何藥餌、用何刀法、俱用西文註明牌上、遊人可一覽而知、其裝成之狀、神色靈動、驟觀之、幾莫辨眞僞、有剖開後背者、有劃開手足者、有將砲子挖出肉中者、有將鐵針刺於肌膚者、他若胸膛小腹、股際足脛、均用刀剖開、以顯臟理、怪怪奇奇、令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尤奇者有難產之婦數人、將婦腹割去一塊、其小兒卽於小腹中挖出、然後將割去之肉、貼於原處、用藥封好、仍無妨害、計此中所裝假像、安置櫃中者、計三十餘口、此第一進所設各狀也、第二進內、有將人身軀幹手足、腹中肺臟等件、分別內外各症、裝成假像、共數百件、俱藏玻璃匣及玻璃瓶內、以示病從何處而起、何法可治、有係不紊、位置攸宜、亦用西文寫明小牌上、使以後遇有此等症、醫者推究要領、不至棘手、第三進內、大玻璃櫃中有死屍數十具、用藥水沉浸其中、此皆不治之症、使後人觀之、窮究其理、或別有新奇治法、其皮肉骨殖、活現如生、蓋以藥水浸灌、雖歷百年、亦不朽腐、第四進內、俱將小孩不治之症、模象其中、以備習兒科者取法、復有小孩始生之形、自彌月至十月一一俱備、悉將藥水浸于圓長式玻璃瓶內、如一二月則血肉模糊、至三月已畧具人形、四五月則人形悉具、手足分明、男女以別、至六七月者漸生髮、皮肉作殷紅色、八九月者則兩手捧腮、兩足上翹、兩膝蜷伏、惟皮形獨鬆而縐、至十月則後枕骨已豐滿、而將出母胎矣、蓋觀小孩之在母腹、其最後長成者、惟枕骨之際如龍眼大之一塊肉耳、以上各小孩形、係諸名醫羅致院中、並非假象也、至第五進內、兩旁俱置各國古人異人枯骨、裝成形像、如骨之零斷者、以鐵絲貫串之、怪狀奇形、無一不具、尤有中國長髮賊首級一顆、用藥水浸于玻璃瓶中、在該院中亦以爲奇物、想此頭之裝赴海外、當在中國時、已將藥水漬透、然後送至該埠醫院耳、至其院內之景物鮮妍、樓臺峻潔、花木扶疏、池塘清漾、尤爲是院之餘觀也、畧而勿記、

買油笑譚　○事有兩出無心、而卒不免兩敗俱傷者、如客言楊城之買油事是已、月之初十、古邦南門街、有某婦、卜居近市、危樓臨街、偶倚窗、見有喚買油者、負擔過市、急拍手呼之、而該婦性殊懶、囑其弛擔樓下、乃自樓窗以修綆繫瓶下、囑注滿其中、少頃、復引而上、如汲井泉、起落甚便、解縛嗅之、香臭參半、而濁膩不類平時、因推窗問曰、爾所售者、油色殊不佳、恐入燈不能發亮、奈何、對曰、余之小磨蔴油、夙馳名四遠、安得不佳、婦乃咤曰、余所購火油也、賣油者亦曰、余之擔固蔴油也、計滿瓶值青蚨二百數十文、婦以瓶中尚有餘油、令則蒸蒸同注、既不能調和羹味、復不能燃點燈盞、直溝中物耳、何以錢爲、兩相爭執、噪於市、觀者咸掩口笑、有自命直道者、語婦曰、爾既登高而呼、彼亦素患重聽、兩誤之下、遂成兩虧、可給付百文、姑就此了結可也、婦不得已、擲與之、賣油者負擔鼠竄去、婦則倒挈其瓶、傾于衢、作汩汩聲、過其門者、猶疑詹瀑之下垂也、

焚身奇聞　○客有來自浦東者、告余曰、昨小灣地方、有一咄咄怪事、子願聞之乎、對曰、不佞忝司記載、無奇不錄、豈惟余一人是聞、將與天下人共聞之也、子姑言之、客曰、有友人日前與一瘍醫者、聯袂出遊、携手談心、郊原躑躅、但見麥隴青稠、菜畦黃膩、牧童騎犢背、作觔斗勢、博客觀玩、以取笑樂、行行且住、去家已遠、途中閒與縱論醫理、某瘍醫復談吐風生、奕奕有神、慨然曰、今天下有知醫者乎、直誤人耳、少頃、友見其頸領間、縷縷騰烟、如晚炊方起、驚告曰、子身畔得毋藏火具乎、不然、胡燄自中出也、醫復喟然曰、方與子論及時醫、覺鼻端出火、耳後生風、至今思之、安得如吾輩精於刀藥者、數十百人、出而救其弊、惜時運不齊、遂致泯泯者、誤謁庸醫、斷送身命、而蓬門之下、反可羅雀、此殆憤火中燒耳、子何異焉、友曰、誰與爾戲者、子試觀之、此烈燄上騰者、非火也耶、醫始懼、急解其衣、舉而沉之河、而口已不言、兩目瞠視、友益駭、復出之水、見其胸脇間、已有火傷數處、殆將不救、送至其家、未悉葫蘆中、有無妙藥以敷治之也、或謂是醫慣用腐藥治人瘡癤、勒索重酬、始爲之醫愈、人有窺破其技者、謂是殆造物罰之以警其餘、理或然歟、

自媒騙物　○仙女廟、楊之巨鎮也、有李某、小販營謀、生計甚絀、膝下一子、年十五、頗韶秀、恂恂有禮、不類儈夫子、一日李挈子過酒肆、遇王姓者、楊人、夙未謀面、一見如故、并道當卽日回楊、談次、問及李子

年歲，稔知尚無婦家，因揖李而言曰，僕有愛女，尚未字人，今覩文郎面目清秀，定稱佳耦，如蒙允諾，可即日隨我回城，行親迎禮也，李以一窮脚漢，驟聞佳媳婦，可不勞而獲，喜甚，乃向鄰家稱貸洋蚨兩翼，白布二端，爲納聘之資，又借得新衣數襲，爲伊子成親吉服，令隨王入城，行經大東門，進茶寮略坐，語李子曰，余家尚未知此事，當回家通知，俾預爲掃除，事畢，即來喚汝可也，乃携衣物先行，詎已去同黃鶴矣，候至終日，未來，始悟王之自媒，爲騙衣物計也，李子踉蹌搭舟歸，此雖王之狡，而李亦莽甚，恐其中情節，有舛錯處，茲據友報照登，

狂風破舟　○皖省來信云，近有二號紅船，由長沙開行前來，行近九江，驟遇陣風，將船吹至礁石撞漏，頃刻沉溺，幸舟中人，均經救援無恙，而船貨則全無撈獲，又報漢鎮近亦陡起大風，有停泊江灘之官舫一號，錨練爲風激斷，遂順流而下，與一輪船觸撞，均遭擱淺云，

自投羅網　○昭文縣治東鄉，俗名念五口地方，荒涼曠僻，四無居人，遂爲羣盜出沒之所，往來商船，報盜警者已屢矣，本月初八晚，二鼓初交，即有羣盜二十餘人，持械闖赴附近之楊樹瀚地方，行刼一李姓大戶，甫撞門而入，聞其無人，盜以爲是弱肉也，詎李宅雇工甚多，孔武有力，勇猛尤出盜上，頃刻蠭擁出，盜與格鬥，不敵，率衆遁，卒擒獲三人，兇器數事，盜舟一號，翌日報由該圖地保解縣究辦，一面詞緝餘黨，而人莫不多李之善備盜云，

枯坐待死　○是月之初，揚州倒城下，忽來一翁，年約五旬餘，携幼子五六齡，均衣冠楚楚，不類行乞者流，正襟危坐，終日箕踞，閉目絕粒者五日矣，問其姓氏，不答，與之食，亦不食，晝夜枯坐，而亦不死，人皆莫測其由，後經地保，驅諸城外，不知其更復如何也，

種火可虞　○維揚自入春以來，火患頗仍，計自轅門橋遭焚後，屈指新舊城內外，登經失慎，不下三十餘處，貨貝燼灰，屋梁焦土，而乘機搶火者，尤堪痛恨，或謂郡城自遵閉烟館後，無業游民，愈聚愈衆，漸流匪類，火患之多，大率若輩種火以圖搶掠也，其居心亦險矣哉，

德俄親洽　○德與俄，均大國也，各日報多言其向有猜嫌，今值俄王慶節，德國君主，特修書致賀，

親睦之忱、流溢楮墨、畧曰、君與不穀、世聯與國、遣使聘問、和誼永敦、即兩國先君、亦夙昭欵洽、無間初終、吾與君年皆耄耋、願此後常保和局、以副同盟之雅、今幸慶典躬逢、用特修書伸祝、并達誠意云云、是德俄兩國、毫無猜嫌可知矣、

遊獵中鎗　○俄駐土公使、一日偕其副參贊官、乘騎郊外、以騁遊興、芳甸盤馬、曠野從禽、致足快樂、俄而有發鎗聲、藹然一震、彈子簌簌從耳畔過、則其參贊官已中鎗子、委頓不堪矣、舉目四顧、毫無蹤跡、旋策馬回署、并將該參贊趕治、幸尚無妨礙、一面報請土國地方官、查拏兇犯、日久仍無緝獲、聞此次被傷、并非土廷指使、或該公使平日有仇隙於外、故倉猝間、欲圖害以洩其忿也、

行刺就擒　○俄黨爲患已久、狂燄迄未稍殺、前經屢圖其君、不成、今欲改謀其大將軍某、日者將軍乘坐馬車還署、方釋轡下車、即有一年少植立馬前、以手鎗擬之、不中、即騰身飛奔、將軍奮力窮追、卒爲所擒、當晚審訊、未肯吐實、屢審而仍無口供、現已移交某署嚴鞫矣、西報謂是人即意泥利時黨人所使也、狡黠很毒、雖屢敗而其志未頹、眞亡命之尤矣、

俄國慶節　○西歷三月初二日、係俄王馭極後二十五年之辰、內外文武、恭祝慶典、禮儀極爲彬盛、自上午九下鐘、至午後三下鐘、分班進賀、始而內侍近臣、繼而宗室外戚、其次爲京外武秩大臣、又其次爲相臣部員諸文職、朝賀既畢、王乃駕幸宮門之樓、斯時京中士庶、咸以得覲王顏、藉伸敬賀爲快、舉頭仰望、見御駕登臺、于是萬口同聲、歡呼雷動、祝吾君萬歲、王還宮、則有國中巨紳、暨命婦、又有各國欽使、均挈夫人齊赴闕廷中賀、冠蓋雲集、釵鈿星輝、至者四千餘人、亦云盛矣、下午、王乃乘輦出宮、而御道兩旁、頌聲交作、尤不絕於耳、至三下鐘、國中女塾生徒、計二百人、復來恭進頌詞、管樂紛鳴、王頗有愉悅之色云、計是晚遍國中懸燈結綵、點放烟火、轟轟烈烈、徹夜未停、說者謂慶典禮節之盛、如此次者、亦不多覯、蓋猶是昇平景象也、西報紀此、備極鋪張、用節譯之、

比后受驚　○西報載比利時國皇后、偶乘御輪出遊、兼入梨園聽劇、歸路經通衢轉角地方、忽聞發鎗聲、中其車蓋、馬驚躍、幾肇事、當有隨從近侍、下車拏犯、詢係該樓中、姑與皇后爲戲者、欲恐嚇之、令受

小驚，以博笑樂，無他意也，噫，亦妄矣哉，國之母后，而可相戲耶，其自詡技熟，不致傷及車中人，萬一馬驚躍而車顛翻，致坐車者受傷，則是人之罪，其可逭耶，戲之無益若是，少年選事者，幸勿惡作劇也可，

總戎蒞任　○本任常熟福山鎮總兵，熊鎮軍岳斌，駐紮該轄，操防訓練，輯睦兵民，頗爲邑人感頌，計任事以來，閱十餘載，刻因久病纏綿，不得已，請假三月，以資調攝，當奉撫提兩院批准，檄委前淞北營統帶雷總戎震初，來權是篆，本月初八日，接印視事，其鎮標各哨，鳴號排隊，齊赴舟次，恭迎登岸，鎧甲鮮明，旂幟焜耀，道旁觀者，咸稱其步伐整齊，軍容嚴肅，可想見將軍威武焉，

賑饑總數　○意郎特之災，凡誼屬鄰邦，靡勿薮助鉅欵，滙往施賑，以救垂絕之饑民，而昔無窮之厚惠，所有籌賑公會，亦按旬開列清單，送登報館，昨閱法京日報，計分登賑項清單十二次，前後總核共得六百八十餘萬佛郎，別有一報館，核數得四萬三千十六佛郎，樂善之誠，中外同典，較諸春秋雍絳之役，何多讓焉，爰樂紀之，

禁談時政　○東洋近聞云，日廷近有新令，着諭知各書肆，凡書籍之有關朝政，以及議更成法，設立朋黨者，概不准發刊，須先將稿本，報官呈閱照准後，始可刊刻，違者立將該籍罰充公項云云，書肆中即遍列告白通知，而西字各報館，頗嘖有煩言，謂如是則報章之有關日廷政事者，亦將呈閱後始蒙准刊乎，然刻下各報中，已無有獨抒橫議者矣，

狸奴傳信　○古有以飛鴿傳遞軍中警信者，謂之鴿使，泰西各國，亦有用之，以補電線之不足，亦鳥類中之警敏者也，近閱西報，知法國有創參貓傳信之法，蓋恐專用鴿，或被勞人鎗擊下墜，致誤機密也，刻聞已有預諳教導者，竊願翹首以觀其成已，

會試題目　○四書題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詩題　賦得靜對琴書百慮清　得清字五言八韻

崇邑歲試案錄　○夏大宗師前月按臨太倉州屬歲試共錄取崇明縣一等生員十九名取進新

生三十二名刻據友人抄寄來館幷題目一帙合亟照登如下　○生題　詩云迨天之未至能治其國家

次題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詩題　試沿流水覓桃花　得沿字五言八韻

一等十九名　張應穀　陳祖亮　沈汝豹　張應烜　劉錫恩　施麟慶　童昶　蔡慶保　祝昌緒

施楚泠　沈鑽先　黃炳輝　劉瓚　施錫櫻　施雲瑞　沈翥鶚　龔其穀　黃寶琳　黃思齊

童題　其有不合者仰　次題　入於海周公謂魯公　詩題　今來滄海欲求珠　得求字五言六韻

取新進生三十二名　陳書培　龐錫康　張曾培　沈翥鴻　呂熙源　陳占吉　宋文彬　盛振濤

施熙載　施炳熙　黃鼎亨　張高培　張大培　龔其鼎　楊廷標　曹逢澤　施烜　郁鑫銓

華延蔭　沈鏡湖　張星瑞　黃鏞　陳榮仁　董希忠　丁士仁　倪奉璋　張炳烜　丁寶琛

黃樹榮　陳倫　黃樹槐　徐鼎

金焦泛月歌　○南徐月出天容開我正一葉橫江來未暇燃犀照幽怪且邀明月傾金罍扼江形勝雄金焦焦山蒼秀金山高天然位置豈無意要令跌宕容詩豪雨岸疏星明市火江上船如天上坐六朝三國空烟雲如此江山今著我米元章蘇東坡雨賢遺蹟留無多寶晉空齋蝕風雨山門玉帶悲頭陀江流無聲月浩浩水底看山山更好名韁利鎖幾人閒過眼名山嗟草草三更酒酣清興發風露吹涼入華髮金蛇萬道手底生笑弄寒波洗江月畫角聲催江月落夢中與月猶相逐萬樹垂楊月二分明朝更跨揚州鶴

吳中樂年子稿

續錄河南考略　○中州名山，開封河陰縣西北，有敖山，相傳秦時敖氏築倉于上，因名，漢酈食其勸高祖據敖倉之粟，即此，許州襄城縣南有首山，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彰德府東北有韓陵山，爲東魏高歡破爾朱榮處，山下立碑，溫子昇撰記，陳尚書徐陵奉使過此，讀之嘆賞不置，及歸，上問北朝人物，對曰，惟韓陵一片石耳，衛輝府輝縣西北有蘇門山，上有百門泉，故一名百門山，三國孫登隱此，號蘇門先生，阮籍訪之，惟長嘯一聲，不答片語，其傲睨可想也，太行山在懷慶府北，形勢巍峩，始河內，訖幽州，中有八陘，其間峰谷巖洞，景物萬狀，綿亘數千里，總名太行，爲中州之鎮，亦形勢之區也，禹

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言山本蟬連毫無中斷、太行之陽有盤谷、在濟源縣北、即唐李愿歸隱處、名賢題詠甚富、韓愈有送愿盤谷序、其東北爲王屋山、禹貢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註水狀如屋、故名、北峙一峯、嶮峻突兀、頂有石壇、名曰天壇、東曰日精、西曰月華、北曰天門、古松數株、皆千百年物、若砥柱山則在陝州城東、禹導河至此、鑿三門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是謂三門、唐太宗嘗勒銘于此、河南府城北、有北邙山、上有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墓、在山、今更名太平山、城西南又有關塞山、左傳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即此、一名伊闕、亦名闕口、大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俗名龍門山、偃師縣西北有首陽山、相傳商伯夷叔齊、餓死于茲、詩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即此、今案河南志言首陽者五處、史記賈逵註云、在蒲坂、則應在蒲州、然亦未詳孰是、至山之最著者、爲中嶽嵩山、在登封縣北、乃五嶽之一、上有三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也、一名嵩高山、詩曰、嵩高維嶽是也、漢武帝至此、獲駁麃、見夏后啟母石登山問呼萬歲者三、即此、唐武后易名爲神嶽、縣東南又有箕山、一名嶧嶺、世傳許由隱此、堯召爲九州長、厭聞之、滌耳水濱、鳴其矯潔、巢父牽犢上流而欲之、即是、上有許由墓、山陰即益避禹子處、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率羌戎敗秦師于殽、即崤山也、殽與崤通、當在永寧縣北、一名嶔崟山、自東崤至西崤、相去數十里、地極險峻、即古之崤道、陸渾山在嵩縣東北、一名方山、漢末高士胡昭隱此、又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即其地也、南陽府城東北有豫山、孤峯峭立、高不可仰、俗名獨山、下有三十六陂、亦稱奇景、桐柏山、在桐柏縣東南、峯巒奇秀、上有臥龍翠微諸峯、淮水出其下、相近有大木山、即晉祖逖移家屬避難處、汝寧確山縣西北、有樂山、一名朗山、上有皓月池、中開四季蓮花、足供遊賞、遂平縣西有嵳峿山、一名嵯峨山、唐書節度李觀及吳元濟戰於嵳峿、又五代史黃巢由潁蔡保嵳峿山、皆謂此、至若史遷西至之崆峒山、在汝州西南、相傳崆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莊周述黃帝問道崆峒、遂遊襄城、登新鄭之具茨而訪大隗、諸山、皆與此山相接壤、則汝州之崆峒當爲近是、妄縷考豫中名山、而述其大略如此、

此稿未完

畫士告白　○啓者本主人向擅西法畫像歷蒙四遠紳商游揚讚頌　嘉惠良多如本埠輪船招商總局有利及麥加利天祥等行均有本主人畫稿可資觀玩倘承　賜教可携一日印小照來便能放寬展大隨意指教無弗精妙入微也此啓

滬北羅生藥房主人啓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初九日　第四十八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四月初一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論相術　朝聖盛典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意國皇姪遊覽小紀　湯文正毀淫祀說　烟禁近聞　蘆花救吞生烟　慳吝聲事　狂童該打
查封菴堂　開石壓斃　慢師議罰　歧路拾銀　美國異胎　按年撈屍
白門患火　京口溺河　游歷遇害　安老恤孤　中延西將　長崎賽珍
煤礦炸裂　吾道又東　學習華文　東瀛近事　同日聲焚　滬江官報
俄調師船　亂民徙島　俄使回華　俄貸鉅欵　俄謀印度　法京近耗
虎門設險　潯州剿匪捷音　查荒開事　樂安子詩　續錄河南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三月十三日奉　上諭銘安玉亮奏副都統因病懇請開缺一摺伯都納副都統本局紳董開單懇請獎勵各摺片着吏部議奏單併發欽此同日奉　上諭巡視北城御史伊里布等奏遵保獲盜出力之司坊官及水醫並請開缺一摺曾國荃向來辦事認眞山西迭被旱災該撫籌辦賑務善後諸務尤能不遺餘力俾地方得以乂安現在時事多艱朝廷方深倚任着賞假兩个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欽此○十五日奉　旨伯都納副都統着吉林協領德平阿補授欽此○十八日奉　旨詹事府右庶子員缺着祥麟補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員缺着李暎補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員缺着秦鍾簡補授劉盛藻着預備召見李續午着以主事用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世泰秀文奏庫儲支絀放欵不敷請量爲變通一摺據稱內務府銀庫欵項入不敷出必應寬爲籌備各省捐例已停惟戶部尚有常捐之例擬將內務府三旅人員報捐虛銜各等花樣均歸內務府自行酌辦該捐生上兌後卽將實收赴該御史衙門換照以便互相核對等語覽奏實堪詫異國家節制謹度量入爲出自有常經如果內務府放欵不敷該總管大臣自當斟酌情形預籌辦理何待該御史越俎代謀瑣屑言利況常捐向由戶部核辦乃世泰等輒請于內務府設局報捐由該衙門核對換照紛更舊章尤非政體世泰秀文不勝御史職任均着回原衙門行走欽此同日奉　上諭明慶奏假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廂黃旂蒙古都統明慶着准其開缺安心調理該都統年逾八旬在御前侍衛當差及管理神機營等處事務歷有年所前在各路軍營打仗著有功績加恩着賞給人葠六兩藉資調攝並賞食全俸以示體惜欽此

論相術

古者有姑布子卿相人之形狀以測人之吉凶是爲相術之始迨戰國時有唐舉者習其說以惑人荀卿作非相篇闢之漢興異端益熾漢書形法家雜以相人二十四卷自漢迄今千百年來九流之輩浪逐江湖日益加增而相術之流弊愈不可問亦可慨矣其言曰耳須聳目須明鼻須長口須大手宜色潤指必細長足心以多肉爲貴足指以粗短爲美其相人也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若者公侯若者卿相或灌以米湯使

人欣然色喜或加以恐嚇謂人面有晦氣其自稱也不曰柳庄便號麻衣胡言滑語滿口模棱俾鄉愚俗子爲之破慳囊以聆其言如是者每在人烟聚集之所予未嘗不歎若輩之爲術甚卑而愚人殊衆也詎知容貌之妍媸本夫造化之神奇與夫攝養之豐菲人有先貧後富者始焉頹喪瑟縮囚首垢面繼則移氣移體奇偉魁梧矣人有先强後弱者其始額廣頤豐容儀軒邁繼則神枯肌削黧黑堪憐矣以人之畛域而言歐洲之人隆準中土之人寡鬚美洲之人多赤斐洲之人多黑此地土異宜而人之容貌亦殊也以人之品類而言仕宦者容多秀潤耕作者貌多粗濁貧民賤業容多枯瘠富豪貴胄容多肥胖此衣食異境而人之品貌亦分也抑又聞之凡婦人於懷孕之際酷愛一人則生子多類之故伉儷情篤者其子女多肖其父泰西有狂婦某自謂額上有桃欲去而不得及生子果額有贅疣大如桃李然則容色之妍媸亦由氣體之清濁而吉凶禍福不與也是故堯若舜均是仁君也而長短迥殊孫叔敖突禿長左終以楚霸葉子高微小短瘠卒以仁聞臯陶色如削瓜可謂陋矣然萬種德黎民懷者非此而誰傅說身如植鰭亦云劣矣然作舟楫作霖雨者舍此其誰且天下有形相似而品不同者舜重瞳項羽亦重瞳二人之仁暴迥殊也孔子貌似陽貨厄於陳蔡二人之邪正相懸也仲尼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天下不少皮相之子而人才之眞僞終莫得而出亦可慨也夫而況江湖雜伎浪談風鑑者謂能定人終身之亨屯是誠不通之甚者吾是以作是論而不禁爲之擲筆三歎也

朝聖盛典　○聖方濟各沙勿略墓所向在澳門之三洲島每年葡萄牙商人均有前往展謁盛禮以舒追憶之忱者本年該國旅港各商會雇火船名白雲者於上月十六日動輪前往景仰聖塋想必有摩肩擊轂之盛也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厥後有意國商人名博羅者偕其父商於華懋遷有無跋涉重洋奉教皇或蒙古主書屢往來呈遞以通聘問元世祖呼必賚見其奉辭中外能不辱命深器之令棄商授以職委蛇朝右彬彬有禮綜其前後服官中夏十有七載勤奮如一轍同列咸異目視之成宗馭極連章乞骸骨賜歸本國上以其情辭迫摯俯允焉至元二十七年方濟各會士若望高味諾挈教士數人銜　命來中土

致書元祖、請准於燕都創構大堂兩座、上如其請、退而召工師、購巨材、經營興築、不數月落成、世祖親詣聖堂、恭贈彌撒禮、若望喜教道之廣揚也、爰將達味聖詠、暨萬日畧經、均譯以蒙古語、令年幼數人、日誦聖詠於祭所、事聞　教皇格肋孟第五、大悅、立封勅北京聖堂爲藩座、以示褒榮、授若望爲北京總牧、時奉教者約三萬人、規範於焉大備、奉定二年、若望以積勞成疾、斃於燕、訃聞　教皇若望第二十一、即遣同會士尼各老、承是乏、復命會士二十六人、兼程來華、勤理教務、莫毋願前功、大德十八年、　聖輿代利各、由羅馬航海、直指華京、沿途波濤翻湧、瀕即於危、卒安抵京師、甫卸裝、遽以勸人奉教爲已任、時在廷臣工、多有感化者、於是教務駸駸日上、月異而歲不同、統計領洗者二萬人、蓋表正者影直、源潔者流清、觀化之衆、夫豈偶然、駐華一十六稔、文帝至順元年、仍回羅瑪、不數月、歿於修院、凶耗至華、衆皆泫然出涕、追念遺徽弗去口、蓋惠澤之入人深也、迄元之季、上仍郵致國書達羅瑪、　教宗遣使答謝如禮、順帝至順朝、復遣命重臣如羅瑪、恭覲聖範、至日欵迎備極優渥、以上國公使禮待之、　教皇特簡欽使四員、伴送回華、元主亦極相欵洽、賜宴賜坐、恩禮稠疊、夜向闌、猶駕幸使臣寢室、討論經典、略無倦色、并望　天主垂憐、大錫福祚、信心之堅、誠有足多者、　此稿未完

意國皇姪遊覽小紀　○意大利國皇姪、乘坐該國兵艘、遠涉重洋、來遊東土、已於二月中抵滬、行踪暫駐數日、即鼓棹長江、往遊九江漢口等處、茲得金陵友人來函云、上月十六日、吳制軍先飭上江兩邑尊、至下關俟候、午刻意國兵船駛至該處、停泊後、皇姪即下舢舨、同二邑尊遊莫愁湖等處、至薄暮始返、十七日皇姪與隨員登岸步行、入儀鳳門、路遇官署、派來之綠呢轎一頂、藍呢轎二頂、小官轎八頂、皇姪與隨員、即登轎赴制軍署、相見如禮、已而遊妙相菴、貢院、夫子廟、織機局等處、午後五點鐘詣天主堂、徘徊良久、直至六點半鐘、始乘肩輿回船、十八日辰刻、制軍親往下關答拜、時有槳船數十號、兵船一艘、護送制軍、在岸觀望者不下數千人、一時旗幟輝煌、炮聲遠震、亦盛事也、聞皇姪於月之二十一日回滬、二十三日邀同意國羅公使、乘坐馬車、駕臨徐滙、當即恭肅欵陪、導遊各所、於滙中天文臺、皇姪特爲擊賞、逐事細訊、從可知皇姪亦精通格致學者也、

湯文正毀淫祀說

雲間郭友松稿

嗚呼、自左檄始爲像以象黃帝、而後之偶象之風熾、偶象之風熾、而巫覡之說行、雖呂刑所訓、重黎絕地天之通、而神與人不相雜揉、然觀左國史漢諸書、或稱某巫、或謂巫兒、西門豹之投老嫗、霍子孟之遇宛若、皆託于妖妄以施其淫昏、吳楚之民、風俗尙稱柔善、惟巫覡盛行、而淫祀大起、竊嘗疑鬼神之說、亦有與時爲盛衰者、蔣帝在六朝、擬諸郊天、今則無靈響矣、唐狄梁公行檄吳中、悉燬諸淫祠、惟太伯諸廟不燬、昔姑蘇之上方山、有所謂五聖祠者、惑衆斂財、莫此爲甚、而爲福爲殃、故神其說、俾人惴惴焉莫之敢疑、莫之敢議焉、嘗考五聖之說不一、或謂卽函史所云五方之神、受命于尙父者、或以爲五行之精、或以爲五酉之怪、堅瓠及鱷精隻云、明祖伐諸叛、後夢五卒乞封、遂許立廟一矢之高以祀之、故每祀必五、亦仍五人爲伍之義、郎仁寶七修類藁、亦載此說、夫一卒爲國而死、胡至崇以宮室、名以天聖、噫、是何說哉、孔伯湯中丞撫吳日、正上方五聖盛行之時、湯毅然欲燬之、或以禍福怵、或以紳士請、公皆不從、卒躬詣其地、焚祠伐象、散諸僧道、其託巫覡以取財者、盡法懲之、至有爲小說以演其事者、當日公蓋一意孤行、而惡寫糾結既多、幾懼不測、使非剛果如公、孰能燬之、孰能成之、蓋淫祀之爲患有三、一耗人財物也、民力幾何、而爲若輩所魚肉耶、一誘人淫邪也、託爲婚嫁冥通之說、遂至童女孀姬、悉入其網羅也、一啟人不軌也、往往託神以蠱世、必至聚衆聯盟、不畏官長、馴至有盜賊之行焉、而長吏之置而不問者、亦有二故、一則惑於地方之奉以爲神、若有異言、恐恒情不協、或且恣生事端、則畏其生事而不辦也、一則謂此等無知愚民、爲衣食計、卽訛人錢物、亦屬細微、則忽爲小事而不辦也、文正公實神明於吏治、平日宗孔孟之學、以爲邪妄之敵、自是以後、吳中上方山以衰殺矣、皆公之力也、夫泰西之人、專崇上主、故不聞巫覡之說、然觀古教所載、誌掃羅爲斐利登戰敗、乃召撒母耳之魂、似亦用巫覡、而掃羅後亦敗死、是巫覡之不足重也、而五聖之說、直一地方無賴、死而爲厲、兄弟五人、故曰五聖、見於西人聖教理證一書、文正時西學未盛、未必緣是而燬、然可見此心此理之同、先聖後聖之一揆也已、

烟禁近聞　○辰下滬埠南市、及城中烟館、已遵諭一律閉歇、無敢違禁者、亦足見風行雷厲矣、惟

無業游民、驟促生路、往往有遷至租界、仍舊開張者、而善堂施送戒烟丸、亦以集貲不易、遽爾薙敗、近日老北門、至晚間領照入城、竟有一二百人之多、所望當軸鉅公、急與領事籌商、俾各國租界、一體示禁、則一氣呼承、不致如做兩扇題光景也、

蘆花救吞生烟　○瀏河有某姓小兒、因渴誤飲鴉片淋水半碗、逾時、委頓昏沉、忽失常度、家人輩急詢之、則曰適飲茶、味頗苦澀、遂腹痛至今、始知其誤飲烟汁、急覓解救之方、一時無措、習聞粵中木棉蘆花、燒灰吞服、必愈、乃拆舊皮椅墊得之、如法燒製四錢、加食鹽二錢、化開水灌之、嘔出黑水一器、頓愈、始知是品之收效爲甚速也、

慳吝肇事　○崇邑箔沙某姓、舊欠雇工工資錢若干千、屢索無付、祇立一票據、俟諸異日、近該工人已故、伊姪某、持據索錢、某姓竟倚勢妄爲、聲言子豈負工資人耶、遂將欠據扯毀、毒毆其姪、極形狠狽、詎姪婦、即嘔血亡、控諸官、判曰、票雖扯毀、照據還錢、因傷致死、事出無憑、不准、當堂勒令屍親具結、遂以謂鐵案如山云、

狂童該打　○澄江來信云、上月間、江陰縣李邑尊縣試二覆時、點名扃門畢、就案桌親書四書文題、曰苟不固聰明一節、衆童有環觀者、各無言、旁立某姓童、獨冷語云、狗不過聰明而已、若不聰明、勢將咬人、邑尊聞之、怒叱曰、今者考試大典、爾等宜何如恪遵　功令、嚴肅以將、乃胆敢於父母官案前、狂肆若此、其平日不遵父師管教、已可概見、立飭開取本童姓名、并責以夏楚、而衆乃無敢譁者、

查封菴堂　○錫山南門外、有觀音堂一所、新落成、尼僧大舉香會、采烈典高、遠近哄動、適是日有撫署委員過此、目覩婦女紛至沓來、當即入城、咨會縣署、派差將庵門封釘、而燒香男婦、霎時星散、僧人有被逮者、彼藐法無忌之徒、可以鑒矣、

開石壓斃　○前月下旬、常州石壩山、有土人開掘黃石、椎鑿兼下、其聲甚震、旋有山民劉姓等數人、穴而入、詎石根挖鬆、裂縫中時有聲響、同伴中知勢不佳、急呼劉等同出、以防不測、而劉以收拾器具、略遲緩、則石洞已驟壓倒、作霹靂聲、劉被陷洞中、急喚多人、扒去石塊、劉屍已裂爲三處矣、見者傷之、

慢師議罰　○延師課讀、是以子弟之成敗責之先生、而顧可忽乎、降至今日、師道不尊、小子學業、亦遂無長進之望、其弊當有所歸矣、崇邑米行鎭、有小康家、延鄉人士爲師、已數年、比今歲新正到館、主人翁遽以白眼相加、甚至出惡草具見餉、師雖含忍、而莫得其開罪之由、迨二月晦日、竟轉邀鄉人來逐師、師本懦而無能、喪氣歸家、聞于其弟、大不平、奔赴居停處、厲聲痛責、理直氣壯、主人爲之語塞、旋謝罪師門、幷補送洋蚨二十金、以作終歲膳金、而事始了結云、

歧路拾銀　○崇邑五澂鎭、有少年某、家鉅富、而喜遊蕩、揮金如土、其母憂之、誡以物力維艱、爾父創業、亦大不易、盍稍事斂跡乎、某聞言、滋不悅、復開篋携洋五十元、策馬疾馳去、將往某家、母雖氣憤、而無如何、詎某行不遠、因馬足登橋滑仆、人馬俱墮入淺浜中、而身畔之洋、亦墜落無蹤、匆遽而歸、天已向晚、次日黎明、有販棉花者、路經是地、見叢草中有紙裹、拾而藏之、得洋五十元、喜甚、亦匆遽而歸、人問之、則曰余適思感冒耳、踪甚秘密、有知其事者、來函備述如此、

美國異胎　○本館登登異胎、以供談助、皆經各處友人投報、亦既數見不鮮矣、而于泰西胎異、獨形闕如、猶未足盡中外之變也、刻閱美國新報、述及該國有某婦一胎孿生二子、視之、蓋兩其體而一其身者、五官端正、眉目如畫、兩手亦屈伸自若、獨脛足均形缺陷、二孩腿際相接、吻合無間、若偃臥于床、則首居兩端、而中聯一體、見者靡勿愛其面目端好、而惜其步履未諳也、尤可異者、甲寒則乙亦發噤、甲思臥而乙亦倦容可掬、若出自一人、誠宇內獨著之奇也、爰又誌之、

按年撈屍　○有湖廣康姓運木號船、自漢鎭開行、於上月十一行抵鎭江金山河、投行銷售、旋有夥划一小舟、擬登岸、不知因何失足溺江、而船夥猶未曉也、偶一瞥眼、忽失所在、已不諗掩沒何所矣、報聞其叔、悲慟躁急、無可爲計、自午迄酉、屍身仍未撈獲、忽有鄰舟長年、謂此屍當在距舟十七丈江中、衆斥爲妄談、旋見其蓬髮已班、正容侃侃、或者其言不謬、姑試之、按定丈尺、泅水摸索、果得諸其地、如長年言、觀者駭爲奇事、或曰、天下事恒多巧值、諺云、芥子入針孔、無足異也、

白門患火　○昨報邦上火患頻仍，民間傳說，多謂失業游民，種火圖搶，經官憲查禁有案，刻據金陵來信，述該處省城，亦登肇焚如，半由于積薪起禍，亦由於火油失慎，計自漢西門外，焚去草堆五六百擔後，次日，附近地方，又延燒茅舍七八十間，不數日，相去不遠，又被焚百餘椽，復有水西門外，上河暨南門內大街，計兩次兆災，數百椽盡付灰燼，則皆因火油炸裂所致也，蓆棚草屋，最易引火，而火油之爲用，人多貪其值廉光亮，雖經憲諭，仍難禁止，所當急籌防禦之方矣，

京口濬河　○前本報四十五號，登議濬運河一則，當以傳者未詳，幾疑此舉在影響之間，刻經專函馳詢，得報，謂鎮江運糧河道，兵燹後，歲久失修，淤塞殊甚，夏秋泛漲時，尚可浮送行舟，若春冬水涸，則河底乾坼，幾同平陸，今由統帶毅字營王觀察，遵奉督憲札飭，檄所部兵數千名，自正月下旬挑挖爲始，由江口開濬，直達丹徒鎮，計長三十餘里，已將告竣，兩岸佔造民房，均經給價拆卸，計河身開寬至十丈餘，深二丈有奇，并由總辦鎮江保甲局馬明府海晴，特赴金陵採購椿木，由製造局移借打樁機器，刻日興工，以資捍衛堤岸，是舉也，洵不愧爲國爲民之實政矣，

游歷遇害　○新架坡遞來信息云，近有法國人二名，往內地遊歷，兼致探察，一係司理機器者，一乃大格致士也，途中與該境土人，小有齟齬，竟被殺害，聞先經請地方官給領護照時，曾諄勸其免往遊歷，而該法人不允，致罹是難，刻已由當道緝拿兇手，以懲嚴辦矣，

安老恤孤　○聞新任廣東糧儲道彭小梟觀察，抵任後，頗留心善務，嗣查得省中孤老院牆壁頹圮，經費浸蝕，已有名而無實，茲觀察親臨院內，逐欵稽查，大加整頓，借同在籍紳士，刻日集欵興修，并將經費規復，重立章程，有條不紊，行見實惠均沾，無告窮民，一旦重覩天日，則觀察之澤也，

中延西將　○近悉　中朝，延請德法各國，精曉兵法，熟諳韜畧人員，來華教授營兵陣法，爲步武進退之準，計訂定來華者，共三十員，每月致送俸金銀三百員，以資公費，此係中土近來練兵要務，蓋鎗炮打靶，及瞭望推算之法，實莫精于西人，其法精嚴微妙，終難自得師心，故不惜厚糈以收實效，所謂有備無患也，若云中俄瞬將有事，是以急遽相求，則未免管蠡之見矣，

長崎賽珍　○上月二十三日、爲西歷五月之朔、日本長崎埠、復開賽珍會、會中章程、暨一切布置、較上屆略形推廣、想欲炫私家之珍、而贈上國之光者、當不憚跋涉重洋、而賫物以往矣、計是舉爲該埠第二次盛會、日本之崇尚西法、已有實效可覩如此、

煤礦炸裂　○日本特加斯地方、向有煤礦、採掘多年、窈邃深黑、工人多携燈而入、以便工作、茲以誤燃煤塊、兼以地氣鬱蒸、遽爾炸裂、工役不及逃避、受重傷者六十人、因傷斃命者五十五人、此西歷上月初四日事也、吁、危矣、

吾道又東　○有執友自東瀛歸、爲言日本近來風氣又變、向之專尚西法、不准私留中國書籍、今且漸次購歸、珍藏之家、蒐羅甚富、朝廷亦頗留意文學之士、爭相延攬、搢紳先生結詩文社課、互相雄長、而徒講洋務之輩、已不復爲時流所重、則吾道不幾又有振興之象哉、日人之善變如此、

學習華文　○日本國擬派子弟、年十三四歲以上者、來華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其抵華日、准其薙髮易服、如華人裝束、以免駭俗而資習處、限以年分、律以資格、俾專力攻習、蔚爲有用之材、不可謂非該國之卓識也、

東瀛近事　○日本刻又於橫濱建造鐵局一所、爐火通紅、工匠如墨、鑄造鎗炮、期於多多益善、武備之盛、大非昔比、洵稱能自强者、又在英京定造水雷戰艦四艘、聞刻已蕆事、約一月後可駛赴日京、聽候調遣矣、

同日肇焚　○東瀛火災、已成數見不鮮、司記載者、幾乎腕欲脫而筆欲禿矣、刻又聞沙谷加地方、於西歷四月三日、猝爾失慎、計被焚屋舍七百餘椽、同日、富甚芝地、亦遘火災、計焚去民居二百餘所、瞬息之間、遙遙相對、眞所謂不侔而合者、亦以見該境失火之多已、

滬江官報　○新授江甯藩憲梁檀浦方伯肇煌、前由海道抵滬、憲旌暫駐廣肇會館、前聞方伯于上月十八日乘招商局江孚輪船、前赴金陵、茲聞已奉督憲飭知接印任事、想秦淮河上、竹馬歡呼、同寅僚寀、願瞻憲範、當必有一番熱鬧也、

俄調師船 ○西字新報云俄羅斯近又續遣堅捷炮船五艘前來中國海面排泊不日已可駛到查俄國兵船前經到有數艘寄椗吳淞海口并聞有大帮師船分泊日本海港是俄國水師之雄直可與歐洲各大邦比武而爭烈矣宜其橫厲無前有躍躍欲試之勢也

亂民徙島 ○俄國泥意利時得窰人職爲厲階正未有艾前報投書君側其狂獗已可深駭茲聞其黨以屢圖其君未能得手竟散播謠言謂欲將都城同時舉火盡削爲平地未幾城中有大書院一所無端失愼說者謂該窰人之陰謀云刻下四處兇拿共擒獲醜黨五百餘人誅不勝誅乃用火船載赴上伽利海島以聽其自生自滅然安得舉數十萬死黨盡委之于汪洋孤島中也肘腋之憂竊恐未有已時奈何

俄使回華 ○大俄國駐劄北京公使布策前以請假回國當飭其參贊官留京代行公事歷時已久茲閱西報探知布公使刻已由俄京起程回任視事其行踪則取道旱道由西北進關經陝甘湘鄂等省然後沿程北上云恐道途跋涉不若航海之指日可到尚須緩以時日也

俄貸鉅欵 ○西四月十七日英倫敦電音云俄廷近向該國貸銀計一千五百萬磅合之英洋則七千五百萬元也俄國度支所入向稱不菲今忽稱貸鄰邦得此鉅項其將以之儲軍實耶非所知也又聞俄廷發出測量亞洲海道經費計羅卜二十五萬枚云合并附誌

俄謀印度 ○西報謂俄主雄謀遠略日以擴充土宇爲心近又欲窺印度畧露端倪矣或且從而辯之曰俄與印度相距甚遠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何能越國以圖子徒自啓猜嫌耳則應之曰俄人得尺得寸處心積慮已非一朝若印度有隙可乘安肯置之不問豈以路途遙遠而遂不謀及乎按以上問答之辭皆西報所言而循環日報譯出以供衆覽者也恐不免過涉深文矣

法京近耗 ○美洲境內馬達加國舊有法人曾任領事者購地一區未幾本人病沒其後人擬將此地售去而該國朝廷不許經地主檢齊契券并邀集中証訟于法領事署當即照會官憲約期會審屆時其國之首相來公廨集訊傳齊中証原被秉公質讞而該國會審官獨不許証人開口領事問以是何意見則對以余自有意見詞氣之間頗形傲岸領事不悅當飭退堂而案仍未結一面申奏法廷聽候核奪領事

署日行公事，遂與該國不通文報，刻尚未有舉動，或仍修舊好，或竟致決裂，均未可知也。

虎門設險　○粵省之虎門海口，實爲穗城之門戶，亦自然之形勝，刻將舊設炮臺，重加修築，煥然一新，并各臺均置炮位，自十墩至十五墩，式樣時新，犄角取勢，以資鎮守，亦安不忘危之道也。

潯州剿匪捷音　○上月二十八日新報云粵友來言粵西潯州府屬有劇盜覃啓瑞者，擁衆揭竿依山爲巢，初猶截掠過客，繼竟焚掠村鎮，馴至附近城邑，擾掠當店市肆不一而足，由地方官稟請大憲發兵剿捕，盜黨竟敢拒捕，如大敵然，乃添兵往平之，盜首覃啓瑞懼不敵，乃潛出招羅黨羽，聚盜以盜首他去，官軍猝來，乃率衆出列陣，相拒該賊巢形勢頗險，盜黨復扼吭以守，官兵勢難驟進，乃謀以勁兵聚攻其前，使盜黨悉衆相拒，然後暗中分兵由間道搗其山後，盜黨悉力向前守巢者皆疲老弱卒，遂焚破之，盜衆聞警急回，則老巢已破，腹背受敵，進退失據，結者紛紛潰逃，奔走稍遲，即被斬獲，而官軍又用盛彥師殲李密計，預布遠圍而撤其近者，覃啓瑞之子覃迪適隨餘衆潰走，遂被執，其餘傷斃有差，惟覃啓瑞已他出，故幸得漏網云。

查荒鬧事　○上月二十八日申報云昨得嘉興來信言月之中旬，浙撫譚中丞委候補道某及候補同知三員赴嘉屬查勘荒田，委員抵嘉後，即居於宏文館內，四鄉農人聞信，以爲荒田實難升科，不約而來城者共數千人，均執香求免，委員見人多口雜，恐難以理說飭，即拿辦於是，鄉人不服，即將候補道等四員捉而挾出南門，幸被嘉興協聞知，立即率兵追出，將委員奪回，其有尚留在城之鄉人，亦即逐去，然斯時南關外各舖戶已同時關閉，南城門亦暫閉片時，此本月念五日下午四點鐘事也，嗣聞已拿住鄉人十餘名，解押嘉興縣署，聽候憲示懲辦，若委員則已用砲船護送上省矣。

雨後得友人邀飲詩次其韻以答之　○陰雨凄涼甚，蕭齋頓覺寒，水添魚躍沼，樹濕雀依欄，物悟安居樂，人言行路難，愁多須健酌，病骨與偏闌。　○閒步　如畫春山曉，看來值萬金，護花蜂有意，出岫鳥無心，樹古烟霞古，林深屋宇深，吟詩松竹裏，鶴淚和清音。

樂安子虛稿

續錄河南考略　○按中州大川，在省城一帶，則有黃河，水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

山東濟寧界、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經黑陽山下、東踰府城、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八年、復疏入故道、自是河分爲二、正統十三年、滎陽等縣又決、漂溺民居、不可勝數、要之中州一省、地當大河之衝、河限南北之界、是以泛濫之患、殆無虛歲、　朝廷特設河道等官以治之、所以重民生也、府西又有汴河、源出滎陽縣之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達省城、西至中牟縣界、入于河、密縣則出溱洧二水、溱水一名潧水、東北至新鄭縣、與洧水合爲雙洎河、至西華縣入河、詩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卽此、周職方氏所載、豫州數曰圃田、當在省城之西、隸中牟縣治、其澤東西約五十里、南北三十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滙、今爲澤者八、如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類、惟總爲圃田一澤耳、府西又有金明池、係周世宗時鑿、宋太祖駕幸觀水戰、前賢題詠甚多、歸德府睢州之西、有睢水、在梁郡、受汴入泗、漢韓信敗龍且、唯水爲之不流、此卽其上流也、孟瀦澤在虞城縣西北、爾雅作孟諸、大禹導河、澤被孟諸、又左傳楚子夢賜孟諸之麋、皆指此、彰德府林縣有淇水、水經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按隆慮當卽今之林縣、詩衛風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卽此、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按濟瀆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源初發自王屋山下、曰沇水、旣見而伏、復出於此、俗謂之衍水、相近又有溴水、源出琮山、春秋襄公十六年會諸侯于溴梁、卽此、又禹貢所載伊洛瀍澗四水、皆在河南府境、伊水出自盧氏縣閼頓嶺、左傳辛有適見被髮而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晉果遷陸渾之戎于此、洛水則出自陝西商州雒南縣之冢嶺山、相傳夏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此、其入河之處、清濁異流、謂之洛汭、禹貢東過洛汭卽此、一名什谷、史記張儀說秦王下兵三水寨什谷之口是也、瀍水源出洛陽縣穀城山、澗水則出繩池縣東北白石山、周書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卽此、若淮水則發源南陽之桐柏山、爲四瀆之一、禹貢所云導淮自桐柏是也、中州川澤之多若是、汉港紛歧、河流泛滙、自黃流改道、而決口潰隄之患、遂歲無虛報、豫工需費浩繁、嘉道之季、至首創捐例、以資周轉、　朝廷視爲漏卮、雖特設大員、駐工修築、而伏秋汛期、猶未能一律安瀾、治水自古無善法、洵確論也、近則河流順軌、運河漸復故道、良由大小臣工、盡心爲　國、以節餉需、而安民業、豫中百萬生靈、藉免其魚之歎、豈不懿歟、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十九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四月初八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釋相　羅馬郵耗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爵憲遊滙　片言致禍　荷船到港　愚婦自縊
猛虎啞人　賭風遠熾　巧賊脫逃　尾大不掉
誤韵被斥　欽使行程　捐賑餘聞　炮裂傷人
越南近聞　振作士風　松江七縣同登錄　公讌起舞
美國客民籍數　笑兔笑談　黔屬近事　無辜被害
賽會肇禍　樂安子虛雜咏　續錄河南考略
走繩偶墜　賜爵酬庸
俄國水師來華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幌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三月十九日奉　旨廂黃旂蒙古都統着穆騰阿補授仍管理神機營事務所遺江寧將軍着希元調補定安着補授黑龍江將軍希元着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同日奉　旨着派那爾蘇管理善機營事務欽此○二十一日奉　上諭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着交左宗棠差遣委用欽此同日奉　旨李宏謨補授順天府府丞欽此○二十四日奉　上諭昨日在神武門外叩閽之鳥槍護軍校薩哈布着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二十六日奉　旨盧鑾樊爾祿任玉衡湯維祺呂桐岡方毓珍均着以直隸州州同直隸州州判用羅梁材楊光銓黃政勤唐安仁區鍾驥劉于滃侯澍棠唐汝霖韓姬宗均着以知縣用艾鍾喬金詔張上禮汪慶徵劉裕謙王慶霖何鍾衡廖正常姜秉初董天申周倜均着以教職用欽此同日奉　上諭陝西西安府知府員缺緊要着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張岳年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馮譽驥奏知府衰病請以原品休致一摺陝西西安府知府林士班病軀衰憊難期勝任均以原品休致欽此○二十七日奉　上諭裕祿奏遞籍管束之革員潛逃請飭拿辦一摺已革江蘇候補道許厚如前經降旨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乃該革員在籍仍復不安本分被控有案輒敢託稱貿易潛往廣東實屬故違法紀難保不復行在外滋生事端着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將該革員查拿委員押赴安徽由裕祿訊明嚴行治罪以肅功令欽此同日奉　旨這會試滿洲取中八名蒙古取中三名漢軍取中六名直隸取中二十四名奉天三名山東二十一名山西十名河南十七名陝西十五名甘肅九名江蘇二十六名安徽十八名浙江二十五名江西二十二名湖北十四名湖南十四名四川十四名福建二十名台灣二名廣東十六名廣西十三名雲南十二名貴州十一名欽此同日奉　旨高萬鵬補授司經局洗馬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雲南巡撫潘鼎新着前往直隸隨同李鴻章辦理營伍事宜欽此

釋相

孫卿子有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誠哉斯言，蓋君子小人之辨，在心而不在形也，故形相惡而心術善，仍無害於君子，形相善而心術惡，則不免爲小人矣，然人之善惡，雖不可以形相見，而人之智愚，則有可於形相驗者，其故何也，曰夫人知理達義，動靜云爲，皆由靈性爲之驅使，而靈性之所以用，概由髓海爲

之運行、故人之生也、腦竭則死、腦損則癡、腦髓之多寡不同、斯衆人之智愚不一、凡人幼時、腦髓日增、至二十五年而止、三十以後、又復畧增、至四十而止、五十以後、則不復增而日益減、故博聞强識之功、至耄年而頹然衰也、泰西學士、有啟屍首之腦以稱量之者、謂常人重三十四五兩、婦人較男子輕四五兩、職是之故、女流之識見聰明、往往遜於男子、且有明敏之人、重至五十七兩者、亦有愚蠢之輩、輕至一十八兩者、英國巡海兵某、一日升桅張帆、失足而墮、昏沉不省事、日久未痊、時舟行他國、未及訪醫、年餘歸國、召名醫遍視、全體無傷、惟見頂上有小凹焉、乃起其頂骨、而患者省事、無異從前矣、今阿非洲人、額窄而淺、其智慮不及他洲、希臘國人、額廣而高、其智慧較勝他國、此又非智藉乎腦之明證歟、昔公孫呂頭顱奇長、名震天下、葛瑾之面、長如驢馬、劉壽之腦、大如玉枕、此皆腦質多而智力亦奇者、若夫丰姿之美麗、眉目之白皙、祇可以見奉養之豐、家資之富、而不可以測異日之福運也、故周之叔服、漢之許負、皆以容貌稱、而未聞以功業炳於世也、衛之彌子瑕、宋之公子朝、皆以美麗著、而未能以忠義報其國也、或曰人有頭面龐然、腦質亦夥、而其識反不逮中人者、則又何說、曰腦有清濁之分、濃淡之別、有所謂水腦者、有所謂膿腦者、清而濃、自能益智、否則仍無補于靈明耳、昔宣尼觀人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孟子觀人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然則孔孟之智、尚不能知人久遠之事、而惟知其當時之善惡、今之摸骨驗手、指畫東西者、反謂性命之理可參、吉凶之兆可決、豈若輩之智、反出孔孟之上、而可先見於未萌耶、吾故援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之說、而愈覺有味乎孫子之言、

羅馬郵耗　○各國天主教博士二千人、均係著作等身、閎通博洽之儒、會集羅馬朝見　教皇、恭賀　聖人多瑪斯慶辰、已列前報、茲閱西報、得悉西曆三月初六初七兩日、該博士會集於亞加特與米內藁二大院、該京樞機大臣、與著名學士與在焉、時諸博士各出所長、或歌詠詞章、或雄談讜論、其大旨皆謂當今時際艱難、異端並起、亟宜專精格致之學、以攻斥普天左道、翌日齊集於華棣剛宮中、清晨六點鐘已有捷足至者、至十一點鐘、教皇前後殿、人密如織、約有四千餘人、皆遠來博士與該京名士也、十二點鐘、教皇登殿、樞機各大臣隨後至、　教皇既升座、德利彼秘主教、近前奏事、奏畢、　教皇高聲面諭、且慰勞焉、

聞　教皇德音清朗，聖貌龐然，見者莫不起敬起愛，論畢，諸博士各以方物獻，皆珍品也，午後二點鐘，教皇退朝，諸博士往某園中，同印日照一枚，以資記念，亦以明四海一家之至意也。

無辜被害　○近閱西報云，俄國有天主教士，舉止端方，素無瑕玷，僱某甲者以司樂器，日久相安無異，詎甲素性佻閭，見鄰居某乙之妻，頗有姿色，艷之，一日，甲頓起毒謀，竟以洋鎗擊斃某乙，鄰右驚出視之，見乙已斃，互相駭怪而莫得其致死之由，當即鳴官請驗，地方官隨即來驗，委係鎗傷致斃，惟四處尋訪未得凶犯，嗣入教堂搜獲洋鎗一柄，似有新放痕跡，詢係教士之物，知為教士殺乙無疑，按教中聖事規例，凡人向教士自訴其罪，教士終不能洩露，甲於殺乙後，即往訴罪，故教士既不認罪，亦不指兇，地方官遂奏報俄廷，逮教士監禁充當苦工，定案後，事閱數年，甲染病沉重，明知教士無辜被害，心不自安，即邀原審官至臥室，詳陳是案委曲，官立發電音至京，請釋教士，覆音謂該教士已於數月前瘐斃矣，甲亦尋斃，夫以一念之非，而害及數人，甲固罪不容誅然，一息尚存，自甘昭雪，不使該教士終抱覆盆之冤，猶可見其幾希不昧，而世之嫁禍河東，自為得計，至沒世不思顯揭於人者，則又甲之罪人也夫。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略　○迨元社尋屋，明鼎載新，洪武紀元後三載，教宗吳爾罷諾第五，授瞿利穆充北京總牧，偕修士十二人來華，瞿為法國人，老成宿望，負絕一時，至是特畀重任，羣然無異辭，繼遣修士六十人抵華，分任教務，逾年，又遣方濟各會士博地護踵至，隨行有修士十二人，時當元明鼎革，人心尚未底定，烽燧數驚，道塗梗塞，教化由是漸衰，厥後耶穌會被化者實繁有徒，繼而矢志入華振鐸，慷慨登程，無難色，奈困於風濤，行抵廣東廣州府新寧縣三洲島而卒，賫志未終，遽蒙　主召，聞者悼喪，時在嘉靖三十一年，未幾，同會士賈納祿初授尼占諾府主教，隆慶紀元，　教皇庇護第五，降旨特調中國及日本主教，遂赴澳門，釋氏以空虛寂滅之說，簧鼓人心，夙與我聖教格不相入，時有披薩僧某，聞教道，蓄髮領洗，隸教籍焉，居無何，橫被人誣，幾蹈不測，賈主教聞之，親詣廣東廣州，力辯無罪而事始白，嗣仍還澳門，力辭主教重負，獨專修省，萬曆十一年卒于修院，是年耶穌會士利瑪竇來中國，覲明祖萬曆，以　耶穌聖母像，飾珠十字架，萬國輿圖，音琴，鐘鏢等事，齎誠恭獻，上頗賞其瓌

麗、命悉數賞收、以聖像懸殿廷之壁、并命駐京師、供膳著取給光祿、御廚珍錯、飫及遠人、禮意兼隆也、利瑪竇學識淹賅、愛人無間、時都下賢士大夫、咸樂與之遊、利子宣講教旨、而信教者日衆、各直省創構堂尤多、既卒、上震悼、詔賜葬地、俾封馬鼎、殊恩異寵、中外播爲美談、爾時風氣已開、盈廷寮寀、多有矢誠事主者、而相國文定公徐光啟、尤著一時師表、公于萬曆二十七年、耶穌會鐸德羅如望爲之沃聖水、保祿其主保之名也、今上海縣治徐家滙、乃公遊釣之鄉、父老多有能道公軼事者、浙江則京兆尹楊洪園、信道獨先、而李大宗伯之藻、亦同時受教于利子、物望所歸、海內豔稱、

此稿未完

爵憲游滙　○一等子鮑春霆軍門超、奉　召入都、當即由蜀起節、於月之初一日、乘坐太古漢口輪船抵滬、初二日至董渡天主堂游覽、初四日至徐滙、恭肅導遊、均蒙許可、而於公學嬰堂兩所、尤加欣賞、聞軍門即於初六日、乘坐輪舟北上矣、意者老臣宿將、中外聞名、其於　陛見時、必能上悅　宸衷、善謀國事也、

片言致禍　○從來多言則致禍、利口則興戎、是以金人有三緘之戒、南容有三復之詩、良有以也、寧國縣有廩生吳姓某甲、姑隱其名、以示忠厚待人之意、本年二月中、偶與厥父口角、父以甲出言不遜、飽以老拳、甲恥之、且憤甚焉、乃逃至寧郡、暫借一枝之棲、其家人未之知也、前月孫學憲按臨考試、甲之堂祖某乙者、應武試來郡、甲父託其代覓子踪、引回梓里、乙至郡、再四查問、未獲、有戲之者、謂甲匿跡天主教堂、乙信以爲實、竟闖入該堂、大聲訾辱、并云若不迅速交出、必不輕赦云云、堂中人實以甲不在堂、欲交無自、當時惟忍之而已、繼思方今考童叢集、最易滋事、倘非未雨綢繆、難免補牢之慨、因以此事稟知寧郡太尊、太尊亦恐另滋事端、立飭寧邑儒學、將乙管押、俟考事畢後釋放、其不能應試可知、夫甲身列儒林、不能學韓伯俞泣杖、而反效天山之遯、亦有忝乎衣冠中人矣、乙以輕信人言、致此圍牆之辱、其招禍不更大哉、

荷船到港　○荷蘭爲泰西最爾小邦、介于德法兩大國之間、其人多秉性沉靜、無躁率之舉、故其行事亦不以捷足爲長、茲聞該國發輪船四艘、航海東來、擬欲常川往返于香港厦門澳門等處、遞運貨物、搭載官商、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此之謂歟、

賽會肇禍　○祈神賽會，向干例禁，雖疊經官憲曉諭，而鄉愚無知，仍有蹈是故轍者，聞澄江南門外謝園鎮戴家衖地方，於今春二月二十五日，賽猛將神會，社首係住盛家邨之鍾七寶，屆期社友清晨悉至，鍾侄某帮同伯父整備晨餐，偶因火齊不得，竟觸厨夫之怒，始而口角，繼且相毆，鍾知之，喝令共擊其侄，幸有旁人勸阻，未從事焉，翌日，鍾逼侄至板橋鎮某茶肆中講理，經該地董事，令侄陪禮，以息伯父之怒，侄從之，繼又令在鍾子前陪禮，侄以爲伯父長於我，敬之理也，若其子則雁列同行，豈宜陪禮，因堅執不從，憤憤而出，逕往城中遇一卜士，拈一字拆之，詢其吉凶，卜士信口吟唔，謂難將至矣，問猶可逭乎，曰難逭，問何時至，曰近矣，鍾侄自忖從前屢被伯父欺凌，已賺去良田十餘畝，今若再被刼奪，將必家貧如洗矣，遂買阿芙蓉膏回家，化入酒中，悶悶而飲，異於他日，伊妻怪而問之，祇言仇人將至，聊博一醉之歡以瞑目耳，妻知其中毒，向前奪下，已昏倒于地，撥至伯父家，頓時殞命，侄之妻族聞是耗，率衆來，將鍾姓什物，打毀殆盡，并欲鳴官請驗，經鄰人說法，出洋鈇三百元，以作殯葬之費，閒厨夫亦貼費一百元云，夫以睚眦微衅，拚生不恤，某固不免過愚，而鍾之遭此橫禍，亦非無故致然，第余謂大禍之根，實出于卜士，何弗執而問之，

愚婦自縊　○世間最難睦者，莫如妯娌，往往以細故忿爭，輒尋短見，甚可憫也，江陰縣治橫塘橋有蘇姓妯娌，積不相能，本年三月初，蘇兄弟決意分居，以求安靜，分產之日，兄謂其弟曰，明日須分炊各活，且余將赴府試，不如今晚略備數肴，與爾暢飲，以盡兄弟之歡，弟然之，兩人果歡飲沉醉而止，豈知是夜妯娌間，又復口角，翌日，蘇嫂欲其夫逼弟往茶肆理論，夫對以今日當赴試，俟歸後理論，未爲晚也，詎該婦趨入臥室，閉戶自縊，毋家聞風，糾衆至，將蘇姓門窗物件，毀如粉齏，幸族長從中解勸，許將死者從厚殯葬，不致成訟，然計其前後所費，已去三百洋鈇矣，噫，女流之見，何若是之執拗哉，

猛虎噬人　○聞高要縣屬，前月，有婦女入山採樵，突來猛虎，將一婦噬傷，現居民咸相告誡，即先人墳墓，亦多不敢往掃者，

賭風遠熾　○橫濱新報云，中國人之旅居其地者，性多嗜賭，當道屢爲查封，尚不悛改，近拘有聚賭之徒，發交中國領事官究治，其首犯判罰銀四百圓，其餘則分別警責，俾知懲戒焉，

巧賊脫逃　○江陰東門外高家跳地方、於二月杪、有一宵小黑夜行竊、循牆而走、正在暗中摸索時、忽跌蹬一聲、不爲屋之升而爲坎之陷、室中人聞聲啟戶燭之、見賊在糞池中、呼衆欲擊之、賊哀懇曰、擊我必汚及君等、不若援我出池、然後擊之、未爲晚也、衆然其言、援之出、豈知賊甫出池、即將撈救者推入池中、衆急將此人救起、而賊已翛然遠遯矣、夫是賊也、已作甕中之鱉、而忽爲池外之蛟、亦可見其智慧過人矣、謂之巧賊、不亦宜哉、

走繩偶墜　○香港普樂戲園、於上月十六日開演西戲、循聲擊節、舞蹈入神、接於目者無非異景天開、入於耳者奚啻鈞天譜奏、觀者咸嘖嘖稱美、以爲得未曾有、時有一西婦走繩、似胡人蕩鞦韆、其繩以銅絲爲之、遙視之、無覩也、西婦行其上、便捷伶俐、宛然撒手飛空、繼以一足行、作燕受風斜勢、手舞足蹈、如在平地然、亦可謂巧不可階矣、詎正當飛舞時、繫銅絲之羅絲釘忽鬆、而西婦下墜、觀者失色、幸未受重傷、立經醫治、即能演劇如常云、

尾大不掉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古人之明訓昭然、世人無丈夫氣者、亦何怪其爲閨閫所辱、即俗所謂婦人戴帽子也、乃不意世風愈趨愈下、竟有爲人婦而施其橫暴于阿家翁者、實可笑、尤可憫矣、寧國縣北鄉四十都有某甲者、籍隸楚北、年近古稀、其子婦素性倨傲、盛氣凌人、而其子則獅吼是畏焉、前月初甲以子婦驕傲實甚、片言觸之、婦大怒、詬詈不絕口者三日、曾手持白刃、欲殺其翁、翁迫甚、婉言求恕云、此後再不敢獲罪新娘矣、婦猶未以爲足、必欲翁頂禮方可、翁不得已、從之、婦側目不之顧、事聞同里、莫不抱忿不平、特未能代爲警斥、以戒悍婦之過、惜哉、

誤韵被斥　○古人云、得魚忘筌、謂其喜於得魚、而不暇計及筌之在否、猶人情也、從未聞功名尙差一間、竟如魚之已得、喜極而錯押詩題之韵者、今據婁邑友人來函云、邑中案首某童、去年縣試、居然獨冠一軍、意氣雄甚、以爲可操必得之權、詎於縣試入場後、認錯詩題韵脚、竟將伊尹耕莘耕字、押在十一眞內、發案前、學憲特傳婁邑尊到院商議、邑尊以該童咎由自取、並不求免、直請秉公云云、因此案元之名、竟致黜落、人鮮不以爲聞所未聞焉、意者以某童未慣寫帖、故此忘却八庚之韵耳、

欽使行程 ○中朝駐美及秘魯等國欽使陳荔秋都憲蘭彬刻尚滯跡法京巴黎緣秘魯國與智利兵事尚未寢息路途猶多梗塞故須俟兩國解紛後再行啟節前往辦理應行事件也

捐賑餘聞 ○英屬意郎特省水害成災飢民待哺凡誼屬鄰邦靡弗簽助鉅欵滙往施賑已列前報茲閱西報知法國惟呂尼位一報館開第十六次清單總計前後捐助至七百九十萬二千一百五十枚佛郎之多法人樂善好施可謂不遺餘力矣又聞香港燕制軍邀同中西官商設法勸賑亦有巨欵滙往計旅港華商捐銀共二萬零七百七十六圓亦足見吾華人慷慨解囊不分畛域其造福無疑也

俄國水師來華 ○閱西報謂有俄國戰船名亞西亞者其管駕則水師提督及男爵一員此船安放大炮六尊中有四尊能容藥彈一百零五磅而船亦極堅乃新製造者也聞奉有文書將駛來中國云

炮裂傷人 ○刻閱西報得悉意國斯彼嚕地方近有巨炮一尊方試放時因實藥過多忽然轟裂擊斃營卒六人武弁二人又有受傷者十人雖未殞命亦危殆甚矣

越南近聞 ○法國自與越南通商後約法甚爲周密其通商政務東京各處悉聽法國主持毋能爽背幾有君居守府之勢前以小有齟齬幾致兆釁嗣因越人俯首聽命始臻無事刻法人在其國東京創設賽物會凡農桑需用機器無弗具蓋因越南地方最宜禾稻欲民習用機器以溥其利耳又擬建設鐵路火車以通往來其路則西至暹羅北達雲南總期利于貿遷益于兩國以修和好而重邦交云

振作士風 ○國家設科取士原所以重文行而振士風乃近日士風日下竟有一丁不識倩人鎗冒以圖徼幸者又有既登黌序束書高閣日事閒遊者本年二月孫學憲按臨寧郡先傳各學教諭詳核諸生勤惰欲將不遵約束不守臥碑者一律指名嚴革幸地方官代爲乞情未曾盡革後又出示曉諭凡指告鎗手者賞銀三十兩文童買文者扣考廩生袒護者笞革禁令森嚴似堪警惕豈知仍有人以身試法頭場考涇南旌太等縣帖然無事次場考廣建文童即獲鎗手三人當即加以笞責有一夏姓者重笞三百兩腿俱傷尤爲可憫文場畢後接試武場孫學憲自挽十五力硬弓連開三次整暇自如無氣歉狀亦足見學憲之膂力過人矣

松江七縣同登錄

奉賢
阮尚德　吳士釗　林端章　陸曾傑　孫瑞蓉　宋鵬　顧琨　吳玉藻　陸祖畬　徐元音
吳承志　陸鴻飛　羅輝祖　胡宗晉　蘇震　阮汝賢　徐佐時　裴宗迪
葉朝宗　孫輝清　黃開勳　曹文光　鄒體仁　徐交泰　徐道平　黃昭瑛　姚一飛
黃士楷　程學伊　吳國樑　錢銘鐘　何汝艮　彭元颺　李廷献　丁景霆
張元基　鄭元炳　劉志濤　華堯封　奚懋昭　顧學元　徐桂昌　汪廷弼　沈慶長
王豐鎬　楊振錄　高炳嘉　王維亮　周文彬　姜渭漁　王廷奎　陳昌言　童汝福
張學詩　徐承清　史錫福　金鑑　莊容敬　徐楨　程學寶　胡人鳳　何錫騏
張瑞南　史瑞　楊嘉煥　朱善彰　顧德澄　蘇鵬飛　沈鴻祖　朱燮才　姚光第
沈雅詩　康正基　潘其慧　曹景驊　張用楫　羅憩伯　趙飛翰　張炳樞　張宗翰
孫薌穀　傅世馨　盛世英　謝承熙　孫乃熬　張舒翼　陸鳳棲　奚世柔　俞清藻
周承燕　倪景芳　沈維賢　賈煥文　吳滌源　金重賢　李邦翰　顧禮進　徐秉鈞
倪湛恩　葉應均　楊晉康　沈飛龍　周廷楨　張作徵　王國偉　蔣其樞　陳鎔鼎　鄭國屏　鍾文祥
王朝駿　周仁湛　楊仁壽　夏光璧　錢宗起　顧元昌　封煜　鍾贊元　錢廷琛
楊嘉煥　朱善彰　顧德澄　蘇鵬飛　沈鴻祖　朱燮才　姚光第
潘其慧　曹景驊　張用楫　羅憩伯　趙飛翰　張炳樞　張宗翰
盛世英　謝承熙　孫乃熬　張舒翼　陸鳳棲　奚世柔　俞清藻

南滙
石家楨　金殿煌　徐六吉

華亭
張孝修　錢杞

婁縣
朱傳書　潘炳辰

青浦
沈立勤

金山
龔昌國

上海
顧鴻逵

沈家儉
顧錫熊

南滙
石家楨　金殿煌　徐六吉

華亭
張孝修　錢杞

婁縣
朱傳書　潘炳辰

青浦
沈立勤

金山
龔昌國

上海
顧鴻逵

沈家儉
顧錫熊

顧源常　曹重光　方德銘　胡履階　李天爵　程鵬萬　朱昌燕　沈秉衡　蔣運升　范希曾

賜爵酬庸　○香港燕制軍老成諳練夙著賢聲自下車以來盡心爲國實事求是深蒙英皇后寵眷聞於上月十三日由英京電音至港言英廷特封制軍爲男爵詔書已降諒不日可抵港云

公讌起舞　○泰西各國向尚歌舞之風凡有吉事張筵客必出座詠詩以誌喜慶或男女交舞以鳴歡樂此其習俗使然存心貞靜非可與目眙握手者比也近聞中國駐法公使曾襲侯特設盛筵倩各國大員赴席曾夫人與該國命婦亦與席焉席間男女起舞踰濟雍雍秩然不紊因從未有華人開宴歌舞者故一時膾炙人口傳爲佳話云

美國客民稽數　○美洲初爲西班牙所據迨其後泰西各國聞風而至知其土地饒沃山產五金乃各事墾闢城邑相望西班牙葡萄牙分佔其南英據其北各國皆有所得擅其利者數百年自華盛頓創國以來各歸疆域期於自立禮教之盛爲各國所豔稱而人少事繁頗不給開墾營造之用於是各洲之前赴其地者如蝟斯集多於牛毛類皆分登册籍以備稽考計自道光間以至今日共得赴美客民人數八百九十三萬而歐羅巴洲獨居其十中之九亞洲共二十一萬六千人即使此數全爲我華人亦不至有人滿之患何屢議驅逐而不願其側足是鄉耶殊見其示人不廣耳

算兎笑談　○前日申報載算麥妙語一則謂有精于算法者算得一粒麥種一年生五十粒以五十粒又種之第二年生二千五百粒以二千五百粒又種之第三年生十二萬五千粒由是遞推至第十二年所生可供全地球上衆人一生之食本滙有不知算學者詫爲不足信豈知本館計一兎之傳生至第十年而其數爲尤可異者譬如今年正月一兎生三子至四月此三兎又各生三子而爲九兎至七月此九兎又各生三子而爲二十七兎至十月此二十七兎又各生三子而爲八十一兎明年正月此八十一兎又各生三子而爲二百四十三兎由是遞推每年四窠每窠三倍于前一窠至第十年十月即第四十窠以百萬爲兆計之則多至十二兆兆兆十五萬七千六百六十四兆兆八十二萬九千二百兆零九十二萬八千八百零一兎若以一兎供兩人一餐之用則可供二十四兆兆兆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九兆兆六十五萬

八千四百零一兆八十五萬七千六百零二人、然統計今天下五大洲、在生之人、不過一千四五百兆、則雖數千百年前已故之人、及數千百年後將生之人、並起而食之、亦不能食盡如許多兎矣、夫天下事以實理爲憑、豈可以未經聞見、而遽詫爲不可信耶、

黔屬近事　○客有至自貴陽者、相與促膝訪近聞、客言黔省有英人麥士尼爲能者、今廿肅提督周軍門達武援剿滇黔、溢匪時延在營中教習洋鎗洋炮、游保副將賞給頭勇巴圖魯名號、其原保大臣則前中丞曾公璧光也、軍門以奏凱撤隊、麥副將遂留黔省委辦修理洋炮、亦既有年、今春因事赴滇、途經大定府之黔西州、甫入城、城中人以其異服異言、詫爲創見、擁從觀看、圍隨多人、無賴者更以蜚語慢之、一唱百和、人多語雜、幾不能行、其時麥副將適携有洋鎗一具、即用以驚嚇、途人豈知甫一舉手、轟然有聲、鎗彈橫飛、即有中鎗踣地者、衆人不解、誤傷疑其有意殺人、閧然大譁、勢將用武、麥副將且憤且懼、復向人叢中開鎗連環六響、轟斃四人、衆益譁而畏其鎗、終不敢前、麥副將遂遁入州署、衆人呼譟追逐、勢將入署、麥復踰垣而遁、匿民舍中、州官聞警、隨出極力彈壓、衆始稍稍散、州官即飛稟本管之貴西道道憲、爲曾觀察紀鳳、立即到州、帶同麥副將繞回黔省、尚未知後事如何、然非州官彈壓觀察親臨、幾將釀成事端云、說見新報

春遊雜咏　○閒眺　門外山青水綠塔前柳綠桃紅千枝萬枝、門艷吹來撲鼻香風　南指龍華塔影北窺淞口水雲西、眺峯巒翠黛東曉村落烟煙　看桃　來是仙源洞口去、宜流水花邊此艷、艷中絕艷令人悵、別有天　觀柳　絲縷愁添南浦絮、飛淚灑東流、彭澤先生去也如何只管低頭　惜春　三涇樂安子虛稿

鳥啼花笑孤樓蝶舞絮飛、物亦因時自愛、人肯辜負春暉

閒遊適興六言一首　○遊來白雲山頭、玩去桃花洞口、無邊露蕊春苗、一帶夕陽烟柳

淡山子未是草

續錄河南考略　○考豫省夙稱人才淵藪、奇傑挺生、英華所萃、代有名人、茲特紀其最著者、在開封、商有伊尹、耕於莘野、湯聘爲相、伐夏救殷、以天下爲已任、孟子稱爲聖之任、周則有國僑、字子產、博物善

辭令、歷相三君、爲政四十年、似猛實寬、民賴其利、及卒、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又有顓孫師、字子張、才高意廣、晚年進德、後追封陳伯、進宛邱侯、秦則有韓非、善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餘篇、又有呂不韋、著呂氏春秋、合十萬餘言、漢則有張良、字子房、世爲韓相、秦滅韓、良爲韓報仇、不果、乃佐高帝滅秦定天下、封留侯、卒謚文成、與蕭何韓信、稱爲三傑、又有蔡邕、字伯喈、性至孝、以文學推重朝野、仕至議郎、校正六經、親書於碑、置之太學門外、及卒、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又有許愼、博通經籍、馬融嘗推重焉、撰有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行世、晉則有阮籍、志氣宏放、屬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嘯傲酣飲、與嵇康、山濤、劉伶、向秀、王戎、兄子咸、爲竹林之遊、時號竹林七逸、又曰七賢、皆晉之名士也、南北朝則有謝朓、字玄暉、文詞清麗、善草隸、詩尤長五言、奇麗秀逸、傑出時流、實足凌轢泰軍、超軼開府、與弟惠連、靈運、時稱三謝、其在歸德、則周有李耳、字伯陽、謚聃、自號老子、孔子目爲猶龍、仕周爲柱下史、著道德經五千言、又有原憲、字子思、蓬戶甕牖、子貢過之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爲貧、學道而不能行之爲病、若思貧也、非病也、又有莊周、其學無不窺、著書十萬餘言、大率寓言、十九無徵實語、號莊子、行世、漢則有灌嬰、從高帝定天下、封潁陰侯、與周勃平諸呂、進太尉、卒謚懿侯、南北朝則有江淹、字文通、雄于文、其曾入選樓之別恨二賦、尤著名、仕齊梁、累官御史中丞、天監初爲散騎常侍、後封醴陵侯、其在彰德、則宋有韓琦、字稚圭、弱冠及第、出將入相、朝廷頗資倚重、後擁立英宗、神色不動、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當時宵小魄褫、國事乂安、論者謂公之功居多、後封魏國公、卒謚忠獻、追封魏王、又有岳飛、字鵬舉、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累官少保、志圖恢復兩京、以破勁敵、常以少敵衆、未嘗偶敗、卒爲秦檜所害、天下冤之、其在衞輝、周則有太公望、姓姜、字子牙、年八十餘、釣於磻溪、周文王載歸、立爲師、號曰尚父、佐武王伐紂安天下、後封於齊、爲異姓功臣之首、春秋時、有史魚、遽瑗諸人、吳季扎聘於衞、稱其國多君子、至於墨門高弟、則有卜商、居文學之科、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事之、端木賜、居言語之科、結駟連騎、與諸侯分廷抗禮、又有高柴、居親喪、泣血三年、避難不由徑竇、影不履蹝、不殺、其仁謹有足多者、戰國時、則有吳起、好用兵、爲魯將破齊、復爲魏將擊秦、後適楚、爲相、平越取陳、却晉伐秦、諸侯畏之、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廿三日　第五十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四月十五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論相面　來函照登　入教祛邪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惜陰說　贈鍔招冤　舍忿捐軀　考生被責　溺鬼作祟
獲盜釋回　客棧與訟　火災紀異　報德揚名　津郡桶捐
電線告成　新立船塢　譯錄崇星使與俄訂約　直賑總數　法公使抵滬
制憲行程　鄂撫行程　樂安子虛雜咏　續錄河南考略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論旨恭錄　○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庶吉士散館着於四月十八日在保和殿考試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中城事務着扎拉豐阿去欽此同日奉　旨稽查紅旂漢軍旂務着文併去欽此同日奉　旨稽查正藍旂漢軍旗務着桂年去欽此同日奉　旨着志文專司稽查一年旗務欽此同日奉　上諭　穆宗毅皇帝實錄　聖訓告成所有尊藏盛京皇史宬本內廟諱御名應仍循舊章照本字恭塡着派寶翅靈桂董恂廣壽恩承徐桐潘祖蔭敬謹塡寫限一日竣事以昭虔肅欽此三十日奉　上諭前李瀚章傳旨飭令已革雲貴總督張凱嵩來京茲據李瀚章奏稱張凱嵩業已啓程等語着俟到京後交吏部帶領引見聽候諭旨預備召見欽此又奉　上諭都察院奏據舉人邱敏光等以台灣在籍副將林文明被殺冤抑伊母林戴氏迭次京控案懸未結懇爲奏請提京仲雪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此案迭經降　旨令督撫迅速辦結嗣據何璟奏明案情復諭令勒限嚴緝林萬得等歸案訊辦現在逸犯是否弋獲未據奏報仍着何璟等嚴行飭緝務獲依限訊結毋再遲延該舉人等所懇提京審訊之處着毋庸議欽此又奉　上諭李鴻章奏道員思病懇請開缺一摺直隸永定河道文沛着准其開缺回旗所遺員缺着游智開補授欽此

論相面

雲間逍遙子稿

相面之說非也自六經遭秦火而古書不存于是異說並起遂有牛首人身人首蛇身鱗身雞爪毛面龜甲之異狀見於三才圖彙山海經者不可枚舉有人而異於人者因託爲人而秀出於人者强名之而相以起焉祛疑篇及辨妄諸論言之詳矣今試更論之相人之說凡七十三家而最古者莫如左氏內史過之能相人實爲相面之始後則姑布許負水鏡達摩之法或論五來或論五嶽其專論三停者蕪山相法也其多至百問者柳莊相術也要之其說皆僞造也李氏函海又有月波洞中經專論相法兼及揣骨其書本爲秘本李購得而刊之舉以問相士鮮有知者然其說多不驗非若素問之言醫爲有據耳荀子本有非相篇極言相不可據而唐之呂才著論謂相不可憑命相尤不足憑言魯莊公當矬而醜詩言其形容之美則與相不相合矣才所著論一皆斥命相之妄試取閱之令人稱快夫自生人類以來同此五官同此四體何美惡

之足言、未有耳目易位、手足倒置者、不過大小肥瘠長短之殊、乃據以斷禍福乎、五洲之大、惟毛髮皮膚爲小異、其他未有差別也、何中土之人獨有相、四海之人皆不知相歟、且如相書所云、則必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爲貴矣、而何以項羽亦重瞳、其他李煜魚朝恩等俱重瞳、而不聞其將于舜也、況孔子反圩、皐陶削瓜、伊尹植鰌、周公蒙倛、其爲善耶、則相若是惡矣、其爲惡耶、則人若是善矣、用以知相之不足憑、而相面之書、皆後人所僞託也、至于流弊之大者、周世宗謂趙氏當代已、見趙姓之方面大耳者、輒殺之、而郭威之子榮、所娶符后、先因相者言貴當爲后、其翁姑因起兵叛漢爲所滅、是皆聽相面之說而誤者也、彼王霸之娶巫家女、因其相貴、果符所言、錢鏐入里豪家、相者決其大貴、要皆後世附會之言、設霸非循吏、鏐無將才、能作相稱霸、一恃其相之貴、一恃其妻之相之貴、而亦可不勞而獲歟、此又事之大不然也、吾故廣闢妄祛疑之論、苟子呂才之說、而著爲是論、以就正於大雅云、

來函照登　○近接湖南友人來函、述及嘉慶間、羅教士因教致命事、本報卽將原函登報、以供諸信人之欣覽、函云、方濟各會司鐸羅公若望、奉　教皇庇護第六之旨、航海東來、先傳教於廣東湖北陝西等省、繼至湖南耒陽縣、時値教會艱難、嚴行查禁、縣令常慶飭差拘公、發解衡州郡、郡守朱潮、備文轉解省會、自縣署至巡撫院、均經嚴鞫、公先後一詞、今各衙門案卷尚存、歷歷可考、謂公入內地、實爲傳教起見、此外別無不法情事、惟嘉慶十六年新例、嚴禁傳教、乃于嘉慶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絞公于法場、公臨刑時、歡樂自如、絕無慍色、其堅信推誠有如是者、聞今羅馬禮部採公遺事、將列入眞福之品、以章公之潛德想諸信人聞之、亦當引領而望也、

入教祛邪　○天津友人來函云、河間府北鄉有王氏婦、素患痢疾、時發時止、計無所施、聞人言天主教可以祛邪、遂告該處教友、自願習教、友乃訓以教理、惟爲時甚促、未嫻教規、故未卽受洗焉、本年三月間、教中蕭某至其家、與之講明洗規、問其果否願洗、時該氏面牆而望、回首應曰、是所願也、詎一言甫出、忽見其目瞪口呆、兩手摸頸、作撕扯狀、甚爲急廹、家人向前搶救、見有一繩在項、深入肌理、如有人勒之者、越一時許、始得救醒、問其何以如此、則茫然不知、且不知此繩何自來、人謂邪魔不欲其入教、故有此阻擾耳、

迨蕭某爲之付洗、婦病若失、迄今無恙、亦奇事也、因照錄之、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徐相國孫媛剛棣達、幼字雲間許氏、于歸後、諄勸其夫進教、出巨資、構本省聖堂三十座、他省建大堂九十座、小堂四十五座、又設安老育嬰所甚夥、哲嗣續曾、歷敭中外、至河南按察使、尤能善體親志、捐清俸以觀其成、鄉里稱爲肖子、許母以康熙十九年享受七十三而卒、當此聖教廣揚、宇內蒸爲風氣、崇禎末、各直省之隸教籍者、得四萬人、其中顯宦十四、宗室百有四十、內官四十、貢士十、舉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洵一時盛軌也、迄崇禎崩、桂王由榔卽位粵西、改元永曆、兩宮太后、青宮儲子、暨宮女五十人、均矢誠入教、受洗禮、逾二載、太后遣內臣奉書于　教宗亞立山第七、兼致書耶穌會總統嘉拉法、通欵問焉、　國朝龍興順治之初、極西傳教士接踵至、叅謁　殿廷、多以賤博見賞、而於湯若望尤寵任、特簡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兼管欽天監印務、賜號通微教師、并將若望所獻　聖母畫像、虔供朝堂、以示敬肅、維時若望恩遇日隆、或於便殿召見、或命進大內講論、廷臣詫爲異數、順治十七年、特降　諭旨、准京外臣民、信奉眞教、幷飭于京師宣武門內、建立大堂一座、以爲瞻禮之所、湯若望立碑以紀云、自昔西漢時、有宗徒聖多默者、初入中國、傳天主教、次則唐貞觀以後、有大秦國西士數人、入中國傳教、繼于明嘉靖間、　聖方濟各入中國界傳教、萬曆時、西士利瑪竇等先後接踵、入中國傳教、譯有經典、著有書籍、傳衍至今、蒙　大清特用西法、定造時憲新曆通書、告竣、謹又於都城宣武門內、虔建新堂、昭明正教眞旨、時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爲　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云、　修正曆法湯若望記

此稿未完

惜陰說

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有志之士、宜何如淬厲修省、愛有限之青春、乘及時之白日、以勉爲有用成材耶、卽功名之士、亦應將功令所尙、寢饋其中、纏明而起、夜分而寐、伏螢案而誦鴻裁、庶乎根柢湛深、文章經術、蔚爲華國之才、以之掇巍科、則名下洵無虛士、以之登仕版、則循吏必本文人、昔有子惡臥焠掌、蘇季讀書刺股、其刻勵爲學之功、允堪師法、何今之學者、甘讓前人以專美耶、等而下之、農也、工也、商也、孰不當毋荒毋怠、

以勤乃事、若玩愒歲時以圖閒暇、其如本務何哉、晉陶士行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佛氏至謂一彈指、一杪忽光陰、亦當愛惜、雖彼教中言、大率荒渺不足信、然佛嘗爲八州都督、迹其生平成大名、建大勳、固晉室有數人物也、詎不當以其言爲弦佩、奈何哉、嘲月弄風、蚓鳴不已、東塗西抹、鴉畫終朝、敲門之磚、丟去不爲惜、前車之轍、已覆不爲鑒、而且嬉春之鴛、歲無虛發、消夏之灣、月必數至、九秋將臨、對菊拚醉、三冬足用、擁被酣眠、時而兩三舊雨、呢語捉襟、則良宵苦短、申旦忘歸、時而十千沽酒、玉頹山傾、則華胥結好、把臂陳搏、凡此取樂忘憂之境、無非十寒一暴之爲、馴至荏苒蔭落、志業弗進、坐視小夫黯伯、著我先鞭、揚翎自雄、以炫人耳目、迴顧此身、曾乏求知之具、恥孰甚焉、雖然、古人云、爲學而求效、非眞爲學者也、抑知一彼一此、時異勢殊、居今之世、其能學而求效者、已寥寥奉爲志節之士、庸知有不學而惟效是求者矣、而今而後、吾知勉夫、

贈鍋招寃　○男女私相授受、此稗官小說之濫觴、不可爲訓、乃憐夫貧窘、私自贈遺、而竟至沉寃藉雪、自刺而亡、亦可憫已、江北有陳某者、富家翁也、有女及笄、許字於某甲、繼因某甲家貧告罄、無力完婚、本年正月間某甲至陳姓家告貸、閒人以主翁不在、報知其女、女不忍作袖手觀、卽將所帶金鍋除下、交閒人與之、且囑其質之長生庫、俟他日于歸後、可以奩資贖也、某甲得鍋感謝而去、先是該邑有一盜案未破、失單內開有金條脫一枚、邑尊諭各典肆、如有持鍋來質者、將其人獲住解縣、日者某甲携鍋往典肆、竟爲典夥送縣、邑尊鞫訊、甲以實告、邑尊不信、飭用嚴刑拷問、甲不忍箠楚、信口誣供、隨卽具文詳辦、奉批將某甲就地正法、陳女聞之、赴縣署訴寃、邑尊答以賍証尚在、何寃之有、女言此鍋是奩中故物、中有珍珠三粒可証焉、乃當堂鎔化之、果見三珠、邑尊默無以答、陳女憤不欲生、以刀刺喉死、未幾失鍋之案亦破、特未知此案如何了結耳、

含忿捐軀　○昨據常熟友人來函云、該縣大東門外、有木匠周某之婦、因姑婦勃谿、一時忿不欲生、竟於本月初一日、問諸水濱、其夫徧訪無踪、後見屍身浮起、衆乃報知周某、隨卽撈起收殮焉、又王姓女年已及笄、因兄責其冶容、兩相口角、卽將臥房鍵閉、吞阿芙蓉膏、永除此生之煩惱、噫、此兩人者、一死於水、

一死於土、死雖不同、而其等身命於鴻毛則一也、

考生被責　○金山縣有某生者、曳白手也、入泮至今已十有一年、未嘗自出心裁、爲一家機杼、其以銀餅易功名、亦從可知矣、上月十六日夏學憲按臨松郡、廿一日歲試金上南青四學、而某生亦竽厠其間、出題後、限四刻謄正一講、學師逐號蓋戳、某生將卷頁搨轉、在卷邊寫一也字、草稿亦復如是、學師不知其僞、蓋戳而去、無何、所約之西舍生、以一紙團、投至東號、奈紙薄路遠、墮於甬道傍、某生見之喜甚、卽躍出藩欄拾之、不期爲文場巡捕瞥見、稟知學憲、學憲大怒、命學師同巡捕至東號、令將考具卷子、盡行攜至堂上、學憲啟卷視之、並無一字、但有搨轉處一也字而已、及檢草稿、初無稍異、由是大加斥責、諭學師重責十下、某生痛極淚流、責畢命作文、至夕陽西墜時、場中已闃其無人、而某生尙呆若木雞、眞有一字一珠之歎、學師計無所出、稟知學憲、又重責數下、放之去、命明日附別學補作、但某生蠶本無絲、何能作繭、未知尙有何法、以保此頭巾一領也、

溺鬼作祟　○昨京口友人來函云、高郵州北門外、有一婦人夜攜茶壺、往茶肆買飲、路過城河邊、將近賣漿家、忽聞對河有人呼曰、此間風味、慣邀盧陸停車、盍來此求漿、以消煩渴、婦聞言、如入醉夢中、不知所之、左近茶肆中人亦聞聲焉、明知城濠對面、並無茶竈、意此聲必爲鬼祟、因卽出門觀望、果見一婦手持茶壺、死於河中矣、噫、鬼怪之事、智者不言、觀於此而知秋墳鬼唱之詩、有自來也、

獲盜釋回　○本月初九日早、嘉定城西十餘里、葛龍嶺地方、忽來男女百餘人、俱操楚音、闖至朱姓農家、求漿解渴、其家祇有姑媳二人、男則耕田未返、媳瞥見多人擁至、倍深驚懼、卽請其姑酬應、己則托故出外、央鄰佑報知其夫、若輩見室中惟有老媼一人、恃衆恐嚇、强索旅資、內有婦女二十人、一闖而入、房將衣服銀洋、胠篋而出、其媳回家、見此情形、遽欲喊救、若輩威脅之、不准出聲、正値危急之際、其夫亦茫茫然歸、見勢不敵、約同村人、四處鳴鉦、頓然蜂屯蟻聚、來助者不下數百人、獲盜五十餘人、餘皆兎脫、內有婦女十二人、一幷解縣請究、程邑尊立卽上堂、先問其姓氏里居、則稱均係湖廣山西等省、本務農爲業、緣登被災荒、乞食四方、苟全性命、今無故被獲、求請釋放云云、邑尊問何故聚衆搶刦、答以並無其事、及問朱

姓農婦、則言搶刦是實、惟所搶銀洋、因見鄰人蜂至、急欲逃身、故即擲於田間、而得珠還合浦也、邑尊以兩造供詞不合、且憐其瑣尾典嗟、不忍用刑窮治、隨即備文解送太倉州飭回原籍云、

客棧興訟　○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而爭利於一途者、恐人之捷得也、必務爲鬬勝爭奇、以圖獨享其利、此同行寃家之諺、所由來也、十餘年前、天津惟有佛照樓大昌中和、三處客棧、凡有客至、皆該棧代購船票、從中抽利、每歲獲利無算、厥後以客棧日增、舊棧數家、與船行立約、新棧不得自赴船行購票、惟許託舊棧轉購而已、自去歲以來、船行不復踐約、情願一律賣票、由是各客棧、更覺鷸蚌相持、爭先迎客、直遠至百里之外、今當大比之年、公車絡繹、有先住大昌、繼以佛照樓棧夥所招、而移住佛照樓者、亦有先廂佛照樓、後被大昌招之過棧者、矛盾相爭、積成讐隙、三月廿六日、大昌棧主卓某、帶同棧夥一人、至佛照樓釋憾、詎佛照樓主、責該夥減價賣票、始惟口角、繼則用武、且將此夥送法領事署、卓忿無所洩、將該樓雜物、壞如齏粉、領事傳諭、以爲口角細故、何致涉訟、但佛照樓主、矢不肯休、立赴天津縣呈控、邑尊傳集原被質訊、而兩造身入公門、已有不得自便之勢矣、夫持籌正值需人、而結案未知何日、爲覓蠅頭之利、致興雀角之嗟、何如任客投棧、不用機械之爲愈乎、

火災紀異　○邇來祝融肆虐、無處無之、今接金陵友人來函云、金陵漢西門外、二道杆子處、皆湖廣難民、牽蘿補屋、以爲棲身之所、上月廿三日、十二點鐘時分、有丁某者、因午炊失愼、其時東南風盛、火趁風威、延燒房屋四十餘椽、中有一陳姓老媼、年近古稀、值其子出外未歸、陡聞火警、未能跑出、立時焚斃、迨至火熄、衆始環視、見老媼跪伏於地、身如焦木、而髮亦蕩然無存、不啻牛山之濯濯矣、又有一媼冒火而入、搶取家用之物、亦已焦頭爛額、幸火勢漸紓、遇人拯救、不至斃命、惟劉姓一幼孩、僅當免懷之日、當時未及搶出、與老媼同遭焚如之慘、而起火之丁某、今免脫鴻飛、不知何處去已、噫、一時烈燄、害及無辜、竟至老幼被焚、亦慘矣哉、

報德揚名　○余本燕人、館於閩、偶感風寒、數日不痊、又因飲食失宜、猝變危症、舌生紫粟、口內流津不止、頃刻舌厥不能言、同人急延某醫生診脉、診良久曰、此火症耳易治也、乃隆隆磨墨、書藥數味而去、

余粗曉醫理，視其方似抱薪救火，適增其燄，未敢服，更延他醫視之，醫至較爲儒雅，惟立方則亦似揚湯止沸，不得其術，故藥雖服而病日劇，命如纍卵之危，幸船政繙譯額東君，代延西醫索君來視，甫見舌，曰，此風也，一言中的，已徵醫學之精，及贈刀圭，依康侯錫馬之數，時在薄暮，先服一劑，余累夕以來，不能眠臥，飲藥後依枕假寐，漸入黑甜，比覺，自疑曰，得毋夢耶，何頃之燭火在壁，而茲之日色在窻也，頃之氣咻咻焉，往來胸次，舒暢自如，於是仰臥側臥，輾轉皆安，而病已不知遁於何處矣，速起，曲踴三百，舉手加額曰，索公眞神醫也，今索公將返國，愧無以壯其行，因述其事以揚其名，聊伸感德不忘之意云，　右北平子啓

津郡桶捐　○上年直隸水災，畿南數十州縣，哀鴻徧野，民歎其魚，已屢列前報，茲聞天津郡，特設收捐局，在街市巷口，行人輻湊之處，各置一捐桶，令畫工繪蕩折離居狀，顏以救命浮圖四字，高懸桶上，以爲感激仁心之助，每至十五日，開桶取銀，遞往災所，誠美舉也，惟倡率無人，捐者寥落，不若挨戶勸捐，巨資猶爲易集也，

電線告成　○呂宋至香港，向無電線傳音，西人殊覺不便，因糾貲築造，歷時已久，茲聞業經工竣，於上月三十日，初次遞信，兩相稱賀，想貿易場中，從此更有起色矣，

新立船塢　○自福州設立船政局以來，製造輪船，業已數十艘，惟往來每有損傷，必赴閩省修理，殊多不便，今經直督李爵相奏請，在大沽海口，召募工師，建立船塢，此後輪船駛往北洋，更可有備無患矣，

譯錄崇星使與俄訂約　○崇星使奉命涖俄，不候　諭旨擅自回京　朝廷震怒　命取其與俄所訂條約交王大臣以下會議議上，崇星使獲譴就獄中，外人士固無不知之，而其約文無從得閱，一時以爲憾事，今閱字林晉源兩報譯有全文，特照譯如左，惟地名等皆從西音譯出，或有錯悞，一時無從查考，閱者諒之　一俄願將伊犁交還中國　二中國收還伊犁後，願明降　諭旨赦宥伊犁民人前罪　三凡伊犁民人遷入俄界者，俄國待之如己民　四俄國民人舊日在伊犁所得之家產，仍歸其有　五伊犁作何歸還應由　中朝論左宗棠等，俄國論考甫曼等互商　六俄既歸還伊犁，中國願給俄國銀五百萬羅泊從立和約後一年內陸續付清　七伊犁既還中國，其以可西河之西及麗山之南之地，以至於底克斯河

盡讓與俄　八相議將大城交界稍爲更改　九交界既由兩國官員勘定後應立界竿以照信守　十除喀什噶爾及庫倫兩地已照先立和約俄國立有領事外今議定在嘉峪關河鼓哈密吐耳番烏魯木齊庫車各地各再設立領事　十一領事與中國地方官有互商事件其文移悉用平行華官待領事以客禮十二凡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等俄商貨物往來俱不必付稅　十三凡所議設有領事官之地方并立一商局并在張家口一律設立　十四凡俄商販運貨物至張家口嘉峪關天津漢口等處者可過同州府西安府漢中府各路其將中國貨物運入俄國亦由此路行走　十五此約自從兩國　御允後五年內不必更改　十六俄商已願另立低茶之稅此事當由中國總理衙門核定　十七按照先立之約凡有民人牛隻奔逸過界總由地方官出力尋還若實在無蹤亦不必由地方官賠償　十八此約既立經俄皇簽名後一年內由中國　皇上蓋用御寶送至俄京錄本月初十日申報

直賑總數　○浙滬楊蘇賑公所經解直賑一十八萬三千九百七十八兩六錢二分三厘已列前報茲查三月底止又經續解銀二萬七千八百另九兩內計上海公所經解者五萬四千九百另七兩六錢五分揚鎮公所經解者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兩浙蘇公所經解者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兩九錢七分三厘江浙協濟普賑局移解者八萬七千兩大共二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二分三厘其由大憲勸解者尚不在內樂輸好善無非仰體　皇仁行義疏財聊以壯我民氣惟災區積水未消災黎猶待賑卹哀哀鴻雁莫非無事同由有事同澤以衛安我　畿甸之民也南中人士胞與相關續濟源源拭目俟之說見申報

法公使抵滬　○法國新簡步君雷、爲駐華公使、步君已乘坐公司船、于月之初七日抵滬、暫駐法領事公廳、十三日來遊徐滙、聞不日卽行北上、四牡之詩、皇華之什、吾爲步君之行詠之、

制憲行程　○新任兩江劉峴莊制軍聞於前月念六日至漢口三十日至九江察看江省江防後卽乘官艦用小火輪拖送東下憲旌路過金陵小作勾留後卽來滬由海道晉京　陛見云

鄂撫行程　○陞任湖北巡撫彭芍亭已於月之初三日交卸江西藩篆卽日登舟於初四解纜巡

赴鄂省新任云

雜詠四首　○早行　喚僕携行李扶節出禁城雞鳴南北路犬吠兩三聲淡月依烟樹清風拂客程星稀堪指數村店一燈明　春晴　青草沾濃露山村綠樹明一溪紅日麗三徑煖風生花外鶯聲軟庭前燕影橫客來添我樂對景動詩情　閒眺　閒眺東樓外春郊綠樹遮桃林無酒店竹塢有人家雛燕飛還墮鶯正復斜王孫何處住靜坐弄琵琶　玩月　轉瞬樓東白清暉映碧紗恰如天掛鏡疑是水鋪沙塔影明還滅花陰正復斜團圞今夜月分照阿誰家

樂安子虛稿

續錄河南考畧　○其在懷慶漢則有角里先生爲四皓之一三國則有司馬懿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後授曹操顧命傳至孫炎是爲晉武帝追尊懿爲宣帝唐則有韓愈字退之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累官刑部侍郎憲宗時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歷國子祭酒吏部侍郎謚曰文愈爲文一出於正根柢六經蘇子瞻謂其能起八代之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又有盧仝好學博覽工詩嘗爲月蝕詩韓愈稱其工爲茶歌句多奇警邑有盧仝煮茶泉又有李商隱作爲詩文瑰麗奇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元則有許衡穎悟不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通歷官國子祭酒中書左丞有文集傳世其在河南周則有蘇秦少習韜畧說秦不遇歸發陰符經伏而誦之朞年揣摩成縱說得行幷相六國妻嫂不敢正視漢則有賈誼吳公知其才薦之召爲博士遷大中大夫請改正朔典禮樂灌嬰等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弔屈原作鵩鳥賦後召見宣室拜爲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爲通達治體唐則有姚崇少尚氣節長好學以誅二張有功遂爲相以十事說玄宗深嘉納之世稱唐代賢相前有姚宋後有房杜崇其一也又有韋應物性高潔工詩歷官蘇州刺史世號韋蘇州又有元稹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宋則有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弟頤字正叔司馬光薦謂力學好古不樂仕進乃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遺民召拜崇政殿說書世稱伊川先生其在南陽周有百里奚自虞之秦困於牛口之下秦穆公贖之以爲相秦日强盛號五羖大夫又有范蠡事越王句踐戮力與謀滅吳以報會稽之恥及越既霸泛舟五湖出齊易姓名爲鴟夷子及之陶爲

陶朱公、三致千金、分於貧交、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公、漢則有張衡、字平子、善屬文、作二京賦、精思十年、尤精天文、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人服其妙、南北朝、則有宗慤、字元幹、少時父嘗問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仕劉宋、爲振武將軍、唐有張巡、志氣豪邁、博通羣書、作文操筆立就、未嘗起草、兼曉陣法、安祿山反、巡起兵討之、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百餘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其忠烈如此、汝寧、則周有孫叔敖、虞邱蘧於楚莊王、使代已相楚、卒成霸業、又有漆雕開、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其不甘安於小成如此、漢則有袁安、嘗客洛陽、值大雪、僵臥不出、爲河南尹、政尚嚴明、未嘗以贓罪輕坐、累遷司徒、子敞、孫湯、曾孫逢、四世三公、紹與術、皆其後也、又陳蕃、字仲舉、處室蕪穢不治、父執某、過而問曰、盍事洒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後爲樂安太守、郡有高士周璆、蕃爲置一榻、去則懸之、爲豫章太守、待徐穉亦然、此豫省人才之大略也、至論本省土宜、則絲綿棉布、產數最旺、各種藥材、名目尤夥、瓔葉等物、更足以供各省之用、所惜地土高亢、水利未興、致前數載、因旱成災、赤地千里、告荒幾數十餘州縣、死亡枕籍、爲歷來所未覩、前車可鑒、願該省人民、及時興築、決隄疏堰、以溉農田、以備荒歉、則農民之福也、

京報選錄　○三月二十八日京報　河南巡撫臣涂宗瀛跪　奏爲遵　旨厘定章程裁革陋規酌給公費並裁減攤捐各欵以除積弊而懲吏治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准吏部咨稱御史孔憲燉詹事府左庶子黃體芳先後奏奉　諭旨著將各項陋規悉予革除攤捐各欵酌量裁減等因欽此欽遵當經轉行在案旋即咨准江西福建安徽等省抄送章程到豫並飭據委員分投查明各屬出入欵目開摺呈送前來經臣督飭藩司通盤核算參酌江西閩皖等省章程悉心籌議茲據布政使長賡詳稱查陋規固應裁革而辦公亦必需資助如臬司道府等官雖均有應領養廉但自軍興以來則皆減成減平所得無多且不比州縣尚有錢漕平餘可資津貼以故江西閩皖等省將節壽各項陋規裁革必酌定所需經費俾得辦公有資細閱該三省原定章程江西係於丁漕解部所餘留作本省公用安徽係專出於漕糧一項福建則因丁漕無幾取給於關稅厘餘今豫省一百七廳州縣有漕糧者僅止五十三州縣西南兩路所設稅厘局卡每年收數無多業已悉充軍餉是不能如福建之關稅厘餘可以抱注即額徵漕米亦不及江皖兩省

之多既與各省情形互異又無閑欵可籌再四圖維惟有酌盈劑虛變通辦理除撫藩兩處向無陋規糧道經管漕務南北兩道兼理河工各有津貼之欵無庸再議外惟臬司爲通省刑名總滙需用頗煩道府各缺煩簡雖有不同而辦公需費則一既欲盡革陋規不能不籌給公費以免藉口賠累茲查有漕折項下奏明每石提銀二錢留爲本省辦公之用臬司公費擬即于此項銀兩內酌量提撥尚有不敷並將司庫核減扣存開封府每年應領發審修金等項一併提歸臬司以補不足統由藩司按月移解收用將來漕米仍徵本色所提漕折之欵即由糧道改于漕耗各州縣應領運脚項下動支其南汝光河陝汝兩道暨開封等九府公費擬于所屬州縣內除苦缺不計外核其平餘多寡酌量派提銀兩即由該州縣按季徑解該管道府不必再解司庫以免領解之煩所有銀數均係按照該司道府摺開出欵酌定計尚足敷公用其一切陋規悉予裁革並將攤捐各欵核明解餉盤費秋審賞耗各府辦理發審案件歲科考試經費文武鄉試帮廉　貢差盤費隆冬粥廠貢院渡船監獄等項工程　京省各提塘報資津貼各衙門書吏飯食紙張等項皆係每年應需之欵仍舊存留分別扣廉捐解其餘原定清查軍需報銷各局經費候補同通新水道府到任鋪墊執事司庫房銀封紙張等項全行裁汰各衙門書吏冊費一體裁四留六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陋規一項上官取之州縣州縣取之百姓上下相蒙誅求無厭卒至官民交困貽害靡窮臣素性迂拙視此陋習痛恨寔深自登仕版以來惟以徑徑自守即門包等項亦經一律禁革從不准收受分文且於接見僚屬時諄諄告誡務各潔己奉公以期吏治日有起色風聞豫屬陋規向有節壽季章漕規等項名目到豫後即欲一併革除茲經委員陸續查明督同藩司概予永遠禁革並將攤捐各欵核明實係必不可少者酌量存留餘悉裁汰各衙門冊費亦經裁四留六統計裁去各項每年共銀九萬餘兩臬司道府各按摺開出欵分別酌給公費通飭一體遵行俾各辦公有資無所藉口經此次大加裁減各州縣節省已多如再不知自愛敢有虧空官帑朘削民財及私相餽遺情事一經覺察定即與受同科從嚴參辦以除積弊而肅官方仰副　朝廷澄清吏治之至意所有裁革陋規酌給公費並裁減攤捐各緣由相應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欽此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三十日　第五十一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四月廿二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鄉愚黠智
殺虎奇機
日本派員習語
北直溶河
本埠官報
諭旨恭錄
與友人論文書
因戲斃命
醉酒笑談
俄羅被獲
澳人游歷
古由拳詩盟詩
人形各異說
幾兆焚如
索租滋事
製造扮始
煤氣蠱人
緬事紀聞
廣東考畧
勸教無益
申禁違例嫁娶示
書院復興
設局採煤
西陲近耗
遞核年壽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四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任廂黃旂蒙古都統明慶年逾八旬老成諳練道光年間出征喀什噶爾旋蒙　恩賞侍衛在御前侍衛上行走歷經轉戰台灣山東河南安徽江浙直隸等省懋著功績迭受　累朝恩遇補授都統管理神機營等處事務均能勤慎盡職前因病准其開缺賞給人參並賞食全俸方冀調理就痊長承恩眷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加恩着賞給陀羅經被派輔國公載濂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着賞銀一千兩由廣儲司給發經理喪事照都統例賜邮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邮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乾清門二等侍衛愛隆着賞給頭等侍衛伊孫成德成壽均着該旗帶領引見用示篤念耆臣至意欽此同日奉　旨工科給事中員缺着唐樹楠補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員缺着莫勒賡額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員缺着潤惠補授欽此○初五日奉　旨此案着交李瀚章督同臬司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抱告民人徐發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周恒祺奏查明交代虧短各員請革職查抄嚴追一摺山東已故前署臨邑縣知縣饒增紱已故前任福山縣知縣陳汝楫前署觀城縣丁憂知縣張體健前在各正署任內虧短正雜倉糧各項爲數甚鉅節經勒限嚴追尚未解兌分厘實屬贓玩均着革職交周恒祺飭提該家屬及本員分別嚴追並提集經手書吏人等嚴訊所虧是侵是挪按律擬辦該員等寓所任所有無隱寄資財即着嚴密查抄所有該革員原籍家產並由周恒祺移咨直隸江西各督撫查封備抵以重庫欵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河南開歸陳許道貴珊廣東高廉道孫楫湖南寶慶府知府侯晟衡州府知府武廷珍辰州府知府劉曾撰貴州遵義府知府倪應復均着開缺送部引見欽此○初九日奉　上諭雲南曲靖府知府員缺着葉廷杰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河南開歸陳許道員缺着倪文蔚補授廣東高廉道員缺着英謙補授湖南衡州府知府員缺着劉炳補授湖南辰州府知府員缺着文綬補授貴州遵義府知府員缺着余上華補授欽此

人形各異說　○鄭公孫僑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愚謂心縱不同尚有偶同之候而面則無有或同者若帝方面赤帝圓面是古帝之貌不同也孔子身長子貢身短是賢哲之貌不同也賈大夫貌惡娶妻甚美三年不言是夫婦之貌不同也推而至于君臣父子之間賢聖庸愚之際莫不別開生面無或相同

嘗聞法王名加貝者，頭顱龐大，其子孫類之，國人稱之曰加貝西恒，猶言大首人也，又有世家名波爾蓬者，先世久居王位，其累葉子孫，皆隆準似鷹爪，故西人稱隆準爲波爾蓬鼻，然此惟一體之偶同，而究不能五官盡似也，此何以故，蓋交接之間，無微不信，而音容者所以別爾我，分上下，昭忠信，不若禽獸之猘猘獋獋，龐然一類也，不然音容逼肖，狀貌無殊，賢佞同途，薰蕕混跡，而曾子殺人之誣，宣尼厄陳之難，不將層見疊出，相循無已，而天下絕無寄譽乎，是故每人有分別之形，而各國又有懸殊之貌，歐州之人，面深色白，髮短鬚長，中土之人，色黃髮長，鬚微鼻廣，阿洲之人，色黑髮短，額淺唇高，然形色之所以迥異者，大抵飲食地土所致，而非人之性體果有所殊也，昔歐洲之人，有耕于蓋諦島者，其二世以後之子孫，額顱頗似土人，不復與歐人相若矣，阿洲之人有傭工于美疆者，遞傳一二世後，其鼻漸高，其口漸平，已非先世之醜態矣，又有一業屨者，阿洲人也，往意國物倪埠，托業數十年，色漸白皙，幾無以異于意人，亞拉皮一小國也，其鄉僻之細民，田野之耕夫，大都侏儒瘦削，而居城市中者，往往潔白豐肥，大異窮鄉俗子，然則容貌之所以殊，謂非飲食地土所致哉，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吾乃歎造物之神通莫測，形質之變化無窮，而世人不知飲水思源，抑亦昧所向矣，

勸教無益　○英屬依郎特省人，概奉天主教，閒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光緒四年，英國耶穌教會，派教士一百四十人，至該省傳教，廣發善書，賙貧濟急，欲使人心感惠，改入該教，詎一年之間，共費佛郎五十三萬四千枚，而册名入教者，僅一十六人，亦可見該省人信教誠篤，並非見異思遷者比也，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順治十八年，上深嘉若望德才並懋，特旨頒敕書封贈若望祖父三代，曠典也，是年核數計中外教民八萬餘人，世祖龍馭上賓，朝多新政，欽人楊光先，時爲欽天監監正，嫉若望甚，意將傾軋之，倡議禁止西士傳教，上書內閣大學士署，交部議覆，得旨准行，自是傳教司鐸，有遷駐粵洋澳門者，凡經書聖籍，多不及賫往，教民亦間不免，斯時司鐸均籍隸泰西，華籍者尚尠，惟多明我會司鐸羅文藻，乃閩省人，德與望兼，迭著勳績，教宗依諾增德第十，特勅授巴西朋府主教，前此未有也，藻任後，勤奮較向有加，計付聖洗二千五百人，以康熙三十一年歿於白門，聖祖十四年係親政之始，

召耶穌會士修曆書、理製造諸務、而教士乃先後來華、上於幾暇、命司鐸張誠、白晉、巴多明等、以同文課字音教授推算之學、暨天文、輿地、格致等書、歷著成績、上甚嘉悅、會西陲邊境與俄羅斯有攀轅旋飭耶穌會士閔明我、張誠、安多等、前赴俄國、清釐界址、事竣覆命、上頗賞其能、而信任日益專、平西王吳三桂抗命起事、上親統六師征之、詔命南懷仁扈駕、以資謀畫、比親征噶爾丹、又命張誠、徐日昇扈從車駕、日者上不豫、召太醫院如法診治、不驗、耶穌會士羅德先、進泰西白藥少許、一服而聖躬立愈、上大悅、賜白鏹三萬五千兩以獎之、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上諭准各直省一體奉行天主聖教、軍民人等、毋得阻撓等因欽此、薄海臣民、同深頌禱、謂聖教振興、可立而待也、四十五年遣耶穌會士艾若瑟賫國書、赴羅馬、教宗存問焉、時適舉南巡盛典、每于行在、召傳教士、赴行宮賜宴、撥給銀爲各省建堂費、製聯額懸堂中曰、萬有眞原、聯曰、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眞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聖語輝煌、備極贊美、敬謹懸挂、至于今不廢、南懷仁久居京師、殿陛趨承、恩遇獨隆、因於聖祖仁皇帝前、奏明湯若望被楊光先誣陷事、奉旨該部議奏、嗣經部議、應將楊光先從重治罪、康熙八年二月初七日、奉旨楊光先本當依議交與刑部、從重治罪、但念其年已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餘依議欽此、其禮部題奏摺稿、亟應一併抄錄、以快人心、藉昭公論焉、

此稿未完

與友人論文書　○僕以偏露、鑽厲求學、廿稔于茲、荏苒淺落、志業弗進、董帷雖下、陸莊已荒、拊心搔首、彌用愧惶、竊以作文之道、厥有數要、思禱者神超、骨勁者風清、才變者略通、律宏者氣壯、情眞者柔融、五弊之外、亦有五尙焉、蓋以五頌四賦、刻鏤無形、七辨九歌、規矩虛位、澡雪精神、疏瀹靈府、意騖風雲、思渺河漢、整志氣以統關鍵、妙穎悟以範樞機、然後使元解之宰、吐聲律乎寸心、獨照之匠、運斧斤於尺素、逞虎變狀鵠落、籠天地於宇內、約萬物於毫端、是以仲宣宿構、懸之國門而無慚、阮瑀鞍成、付之言游而莫贊、此其所尙者一也、夫鞏翟藻矣、而罽翥百步、鷹隼勁矣、而翰飛戾天、千尺之松、經風霜而節挺、九霄之鳳、耀雲物而文舒、文之有骨、猶身之樹骸、室之植棟、而後可整其衣冠、塗其墍茨也、是宜繫周情、挹孔思、設堯醴、陳舜莖、太奠在前、元酒在後、渾乎美玉、純乎良金、然後振繡虎之才、逞雕龍之技、揚葩振藻、嚼徵含宮、將見潘勗

繼起、韜筆霊才、相如復生、凌雲蓋世、此其所尚者二也、然而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以桓譚之號猗頓、而譏及偏淺、以王逸之號博識、而評及沈滯、蓋宜胎息六經、鎔裁諸子、斟酌乎質文之間、求合乎雅俗之賞、必若枚皐練發、宗九章而自別渭涇、平子研京、仿兩都而獨樹旗鼓、而後揚飈逐景、按部就班、采若宛虹之奮鬐、光似長離之振翅、故繼蜀檄者頭風可愈、步劉移者病瘧已除、此其所尚者三也、若夫枕經葄史、含英咀華、踵武述殷、笙簧彰漢、紀縮五噢、律詣六變、鎔退之之精粹、振子昂之風華、涵燕公之宏博、蓄子厚之沈雄、則見驅濤噴雲、超班躐賈、掀雷抉電、轢謝陵顏、此其所尚者四也、大抵掞藻摛文、閑廚待客、雕元黃之裁製、究典謨而浮蕪、因文緣情、夸華不實、是謂蝥賊鴻裁、蠹殘錦字、必欲師風雅、法比興、洩蓄蘊、詠性情、滌髓元君、伐毛眞宰、夫而後揮翰霧散、彈毫珠生、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織庾藻而組徐新、光芒萬丈、錯孫金而綴盧采、轃轄三光、劉子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其所尚者五也、君則內宏七舉、旁通三微、範今澤古、掞藻含章、凌雲振玉、王粲獨步於漢南、擲地掞天、孔彰莫倫於河朔、頡頏時輩、豈徒却步東阿、軒輊前人、且使輟幃北海、奈何圖南無狀、背北遄歸、空抱題橋之志、難逢擲楯之緣、陽劍沒豐城、明珠遺滄海、半生坎壈、能無慨然、然而鬱氣之下有祕伏、重奧之內有積寶、子棃被刖於齊閭、呼車食肉、墨子跌蹶於楚國、衣錦吹笙、將見圭璋騰達、棫樸敷祥、山林無終老之材、文章無不光之運、今日游鱗、潛池濱而掉尾、他年巢鳳、振勁翮以凌虛、可爲預賀、上瀆英元、

三泖刺船者未是草

幾肇焚如　○本滙某酒肆、因酒瓮中製酒過多、三日夜烈燄未息、牆壁俱熱、至月之十六日夜、十二點鐘時分、忽然火燄上騰、勢不可遏、一時鉦聲陡起、鳴鐘報警、人皆夢中驚醒、披衣出、急將天主堂洋龍拖至鎭上、灌水救之、登時撲滅、惟燒去平屋一間、幸無大害云、

申禁違例嫁娶示　○欽命護理江蘇巡撫部院譚　爲申明定律出示諭禁事、照得定律同姓爲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又娶同宗無服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杖一百、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男女各絞、知情不阻之親族地保例應各杖八十、煌煌禁令、何等森嚴、今本護院訪聞各屬鄉曲愚民不諳例禁、每有同姓同宗違例嫁娶之事、亟應力圖挽回、合亟申明定律出示諭

禁爲此示仰闔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同姓同宗定律不准結婚至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更屬罪犯應死自示之後凡各鄉耆老士庶中識字之人務各互相告誡必使家喻戶曉各守法律男女婚嫁當擇異姓匹配如再狃于積習仍前違例嫁娶則是明知故犯一經發覺定即按律懲辦本護院言出法隨决不寬貸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鄉愚詰智　○秦西有鄉人揮賣木柴者，負薪入市，沿街叫賣，有翩翩年少，衣服麗都，當路鵠立，鄉人連聲喊其讓路，少年若爲弗聞也者，鄉人無如何，摩肩而過，擦傷其衣，少年怒，扭赴該處武衙，控其並不叫讓，致損衣服，問官謂鄉人汝何不聲張，使人遠避，該鄉人但張口噓氣，作啞人狀，屢問不答，官乃謂少年曰，此係啞口，不能怪他，少年曰，他裝啞耳，方其負柴至市，亦曾大聲呼讓，此刻忽不開口，實狡詐致此，官乃笑謂少年曰，伊既呼讓，汝何不讓，少年無言，自悔中鄉人之計，而鄉人之智亦黠矣，錄之以當一笑，

因戲斃命　○游戲至極，往往別起衅端，此弱不好弄之所以足多也，佛山松桂里有某姓者，望族也，其小婢常與某童謔談，前月杪，婢負主人幼子，嬉游街市，此孩初則抓梨竟瓤，繼則漸入睡鄉，第雙眸雖閉，而狗竇大開，某童見之，潛以小魚塞於中，蓋欲以惡作劇，博人一笑也，詎此魚隨涎鑽入，孩覺痛而醒，哭不成聲，婢猶未知其故，及訊他童始悉焉，駭極，負孩奔告主人，主人百計治之，迄無應驗，即於此日殞命云，夫馮煖彈鋏，怨及無魚，若此童者，當不怨其無而轉怨其有矣，

索租滋事　○皖南寧廣一帶，自兵燹後，居民鮮少，地廣人稀，因招鄂豫等省，失業農民，遷至其地，墾種荒田，歷有年所，近以租價不同，屢興雀角，建平湯邑尊，出示曉諭，每畝概折制錢六百，以昭平允，詎該鄉民以爲不問田之荒熟，一律取盈，殊不堪命，由是將耕牛牽至縣堂，以代租息，三日內，衙署竟爲桃林之野，維時怨謗叢生，譁然不靖，邑尊以衆怒難犯，恐其激變，因請統領方君長華，來署彈壓，民衆始散，夫以六百文抵一畝之租，邑尊之體恤民情至矣，而該鄉民猶哄鬧公堂，出言不遜，洵可謂民俗刁頑，目無法紀矣，

書院復興　○接都門友人來函云，京師金魚池有書院一座，爲京外舉貢生監月試之所，因歷久頹圮，勢將不支，是以諸官紳捐集巨貲，鳩工修葺，今已告竣，煥然一新矣，

殺虎奇機　○虎爲百獸之雄、負嵎可畏、此周處殺白額虎、鄉民所以頌德勿衰也、漳州府澄邑南門外蘇坑、多崇山峻嶺、常有猛虎潛踞其中、今春有二虎領一虎子、每於白晝出山、路人相戒、近山村落中、所養猪犬、盡飽虎腹、居民苦之、欲除而未得其間、至三月間、村人各持火具、糾衆入山、適值三虎臥於穴中、卽將柴草塞住穴口、縱火焚之、三虎皆斃、眞幸事也、亦奇事也、因泚筆誌之、

醉酒笑談　○西國有某甲者、無賴酒徒也、一日沽飲沉醉、直至橫臥街頭、有鄰人見之者、謂之曰、與其臥於街市、不如息偃在牀、起吾與汝同歸、甲對曰、予見街巷牆屋、旋轉如環、俟其旋至吾家、可一舉足而就牀焉、何勞步履爲哉、鄰人聞言、又笑又惜、以爲此等人、眞無可救藥者矣、

製造剏始　○泰西製造之精、甲于天下、無他、其心思既屬專壹、而製一物、期在必成、無畏葸游移之見以擾之、無勞民傷財之說以搖之、故能物必適用、製必翻新、層出而不窮也、然考諸各國製器最始之人、概非素習此業者、如倫敦一薙髮匠、始製機器紡紗法、其利大普、至今賴焉、一修道士、始製止氣機關、而火車前後鈎引之機、則一牧羊童子始製之、又一法國傭工、始製駕空木橋、以平火車往來之路、該傭向日趁工、每日僅得工洋佛郎一枚、及沒、有姪十三人、分其家產、均得佛郎一百萬枚、獲利之鉅、於此可知、泰西輪舟之製、愈出愈新、而其始剏者、爲一畫工與一醫生、又一佃戶始悟化學法、一紙匠始造氣球、望風飄去、直入雲霄、其大者、可居六十人而不墜、一製眼鏡工人、始得造紙機器、諸如此類、尙難悉數、諺云、造屋請箍桶匠、謂其所請非所習也、今西國人民、均能于本業之外、別出新奇以制勝、殆以心思之靈、而濟以用力之專、凡動一念、期在必成、往往窮年累世、苦思而得之、噫、其堅忍之志、有非他處人民所能及矣、

設局探煤　○日本神戶地方、共有煤礦五處、一名乾那音馬、一名哥喜哥利、一名阿美、一名密蘇、一名尊梳、其所產之煤、皆係上品、與西國至美之煤、不相頡頏、近聞該國官商、議立公司、僱工採取、行見資國用而利民生、日人之富、於以益增也、

日本派員習語　○橫濱遞來信息云、日廷現派官五員、前赴俄國學習語言文字、且於肄業之暇、察該處風土物產、以及高原下隰、說者謂日王此舉別有深心、非本館所能臆斷也、

俄寫被獲　○俄國呢利斯寫、累次刺王未中、已列前報、但黨人怙惡不悛、仍復私印謗書、潛通密札、且將印書之機器等物、朝夕遷移、踪跡詭秘、以是人無知者、今西曆三月廿五日、俄廷偵探得實、潛遣健卒密至印館、該黨猝不及防、竟被抄出、并獲羽寫十九人、想必嚴刑鞫訊、窮治其罪云、觀此可知該寫人驕悍性成、罔知尊君之義、有除之不可緩者矣、

煤氣蠱人　○近閱比利時報云、盎對路地方、向有採煤局、設棧堆煤、并爲工人棲息之所、其工人日則礦中採煤、夜則至棧安歇、相習爲常、雖有時煤氣冲發、尚無大害、詎今西曆三月杪、於夜間兩點鐘時分、採煤者五十一人、正在黑酣鄉裏、忽然棧中煤氣上冲、竟同雷驚炮擊、一時破壁橫飛、其最爲近煤之三十九人、竟被煤氣蠱斃、其餘十二人、雖未斃命、亦受重傷、所可奇者、僅隔數間之房中人、皆高枕無憂、不聞聲響、及受傷者大聲呼救、始披衣往視、見墻傾壁壞、而三十九人、杳無踪兆、喧嚷至六點鐘、始得搬運火煤、而焦頭爛額、折肱傷股者、皆倒置其中、殊屬傷心慘目、迨死者親族聞信來視、莫不涕泣淚流、中有一婦、哀慟較切、竟抱住夫屍、牢不肯釋、及多人力解始釋、細訊其故、知婦之兩子、於十日前俱以痘症殤、今其夫又罹慘禍、宜其異常悲痛、似有同穴之意云、噫、開礦之事、本履危地而蹈危機、而世之忘身不顧者、且接跡焉、抑何惟利是趨、而不知利中之有害也、

西陲近耗　○香港循環日報云、接土耳機郵報、謂中國官軍之屯伊犂界者、大營在石亳地方、約有七千人、石亳至氈亳有炮臺兩所、一曰嘉鴉氈、守兵五百人、一百人、石亳之側、地名達歷者又有二營、守兵一千人、氈亳地方與俄界最近、有馬兵步兵共七百人、在此駐守、另有馬隊兵五百人、俱用線鎗、頗稱驍勇敢戰、計由氈亳至俄界、不過四十里許、即俄國所據伊犂地方也、俄兵在此駐守、往往有退去者、華兵即進取其地、總計中國兵約一萬人、每有軍事則中國總兵官聚於石亳、由石亳而北、俄人設有炮臺名北田、其守兵皆哥塞地方人、炮臺上僅置大炮二尊、近伊芝泥山谷、有俄國土人名嘉芝士村民者、於此居焉、村落中畜牧頗盛、戶口稠密、中國兵往往入村刼掠、俄人之設炮臺於此、特爲保護村民起見耳、

北直濬河　○直隸被水之由，概以滹沱河水，自正定入直隸界，每至伏水大發，河道淤淺，不能盡容，以致橫決四溢，畿南數十州縣，難免望洋之歎，茲聞李爵相，憫災黎蕩析之困，修治河道，節次疏通，自河間古洋河起，過運河，直至天津東南之鹹水沽，南北約三百里，將見成功有日，民慶安瀾之福云，

澳人游歷　○澳國有甲乙二人，地理博士也，素性好游，較之謝康樂窮搜山谷，宗少文五嶽歸來，其志願之奢，有過之無不及者，蓋欲納五大洲於胸中，而不遺邱壑也，前聞該博士曾至中國，今聞回抵緬甸冷宮地方，沿途探勝，隨處採風，其游踪猶未可限云，噫若而人，可謂有游癖者矣，

緬事記聞　○前錄緬王薨逝一事，人咸謂暴君晏駕，黎庶得安矣，茲又接冷宮三月初七日電音云，西曆四月七日，緬王尚平安無恙，可知前之所傳，或係一時訛言，或即與日偕亡之意耳，

遞核年壽　○前有泰西學士名杜未拉者，曾於人丁總册內細核其同年生育之孩一千名，逐歲記其存亡之數，及杜卒踵其成者，仍遞相考核得一歲至九十五歲存歿細數，亦以見百齡壽考人世難逢一斑，光陰版圖亦載爰由西書譯錄，以供衆覽，亦習推算之學者所宜曉也　計同年誕生者一千人

第一年存七百六十人　第二年存六百七十人　第三年存六百二十人　第四年存五百九十八人

第五年存五百八十三人　第六年存五百七十四人　第七年存五百六十五人　第八年存五百六十人

第九年存五百五十五人　第十年存五百五十一人　第十五年存五百二十八人　第二十年存四百九十二人

第廿五年存四百七十一人　第三十年存四百三十八人　第三十五年存四百四人

第四十年存三百六十九人　第四十五年存三百三十四人　第五十年存二百九十七人　第五十五年存二百七十七人

第六十年存二百十三人　第六十五年存一百六十六人　第七十年存一百十七人　第七十五年存七十一人　第八十年存三十四人　第九十年存三人　第九十五年存一人

本埠官報　○前聞知署藩憲許方伯於十四日四點鐘啓行來申，茲探悉許藩憲已於十六日四點鐘到滬，座船停泊滬北珊記碼頭滬上印委各官伺迎如禮，隨於八點鐘換船前往吳淞云，○又聞新簡兩江督憲劉制府於十六日由金陵起節來滬，飭驗吳淞炮臺少駐，即行北上云

山居即景二律　○限溪西雞齊晴屋北鹿獨宿十字分平仄二韵門對青山屋枕溪幽居別墅築橋西雨霏香徑眠萃鹿風弄花枝舞竹雞堤柳千絲垂欲徧渚蘋一片貼初齊烟波如畫船歸晚有客篷窗聽鳥啼綠楊圍住詩人屋窗對花南門水北磯畔敲針學釣魚園中採藥呼饑鹿隨時觴詠與何窮伴客絃歌調非獨向晚漁樵唱和來炊烟深處于焉宿

古由拳詩盟氏未定草

廣東考略　○廣東古名百越，亦號粵東，東西相距二千五百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按西士吳楊默，巡直惟七百八十餘里而已，東北界福建，西北界湖南，西界廣西，北界江西，仰承吳楚，俯瞰汪洋，右蔽桂林，左通閩越，自嶺而南，二十餘郡，誠海南一大都會也，禹貢揚州之域，春秋爲南越舊地，秦置南海郡，後爲趙佗所據，號南越國，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爲南海等郡，屬交趾部，後漢末，徙交州治南海郡，三國時，吳改交州爲廣州，領南海等郡，割合浦郡，別屬交州，後又分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別屬荆州，晉爲廣州，領南海等郡，東晉時，分置東官等郡，宋仍爲廣州，增置越州，分屬湘州，齊屬廣越湘三州，梁增衡成合建諸州，隋初置廣循二州，後改爲南海等郡，唐改郡爲州，初置嶺南道，後分爲嶺南東道，五代時，劉巖建國號南漢，宋分屬廣南東西兩路，元分置海北廣東道，屬江西行省，海北海南道，屬湖廣行省，明改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而藩封衛所，參列其間，國朝沿前明舊制，仍置廣東省，以廣州府爲省會，即古羊城，兩廣總督，駐節在焉，領府九，直隸州四，散州七，縣七十八，計爲城凡八十二，額徵地丁銀二百九萬六千六百零四兩，全省人口約十九兆有奇，廣東巡撫衙署設省會，與藩臬二司分治焉，按廣東地濱溟洋，爲中外之門戶，防海之要隘，輪艘風帆，蜂屯蟻聚，與泰西各國互市貿易，由來已久，故關口通商，較各埠爲先，每年常稅，約徵銀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兩零，亦人物富庶，商賈輻湊之區也，其俗強悍，械鬥之風素盛，而海洋盜賊，尤難搜緝，省會人民，多精貿易，雄于財，喜作海外遊，泰西沿海各埠，多有粵人經商其地，爲他省所不逮，近來海防尤極嚴密，南雄韶州，上通荆吳，肇慶羅定，毗連內地，無事設防，高州廉州雷州爲西路，非海道要衝，防守無難，惟惠州潮州爲東路，廣州爲中路，環郡大洋，衝突甚易，然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至瓊州雷州，孤懸海外，防禦尤非易事，朝廷每視爲重鎮，是以懷柔鎮撫之方，較他省尤講求備至云，

此稿未完

廣東省
福
建
江西
海
廣

湖南
廣西
安南
海
南海
東海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六月初六日　第五十二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四月廿九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推命　械鬬傷人
諭旨恭錄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痛懲陋俗　海患介治吳論　英人殺賊
嗜酒忘親
畏辱吞烟　邦上命案　惠澤及民
築垣構訟　星使張讌　庚辰科會試題名全錄
教習醫學
日本火災　吳中半俗子席純卿詩　續錄廣東考畧
西官得獎
古由拳詩盟詩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畫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浙江鹽運使方鼎銳着開缺送部引見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浙江鹽運使員缺着惠年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譚鍾麟奏遵查荒地情形等語據稱浙江杭嘉湖
金衢嚴等屬續經查出荒產爲數甚多殊難憑信其故一由民間相率欺隱一由地方官含糊挪移其中莊
書里保書辦等勾串劣紳挾制官長侵漁小民弊端百出近日嘉興委員提訊莊書輒敢邀集多人毀辱官
長與劣生挾嫌聚衆入城抄毀衙署等情此等刁風斷不可長着譚鍾麟即飭分委各員密拿首要各犯解
省訊辦如敢抗違即行從嚴懲辦以儆效尤務將各屬荒熟分數澈底清查刁徒壞復杜欺隱之端祛中飽
之弊期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欽此○十七日奉　旨翰林院侍講員缺着裕德補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贊
善員缺着于蔭霖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員缺着李士彬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這所奏疏防越獄之管獄
官直隸河間縣典史康應南著即革職拿問交李鴻章提同刑禁人等訊明有無鬆刑賄縱情弊按律懲辦
有獄官署河間縣事肅寧縣知縣陶鈺着革職留任仍勒限將逸犯楊廣俊牛奎嚴緝務獲倘限滿無獲即
行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同日奉　旨稽察正白旂滿州旗務着崇典去欽此同日奉　旨稽察
廂紅旂漢軍旂務着清濟去欽此同日奉　上諭河南河北道吳大澂現在前赴吉林帮辦一切事宜着即
開缺所遺員缺着陳寶箴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湖南鹽法長寶道員缺着郭從矩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吳廷芬補授太僕寺卿欽此

論推命

墨氏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者之議以爲死生有命愚以爲命固不可無而推算之術則必妄何也蓋星命
之術起于唐之李虛中繼于宋之徐子平夫命理之微宣尼罕言而之二人者皆無宣尼之才智反謂閱八
字究五行分氣候別財官能知畢世之吉凶終身之禍福是豈若輩之小慧更勝于先師孔子乎此命術之
不可信一也命之短長權操乎大造大造所主者惟大造能知之而人則不得與知也故中庸謂君子居易
以俟命孟子亦謂修身以俟命俟之云者以其不得知而必戒慎以待其至也乃今之矇瞽之徒愚蒙之輩
目前之事尚不能覺察而反謂未來之殃祥可屈指以逆料之豈明論也哉此命術之不可信二也夫人窮

通之遇、夭壽之數、有可以人力致者、有不可以人力致者、如顏回之德而夭、盜跖之惡而壽是矣、其可以人力致者、如詩言自求多福、書言作善降祥、宣尼亦謂有大德必得其祿位、然善與惡皆自人爲、而無與于始生之時日也、此命術之不可信三也、今天下生齒繁矣、一日之中、動以萬計、如謂境之順逆、全係于生辰之善惡、則凡與帝王同生者、皆將爲帝王矣、與聖賢同生者、皆將爲聖賢矣、然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魯桓公與其子同、皆生于九月丁卯、而父子之年壽不同也、崔信明與孟嘗君、俱生于五月五日、而二人之榮辱不同也、此命術之不可信四也、凡事之在我者可以前知、而在人者則不可以預曉、此達觀先見者之所以寥寥也、若夫富貴功名之遇、大抵牽制于他人、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果何常之有哉、夫以無常者而欲知其必至、非神聖不爲功、此命術之不可信五也、彼夫推命之徒、每曰某必致富、某必致貴、而究之驗者何人、應者何事、乃之人惑其說者、往往躁競干求、不能安分、以爲吾命當富也、人不我富、將攘奪以富之、吾命當貴也、人不我貴、將篡取以貴之、愚黔首而壞人心、是術之遺害、實非淺鮮、此命術之不可信六也、即此六者、已可見命術之荒謬、而知命之君子、當亦不河漢乎斯言矣、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畧　○和碩康親王臣傑淑等謹題爲請　旨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門題前事、該臣等會議得楊光先將無辜之人陷害、又種種揑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等謀叛之處、情罪重大、相應將楊光先即行處斬、妻子流徙寧古塔可也、謹題請　旨、康熙八年七月二十日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將這本內情節、再加詳議、具奏、該臣等會同再議得惡人楊光先揑詞控告天主教係邪教、將奉　旨所留天主堂龕座碑記、自行拆毀、將楊光先仍即行處斬、妻子流徙寧古塔可也、奉　旨楊光先本當依議處死、但念其年已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餘依議、由是以觀、可見　睿鑒無私、而正教之傳、非傾擠之徒、所可誣衊也、是年得　旨、欽天監治理曆法南懷仁着陞授工部右侍郎加二級、尋奉　旨命南懷仁修治河道、日夕駐工、衝風犯雪、致因是積勞成疾、薨于工部堂署、　上震悼、加恩賜謚勤敏、并御製碑文、以褒忠藎、飾終之典、海內以爲榮、碑曰、欽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三級謚勤敏南懷仁碑文、朕維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歲紀也、苟稱厥職、司授時之典、

實嘉賴之、況克殫藝能、有資軍國、則生膺榮秩、殁示褒崇、豈有靳焉、爾南懷仁秉心質機、肆業淵通、遠泛海以輸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時正度、曆象無譌、望氣占雲、星躔式叙、既協靈臺之掌、復備武庫之需、覃運巧思、督成火器、用摧堅壘、克俾戎行、可謂蒞事維精、奉職勿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嗚呼、錫命永光乎重壤、紀功廣示於遐陬、勒以貞珉、用垂弗替、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給、聖祖崩、世宗卽位、雍正四年、耶穌會司鐸張安多、轉奉羅馬　教宗本篤第十三國書、世宗覽書語、極情文之美、并附綢緞百端、以達羅馬、先是內地邪教禁衆、恒借端影射、汚衊聖教、雍正二年、奉　上諭除留耶穌會士居欽天監修治曆法外、其餘教士、悉遷赴澳門、并將各省堂宇、一律改建、如是者有年、迄乾隆初葉、設厲禁如故、路滿荆榛、動輒見阻、耶穌會士黃安多、乃路西大尼亞國人、湯範衙乃西古祿人、以乾隆十三年同致命于江蘇省城、舍身成仁、赴義若渴、其信德有足多者、　此稿未完

械鬬傷人　○友朋以口舌之故、車笠寒盟、琴書割席、已屬傷情負義、乃不謂片語失和、兩相械鬬、竟致傷斃多命、亦民俗之憂矣、直隸饒陽縣有甲乙二人、觴酒豆肉、時相過從、一日過於某鎭、叙談之際、忽反唇相譏、出言無狀、直至同衾老拳、固結不解、雖經旁人力勸、仍難息忿、約日再鬬而歸、至期、甲糾集親友二百餘人、各執器械、擁至該鎭南市、乙與其父各召鳥鎗、潛至北市、先將鳥鎗布置道旁、相去數十武、既而乙執鎗、毒詈前驅、甲見乙至、忿甚、持刃相迎、其黨亦從之、乙發鎗斃壓斃數人、退行數十武、甲黨意其裝藥不及、奮勇窮追、乙拾他鎗復燃、又傷數人、前後共傷十八人、均僵斃道旁、其幸免者、一時倉奔獸遯、而乙與父從容歸里、猶以爲餘勇可賈云、此係天津友人來函所述、姑照登錄、

嗜酒忘親　○崇明堡鎭有董某者、素無賴、凡遇牀頭瓶罄、每以家中雜物、質錢以沽飲、近於四月初七日、某酒渴甚、杖頭已乏、無奈、欲揭屋瓦以易酒、亦可謂急入非非者、伊父不允、謂博此一醉、其如露處何、某憤甚、竟於是日之夜、持刀欲弑其父、幸其父尚有勇力、扼住其刀、大聲呼救、家族聞之往視、始知其故、卽將某與利刃、交付地保、明日、族人與其父赴縣喊控、尚未知何如審斷云、

痛懲陋俗　○四月初五日、新淦劉邑尊有事公出、過東關街市、見一少婦、手抱嬰孩、坦胸哺乳、邑

尊惡之、命將此婦掌嘴十下、以儆其無禮、由是城內外、婦女之聞風者、無敢仍前過市矣、竊謂婦人袒裼者、莫多於滬上、倘得邑尊過此、而懲其一、頹風當爲之一變也、

海忠介治吳論

雲間郭友松稿

海忠介爲明代鯁直之臣、遇事不撓、見惡必斥、非但功名不足動其心、身家亦不足縈其念、下以爲民、卽上以報國、世尤稱其得罪先帝、下獄擬誅、後知大行之信、獄吏賀之、忠介未知、以爲就刑、恣意飲啖、後獄吏以告、乃大慟、盡吐所食、幾至委頓、遂以此爲公忠誠出于天性、此事明史、及明史稿、及歷代名臣言行錄、均誌之、至其薄閻豎、絕饋問、猶小節耳、然所嘖嘖人口者、獨在治吳一節、夫吳俗之靡久矣、其時士女之奢侈、縉紳之請託、獄訟之不明、書差之橫恣、公皆一一痛懲之、至設投匭一舉、以通上下之情、考匭使始自唐武后時、見封氏見聞記、公乃用其法、能使小民有寃抑者、不壅于上聞、其時華亭徐相國家、子弟不檢、公獨按法嚴懲、無少回護、而與馮南江相公善、馮固四鐵御史、夙著直聲者、相傳徐華亭至戒子弟不敢出門、其嚴驚亦可概見、至于閭閻隱微之害、獄訟不結之事、皆一一處之當而審之精、吳中積滑之習、紳士恃符之病、爲之一空、吁、是眞大吏能報國者矣、當明時有況公者、亦以循吏聞、呼爲況青天、有十五貫雜劇、今舊卷猶存吳中、爲立況公祠、而忠介更剛過于況、直過于況、雖以江陵新鄭之權略、於公亦不敢干以私焉、乃病公之刻者、則誣公爲南江所使、待徐爲已甚、噫、馮雖著名直臣、而徐實相臣、未有不阿相臣而反爲他人所使者、況其時徐公迹既稍斂、公亦不痛搜其失、非若三長史之陷張湯、武安侯之殺魏其也、論者猶謂當時匭使一行、訐告紛紛、日不暇給、民庶苦之、於是有僞爲盜跖訟柳下惠吞產一詞、以揶揄之者、此事如明人小說、水東日記、都公談纂等多誌之、而堅瓠集、及吾鄉之漁磯漫鈔、亦誌其事、嗟乎、此皆當時不逞之徒、爲公束縛、不得行其私、遂爲是以誚公耳、後人不察、反以公爲太苛、所謂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又何可信耶、惟是此法在昔猶可、在今而踵行之、則不可、人心不古、不但開訐告之風、又且有文致之罪、故公之剛直精警、足爲吏治法、而此則所不必學也、忠介之拳拳於民瘼、今人猶能言之、金山尙有公手植之檜、不啻甘棠之愛焉、而小說中有海公案一書、直以公之治吳、彷彿包之治汴矣、卽小說不足信、而要其名之所留、自足以貽傳

百世後之治吳者其惟湯文正庶足相匹也哉

英人殺賊　○頃接古黔友人來函云英人名麥士宜者精於武備智勇過人向在黔省助理製造事宜曾贊黔軍勦平回亂蒙大憲請于　朝賜副將銜並贈穎勇巴圖魯勇號以示酬庸之典無間中外本年二月間麥士宜因公赴蜀道經黔西宿于驛夜間二更時分方燃燭兀坐忽有竊賊數十人毀戶入室麥諦之係無賴匪徒意將殺人奪物乃急持鎗以觀動靜一賊投石中麥肩麥開鎗斃之又一賊持刀劈面來麥又擊斃之又一賊手舉扊扅來擊麥又斃之連斃三人賊始退怯但以寡衆不敵突圍出踰垣奔避詎垣外崇墉甚峻欲遁不能負隅以待未幾賊踵至一賊持洋鎗向隅施放未中麥趨至賊前奪其鎗發己鎗以斃之又一賊持矛直刺麥奪其矛反刺之負重傷而遁時賊圍未解麥奮勇肆殺傷賊甚夥賊見事不濟抱頭鼠竄麥亦潛身僻處天向曙護役尋踪至始伴送旋省面晤黔撫岑中丞備陳其事中丞廉明剛正洞悉該省悍俗常以戢暴安良爲務今麥士宜仗勇全軀不至釀成大事深加欣幸并饋贈千金派兵護送赴蜀云此事據來函云三月初五日麥士宜道經遵義自述如是與本埠西報所登大相逕庭二者孰是孰非則非本館所能知也

築垣構訟　○書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是言宅之美不若鄰之德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譸張爲幻窮極心機亦愚之甚矣天津府東北鄉毛家夥巷地方有楊某者善權子母不數年家業日裕於是高其閈閎厚其墻垣東南北三垣皆崇峻可觀惟西垣與馬姓之垣相接低矮而陋於心終覺歉然屢欲購其地以重建之而馬姓殊不允輾轉尋思頓生一計託言重修垣址將馬姓之垣一併毀去馬大駭即往楊宅理論楊告以工人誤毀並非出自己意情願重修云云馬見其自願重修亦無他說諾諾而歸翌日往視見其所修之垣不但高峻倍前而其式亦與楊某之垣無異馬始知楊之詭計復與辨論楊託故不面馬呈訴天津縣縣尊以事關微細不准呈詞馬忿恨交迫乃繪圖列說張貼通衢以暴楊惡招公議云善乎某先達訓子詩曰昔天之下皆王土再讓些兒也不妨亦因當時其公子與鄰人爭界址其父聞之緘詩以寄者也氣度之寬徧眞不可同年語矣

畏辱吞烟　○近來禁烟之舉，日益加厲，海門汪刺史，尤爲嚴密，聞者莫不奉令維謹，獨某姓不肯杜門謝客，依然橫榻吹簫，廳尊查訪得實，立遣衙役到館，橫枷封條于門，一時諸烟徒，手足無措，各由窗戶奔逃，惟館主被擒送署，廳尊判以枷號游刑，俾示懲警，乃該館主以畏辱輕生，潛服生烟，氣息已僅屬矣，幸旁人急救始醒，然已委頓不堪，事聞于官，因加恩免其游示，不可謂非是人之幸也。

邦上命案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此言細故失和，亦人事之常也，乃竟有一言不合，而釀成命案，如揚州劉家集地方李某者，尤可駭已，李係農家者流，四月初五日，與同村王某遇諧途，片語不投，遽相鬬毆，李遂將所携扁擔，作當頭一棒，王負痛入城，至縣署喊控，因王受傷過重，不旋踵倒地殞命，刻下尚未結案，想李以一時眦睚小怨，當不獲保首領以沒世矣，可憐哉。

惠澤及民　○統帶江浙巡鹽水哨，鄧雨亭軍門，前奉調駐常熟南門內，任事三載，私梟絕迹，刻奉譚中丞委赴浙垣查辦公事，將巡鹽公務交卸陳軍門旭接辦，鄧軍門於四月初八日赴浙，各營哨員弁，咸感其德，特製萬民傘一頂，德政牌兩對，上書江海澄波，業紹雲臺，商民感澤，望崇衡嶽，又本邑人民，送萬民傘一頂，德政牌兩對，上書勛隆筴政，澤普琴川，口牌載道，頌德弗衰，是日各官紳恭送憲節，一時旗幟輝煌，車馬雲集，途爲之塞，亦可見軍門之惠政在民矣。

教習醫學　○港中東華醫院，自倡建以來，貧病之人，藉資醫理，每歲存活無算，誠海濱一仁壽域也，茲聞院中董事，又請東莞陳蓮蓀先生，在院教習醫學，纂修醫案，俾有志岐黃術者，得所持循，臨診無舛，所擬章程，極其妥善，其仁心仁術，患濟當時，澤被後世，眞庶有涯涘矣，爰樂記之，以副揚善之意。

日本火災　○日本渡基澳，有地名哥詩嘉華者，於三月二十日早，偶爾失愼，致兆焚如，撲救不及，燒去屋宇四百餘間，被焚死者八人，是亦一大災也，按渡基澳，即日本之東京，該處屢兆火患，至再至三，而仍不絕于聞，眞可怪矣。

星使張讌　○中朝駐普伯靈都城李丹崖星使，於西曆三月二十九日，大張筵宴，邀請各國公使，及普國官紳人等與讌，赴宴者約五百人，亦一時盛會也，宴前七日，具帖邀客，屆期，衆皆惠然肯來，無或弗

至酒酣之際命夫人出而見客以示禮從宜使從俗之意云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題名全錄

吳樹棻山東歷城　蔣　艮河南商城　王詠霓浙江黃巖　李和燮湖北黃陂　顧　蓮江蘇華亭
黃紹箕浙江瑞安　錫　恩鑲黃滿洲　左運昌江西星子　譚鑫振湖南衡山　顧紹成江蘇無錫
于式枚廣西賀縣　祝松雲湖南衡陽　李沛深江蘇泰州　杜炳珩湖北黃岡　楊清魁直隸清苑
熊爾梅江西高安　汪　槩湖南善化　孫汝梅直隸大興　葛詠裳浙江歸安　鄭　杲山東即墨
徐　琪浙江仁和　袁鵬圖浙江天台　福　楙正紅蒙古　沈曾植浙江嘉興　王邦鼎江蘇吳縣
吳國鎮廣東番禺　陳景源廣東番禺　丁立鈞江蘇丹徒　林元炱山東歷城　曹詒孫湖南茶陵
徐　京直隸永清　朱福銑浙江海鹽　連培基江西南城　程惟孝江蘇武進　曹雲章江蘇昭文
楊崇伊江蘇常熟　闕　絅安徽合肥　查毓琛安徽太湖　夏若魯陝西大荔　汪宗沂安徽歙縣
廖國琛福建侯官　葉維幹浙江仁和　余熙春貴州筑縣　姜白駒廣東陽江　梁鼎芬廣東番禺
毛　澂四川仁壽　汪寶樹山東府學　陳光明四川江津　文　煥鑲黃滿洲　夏庚復浙江仁和
趙敏熙四川宜賓　楊維培福建侯官　呂珮芬安徽旌德　戴錫麟山西盂縣　齊普松武正白滿
薩　廉鑲藍滿洲　陳爲燠廣東順德　林士菁福建閩縣　郭翊廷山東歷城　王家賓江西高安
胡文淵江蘇甘泉　李德炳河南南召　馮應榮山西汾陽　何　鎔浙江富陽　鹿學良直隸定興
李　威直隸灤州　周國琛廣東順德　龐鴻書江蘇常熟　湯繩和浙江錢塘　馬存樸直隸寶坻
劉　煥江西豐城　楊澍先湖南善化　范廣衡順天大興　朱炳龍浙江歸安　馮仲侯江蘇荆溪
謝儁杭山東福山　王　濂直隸吳橋　陳　鼎湖南衡山　廖　驤福建閩縣　黃緒祖山東夏津
傅爲霖四川簡州　張守訓山東海豐　邱兆榮福建長樂　鄧嘉純江蘇江寧　柳　芳廣東番禺
王頌蔚江蘇長洲　韓仲荆山東安邱　鄭振聲安徽婺源　儒　芳順白滿洲　栢錦林山東濟陽
孔殿甲山東蓬萊　倫肇紀甘肅武威　劉鈺成福建長樂　喬保印順黃漢軍　胡　廷廣西永福

王宗承奉天開原　李和卿湖南巴陵　趙鍾璨雲南蒙化　王恩光安徽合肥　黃裕昌浙江會稽
吳國鏞湖南湘陽　王啓正藍滿洲　朱承烈浙江會稽　查蔭元安徽婺源　紀夔湖北武昌
黃思永江蘇江寧　黃禧祖江西南城　彭修湖北潛江　潘作霖廣東番禺　郭賡平江西萬載
孫之鴻河南祥符　宋蔭培雲南屏州　汪受祁浙江鄞縣　徐鑑銘江西義寧　裔步鰲江蘇鹽城
陳典陶福建侯官　張焯奎廣西龍州　張銘齋湖南善化　施朝銓福建福清　范德鎔湖北武昌
丁象震河南永城　王鶴頤順天大興　夏聯鈺山東濟寧　張世英甘肅秦州　金鳴胥山東平度
王丕釐湖北黃岡　張覲光福建嘉義　何乃瑩山西靈石　朱兆鴻江蘇元和　熊潤南湖北黃陂
李敬修直隸保安　汪文炳廣東香山　謝樹熒湖南湘潭　張正堉直隸天津　徐壽基江蘇武進
孔廣鍾江蘇元和　廖鏡伊四川昭化　劉汝霖江蘇上元　余效衡雲南太和　褚成博浙江餘杭
陳鴻綬江蘇丹徒　王善士山西平定　胡錫祐四川慶符　薛　浚陝西長安　王毓芝直隸新城
蔡世佐浙江仁和　王銳新順天涿州　承　蔭正藍滿洲　陸善格奉天錦縣　丁　芳河南祥符
何汝翰浙江山陰　陳予驥廣東新會　何永卓四川萬縣　馬琇荃福建侯官　王秉燮山東福山
王懿榮山東福山　卜文煥江蘇武進　王　蘭浙江歸安　張星炳河南固始　陳應禧順天大興
陳桐翰江蘇長洲　陳慶桂廣東番禺　戴輔道湖南湘潭　黃升齡福建閩縣　聶濟時江西萬年
崔永安正白漢軍　裴維安河南祥符　張士鋥雲南太和　莫燮乾廣西平南　吳士俊江西玉山
沈士鑅直隸天津　王化光山西臨晉　陳秉崧福建侯官　吳同甲江蘇高郵　徐國盛湖北襄陽
李佩銘陝西長安　萬立鈞江西南昌　文　郁廂白蒙古　王器成廣東定安　盧慶雲順天大興
張是彝江蘇長洲　葉大遒福建閩縣　熊爾卓江西高安　楊依斗湖南衡山　金　奎正藍蒙古
王承煦安徽舒城　韓受卿順天通州　吳樹德陝西城固　傅嘉年福建建安　金文同甘肅臬蘭
黃英采江西興國　吳維藩安徽涇縣　張賢符山東榮城　楊　濱陝西臨潼　楊福臻江蘇高郵
李光宇山西平定　陳夔麟貴州開州　安維俊甘肅秦安　余文蔚安徽婺源　楊耀林直隸清苑

程仁均湖北黃岡　景天相陝西富平　陳麟書江西興國　何榮楠四川忠州　王策範湖北武昌
盛炳煒浙江鎮海　黃嘉爾福建永福　趙永清河南鄭州　丁體成貴州平遠　張嘉樹廣東番禺
俞炳燁安徽婺源　吳兆基浙江秀水　左紹佐湖北應山　喬保安廂黃漢軍　宋秉謙雲南石屏
魯　鵬安徽懷寧　唐驊路河南河內　炳　麟正黃漢軍　鮑翰卿湖北蒲圻　蔡揆忠廣西永康
張　鈞山西忻州　趙受章直隸祁州　趙丙榮陝西咸陽　王熙翌奉天伯都　崔其濂廣東番禺
盧聿炳福建閩縣　錫　芳正紅漢軍　高淩霄直隸天津　王寶鈿山東嶧縣　彭士芳江西臨川
程　祿陝西定安　戴寶周四川墊江　曹作舟安徽績溪　胡昌祖河南羅山　命毓麟浙江諸暨
呂元恩廣東新會　陳汝欽河南光山　陳文銳陝西漢陰　黃成采江西興國　沈錫周四川新繁
蔡枚功湖南湘潭　祁徵祥雲南通海　平　格正白漢軍　唐步雲江西弋陽　梁錦奎山東歷城
汪致炳四川資陽　鄭貞本福建長樂　姚延祺安徽懷遠　丁振德河南羅山　張澍滋甘肅臬蘭
伍兆鰲江蘇安福　盧煦春廣西臨桂　曾炳麟四川成都　鄒用中江西南豐　郭曾炘福建侯官
戴彬元順天寧河　陳文錦貴州貴筑　潘炳辰陝西臨潼　王者馨山西朔州　謝文翹雲南恩安
陳澤春貴州貴陽　李經世安徽合肥　任　滕浙江會稽　江昌燕安徽歙縣　宋淑信河南禹州
張豫泰陝西臨潼　魏廷梁安徽六安　彭履德四川宜賓　王芝蘭山東永清　張士彬雲南太和
段樹藩雲南直隸　劉奎辰貴州貴陽　錢錫晉河南祥符　邱進昕廣東大埔　林承澤廣西臨桂
王　傲山西平安　陳　彬甘肅臬蘭　謝啟華廣西臨桂　吳成熙江西南昌　郭雅註陝西三元
邢光祖甘肅秦州　黃俊熙廣西臨桂　諶增模貴州平遠　程景明福建莆田　傅樹棠陝西漢陽
石鴻韶廣西象州　王清江直隸望都　鄭昌運江西武寧　仇汝顯山西曲沃　陳宗嬀山東東阿
陳文墉湖北蒲圻　胡政舉貴州八寨　劉沛然順天寧河　武頌楊甘肅秦州　馬吉樟河南安陽
范金鏞江西新建　鄭言韶江蘇吳縣　李肇庚湖南辰州　周遂良湖北蘄水　志　銳廂紅滿洲
方儒棠浙江鄞縣　葉題雁福建臺灣　朱方輝廣西平南　王慶禔順天寶坻　賀　頎安徽宿松

董敬安福建候官　趙文偉廣西永寧　孫福田河南嵩縣　黨步衢陝西鎮安　李作楨四川郫縣
徐象震山東德州　吳國霖貴州遵義　趙文源甘肅秦安　趙永昌雲南新興　楊淑修河南濟源
張士鏸雲南太和　黎君融貴州遵義　强鵬飛陝西乾城　劉名譽廣西臨桂　李文煥雲南保山
杜慶元貴州清鎭　楊　溶福建閩縣　徐寶謙浙江石門

西官得獎　○督辦新疆軍務陝甘總督左侯相前曾奏請獎敘籌辦新疆糧餉轉運軍火出力人員一摺茲悉內有駐上海丹國領事莊君純亦蒙　恩賞二品銜緣莊君前曾代中國經手借過西銀六百萬兩以充新疆軍費故得邀獎敘也

晚眺　○乘興偶閒步谿橋路幾彎石從潮落出雲送鳥飛還漁浦風迎棹江村月守闌蒼茫回首望莫辨舊家山　策杖過溪東行行路不窮遠帆斜繫日短笛正迎風荷葉浮波綠薇花映日紅歸來村店裏沽醉學漁翁

春暮書懷　○閒思縹渺遠於烟寂寞春宵憶昔年一樹好花悲落地半窗明月問青天讀書未必皆謀祿放語何妨暫學顚深惜韶光如逝水且將詩句話纏綿　吳中半俗子席純卿甫草

古由拳詩盟氏未定草

續錄廣東考略　○考百越名山越秀山在廣州省城內聳拔二十餘丈上有越王臺故趾昔趙佗建此因山爲之形勢向背位置天然唐韓愈詩樂奏武王臺是也諸名賢題詠代有傳作又有越王井一名趙佗井南漢劉氏號爲王龍泉明初始建亭閣土人歲時遊覽亦一勝境也亂石山在城北二十里唐杜審言詩懸危悉可驚大小都不類上聳忽如飛下臨仍欲墜又云萬尋掛鶴巢十丈垂猿臂皆狀其高也毗連有白雲山恒有白雲覆其上故名有水簾洞白雲洞鶴舒臺諸勝西樵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山麓平地可爲民居峯巒迴合天矯莫可名狀若雲谷莊雙魚陂寶鴨池尤爲奇絕峽山在清遠縣東三十里一名中宿峽崇山峻峙中通江流舊傳黃帝二庶子採崑崙竹爲黃鍾之管隱于此山名人登此者多有題詠如唐李翔句云一水遠赴海雨山高入雲宋老蘇詩岸廹鳥聲合水平山影交堂空泉漱玉砌淨笋遺包摹繪景光洵足爲此山生色韶石山在韶州府東北八十里山多怪石有三峯四接盤龍駱駝獅子虹蜺鳳閣馬

鞍等名，而韶石雙峙如闕，相傳舜南巡登此山石上，奏樂，故名，唐韓愈詩，蹔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是也。鳴絃峯在英德縣南山之背，相傳舜南巡，撫琴于此，宋劉仲湛詩，奇峰枕高岸，廻合藏雲烟，民傳舜南狩，向此鳴朱絃，至今萬籟寂，雅韻猶冷然，記其事也。峯下有涵暉谷，其中勝景有晞陽島，飛霞嶺，凌烟嶂，夢弼巖，及桃花，棲雲，潛靈三洞，唐元結有涵暉谷銘，刻峯石上，至今猶存，皇岡嶺，皇灘，皆在府境，亦以虞舜曾遊得名。靈池山在翁源縣東，一百二十里，上有石池，池中有泉八，曰湧泉，香泉，甘泉，温泉，震泉，龍泉，乳泉，玉泉，乃翁溪之源，相傳居此者恒多壽考，因名翁泉，未詮然否。大庾嶺在南雄府北八十里，以其多梅，亦曰梅嶺，蒼翠疊巒，壁立峻峭，艱于登陟，唐張九齡始開鑿成，巡嶺路平坦，行者便之，上有梅關，兩崖壁立，最高尤險峻，宋章穎詩，兩州南北護梅關，盡日行人石壁間，元伯顏詩，馬首曾經庾嶺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爲名流忻慕如此，關側有雲封寺，宋張士遜詩，百越回轅度翠微，全家還憩白雲飛，白雲知我帝鄉去，旋拂征鞍也要歸，寺東有霹靂泉，又名卓錫泉，湧泉出石穴，甘洌異常，有陸盧之癖者，多往汲焉。羅浮山在惠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一名羅博，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最蒼秀者，曰飛雲，王鵝，麻姑，仙女，會眞，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臼，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臨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左右兩石柱，曰鐵柱，又有跳魚石，伏虎石，夜樂池等，皆茲山之奇勝也。湖山在湖州府治西，前臨鱷溪，後接鳳山，爲一郡觀覽之勝，四方之棹舟來遊者，春秋佳日，選勝登臨，蹤跡絡繹不絕，至若本省大川，海則浩淼無際，東連閩浙，南通澳門，零丁洋在香山縣東，宋文天祥詩，零丁洋裏歎零丁，卽此。貪泉，一名石門水，在省會西，俗傳登大庾嶺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水，則潔白之質變，亦是想其山水之清絕矣。晉吳隱之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誠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遊賞詩以議論出之，洵前人所未道也。豐湖在惠州府治，廣袤一十里，中有漱玉灘，點翠州，明月灣，花島，披雲島，歸雲島，其勝槩爲一郡之最，珠母海在廉州府東，巨海中有平江，楊梅，青嬰，三池，中出大蜂，剖而得珠，卽合浦也，故名廉江，又名合浦江，至若粵東山水之奇，載于志乘者，尤難悉數，茲姑撮其大畧如此。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十三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五月初六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再論推命　滬城火災　添購戰船
以銅易銀　訟藤蔓延　嫂叔爭業　追賊逸婦
抗捐毀革　茸城修志　圖產刼孀　日人鬥馬
日鑄小銀　殿試題名全錄　封庵焚佛　鄂撫蒞任
邦江逐妓　粵督接印　意日親密　伊犁近耗
存恕主人詩　續錄廣東考畧　艮吏去官
查竊却賄
誤食火油
鴉片醫痔
高麗近聞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四月十九日奉　上諭此次新貢士覆試列入一等之陳與冏等六十名二等之王詠霓等一百二十六名三等之廖鏡伊等一百三十二名俱着准其一體殿試欽此又奉　上諭萬青藜奏假期已滿病勢雖痊懇請開缺一摺萬青藜着再賞假兩個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欽此又奉　上諭御史鄧慶麟奏各省新科舉人赴學政衙門填寫親供書吏人等任意勒索請飭改爲赴部填寫等語新科中式舉人例應赴學政衙門填寫親供至書吏等勒索有干例禁自應嚴行禁止嗣後着各省學政認眞稽查倘該書吏等有藉端需索情弊卽行從嚴懲辦並着將親供迅速送部毋稍遲延該御史所請改爲赴部填寫之處着毋庸議欽此又奉　上諭御史鄧慶麟奏在京當差喇嘛應領月糧請變通放給一摺着戶部議奏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給事中周鶴奏訪聞貴州陣亡殉難團紳婦女懇請旌邮一摺同治三年貴洲下游苗匪圍攻平遠州屬之牛場地該處團紳從九品楊朝雋五品軍功康光耀帶團禦賊力竭陣亡楊朝雋之繼妻袁氏子楊治邦弟候選守備楊發春長媳張氏次媳丁氏長女次女孫男孫女康光耀之弟俊秀康光明姪童生康鴻襄妻彭氏姪女周康氏或禦賊捐軀或從容就義均堪憫惻該給事中籍隸貴州見聞較確均着照所請交部分別旌邮該部知道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岑毓英奏厘局委員浮收滋弊請以通判降補等語貴州候補知府孟培廉承辦厘局所抽零貨並不出票歸公銀錢兩項均有浮收情弊實屬貪鄙不職僅予降補不足示懲孟培廉着卽行革職該部知道欽此

再論推命

推命之法以始生年月誕日干支核人之貴賤壽夭運途通塞噫支干也而果可以推命乎哉昔大撓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支干本所以紀日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癸酉天鳳七年歲在庚辰是支干紀歲始于王莽而前此未嘗有也乃降至後世竟於紀日紀歲之外又以之配五行驗生尅推命理以爲某歲起運某歲大限言者諄諄聽者鑿鑿一若干言無一失者殊不知命之吉凶司諸大造而干支之制人自創爲二者消息既不相通義理尤難强附則支干之不能推命復何疑也夫所謂相生相尅者其在生時之氣候耶抑在生孩之氣體耶宇宙之高曠無窮寰區之遼闊莫

量、同于一時、而在此爲晴霽、在彼爲陰霾、在赤道爲鬱熱、在兩極爲苦寒、一日之中、變化無窮、萬里之外、氣候各判、以此爲生尅、則無日不然、亦無地不然、有何吉凶冲合之別哉、況地體渾圓、環行成日、在東陸時方正午、在西海時已子夜矣、在西國日逢甲子、在中國日已乙丑矣、時辰無異、支干迥殊、吾不知術士輩、又將何以飾詞也、如謂生尅之理、惟在生孩之氣體、此尤斷斷不通之論、何則、人之一身、標本莫逃乎六氣、樞機不越乎四因、此不特始生之氣體爲然、而自始生以至歿日、無或不然、則生尅之理、爲人身氣體之常、安可于墮地時、驗人畢世之殃祥也、總之、遇有屈伸、日無臧否、周武以甲子日興、商紂以甲子日亡、時日無杪忽之分、榮辱若天壤之判、以言命術、其可信乎、又有人焉、身爲娼妓、以爲命已注定、何必求自新之路也、生子不肖、以爲命本如是、何必秉義方之訓也、有怠於操作者、以爲命本貧乏、雖勤力其曷濟、有冒險妄爲者、以爲命當速死、雖安坐亦無用、種種敗壞心術、悖理傷風之事、始以命術開其端、繼以命理縱其欲、卒以命運委其咎、據是以言推命、誠遺害無窮也、安得有心世教者、闢世而出、收蛇神牛鬼諸書、付諸一炬、爲千百年掃此妖言哉、

滬城火災　○上月之晦、晚六下鐘時、城內姚醫馬街口大街、因板木舖失愼起火、頃刻紅光燭天、蔓延對岸、遂成燦原之勢、適值潮落、覓水維難、水龍羣集、無水灌救、直至十下鐘越二刻、始得熄滅、已焚去房屋二百幢左右矣、

艮吏去官○　奉賢縣韓令佩金、前以計典去官、于四月廿四日交卸、繼是任者則闢司馬鳳樓也、是日韓邑尊出署登舟、凡輿衛所經之地、咸張燈設餞、極形繁盛、爆竹喧鳴、清樽滿注、大有臥轍攀轅之雅、并有紳士多人、冠服步送、至河干而止、迨舟過南橋鎭、則有耆民數十人、黃布衣褂、跪道恭送、邑尊均優容答謝、謙抑異常、論者謂邑尊蒞任以來、深得民心、故雖被劾去官、猶能致此榮施、眞不愧民之父母矣、

添購戰船　○中國前經向英京定製炮船四艘來華、曾已派泊大沽北塘一帶、防守海道矣、茲接京華消息、謂原購戰船、不敷調撥、擬續發電音至英、再行如式製造兩艘、尅日配齊機器、駕駛來華、聽候遣調、以資巡防云、

以銅易銀 ○掉包撞騙是宵小慣技，市廛雲集之區，即若輩遊行之地，眞無法以驅治之也。昨瞭城友人來函云，該邑西門外，有陸姓開設洋布雜貨店生理，突於四月初十日，有過客某，向該店剪購布衫袴料，及綿綢料一丈餘，核價約兩貫內外，從容由夾袋中摸出英鈇兩翼，擲向櫃云，此係友人託寄家報者，煩閱看覆眞，以便緘封，店主便持赴對面某舖閱識，確係淨光，某即從身畔摸出信紙信封各一，仍乞借筆硯，就櫃上作尺一書，并標姓名住址，交店主取明，少頃當持錢來贖，洋也，該店信之，詎去後數日不來，至望後仍杳無蹤跡，店中不能無疑，拆函視之，洋猶是也，而質則銅矣，始知其由身畔取紙時，便已將僞洋換出，事後追悔，嗟其何及，然洋質雖銅，而銀猶有存，入市估看，值價約得其半，獨不解騙徒費此心計，而所賺祇七八百文，殊嫌不值，識者曰，是正欲使人不疑也，設十易其處，而破綻不露，所獲不已多乎，噫騙徒之計亦狡矣，

訟藤蔓延 ○淮安府山陽縣，上月間，有田閻二姓妬業爭訟，各繕詞訴於官，陸邑尊秉公讞鞫，擬閻直而田曲，遂將田姓收禁，而田家屬聞之，僉以謂奇寃，田之女，扶其母，擬赴縣署鳴寃，爲其子仲雪，淚眼汪然，蹣跚而來，詎行至中途，淮陰市陸姓門口，田母失足仆於衢，驟得中風痰疾，須臾之間，氣不絕如縷，其女弱息零丁，見之驚痛欲絕，仍以狀報知邑尊，立升堂訊問，命將故母舁回成殮，有縣役甲乙二人，聞之，遂視陸爲奇貨，竟嫁禍於彼，索陸出棺殮費若干，眞无妄之災也，幸邑尊聞之，即提甲乙枷責示衆，而田亦將其母擡回安斂，與街鄰了無干涉，人莫不頌賢宰之神明，藉免訟藤之轇轕，明鏡高懸，洵非虛譽，

嫂叔爭業 ○淮郡南門外平橋鎭，有張姓兄弟二人，望衡而居，各開張飯店度日，相安無異言，上月初九日傍晚，落照墮巉巖，而行旅無過問者，相與歎生理之艱，而謀生爲大不易，忽有過客三人，聯袂來，意似欲投店者，叔與嫂乃同聲呼曰，日云暮矣，盍就我店宿乎，三人便共投叔店居住，嫂以叔有心龍斷，積不能平，申申毒詈，閱時而仍未已，叔忿甚，漸與口角，卒飛足踢之，登時倒斃，俄其兄自外至，以叔殺長嫂，赴縣飛報，并請詣驗，翌日，邑尊親臨按驗，委係因傷斃命，即將叔械繫回署收禁，夫以三人宿店之資，僅青鈇數百耳，而卒斷送一條身命，甚矣，利之能殺人也，

查竊却賄　○揚友來信云、城內三義閣慶和客棧、向著名於邦上、過客咸信其誠實、上月有戴姓客、投棧居住、初不料竊屢牖上者、相逼而來也、越數日、房內忽失時鏢壹件、并袋內英鈇壹翼、戴知是必棧主友人某所竊、而某忽杳如黃鶴、戴着棧主賠償、棧主無可推諉、唯諾而已、亟囑棧夥鄭某四處找尋、迄無下落、越日鄭偶赴京江、遇某於梨園、遂獲住、問其鏢洋何在、則已付諸質庫矣、因婉轉求鄭包容、并贈洋三枚、冀以賂而免、鄭力却之、必欲得原物、某知事不可爲、妥將時鏢贖回、并袋一併給鄭回揚、而罷、人莫不多鄭之忠於謀主、而廉於取財、或亦庸中之佼佼者歟、

追賊逸婦　○婚媾之道、今日難言、有萍水初逢、一言偶合、便許以女妻人、卒至捲物潛逃、無媒妁之可踪、近世名曰放白鴿、屢見報章、蓋取飛去能還之義、濟風如此、併可歎也、溧陽某甲、兩年前娶江北小家女爲婦、頗婉嫻、能勤操作、伉儷之間、極稱和諧、前月某日晚交三鼓、牆外有小竊穿窬聲、婦從睡夢中驚覺、遽大呼曰有賊、便從洞口匍匐而出、大有痛迫窮寇光景、其夫以家無他人、不敢跟踪、詎迨至天明、婦仍不返、四處找尋、或疑其失足落河、亦杳無踪迹、識者曰此放白鴿之流亞也、予尚作還珠望耶、某悵喪而歸、

抗捐褫革　○松郡舊歲開濬河道、曾由員董稟請酌抽房捐、以助經費、刻下河工雖已蕆事、而各戶房捐、欠繳尚鉅、因思西門外街道、年久失修、行者苦之、公議將此項尾捐、移修城外大街、經各董稟請縣尊照辦在案、會有華庠增廣生某姓、例輸房捐、節經延宕、分文未繳、屢催罔應、由局稟懇呂尊催提、以全善舉而免觀望、茅邑尊閱稟後、以該生素不安分、今復抗不繳捐、一面移學註劣、仍申請文宗褫革衣衿、以端士習、邑尊此舉、所以警效尤也、然亦該生之咎由自取已、

茸城修志　○松江府志、兵燹後、迄未開修、凡忠義節烈、名宦畸行、以及里巷典革諸事蹟、均宜採訪緣起、補入志乘、以垂久遠、刻經郡守博太尊稟請各大憲、籌欵設局、聘請文學之士、纂修發刊、誠盛舉也、聞總纂三人、爲姚衡堂仇祝平張椒巖三太史、之數公者、均係闔郡之望、胸羅經史、筆挾風霜、鄉人士所素所欽佩者也、分纂八人、爲馮樹卿童韵芝邱執甫沈約齋沈誠齋吳介眉程硯雲閔怡生諸君、采訪八人、爲張觀吉林懌煒潘兆蓉沈世珩賈履上朱作霖吳昌麟蔡福鈞諸君、類皆一時知名之士云、

圖產刼孀　○丹陽友人報稱、該邑東門外胡家橋、有某氏、新寡而擁厚貲、族中多有覬覦之者、上月初六晚、交亥牌時分、突有鄰邨不識姓名四五十人、直至某氏家、將婺綑縛載小車、簇擁去、鄰衆以爲盜也、鳴鑼四應、窮追至三里外、就獲奪回、並擒得羽黨三人、翌辰解縣集訊、其爲首某甲、知勢不佳、急與衆鄰說情、愿罰洋五十元、酒筵十席、演戲一本、衆始應允、聞是舉實氏之族叔某嗾衆共爲、冀佔吞其產、并許厚酬者、弱肉强食、其如謀之不藏何、

誤食火油　○火油之爲物也、性猛而味臭、人第知其遇火可以燎原、而不知誤食亦足以傷命、丹陽城內某雜貨舖、貯有火油、小孩無知、乘人不及見、誤將火油餅灌入米桶中、由是纍纍白粲、盡行漬透、某舖仍照常出糶、鄰家某持錢來、購得三五升歸、炊火方然、聞者怪其有異味、迨晚忤既罷、幼子年僅五齡、即呼腹痛、霎時而殤、後家中男婦覺立足不牢、有地轉天旋光景、嘔吐兼作、僉知有異、細察之、乃知誤中油毒、旋向該舖理論、經挽人調勸、酬洋二十餘元、以作棺葬幼孩之費、而事始寢、吁、亦危矣哉、

日人鬥馬　○日王密卡度、近亦沿習西人風氣、喜爲鬥馬之戲、刻從西商處購得名駒一匹、載赴橫濱、擇日開賽、聞朝廷特備銀杯一座、懸賞以待云、

日鑄小銀　○日本鼓鑄銀錢局、自開辦以來、迭著成效、局中爐火通紅、晝夜趕造、頗能通行各國、近聞當道移文到局、飭增鑄小銀、每值十錢及五錢者、即華人所稱八開十六開是也、擬尅日開爐加鑄、若干、以利懋遷、恐其價或當稍跌也、業此者盍愼諸、

殿試臚唱題名全錄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光緒六年庚辰科四月二十一日策試天下貢士吳樹棻等三百三十名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故茲誥示

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狀元　黃思永江蘇江寧　榜眼　曹詒孫湖南茶陵　探花　譚鑫振湖南衡山

第二甲賜進士出身　傳臚　戴彬元順天寧河　龐鴻書江蘇常熟　呂佩芬安徽旌德　張星炳河南固始　劉沛然順天寧河　黃紹箕浙江瑞安　朱福詵浙江海鹽　彭士芳江西臨川　吳維藩安徽涇縣　郭曾炘福建侯官　陳燮麟貴州開縣　潘作霖廣東番禺　楊澍先湖南善化　丁立鈞江蘇丹徒

吳保齡江蘇丹徒　崔永安正白漢軍　王懿榮山東福山
志　銳廂紅滿洲　彭履德四川宜賓　李德炳河南南召
崇　寬廂藍滿洲　蔣　艮河南商城　王　槩湖南善化
吳樹棻山東歷城　梁鼎芬廣東番禺　湯繩和浙江錢塘
强鵬飛陝西韓城　李經世安徽合肥　溥　良正藍旗人
胡　連廣西永福　王丕釐湖北黃岡　王詠霓浙江黃巖
楊崇伊江蘇常熟　蔡世佐浙江仁和　栢錦林山東濟陽
顧　蓮江蘇華亭　汪致炳四川資陽　福　楙正紅蒙古
吳成熙江西南昌　黃俊熙廣西臨桂　紀　藝湖北武昌
王　蘭浙江歸安　馮應榮山西汾陽　徐　珙浙江仁和
鄧嘉純江蘇江寧　杜慶元貴州安順　張叔煐湖北江夏
褚成博浙江餘杭　張嘉樹廣東番禺　謝雋杭山東福山
王頌蔚江蘇長洲　裴維宏河南祥符　何乃瑩山西靈石
趙曾重安徽太湖　陳景鑾廣東番禺　丁象震河南永城
王　儆山西平定　李茲銘浙江會稽　張正墉直隸南皮
柳　芳廣東番禺　林元葵山東歷城　李佩銘陝西長安
徐國盛湖北襄陽　薩　廉廂藍滿洲　葛詠裳浙江臨海
鍾　靈廂藍滿洲　文　煥廂藍滿洲　李作楨四川郫州
范德鎔湖北武昌　熊爾梅江西高安　崔汝立安徽太平
張焯奎廣西龍州　韓仲荆山東安邱　金文同甘肅臬蘭
鹿學良直隸定興　黃英采江西興國　劉桂文四川雙流

盛炳緯浙江鎮海　馮錫仁湖南沅陵
陳與冏福建侯官　葉大適福建閩縣
劉　煥江西豐城　安維峻甘肅秦州
郭曆平江西萬載　王乘燮山東福山
沈士鑅直隸天津　陳　鼎湖北衡山
李士鈺直隸天津　吳國鎮廣東番禺
左紹佐湖北應泉　于式枚廣西賀縣
陸善格奉天鍾縣　伍兆鰲江西安福
謝樹熒湖南湘潭　郭　翊山東歷城
梁錦奎山東歷城　高凌霄直隸天津
王　濂直隸吳橋　蔡枚功湖南湘潭
姜白駒廣東陽江　胡錫祐四川慶符
劉名譽廣西臨桂　溥　悅廂紅旂人
林承澤廣西臨桂　戴輔衢湖南湘潭
薛　峻陝西長安　謝啟華廣西臨桂
汪文炳廣東香山　朱炳熊浙江歸安
王藩頤順天大興　陳其寬雲南昆明
錢錫晉河南祥符　陳宗嬌山東東阿
裔步鸞江蘇鹽城　謝廷澤貴州貴陽
姚延祺安徽懷遠　曾炳麟四川成都
徐鑑銘江西義寧　夏庚復浙江仁和

熊潤南湖北黃安　宋淑信河南禹州　蔡揆忠廣西永康　吳同甲江蘇高郵　李威直隸灤州
趙文偉廣西永寧　邱晉昕廣東大埔　胡文淵江蘇甘泉　董翊清直隸滄州　張世英甘肅秦州
宋秉謙雲南石屏　周遂良湖北蘄水　廖驤福建龍岩　李和卿湖南巴陵

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封祝唐廣西容縣　楊依斗湖南衡山　余熙春貴州貴筑
陳慶桂廣東番禺　段樹藩雲南直隸　余文蔚安徽婺源　宋蔭培雲南石屏
汪受昶浙江鄞縣　馬存樸順天寶坻　孫汝梅順天大興　連培基江西南城
楊福臻江蘇高郵　熊爾卓江西高安　陳應禧順天大興　唐驊路河南河內
杜炳珩湖北黃岡　李沛深江蘇泰州　盧煦春廣西臨桂　吳國霖貴州遵義
陳文銳陝西漢陰　何榮楠四川忠州　謝文翹雲南恩安　孫楀堂山東寧河
崔其濂廣東番禺　楊　濱陝西臨潼　張是彝江蘇長洲　卜文煥江蘇武進
陳秉崧福建侯官　仇汝顯山西曲沃　黃緒祖山東夏津　吳士俊江西玉山
吳兆基浙江秀水　張士鏸雲南泰和　周國琛廣東順德　陳光明四川江津
傅嘉年福建建安　張豫泰陝西臨潼　王者馨山西朔州　丁壽泉福建彰化
劉奎辰貴州貴陽　吳樹德陝西城固　俞廷熙浙江鄞縣　彭　脩湖北潛江
張賢符山東榮城　喬侯安廟黃漢軍　汪宗沂安徽歙縣　聶濟時江西萬年
葉題雁福建台灣　俞炳煇安徽婺源　任　勝浙江會稽　王芝蘭山東長清
陳子驥廣東新會　俞冠羣安徽宣城　林士菁福建閩縣　何晉德福建侯官
馮仲侯江蘇荆溪　王熙翌奉天伯都　廖國琛福建侯官　萬立鈞江西南昌
賀　頎安徽宿松　潘炳辰陝西臨潼　何汝翰浙江山陰　夏聯鈺山東濟寧
陳爲煥廣東順德　陳文錦貴州貴筑　黃嘉爾福建永福　徐寶謙浙江石門
劉汝霖江蘇上元　汪寶樹山東泰安　黃　祖江西南城　董敬安福建侯官

李　威直隸灤州　袁鵬圖浙江天台　王邦彝江蘇泰興　王策範湖北武昌
張世英甘肅秦州　石鴻韶廣西象州　諸增模貴州平遠　炳　麟正黃漢軍
孫滂澤安徽舒城　張士彬雲南太和　洪　勳浙江餘姚
毛　澂四川仁壽　馮桂芬雲南昆明　楊　溶福建閩縣
李光宇山西平定　朱方輝廣西平南
祁徵祥雲南通海
鄭貞本福建長樂
連文冲浙江錢塘
王恩光安徽合肥

黃軒齡福建閩縣　曹作舟安徽績溪　莫燮乾廣西平南
王毓芝直隸新城　魏廷梁安徽六安　沈曾植浙江嘉興
盧慶雲順天大興　張守訓山東海豐　趙丙榮陝西咸寧
張鈞齡湖南善化　楊維培福建侯官　鄭言紹江蘇吳縣
王寶鈿山東嶧縣　鮑翰卿湖北蒲圻　李和燮湖北黃安
韓受卿順天通州　王器成廣東瓊州　查毓琛安徽太湖
齊晉松武正白滿　張士鋥雲南太和　孫殿甲山東蓬萊
黃成采江西興國　景天相陝西富平　文　郁廂白蒙古
程維孝江蘇武進　胡昌祖河南羅山　鄭　杲山東即墨
俞麟振浙江山陰　趙受琛直隸祁州　程蘭階江西南城
孫之鴻河南祥符　劉鈺成福建長樂　戴錫麟山西盂縣
傅爲霖四川簡州　王清江直隸望都　李肇庚湖南長沙
唐步雲江要弋陽　喬保印廂黃漢軍　闕　絅安徽合肥
曾雲章江蘇昭文　夏　瀚江蘇婁縣　高積健河南項城
程仁鈞湖北黃岡　余效衡雲南太和　趙文源甘肅秦州
田廣恩河南滑縣　方儒棠浙江鄞縣　胡政舉貴州八寨
施朝銓福建福清　黨步衢陝西鎮安　邱兆榮福建長樂
胡　郁江西寧都　丁　芳河南祥符　何　鎔浙江富陽
陳汝欽河南光山　鄒用中江西南豐　張　鈞山西忻州
祝松雲湖南衡陽　金　奎正藍蒙古　郭雅証陝西三原
王銳新順天涿州　汪錫熊江蘇婁縣　張樹滋甘肅皋蘭

徐壽基江蘇武進　王家賓江西高安
陳澤春貴州貴陽　王　啟正藍滿州
孫福申河南嵩縣　顧紹成江蘇無錫
張覲光福建台灣　范廣衡順天大興
鄭振聲安徽婺源　朱兆鴻江蘇元和
范金鏞江西新建　何永卓四川萬縣
查蔭元安徽婺源　金鴻胥山東平度
楊耀林直隸清苑　趙永清河南鄭州
趙敏熙四川宜賓　陳　彬甘肅皋蘭
金毓麟浙江諸暨　丁振德河南羅山
楊淑修河南濟源　程　祿陝西長安
朱承烈浙江會稽　呂元恩廣東新會
倫肇紀甘肅武威　武頌揚甘肅秦州
徐　京順天永清　趙永昌雲南新興
趙鍾璨雲南蒙化　王化光山西臨晉
沈錫周四川新繁　夏若魯陝西大荔
楊清魁直隸清苑　王清綬山西盂縣
儒　芳廂白滿州　廖鏡伊四川隣水
邢光祖甘肅秦州　傅樹堂陝西漢陰
馮錫芳正黃漢軍　張　炳雲南昆明
徐象震山東德州　戴賓周四川墊江

封庵焚佛　○刻梁溪友人來信云往歲惠山香市每至三月間最稱熱鬧固不獨傾城士女聯袂來遊即鄰封鄉鎮亦多有刺船而至者刻奉譚序初中丞嚴禁後錫金兩邑尊查辦倍加認眞上月十八日錫邑尊裴浩亭司馬大中適上山查察行至千手觀音堂內未悉何因遽喝令將千手觀音塑像舁出舉烈火而焚之并將廟門用竹片交互作乂字形釘住旋至假人石不二法門內又將送子觀音像一併焚燒庵門亦封釘如廟并悉邑尊在僧寮中搜出違禁物件傳者如是未審確否若焚佛封庵則固友人目擊而手函以報者也

鴉片醫痔　○客言浦南有蔣姓者邑諸生也少患痔醫治無效日夕痛楚行坐苦之有友人授以良方用鵝毛管蘸阿芙蓉汁塗之當得奇效如法試之疾良已始猶每日一次繼且朝暮兩度以爲常迄今已二十餘年惟偶爾遺忘則舊創復發痛不可忍友人調之曰君有癖矣蔣力辯其無則曰君安得無癖第與他人較異耳

鄂撫蒞任　○新授湖北巡撫彭芍亭中丞祖賢由章門乘輪船于上月十六日行抵武昌即于十八日接印視事彼都人士咸拭目而願覩新猷矣

邗江逐妓　○楊城自何銕生太守下車以來凡興利除弊諸政無弗毅然行之刻又嚴示禁止娼寮限半月一律驅逐淨盡示內有本府令出惟行並非虛聲恫喝爾等勿視爲到任例行故套云云按太守以諫臺出守一麾去歲彈劾京外大僚幾徧直聲振天下邗上人士夙欽丰骨此次嚴禁娼妓聞者尤當奉令維謹也

粵督接印　○兩粵官報云新任兩廣總督張振軒制府由粵西開行直抵省垣舟泊城內天字碼頭經地方官預備行轅憲諭以不欲重煩供張故仍以坐船暫作行館城內自兼署督憲裕中丞及大小印委各員咸出城迎迓已于上月十二日子時接印任事矣是夕也火炬燭天刀矛躍雪護從之盛人多有從睡夢中披衣往觀者

意日親密　○意大利亞國夙爲西域名邦土脈膏腴物產茂盛歐洲人士羨爲名勝之區近復銳

志圖治、講求武備、以期國勢大震、日臻富强、茲閱西字報、知該國新鑄大炮二尊、以贈日本國君、藉資賞鑒、聞炮式新奇可喜、運用尤靈、使異常誠軍中利器也、日本留心製造、十餘年來、固已不遺餘力、今得意國新式大炮、想不難彷造而廣行也、其邦交之密、亦從可見矣、

高麗近聞　○高麗以蕞爾國、僻處遼東、向惟閉關謝使、不與域外通往還、自日本脅以兵力、迫以通商、由是帆輪絡繹、各國踵至、近又聞英人某、經其國派往該埠察看口岸情形、開具清摺、封送英公使轉奏英廷、以使察奪施行、觀此則英復有意于高麗、前又聞日耳曼、亦欲與該國通商立約、論者謂高麗物產概不甚豐、而進口諸貨、有不免減價銷售者、則商務當難臻盛軌、何各國猶願與通商爲快也、

伊犁近耗　○新疆經回、向分黑帽白帽兩部、互相併吞、早成灰燼、其零落關內外者、僅剩孑遺、多自稱漢回、惟伊犁一隅、未經　王師掃盪、雖不敢公然梗化、獨未免自外生成、茲悉伊犁回人、樂附於俄、不願重隸　中朝版宇、聞俄將伊犁交還、僉以謂大戚、并聯請於俄官、願受一廛而爲氓、俄官卽據稟曉諭回民、大旨謂爾曹不必疑慮、本國當破格保護、勿使失所云、是亦二百數十年來所僅聞之事矣、

勾東存恕主人草

聞馮小尹明經將有滙上之遊喜而賦此

春歸爭折蘇臺柳、對飲問傾酒幾斗、酒氣拂拂十指出、舊事重教一回首、憶昔空齋下榻時、漫天風雪上梅枝、詩筒日夕往還便、高會一時擬南皮、無何目眚遽相侵、扁舟陽羨何處尋、坐無車公渾不樂、挑燈遂噤候蟲吟、往歲吳中重聚首、流連正復遇蒼狗、蟄伏惟安陋巷居、鴻飛肯向豪門走、君榜所居門曰自然安陋巷爭肯走豪門、秋雨同遭鎩翮回、凌雲意氣摧如灰、掉頭俄返春申櫂、好音日盼飛鱗來、忽聞豪筆翩來遊、高歌一洗胸中愁、薄暮江干古渡頭、仰視天外浮雲浮

續錄廣東考略　○名勝古蹟、省城南門外、有海山樓、極目千里、百越之偉觀也、宋陳去非詩、百尺闌干橫海立、一生襟抱與天開、韶陽樓、在韶州城南、唐許渾嘗夜宴有詩云、簷前碧樹窮秋密、窻外青山薄暮多、亦足以狀其勝景矣、望韶亭、在府城東、宋守范端臣記云、韶之名以山、而山之名以石、楊萬里詩、新隆寺後看韶石、三三兩兩略依稀、金坑津頭看韶石、十十五五不整齊、其磊落崒奇之態、描寫殆盡、政寶堂、在

府治西有宋蘇軾黃庭堅石刻楊萬里跋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先生帖大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亦殊珍也又有米芾石刻楊浚跋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仙人石室在樂昌縣西石高三十餘丈室外藤蔓聯絡登之者攀緣而入有石牀石白境致幽邃頗堪醫俗上有陸羽題名梁太子書堂在始興縣南相傳梁昭明太子往訪傅大士聽講因寓此張九齡書堂亦在縣治其地山明水秀凡几席之類皆鑿石爲之至今遺址尚存瑞相堂在南雄府治內宋守章郇入相時有瑞蓮之異故名後守李著景慕之改曰景郇堂其北池中有八卦亭後改聽雨軒西有秀野亭東有靜春堂取程伊川靜則萬衆同春之義翰林堂在興寧縣治五代時羅孟郊讀書於此官至翰林學士人號其廬曰翰林堂其旁有泉滙而爲池嘗滌筆硯久之池水盡黑因名洗硯池東坡故居在歸善縣治北宋蘇軾以元祐黨禍貶惠州築室以居堂曰德有鄰齋曰思無邪紹興中寇至官舍民廬焚蕩殆盡獨留此居亦景仰先賢意也其前有墨池硃沼亦東坡所鑿平湖閣在豐湖枕湖倚山最爲形勝韓山亭在潮陽縣治按韓山與東山相接有巨石七孔又有二峰曰雙旌石唐韓愈貶潮州時建亭於此以爲游覽之所嘗問民疾苦皆曰鱷魚爲患愈作文驅之是夕風雷大震鱷西徙六十里亦可謂巧合矣然其文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又命趙德爲師以教學者自是潮人皆篤于文行後人感其德爲立廟以祀焉舊在金山宋遷韓山加封文公爲昌黎伯賜額忠祐蘇軾撰碑有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揮之天下靡然從公蓋三百年于此矣又建仰韓閣思韓堂于府治以致愛慕之誠還珠亭在廉州府城東漢孟嘘守合浦去珠復還後人慕其廉建亭以表之銅柱在分茅嶺下馬援立以界欽州安南或云柱在安南安南人過其下每以石培築之遂成邱陵援有誓云銅柱折交趾滅培之慣其折也銅鼓在欽州村落中時有掘得者相傳伏波行軍時所遺或云諸葛亮征蠻之具桄榔菴在儋州治南宋蘇軾謫儋時於桄榔林下結廬爲偃息之所摘葉書銘略云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鄉乎買愁村在臨高縣南宋胡銓詩北往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即指此地此學東名勝之大畧也若夫志乘所載里老所傳瑣屑不備錄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十四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五月十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旨恭錄　論命義　追思亡靈　晉陞主教
禦火說　廟僧枷示　妖由人興　皖省刼案
拐匪撞破　兒門扯耳　拾親傳聞　人心叵測
俄后薨逝　州牧敦俗　粵督新猷　高麗近局
弔煙鬼文　重修氣輪　修築炮臺　報館總數
張腰村詞　續錄廣東考畧　試造氣船　茶船互鬥要聞
野狼食人　巴使抵滬　桂香館主人詩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二十八日奉　上諭此次散館之修撰王仁堪業經授職二甲庶吉士吳郁生周鑾
詒程夔于鍾霖胡湘林呂鳳岐崔舜球吳大衡治麟陳崧齡李兆勛嚴家驤張嘉祿支恒榮朱光鑒周齡楊
文榮俞章盛昱楊佩璋何福堃丁立瀛江樹昀張楨林壬龐鴻文錫鈞霍爲棻盧俊章胡孚宸戴兆春楊晨
吳祖椿洪思亮唐景釗劉永亨孔憲曾孫宗穀龐璽何榮階孔祥霖張仲炘許澤新孫宗錫陳思霖俱著授
爲編修三甲庶吉士翁斌孫劉秉哲吳日升廖正華俱着授爲檢討潘適張泳徐堉長萃王綽朱顯廷徐道
焜王引昌王驤林翰清俱着以部屬用趙樹禾潘彬朱益溶黃紹謀謝若潮管辰叟徐銘勳黃汝香樊增祥
朱錫蕃鄭成章梁枚羅經學黃中理任煥奎鄧倬堂張東瀛陳炳奎熊祖詒俱着以知縣即用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修奏已革雲貴總督張凱嵩恩負咎忽蒙甄錄廷臣中必有妄加薦剡者請毋庸錄用以杜取巧並將原
保之員照例議處等語前據侍郎殷兆鏞將張凱嵩保荐當以該革員曾膺疆寄雖經獲咎于前尚可棄瑕
錄用是以諭令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查其才具是否可用再降諭旨此中自有權衡張凱嵩到京仍着吏
部帶領引見該御史所請將原保之員照例議處着毋庸議嗣後中外大小臣工仍當秉公薦引各舉所知
毋得徇私濫保用副朝廷延攬人才至意欽此同日奉　旨內閣侍讀學士員缺着劉緒補授國子監司業
員缺着錢桂森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李長樂着調補直隸提督湖南提督着鮑超補授仍遵前旨來京
陛見欽此同日奉　上諭銘安玉亮奏職官畏罪潛逃請革職嚴拿等語吉林五品花翎記名驍騎校德恒
勦賊不力迫提省究訊復敢潛逃實屬目無法紀着先行革職並着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拿
務獲究辦委恭領春壽緝捕尚屬認眞着即給還頂戴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上　諭李
鴻章奏提督因病出缺請旨予謚建祠宣付史館一摺直隸提督曾國荃李鴻章出師江西江
蘇浙江福建等省克復城池殄除羣醜旋因李鴻章督勦捻逆該提督戰無不捷東西捻股賴以肅清實屬
忠勇性成功績懋著迨授任湖北提督亦能整頓營伍此次調任直隸方資鎮攝遽聞溘逝憫惜殊深郭松
林着照提督例賜卹加恩予謚並將事跡宣付史館立傳其湖南原籍江蘇福建山東立功省分准其建立

專祠靈柩回籍時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郭人濟郭人鴻郭人彥俟及歲時帶領引見以彰忠績該衙門知道欽此○三十日奉　上諭兩江總督劉坤一着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裕祿奏請將虧短交代銀兩各員分別革追一摺安徽已故東流縣知縣林福祚等於各本任署任內虧短正雜等欵爲數甚鉅屢經嚴催該員等及各該家屬均未完解實屬延玩已故東流縣知縣林福祚天長縣知縣盛安亳州知州蹟海颺蕪湖縣知縣李熙瑞鳳臺縣知縣孔廣鑑均着卽行革職同已革懷遠縣知縣童採分別拿問監追提集經手丁書人等嚴訊按律懲辦並傳各該家屬勒限追繳將該員等旗籍家產及歷過任所寓所資財一律查抄備抵已故候補知縣楊光祖着卽革職同已革前署無爲州知州王峻建平縣知縣方家藩當塗縣知縣張攀桂前署定遠縣知縣邢世銘已故旌德縣知縣王殿階候補知縣楊萬錦劉炳辰已革盱眙縣知縣陶炳南已故巢縣知縣金剛保均着分別勒限完交倘逾限不完卽行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寶坻徐桐着教習庶吉士欽此

論命義

命之爲義微矣哉始念焉而以爲實有再按焉而又似虛無核諸理而理有可憑驗諸事而事若無據以故愚民信焉常人惑焉術士因此以賺財僧道藉端以欺世其能明命之義達命之意修身以俟者晨星寥落不可概見也久矣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楊子之言命曰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欲隨所不欲日去日來莫知其故皆命也愚謂楊子之言失之太過孟子之言弊在不及何則命者不由人主者也由人主則意矣非命也楊子以意爲命似天下大凶極惡殺人奪人之事皆命所致而無罪譴可指矣不亦謬哉孟子以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桎梏死者爲非正命其言是也然究未言命之所由來與夫命之所由別蓋命者非他凡人於未生之前造物早定其一生之境遇其事未驗其意已定及時著見卽境顯呈人世視爲偶然而大造早有成竹此命之所由來也夫命之所由成有三一曰不視人之善惡而造物壹意以定之者彭祖達觀人也智不出堯舜而享壽八百顏淵王佐才也品不下衆人而得壽四八仲尼以至大之德竟厄陳蔡殷紂爲殘暴之尤僭居君位若此類者比比皆然今天下是非倒置果報無憑者何可勝數茫茫塵

壞、遇合無常、豈可以境之順逆、驗人之善惡乎、二曰預視人之善惡、而造物相機以定之者、大造之靈、無微不燭、事未形而先見、言未發而先聞、故人猶未生也、大造已知其行事、忠則榮之、義則錫以壽、仁則予以祿、仁聲義聞、寵以祿位、凶暴淫虐、罰以滅亡、福善禍淫、捷如影響、此生之遭際、未可概謂無憑也、三曰人有自欲一事、而大造聽之者、夫賢如泰伯、豈不堪端冕而坐廊廟、義若夷齊、豈必應槁餓而死首陽、惟其自甘遜讓、自甘窮餓、而大造聽之、此亦命之一端也、或問命之所以不齊、何也、曰命猶路也、或駕車以往、或徒步而行、二人之難易不同、而其至則一也、人之一生、才拙攸分、窮達有別、畢生之處境不同、而其沒則一也、貧富不在此生、大報應必在後世、知命之君子、惟知朝乾夕惕、修己淑人、而不顧其遭逢之順逆、職是故也、今之不知命義者、昧其本、求其末、徒思獲祉於生前、冀挽已成於大造、不亦惑之甚哉、

追思亡靈　○法前廢主拿破崙之太子、前因從征被戕殞命、本年四月二十四日、適逢週年、香港西營盤天主堂、于是日恭行教禮、拯救太子之靈、主禮者、爲管理香港等處天主教事務、黎大司牧、計是日來堂贈禮者、異常繁盛、港督燕制軍、偕其夫人、亦命駕臨堂云、

晉陞主教　○徐滙院長步公天衢、自傳教來華、已閱十有七載、熟悉中土人情風俗、德望既高、學識尤粹、屬在信人、同深化被、頃奉羅馬　教皇恩旨、著陞授鮑登府主教、管理直隸迤南天主教事務、擇于本月廿二日在董渡大堂、恭行晉陞大禮、想來堂贈禮者、當必接踵而摩肩也、聞不日即行北上赴任、彼隸宇下者、尤必歡欣鼓舞、望風欵接矣、

試造氣船　○析津來信云、客歲有某員稟請試造氣行輪船、當經大僚據稟具奏、得　旨着就廠局試辦、其能否合用、仍俟察查奏覆等因、刻聞津門陳觀察繪圖貼說、募工趲造、并經府道大員、通牒大府、具保領欵、并稱如不適用、願將開去欵項、照數賠償、具結甲送、現于津廠後面、緩以周垣、開工試造、雇用工匠十餘人、自備薪米油燭等費、并木料鐵皮、分投採買、不動該廠公項、禁止外人窺探、即其餘工師、均設嚴禁、不准窺視、聞夏秋之交、當可竣工、未知製就後、能否妙絕一時、徒令適觀厥成者、望眼欲穿也、是蓋於董紫珊司馬後、別樹一幟者、但未悉所開圖說、與司馬所創、果否葫蘆依樣、抑係機杼獨新、容俟函詢再錄、

禦火說

雲間郭友松稿

火之始與天地並有、民賴之以得生、所謂四大元行者、火居其一、觀正蒙之說、通書之言、火水互爲其根、又並濟其美、其干屬丙、其卦屬離、而水中亦有火、不獨木石也、人身亦有火、不獨雷電也、火最聚于日、非此則不能熟萬物、火最烈於雷、以此爲火之根原、左氏云、火神則曰回祿、回字當作回字、謂雷神卽火神也、觀雲雷尊之制、四周皆以3回爲文、此回祿爲雷祿之證、讀書不識字者、多以雷祿爲回祿、甚可笑耳、火之爲功最鉅、而其爲禍亦最烈、左氏兩言宋災、一言魯災、其言宋樂喜鄭子產之禦火諸事、井井不紊、魯桓僖之災、亦備言禦火之事、或請以玉斝之用爲禳者、或有以心味之食爲卜者、至道元遠、均未可知、而苟能如三國之詳于救思、不獨禦火、兼火時所當禦者而亦備之、亦可云善政矣、惟是古今之政既不同、時又不同、宮室日用之物又不同、而所以御之者、豈得泥夫古法者、今之拉屋、卽行火所掀之法也、今之水桶、卽具便缶之說也、不必悉數之、而卒無以踰于今人之所用水龍者、按水龍之器、御火最善、然而中國自明以前、未有此器也、蓋嘗考之王艮奇器圖說、始列水龍之器、與其製之若何、始知水龍乃太西之法、而流傳于中土者、然以今之所謂西洋水龍者比之、又形其拙矣、夫器愈製而愈巧、災亦防之而難防、但以器勝、是以人力爭也、何若盡人事以祈禱、不戢自焚者、兵、亦火也、象齒焚身者、財、亦火也、並陷火坑者、慾、亦火也、鼻端出火者、氣、亦火也、平日既累積無形之火、及其久也、造物乃罰以不測之火、是雖借癸水以制丙而無益也、排坎卦以御離而不神也、回祿之說、無可憑也、左氏之說、不足用也、奇器如水龍、不爲功也、是莫若側身修行、以息其心中之火、而後爲善降祥、不至召天上之火、且人但知凡閭之火、爲禍烈、而豈知地球中心之獄火、甚毒更不可御哉、吾所以小心昭事、而不欲其畀諸炎火也、若夫目前御之之策、多濬河渠、多治街道、夜則有滅火之令、灶則有滅火之時、舒其氣而勿使壅滯、通之卽所以塞之也、殄其種而勿使蔓延、遏之卽所以弭之也、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謹爲是見、以宣夫管見之所及云爾、

廟僧柳示 ○蘇垣婁門城根下、舊有蛇王廟一所、廟內供奉蛇神、幷塑巨蛇數尾、盤踞中堂、令人可怖、每屆四五月間、城鄉愚民、暨婦孺輩、咸紛紛來廟瞻拜、而僧人卽藉以斂錢、歲以爲常、蓋荒誕之最甚

者也自譚大中丞撫吳後禁止婦女入廟燒香各僧庵咸奉令維謹無敢故違上月十三日忽該廟中有婦女輩百十成羣屬往進香廟僧並不攔阻遂致愈聚愈衆至廟內外無容足地旋爲東城保甲局訪聞即派差親往將該僧獲解到局責其不應擅違憲諭立判枷號滿月釋放而免其杖責後經紳士多人到局說情而局員概未之允云猶記明唐六如解元有和尚枷示詩其末句云方盤托出大西瓜讀之令人解頤予于今乃得親見之矣笑笑

妖由人興　○蘇垣婁門內某酒舖店主諱其姓去年喪耦後顚沛甚喬梓二人仍操舊業夕照銜山一帘飛颺買醉來者咸喜其有郵郭閭光景故座客殊不落寞突於莫春之初驟報火警烟燄塞戶鄰佑咸集互施灌救入視之則見竈突之旁束薪均首尾著火而中權如故每束皆如此人多以爲異越宿其臥床蚊帳又不戒於火急搶救則已焚其半矣細審屋內閒其無人又無引火物初不知火自何來鄰人益相駭怪數日後其子床帳又被焚易以新者不逾宿復然街市喧傳毗鄰至不敢高枕臥而店中之擾攘尤甚如是者二十餘次仍不少休或曰妖物爲祟或云野狐作鬧闔家喪魄咸作楚囚對泣狀僉議徙屋以避之意徬徨莫能定日者存恕主人適買櫂抵蘇聞之亟持杖頭錢往店主以情告主人廼慨然曰傳不云乎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諺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予日逐逐焉惟恐其滋患而妖乃得乘閒而興簸弄無已予試見火而不救彼其敢舉宅而付之焚如耶予毋徒自苦盍靜以鎭之店主曰先生言誠然然吾烏敢以身家博一孤注耶設有不測將奈何主人默然知其胸無定主也未可以他說進後主人仍返滬尚未知其作何究竟因思妖狐諸說雖雜見于齊諧大率荒渺不足取信然鬼魔作祟事恒不免恐其中有鬼怨之則未可知也

皖省刦案　○刻當新茶湧市洋商購辦爭先恐後故各帮客商倍形踴躍上月閒有粵客與英商合夥糾資備齊現洋一萬六千元指赴皖省之祁門採辦新茶由彭澤登陸雇用鏢客四五人挑夫十人按站行走某日抵建德境官應橋投店住宿詎是晚三更時分突有盜匪數十人撞門入開放洋鎗兼擲藥筒紛紛搬搶竟被刼去洋銀四挑計六千四百元遠颺無蹤次辰店主茶客飛報建邑求請踹緝邑尊聞之而

駭、片請守汛武弁、四出搜拿、刻尚未據報獲犯、挾貲遠行者、聞之咸有戒心矣、

茶船互鬥要聞　○閩垣來信、報稱上月十九日、建寧府溪口地方有江西船戶、與本地篙師、及興化福州各船、因爭載新茶、妬業起衅、持械紛鬥、被江西帮殺斃數十人、經官兵彈壓、仍未解散、建郡尊當即會營、飛詢省憲、調撥官軍二千名、星夜馳赴辦理、并聞閉城已十餘日、商民不敢出入等語、查悉事因崇安建陽等縣、有新茶十餘萬箱、載運到省、向係本地船戶承攬、計運價每箱錢壹千五百文、別帮不能攙越攬、上年江右各船、公稟制憲批准、不論何處、均可載運、而該帮又跌價至每箱壹千文、緣是建帮忿恨交并、曾於黑夜丟放火鑵、燒滅江西茶船五六十號、殺斃水手七八十人、嗣以衆寡不敵、主客異勢、隱忍而罷、本年特赴江右糾集人衆、至四五千人、來閩復仇、故有是舉也、刻官軍尚未行抵該府、俟後續音、當再排登、

拐匪撞破　○盧家莊在天津紫竹林西北、濱海臨河、與洋貨街通衢相接、上月廿四日、有祁姓婦偕車至津南探親、家遺八歲幼女守戶、日夕歸、將近紫竹林、突遇一人背負其女、劈面來、即停驂問曰、爾何爲者、答以是余女也、方走散忘歸、今始尋獲耳、婦乃大呼、拐匪始倉惶棄女欲逸、詎該處地當孔道、立時擒獲送縣、路過城守弁勇巡街、隨由該弁轉送到縣核辦矣、日來居民之有幼孩者、咸以此爲鑒、加意防維、不敢離人入市云、

兒鬥扯耳　○琴川消息云、本年自嚴禁競渡賽會後、遊人興致漸闌、惟遇廟臺演戲、則觀者蟻聚蜂屯、倍形熱鬧、上月杪、昭文所屬花溪里、常例演戲、遠近哄動、大有舉袂成帷、揮汗如雨之概、旋有爭擺看檯者、互相爭扭、竟將一少年右耳扯破、血流被面、經地保延醫趕治、然已狼狽不堪矣、又是日天氣無異盛暑、有某甲擁入垓心、困不得出、忽爾暈倒、立經旁人進以痧藥、刮刺兼施、卒不救而斃、噫、登場傀儡、無非大夢黃粱、某祇以一時清興、竟至死于道路、不能安正首邱、魂也有知、能無悔恨、

搶親傳聞　○松屬洙涇鄉間、有張姓翁、無子、膝下祇有一女、幼許徐姓爲婦、而張又收謝氏子爲螟蛉、不知因何糾纏、于前月徐姓娶婦完婚時、謝忽集人赴徐家搶女歸、奠鵲巢而鳩占、聞謝欲以螟蛉而兼贅壻也、刻三姓均齊集訟庭、聽候官斷、其情節緣何歧異、以告者未詳、容再訪錄、

人心叵測 ○海上六泉居士來述契友竊票一事，眞覺交友之難，直無往而非荆棘也，據言近有宦粵某君之公子，携僕搭輪來滬，擬小住數天，即歸毗陵原籍，抵埠後，將行李安頓客棧，往訪其同鄉甲乙二友，甲乙固業茶棧生理，頗有聲市廛間，見某公子翩然遠至，他鄉遇故，倍致殷勤，於是朝暮盤桓，傾襟聯袂，夕陽鞭影策怒馬以登車，宵分樓頭，泛金樽而擊節，舉凡哀絲豪竹，冶葉倡條，靡勿領畧殆遍，遊興既闌，歸思颯然，無如隨帶川費，均已花消罄盡，擬將粵滙蘇莊票銀二千兩，囑甲乙向某莊貼現，先行劃收二百金，餘仍由蘇兌訖，詎二人見公子挾有重貲，頓生歹念，互相商定，遂邀某公子赴友人家晚飲，酒三巡，公子已不勝酒力，甲乙仍勸酬飲，并留宿焉，甲乙遂告辭先去，敦約明辰到此訪候，切囑某勿他往，迨明辰，二人到棧，問其僕曰，爾主歸乎，曰，未也，咤曰，昨囑我等在此會聚，何遲遲不歸，坐久之，并命其僕去買早點，僕與客亦朝暮相見者，頗熟稔，不之異，詎二人將箱籠打開，竊去銀票兩張，仍如式封鎖，待僕歸，曰，吾姑去候爾主人也，出棧後，即雇信划，飛往吳門領銀矣，公子久待不來，尋回棧，僕告以友人來訪事，深異之，乃開看衣箱，則已失竊無蹤，當即飛赴該莊，囑掛失票，并懇專足趕蘇，莊友允之，囑先付信資洋十元，立雇信班，加快飛划，限晚十二點鐘到蘇，果於夜半依時投信到蘇，明辰有不速客二人來，持票支銀，蘇莊友問二位即某某否，甲乙訝其先知，如飛霆震耳，魂不附體，莊友即持申信與閱，曰，二位惜財運不佳，若昨午來取，則可驟發橫財矣，甲乙乃不待言畢，抱頭鼠竄而去，覩于此而知人心鬼蜮，眞防不勝防哉，可慨也夫，

野狼食人 ○京江來信，述府屬北青山地方，農家某，僱豎子牧牛，年僅十二，四月中浣，日曛午，某日云暮矣，牛與豎均不歸，始疑焉，急踪跡之，知被狼噬，復集多人找尋，惟于山徑之蹊，覓獲首級一顆而已，豎父聞之，欲鳴官，某懼，乃函首盛殮，復延衆隣轉圜，酬其父青蚨十六貫而罷，刻下過是山者，咸惴惴焉，必挈伴而始敢行，并聞復有野猪肆出，作踐農田，上月廿四日，獵者槍獲野猪一頭，權之，得三百八十觔云，

俄后薨逝 ○滬上於前數日接得英倫敦都城發來電報云俄國皇后於西六月初四日因病薨逝，存年五十七歲，本埠俄領事署及各國領事公館均懸半旗以鳴哀唁云

州牧敦俗　○皖北泗州衛、城鄉民人、習俗粗陋、往往袒胸曳袖、側弁拖鞵、相習成風、殊不爲怪、自王刺史蒞任以來、惡其無禮也、乃嚴示禁止、嗣後務須正其衣冠、不准仍前脫畧、是亦官斯土者、敎民敦俗之意也、上月間、刺史呵導出署、適有袒裼曳履、高睨闊步而至者、立停輿喝杖、該人稟云、小人家貧如洗、敝屣雖存、而踵趾並決、破衣一領、而鈕襟已無、奈何、官命役持錢購衣履各一賜之、乃登時更換、簇簇生新、欣然叩謝而去、

粵督新猷　○兩粵張振軒制軍、歷歷各省、向以清廉公溥、著名中外、今當蒞任伊始、即頒發告示、懸挂轅門官廳等處、諭知通省僚屬、不准私送門包、并不得另立名目、一經覺察、與受同科、又諭各僚員、須痛除營謀鑽刺之風、漸臻重恥典廉之化、本部堂求賢若渴、斷不肯矯激沽名、惟自媒自衒、患得患失之輩、素深痛惡、無論何處書函、何人說項、一概拒絕、惟願百司僚庶、力改前轍、等因、語長心鄭重、亦可見制軍之潔己奉公矣、

高麗近局　○閩西報、知高麗時局、頗涉危殆、前報英人擬與通商、刻又聞美國特遣兵船、由橫濱開行、直指高麗、并延日本領事同行、欲與高麗立約通商、經該國總督、拒而不納、美兵船即回橫濱、飛電詳知本國朝廷、刻下尚未議結、又聞俄國亦遣使赴高、欲訂商約、高亦拒之、俄使怒、率領護勇、執兵械往見高督、該處民人、咸駭而却走、因憤言于督曰、日與俄同爲高麗海外、今密於日而疏於俄、敢問貴國、是何見解、未知高督將何辭以答也、西報又謂俄之琿春埠、實與高麗接壤、設一旦用兵、或與美國併力以往、斯時之高麗、欲仍閉關謝客、其可得乎、又聞高境近亦整飭武備、并下令如遇各國兵船抵埠、不准民人前去窺探、即日本租界、亦毋得前往、是以美兵船泊於該埠三四日、絕不見高麗民人一名、踪跡殊爲譎秘云、西字報所言如此、爰譯其大畧于右、

巴使抵滬　○巴西使臣喀拉多、乘坐本國炮船、曾小住香港數日、開行來滬、刻探悉使旌已於初六日駛進吳淞口登岸、行轅暫設法租界西國酒店、劉關憲專往拜謁、聞暫駐幨帷、便將圖北商訂和約事宜、同行者有恭贊李君詩圃云、

弔煙鬼文 倣弔古戰場文體

崇沙童昺漱霞氏稿

浩浩乎流毒無垠，顛倒世人，黑水騰沸，碧霧糾紛，諳兮慘悴，氣昏日晒，門戶蕭條，凜若霜晨，神靈不拯，鬼態成羣，長老告余曰，此烏煙瘴也，迷我四民，俾晝作夜，自古未聞，傷心哉，運歟數歟，抑時尚歟，吾聞夫鴉片名，遠來印度，流入中華，悲深薤露，亦名洋藥，潛藏凶具，砲小鎗長，迫人死路，墮其術中，寃魂誰訴，數十年來，成爲漏巵，錢財耗斁，尚其次之，古今疾疫，端賴醫師，正味不作，嗜好特奇，奇癖竟成爲痼疾，和緩復起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豪門貴族，恃其利便，縱酒漁色，嗜慾交戰，夜忘寢眠，日減飲膳，家肥身瘠，力疲命賤，青燈鑠骨，黑灰入面，少壯羸弱，頭目昏眩，赫然聲勢，散如雷電，至若窮民下士，瑟縮牀隅，暑汗流脛，寒冰在鬚，衣物一空，四顧踟躕，爨火不溫，枵腹裂膚，當此飢寒，煙斷髓枯，英雄氣短，如豕赴屠，手足失措，坐以待卒，縱鬻妻奴，身亦旋沒，魂消半槃之燈，命塡寸溝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慨哉，年衰兮力盡，業荒兮產絕，乞人憐兮腰難折，立意戒兮心難決，斷矣哉，禍生肘腋，食矣哉，錢非瓦礫，門如冰兮庭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殘膏焚兮燈沉沉，死灰燃兮烟幕幕，首如蓬兮髮短，口流涎兮眼白，至此悔心，不已晚耶，吾聞之配方斷癮，亦足保軀，偶焉染指，頓復故吾，癮且加進，財殫力痛，欲免此患，其戒心乎，閒邀良友，遊登古原，吞吐雲霞，興盡而還，銜杯秉燭，和樂且閑，融融洩洩，賓主之間，奈何食此，生入鬼關，如飲鴆酒，沒世無顏，謂除疾痛，安於泰山，疾去成癮，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關愛何深，遺愛何咎，癮有癮無，始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寤寐窺之，形枯資耗，飲恨無涯，苦口逆耳，中心含悲，身家莫保，舉室何依，縱非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數耶，其患於斯，爲之奈何，慎在始基，

重修氣輪

○去年有留皖補用同知，董紫珊司馬，自出新意，創造氣行輪船，嗣以經費告罄，曾稟請都察院，奏動帑項，俾觀厥成，得旨許可，船廠即設本埠公和祥碼頭，本年春仲落成，取名曰混沌，由該廠開行至招商局金利源碼頭，計水程十里，閱時二刻，逾十分，論者多以運緩爲訾，刻下司馬復督同工匠，將機器重修，務期與水火既濟者，並駕而齊驅，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當拭目以觀其成也，

修築炮臺 ○前月間有俄國師船四艘駛赴閩疆遊歷各海口隘道經何制軍檄飭統兵各員于福州及厦門金門各海口修建炮臺安放炮位調集練兵分紮操演陣法以輝軍容而固海防蓋亦思患預籌之意云

報館總數 ○泰西日報之風行以其通徹上下民情周知商郵政務能使閱者不出戶庭而知天下利弊是以不脛而走賡行宇內誠重之也間嘗通核各國報館之盛其爲數有可得而稽焉計亞非利加洲五十家奧削尼亞洲一百家亞細亞洲三百八十七家亞墨利加洲九千一百二十九家若歐羅巴洲則共有報館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五家其中英二千五百有九法二千意一千一百二十六奧一千二百俄五百總計天下五洲得報館凡二萬三千二百九十家亦云盛矣

春郊獨步感懷 ○寬鞵短策覺身輕隨着春風一路行但道義之當樂死何嫌白也太狂生桃花逐浪牽吟興柳絮隨風繫別情踽踽畏畏無限感隔溪啼鳥況嚶鳴

送春 ○聽唱陽關疊疊聲花邊杜宇柳邊鶯東皇久住渾難別淚雨沾衣不斷傾 蝶浪蜂狂知未知今宵春已動歸思樓頭一杵鐘聲動便是繁華夢醒時

瀛東桂香館侍者草

詠蝨詞 調寄泌園春 ○王猛捫來傳至少陵遺留蝨蟣看形如麻麥何傷我也性同豺虎慣咥人兮上數王侯下推乞丐秪血攢膚盡受欺還堪恨恨放踵摩頂無處無伊 客來晉接矜持正饑吻蠕蠕得意時且佳人憔悴覓難清睡病夫瘦頓剩有枯皮誰料么麽難平慾壑齒齒翻教不可支引領望望弔民伐罪湯一征之

古瀛張曖村稿

續錄廣東考略 ○考東粵人才廣州漢則有羅威字德仁性至孝遇嚴寒常以身溫簟蓆毋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供蚊蚋恐去齧老母也邑人化之老慈成俗唐有區册安貧力學下筆千言郡邑重其文采韓愈記曰區生自海上擎舟來儀度甚偉坐與語風義卓然若斯人者豈易得也其爲名公推重如此五代時有黃損字益之慷慨仗義以詩文名仕梁爲左僕射每與桑維翰宋齊邱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宋則有崔與之字正于自蜀師報捷累功進觀文殿大學士封開國公歷仕四十年清風亮節屹

然師表，嘗書坐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卒謚清獻，其在韶州，唐則有張九齡，字子壽，七歲能屬文，後擢進士，遷左拾遺，值玄宗千秋節，進金鑑錄，以寓規諷，上頗嘉納，每訪士，必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安祿山方用事，九齡請誅之，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世號曲江公，而不名，其在南雄，隋則有麥鐵杖，驍勇有力，日行五百里，能蹠奔馬，煬帝時，進位柱國，轉汝南太守，明習法令，羣盜屏息，遼東之役，沒於難，謚武烈，宋則有徐信，登進士第，蘇軾嘗造訪，見信作甘露寺詩，平地風烟橫白鳥，半空雲木捲蒼籐，軾以橫字易飛字，信即下拜，其服善有足多者，惠州，唐則有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長生之術，對曰，撤聲色，去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之所以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其在潮州，唐則有趙德，沉雅專靜，通經工文，能知先王之道，其論說排異端，而宗孔子，韓愈刺潮，命德爲師，邦人知學，號天水先生，其在肇慶，唐則有莫宣卿，字仲節，幼稱神童，一日與羣兒戲，口占云，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人大奇之，嶺南狀元及第，自宣卿始，以母老乞歸養，賜其鄉曰錦衣，宋則有譚維寅，紹興中，登進士第，官至江西憲，讀書一覽，終身不忘，嘗夜入衢州祥符寺，借燭閱碑，不得，遂以手捫之，既歸，畢錄，黎明對校，不遺一字，其在高州，唐則有馮盎，字明達，隋末，五州獠叛，盎擊平之，拜漢陽太守，隋亡，或勸盎自王，盎曰，吾居越五世矣，惟恐墮先業，尙敢自王哉，累平洞寇，封越國公，宦官高力士，盎之曾孫也，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爲宮闈丞，累遷驃騎上將軍，其在瓊州，宋則有姜唐佐，字君弼，從蘇軾學文，軾嘗契賞之，決爲大器，蘇軾亦云，瓊上姜唐佐，從吾兄游，氣和而通，有中州士人之風云，至論物產，則其地環山帶海，銀銅鐵錫諸壙，魚鹽蜃蛤之利，所在皆有，兼產玳瑁明珠，可供珍玩，花梨烏木，可爲器用，檳榔石斛丁香沉香，多木香，高良薑，蚺蛇膽，九孔螺，均入藥籠中物，可療疾病，蕉布，竹布，紵霜布，蒸沙布，可以衣被天下，端硯有三種，巖石爲上，西坑次之，後磨又次之，又有子石，在大石中，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窟，得圓石有青紫色者，琢爲硯，可直千金，然不能多得也，龍蔥竹，產於羅浮，波羅蜜，大如斗，剖之如蜜，其香沁鼻，荔支，有脫玉，皺玉，麝香匣，水精圓，狀元紅之類，尤爲該省獨著之品，老蘇有句云，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其嗜好洵獨得也，此外珍禽異獸，琪樹瓊葩，名品甚多，尤不勝備記云，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六月廿七日　第五十五號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五月二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童遇魔　佳節肇災　官船觸礁　海盜潰謀　繪圖邀賞　閩垣時令　諭旨恭錄　續錄天主教入華記畧　豕生象　俄船到港　育麟將兆　廢后獻冠　炮船觸礁　辨惑論　遊美國大花園記　醮妻訟夫　馬躍慘斃　日本新令　華員議西政　樂安子詩　百年大慶　崇吊異胎　雷擊述聞　毒謀又敗　氣球新製　賑荒續耗　存恕主人詩　掘獲古墓　烟禁瑣聞　賽神誤焚　高麗風俗　公舉總統　勳將重來　補錄河南考畧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五月初五日奉　上諭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員缺着于蔭霖轉補所遺右春坊右贊善員缺着劉廷枚補授戶科給事中員缺着納隆阿補授欽此○初六日奉　上諭張樹聲奏廣東省中外交涉事繁請准調員差委等語翰林院編修李用清前江蘇徐州道段起均着准其調赴廣東差委段起現在湖南本籍即着李明墀飭令迅速起程前往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左翼監督着恩全去右翼監督着鍾泰去欽此

析津磨兠鞬主人來稿

辨惑論

且吾人有大惑焉，自唐虞以迄今，聖賢所未言，簡冊所未載，反復思之，而莫得其詳者，死是也，而智愚莫能逃，貴賤莫能脫，天下古今莫能逭，且其來也，倏忽變幻，無從測其兆而窺其端，直不知其在何時何日何月何年，死固爲人生所至要至切之一大端矣，所宜廣見博聞以推其故，旁搜遠紹以求其本，鈎深致遠以探其原而却其惑矣，乃吾竊觀世之人而淡然也，而漠然也，一息尚存，不思其終，於此一端，則置之度外也，豈以爲必不可知之數而故置之歟，何其宜知而不求知也，而吾且默然以思，幡然以圖，兩大之間，惟有我也，無我則兩大空虛，天地且徒存也，由是以推，天若爲我而覆，地若爲我而載，日月霜露若爲我而照且墜，不僅此也，生活有爲我具之水火，服役有爲我用之馬牛，飲食衣服有爲我生之五穀絲麻，且也鳥若爲我而鳴，花若爲我而開，萬物皆養我身，悅我目，盈我耳，樂我心者也，我固萬物之靈也，而顧負此血肉之軀，賴呼吸一線之氣，寒可侵而暑可傷，百病可爲害，五蘊六氣，一有偏勝，七尺之軀，泯焉斯滅，即幸而調攝合宜，亦不過數十年之間，疾如電光石火而已，面茫髮蒼，自就木焉，雖有蓋世之功業，齊天之富貴，不能不盡付東流，言念及此，不禁呼天搶地，頓足拊膺，嗟乎嗟乎，我之無用，已至此乎，是我猶不如木也，石也，水也，土也之能多歷年所，永遠常存也，又何貴乎萬物之靈也，是以孟嘗欲泣於雍門，阮籍痛哭於窮路，古昔賢哲，誠以往者不可留，而來者不可知，一爲回想，隱痛於心耳，即或心遊物外，故作曠達，如蒙叟之彭殤齊年，惠子之鼠肝虫臂，非不自決籬籬，形骸放浪，不知放之極，實痛之極，彼但不若今世之人，一日不死，囿於名利，悍然不顧耳，然其靈心慧眼，早已覷破，又無可如何，故佯狂以自廢如此，然則死固人生必至之途，未知終竟，宜

悉心詳察而去其憾者也乃或者曰死則已耳何惑焉子曰吾人據理論事果何所本其可信者非六經乎乃書曰帝乃徂落又曰哲王在天詩有文王在上易言載鬼一車禮言升屋而呼古訓所垂未可更僕皆言人死有魂是死則已焉之說之未足爲確論也或者又謂死則脫生何惑焉子曰佛氏之談輪廻前哲謂爲下愚說法蓋言理義而不之省言刀山而庶知懼神道設教以儆庶民行焉而不之禁寖假雖上智亦受其惑是大不可也今試就脫生一端而論佛氏謂前世作惡今生受報夫吾人未有知前生之所作所爲者而於今生報之是身非前世之身心非前世之心又不知前生之事而顧受前生之報何異張冠李戴李代桃僵雖受禍而不知其緣由何能令人悛改乎是大乖謬而不經者也未足以祛夫死之惑也乃近得一書伏而讀之舉凡天地之從來萬物之根源生前之趨向死後之歸宿莫不源源本本信而有徵其言上古較三皇本紀爲最詳其言將來較皇極經世爲獨異是眞可以解天下之惑去古今之疑矣吾之惑解矣尤願世之儒者急覓其書而讀之必有以知子言之非謬者愼勿謂子有所爲也其書非他卽天主教中之天主實義及言行紀略等書也

百年大慶　○天主教中舊有聖本篤會計自創立至今凡一千四百載每屆百年必行大禮以伸慶賀本屆適逢第十四次慶期溯自創會至今會中名人計得爲教皇者共四十人樞機大臣二百人主教七千人總主教五十人帝王禪位後入會者六十人親王二百人列入聖品者三千七百人此外名儒碩士更不可以數計又考是會當全盛之時各國分設修院多至八萬所亦可謂僅聞矣然正以見是會之規模美善故有志進修者咸視爲入德之門而來歸者於焉益衆耳

掘獲古墓　○奧國潑拉格地方舊有天主大堂緣年久未修蘚苔堊壁畫彩剝落殊有黯朽滲漏之形乃將大堂翻蓋一新復將後面小堂拆去擬畧展拓詎於小堂下獲覩古墓一穴細審碑碣知係致命聖人亞爾勃主教之骸骨乃幾經探訪而無由尋獲者也於是奧國教士聞之均以爲異常慶幸云

童遇魔　○人之生也纔有知識便知貪吝是豈風不古若歟抑亦末俗之難挽也崇邑箔沙有十二齡童子其母囑每日積貯一錢藉獻花蠟之費童遵行數日已漸有吝色上月某日進塾讀書猶如平日

比誦晚課將半、該童忽目瞪口呆、通身戰慄、其師疑其有寒疾也、俟諸生課畢、即命他徒送歸、詎童仍僵跪在地、面向西北隅、師喝之起、若爲勿聞也者、迨送至其家、家人尤駭、曰、是必遇魔無疑、爲之沃聖水、誦主經、童略蘇、問以所見、曰、室西北隅有怪物焉、面目深黑、腦後挺生兩角、以手誘我、并云爾身佩之錢、可不必積貯也、人復語曰、盍逃去、則云此人招手甚急、我不敢遽前、而亦不能遽退、是以噤不能言耳、迄今事閱數旬、偶一問及、就股慄失色、則當時之驚懼可想矣、

續錄天主教入華紀略　○維時居京師之耶穌會士、咸獲　寵眷弗衰、戴進賢、劉松齡、宋君榮、蔣友仁、艾啟蒙、郎世寧諸人、皆叅邀　恩遇、無間初終、日者都中聖堂不戒於火、　御賜聯額、同付焚如、奏聞得　旨、鳩工重建、　上命各省採訪叢書、利瑪竇著天主實義、龐迪我七克大全、南懷仁教要序論、均荷　睿賞、發武英殿庋藏焉、乾隆五十六年、羅瑪傳教部寄諭、着味增爵會士前來、分任傳教事務、自是中國教務、胥由味增爵會統轄、　仁宗即位、仍未弛禁、嘉慶八年、味增爵會杜司牧、飭司鐸十四人、集議於成都府之崇慶州、成帙行世、嗣荷　上主破格垂憐、教務漸有轉機、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法蘭西國公使力請弛禁、　上俯允焉、得　旨准各直省一律建堂傳教、又蒙　文宗顯皇帝俯允教士賃地建堂之請、削平赭寇、頒　上中典、海內宴然、民樂昇平、復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請、一切冗費、　恩免攤派教民、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具奏法國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前次明降諭旨之後、復經該衙門行文各省、地方官於奉文後、未盡認眞妥辦等語、着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於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爲輕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請各節、均着依議行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謹　奏爲奏明請　旨事、竊查傳教事、業經准令內地民人行習、並於上年十一月初二日欽奉　諭旨、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等因、欽此、欽遵行知各省督撫遵辦在案、嗣據法國欽差大臣布

爾布隆、照會內稱、前此各省所以辦理不協之故、皆因民間祈神演戲賽會等費、向非教民所應出、乃該地方官務令習教與不習教者一律攤派、教民心實不願、請行令各該地方官、以後勿再攤派、並據面稱傳教士、皆係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等語、臣等伏查各省習教民人、雖習 天主之教、猶是中國之民、並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該教勸人道理、無非尊崇 君上、謹守中國法度等語、自應一律體卹、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況祈神賽會等事、並非正項差徭可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爲免强、以致重拂輿情、臣等業已行文各省、以後凡習教之人、於一切應出錢文之事、除正項差徭外、其餘祈神演戲賽會等費、該教民既不願與不習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攤派、至所請傳教士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一層、傳教士係外國推重之人、地方官自應待以體面、亦經行令各督撫轉飭照辦、茲復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各省接奉前次 諭旨、並總理衙門咨文後、於凡交涉教民事件、仍未能恪遵辦理、臣等查各省地方官、辦事每多拘泥、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所稱、於接奉 諭旨及臣衙門咨文後、未盡認眞辦理、此等情形、恐亦勢所不免、應再請 旨飭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務照前咨、於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毋得意爲輕重、亦毋得故爲遲延、致令教民屈抑、再法國條約第十三欵內、所有或寫或刻奉禁 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語、查此數語、係指從前所奉禁止 天主教各文件而言、現在 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革除、嗣後如修新例、不再增刋此等禁止明文、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删去、仍將條欵內寬免字樣、改爲革除、庶於此條上下文義、較爲聯貫、是否可行之處、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恭摺具 奏、請 旨、今 大皇帝馭極以來、遇民教交涉事件、靡弗曲加周摯、而傳教章程、亦因之而愈廣、薄海信民、宜何如感激歡忻、而頌 上主之矜寵耶、西書所載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竊恐湮沒不彰、而人無以詳其始末也、因節譯聖教前後事畧、特著於篇、爲天下之徵行徵疑者告焉、

遊美國大花園記

曾經滄海者稿

是園基址、計方廣二百五十畝、繚以周垣、高聳堅緻、門樓立鏤石人像四、手執各色方旗、以飾觀、進門見草

色一碧，苹綿可愛，復有架山花木、景物玲瓏，彷彿桃源境界，比至廳事，均綮飛鳥之屬，大而鴻鵠，小而燕雀，各以鐵絲編成大籠，如房屋，別有玻璃房數處，以備棲宿，其中位置天然，不名一類，令人目不暇賞，由此而左，有平房一座，內庋玻璃方匣，悉藏珍鳥，將其骨肉取出，以軟絲嵌裝，外飾以羽，鬥角鈎心，神形畢肖，復折而右，則均係水族各類，亦如法裝潢，靡勿栩栩欲活，凡魚族中小至數寸，大至二丈以外，咸備焉，別有長一丈外，身如蛇形之魚，旁生四爪，頗犀利，魚牙扎出唇三寸許，亦同庋箱內，進至中廳，規模更大，四面俱用玻璃罩匣，以藏寶石，聚五大洲之貢品，一室咸備，大至數十斤，小至龍眼大者，并有花紋細石，以玻璃大廚藏之，每石均用西文標識是石之產處價目，如經遊人賞鑒，亦可以價而得，若人有家藏佳石，亦可付該園石房內寄售，繞過回廊，向左，又有平玻璃房一所，內藏山石一座，上蟠巨蛇一條，身長丈餘，脛七寸許，其旁有白額虎一頭，與該蛇相懸二尺許，作怒鬥狀，不知者幾誤爲二物，均現活相也，又斜過小橋，亭閣森秀，場圃寬曠，中有大玻璃房一所，名花異草，五色爭妍，花房後有畫房一大座，用白石結構，其中高人雅士，以及各國帝王，貴官，閨秀，名媛，均照小像，懸掛鏡中，洵美不勝收，亦目不暇接也，復從右角門進，見有圓池一頃，四周圍以雕欄，悉粉飾精雅，池有瓜皮艇子十隻，以備遊人戲棹，池中央，有石營高聳，噴泉水至五六丈高，遠望如急雨跳珠，隨風飛舞，亦異景也，池後有小山，嵌空玲瓏，秀氣橫溢，擬以倪迂獅林，差堪彷彿，而大則過之，山上有大戲園一，可容坐客三千人，每七日開演一次，又外有酒肆一，余與廖君薄酤而飲，味皆清醇可口，且可藉以小憩，下坡轉西，遊人更盛，覺別有洞天，眼界又闢，高樓遠峙，密蔭成林，蓋此中悉豢生物焉，其中有五色斑斕，猙獰可怖者，則虎房也，有跳舞不已，宛具人形者，則猴園也，虎馴狎而不噬人，猴巨壯至有大近馬牛者，異觀也，外此則獅子豹象，犬豕雞鳧，無弗具，而野牛驢駝，亦喂養之，多至數十頭，通計鐵房百數十間，聚族而居，各分其類，飼以牛脯麥荳等物，以供玩賞，旁有曠地，寬廣約五六畝，碧草舖茵，紅欄繞路，中有鞦韆架五座，以供遊人與到嬉玩，前有曲池長半里許，中蓄海狗百餘隻，與尋常西犬無異，惟四足如魚翅，無爪節，此其所以宜于水歟，池之旁面有魚房一所，形如狹巷，中容人行，其房以玻璃鑲成，聚天下各國之魚，分蓄備格，如中土鯉鯽等魚，亦實其中，并取各國之水貯之，以服水土，魚房之後，設有機器房，時時

以機吸去水中穢物、故能一泓清澈、各適自然、繁滋不息、至是余乃歎觀止矣、魚房轉東、有地窖一、中有小假山一座、養大熊五隻、窖底用白石塡平、由機器盤旋而下、洵爲創格、園中各處、必設小軒、地鋪五色絨罽、坐椅悉備、窗明几淨、清潔無倫、以備遊人小憩、蓋遠來客、携帶食物、可卽于此清酌焉、是日正午乘車往遊、至傍晚始回寓、挑燈備憶、神往不置、因吮毫縷記之如此、

崇邑異胎　○本報二十八號、登有一胎五子、聞者莫不稱異、詎天下事竟無獨而有偶、刻據崇友函、述該縣六汲口地方、某姓婦、臨盆之頃、宛轉號楚、家人方憂其難產、頃之呱呱墜地者、一胎而獲五雄、家人大駭、以爲怪、欲溺之、鄰右聞而來觀、喜曰、此異徵也、君後福未有艾矣、其家始勉撫焉、迄今已彌月、而五子均無恙、然某以務農餬口、不免增食指憂耳、

烟禁瑣聞　○崇沙地濱海洋、人烟夙稱稠密、而城廂鄉集、開設烟館者、鱗次櫛比、幾可與衢繁劇邑相埒、茲奉省憲通飭禁止、雖聞風斂迹者、不少閉戶熄燈之輩、而陽奉陰違者、仍難更僕數、蓋恃乎僻處海濱、上憲耳目難周、而保甲書差、適足以滋弊混、所賴爲民上者、實力奉行、庶不負大憲爲國爲民之實政耳、

佳節肇災　○南省俗例、每遇端陽日正午、必煨蒼朮白芷等物、蓋取其香味燥烈、能除穢濕、而遠蛇蟲也、然往往有因沉醉菖蒲、致爆火失事者、昨琴川友來信、知該邑南門大街、于是日亭午、夏元昌絲線店樓上、因煨朮芷、遺火蚊帳、立兆焚如、計延燒支瑞泰木器舖、對岸合泰祥與兩衣莊、楊姓舊貨店、共市房三十餘椽、霎時盡成焦土、幸各段水龍齊集灌救、兩邑尊帶役來場彈壓、故搶火者殊覺斂迹、惟火頭遍覓無着、想畏累遠遁耳、

豕生象　○報稱、上月閏汲浜鎭邱姓家、畜一豕、腹膨脝而久不產、某竊喜其是胎必繁孳也、後產一物、形狀怪異、不類尋常、且甫離胎、卽能跳躍、其家人見之、以爲妖、捶殺之、擲諸河、有顧某者、老農也、迎而問焉、注視良久、喟然曰、是乃象也、何遽擊殺耶、論者竟以宣尼獲麟事擬之、然則顧其既聖矣乎、抑何可笑、

醮妻訟夫　○海門某姓婦始嫁某甲爲室，于歸後越一年，而喪其夫，遺孤僅彌月，遂醮於某乙，逾年又生一子，迄今已閱一十八載，伉儷之間，尚稱和篤，數年前，乙赴崇邑東沙租種灘地，以謀生計，而婦遂有外遇，事聞于乙，旋返里，擬挈遷崇沙，婦羞忿交并，公然與乙尋鬧，乙斥之，婦陰偕二子赴崇明縣署喊控，謂某乙強搶孀婦，乞爲伸雪，乙懼而逸，官簽差着地保查覆，乙備將始末情節，縷析告知，後經族衆論乙領婦歸家管束，具結銷案，噫，世風日下，竟至妻可訟夫，倫常倒置，於斯已極，

雷擊逃聞　○梁溪北門外大橋下，舊有某牌染坊，本年因清理賬目，尚未開市，是以店夥及衆司均安坐瞰飯，乂手而嬉，上月十八日午後，陰雲四布，殊有雨意，該坊有甲乙二夥，比肩而立於階，忽電光一閃，驚雷旋震，甲立仆于地，乙則呆立若癡，羣異之，諦視甲，已立斃矣，通體漆黑，如爨下焦桐，乙僵立如故，拍其肩，應手而甦，然亦半身傷損，驚魂若失，按二人尚稱循謹，而外間頗謂其隱謀毒害，故有此罰，或不免故神其說歟，

賽神誤焚　○南人最喜佞佛，而種種禍患，遂伏其中，刻據萱門來信，述九江府屬之湖口縣，離城十五里地方名徐村，該邨民人，于上月中旬，在娘娘廟演賽神會，延集羽士，諷經念佛，遠近來廟瞻拜者，實繁有徒，適鑼鼓齊鳴，興會飈舉之時，門外升炮以助，詎火星迸落藥箱，兼裝藥未放之炮，一併燃着，霎時烟燄迷空，雷聲互震，竟轟傷觀者五人，其一人因傷重立斃，尚有燒黑頭面，打破皮肉者，焦頭爛額，慘不可言，樂極悲生，亦足見敬神之無益矣，

官船觸礁　○閩垣消息云，上月間，有順昌縣知縣韓毓午，解任回省，舟至章台地方，本官座船，陡觸礁石，洞穿沉溺，計溺死官眷僕媼水手等共十二人，幸少子隨其乳媼居第二舟，得僅留一綫，殊可憐已，嗣經延平府縣重賞撈尸，尚未知能否全獲也，

俄船到港　○俄羅斯國大戰船，名亞西亞，于上月廿八日，由新架波開行抵港，船中有正副水師提督兩員，隨登岸拜謁燕制軍，經港中官憲，飭樂師恭迓，并升炮一十三門，以示禮意，聞該船容二千五百噸，駕巨炮九尊，兵弁水手，共二百五十人，

馬躍慘斃　○法國有一命婦、夙喜乘騎出遊、平原馳逐、芳甸控縱、恒以爲樂、蓋巾幗而具丈夫之概者也、一日駕馬出門、半途馬忽跳躍、將乘騎者掀翻墮地、詎命婦一足尚穿踏凳、未及退出、馬因見人跌落、驚馳愈疾、致將該婦拖走三百尺地步而止、然已血肉狼籍、目不忍覩矣、其時見者均欲施救、無如東竄西突、方驚避不遑、斷難從事、至惟是難、蓋女子雖善乘騎、總不敵男子之勇而多力、控勒有制、吾願世之名門閨媛、勿輕蹈此險也可、

毒謀又敗　○閱法國郵信、知俄皇近日又幾爲黨人毒害、先是膳宰治膳將進、而宰夫有所嗜犬、極鍾愛、忽見其搖尾乞憐、似飢而索食狀、隨剖饅首一片、以御用羹湯、漬之投與食、食畢而犬斃、大駭、急付化學生、用機器化之、知內含毒藥若干分、而莫悉其毒之何由入、迨出宮門查訪、則黨人揭貼已遍通衢、謂今日當有大事、辭意之間、殊有喜色、乃知爲惡黨潛謀、第以蹟而稍悔、黨禍之烈、蓋未有甚於此者、　主意難回、屢謀屢敗、而猶毒燄鴟張、不以蹶寓訓勉之意、不似各國官民、均以遭受官刑、爲生平大辱也、據日商歸言如此、亦以見五方風俗之不同也、

高麗風俗　○高麗鳳山坪、自與日本通商貿易、頗稱繁旺、該坪民人、亦漸與日商漸相稔熟、惟遇陰雨泥濘、則高麗居民、恒足不出戶庭、緣是處定例、不准持蓋著屐、故一遇雨雪、則首淋漓而足沾濡、人多畏其苦而不敢游行于路、又該國例章、凡徵員乖犯官方、即拘去杖臀以儆、而不劾其功名、詢之知杖責祇

海盜潰謀　○閱西報知近有輪船由新金山開行抵港、述及至新加坡時、有搭客四十人、同時下舟、形迹詭異、起碇後、各客附耳私語、刺刺不休、旋被旁人竊聽、知爲海盜、將刼舟謀命者、立告船主、即着將該坪搭客盡數驅至後艙、并將行李逐件搜查、均含糊不肯認爲己物、乃命按客歸物、最後有二木箱、獨無主、斧之、其一滿藏火藥數十包、其一則盡係手鎗也、知爲劇盜預伏者、於是肅械羣盜、鎖閉一艙、并設水手數人、持利器環守其戶、至香港、始送諸官而待究焉、

育麟將兆　○西班牙國王、于去秋恭行大婚慶典、本報曾筆述及之、茲閱西報、知皇后刻已得喜、將肇育麟、班國君主、已刊佈邸鈔、分報國中矣、蓋西例也、

日本新令　○東瀛新報謂日廷近頒一令諭民間凡有金銀器皿及玩物首飾悉令開具價值繳官作價給予銀紙俟彙收若干即將金銀器悉付鑄錢局入鑪鎔鑄金錢銀圓以利流通倘敢私匿發覺後擬罪重辦不貸云云香港循環報論曰日本銀紙前以僞造紛出久不見信于閭閻今復欲以一紙易人重寶恐日民徒滋疑慮將必不肯應也所論如是姑錄之以觀其後

氣球新製　○近聞泰西有大博士名利賽勒夙精格致測算等學名馳域外者有年矣茲出新意製造氣球一箇意將乘而上升俾橫行北極探測氷洋以補輪蹄所未逮考西國氣球之製本極精美然祇能高舉上冲究未克縱橫如志今該博士獨能運以精心憑空結撰爲人所不能爲製愈巧而用乃愈溥眞覺前賢畏後人矣

公舉總統　○合衆國舊沿民主之例每屆四年必公舉總統以易其位本年又值輪應公舉之期已聞有十二府紳士集議簽名矣計與是列者四百七十四人而願舉前總統格蘭脫重莅是位者獨得二百九十人此外之十五府七洲紳民尚未集議聞願格總統之復位者十居七八云亦以見民心之歸附衆志自可成城也

繪圖邀賞　○法國西字報云有久駐中國西藏之某司鐸近將前後藏地暨各邊隘精繪輿圖一幅獻於法國大博物院經緯分明度數不差紊黍洵非精於是學者不辦經院中總董邀集通國博士會議衆口交譽如出一辭乃特製金牌一枚緘贈該司鐸收領以示優獎褒榮之意云

廢后獻冠　○法廢王拿波侖第三之后寄居英國時教撫遺孤諄勗立身敦行終當以湔滌父恥爲心曾於暇日手製金冠壹頂其組織之工細嵌鑲之玲瓏已無能出其右又遍綴金鑲寶石及各色珍貴之物值價鉅萬留以有待乃廢儲急圖自立隨英軍出征竟有粗魯之變裹尸而還今廢后以物在人亡倍增慘惻於本年某日遣命婦特赴法京恭獻是冠于某堂　聖母以抒哀痛而表悃忱是可傷矣

華員議西政　○港中自扨公司理事西人回國後議政局員遂懸缺以待經港督派華人伍君秩庸充當議員當咨商英國理藩院刻奉照准到港故伍君仍照常辦事云

賑荒續耗　○英屬意耶特賑務、本報曾屢記之以勸善、刻閱西報、知亞墨利加洲之加納大地方、又發募得賑欵銀計佛郎一十萬枚、分批彙寄災區、以資接濟、又聞該境災況、較前已略減、賑事當漸可就緒、蓋因籌賑諸君、分投發助、厚集其資、以蘇涸鮒、其略爲完善之區、麥收可望有秋、是可喜也、

勳將重來　○西字報接倫敦電音、知前在中國統帶常勝軍、副將銜、賞穿黃馬褂、戈登、刻已起程來華、查戈登前曾膺埃及國白沙之職、蓋該國之顯秩也、而又在英軍中迭著戰功、攻克土耳機、及俄邊各部落、繼爲中國官憲聘用、曾克復湖州等處髮逆、今聞英廷授以印度總督參贊、戈君力辭其任、而願來中土云、

閩垣時令　○福州自入夏以來、晴少雨多、寒冷異常、早晚可禦重棉、迨月望後、連日晴霽、麥秀黍油、農民忭舞、而天氣亦驟似仲夏光景矣、

炮船觸礁　○風聞中國炮船名鎮南、係去年向英京購歸四艘之一、上月間、由山東海口開行、誤觸礁石、致船身洞穿一穴、船亦立沉、其失事緣由、暨有無溺斃水手、俟得確音再報、

聽潮　○隱約千軍過江流萬派號駭聲奔白馬怒勢撼金鼇滾滾來無際洶洶吼益驕浪花翻動處枚筆一時豪

樂安子初稿

和樂安子聽潮原韵　○錢唐秋泛棹曾聽怒濤號歇浦重停鷁滄江愧戴鼇拍天飛石走捲地凱軍驕不盡羈人感中宵起舞豪

存恕氏草

補錄河南考略　○考豫省名勝古跡、汴故宮、在省城內正北、本宋大內、金人廣之、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門、丹鳳北、曰文武樓、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雙闕前引、東西左右掖門、承天之北、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正內曰隆德殿、其次爲仁安殿、又其次爲純和殿、爲寧福殿、寧福之後、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苑門東曰、仙韶院、北曰湧翠峰、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曰蓬萊殿、西曰浮玉殿、曰瀛州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安泰門、東則壽聖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曰

太后苑、苑有慶春殿、明洪武十一年、即其故址、建周王府、話舊者、不免有室是人非之歎、三槐堂、在省城仁和門外、宋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其後子旦果爲相、遂號三槐王氏、其後子孫建三槐堂以誌之、蘇軾銘焉、厄臺在陳州南、世傳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以記之、亳城在歸德府城東南、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曰、濟陰亳縣、杜預曰、梁國蒙縣、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今寧陵縣葛鄉、亳乃今穀熟縣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縣爲南亳、湯所都、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書立政所謂三亳是也、古書亡滅、未知孰是、梁園、在歸德府城東、一名梁苑、或曰、即菟園、漢梁孝王築、內有百靈山、山之巔、有落猿巖棲龍岫、望秦嶺、又有雁池、池有鶴洲、九域志曰、菟園中有脩竹園、舊志名脩竹、未知孰是、畫錦堂、在彰德府治北、宋韓琦、以宰相判鄴郡、建於居第、歐陽修記蔡襄書、今碑刻尚存、又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胄、守相、又建榮事堂、有歐陽修題詠、又有忘機堂、堂畔有狎鷗亭、觀魚亭、均臨池、池上有堂、名醉白、取唐白樂天池上詩之義、蘇軾爲記、有曰、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六軍安之、四夷服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樂天之所無也、乞身强健之時、退居十餘年、盡山水之樂、有粟帛之富、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至於忠言嘉謀、效於當時、文采風流、表於後世、窮達不變、道德崇隆、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不以所有自多、不以所無自少、將推其所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萬物而與造物者遊者、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論者謂爲推重適得其分、銅雀臺在臨漳縣西、魏曹操築、并金虎冰井三臺、相去各六十步、複道廻環、樓閣相通、而中央則又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臨終、遺令施繐帳于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操葬處、後樓臺俱毀、土人掘地、得瓦、色青而堅緻、以之琢硯、貯水、數日不滲、翰墨家遂視爲至寶、有不惜重價以購者、金谷園、在河南府城西、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石崇因川阜、造園館、嘗宴客各賦詩、或不成者、罰酒三斗、內有清涼臺、相傳即綠珠墜樓處、夫洛陽、處天下之中、園林第宅、名勝之區、載在志乘、雜見他書者、殊有美不勝收之患、茲姑紀其大略以備參考而已、